高尔基短篇小说选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高尔基短篇小说选

瞿秋白　巴　金
耿济之　伊　信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illegible]年·北京

М·ГОРЬКИЙ

РАССКАЗЫ

译文根据 М·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ИДЦАТИ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高尔基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6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 1/4　插页 2
1980年4月北京第1版　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0

书号 10019·2391　定价 1.10 元

译 本 序

“您觉得高尔基怎么样？这是个很有才气的人。我不是凭《福玛·高尔杰耶夫》作出这种判断，而是凭那些篇幅不大的小说，例如《草原上》、《我的旅伴》等。”这是契诃夫在上世纪末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谈到的对于高尔基的评价。是的，高尔基从短篇小说开始写作，也是以短篇小说一举成名的。短篇小说在这位伟大“无产阶级艺术的权威”① 的整个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那众多的、内容与形式丰富多姿、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短小作品，直至今天仍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和赞赏，其中不少作品已成了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

高尔基一生写过几百个短篇。这本《高尔基短篇小说选》只收了其中的十九篇，显然难于概括其短篇创作的全貌。不过，入选作品大都是比较重要的代表作。下面我们试以这个选集为基础，旁及其它一些作品，对高尔基早期短篇小说进行一些分析。

一

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大部分写于早期，按其风格说，一般地可以分为现实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两类，其中以现实主义作品占

①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二〇二页，人民出版社。

的比重最大。这些现实主义作品的特点是深刻而真实地再现了俄国底层人民生活的画面。它们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十九世纪末俄国劳动人民水深火热的悲惨处境，而且也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沙皇俄国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及其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

俄国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要挤进先进资本主义的行列，就不能不更残酷地压榨工人的血汗，因而更具有野蛮性质。沙皇俄国的工人生活是非常痛苦的："工作时间至少是十二个半小时"，在一些企业中，"甚至长达十四以至十五小时"，"根本没有什么劳动保护，结果造成工人大量的残废和死亡"。① 在农村中，情况也是这样。地主富农残酷剥削农民，使他们陷于贫困和死亡的边缘，加之经常的歉收和饥荒，大批农民破产。这样，一方面是城市工人失业军的日益增多，另方面是每年几百万破产农民流入城市。这些人颠沛流离，踯躅于生活的最底层，汇成了一支庞大的流氓无产者队伍。"人多得不得了！挨饿的人都赶来了……"（《契尔卡什》）

高尔基——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不仅是这个罪恶世界的目击者，而且自己就饱尝过地狱般的底层生活的一切辛酸和痛苦。他熟悉底层人民的生活，同情他们的遭遇。因此，底层人民的生活就成了他创作中永不枯竭的源泉。

高尔基早期现实主义作品的基本主题是：一方面无情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批判私有者、剥削者和市侩的卑劣灵魂；另方面又以真挚的同情，传达出底层人民反抗的呼声。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部分是失业工人、农民、流浪者、苦力、以至乞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一版，第六页。

丐、小偷和妓女等处于最下层的人们。

《叶美良·皮里雅依》与《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是高尔基较早的作品，主人公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者。失业、饥饿使他们走投无路，从而在他们的心灵里激起了对罪恶社会的强烈的仇恨。叶美良四十多岁了，但生活过得“比狗还不如”，不仅没有一个窝，连面包也没有一块。他长期没有工做，而且很明显，失业的人那么多，就是他愿干最脏最苦的活，以最贱的代价出卖劳动力，也不会有人雇佣。他讥讽道：“仁慈的先生，非常可敬的强盗和吸血鬼，我们是来献上我们的皮请您饱餐的，您是不是高兴用一天六十戈比的代价来剥我们的皮呢！”几句话，把血淋淋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揭露得淋漓尽致。农民的遭遇更为悲惨。因农村的破产沦为乞丐的阿尔希普祖孙二人，孤苦伶仃，贫病交加，流落异乡。他们预感到了自己的可怕命运，因而痛骂旧世界是一只吃人的“野兽”。果然他们很快就被这只野兽“一口吞下”了——一场暴风雨之后，祖孙俩都惨死在草原上。

高尔基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独特的格调，比起同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来，已有了明显的新特点。如果说，托尔斯泰的作品有“撕下一切假面具”的批判深度，契诃夫具有不动声色、冷酷而带忧伤的风格，那么高尔基则是用仇恨的熊熊烈火，力图把整个旧世界烧个精光。青年高尔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对它的憎恨，无疑要比他同时代的俄国大作家们深刻得多、强烈得多。这一点在上述几个作品里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周围的世界是如何的黑暗，生活是如何的艰难，也不管人们在精神上变得多么畸形，高尔基始终没有丧失对人民的信心。在描写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形象时，他不是以旁观的第三者的

立场出现，而是在自己的主人公身上倾注了深厚而炽热的感情，并且总是看到他们某些可贵的品质。叶美良由于环境所迫，也出于对“富人”的仇恨，决定去干掉商人奥巴依莫夫。一个夜晚，当他手持铁棒正守候在桥头时，却偏偏来了一个悲痛欲绝、想去投河的失恋的少女。叶美良竟忘却了自己原来的打算，转而去劝说这位少女，使她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在《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里，也有类似的情节。小廖恩卡在行乞途中突然遇到一个由于丢失了头巾而哭哭啼啼的小姑娘。他忘记了自己的乞丐身份，而去安慰小姑娘。又如《二十六个和一个》里的二十六个面包工人，他们尽管过着囚徒一样的生活：身上披着破烂，头上长着疥疮，但他们却真挚地爱着少女塔涅。这是一种纯洁的、“神圣”的爱。而那些衣冠楚楚的老板及其看家狗们却是灵魂卑鄙的家伙。在高尔基看来，一个人，不管他的处境多么坏，社会地位多么低，只要他的心灵中仍然保持着劳动者的高尚品德，他在精神上就比“富人”富有得多，高大得多。这就是高尔基肯定和赞扬叶美良、廖恩卡和面包工人的善举的基本出发点。在许多作品中，高尔基本人就是这类善举的实施者。《一个人的诞生》里那个在旅途中为产妇接生的青年，《大灾星》里将一个醉妇从水洼里救出来并送她回家的那个过路客，都是作者本人。如果要谈高尔基的人道主义的话，那么这就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当然高尔基整个创作中的人道主义问题是很复杂的。不过就这几篇作品而言，尽管他的这种人道主义也许还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但它同宣扬全人类的爱和资产阶级的抽象道德是有本质区别的。高尔基所同情和怜悯的是妇幼、弱小，或者就是与自己处于同等阶级地位、同样不幸的人。

在高尔基的现实主义短篇里，写得最多的是流浪汉的题材。

从叶美良、契尔卡什、马尔华直至二十世纪初剧本中的人物，是一长列流浪汉形象的画廊，其中主要是来自劳动阶层的人们，也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个别贵族地主阶级的飘零子弟。这些人虽然都失去了原有的阶级地位，但或多或少总还带有本阶级的烙印，他们的性格和品质是各不相同的。在许多作品里，高尔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揭示流浪汉的精神面貌的。

《草原上》、《我的旅伴》等是深受契诃夫和托尔斯泰赞誉的作品，契诃夫甚至称《草原上》为"王牌小说"。在这些作品中，高尔基以真正艺术家的彩笔，真实地刻画了几个不同类型的流浪汉形象，而主要锋芒是指向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卑劣行径和丑恶灵魂。《我的旅伴》中的夏克洛公爵是一个地主独生子，他是由于偶然的机会加入流浪汉行列的。作者通过旅途中种种事件、夏克洛对周围人和事的态度的描写，深刻揭露了这个地主少爷懒惰、贪生怕死、庸俗下流等寄生虫的阶级本质。在《草原上》里，作者以同样辛辣的笔触鞭挞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个大学生的阴险、狠毒的可耻行为。这个大学生在草原上过夜时，趁别人熟睡之机，勒死一个生病的细木匠，抢劫了他的财物之后逃之夭夭。这个时期，高尔基接触马列主义的著作还不多。在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这种朴素的阶级分析，主要是从实际生活中得来的。

在高尔基描写流浪汉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契尔卡什》和《马尔华》两篇。它们不仅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生活的悲剧，而且极其真实地表现了来自劳动阶层的流浪汉的矛盾性格，十分细腻地揭示了他们的复杂的精神世界。在《契尔卡什》里，作者通过对两个流浪汉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描写，显示了两个迥然不同的性格。老流浪汉契尔卡什是一个独立不

羁、精神世界比较丰富的人。他向往自由、热爱辽阔的大自然。“他那奔放而敏感的天性，渴求种种印象”。他骄傲、有胆识，不屈从于任何人，也不看重钱；他鄙视贪婪的加弗里拉，认为自己“虽然是个贼，虽然放荡，虽然无依无靠”，却绝不会象加弗里拉那样贪心、“下贱”。然而，契尔卡什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可怕的处境。他内心有着无限的创伤和痛苦，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愿意触痛心灵中这些创伤罢了。他喜欢黑夜，喜欢海，因为只有在黑夜里，在离开世俗的茫茫海面上，他的心才能产生一种“温暖的、辽阔的感觉”，才能“稍稍地把日常生活的渣滓从灵魂里清洗出去”。他珍视这种感觉，喜欢看见自己“在海水和空气中间，变成一个比较纯洁的人”，在这儿，关于生活的种种念头，以及生活本身都失去了“尖锐性”，同时也失去了“价值”。契尔卡什对于罪恶现实的本质也是有所认识的。他懂得，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不过是：“今天你干掉我，明天我照样干掉你”。可见，契尔卡什虽然是一个畸形的被损害者的形象，却也是一个清醒的、有一定反抗精神的人，尽管这种反抗是盲目的、因而也是消极的。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加弗里拉则是小私有者的典型。正如一切落后的个体农民一样，他身上有着两重性：一方面是劳动者，另方面又是小私有者。加弗里拉虽然自己种一小块地，甚至有时还外出打打“短工”，但他的私有观念是非常严重的，对金钱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他幻想着赚一笔大钱，然后盖房子、买马、买女人、买庄园，最后当上老爷。当他看到契尔卡什一下子弄到那么多的钱时，激动得全身发抖，立即向契尔卡什下跪，乞求将所有的钱都给他；而当达不到目的时，便想下毒手干掉契尔卡什。通过这个形象，高尔基对那种贪婪的、被私有欲拨弄得发疯的灵魂进行了鞭挞。加弗里拉也是被损害者的形象，但同时

又是一个贪婪、自私的小私有者的形象。

《马尔华》是同《契尔卡什》很相近的作品。落拓不羁的女主人公马尔华同契尔卡什一样，向往"海鸥似的、要飞到什么地方就飞到什么地方"的自由生活。她虽然放荡，却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尊严；虽然生活艰难，却鄙视自私自利。她憎恶现实，心灵里有着许多的痛苦：有时候，她想远远地到大海里去，"再也不要见到什么人"；有时候，"她可怜人，也可怜自己"；有时候又想"把大家都打一顿，然后打自己，可怕地死去"。她的这种失常的、歇斯底里的心理，正是那个残酷的现实在她心灵里刻下的印记。

然而，不论是契尔卡什还是马尔华，他们都不敢正视现实。他们不是企图躲到隔绝现实的海面上去消除自己内心的苦闷和空虚，便是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事物。他们蔑视一切，否定一切；他们虽然仇视现实，看到社会的罪恶，但却不能或不愿意去追究这些罪恶的原因，更不用说去寻找真正的出路了。他们追求自由，却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自由，他们企图反抗，又不知道应该反抗什么。当有人问马尔华："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吗？"她的回答是："要什么呢？不知道。"可见，这些流浪汉在精神上也受到社会的毒害，没有什么生活目的，胡乱地混日子，无声无息地死去，如此而已。

诚然，在高尔基作品中也有一些人物形象表现了比较强烈的反抗精神，如《柯诺瓦洛夫》、《莽撞人》等的主人公。柯诺瓦洛夫是个面包师，他不满于面包房里的窒息生活，向往自由，毅然离开面包房去当流浪汉。《莽撞人》的主人公葛伏兹杰夫是一个排字工人，他在给一篇报纸社论排字时，擅自更改社论的内容，加进了自己的话。他的这种莽撞的、公开的反抗行动，使报馆老板大为震惊，以致怀疑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尽管这样，他们

同真正的革命者仍然相去甚远。正如高尔基指出的，“他们并不是英雄，只在稀有的场合才是临时的英雄。”①

对于高尔基作品中的流浪汉形象，批评界是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的。有些批评家把高尔基看作是歌颂流浪汉、宣扬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作家。这当然是歪曲。也有一些人对高尔基的作品采取不加分析的态度，甚至把流浪汉同革命者的形象等同起来。这也是非常错误的。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里写道：“**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② 列宁也指出，“流氓无产阶级的特点，有时候是尖锐的冲突，有时候是异常不坚定和毫无战斗能力。”③ 高尔基对流浪汉的描写同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高尔基正确地表现了流浪汉性格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受害者，有反抗性；另方面他们又落后，有盲目性和无政府主义。当然，高尔基在感情上偏袒流浪汉，这一点他并不讳言。“为什么我要写‘流浪汉’？”这是因为，“我生活在小市民当中，我看见我眼前的许多人唯一的志愿就是用诈骗的手段来吸取人的血，把血凝成戈比，再用戈比铸成卢布”④。而流浪汉虽然比“平常的人”过得更坏，但是他们“并不贪心，不互相倾轧，也不积蓄金钱”。“我对流浪汉的偏爱就是出于我想描写‘不平常的人’，而不想描写干巴巴的小市民型的人的愿望。”⑤

---

① 《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二五九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九三页，人民出版社。

③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三五七页，人民出版社。

④ 高尔基《论文学》第一九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⑤ 高尔基《论文学》第一九八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也就是说，流浪汉尽管有其种种缺陷，尽管不是英雄，但是同那些庸俗、猥琐的小市民比较起来，却是鹤立鸡群，高尚得多。这就是高尔基对待流浪汉的基本态度。

高尔基偏重于多写流氓无产者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即他本人就曾生活在流浪汉中间，熟悉他们，而对大工业中的产业工人却接触不多，因此在早期作品中他没有能够更多地反映无产阶级的生活，描写无产阶级的英雄。有人认为这是高尔基的一个缺点。但是，我们能这样苛求于作者吗？

二

在创作现实主义小说的同时，高尔基还写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品。这些作品在高尔基的早期创作中占一个特殊的地位。正是这些革命浪漫主义作品，寄托了作者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激情，也正是一系列高大的革命浪漫主义形象，才真正体现了"逐渐成长的"俄国革命者的性格。

高尔基最早的浪漫主义作品主要有《马卡尔·楚德拉》、《少女与死神》、《关于小仙女和年轻牧羊人》等。这一时期作品的思想特点，是通过自由、爱情的主题反映社会的问题、表达作者的理想。

《马卡尔·楚德拉》（1892）是高尔基的处女作。作者以浓郁、豪放的浪漫主义笔触，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刻划了两个坚强不屈的性格。左巴尔和拉达都是具有特殊精神力量的人物，对他们来说，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自由。他们彼此相爱，但他们更爱自由。在爱情、生命、自由三者的抉择中，他们选择了自由而抛弃了爱情乃至生命。

高尔基这篇作品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前夜人民精神的觉醒，人民对沙皇黑暗统治的反抗。作者号召人民起来打破奴隶的枷锁，争做自由人。作品一开头就讨论自由与奴隶的问题，决非偶然。“你们那般人真可笑，”——老茨冈感慨地说，“他们整天在做工，为什么？为了谁？没有一个人晓得。”“他了解自由吗？……他生下来就是个奴隶，一辈子都是个奴隶，就是这样罢了！”作者假马卡尔的嘴说出这些话不仅为故事的主题作了伏笔，而且加深了作品的现实意义。正如作者稍后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的：“在百般的疑虑中，在奴隶的胆怯的静默中，倾听一个高声歌唱自由、赞颂自由的人的有力和勇敢的声音，这是多么了不起啊！”①

与《马卡尔·楚德拉》创作的同一年，高尔基还写了一篇美丽的爱情诗《少女与死神》。这个作品按体裁虽然是格律诗，但就其主题思想来说，它同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小说却是不可分割的。在《少女与死神》里，高尔基以轻快、优美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无所畏惧的少女，她既不害怕沙皇，也不理睬死神，崇高而忠贞的爱情终于战胜了作为社会恶势力代表的沙皇，也驯服了代表自然界恶势力的死神。

高尔基的浪漫主义作品，从第一个起就含蕴着丰富的社会内容，饱和着崇高的理想。诚然，这些内容和理想表现得还比较抽象、隐晦。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俄国工人运动只是处在酝酿阶段，高尔基虽然接触到一些革命思想，但就世界观和美学观而言，都还是在探索的朦胧时期，革命的前景和道路在他还是模糊的。因此，在他那里，个人同社会的矛盾问题还不能作出真正

① 高尔基《文学书简》上卷，第一〇四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还不能不带有一定的个人反抗的色彩和盲目性。在《马卡尔·楚德拉》和《少女与死神》里，或者是在相近时期的《叶美良·皮里雅依》和《契尔卡什》等现实主义作品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反映。

随着俄国工人运动的展开，革命现实对作家的启发，高尔基作品里的社会主题和正面形象也渐趋具体化了。一八九五年高尔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生活在畸形的、精力贫乏的时代里，生活在冷酷的、充满猜疑的晦暗的日子里，我们的责任就是纠正这种状况，用希望来美化生活，用行动来活跃生活，用思想使生活高尚起来，千方百计地使它变得更有理智、更有生气、更丰富。"① 这一年，高尔基发表了《伊则吉尔老婆子》、《鹰之歌》等许多重要作品。可以看出，这些作品的思想比起前几篇作品来，更深刻、更成熟了。

《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的发表，标志着高尔基革命浪漫主义作品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从前期的比较单纯地突出生活中的自由与爱情的主题转到了对生活意义的具体探讨，并且直接号召行动。

在《伊则吉尔老婆子》里，作者树立了两个对立的形象：腊拉和丹柯。腊拉是一个"贪得无厌，又强壮、又残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暴徒。他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上第一个人，而且除自己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他的生活哲学是："保持一个完整的自己，不愿意分一点给别人。"同个人主义者腊拉成鲜明对照的是丹柯的光辉形象。丹柯是一个勇敢、正直的青年，他为了大家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并且"不要一点报酬"。当大家面临困难，

---

① 《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二十三卷，第一九页，俄文版。

需要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燃烧的心来照亮道路，引导人民摆脱困境。

腊拉和丹柯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典型。一个仇视集体，只为个人活着，结果受到集体的惩罚，一个热爱集体，为集体献出自己的生命，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在《鹰之歌》里，作者同样刻划了两类截然不同的形象：革命者的英雄形象（鹰的形象）和自私保守的市侩形象（黄颔蛇的形象）。他们代表了两种人生哲学：黄颔蛇在生活中只求个人享乐，卑微、庸俗。在它看来，"不论飞也好，爬也好，结局只有一个：大家都要躺在地里，大家都要变做尘土。"因此，它要充分地享受目前的"又暖和又滋润"的生活。它不需要生活有任何的变革，更不需要什么斗争。与蛇相反，鹰却是积极向往行动，渴望改变现状的革命者。他认为生活就是战斗，为自由而战，就是最大的幸福。

高尔基这些革命浪漫主义的形象，鼓舞了俄国人民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帮助他们去争取伟大的胜利。丹柯为集体献身的心，雄鹰的勇敢战斗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概，对于每一个革命者都是宝贵的，亲切的。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俄国工人运动逐渐从自发的经济斗争走向自觉的政治斗争。一八九五年列宁领导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彼得堡宣告成立后，俄国工人开始在有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斗争。丹柯和鹰的形象的现实意义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这一时期革命斗争的新特点。诚然，丹柯和鹰都还是浪漫主义的形象，还没有象后来《母亲》中的巴威尔的形象那样成熟、完善，这是与当时革命发展的具体现实相符合的。象巴威尔那样高大的革命英雄形象，只能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之后出现。

一九〇一年高尔基写出了革命的檄文《海燕》。《海燕》的出

现，说明俄国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涨时期。在这里，高尔基把作品直接同革命联系了起来，庄严宣告：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三

高尔基作品中所表现的艺术手法和风格是极其丰富多样的。这里我们只就其早期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谈一点粗浅体会。

高尔基创作初期有过多次文体上的更替。开始时写诗（韵文），后来转写散文，同时又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写“韵文体”散文。这种文体上的演变，一方面说明作者对艺术形式的紧张而多方面的探索；另方面也表明时代的发展已经给俄国文学提供了新的内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后，整个国家都处在革命的变革和动荡之中。工人阶级和这一革命的现实必然要在文艺中得到反映。九十年代末，高尔基就明显地感觉到契诃夫式的现实主义手法已经不能表现时代的新内容，指出“这种形式已经落后于自己的时代了”①。这个时期俄国文坛上的大作家还有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等，这一代老作家对旧制度的批判和对劳动阶层的同情是众所公认的。但是由于他们世界观上的局限性，对于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却是格格不入的。一个艺术家要想听到新生活的声音，他本人首先必须是精神上的年青人。高尔基与上述作家的根本区别，正在于他是一个精神上完全年青的人，因此只有他才能敏锐地

① 高尔基《文学书简》上卷，第六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聆听出新时代的脚步声。高尔基在文学上的革新的本质也在这里。高尔基在这个时期给契诃夫的一封信中激动地写道："真的，需要英雄人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大家都希望有令人鼓舞的东西、开朗明快的东西，您知道，希望有不是酷似生活，而是比生活更高、更好、更美的东西。"① 为了充分地表现新时代给文学提出的富于新的社会思想的内容，必然要求在描写方法上和艺术风格上有所革新。这样，新兴阶级艺术上的代言人——高尔基的崭新的艺术风格产生了。

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沃罗夫斯基在谈到高尔基初期创作的风格特点时写道："高尔基在他最初的短篇小说中就已经提供了一个他所特有的风格典范：明快、色彩鲜艳，永远依恋地描写自然的背景，人物总是很突出、鲜明而具有特色。自然景色、登场人物和行文的语言在高尔基作品里永远是和谐的。"② 是的，如果说，契诃夫的现实主义的风格特征是朴素、没有任何的夸饰、不动感情，读过他的作品后给你留下一种难言的忧伤或"淡淡的哀愁"，那么，高尔基的特点则是色彩浓艳、明亮，使你感觉到一种遏制不住的感情洋溢。

高尔基在谈到自己初期创作情况时，也指出自己曾不由自主地被一种有"韵律的"散文所支配："这种文体长期纠缠着我，它不知不觉地和不恰当地渗透到我的小说里去。我用一种歌唱似的词句来写小说。"③ 高尔基早期的许多作品不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确实都是一种"有韵律的散文"，不仅象《海燕》、《鹰之歌》等浪漫主义作品是这样，就是象《阿尔希普爷爷和

① 高尔基《文学书简》上卷，第六六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 《沃罗夫斯基论文集》第二七一页，俄文版，一九五六年。

③ 高尔基《论文学》第一八六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廖恩卡》这种比较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高尔基也发现，“其中有整整一页——描写草原上的暴雨的——正是用这种该死的‘有韵律的散文’写出来的。”① 可以说，“歌唱似的”风格是贯穿在他整个早期创作中的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特点。

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在人物性格的刻画方面也与旧现实主义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他的特点是：一般地不以揭示人物的内心感受取胜。这并不是说，高尔基不写人物的性格发展和内心感受，但总的说来，却着重于运用对比、寓意等手法来突出人物的最重要的性格特征。在一个作品里，往往同时出现两个彼此对立的形象，例如，拿腊拉的自私、野蛮的行为同丹柯崇高的英雄行为作对比，拿契尔卡什的大胆、不看重金钱同加弗里拉的胆怯、贪婪作对比，拿庸俗、猥琐的黄颔蛇的市侩形象同勇敢战斗的鹰的革命者的形象作对比，拿害怕革命的潜水鸟和企鹅同迎接革命风暴的海燕作对比。相形之下，丑恶的显得更丑恶，崇高的显得更崇高。两类形象都因而非常鲜明、突出。

高尔基的另一个特点，是着重用比喻和象征的手法。他是这样地描写契尔卡什的：

> 他那类似草原之鹰的模样，猛兽似的精瘦，还有那种表面平稳沉静而内里激昂机警、活象那看见了就令人想到猛禽翱翔似的步态，马上就会惹起人们的注意。

几句话和一个比喻，这个剽悍而机敏的流浪汉的身影就象一幅画一样显现在我们的眼前。

对拉达和左巴尔的美的描写，用的也是象征性的比喻手法：拉达的美——微妙的琴声；左巴尔的笑——火红的太阳。画龙

---

① 高尔基《论文学》第一八六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点睛地把这两个人物的特点、音容笑貌突出地勾勒了出来。诚然，这样的人物素描是一种比较细腻、比较难于驾驭的艺术手段。它要求做到既是形似、又是神似，性格与外表都必须和谐、得体，而又不落俗套，还要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只有象高尔基这样具有很高艺术造诣的艺术大师才能得心应手地做到这一切。

自然写生也是高尔基短篇小说的一大特色。高尔基是一位真正的风景画家。凡读他作品的人都有一个突出的印象：他对大自然的美的酷爱，对环境和景物描写的无限依恋。在他的笔下，有多少大海、草原、秋夜呵！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大多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的，故事之前，总是先有一番对自然背景的描写："环绕在我们周围的秋夜……左边是大海……"（《马卡尔·楚德拉》）或者是："黄昏近了，海上黑夜降临了……"（《叶美良·皮里雅依》）通过这种自然画面，先给人以一种静谧的感觉，然后他把你引进故事的世界。在叙述中，故事情节的开展与环境背景的变幻也是密切配合的，他有时把故事中断，再插上一段自然景色的描绘，把现实与故事揉合在一起，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虚虚实实，大大加深了故事的逼真性与效果。故事讲完后又把你从故事的幻境里领回到现实中来。《马卡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等作品的故事安排都是这样。

在语言运用方面，高尔基的要求更是非常严格的。他强调"言简意深"，达到形象性、准确性和音乐性，即做到"语言能表现出一幅生动的图画，简洁地描绘出人物的主要特点，让读者一下子就牢牢地记住被描写的人物的动作、步态和语气。"① 为此，高

① 高尔基《论文学》第一八七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尔基喜欢采用寓意、讽刺、象征等语言手段，形象地将某一人物的性格特征一笔勾画出来，给人以深刻、生动的印象。如“勇敢的鹰”，“高傲的海燕”，“蠢笨的企鹅”；又如，腊拉——“模糊的影子”，黄颔蛇——“生来爬行的东西”等等，这些象征性的或拟人化的用语既含义确切，又意味深长，富于哲理性。高尔基还要求作品的言辞“具有强烈的个性形式、格言形式，以便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引用语、谚语和俗语”。① 实际上高尔基作品中的许多句子已经成了精辟的警句和格言，并在生活中、文学中和政论中被经常引用了。列宁就曾不止一次地引用过高尔基的这些警辟的语句。

高尔基的短篇小说是用美丽的语言写的。这种语言的美和感人不只在于其辞采的绚烂、高亢，而且还在于它富于深刻的内在思想的含蓄性，在于语言的潜在力量能同作品的主题思想及其戏剧冲突缜密地结合起来，加深作品的艺术效果。《鹰之歌》、《海燕》等语言生动，语调铿锵，形象性和音乐性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人们不仅能够朗读、背诵它们，而且简直就可以唱起来。这些作品在革命的暴风雨年代里之所以能那么广泛地在人们中传播，而且至今仍不失其魅力，不用说，其语言的美和力量也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

李辉凡

① 《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三十卷，第三九二页，俄文版。

目　次

马卡尔·楚德拉

从海上吹来潮湿、寒冷的风，把击岸波浪拍溅声和岸边灌木飒飒声的忧郁旋律吹散在草原上面。一阵一阵的疾风时时带来一些枯黄的落叶，把它们卷进营火里面，煽起了火焰；环绕在我们四周的秋夜的黑暗颤抖起来，惊恐地退开了，一下子就露出来左面的一望无际的草原，右面的无边的大海，我的正对面是老茨冈马卡尔·楚德拉的身形，他在看守他那个浪游队①的马群，浪游队的帐篷离我们这儿有五十步的光景。

寒风吹开他那件高加索的上衣，露出他的毛蓬蓬的胸膛，毫无怜悯地吹打它，可是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他用一种漂亮的、有力的姿势斜斜地躺着，脸对着我，有规律地抽他那只大烟斗，从口里，鼻里喷出一团一团的浓烟来，他的眼光越过我的头，一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草原上死一般沉寂的黑暗，嘴不停地跟我讲话，一点儿也不去抵抗疾风的无情的吹打。

“那么你就这样流浪吗？这很好！你给你自己拣了一条挺好的路，鹰②。就应该这样：到处走走，见见世面，看够了，就躺下来死掉——就是这么一回事。”

“生活？别的人？”他带着怀疑的神情听完了我对他那句“就

① 茨冈，旧译吉卜赛人，是一种以占卜、卖艺为生的流浪民族。浪游队指他们的结伴流浪的队伍。

② 在俄国民间传说中，“鹰”是对男人的亲密称呼。

应该这样”的反驳，便接着说下去。“哼！这跟你有什么相干？你自己不就是生活吗？别的人没有你也在活着，而且没有你也会活下去。难道你以为有人需要你吗？你不是面包，又不是手杖，谁也不需要你。

“你说，得学习，得教人吗？可是你能够学到怎样叫人快乐的方法吗？不，你不能够。你得先等头发白了，再来说什么教人的话。教什么呢？每个人都知道他自己需要什么。聪明一点的人看见有什么就拿什么，蠢一点的人便两手空空，什么也拿不到，每个人自己会学习的……

“你们那般人① 真可笑。偏偏挤在一块儿，挤得紧紧的，可是你看世界上的地方有多少，”他伸一只手向草原上大大地一挥。“他们整天在做工。为什么？为的谁？没有一个人晓得。你看见一个人耕田，你就会想：现在他把自己的气力跟汗水一块儿一滴一滴地耗费在地上，随后他就躺在地里，在地里烂掉。他连一点儿东西也没有留下来，他等不及看见自己的田里长出什么来，就死掉了，他死的时候跟他生下来的时候一样——是个傻瓜。

“怎么，难道他生下来是为了在地上挖来挖去，连自己的坟也来不及挖好就死掉吗？他了解自由吗？他懂得草原的辽阔吗？海浪的谈话会使他的心快乐吗？他生下来就是个奴隶，一辈子都是个奴隶，就是这样罢了！他能够拿他自己做什么呢？倘使他后来变得稍为聪明一点，也只好去上吊罢了。

“可是我呢，你看，在五十八年里头，我见过了那么多的事情，倘使要把它们全写在纸上，那么象你那个口袋②，就是有一

---

① 这是指俄罗斯人说的，因为说话的是一个茨冈。

② 旅行用的袋子。

千个也装它不下。喂，你说有什么地方我没有到过？你就说不出来。我到过的地方，有的你压根儿就不知道。应该这样地生活：走吧，走吧——就是这样罢了。不要在一个地方长住——那有什么意思呢？你瞧，白天同黑夜绕着地球互相追逐，跑个不停，你也得象那样地躲开生活的思虑，一直跑下去，省得让你自己厌倦生活。你要是多想一下，你就会厌倦生活了，事情总是这样。我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哎！有过的，鹰。

“我坐过牢，这是在加里西亚①。‘我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呢？’——我感到寂寞的时候就这样地想，——牢里真寂寞，鹰，唉，多寂寞啊！——我每回从窗里朝田野望出去，苦恼就抓住我的心，抓紧它，好象把它夹在钳子里一样。谁能够说出自己为什么活着？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鹰！而且也用不着拿这个问自己。活着，就是这样罢了。你只要在自己四周走动走动，到处看看，那么苦恼就绝不会抓住你了。那个时候，我差点儿用腰带吊死自己，真有这样的事！

“嘿！有一回我跟一个人谈过。他是个严肃的人，是你们的人，俄罗斯人。他说，‘你不应当照你自己所想的那样去生活，你应当遵照上帝的意旨活着。你要是服从上帝，那么你不论向他求什么，他全给你。’可是他自己却穿一身破衣服，到处都是窟窿。我就对他说，让他求上帝给他一套新衣服吧。他却大发脾气，臭骂一顿，把我赶走了。他刚才还说过，应当宽恕人，应当爱人。即使我的话冒犯了他的尊严，他也得宽恕我啊。这也是——一位教师！他们教你少吃一点儿，可是他们自己一天就吃它十顿。”

---

① 邻接乌克兰东部。

他朝营火里吐了一口痰，不作声了，又在装他的烟斗。风悲伤地低声呻吟，马群在黑暗中长嘶，帐篷里送出来柔婉而多情的抒情歌子。唱歌的是马卡尔的女儿，美人儿俰加。我熟悉她那低沉的胸音，不管她在唱歌或是单单说一声“你好”，她的声音总是那么奇怪，那么不满足，那么傲慢的。在她那张没有光泽的浅黑色脸上凝结着一种女王的高傲，在她那双仿佛被一种阴影罩住的深褐色眼睛里闪露着她对她那种不可抗拒的美丽的自信，和她对自己以外的一切的蔑视。

马卡尔把烟斗递给我。

“抽烟！妞儿唱得好吧？是不是！你想有个这样的妞儿爱你吗？你不想？好极了！应该这样——不要相信妞儿，跟她们离远点儿。固然跟妞儿亲嘴比抽我这只烟斗更好，更快活，可是你跟她亲过嘴以后，你心里的自由就死掉了。她用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把你绑在她身上，你挣不脱，你就把你整个的灵魂交给了她！真是这样的！要当心妞儿！她们永远在撒谎！她说：‘我爱你胜过爱世界上的一切，’可是只要你拿别针刺她一下，她就撕碎你的心。我知道的！唉，我知道的多着呢！喂，鹰，你要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吗？可是你得记住它，只要你把它记住，你就会做一辈子自由的鸟。

“从前有过一个左巴尔，这是一个年轻的茨冈，叫做罗伊科·左巴尔。整个匈牙利和捷克，和斯拉沃尼亚[1]以及所有的沿海各国都知道他，——他是个勇敢的小伙子！在那一带地方，一个村子里总有五个十个居民对天发过誓要杀死罗伊科。可是他仍旧活着，而且要是他看上了一匹马，你就是派一团兵去看住

---

[1] 以前属奥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南斯拉夫的西北区域。

它，左巴尔还是要骑着马跑掉的！哼！难道他怕什么人？就是魔王带了‘他’所有的部下来抓他，他即使不把刀子戳进魔王身上去，一定也要扎实地臭骂‘他’一顿，而且在小鬼们的丑脸上给它一顿脚踢的——真有这样的事。

“所有的浪游队，不论是闻名或见面，大家全知道他。他就只爱马，旁的他全不爱，就是马他也爱不多久——他骑了一阵子，就卖掉了，换来的钱，谁要就让谁拿去。他没有一件他挺宝贵的东西，你要他的心，他也会亲手把它从胸膛里挖出来给你，只要这个对你有一点儿好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鹰啊！

“我们的浪游队那个时候正流浪到布科维纳①——这是大约十年前的事情。有一回在春天的夜里，我们大家正坐在一块儿：有我，有那个跟着噶苏特②打过仗的老军人邓尼罗，有老鲁尔，还有其余的一些人，还有邓尼罗的女儿拉达。

“你认得我的侬加，是不是？她不是女中皇后吗！然而可不能拿侬加跟拉达相比，——这未免太抬高侬加的身份了。关于她，关于这个拉达，你简直找不到话来形容。她的美，也许可以用提琴拉出来，可是也只有那个懂得提琴象懂得他自己的灵魂一样的人才拉得出。

“她烧干了多少年轻人的心，啊，真不知有多少呢！在莫拉瓦河③上，一个贵人，这是个蓄额发的老头儿，他一看到她，就不能够动了。他坐在马上，望着她，象发寒热似地浑身打颤。他象

---

① 古代地区名。北部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契尔纳维茨省，南部属于罗马尼亚共和国。

② 噶苏特（1802—1894），匈牙利的爱国者。

③ 莫拉瓦河，多瑙河左面的支流，发源于苏德次山脉，向东南流过捷克中部的莫拉维亚省，沿着斯洛伐克边境流入多瑙河。

过节日的魔鬼一样打扮得漂亮极了，‘茄绊’①上绣着金线，只要马蹄在地上顿一下，他腰间挂的一把剑就象电光似地亮起来……这把剑全身镶满了宝石，他帽子上的浅蓝色天鹅绒就象一小块青天似的——这个老绅士真是一位大贵人！他望着，望着，随后就对拉达说：‘喂，给我亲一下，我就给你一袋子钱！’可是她只把身子掉到一边去，就完了。‘要是我得罪了你，请你原谅我，你不可以更客气点瞧我一眼吗？’那位老贵人立刻降低自己的身份，把钱袋扔到她的脚边——满满的一大袋，兄弟！可是她一点儿也不在乎地拿脚踢它到污泥里去，就是这样罢了。

“‘啊呀，这样的女孩子！’他叹息地说，于是举起鞭子打马——只见一阵尘土象云似地升腾起来。

“第二天他又来了。‘她父亲是谁？’他响雷似地对着帐篷大叫。邓尼罗走了出来。‘把你女儿卖给我，随便你要什么都成！’可是邓尼罗对他说：‘只有老爷们②才什么都肯卖，从他们的猪卖起，一直卖到他们的良心为止，可是我跟着噶苏特打过仗，我不做什么买卖！’贵人大发脾气，伸手去抽他的剑，可是我们中间有人把燃着的火绒塞进马耳朵里，马跳起来，一下子就载着他跑掉了。我们也就收了帐篷，往前走了。我们走了一天，第二天，我们一看——他赶上来了！他说：‘喂，你们，当着上帝，当着你们说，我的良心是干净的。把妞儿给我做妻子：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跟你们平分，我实在很有钱！’他激动得厉害，好象风里的茅草一样，在马鞍上摇晃个不停。我们在考虑。

“‘好，女儿，你说吧！’邓尼罗在他的胡髭下面喃喃地说。

“‘要是一只雌鹰自动地走进乌鸦的窝里去，她算是什么

① 波兰和乌克兰的半截暖上衣。

② 革命前俄国西南部和波兰对绅士、主人、地主的称呼。

呢?'拉达向我们反问道。

"邓尼罗笑起来!我们大家都跟他一块儿笑了。

"'说得好,好女儿!听见没有,大人?没有办法!还是去找小鸽子吧,她们倒柔顺些。'于是我们又朝前走了。

"那位大人抓起他的帽子扔在地上,打起马跑了,跑得那么快,连地也直打颤。拉达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鹰!

"是的!有过这么一回,在夜里,我们都坐着,听见——音乐在草原上飘荡。很好的音乐!它使我们的血沸腾起来,而且它在唤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觉得,这音乐给我们唤起了一种渴望,我们渴望着什么东西,要是得到了它,连活着也没有意思了,除非是活着做全世界的王,鹰!

"一匹马从黑暗中浮现出来,马上坐着一个人在奏乐,他走到我们跟前。到了营火旁边,他勒住马,停止奏乐,带笑地望着我们。

"'啊呀,左巴尔,原来是你!'邓尼罗快活地对他叫起来。这就是他,罗伊科·左巴尔。

"他的胡髭垂到肩头,跟他的卷发混在一块儿,眼睛象明亮的星子似地在闪光,笑容呢,——上帝保佑,它就是整个的太阳!他连人带马都象是用一块铁铸出来的。他站在那儿,映着营火的火光,好象全身涂着血一样,他露出发亮的牙齿在笑着!啊,即使他不跟我讲一句话,或者他简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么一个人活着,我也会象爱自己一样地爱他的,不然,我就是个大混蛋!

"不错,鹰,就有这样的人!他朝你的眼睛看一下,他就捉住了你的灵魂,你自己不但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你反倒因此骄傲起来。你跟这样的人在一块儿,你自己也会变好的。这样的人很

少，朋友！啊，少，倒是对的。要是世界上好东西太多，那么好东西也就不会给人当作好的了。是这样的！你再听下去吧。

“拉达也说：‘罗伊科，你拉得好啊！谁给你做的这只提琴，会拉出这么响亮、这么好听的调子来？’那一个却笑起来：‘我自个儿做的！而且它不是用木头做的，它是用我热爱的一个年轻女孩子的胸脯做的，我拉的弦子是用她的心弦做的。提琴还不算太好，可是我知道怎样捏着弓！’

“谁都知道，我们的兄弟①想马上就蒙住妞儿的眼睛，免得它们烧他的心，反倒让它们为他的缘故罩上一层哀愁，罗伊科就是这样做的。可是他扑了一个空。拉达掉转身子，打一个呵欠，说：‘大家都说左巴尔聪明、灵活，——原来他们撒谎！’随后就走开了。

“‘啊呀，美人儿，你牙齿好尖啊！’罗伊科闪一下眼睛，从马上跳下来。‘你们好，兄弟们！我来看你们了！’

“‘欢迎客人！’邓尼罗回答他道。大家亲嘴，聊天，后来就躺下来睡了。可是到了早晨，我们看见左巴尔的脑袋上缠着一块布。这是怎么一回事？说是他在梦中给马踢伤了。

“哈，哈，哈！我们知道这匹马是谁，便在我们的胡髭下面暗笑，邓尼罗也微笑了。什么，难道罗伊科配不上拉达吗？不，没有这样的事！不管妞儿怎样美，她的灵魂总是窄狭、卑贱的，即使你挂了一普特②的金子在她脖子上，也还是一样，不会使她比本来好一点。啊，得啦！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住下来，那时候我们的事情很如意，左巴尔跟我们在一块儿。他真是一个好伙伴！他的聪明比得上一

① “同胞”，“同族的人”的意思。

② 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16.375公斤。

个老年人，什么事他都通晓，他还懂俄文和匈牙利文，能读能写。要是他开口讲起话来，你就一辈子也不想睡，只想听他讲！说到拉提琴，——倘使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拉得象左巴尔那样的话，就让雷打死我！只要他拿他的弓在弦上拉一下，你的心就会颤抖起来，再拉一下，心听着就停止跳动了，可是他一直拉着，还在笑。你听他拉的时候，不觉同时想哭又想笑。这一阵子你听见什么人在痛苦地呻吟，哀求帮助，好象拿刀子在割你的心似的。过一阵子是草原在对天空讲故事，悲伤的故事。再一阵子又是一个女孩子哭着送别她的年轻的情人！又一阵子是一个活泼的年轻人在唤他的妞儿到草原里去。于是突然间——嗨嘀，一阵自由、活泼的曲子象雷声似地响了起来，好象连太阳也跟着这个曲子在天上跳舞了！就是这样的，鹰！

"你身体里的每根血管都懂得这个曲子，你在身心两方面都做了它的奴隶。要是那时候罗伊科喊一声：'伙伴们，拿起刀子来！'不管他指着哪一个人，我们大家会一齐拿起刀子朝那个人身上冲过去。他能够随便叫人做任何一件事情，大家都爱他，爱他爱极了，只有拉达一个人连瞧也不瞧他一眼；倘使单单是这样，也还罢了，可是她还取笑他呢。她扎实地刺痛了左巴尔的心，啊，扎实地！罗伊科咬紧牙齿，揪自己的胡髭，眼睛看来比深渊还阴沉，有时候也闪出一股叫人灵魂战栗的光芒。在夜晚，罗伊科远远地深入到草原里去，让他的提琴在那儿一直哭到天明，它哭着，它在埋葬左巴尔的自由。我们躺着，听着，心里想着：怎么办呢？我们知道，要是两块石头你朝我我朝你地滚撞起来，你不可以立在它们中间，——会撞坏你的。事情就是这样。

"有一回我们大家围坐在一块儿，商量事情。谈得乏味了。邓尼罗便央求罗伊科道：'左巴尔，唱支歌，给我们快活快活。'左

巴尔向拉达看了一眼，拉达躺在离他不远的地上，脸朝上望着天空，于是他拿起弓在弦上拉过。提琴开口讲话了，好象它真是少女的心一样。罗伊科唱道：

亥——亥！我心里燃着火焰，
多辽阔啊，这一片草原！
我的骏马风也似地奔跑，
我一双手啊，铁一样地坚。

“拉达掉过头来，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望着唱歌人的眼睛微微一笑。他的脸红得跟朝霞一样。

亥，哈卜——亥！喂，我的伙伴们！
打起马儿向前飞奔?!
草原上罩着深浓的黑暗，
在那儿等我们的却是黎明！
亥——亥！我们飞去迎接白天。
在平原的上空飞翔！
只是请不要把那鬃毛
挨到娇美的月亮！

“他就这样地唱！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象这样地唱了！可是拉达却好象在滤水似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罗伊科，你不要飞得那么高，当心你会摔下来，鼻子陷在泥水塘里，把你的胡子给弄脏了。’

“罗伊科野兽似地望着她，什么话也没有说——这个小伙子忍耐下去了，他自己又唱：

亥——哈卜！白日突然来到，
看见我们仍在睡乡。
哎，亥，那时耻火燃烧，
我们羞得无处躲藏。

"邓尼罗说：'这才配叫做歌！我从来没有听见这样的歌；要是我说了一句谎话，就让魔王拿我去做他的烟斗吧！'

"老鲁尔也摸摸胡髭，耸耸肩头，我们大家都满意左巴尔的这支勇敢的歌子。就只有拉达不喜欢。

"'从前一只蚊子想学鹰叫的时候，它也是这样嗡嗡地吵着的，'她说，这好象把雪水泼在我们的头上一样。

"'拉达，也许你想尝尝鞭子的味道吧？'邓尼罗跳到她面前，可是左巴尔把帽子扔在地上，他的脸黑得象土地一样，他说：

"'等一下，邓尼罗！烈性的马需要钢的马衔！把你的女儿给我做妻子吧！'

"邓尼罗笑道：'现在话说出口了！只要你能够，你就娶她吧！'

"'好，'罗伊科说，随后他转身对拉达说：'喂，女孩子，请你听我说几句话，不要傲慢！我见过你们很多的姊姊妹妹，真的，很多很多！可是没有一个象你这样地打动我的心。唉，拉达，你把我的灵魂捉住了！那么怎么办呢？要来的事终归会来的，并且……世界上也没有一匹这样的马，它可以驮着你躲开你自己的！……我凭着上帝，凭着我的名誉，在你父亲，在所有这些人的面前，娶你做我的妻子。可是，你当心，不要妨害我的自由——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高兴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他牙齿咬紧，眼睛发光，走到她跟前去。我们看见他把手伸给她——我们

想，现在拉达已经把辔头套在这匹草原骏马的脑袋上了！突然我们看见他举起两只手，后脑袋着地，倒了下去！……

“这是怎么一件怪事？好象一颗子弹打中了这个年轻人的心似的。原来是拉达拿了根皮鞭一挥，绕在他的脚上，然后往自己跟前一拉，——所以罗伊科就摔倒在地上了。

“妞儿又躺在地上，不动一下，只是默默地微笑着。我们瞧着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然而罗伊科坐在地上，两只手紧紧抱住脑袋，好象害怕它会炸开似的。随后他静静地站起来，也不瞧谁一眼，就走进草原里去了。鲁尔轻轻地在我耳边说：‘看住他！’我便跟在左巴尔后面，爬进草原里夜的黑暗中去了。就是这样，鹰！”

马卡尔敲出了烟斗里的灰，重新装进烟丝去。我把大衣裹得更紧些，躺着看他那张年老的、让烈日和寒风弄黑了的脸，他严肃而又严厉地摇着他的脑袋，喃喃地在自言自语；他的灰白的胡髭飘动着，风在梳理他的头发。他好象一棵老橡树，虽然被闪电烧焦了，可是仍旧强健，结实，而且为了自己的力量在骄傲。海仍旧象先前那样地对着岸窃窃私语，风也仍旧把海的密语送到草原来。侬加已经不唱了，聚在天上的云使这秋夜显得更黑暗了。

“罗伊科一步一步地走着，头埋下，手象鞭子似地垂在两旁，他走到溪边一个峡谷里头，在一块石头上坐下，呻吟起来。他呻吟得那么痛苦，连我也因为怜悯伤心起来了，可是我并没有走到他身边去。空话对悲哀不会有用处——是不是?！唉，唉！他坐了一个钟头，坐了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他坐在那儿，一点儿也不动。

“我躺在离他没有多远的地上。这是一个光辉的夜，明月把

它的银光撒在整个的草原上，远处的什么东西都看得见。

“我突然看见：拉达从帐篷里急急地走过来。

“我高兴了！我想道：‘啊，好极了！拉达真是个有胆量的妞儿！’她走到他跟前了，他却没有听见。她拿一只手放在他的肩头；罗伊科吃惊地打了一个颤，放开手，抬起了脑袋。他跳起来，马上抓他的刀子！哎呀！我明白，他要杀妞儿了，我已经想向帐篷那边大声叫唤，想跑到他们跟前去了，可是我忽然听见：

“‘扔掉它！不然我要打碎你的脑袋！’我仔细一瞧：拉达手里拿着一支手枪，对准了左巴尔的前额。真是个魔王的妞儿！我想：好的，现在他们两个势均力敌了，往后会出什么事呢？

“‘听我说！’拉达把手枪插进她的腰带里去，对左巴尔说，‘我不是来杀你，我是来讲和的，把刀子扔掉！’那一个扔掉了刀子，凶恶地望着她的眼睛。这真奇怪，兄弟！两个人站在那儿，象野兽似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然而他们俩又是一对这么出色、这么勇敢的人。只有明月跟我在旁边瞧着他们——就是这样罢了。

“拉达说：‘喂，听我说，罗伊科，我爱你！’那一个只是耸了耸肩头，好象手脚都让人绑住了似的。

“‘我见过不少的年轻人，可是你在灵魂上、在相貌上都比他们更勇敢，更漂亮。他们里头每一个人，只要我瞟他一眼，就会剃光自己的胡髭，倘使我要他们跪在我脚下，他们都会这样做。可是这有什么意思呢？他们本来就是不够勇敢的，可是我会把他们全弄得象女人一样！世界上勇敢的茨冈剩得真少，真少啊，罗伊科。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罗伊科，可是我爱你。可是我仍旧爱我的自由！这自由，罗伊科，我爱它胜过爱你。可是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犹如你没有我也活不了一样。所以我要

你在灵魂上、在身体上都成为我的人，你听见吗？'——那一个微微笑起来了。

"'我听见的！我很高兴听你讲话。喂，再说下去！'

"'可是我还有话说，罗伊科，不管你怎样躲闪，我总会征服你的，你要变做我的人。所以你不要白白浪费时间——我的接吻和拥抱在前面等着你……我要热烈地亲你、吻你，罗伊科！我的接吻会使你忘记你那勇敢的生活……还有你那使得年轻的茨冈个个欢喜的生动、活泼的歌声也不会再在草原上飘荡了……你只唱温柔的爱情歌子给我，给拉达听。……所以你不要白白浪费时间，——我已经说过了，那么你明天就服从我，象年轻人服从他的长辈一样。你当着全帐篷的人跪在我脚跟前，并且亲我的右手——那时候我就做你的妻子。'

"你瞧，那个魔鬼的妞儿要的就是这一套！这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据老年人说，只有古时候在黑山人①里头才有这样的事情，可是在茨冈中间从来不曾有过！喂，鹰，你能够想出什么更可笑的事吗？你就是拚命想它一年，你也想不出来！

"罗伊科闪在一边，对着整个草原大叫一声，好象胸口受了伤一样。拉达打了一个颤，可是她却瞒着人，不让人知道。

"'好，就明天见吧，明天你要做我叫你做的事。你听见吧，罗伊科！'

"'听见了！我做，'左巴尔呻吟着，伸出两只手给她。她也不回头看他一眼，可是他却象一棵给大风吹断的树木似地摇晃了两下，倒在地上了，他又哭，又笑。

"你瞧，那个该死的拉达把这个孩子折磨到这个样子。我花

① 即门的内哥罗人（照意大利文讲是"黑山"），从前是东南欧的一个王国，现在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这是一带山地，中间只有少数山谷和放牧地。

了很大的工夫才使他清醒过来。

“唉！为什么魔鬼要人们痛苦到这个地步呢？谁高兴去听这伤心断肠的呻吟呢？你去想想看！……

“我回到帐篷里，把这一切都讲给那些年老的人听了。他们商量了一阵，决定等着瞧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事情这样发生了：第二天傍晚我们大家围坐在营火旁边，罗伊科来了。他现出心神不定的样子，一夜来他瘦得多了，眼睛也陷下去了；他把两眼朝下，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也不抬起它们来，他说：

“‘伙伴们，就是这么一回事情：这一夜我查看过了我自己的心，我在它里面找不到一个地方容纳我从前那种自由的生活了。只有拉达一个人住在那儿——就是这样！就是她，美人儿拉达，她象女王似地微笑着！她爱她的自由比爱我更多，可是我爱她却远超过我爱我的自由，所以我决定听她的吩咐，跪倒在她的脚跟前，让你们各位看见这个勇敢的罗伊科·左巴尔，在认识她以前一直是象老鹰玩弄鸭子一般地玩弄女孩子的人，现在怎样给她的美征服了。这以后她就要做我的妻子，她要拥抱我，亲我，所以我已经不想再唱歌给你们听了，而且我连我的自由也不爱惜了。是这样吗，拉达？’他抬起眼睛来，阴沉地望着她。她不响，只是严厉地点了点头，拿手指指她的脚。我们瞧着，一点儿也不明白。我们甚至于想走开，到别处去，免得看见罗伊科·左巴尔拜倒在一个妞儿的脚跟前——即使妞儿就是拉达。我们都觉得有点儿害臊，有点儿可惜，有点儿难过。

“‘喂！’拉达向左巴尔喊道。

“‘啊，不要急，有的是时间，还够你厌烦的……’他笑了。笑得跟钢的声音一样。

“‘伙伴们，事情的源源本本都在这儿了！还有什么要讲的

呢？要讲的就是我要试一下究竟拉达的心是不是象她给我看的那样地硬。我就来试一下——原谅我，兄弟们！’

“我们还来不及猜到左巴尔要做什么，可是拉达已经躺在地上了，左巴尔的弯刀齐刀柄插在她的胸口上。我们都惊呆了。

“拉达把刀子拔出来，扔在一边，拿一缕她的黑发堵住伤口，微微笑着，声音响亮、清楚地说：

“‘再见，罗伊科！我知道你要这样做的！……’她就死了。……

“你懂得了这个妞儿吧，鹰！？她是个这样的——就让我永世受诅咒也罢，——魔鬼的妞儿！

“‘啊！骄傲的皇后，现在我要跪在你的脚跟前了！’罗伊科大声叫着，他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的草原，他扑倒在地上，拿他的嘴紧紧压住死了的拉达的脚，一动也不动。我们都揭下帽子，默默地站在旁边。

“对这件事情你怎么说，鹰？唉，唉！鲁尔说：‘应当把他绑起来！……’没有人的手会举起来绑罗伊科·左巴尔，谁的手也不会，鲁尔也知道这个。他把手一摆，就走开了。邓尼罗把拉达扔在旁边的刀子拾起来，看了它好一会儿，他的灰白胡髭一直在颤抖，刀子上面拉达的血还没有干，刀子是那么弯，那么尖。随后邓尼罗就走到左巴尔跟前，把刀子插进他的背，正巧刺在心上。老军人邓尼罗，他还是拉达的父亲啊！

“‘做得好！’罗伊科回头看看邓尼罗，声音朗朗地说，他跟着拉达去了。

“我们望着。拉达躺在那儿，手里握着一缕黑发紧紧地按住胸口，她的一对睁开的眼睛凝望着蓝天，在她的脚边直挺挺地躺着勇敢的罗伊科·左巴尔。他的鬈发盖在他的脸上，他的脸也

看不见了。

"我们站着，想着。老邓尼罗的胡髭一直在颤抖，他的浓眉皱紧了。他凝望着天空，不说一句话。然而头发全白了的鲁尔却把脸朝下伏在地上哭起来，只哭得他的老肩头一上一下地动个不停。

"这是值得一哭的啊，鹰！

"……你流浪，不过要走你自己的路，不要转到路边儿去。要一直朝前走。也许你不会白白地毁了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鹰！"

马卡尔住了嘴，把烟斗放进烟口袋里，把上衣在胸口上裹紧。雨一滴一滴地在落，风刮得更厉害了，海愤怒而低沉地咆哮着。马一匹跟着一匹地走到快要灭了的营火旁边，用它们的聪明的大眼睛看我们，它们一动也不动地站住了，在我们的四周围成了一个密密的圈子。

"哈卜，哈卜，哎何！"马卡尔亲密地唤它们，他用手掌拍拍他那匹心爱的黑马的脖子，掉过头来对我说："是睡觉的时候了！"于是他拉起上衣蒙住了头，满有劲地把身子在地上一伸，就睡着了。

我却不想睡。我望着草原上的黑暗，在我的眼前，空中浮现了拉达的皇后般美丽而骄傲的身影。她的手里握着一缕黑发，紧紧地按住她胸前的伤口，从她那浅黑色的细长的手指缝间渗出来一滴一滴的鲜血，象火红的小星星似地落在地上。

在她的背后，紧靠着脚跟，浮现了勇敢的年轻人罗伊科·左巴尔；他的脸给浓密的黑色鬈发盖住了，头发下面滴下来急骤的、冷冷的、大颗的泪珠……

雨落得更急了，海正在给这一对骄傲的茨冈美男子和美人

儿——罗伊科·左巴尔和老军人邓尼罗的女儿拉达唱起阴郁而庄严的赞歌来。

他们两个轻快而沉默地在黑暗的夜空里飞旋着，美男子罗伊科怎么也赶不上骄傲的拉达。

一八九二年

巴　金译

叶美良·皮里雅依

“除了到盐场去，再没有事情可做了！这个该死的工作实在太咸，可是你还得做，因为再象这样下去，说不定会饿死的。”

我的朋友叶美良·皮里雅依说完了这几句话，就从衣袋里掏出皮子做的烟口袋来，这已经是第十次了；等到他明白它还是象昨天那样的空袋子以后，不觉叹了一口气，吐了一口痰，转过身仰天躺着，望着散布暑气的无云的天空。我跟他两个人饿着肚子躺在离奥德萨① 三俄里② 光景的砂滩嘴上，我们因为找不到工作才离开了奥德萨。叶美良直挺挺地躺在沙滩上，头朝着草原，脚朝海，发出不太高的响声、冲上岸来的波浪洗着他那双肮脏的赤脚。太阳使他把眼睛眯缝起来，他一会儿象一只猫那样地伸个懒腰，一会儿又把身子朝海那面慢慢地往下滑，那个时候波浪差一点儿就打到他的肩头来了。他很喜欢这样。

我朝港口那面望去，在那个地方高高地耸立着树林一样的桅杆，厚厚的深蓝色烟球把它们包在里面，从那儿飘送过来锚链的听不清楚的响声和机车的汽笛声。我在那边看不到任何一个东西，可以使我那个逐渐消失的挣钱吃饭的希望再生起来，我就立起身子，对叶美良说：

“那么，怎样，我们到盐场去吧！”

---

① 黑海上的一个重要港口。

② 一俄里约合 1.067 公里。

“好……走吧！……不过你干得了这个吗？”他不相信地拖长声音问道，也不看我一眼。

“我们在那儿瞧吧。”

“那么，就是说，我们走吗？”叶美良又说了一遍，他连手脚都不动一下。

“是啊，不用说啦！”

“啊哈！这桩事情，究竟怎样……我们走吧！可是这个该死的奥德萨，让魔鬼吞掉它！它还是照样不动地留在原来的地方。一个海港城市！让它沉到地底下去吧！”

“好啦，快站起来，我们走吧；咒骂并没有一点儿用处。”

“我们到哪儿去？是到盐场去吗？……好吧。只是老弟，你看见吗，即使我们到盐场去了，在那儿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你不是说过应当到那儿去吗？”

“我的确说过。我说过就说过；我不否认我自己说过的话。不过不会有什么好处，这也是的确的。”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以为那边有人在等着我们，会说：‘请吧，叶美良先生和马克西姆先生，做做好事吧，做断你们几根骨头吧，收下我们这几个钱吧！’……不，不会是这样的！事情明明是这样：你我现在是我们皮肤的全权的主人……”

“啊，好啦，得啦！我们走吧！”

“等一下！我们得去见这个盐场的经理先生，恭恭敬敬地对他说：‘仁慈的先生，非常可敬的强盗和吸血鬼，我们是来献上我们的皮请您饱餐的，您是不是高兴用一天六十戈比的代价来剥我们的皮呢！’这以后才跟着……”

“喂，尽说这种话，你起来，我们走吧。不到晚上我们就会走

到渔场，我们帮忙拉网——人家也许会招待我们一顿晚饭。”

“晚饭？这倒是不错的。他们会招待晚饭的；打鱼的人都是好人。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可是我的老弟，好处，你我是得不到的，因为——整整一个星期来你我碰到的全是倒楣事情，这都全了。”

他站起来，浑身都湿透了，他伸了一个懒腰，把手插进他那条用两个面粉口袋缝的裤子的袋里，在那儿摸了一阵，然后伸出手来放到脸孔前面，幽默地看了看这两只空空的手。

“什么也没有！……这是第四天了，可是我仍旧什么也没有找到，我的老弟，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沿着海岸走，偶尔交谈几句话。我们的脚陷在掺杂得有贝壳的软软的砂子里面，冲上来的波浪轻轻拍打着贝壳，使它们发出悦耳的沙沙声。我们有时候碰到了一些给波浪扔到沙滩上来的胶质水母，小鱼同形状古怪的又湿又黑的木头片……从海上吹起一阵叫人感到舒畅的清凉的微风，给我们送来了凉爽，它扬起一串小小的砂尘的旋涡，吹进草原里去了。

一向高高兴兴的叶美良·皮里雅依现出了垂头丧气的样子，我注意到这一层就设法来提高他的兴致。

“喂，叶美良，讲点什么故事吧！”

“朋友，我很愿意跟你讲讲故事，不过舌头不灵活了，因为——肚皮空了。人的肚皮是主要的东西，任凭你去找哪一个畸形的怪物来看，你绝不会找到一个没有肚皮的，那是胡扯！可是肚皮安静的时候，就可以说是灵魂也活起来了；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从肚皮里产生出来的……”

他静了一会儿。

“唉，朋友，要是现在海给我扔过来一千卢布——吧达一声！

我马上就开一个小酒馆；请你当伙计，我自己在柜台下面放一张床，在酒桶上安一根管子直接通到我自己的嘴里。我只要想从那个欢欣愉快的源头喝它一点儿的时候，我马上就命令你：'马克西姆，把龙头转开！'就骨嘟——骨嘟——骨嘟地对直流进喉咙去了。叶美里雅①，你痛快地喝吧！好事情，见它的鬼！可是这个乡下人，这个黑土的主人——嘿，你！——去抢他，剥他的皮！……把他的心肝五脏完全翻出来。他又来喝解醉酒：'叶美良·巴甫雷奇②，赊一小杯吧！'——'啊？……什么？赊账？我不赊！'——'叶美良·巴甫雷奇，发个善心吧！'——'好吧，赊给你：你把大车赶来，我给你一杯酒。'哈——哈——哈——我要把他这个大肚皮的魔鬼狠狠地刺一下！"

"喂，你怎么这样残忍！你瞧——这个乡下人，他正挨饿呢！"

"先生，你怎么说？他正挨饿？……我不是正挨饿吗？我的老弟，我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挨饿，可是这个并没有写在法律上。唔，不错，先生！他挨饿——为什么呢？收成不好吗？起先是他的脑袋里收成不好，后来就是田里收成不好！就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别的帝国里面没有收成不好的事情？就因为在那些地方人们的脑袋不是专为给人搔后脑才长出来的；在那些地方人们的脑袋是用来思想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的老弟，在那些地方，要是今天不需要雨，雨可以推迟到明天下，要是太阳太卖力气了，也可以把它向后面移动。可是我们有什么方法呢？一点儿方法也没有，我的老弟……没有，这是什么！这全是笑话。不过要是真有一千卢布同小酒馆的话，这倒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① 叶美良的爱称。

② 教名加父名，这是一种客气的称呼。

了……”

他不作声了，习惯地伸手去摸烟口袋，掏出它，把它里朝外地整个翻过来，看了看，狠狠地吐了一口痰，就把烟口袋扔到海里去了。

波浪接住这只肮脏的小袋子，带着它离开了海岸，可是波浪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件礼物，便又不高兴地把它扔回到岸上来了。

“你不要吗？哼，你还是得收下的！”叶美良一把抓起湿淋淋的烟口袋，塞了一块石子进去，然后举起手，把烟口袋远远地扔到海里去了。

我笑了起来。

“喂，你露出牙齿干吗？……也有这样的人！他念书，他还把书带在身边，可是他却不能够了解人！四只眼睛的怪物！”

他这番话是对我发的，根据叶美良管我叫“四只眼睛的怪物”这一点看来，我可以断定他生我的气生得很厉害：他只有在对一切生物都怀着极大的憎恶和仇恨的时候，才会挖苦我的眼镜。大体上说来，在他的眼睛里，我这个并非出于自愿的装饰品，却给我增加了很大的分量同重要性，因此在我们认识的头几天里面他只能用“您”的称呼和十分尊敬的口气跟我讲话，虽然我跟他一块儿给一只罗马尼亚轮船装过煤，我们都是一样地穿得破破烂烂，满身擦破的伤痕，而且黑得象魔王那样。

我向他道歉，我想使他稍微安静一点，就对他讲起国外的那些帝国的事情来，我极力想使他明白他那些关于控制云和太阳的知识是属于神话的范围的。

“你怎样想法！……原来是这样呀！……啊！……对，对……”他偶尔插嘴说；我觉得他今天跟往常不同，对于国外的那些帝国

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叶美良差不多并没有听我讲话，他固执地望着前面远远的地方。

“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他打断我的话头说，随便挥了挥手。“可是我来问你：要是我们现在碰到一个有钱的，而且是很有钱的人，”他从侧面朝我的眼镜底下偷偷地瞧了一眼，着重地说，“那么你为了让你的皮肤得到保养起见，是不是会干掉他呢？”

“不，当然不，”我答道。“谁也没有权利拿别人的生命做代价去买自己的幸福。”

“啊哟！不错……这在书本上说得头头是道，不过这只是为着良心罢了，事实上就是那位最先想出这些话来的老爷，要是他碰到困难的话，只要机会方便，他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也会杀死人的。权利！这就是权利！”

叶美良的那个盛气凌人、青筋暴露的拳头在我的鼻子跟前神气地晃了一下。

“不管是什么人——只有方式不同——都永远受着这种权利支配的。这也是权利！……”

叶美良皱起了眉头，把眼睛深深地藏在他那变了颜色的长眉毛下面。

我不答话，我根据经验知道：在他生气的时候，反驳他，是没有用的。

他把他的脚碰到的一块木头片扔进海里去，叹一口气，说：“要是现在抽一会儿烟……”

我朝我们右面草原那边望了一下，我看见两个牧羊人①，他

① 草原上的牧羊人，有时特别指鞑靼人的牧羊人，这里的两个牧羊人是乌克兰人。

们躺在地上，正在瞧我们。

“你们好，先生们①！”叶美良向他们大声招呼道，“你们有烟草没有？”

一个牧羊人把头掉向他的同伴，嘴里吐出来他嚼烂了的草叶，懒洋洋地说：

“他们要烟草呢，喂，米哈尔！”

米哈尔望了一下天，分明是在要求天允许他跟我们谈话，然后他就朝我们转过身来。

“你们好！”他说，“你们到哪儿去？”

“到奥恰科夫的盐场去。”

“嘿！”

我们不做声，在他们旁边的地上坐下来。

“喂，尼基塔，把口袋收起来，不要让寒鸦啄光了。”

尼基塔狡猾地暗笑着，收起了口袋。叶美良在那里咬牙切齿。

“那么说，你们是要烟草吗？”

“我们好久没有抽烟了。”我说。

“怎么会呢？你们本来应当抽点儿烟啊。”

“嘿，你这个鬼乌克兰笨蛋②！闭嘴！你愿意给，就给，可是不许你笑！你这个不成形的东西！你是不是在草原上荡来荡去连魂都荡掉了？我只要在你鬼脑袋上这样一下，你要叫也来不及了！”叶美良转动着眼珠大声嚷起来。

牧羊人大吃一惊就跳了起来，抓起他们的长木棒，两个人身子靠得紧紧的。

---

① 这是过去对乌克兰中、上层阶级的称呼。

② 这是革命前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轻蔑的称呼。

"嘿！小兄弟，你们就是要这样吗！……好，怎么，来吧！"

这两个鬼乌克兰笨蛋想打架，我看这是毫无疑问的。叶美良呢，照他捏紧的拳头和燃烧着怒火的眼睛看来，他也不会退让的。可是我却没有参加战斗的兴趣，我就出来给他们两方面调解。

"朋友，等一下！我这个伙计脾气大一点——这不是什么大事情！不过是这样，你们要是不太可惜的话，请给点烟草，我们就会走自己的路。"

米哈尔望望尼基塔，尼基塔望望米哈尔，两个人都笑起来了。

"你们为什么不早讲呢！"

接着米哈尔把手伸进长外衣袋子里去，好容易才掏出一只很大的烟口袋来，递给我：

"好吧，拿烟草吧！"

尼基塔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来一大块面包同一块撒了很多盐的猪油递到我的手上。我接了。米哈尔笑了笑，又给我添了一点烟草。尼基塔咕噜了一声：

"再见！"我谢了他们。

叶美良板着脸倒在地上，声音相当高地骂了一句：

"鬼猪！"

两个乌克兰笨蛋跨着笨重、缓慢的步子走进草原深处去了，他们不断地回过头来望我们。我们坐在地上，不再去注意他们，拿猪油就着味道很好的带白色的面包吃起来。叶美良嚼得很响，鼻子大声出气，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他拚命躲开我的眼光。

黄昏近了。远远地在海上黑暗诞生了，它在海的上空飘来浮去，用浅蓝色的混浊东西盖住了海上的微波。在海的尽头升

起了重重叠叠的镶着粉红色金边的紫黄色云片，朝着草原飞去，它们使得黑暗变得更浓了。可是在那边草原上，在很远很远的草原的边上，晚霞的紫红色大扇子打开了，它把天和地都染上一层柔和悦目的颜色。波浪拍打着海岸，海在这个地方是粉红色，在那个地方又是深蓝色，它显得非常美，非常雄伟。

"现在我们抽烟吧！魔鬼把你们两个乌克兰笨蛋抓去吧！"叶美良这样把乌克兰笨蛋的事情结束了以后，畅快地吐了一口气。"你说我们往前走呢，还是在这儿过夜？"

我懒得往前走了。

"过夜吧！"我决定说。

"好，就过夜吧。"他伸直地躺在地上，出神地望着天空。

叶美良抽烟，吐痰；我在看我们的周围，欣赏这幅十分美妙的傍晚的图画。波浪拍岸的单调声音响亮地在草原上飘来荡去。

"不管你怎样说，对着有钱人的脑袋来一下，倒是非常痛快的；特别是在把事情安排得巧妙的时候，"叶美良意外地说。

"你不要再瞎扯啦，"我说。

"瞎扯?! 瞎扯有什么用？这件事情是要实现的，请你相信我的良心。我四十七岁了，二十多年来我就一直在绞脑筋想这个办法。我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狗的生活。没有一个窝，没有一块吃的东西——比狗的生活还不如！难道我是个人？不，朋友，不是人，比虫、比兽都不如！谁能够了解我呢？没有人能够！不过要是我知道人们能够好好地生活，那么——为什么我不能够这样生活呢？唉！让魔鬼抓了你们，这群鬼东西！"

他突然翻一个身，脸朝着我，急急地说：

"你知道吗，有一回，我差一点儿要那个了……可是并没有

成功……我该倒楣，该死，我做了傻瓜，我心肠软了。你要我讲出来吗？”

我连忙表示同意，叶美良抽了一口烟，就讲起来：

“这是在波尔塔瓦的事，我的老弟，……已经过了八年多了。我在一个木材商人那儿当伙计。我过了一年不算坏的顺利的日子；以后我就突然喝起酒来了，把老板的钱喝掉了六十多个卢布。我因此吃了官司，认真按照法律办事——关在苦工队里三个月。期满了我出来了，——现在到哪儿去呢？城里大家都认得我；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我没有钱，也没有衣服。我就去找我认识的一个走黑道儿的人；他开了一家小酒馆，干着偷盗的买卖，包庇各式各样的小伙子同他们的贼赃。他是个心肠好的年轻小伙子，正直得叫你吃惊，脑子又聪明。他的学问很渊博，书念得非常多，生活方面的知识也很丰富。我就是到他那儿去，我说：‘喂，巴威尔·彼得洛夫，您救救我吧！’他说：‘为什么不行呢，可以！只要是同类的话，人对人是应当帮忙的。你住下吧，吃吃喝喝，仔细地瞧瞧。’我的老弟，这位巴威尔·彼得洛夫脑子很聪明啊！我对他非常尊敬，他也很喜欢我。白天他老是坐在柜台后面，念那些讲法国强盗的书——他的书全是讲强盗的；你就听他念，听他念……他们全是些了不起的人，干的全是了不起的事情——却总是整个垮台。看起来，脑子同手都很不错——唉！可是书的结尾总是突然——吃官司了——给抓住了！够啦！一切都化成灰了。

“我在巴威尔·彼得洛夫那儿住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听他念书，听他谈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看见——那些走黑道儿的小伙子到他那儿来，带来一些贵重东西：象表啦，镯子啦等等，我也看出来——他们这种买卖里面连一个钱也见不到。一样东西到

手了——巴威尔就付出一半的价钱——朋友，他老老实实地付钱，从来不少一个——马上就，喂，来吧！……大吃大喝，拚命挥霍，叫嚣，结果——一个钱也不剩！我的老弟，这简直是些儿戏！一会儿这个落网吃了官司，一会儿那个又掉进去了……

"由于什么重大的原因呢？因为有破门偷盗的嫌疑，盗去的数目是一百卢布！——一百卢布！难道一个人的生命只值一百卢布吗？笨蛋！……我就对巴威尔·彼得洛夫说：

"'巴威尔·彼得洛夫，这一切都是傻事情，不值得干的。'他说：'哼！跟你怎样说呢？'他又说：'一方面，母鸡总得啄谷子，另一方面在所有这种事情上面人们的确并不尊敬自己，要点就在这儿！'他又说：'一个明白自己价值的人难道肯让自己手上沾染窃盗二十戈比的污点吗?！绝不会的！'他又说：'现在，就象我这样一个用自己的智慧接触过欧洲文化的人，我肯为了一百卢布卖掉自己吗？'接着他就举了些例子向我说明，一个明白自己的人应当怎样干法。我们这样地谈了好久。后来我就对他说：'巴威尔·彼得洛夫，我很早就在想试一下我的运气，现在，您是个生活经验很丰富的人，请您帮助我跟我讲讲，究竟我应当怎样干而且干什么。'他说：'哼！可以！不过你干一桩小买卖，自己一个人来冒险，一个人来计划，不让人帮忙行不行？'他又说：'那么，比方说……那个奥巴依莫夫，他是一个人坐小马车从木场经过沃尔斯克拉河回家的；你是知道的，他身上总带得有钱，他在木场柜上拿到了进帐。这是一个星期的进帐；他们每天都有三百多卢布的生意。你觉得怎么样？'我在打主意了。奥巴依莫夫，就是我跟他做过伙计的那个商人。这个买卖——是一举两得：一则报他那样对付我的仇，二则可以搞到一块味道很好的东西。我就说：'得考虑一下。'巴威尔·彼得洛夫答道：'用不着考

虑。'"

他不做声了，慢慢地在卷一根纸烟。霞光差一点儿全隐灭了，只有一根小小的粉红色的带子，一秒钟一秒钟不断地在褪色，一片绒毛似的云好象疲倦得不能动弹似地凝固在逐渐阴暗的天空，粉红色光带在它的边上稍微染了一点颜色。草原上是这样静，这样忧郁，从海上接连送过来的温柔的波浪拍溅声拿它那单调柔和的声音越发衬托出这种忧郁同静寂来。在海的上空，小小的星星一个接着一个鲜明地亮了起来，星星是这样纯洁，这样新鲜，它们好象是昨天才做出来点缀天鹅绒一般的南方天空的。

"哦，老弟，我把这个买卖考虑了一下，当天夜里我就躲在沃尔斯克拉河边灌木丛中，身边带着一根大约七磅重的铁轴。事情出在十月，我记得是在月底。夜——是再适当没有的了：黑得象人的灵魂那样……地点——用不着盼望更好的了。这儿马上就有一道桥，桥头有几块板掉了，——这就是说，他得步行。我躺在那儿，等着，我的老弟，在那个时候我满怀仇恨，即使对付十个商人我也毫不在乎。我把这个买卖想得非常简单，再不能更简单了：咚的一声！——就够了！……唔，不错！……我就这样躺着，你知道，我什么都准备好了。一下！——钱就到手了。是这样，吧达一下！就没事了。

"你也许以为人可以照自己意思行动吧？老弟，这是胡扯！你讲讲你明天要做什么事情？废话！你无论如何也讲不出来明天往右还是往左走。我躺在那儿，等一个人，可是发生的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完全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好象喝醉了似的，身子摇摇晃晃，手里拿着一根棍子。那个人嘴里叽里咕噜地讲着什么，

讲了些不连贯的句子，又在哭，又在呜咽……那个人走得更近了，我一看——原来是一个女人！我心里想：呸，倒楣！我要好好地给你一顿教训，你过来吧。她一直朝着桥走来，突然叫了一声：'亲爱的，为什么呢？'啊，朋友，她大声嚷起来了！我大吃一惊。我心里想：'这是什么意思？'她一直朝我走来。我躺着，身子紧紧贴在地上，浑身发抖——我的仇恨躲到哪儿去了！眼看着她就到了我跟前，脚马上要踏在我身上了！可是她又大声哭起来：'为什么?！为什么?！'接着扑咚一声，她一下子就扑倒在地上，差一点儿就躺在我旁边了。我的老弟，她哭得那么伤心，我简直没法跟你讲，——我听着，我的心都碎了。可是我仍旧一声不响地躺在那儿。她还是在哭号。我苦恼得没办法。我心里想，我还是溜掉吧！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月亮从云里钻出来了，非常清明，非常亮，真有点叫人害怕。我用胳膊肘支住身子稍微抬起头来看她……朋友，这个时候什么都化成灰了，我的全部计划都飞到魔鬼那儿去了！我一望——心就跳得厉害了：一个小妞儿，完全是个小孩子——皮肤白白的，鬈发披在两边小脸蛋上，眼睛这样地大——这样地望着……小小的肩头一耸一耸地，抖个不停，越来越大的泪珠一颗接着一颗地从她的眼睛里跑出来，跑出来。

"我的老弟，我动了怜悯心了。我就故意咳起嗽来：喀哼！喀哼！喀哼！——她叫起来了：'这是谁？谁？谁在这儿?！'这就是说，她给吓了一跳了……好吧，我马上就那个……站起身来，说：'是我。'她说：'您是谁？'她的眼睛睁得这么大，浑身抖得象肉冻一样。她说：'你是谁？'"

他笑了起来。

"我就说：'我是谁吗？小姐，首先请您不要怕我，——我不

会害您的。'我又说：'我是个普通人，是从光脚队里面出来的。'不错。这就是说，我对她撒了谎；你这个怪人，我可不能对她说，我躺在这儿等着谋杀一个商人啊！可是她却回答我说：'我并不在乎，我是到这儿来投水自杀的。'听她说话的口气，我不由得起了寒颤——我的老弟，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现在叫我怎么办呢？"

叶美良痛苦地举起双手，他望着我，爽朗地、好心地微微笑起来。

"我的老弟，这个时候，我突然讲起话来了。我讲了些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我讲得连我自己也注意地听起来了；我讲的大半都是这样的话：她年轻而且这么漂亮。我说她是个美人儿，她就真是我所说的那样，她就是——一个绝世美人儿！唉，我的老弟！啊，真是这样！她叫里沙。我是说，我就这样讲了一阵；可是讲些什么——谁知道它呢——什么呢？这是我的心在讲话。不错！可是她一直在望我，这样严肃地、不转眼地望着我，她突然微微地笑起来了！……"叶美良大声吼着，整个草原都听得见他的声音，他的声音里、眼睛里都含得有泪水，他在空中抡起捏得紧紧的拳头。

"我看见她笑起来，我的心就软了；扑通一声跪在她面前，我就说：'小姐，小姐！'我再也讲不出别的话了！可是，我的老弟，她却用两只手捧住我的脑袋，出神地望着我的脸，微微笑着，就象在画里面一样；她微微动一下嘴唇——要说什么话；后来她鼓起了勇气，说：'我亲爱的，您也是个象我这样的不幸的人！是吗？请告诉我，我的好人！'——唔，不错，我的朋友，就是这么一回事！不过这还没有完呢，朋友，她还在这儿我的前额上亲了一下——就是这样！你懂吗？这是的的确确的！唉，你，好朋友！

你可知道，在我整整四十七年的生活里面就从来没有过比这更好的事情！啊！？就是这样啊！可是我干吗出来的呢？唉，你，这就是生活啊！……”

他把头埋在手上，不做声了。我给这个故事的怪诞性压得透不过气来，我也不说话，默默地望着象谁的宽胸膛一样在沉睡中发出均匀、深长的呼吸的海面。

“唔，后来她站起来对我说：‘您送我回家吧。’我们就走了。我走着——并不感觉到自己还有一双脚，可是她一直在跟我讲她的事情。你明白吗，她是她爹娘的独养女儿，他们是商人，——唔，那个，这就是说，她是娇生惯养的；后来就来了一位大学生，这就是说，他在那儿教她念书，他们就恋爱了。后来他走了，她在等着他——据说，他在那儿念完他的课程就来结婚；他们是这样约定的。可是他并没有来，却寄了一封信给她，他说：你配不上我。妞儿当然觉得受了人欺负。这就是说，她现在要那个了……唔，她把这些全讲给我听了，我跟她就这样地走到了她住的地方。她说：‘喂，好朋友再见！’她又说：‘我明天就离开这儿，您也许需要钱吧？您说吧，不要不好意思啊。’我说：‘不，小姐，我不需要，谢谢您！’她坚持地说：‘啊，您，我的好朋友，不要不好意思，您说吧，您拿去吧！’我身上虽然穿得破破烂烂，可是我仍然说：‘小姐，我不需要。’朋友，你知道，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我想不到钱上面来。我跟她告别了。她非常亲热地对我说：‘我永远忘不了你；虽说你是个完全陌生的人，可是你对我这样……’啊，讲下去有什么意思！”叶美良截断了自己的话头，又抽起烟来。

“她走了。我坐在门口长凳上。我忧郁起来了。守夜人走过来。他说：‘你干吗老待在这儿，是不是你要偷点什么？’这些

话扎实地刺痛了我的心！我就给他的狗脸——一个嘴巴！叫声，警笛声，……到警察分局去！好吧，又怎么样，到警察分局去就到警察分局去；即使到所有的警察局去，我也不在乎；我就再给他一下！我坐在条凳上，并不想逃走。我在那儿过了一夜；大清早他们就把我放了。我到巴威尔·彼得洛夫那儿去。他带笑问我：'你到哪儿玩去了？'我望着他——他还是跟昨天一样的人；可是我好象看到了新的东西。唔，不用说我把事情源源本本地对他讲了。他很认真地听着，过后他便对我说：'叶美良·巴甫雷奇，您是个傻瓜，又是个笨蛋；'他又说：'您好不好给我滚蛋！'——你瞧，这一下子怎么办？是不是他不对呢？我走了，事情也就结束了。兄弟，我那个小买卖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他不作声了，伸直地躺在地上，两只手放在脑袋下面，仰望着天鹅绒一般的布满了星星的天空。四周静极了。拍岸波浪的响声也显得更低、更柔和了，等它传到我们耳边来的时候，已经成了睡梦中的微弱的叹息。

一八九三年

巴　金译

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

他们在等候渡船，两个人都躺在岸上悬崖的阴影里，一声不响地朝脚下库班河[1]流得很急的浑浊的波浪望了好久。廖恩卡打起瞌睡来，阿尔希普爷爷却觉得胸口有点痛，是一种迟钝的、压紧了的痛法，他睡不着。他们穿着破衣服的蜷缩的身体在大地的深棕色的背景上，只现出可怜的两个小块，一块大些，另一块小些；他们的疲倦的、晒黑了的、粘满尘土的脸跟褐色的破衣服完全是一样的颜色。

阿尔希普爷爷的瘦长身子横伸在窄小的沙滩上，这沙滩象一根黄带子沿着河岸在悬崖与河水之间伸展出去；正在打瞌睡的廖恩卡躺在爷爷的身边就象面包卷似的。廖恩卡人小，身体又弱，穿着破衣服，好象是一根从爷爷身上折下来的弯弯的树枝，爷爷就象一棵给河浪卷来扔到这儿沙滩上的干枯的老树。

爷爷稍微抬起头来，用胳膊肘撑着它，一面望着一片阳光的对岸，岸边寥寥地种了点枝叶稀疏的柳树；树丛中露出来渡船的黑色船边。对岸显得荒凉、空旷。路象一条灰色带子从河边一直伸到草原深处去；它看起来是无情地笔直、干燥，而且使人心烦。

他那对昏暗不明、眼睑红肿的发炎的老花眼一直不安地眨

---

① 库班河在北高加索，高加索主要河流之一。

着，那张刻满了皱纹的脸带着痛苦难堪的表情僵住了。他时常忍不住要咳嗽，可是他看了一下孙子，就用手蒙住嘴。爷爷直咳得声音嘶哑，喘不过气，逼得他从地上稍微抬起身子来，而且在他的眼睛里挤出了大滴的泪珠。

除了爷爷的咳嗽声和波浪拍沙粒的轻微声音外，草原上并没有任何的响声……草原就在河的两岸伸展出去，是很大的两片：棕色，让太阳烤着，只有在老年人眼睛差一点看不见的远远的天边，金黄色的麦海起着很好看的浪涛，鲜明耀眼的明朗的天就紧紧压在麦海上面。麦海那儿隐隐约约地现出远远三棵白杨的细长身形：看起来好象它们一会儿缩小了，一会儿又长高了，可是天空和天空下面的小麦却时起时伏地一直在摆动。突然间所有这一切全隐在草原上蜃气①的灿烂的银色帷幕后面不见了……

这种流动的、明亮的、虚幻的帷幕有时候从远方流过来，差不多要挨到了河岸，那时它本身就象是一条突然从天空降下来、而且跟天空一样清澄、一样平静的河流。

阿尔希普爷爷平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这时候他擦了擦自己的眼睛，他痛苦地想，他脚上那点剩余的气力已经早让炎热和草原消耗尽了，现在他的眼力又给这炎热和草原耗费光了。

今天他比近来任何时候都更不好过。他觉得他快要死了，虽然他把这件事情看得很淡，并不放在心里，就象看待应当尽的义务一样，可是他却愿意死在远远的地方，不在这里，是在家乡，而且他一想到他的孙子，他就更难过……廖恩卡到哪儿去安身呢？……

---

① 蜃气：空气的不透明体，雾气。并不是海市蜃楼。

他每天总有好儿次拿这个问题来问自己，每次他都觉得有什么东西紧紧压在他的心上，一下子就变冷了，而且使他起了一种非常厌恶的感觉，他恨不得马上就回家去，回到俄罗斯去……

可是到俄罗斯去，太远了……横竖走不到，会死在半路上。在库班① 这儿，人们施舍起来倒很慷慨；他们虽然又严厉又爱挖苦人，可是日子过得很舒服。他们不喜欢讨饭的人，因为他们有钱……

爷爷用含泪的眼光望着孙子，他的粗糙的手小心地抚摩着孩子的头。

孩子动了一下，抬起他的浅蓝色眼睛望爷爷，这一对又大又深的眼睛带着跟小孩不相称的沉思的表情，在他那张配上一根尖鼻子和两片没有血色的薄嘴唇的又瘦又小的麻脸上显得特别大。

“船过来吗？”他问道，一面用手护着眼睛朝反射着太阳光的河上望了望。

“还没有，没有过来。船不走了。它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没有人叫船，它就不走了，”……阿尔希普爷爷慢慢地说，一面还在摸孙子的头。“你瞌睡了吗？”

廖恩卡含糊地扭一下头，就伸直地躺在沙滩上面。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要是我会游水，我就去洗澡了，”廖恩卡不转眼地望着河水说。“河水流得真快！我们那儿就没有这样的河。为什么要这样急？就象害怕会迟到那样，拚命跑……”

廖恩卡不高兴地掉开眼睛不看河水了。

---

① 库班是旧俄高加索的一个省份，在高加索北部。

"那么这样吧，"爷爷想了一想就说，"我们解下腰带，把它们接起来，我拿它拴在你的腿上，你就可以下去洗澡了……"

"唔——唔！……"廖恩卡很懂事地拖长声音说。"你怎么想出这个来！难道你以为它不会把你也拖下水去？两个人都会淹死的。"

"这倒是真的！会给拖下水去。你瞧，跑得多快……春天的时候大概要涨大水——啊哟……那边的牧场——要倒楣了！那一片看不见边儿的牧场！"

廖恩卡不愿意讲话，他放下爷爷的话不回答，却把一块干土拿在手里，脸上带着一本正经的、精神贯注的表情，用手指把干土捏散成了粉末。

爷爷眯起眼睛望着他，一面在想心事。

"就是这样……"廖恩卡单调地、轻轻地说，一面抖落了手里的粉末。"现在这块土……我把它拿在手里，捏一下，它就成了尘土……只有一些眼睛差一点儿看不见细小的粉末……"

"喂，这是什么意思？"阿尔希普问道，眼光穿过满眼的泪水望着孙子的干燥地闪光的大眼睛，又咳嗽起来。"你为什么这样说？"他咳好了，又加一句。

"这样……"廖恩卡摇了摇头。"我是在说，它整个都是这样！……"他伸起手朝河对岸指了一下。"一切都建筑在它上面……我们走过了多少城市！多得很。到处都有多少人啊！"

廖恩卡捉摸不到自己的思想，便又不作声地沉思起来，一面朝四周看了看。

爷爷也沉默了一会儿，过后紧紧靠着孙子，爱怜地说：

"你是我的乖孩子！你说得对——一切都是尘土……城市，人，你我都是同样一种尘土。唉，你，廖恩卡，廖恩卡！……要是

你认得字的话……你已经走得很远了。你将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爷爷把孙子的头捧过来，亲了它一下。

“等一等……”廖恩卡把他的亚麻色头发从爷爷的打战的、弯曲的手指中间挣脱出来，有点兴奋地叫道：“你怎么说的？尘土？城市跟一切都是尘土？”

“不过那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宝贝儿。一切都是土地，可是土地本身就是尘土。一切都死在它上面……就是这样！所以人应当在劳动同谦虚中生活。你瞧，我也快要死了……”爷爷突然换了话题，痛苦地加上一句：“那个时候你没有我又到哪儿去呢？”

廖恩卡常常听到爷爷的这句问话，他已经讨厌谈论死亡了，他不作声地掉开了头，折下一根小草，把它放进嘴里，慢慢地嚼起来。

然而这正是爷爷痛心的地方。

“你怎么不作声！你说，你没有我，将来怎样？”他小声问道，就朝他的孙子弯下身去，又咳起嗽来。

“已经讲过了……”廖恩卡斜起眼睛看爷爷，漫不经心地、不高兴地说。

廖恩卡不喜欢这样的谈话，还因为他们谈到后来总是吵架了事。爷爷老早就在说他的死期近了。廖恩卡起初很注意地听爷爷说话，他还因为爷爷让他知道的这种新的情况害怕过，而且哭过，可是他渐渐地讨厌起来，只顾去想自己的心事，不听爷爷讲话了；爷爷看出了这一点，就生起气来，抱怨廖恩卡不爱爷爷，不重视爷爷的关心，最后还责备廖恩卡，说他就在盼望爷爷早死。

“你讲过——什么了？你还是个小傻子，你还不懂你自己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你生下来几年了？这不过是第十一年。你身体弱，不宜于做工。你到哪儿去好呢？你以为好心的人会帮助你吗？你要是有钱的话，他们倒会帮忙你花掉——就是这样的。至于求人施舍，连我这个老头子也觉得不好受。要向每个人鞠躬，向每个人哀求。他们骂你，有时候还要打你，赶走你……你以为人家会把讨饭的人当人看待吗？没有这种人！我在世界上到处跑了十年——我知道。连一块面包人家也看得跟一千卢布一样。他们给了你一点儿，就以为做了天大的好事了①。你想他们是为了什么施舍的？为了使他们良心平安罢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孩子，并不是出于怜悯心！他们塞一块面包给你，自己吃起来就不害臊了。吃饱的人都是野兽。他从不可怜饥饿的人。吃饱的人跟饥饿的人是彼此不能相容的仇人，他们永远互相把对方看作眼中钉。所以他们不可能互相怜悯，互相了解……”

爷爷由于怨恨和苦恼激动起来了。他的嘴唇在打战，那对昏花的老眼在睫毛和眼睑的红眶子里面转动得非常快，阴沉的脸上的皱纹也显得更深了。

廖恩卡不喜欢看见爷爷这样，他有点害怕起来。

“所以我问你，你将来在世界上怎样办？你是个软弱的小孩，世界却是一只野兽。它要把你一口吞下。可是我不愿意这样……我爱你啊，我的好孩子！我就只有你一个，你也只有我一个……我怎么可以死呢？我不能够死掉，孤零零的留下你一个……留给谁呢？……上帝啊！……为什么您不爱您的奴隶呢？

① 原文是：“就以为天堂的门马上为他们打开了。”

我没有活下去的力量，可是我又不能够死，因为——有孩子，我得保护他。我抚养了他七年……在我……老年人的……手里……上帝啊，求您帮助我！”

爷爷坐着，把头埋在自己两只发抖的膝盖中间哭起来了。

河水急急忙忙地奔向远方，大声拍打河岸，好象它想用这种拍打的声音压倒老头子的哀哭。无云的晴天露出灿烂的笑容，它散布火一样的炎热，一面静静地倾听混浊波浪的喧闹声。

“够了，爷爷，不要哭了，”廖恩卡眼睛望着一边，声音严肃地说，过后他又把脸掉向爷爷，再说几句：“我们不是已经全讲过了吗。我不会完蛋的。我会到什么地方的小饭馆去找事做……”

“人家会打你的……”爷爷含着眼泪呻吟地说。

“也许会吧，不会打的。决不会打的！”廖恩卡有点不服气地说，“那个时候又怎样？我决不会让每个人打！……”

廖恩卡说到这里，不知道为了什么原故突然闭上了嘴，沉默了一会儿，才小声地说：

“不然我就进修道院……”

“你要是进得去修道院！”爷爷兴奋地叹息道，可是由于一阵使他透不过气来的咳嗽，他又把身子蜷缩起来了。

在他们的头上响起了人的叫声和车轮的响声……

“渡——渡船！……渡——喂！”什么人的响亮的声音把空气震动了。

他们跳起来站着，拿起背包和拐杖。

一辆双轮马车在沙滩上跑过来，车轮发出尖锐的响声。车上站着一个哥萨克人，头朝后仰着，一顶毛茸茸的帽子歪戴在一边耳朵上；他准备大声叫唤，正张开嘴在吸空气，他的又宽又挺的胸膛显得越发挺了。他的黑胡子是从他那对充血的眼睛一直

长下来的，在这个黑胡子的丝一样的框子里他的雪白的牙齿发着亮光。他那敞开的衬衫和随便披在肩头的上衣①下面露出来给太阳晒黑了的多毛的身体。他那又结实又高大的全身，那匹也是畸形地高大的、多肉的花马，那对装着厚车胎的高高的车轮——这一切都在散发一种饱满、力量和健康的气息。

"喂！……喂！……"

祖孙两个脱下头上的帽子，深深地鞠躬。

"你们好！"赶车来的人声音洪亮地、短短地答道，他朝对岸望了望，黑色的渡船从对岸树丛中慢慢地、不灵活地爬了出来，然后他仔细打量着这两个讨饭的人。

"从俄罗斯来的吗？"

"从那儿来的，恩人！"阿尔希普鞠一个躬回答道。

"你们那儿闹饥荒吗，是不是？"

他从车上跳下地来，动手拉紧车轭上套的东西。

"连蟑螂也饿死了。"

"哈，哈！连蟑螂都死了吗？这就是说连一点儿也不剩了，全吃光了吗？你们真能吃。可是做起工来一定很不行。因为要是好好地做工，决不会有饥荒的。"

"救命的恩人，这儿主要的原因是土地啊。它不长东西。我们已经把土地吸干了。"

"土地，"哥萨克人摇了摇头说。"土地永远得长东西，就是为了这个用处才把它赐给人类的。应当说：不是土地不行，是手，手不行。碰到好的手，连石头也不得不听话，也要长出东西来。"

---

① 这是一种有翻折的宽袖子的上衣。

渡船近了。

两个身体强壮的红脸的哥萨克人把他们的粗壮的脚在渡船船板上踏定，带着轧轧的响声推动渡船向河岸靠拢，身子摇了两摇，把缆绳从手里抛下水去，然后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喘起气来。

“热吗？”赶车来的人露着牙齿笑问道，他把马牵上了渡船，他伸手挨了一下自己的帽沿。

“唉！”船夫中间有一个回答了一声，就把手深深地插进马裤的裤袋里，走到马车跟前，看了马车一眼，拿鼻子闻了闻，用力吸了一大口气进去。

另一个却在船板上坐下来，哼哼唧唧地在脱靴子。

爷爷和廖恩卡上了渡船，身子靠在船舷上，望着那几个哥萨克人。

“喂，开船吧！”马车老板发出了命令。

“你带得有好喝的东西吗？”刚才看过马车的船夫问了一句。他的同伴已经脱下了靴子，正眯起眼睛在看靴筒。

“一点儿也没有。可是什么？难道库班河里水很少吗？”

“水！……我不是讲水。”

“那你是讲烧酒吗？我没有带烧酒。”

“你怎么不带呢？”问话的人拿眼睛盯着渡船船板，在想什么。

“喂——喂，我们开船吧！”

哥萨克人朝手掌心上吐了口唾沫，就动手去收缆绳。那个客人帮忙他。

“啊，爷爷，你怎么不去帮忙？”那个一直在弄靴子的船夫对阿尔希普说。

“哪儿用得着我帮忙啊，亲人！”爷爷摇摇头，用诉苦的调子

哼道。

"而且也用不着帮忙他们。他们自己对付得了!"

他好象要使爷爷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跟着就重重地跪下去，直挺挺地躺在渡船的甲板上。

他的同伴没精打采地骂了他两句，看见他不答话，便抵住甲板很响地顿了一下脚。

流水带着低沉的响声拍打渡船的两边，渡船迎着流水的冲击，颤抖着，摇晃着，慢慢地向前移动。

廖恩卡出神地望着河水，他觉得头在旋转，而且转得很舒服，他的眼睛给波浪的不停的奔流弄得很疲倦，现在瞌睡地睁不开了。爷爷的含糊的唧唧哝哝，缆绳的轧轧声，波浪的响亮的拍溅声把他催眠了；他瞌睡昏昏地想躺到甲板上去，可是突然间有什么东西把他震摇一下，他跌倒了。

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朝四面望。那些哥萨克人一面取笑他，一面把渡船拴在岸边烧焦了的树桩上。

"怎么，睡着了吗？你身体太差。坐到马车上来，我把你带到村子① 里去。还有你，爷爷，你也坐上来。"

爷爷故意做出一种难听的鼻音向哥萨克人道谢，哼哼唧唧地爬上了马车。廖恩卡也跳了上去，他们就在叫爷爷咳得喘不过气来的一股一股的黑色细尘中坐车走了。

哥萨克人唱起歌来。他唱得很古怪，常常把音符在中间截断，吹一下口哨来结束它们。听起来好象他把声音当作线一样从线球上放出来似的，一遇到打结，他就把它们割断了。

车轮诉苦地发出嘎吱的声音，尘土飞扬着；爷爷摇着头，不

---

① 这里提到的村子是哥萨克人的大村庄。

停地咳嗽，廖恩卡却在想，他们马上就要到哥萨克村子，得用难听的鼻音在窗子底下唱：主，耶稣基督……村里的小孩又要拿他开玩笑；女人又要拿关于俄罗斯的问话来麻烦他。在这个时候去看爷爷，也叫人感到不舒服——爷爷咳得更厉害了，身子弯得更低，因此他自己就很不好过，很痛苦，现在却用诉苦的声音说话，时时哭哭啼啼并且讲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事情……他说，在俄罗斯，人们死在街上，就象这样地躺在那儿，也没有人来收尸，因为所有的人都饿昏了……事实上他同爷爷在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可是为了要人家多施舍，这些话都是少不了的。不过在这儿把施舍用到哪儿去呢？在家乡——那儿一普特总可以卖到四十戈比，说不定还卖得到半个卢布，可是在这儿却没有人要买。所以后来就只好把这一块一块的面包，有时候还是很好吃的，从背包里拿出来扔到草原上去。

“你们就要去讨饭吗？”哥萨克人回过头去望望那两个蜷缩的身形，这样问了一句。

“自然得去啊，老爷，”阿尔希普爷爷叹了一口气回答他说。

“站起身子来，爷爷，我指给你看，我住在哪儿；你们到我那儿去过夜吧。”

爷爷勉强站起来，可是马上就倒下去了，腰撞到马车边儿上，哼哼唧唧地呻吟起来。

“唉，你，老了！……”哥萨克人怜悯地咕哝道。“好吧，反正一样，用不着看；到过夜的时候你找巧尔力，安德列·巧尔力，那就是我。现在下去吧。再见！”

爷爷同孙子两个就站在一片小小的白杨和黑杨① 的林子前

① 黑杨，白杨的变种。

面了。树干后面露出来屋顶、围篱，左面右面，到处都是这种耸向天空的树丛。它们的绿叶披上了灰色尘土的外衣，又粗又直的树干上的树皮因为天热发出响声裂开了。

在两个讨饭的人的正前面，两排篱笆中间，有一条狭巷，他们移动着好象走了很多路的人的那种脚步，摇摇晃晃地朝这条小巷走去。

“喂，连尼亚①，我们怎么走法——一块儿走还是分开走？”爷爷问道，可是他不等回答又接着加上一句：“一块儿走好些——人们给你的太少。你还不会讨饭啊……”

“多了用到哪儿去？反正你吃不光……”廖恩卡朝四面看了看，心里不痛快地答道。

“用到哪儿去？你这个小怪人！……比方我们现在看见一个人买东西。那你就知道把钱用到哪儿去了！……他会付钱。钱是了不起的东西：你有了钱，我死了，你也不会受罪的。”

爷爷慈爱地笑了笑，伸出手摸摸孙子的头。

“你知道我一路上积了多少吗，嗯？”

“多少呢？”廖恩卡毫不关心地问道。

“十一个半卢布……你瞧！”

可是这个数目和爷爷的得意的口气并没有带给廖恩卡什么印象。

“唉你，小孩儿，小孩儿！”爷爷叹口气说。“那么我们就分开走吧？”

“分开……”

“嗯……有事情，你到教堂来。”

---

① 连尼亚是廖恩卡的爱称。

“好吧。”

爷爷朝左面转弯，进了小巷，廖恩卡一直往前面走。他大约走了十来步光景，就听见刺耳的叫声：“行善的人们跟好心的恩人们！……”这个叫声很象一个人用手掌心在音调没有校准的古琴上乱摸、从最粗的弦一直摸到最细的弦、这样发出来的声音。廖恩卡打了一个战就加快脚步走了。他总是这样：一听见爷爷的乞讨声，就觉得不舒服，而且有点伤心；可是倘使别人不给爷爷钱，他还会一下子胆小起来，耽心爷爷会放声大哭。

爷爷声音的那种颤抖、可怜的调子好象在哥萨克村子的昏沉炎热的空气里迷了路似的，仍旧传到他的耳边来。四周清静得象在夜里一样。廖恩卡走到篱笆跟前，坐在一棵樱桃树的阴影里，树枝越过他的头上伸到了街心。在什么地方有蜜蜂的营营的叫声。

廖恩卡甩下了肩膀上的背包，又把头搁在背包上面，眼光穿过他头上枝叶的缝隙望了望天，就沉沉地睡去了，茂密的杂草和篱笆格子的影子给他挡住了过路人的眼光。

他让一种古怪的声音惊醒了，这声音在那因为接近傍晚而变得新鲜的空气中飘来荡去。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人在哭。这是小孩的哭声——哭得很厉害，一直不停。哭声逐渐地变成了尖细的短调，可是突然又带着新的力量爆发了，而且越来越近地向他倾泻过来。他抬起头，从杂草的这一面朝大路望过去。

一个七岁光景的小女孩在大路上走着，她穿一身干净的衣服，有一张红红的、哭肿了的脸，她不停地用白裙子的边儿去揩脸上的眼泪。她走得很慢，一路上拖着她那双赤脚，扬起了大股的尘土，显然是她不知道要到哪儿去，而且去干什么。她有一对乌黑的大眼睛，这对眼睛现在却带着受屈的、忧愁的表情，而且

是眼泪汪汪的；她那两只又小又薄的粉红色耳朵顽皮地从披到她前额、她脸颊和她肩头的蓬松的栗色鬈发下面露了出来。

不管她淌着眼泪，廖恩卡仍然觉得她可笑——又可笑又快活……她一定是一个顽皮的女孩……

“你干吗哭？”她走过他面前的时候，他就站起来问道。

她吃了一惊，站住了，马上止了哭，可是还在轻轻地抽泣。过一会儿，她望了他几秒钟以后，她的嘴唇又颤抖起来，脸也皱起了，胸口一起一伏，接着她又放声大哭，走过去了。

廖恩卡觉得心里有块什么东西堵着，他突然也跟着她走了。

“你不要哭。你已经长大了——难为情啊！”他还没有走到她跟前就这样地说了，等到他赶上她的时候，他望着她的脸又问道：“喂，你干吗放声大哭？”

“是一是啊！……”她拖长声音说。“倘使你……”她突然拿双手蒙住脸，扑倒在大路的尘土上，伤心地哭起来。

“嘿！”廖恩卡瞧不起地挥了挥手。“女人……真是个——女人。呸，你！……”

可是这并没有给她或者他什么好处。廖恩卡看见一滴一滴的眼泪从她那细小的粉红色手指中间流下来，他心里也难过，真想哭起来了。他朝着她俯下身子，小心地举起一只手，差一点儿挨到她的头发；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却因为自己的大胆害怕起来了，连忙缩回手去。她还是在哭，一句话也不说。

“你听我说！……”廖恩卡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话了，他非常想帮助她。“你这是为什么？人家打了你，是不是？……这会过去的！……或者是别的事情吧？你说：小姑娘……喂？”

小女孩苦恼地摇了摇头，并不把手从脸上拿开，后来她耸了耸肩头，终于哭哭啼啼地回答他道：

“头巾……丢了……爸爸从市场带回来的……天蓝色，有花……我披着——就丢了。”她又哭起来，哭得更厉害，更响，她一面哭，一面用呻吟的声音叫着古怪的“哦—哦—哦！”

廖恩卡觉得自己没有力量给她帮忙，就胆怯地离开她一点，沉思地、忧愁地望着阴暗下来的天空。他觉得难过，很可怜这个小女孩。

“不要哭！……也许会找到的……”他小声地喃喃说，可是他发觉她并没有在听他这安慰她的话，他就离她更远一点，心里在想，她这回丢了东西，一定会受到父亲的责罚。他马上想象到：她的父亲，那个身材高大、皮肤带黑色的哥萨克人在打她，她满脸眼泪地在他脚跟前打滚，因为害怕和疼痛浑身都在发抖……

他站直了身子走开了，可是走了五六步又突然回转来，身子紧紧靠着篱笆，站在她面前，拚命想找出几句好意的、亲切的话来……

“小姑娘，你离开大路回去吧！你快不要再哭了！回家去吧，把事情全讲出来。就说，你丢了……你还难过些什么呢？……”

他起初用轻轻的、同情的声音讲话，等到他用愤慨的叫喊结束他的话的时候，他看见她从地上站起来，他觉得高兴了。

“这就很好！……”他笑了笑，兴奋地继续说下去。“现在就去吧。你要不要我陪你去把事情全讲出来？我保护你，不要害怕！”

廖恩卡朝四周看了看，骄傲地耸了耸肩头。

“不要……”她小声说，慢慢地抖掉衣服上的尘土，一面还低声哭着。

“那么——我就去？”廖恩卡象有了很充分的准备似地大声

说，把他的鸭舌帽朝耳朵上面一挪。

现在他站在她的面前，两只脚大大地叉开，因此他身上的破衣服好象也英勇地挺起来了。他使劲地拿他的木棒敲地面，固执地望着她，他那对忧郁的大眼睛也射出了骄傲和勇敢的光芒。

小女孩揩着自己小脸上的眼泪，斜起眼睛看了看他，接着又叹一口气，说：

"不要，你不要去……妈妈不喜欢讨饭的人。"

她离开他走了，还回过头来望了两次。

廖恩卡觉得扫兴。他不自觉地用缓慢的动作改变了他那种坚决的、挑战的姿势，他又弯下身子，安静下来，把他在这个时候以前一直挂在胳膊上的背包甩到背上去，看见小女孩已经弯进了巷子的转角，便在后面对她叫了一声：

"再见！"

她边走边回过头来望望他，就不见了。

已经接近傍晚了，空气中有一种预报大雷雨消息的特别的闷热。太阳已经很低，白杨树的树梢也染上了一层浅红。可是在那紧紧包住树枝的傍晚的阴影里，不动的高高的白杨树却显得更密、更高了……树上面的天也阴暗了，变成了天鹅绒的样子，好象离地面更近了似的。远远地在什么地方，有人讲话，在更远的地方，不过是在另一个方向，有人唱歌。声音都很低，却很深沉，而且好象也浸透了闷热。

廖恩卡觉得更无聊，他甚至于害怕起来了。他要到爷爷那儿去，他看了看四周，就急急忙忙地顺着巷子往前走去。他不愿意向人乞讨。他走着，觉得胸口上心跳得这样快，这样快，使他特别懒得走，懒得想了……可是他却没有把小女孩忘掉，他一个人想着：她现在怎样了呢？倘使她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她就会挨

打；有钱人全是吝啬鬼；不过倘使她是个穷家孩子，那么她也许不会挨打……穷人更爱自己的孩子，因为要靠他们长大去做工。这些思想一个接着一个地在他的脑子里不停地骚动，同时象影子一样跟着他思想的那种难堪的、折磨人的苦闷感觉，一分钟比一分钟地变得更沉重，而且更厉害地抓住了他。

傍晚的阴影变得更浓、更使人透不过气来了。男男女女的哥萨克人迎着廖恩卡走来，他们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他，就走过去了，他们对于从俄罗斯涌来的逃荒人已经完全习惯了。他也懒洋洋地用他那开始有点看不清楚的眼光把他们那些吃得很饱的高大的身子瞥了一眼，急急忙忙地朝教堂走去，——教堂的十字架已经在他前面树丛背后放光了。

归栏的牲畜的喧闹声迎着他飘送过来。教堂已经在他面前了，又低又宽，有五个漆着天蓝色的圆顶；教堂四周都种得有白杨树，树梢比教堂的那几个浴着晚霞在绿叶丛中发射浅红色金光的十字架还要高。

就在这儿，爷爷给背包压得弯下了身子，正向着教堂的台阶走来，他把手放到前额上，朝四面张望。

爷爷后面跟着一个村子里的人，帽子低低扣在前额上，手里捏着一根木棒，迈着沉重的大步走来。

“怎么，你的背包空空的？”爷爷走到正站在教堂围墙旁边等待他的孙子跟前，问了一句。“你瞧，我有多少！……”他一边呻吟，一边把他那个塞得满满的麻布袋子从肩头扔到地上。“啊！这儿的人给得真多！啊哈，真多！……喂，你为什么这样板起脸孔？”

“头痛……”廖恩卡轻轻地说，他就靠着爷爷在地上坐了下来。

"喂？……你累了……你吃不消了！……我们马上就找地方睡觉去。那个哥萨克人叫什么名字？嗯？"

"安德列·巧尔力。"

"那么我们就这样问：说，安德列·巧尔力住在哪儿？现在就有一个人朝我们走来了……对……都是好人，吃得饱饱的！他们全吃小麦面包。您好，好心的人！"

哥萨克人一直走到他们跟前，慢吞吞地回答爷爷的问好：

"你们好！"

过后他把两只脚叉得很开地站在那儿，他那对毫无表情的大眼睛盯在两个讨饭的人身上，一声不响地搔自己的头发。

廖恩卡好奇地望着他，爷爷询问地眨着自己的老花眼睛，哥萨克人还是不作声，后来他伸出半截舌头去捉他的胡子尖①。这个动作成功了，他把胡子拖进嘴里去，嚼了一下，又用舌头把胡子从嘴里推了出来，最后他才打破了已经变得叫人很难受的沉默，没精打采地说道：

"喂，我们到会议堂②去！"

"干吗去？"爷爷大吃一惊。

廖恩卡心里也震动了一下。

"可是应当去……有命令。喂！"

他掉转身把背朝着他们，正要动身走了，可是他回头一望，看见他们两个连动也不动一下，便又叫了一声，而且这一回他已经生气了：

"还要等什么！"

这个时候爷爷同廖恩卡连忙跟着他走了。

---

① 哥萨克人的上唇胡子，是一种很长的两撇八字胡。

② 村公所开会的屋子。

廖恩卡不转眼地望着爷爷，他看见爷爷的嘴唇和脑袋一直在打战，看见爷爷害怕地东张西望，连忙在自己怀里摸什么东西，他就觉得爷爷又干了象以前在达曼①干过的那种把戏。他想到达曼的故事，就害怕起来。在那个地方爷爷在人家的院子里偷了一件衬衫，他跟爷爷一块儿让人捉住了。嘲笑、辱骂、甚至于鞭打，最后是半夜里赶出村子去。他同爷爷只得在海峡岸上一个沙滩上面过夜，海整天凶猛地啸个不停……沙滩让那些朝它冲过的波浪推动着，接连发出嘎吱声……爷爷整夜都在呻唤，小声向上帝祷告，把自己叫做贼，哀求饶恕。

"廖恩卡……"

廖恩卡的腰部给人一推，他不由得打了一个战，望了望爷爷。爷爷的脸拉长了，它变得更干瘪了，更灰白，而且一直在抖动。

哥萨克人走在前面五六步的光景，抽着烟斗，一面用木棒敲掉牛蒡的头，他并没有回过头看他们。

"这儿，拿去！……扔在……草里……看好扔在哪儿……以后好拿……"爷爷的声音轻得差一点儿就听不见了，他一边走，一边紧紧靠着孙子，把一块卷成一团的布片塞到孙子的手里去。

恐怖使得廖恩卡一下子浑身发冷，他打了一个战，稍微躲开一点，走近了墙边杂草丛生的围墙。他一边紧张地望着哥萨克解差的阔背，一边伸出手去，他看了一下手里的布片，就把它扔到杂草中间去了……

布片落下去的时候展开来了，在廖恩卡的眼里现了一下天

---

① 高加索地峡上的半岛。

蓝色的花头巾，可是它立刻就给那个哭哭啼啼的小姑娘的面影遮盖了。她象活人一样在他面前站了起来，把哥萨克人、爷爷和周围的一切全遮盖了……她的哭声又很清楚地在廖恩卡的耳朵边响起来了，他仿佛又看见亮晶晶的泪珠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

他就在这种差不多是恍恍惚惚的状态中，跟在爷爷的后面，到了会议堂；他听见一阵不太响的嗡嗡声，这种声音他现在不能够而且也不想去辨别；他好象透过一层雾似地看见一块一块的面包从爷爷的背包里倾倒在一张大桌子上，这些块面包带着松软的、不太响的声音落下来，敲着桌面……过后就有许多戴高帽子的脑袋朝他们俯下来；脑袋同帽子都是灰暗的、阴惨的，它们透过那层罩住它们的雾摇来晃去，发出可怕的威胁……后来爷爷突然声音嘶哑地咕噜了两句，就象陀螺一样在两个强壮的年轻人手里旋转起来了……

“冤枉，你们信正教的人啊！……我没有罪，上帝看见的！……”爷爷尖声哀号起来。

廖恩卡哭着，倒在地板上。

这个时候人们走到他面前。他们抬起他，放到一条长凳上去，把遮盖他小小身体的破衣服完全搜了一通。

“达尼罗夫娜撒谎，那个鬼女人！”有人大声说，好象用他那低沉的、发怒的声音在打廖恩卡的耳朵一样。

“也许他们藏在什么地方吧！”有人用更大的声音接嘴道。

廖恩卡觉得仿佛这些声音都在敲打他的脑袋，他非常害怕，后来就失掉了知觉，好象他突然掉进了一个在他面前张着无底大口的黑洞里一样。

等到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的头枕在爷爷的膝盖上面，爷爷

那张可怜的、皱得比任何时候都厉害的脸正俯在他的脸上；从爷爷那对害怕地眨着的眼睛里小颗的浑浊的泪水滴到他廖恩卡的前额，顺着脸颊滚到颈项，使他觉得很痒……

"你好些了吗，好孩子?!……我们离开这儿吧。我们走吧，那些该死的东西把我们放了！"

廖恩卡站起来，他觉得好象脑袋里装满了什么重的东西，又觉得这个脑袋马上就要从肩膀上掉下来了……他用两只手捧住它朝左右两边摇晃了一阵，同时发出了小声的呻吟。

"头痛吗？我亲爱的孩子！……他们把你我两个折磨得好苦啊……这群野兽！你瞧，一把短剑丢掉了，还有一个小丫头丢了一块头巾，哼，他们就来欺负我们！……啊，上帝啊！……您干吗要惩罚我们？"

爷爷的尖锐的声音不知道怎样伤了廖恩卡，他觉得自己的心里燃起了强烈的火花，逼着他避开爷爷。他把身子移开一点，又朝四周望了望。

他们坐在村口一棵弯曲的黑杨树的浓荫下面。夜已经来了，月亮也升起了，倾注在浑然一片的草原空间的乳银色月光，仿佛把草原变得比它在白天里更窄，更窄，而且更荒凉，更忧郁了。在远处草原跟天相接的地方升起了朵朵的云，它们静静地在草原的上空浮动，把月亮遮住了，在地上投下了浓影。影子紧紧地贴在地上，慢慢地、沉思地在地上爬着，一下子就消失了，好象它们穿过那些由灼热的日光造成的裂缝钻到地底下去了一样……村子里传来了人声，在那儿有些地方燃起了灯火，它们好象在跟金光灿烂的星星交换眼色。

"我们走吧，孩子！……该走了，"爷爷说。

"再坐一会儿吧！……"廖恩卡小声说。

他喜欢草原。白天他在草原上走着的时候，他喜欢看前面，看天空靠在草原的宽胸膛上的地方……他想象着那儿有些非常好的大城市，住的都是些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好人，用不着向他们讨面包——他们不等你要，自己会给的……可是等到草原越来越广阔地在他的眼前展开，突然给他送出来一个他早已熟悉的村子，这个村子，拿房屋和人来说，都跟他以前见过的所有的村子完全一样，那个时候他就感到悲哀，而且因为自己受骗又愤慨起来了。

现在他又沉思地望着远方，云正慢慢地从那儿爬了出来。他觉得云就是从那个他非常想看到的城市的几千根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爷爷的干咳声打断了他的沉思。

廖恩卡注意地望着正在拚命吸进空气的爷爷的那张满是泪痕的脸。

这张脸映着月光，罩上由破帽子、由眉毛和胡子投到脸上来的古怪影子，再配上一张痉挛地动着的嘴和一对睁得大大的、闪露出一种暗中欢喜的眼睛，——这张脸显得可怕又可怜，它给廖恩卡引起一种完全新的感觉，使他跟爷爷更疏远了……

“好吧，我们坐一会儿，坐一会儿！……”爷爷喃喃说，他带着愚蠢的笑容在怀里掏了一阵。

廖恩卡掉转身子，又望着远方。

“廖恩卡！……你瞧啊！……”爷爷突然高兴地呜咽了一声，接着一阵透不过气来的咳嗽使他的全身蜷缩起来，他把一样长的、发亮的东西递给孙子。“银子的！真是银子啊！……值五十个卢布！”

他的手和嘴唇都因为贪心和疼痛一直在打战，整个脸扭成了怪相。

廖恩卡打了一个冷噤，把他的手推开了。

"快藏起来！……啊，爷爷，藏起来！……"他恳求地小声说，连忙朝四周望一下。

"喂，小傻瓜，你怎么啦？你害怕吗，好孩子？……我朝窗里一望，它正挂在那儿……我一把抓住它，就放在衣服下面……后来又把它藏在灌木丛中。我们走出村子的时候，我故意落下帽子，就弯下腰去拾起它来……他们真是傻瓜！……我还拿了那块头巾——它就在这儿！……"

他用两只颤抖的手从自己的破衣服下面掏出了头巾来，拿它在廖恩卡的脸前抖了抖。

在廖恩卡的眼前，雾幕裂开了，现出了这样一幅画：他同爷爷两个拚命放快脚步在村子里街上走着，躲开迎面来的过路人的眼光，他们提心吊胆地走着，廖恩卡觉得每个人只要高兴，都有权打他们两个，唾他们，辱骂他们……他们周围的一切——围墙、房屋、树木都在一种古怪的雾中摇来晃去，好象给风吹动一样……什么人的严厉的、发怒的声音嗡嗡地响着……这一条艰难的路长得没有尽头，从村子出去到田野的路给密密层层一大堆摇摇晃晃的房子挡住了，这些房子一会儿向他们挨近，好象要压碎他们似的，一会儿又退到什么地方去了，却用它们那些黑洞洞的窗眼当面嘲笑他们……突然从一个窗口发出来响亮的喊声："贼！贼！贼，小贼！"廖恩卡偷偷地朝旁边看了一眼，他在窗口看到了他刚才还看见她在哭、而且自己还想保护她的那个小姑娘……她碰到了他的眼光，朝他吐了吐舌头，她那对深蓝色的眼睛射出来凶狠的、锋利的光，象针一样地刺着廖恩卡。

这幅画又在小孩的记忆里出现了，可是一下子就消失了，只给他留下一个带恶意的笑容，他就把这笑容投到爷爷的脸上

去。

爷爷老是在咕噜着什么，却常常给咳嗽打断了，他挥着手，摇着头，擦着他脸上皱纹里的大颗汗珠。

一朵拉破了似的、毛茸茸的浓云遮住月亮，廖恩卡差一点儿看不见爷爷的脸了……可是他却想象那个哭着的小姑娘就在爷爷旁边，他把她的形象唤到自己的面前，在想象中拿他们两个比较一番。身体虚弱的、声音吱吱嘎嘎的、衣服破破烂烂的、贪心的爷爷在那个受过他欺负的、哭哭啼啼的、但是身体健康的、鲜活的、美丽的小姑娘旁边，却显得是个不中用的东西，而且差一点儿就象童话里的卡谢依① 那样恶毒、那样坏了。这怎么可能呢？他干吗要欺负她？他又不是她一家的人……

可是爷爷又在吱吱嘎嘎地说话了：

"只要积下一百卢布就好！……那我就是死也放心了……"

"得啦！"有什么东西突然在廖恩卡的心里爆发了。"你闭嘴！说什么死啊，死啊……可是你并没有死……你做贼！"廖恩卡痛苦地大叫一声，突然浑身发抖地跳了起来。"你这个老贼！哼！哼！"他捏紧他那个小小的、干瘪的拳头，拿它在忽然静下来了的爷爷的鼻子前面晃了晃，又很重地一下子坐在地上，咬牙切齿地接下去说："你偷小孩的东西……唉，很好！……已经老了却还要……为了这件事你在那个世界里得不到饶恕的！……"

整个草原突然震动了，一阵蓝得耀眼的光芒笼罩了它，它渐渐地扩大起来……压在它上面的暗雾抖了一下，马上就消失了……雷响了，隆隆地在草原的上空滚了过去，震摇着草原，也震摇着天空，在天空现在正有成团的黑色浓云很快地飞过，把月

---

① 卡谢依是当时流行的俄国童话的主人公，他是一个又丑又贪心的人。

亮完全淹没了。

现在黑暗了。远远地在什么地方一道闪电默默地、可是吓人地亮了起来，过了一秒钟又轻微地响了一声雷……接着就来了仿佛没有尽头的静寂。

廖恩卡画着十字。爷爷动也不动地、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好象他跟他背靠着的树干连在一块儿似的。

“爷爷……”廖恩卡在折磨人的恐怖中等待着新的雷声，他小声说，“我们到村子里去吧！”

天空又颤抖一下，又燃起了蓝色的火焰，向地面投下一个有力的金属的打击声。好象千万张铁片互相撞击地一齐落在地上。

“爷爷！……”廖恩卡叫起来。

他的叫声给响雷的回声盖住了，听起来就象有人在敲打一只破了的小钟。

“你怎么啦……你害怕吗？……”爷爷声音嘶哑地说，并不动一下。

大雨点落了下来，淅沥的雨声神秘地响着，好象在发出什么警告似的。在远处雨声已经变成了一片大的声音，好象一把大刷子在干地上擦着一样；可是这儿，在爷爷和孙子的近旁，每一滴雨落到地上的时候都发出短短的、断断续续的声音，而且没有回声就消失了。雷声越来越近，天空中时时闪着电光。

“我不到村子里去！让我这条老狗，贼……淹死在这儿雨里面……给雷劈了吧……”爷爷气喘地说。“我不去！……你一个人去吧……村子就在那儿……去吧！……我不要你坐在这儿……走开！去，去！……去！……”

爷爷已经叫得声音嘶哑，而且含糊不清了。

“爷爷！……饶恕我吧！……”廖恩卡靠近爷爷哀求道。

“我不去……我也不饶恕……我养了你七年！……一切都是为你……我活下去……也是为你。难道我还需要什么东西？……你瞧，我就要死了……我就要死了……你却说我——贼……我做贼是为了什么？为了你……全是为你……好，你拿去……拿去……带走吧……为了你的生活……为你的一切……我积钱……我还做贼……上帝看见一切……他知道……我偷东西…………他知道……他要惩罚我。他一他不会宽恕我这条老狗……的盗窃罪。他已经惩罚了……上帝啊！您惩罚了我了！……怎么？惩罚了？……您借孩子的手杀死我了！……真的，上帝啊！……做得对！……上帝啊，您是公平的！……您收了我的灵魂去吧……啊！……”

爷爷的声音升高到刺耳的尖声大叫，把恐怖注入了廖恩卡的心中。

震摇着草原和天空的雷声现在响得这么厉害，而且这么匆忙，好象每一声雷响都要告诉大地一桩对它非常重要的事情；雷声一个一个地互相追逐，差不多一直不停地在吼叫。给闪电拉破了的天空在打战，草原也在打战，一会儿有一道深蓝色的火光照亮了整个草原，一会儿草原又陷进一种冰冷的、沉重的、浓密的黑暗里去（这黑暗正在古怪地压缩着草原）。有时候一股电光照亮了远处。那个远远的地方仿佛正在急急忙忙地逃开喧闹和吼声似的……

雨倾盆地落下来，雨点在电光里象钢一样地发亮，它们遮住了那些正在欢迎地闪烁着的村里灯光。

恐怖、寒冷以及爷爷的叫声所引起的痛苦的犯罪感觉使得廖恩卡变呆了。他那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一直朝前面凝望，甚至

在一滴一滴的雨水从他那给雨打湿了的头上流进眼里的时候，他还不敢眨一下眼睛，仍然在倾听早已沉没在一片巨响的海洋里面的爷爷的声音。

廖恩卡觉得爷爷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可是他以为爷爷一定会走开，到什么地方去，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他不自觉地渐渐挨近了爷爷，拿胳膊肘触了爷爷一下，他吃了一惊，他等待着一件就要发生的可怕的事情……

一道电光拉破了天空，照亮了他们两个人：并排坐着，蜷缩着，显得很瘦小，树枝上流下来大股的水，淋在他们的身上。

爷爷在空中挥着手，仍然在咕噜着什么，可是他已经没有一点气力，而且喘得厉害了。

廖恩卡望着爷爷的脸，吓得大叫起来……在闪电的蓝光里，这张脸就象是死人的一样，可是那对在脸上转动的昏暗的眼睛却是疯狂的了。

"爷爷！……我们走吧！……"他把脑袋搁在爷爷的膝盖上，悲痛地叫起来。

爷爷朝着他俯下头去，用那两只瘦得见骨的胳膊抱住他，紧紧地搂在怀里，把他夹得紧紧地，一面拚命地尖声叫起来，就象一只落在陷阱里的狼一样。

廖恩卡差一点儿让这个叫声弄得发狂了，他挣脱了爷爷的手，一跳就站起来，眼睛张得大大的，箭一样地朝前面什么地方奔去；电光使他的眼睛看不清楚，他跌下去又站起来，越来越深地跑进黑暗里去了，这黑暗一会儿给蓝色电光赶走了，一会儿又把那个吓疯了的小孩紧紧包围着。

雨落下的时候声音还是那样地冷酷、单调、凄凉。好象草原上除了雨声、电光和刺耳的雷鸣以外，就再没有过什么了。

第二天早晨村子里的小孩们跑到村外去，马上就回来了，在村子里引起一阵惊扰，他们说，看见昨天那个讨饭的人在一棵黑杨树底下，他一定给人杀死了，因为有一把短剑丢在他的身边。

可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哥萨克人去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他们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老头子还活着。人走到他跟前去，他还想从地上站起来，可是他不能够了。他的舌头麻痹了，他只有用泪汪汪的眼睛向众人问什么话，他一直拿眼睛在人丛中找寻什么，可是什么都没有找到，也没有得到任何一个答复。

到傍晚的时候他死了，人们把他埋在他们找到他的地方，就在那棵黑杨树底下，他们认为不应该把他葬在公墓里面，因为：第一，他是个外乡人；第二，他是个贼；第三，他没有忏悔过就死了。他们在他身边污泥里找到了短剑同头巾。

过了两三天廖恩卡也给找到了。

离村子不远有一个草原的峡谷，一群乌鸦正在峡谷上空盘旋，有人到那儿去看一下，就发见了这个小孩，他两手摊开，脸朝下，躺在雨后淤积在谷底的污泥里面。

人们起先决定把他埋在公墓里，因为他还是一个小孩，可是后来想了想，他们还是把他葬在他爷爷的旁边，就在那棵黑杨树底下。他们还筑了一个土堆，并且在土堆上立了一个粗劣的石头十字架。

一八九三年

巴　金译

契尔卡什

南方蔚蓝的天空由于尘雾弥漫而变得浑浊了；炎热的太阳，象透过一片薄薄的灰色面纱，在凝望着淡绿色的大海。水面被划水的船桨和轮船的螺旋桨、被土耳其小帆船和其他船只的锋利的龙骨划破，它们把拥挤的港口到处都犁到了，弄得阳光几乎一点儿也不能被水面反射出来。被花岗岩阻挡住的海浪，承受着在浪尖上驶过的大船的重压，拍击着船舷和堤岸，卷起层层泡沫，夹杂着各种垃圾，一股劲儿拍击着和嘀咕着。

锚链的叮当声，运货车挂钩的轧轧声，不知哪儿掉到石头路上的铁皮的铿锵声，木材喑哑的撞击声，马车的辘辘声，轮船的时而尖锐得刺耳、时而低沉地长鸣的汽笛声，码头装卸工、水手和税警的吆喝声——所有这些声音组成了劳动日的一片震耳欲聋的音乐，它喧嚣地回荡着，低沉地笼罩在港湾上空。一阵阵新的声浪（它们一会儿低沉呜咽，严峻地震撼着周围的一切；一会儿尖利、昂扬，冲破着尘雾弥漫的炎热的空气，）从地面上冉冉升起，与原来的音乐声会合在一起。

花岗石、钢铁、木材、港口的路面、船只和人们，这一切都向默丘莱神①唱出热烈高昂的赞歌。可是夹在中间的人声却显得微弱而又滑稽。最初发出这种声音来的人们也显得可笑、可怜：

① 罗马神话里的商业、工匠等的保护神。

他们浑身灰尘、衣服破烂、动作灵活，那让驮在背上的沉重的货物压弯了腰的身体，在尘雾里，在炎热和声响的海洋里乱哄哄地来回奔走，和他们周围那钢铁的庞然大物、堆积如山的货物、隆隆响的车厢以及被他们创造的一切相比，却显得十分渺小。由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反倒奴役了他们，使他们不成其为人了。

升火待发的重载的巨轮呼啸着、嘶鸣着，深沉地叹息着；一些灰溜溜的满身尘土的人们正在它们的甲板上爬行，把他们本身的奴隶劳动所创造的产品装满深深的货舱，在那些巨轮发出的每个声音里，仿佛听得出有一种对他们表示鄙夷嘲笑的音调。把自己肩头扛着的成千普特粮食装到货船铁肚子里去的装卸工，目的是给自己的肚子挣得几斤同样的粮食，这样滑稽的长长的行列，看了简直会让人笑得掉下眼泪来。这些衣衫褴褛的、满身流汗的、由于疲劳、喧闹和酷热而昏昏盹盹的人们和那强大的、在阳光下熠熠发光的、由这些人制造出来的庞大的机器（它们的运转，归根结蒂毕竟不是靠蒸汽，而是靠它们的创造者的血肉），在这二者的对比里寓有残酷地嘲弄人的完整诗篇。

喧嚣声压迫人，灰尘刺激着鼻孔，迷住了眼睛，炎热烤炙身体，使得人困乏不堪，而周围的一切显得紧张到再也无法忍受，眼看着就要爆发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灾难、大爆炸；人们在爆炸过后变得清新了的空气里将自由而轻快地呼吸，宁静将降临大地，而这种尘雾弥漫的、震聋耳朵的、刺激人的、令人烦恼到发狂的喧嚣也将会消失；到了那时，在城市里、在海面上、在天空中将变得又静谧、又明朗、又辉煌……

清脆均匀的钟声打响了十二下。当最后一下钟声静寂下来后，劳动的粗野的音乐也就越来越低缓了。再过一会儿，它又变成低抑、不满的唠叨了。到这时人们的声音和海水的溅泼声可

以听得清楚些了。这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

一

当装卸工人一放下工作，成群结队在港口里乱哄哄地散开，向女贩们买了些吃的东西，在路上找个荫凉的角落就地坐下来吃的时候，格里什卡·契尔卡什出场了。这是个港口里人人都熟悉的、非常老练的家伙、大瘾头的酒鬼，又是个机灵胆大的扒手。他光着脚丫，穿了条磨破了的旧条绒裤子，光着脑袋，披着扯破了领子的肮脏的印花布衬衫，领口露出精瘦的、蒙着褐色皮肤的骨节。从那有点花白的乱蓬蓬的黑头发和揉皱的、凶悍瘦削的面孔看来，他一定是刚刚睡醒。在褐色小胡子梢上粘着一根麦秸，还有一根麦秸贴在左边刮过的硬胡茬里，在一只耳朵后面插着新摘的菩提树的小枝子。他个儿又高又瘦，背有点儿驼，在石头路上慢吞吞地走着。他翕动着鹰钩鼻，冷冷地闪着灰眼睛，向自己周围投射出锐利的目光，在向装卸工里寻找什么人。他那又浓又长的褐色小胡子象猫须似的不停地颤动，操在背后的双手互相揉搓，神经质地绞扭着钩子般弯曲的长指头。即使在这里，在千百个象他一样惹眼的流浪汉里，他那类似草原之鹰的模样，猛兽似的精瘦，还有那种表面平稳沉静而内里激昂机警、活象那看见了就令人想到猛禽翱翔似的步态，马上就会惹起人们的注意。

当他走到一伙正在大堆煤筐的阴影里休息的流浪汉装卸工旁边时，有个矮壮的小伙子站起来迎接他。这小伙子一脸傻相，满是紫酱色的斑痕，脖子也被抓伤了，大概是不久前挨过打。他站起来，走近契尔卡什，低声说：

“轮船上的水手们发现丢了两捆布……正在查呢。”

“嗯？”契尔卡什平静地打量他一眼，问道。

“你嗯什么？告诉你，在查呢。就是这么回事。”

“难道他们问起我，想叫我帮着找吗？”

契尔卡什微笑着向志愿者船队① 的仓库那儿望了一眼。

“见鬼去吧！”

他的伙伴转过身走了。

“喂！等一等！谁把你弄成这模样的？瞧你这张脸多难看……这儿没见到米什卡吗？”

“很久没见到了！”这家伙在向自己的伙伴们走去时喊道。

契尔卡什漫步向前走，大家都象老相识似地向他打招呼。然而平常总是快活、尖刻的他，今天却显然情绪不佳，所以对人家的问讯回答得很不耐烦而且生硬。

从一大堆货物包背后突然走出一个穿深绿色制服、满脸灰尘、雄赳赳、直挺挺的税警。他挡住了契尔卡什的去路，摆出一副挑衅的架式站在他面前，左手抓着短刀的把子，右手想去揪契尔卡什的领子。

“站住！你往哪儿去？”

契尔卡什倒退了一步，抬起眼睛望着税警，冷冷地笑了笑。

税警又憨厚又狡猾的红脸想装出吓唬人的样子，因此腮帮子鼓得圆圆的，胀得通红，眉毛掀动着，瞪着眼珠，显得很滑稽。

“对你说过，你再敢到海港来，我就要打断你的肋条骨！可你怎么又来了？”税警严厉地嚷着。

“谢苗内奇，你好！咱们俩好久没见面了，”契尔卡什和气地

① 志愿者船队，是俄国为了促进商业和航运，由人民捐款于一八七八年建立的船队。

打招呼，同时把手伸给他。

“去去去！我最好一辈子不看见你！……”

可是谢苗内奇还是握了伸过来的手。

“你告诉我吧，”契尔卡什有劲的手指没有放松谢苗内奇的手，而且象朋友般亲热地摇动着它，“你没见着米什卡吗？”

“什么米什卡不米什卡的？我什么米什卡也不认识！去吧，老弟，快走！不然给管仓库的瞧见，他要把你……”

“那个红头发的，就是我上次跟他一起在‘高斯特洛玛’船上干活的，”契尔卡什只顾自己说下去。

“跟他一起偷东西的，你这么说才对！人家把他送进医院了，你那个米什卡，给铁砣压伤了腿。走吧，老弟，这会儿还是客客气气请你走，你就走吧，要不然我就要揪住脖子押你走！……”

“哈哈，瞧你！你还说不认识米什卡哩……可见你是认识的。你干吗这样气呼呼的，谢苗内奇？……”

“得了，你别扯淡了，走吧！……”

税警开始生气了，他向四面张望，想把自己的手打契尔卡什紧攥着的巴掌里挣脱出来。契尔卡什从自己浓密的眉毛下平静地瞧着他，没有放开他的手，继续说：

“你别催我。我跟你扯够了就会走的。喂，告诉我，日子过得怎么样？……老婆、孩子，都还好吗？”他闪动着眼睛，脸带嘲讽的微笑，呲牙咧嘴地继续说：“老想到你家去作客，总没有空，总这么醉醺醺的……”

“得，得，你别来这一套！你少开玩笑，你这皮包骨的鬼东西！我呀，老弟，我真的要……你莫非还打算到大街上、到人家家里去偷东西吧？”

“那干吗？这儿就够我跟你受用的啦。说实在的，尽够啦，

谢苗内奇！你呀，听说你又偷了两捆布？……喂，谢苗内奇，得注点意呀！不定什么时候会栽跟斗的！……”

谢苗内奇气得浑身直哆嗦，他喷着唾沫，想说什么。契尔卡什却放开了他的手，若无其事地转身大踏步向海港的大门走去。税警怒气冲天地骂着，紧跟在他后面。

契尔卡什可乐了；他从牙缝里轻轻地吹着口哨，双手插在裤子兜里，慢悠悠地走着，向左右的人尖刻地挖苦几句，打打趣。人家也同样回敬他。

“你可真不赖，格里什卡，连长官都在给你保驾呢！”那些已经吃过饭、躺在地上休息的装卸工里，有人向他喊着。

“我光着脚丫子①，所以谢苗内奇照顾我，怕我的脚碰伤了，”契尔卡什回答。

他们走到了大门口。两个大兵摸了摸契尔卡什的身上，就轻轻地把他从门口推上了大街。

契尔卡什穿过马路，在一家酒铺对门的石桩上坐下。从港口的大门里隆隆地开出一长队载满货物的大车。另一些空的大车从它们对面驶过来，赶车的在车上颠来颠去。港口发出嚎叫似的雷鸣声和刺鼻的尘埃……

在这如疯似狂的扰攘里，契尔卡什感到非常舒畅。一笔优厚可靠的收入在眼前向他微笑，只要花一丁点儿力气和多点儿机灵就能到手。他自信极了，觉得自己有的是机灵，于是眯起眼睛，幻想到明天一清早自己口袋里就会有许多钞票，因而能够开怀痛饮时的情景……他想起同伙的米什卡，他要不是砸断了腿，今天夜里倒是十分有用的。他一想到没有米什卡，自己单独

---

① 此词俄语另一义是流浪汉，这里语义双关。

一个人恐怕对付不了，就暗自咒骂着。今天夜里天气好不好呢？……他望了望天空，又顺着马路望去。

离他六七步远，一个年轻小伙子背靠石桩坐在人行道旁的马路上。他穿着蓝色粗花布衬衫和同样的裤子，脚上是树皮编的草鞋，头上戴着棕黄色的破便帽。他身旁放着一个小背包和一把没有柄的镰刀，镰刀裹着草辫，上面还整整齐齐地缠着绳子。小伙子宽肩膀，挺敦实，一脑袋金黄色头发，一张日晒风吹的脸孔，一对又大又蓝的眼睛信赖而友好地望着契尔卡什。

契尔卡什呲着牙齿，伸了伸舌头，扮了个鬼脸，用瞪大的眼睛盯在他身上。

那小伙子一上来就给弄糊涂了，他眨了眨眼，可是后来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边笑着边喊："嘿，真是个怪人！"他差不多没有站起身就笨手笨脚地从自己的石桩那儿蹭到契尔卡什的石桩边，就地拖着他的背包，镰刀背磕碰着石头路面。

"怎么样，老兄，看来酒喝得够痛快吧！……"他拉了拉契尔卡什的裤腿问。

"有这么点儿，小娃娃，是这么回事！"契尔卡什微笑着承认。他立刻喜欢上这个壮实的、善良的、眼睛明亮而天真的小伙子了。"你是从打草场回来的，是吗？"

"可不是！……草打了不少，钱可挣得不多。这样的活儿可不好干！人多得不得了！挨饿的人都赶来了，价钱压低了，随你干不干！在库班那儿给六十戈比，就算不错了！……从前呀，据说价钱是三卢布，还有过四卢布、五卢布的呢！……"

"从前！……从前呀，只要看到是俄罗斯人，马上就给三个卢布。我十多年前也干过这个活儿。一到哥萨克村上，就说我是俄罗斯人！人家马上前来瞧瞧你，打量一阵，称赞一番，三个卢

布就到手了！让你吃饱喝足。你想呆多久就呆多久！”

小伙子听着契尔卡什讲，起初张大了嘴，圆脸上露出莫名其妙的赞叹的神色，可是到后来，等他明白过来这个流浪汉是在撒谎时，他咂了咂嘴唇也就大笑起来。契尔卡什把笑容隐藏在小胡子里，保持着一本正经的神气。

“你真是怪人，你讲的倒象是大实话，我听着听着还真信了……不过，说实在的，从前那儿……”

“嗯，我怎么说来着？我不是也在说，从前那儿……”

“去你的吧！……”小伙子摆了摆手说。“你这个人……是皮鞋匠，对吗？要不就是裁缝？……”

“我吗？”契尔卡什反问他，接着想了想之后又说：“我是个渔夫……”

“渔——夫！瞧你！那么，你打鱼？……”

“干吗打鱼？这儿的渔夫打的可不光是鱼。打上来的更多的倒是落水鬼、旧船锚、沉船，什么都打！有专干这类活儿用的钓竿……”

“你撒谎，你撒谎！……可能你是这样一类渔夫，他们为自己唱歌说：

我们向着干燥的海滩，
向着仓库和货栈……
把渔网撒开！”

“你可见过这类渔夫吗？”契尔卡什脸带讥笑，望着他问。

“没有，哪儿见得到呀！我还不是听人说的……”

“你喜欢吗？”

“那些人吗？当然喽！……挺不错的家伙，自由自在，无拘

无束的……”

“自由对你有什么好处？……难道你喜欢自由吗？”

“那还用说？做自己的主人，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不是吗！如果能够按规矩办事，而且又没有什么牵挂，这是顶要紧的！那就逍遥自在，不过要想到上帝……”

契尔卡什轻蔑地吐了口唾沫，不再答理小伙子了。

“现在我的景况是这样的……”那小伙子又说，“我父亲死了，地又很少，母亲也老了，土地全荒了，我该怎么办呢？得活下去。可是怎么活下去呢？我可不知道。我要到有钱人家当招女婿去。好吧。要是有肯把自己一部分家产分给那女儿的！……可是没有。鬼丈人不肯分家。得，那我就得给他卖命……长期地……得好多年！你瞧，就是这么一种景况！可是如果我能挣到了一百五十卢布，我就立刻可以自立门户，那么一来，那个老头儿安吉普就啥也得不到啦！你愿意分财产给玛尔法吗？不愿意吗？那就拉倒！谢天谢地，村里的姑娘又不只有她一个。这就是说，我便完全自由了，可以随心所欲……就是这样！”小伙子叹了口气。“现在除了去当招女婿，再没有别的办法。我还这么想过：我说，上库班去，挣他个两百卢布，那就成了，做老爷了！……可是办不到。所以只有当短工……我的家业搞不起来，一直不成！唉——嗨嗨！……”

小伙子显然极不愿意当招女婿。他甚至脸色都愁得暗淡无光了。他坐在地上变得非常烦躁。

契尔卡什问他：

“那你现在想上哪儿去呢？”

“你问我上哪儿？很明白，回家去。”

“嗯，老弟，这我可不明白，我以为你打算去土耳其呢……”

“去土——耳其！……”小伙子拉长了声音说。“东正教徒里有谁上那儿去的？亏你说得出来！……”

“可就有你这样的傻瓜！”契尔卡什叹了一声又不理睬对方了。这个健壮的小伙子倒让他想起了什么事情……

有种朦胧的、正在成熟的恼人的感觉在他内心深处翻腾，并且使他没法集中注意力来考虑当天夜里需要干的事情。

挨了他骂的小伙子低声嘟囔着，还偶尔向他怀疑地望望。小伙子滑稽地鼓着腮帮子，噘着嘴，眯细的眼睛不知为什么特别可笑地眨巴个不停。他显然没有料到跟这个有小胡子的流浪汉的谈话会结束得那样快和惹人生气。

流浪汉不再注意他了。他沉思地吹着口哨，坐在石桩上，用肮脏的脚跟在上面打拍子。

小伙子想报复他一下。

“喂，你这个渔夫！你是不是常常这样喝醉酒的？”他还打算说下去，但就在这时，渔夫却迅速地向他转过脸来问他：

“听我说，小娃娃！你想不想今天夜里跟我一块儿干活？你快说！”

“干什么活儿？”小伙子不大相信地问。

“嗯，什么！……干我叫你干的……我们一块儿去打鱼。你来划船……”

“那么……行啊。没问题。我可以干。不过这个……希望同你干不会吃亏。你这个人靠不大住……有点儿看不准你。”

契尔卡什忽然感到心头象是给火烫了一下似的，他怀着隐恨低声说：

“你别胡说，有什么不明白的。我要是把你脑袋瓜子狠狠地揍一下，你就会开窍了……”

他从石桩上跳起来，用左手捋了捋小胡子，右手攥起肌肉突出的、结实的拳头，眼睛也发出了光芒。

小伙子害怕了。他急忙向周围看了一下，怯生生地转动着眼珠，也从地上跳起来。两个人互相打量着，都不做声。

"嗯？"契尔卡什严厉地问。他由于受到这个小牛犊的侮辱，气得浑身发抖了。他刚才和他交谈时还是看不起他的，可这会儿他却一下子变得憎恨起他来了，因为他有着那么明净的蓝眼睛、健康的黝黑的面孔、短小而结实的双手，也因为他在不知哪儿的某个村子里有个家，也因为有钱人家要招赘他做女婿，也因为他的整个过去和将来这一生，还特别因为他，比起他契尔卡什来不过是个小娃娃，居然对既不懂得宝贵也未必是非有不可的自由敢于表示喜欢！看到一个你认为不如自己和低于自己的人，他的爱和恨竟然同你的一样，因而显得和你相同了，这可总是件不愉快的事。

小伙子望着契尔卡什，在他身上看出他是自己的主子了。

"我本来也……没有反对……"他开始说。"我本来在找活儿干。替谁干活儿，替你还是替别人，对我反正一个样。我不过是说，你不象个干活的人，那个衣服……太破了。是呀，我也知道，每个人都会是那样。我的上帝，我难道没见过酒鬼吗！嘿嘿，见的多啦！……而且还有不如你这样的。"

"得，行了，行了！那你同意了？"契尔卡什再问他，口气已经温和些了。

"我吗？行！……我很愿意！你出个价钱。"

"我出价钱要看干的活儿。看看是什么活儿。打到多少鱼，那么……你可以得到五卢布。明白吗？"

现在事情涉及金钱了，而庄稼汉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肯含糊

的，他要求雇主同样说个清楚。小伙子重新对他不信任和怀疑起来了。

“这对我不合适，老兄！”

契尔卡什摆出东家的样子。

“现在先不谈吧！咱们上酒铺去！”

于是他们并排在马路上走着，契尔卡什大摇大摆地装出老板的样子，捻着小胡子，小伙子满脸表示服从，但还流露出十分怀疑和害怕的神色。

“你叫什么名字？”契尔卡什问。

“加弗里拉！”小伙子回答。

当他们到了一家龌龊的、被烟熏得发黑的酒铺时，契尔卡什走到柜台边，用老顾客那种随便的口吻要了一瓶伏特加酒，还要了菜汤、煎肉排、茶，算了钱，对堂倌说了一句：“都记在帐上！”堂倌不声不响地点了点头。这时加弗里拉立刻对自己的主子充满了尊敬：别看他外表象个骗子手，居然会这样出名和有信用呢。

“好吧，咱们现在先吃点东西再好好谈谈。你先坐着，我去一会儿就来。”

他走了。加弗里拉向周围观察了一番。酒铺开设在地下室，房间里又潮又黑，弥漫着变味的伏特加酒、烟草、油脂和什么辛辣得让人窒息的气味。在加弗里拉对面的另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穿水兵服装的醉汉，他长着火红色的大胡子，浑身都是煤末和油污。他不时打着嗝，哼着一支整个儿是用一些不连贯的和硬凑起来的歌词编成的曲子，歌声时而尖得刺耳，时而吞吞吐吐。这个人一看就知道不是俄罗斯人。

他背后坐着两个衣衫褴褛、头发漆黑、皮肤黧黑的摩尔达维亚女人；她们也在用醉了酒的声音唱着歌。

后来从黑暗中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人影，他们全都披头散发，全都醉眼朦胧、吵吵嚷嚷、心神恍惚不定……

加弗里拉害怕起来了。他盼望他的主子赶快回来。酒店的喧嚷融合成一个音调，好象是一只巨兽在咆哮，它具有千百种不同的声音，忿怒地、盲目地要从这个石头地窖里冲出去，但找不到自由的出路……加弗里拉感到某种醉人的和难受的东西正在渗透到他的身体中去，弄得他的脑袋旋转起来，他那好奇地和恐怖地跟着酒店打转的眼睛也朦胧了……

契尔卡什回来了，他们开始边谈话，边吃喝。喝到第三杯时加弗里拉醉了。他变得快活了，很想对请他吃这顿美餐的主子（他真是个好人！）说些动听的话。可是波涛般涌到他嗓子里来的话，怎么竟不能从突然变麻木了的舌头上吐出来。

契尔卡什注视着他，嘲弄地微笑着说：

"你喝醉了！……嗨——嗨，不中用的家伙！才五杯！……你这样怎么干得了活呢？……"

"朋友！……"加弗里拉结结巴巴地说。"别害怕！我尊敬你！……让我亲亲你！……嗯？……"

"算了，算了！……来，再来一杯！"

加弗里拉喝了，到后来喝得眼前的一切都象均匀的波浪似的摇晃起来。这可真不好受，他觉得要呕吐。他的脸兴奋得有些傻里傻气了。他想说话，滑稽地咂着嘴唇，发出牛叫般的声音。契尔卡什凝视着他，好象想起了什么事，捻着小胡子，老是阴郁地微笑着。

酒铺里充满着醉汉的喧哗声。红头发的水手用胳臂支在桌面上睡着了。

"得了，咱们走吧！"契尔卡什站起身来说。

加弗里拉试着想站起来，但是起不来，于是狠狠地咒骂着，发出醉汉那种莫名其妙的笑声。

“醉倒了！”契尔卡什说，重新坐到他对面的椅子上。

加弗里拉老在吃吃地呆笑，用迟钝的目光望着他的主子。他的主子却机警而深思地凝视着他。他看见自己面前这个人的生命已经落进他的狼爪子里了。他契尔卡什觉得自己有力量可以随意摆布他。他可以象撕纸牌一样地把他撕得粉碎，也可以帮助他在牢靠的种地生活里站定脚跟。他一想到自己是另一个人的主子，他就觉得这个小伙子将来永远不会再喝那命运让他契尔卡什喝过的那杯苦酒了……因此他又羡慕和可怜起这个年轻的生命来，同时还嘲笑他，但一想到他可能再次落到象他那种人的手掌里时，他又替他伤心起来……而这一切感情到头来在契尔卡什身上混合成一种又是父亲又是主子的感情。这小娃娃值得怜悯，同时他也需要他这小娃娃。于是契尔卡什的手搀着加弗里拉的胳肢窝，用膝盖从后面轻轻地推着他，带他到酒铺的院子里，把他安顿在柴堆阴影下的地上，自己坐在他旁边抽起烟来。加弗里拉动弹了一会儿，嘴里嘀咕了几声就睡着了。

二

“喂，你准备好了吗？”契尔卡什向摆弄着桨的加弗里拉低声问。

“马上就好！桨栓活动了，可以用桨敲打一下吗？”

“不——不！不能有一点儿声音！用手使劲按它，它自己会套牢的。”

他们俩在轻手轻脚地收拾一只小船。那儿有大群装载橡木

桶板的帆船和载满椰子树、檀香树和柏树的圆木桩的土耳其大帆船，他们这只小船就拴在其中一条的后梢上。

夜非常黑，天空飘动着毛茸茸的浓重的乌云，海是静谧的，象油脂似的又黑又浓。它散发出潮润的、带咸的味儿，温柔地呜咽着，拍击着船舷、海岸，也微微地摇荡着契尔卡什的小船。在远离海岸的辽阔的空间，从海上矗立着船群黑黝黝的骨架，尖尖的桅杆直刺进天空，杆顶点着五颜六色的灯。海反射出灯光，海面洒满了大片的黄色斑点。它们在柔软而幽暗的、天鹅绒似的海面上颤动。大海舒畅地沉睡着，象个白天十分劳累的工人似地做着酣梦。

“开船啦!”加弗里拉说，接着把桨划进水里。

“行!”契尔卡什把舵使劲一推，将小船推进帆船之间的水道，它迅速地在光滑的水上漂去，海水在桨的拍击下溅起淡蓝色的磷光，这条光带柔和地闪动着，在船梢后面打转。

“喂，你的脑袋怎么样？疼吗？”契尔卡什亲切地问。

“疼得厉害！……象罐头似的嗡嗡响……我得马上在脑袋上淋些水。”

“干吗？把这拿去，润润肠子吧，说不定很快就会清醒的，”他把一个瓶子递给加弗里拉。

“真的吗？上帝保佑！……”

只听见一阵轻轻的咕嘟咕嘟声。

“喂！快活吗？……够了!”契尔卡什阻止他。

小船重新前进了，在大船之间无声而轻快地转来转去……它忽然从船群里钻出来，于是无涯的、雄伟的大海展现在他们面前，它伸向蔚蓝的远方，从那遥远的水中向天空升起层层云山：有紫微微的，镶着毛茸茸的金边；有海水一样淡绿色的；也有那

种铅一般沉闷的乌云，它投下忧郁沉重的阴影。云层缓慢地移动，时而融成一片，时而互相追逐，掺和着自己的色彩和形状，互相吞并，重新生出新的壮丽的和阴森森的模样来……在这无生命的庞然大物的徐缓的运动中有着某种不祥的东西。那边，在海天相接的地方，云层仿佛多到无可计数，它们将永远在天空那么无情地爬行，决心永远不再让天上那千万只金色眼睛在朦胧的海上闪闪发光，这些眼睛就是那五彩缤纷的星星，它们生动而带点梦幻似地闪烁着，使那些珍视它们纯洁的光辉的人们产生崇高的希望。

“大海美丽吗？”契尔卡什问。

“不错！不过它让人害怕！”加弗里拉平稳而有力地往水里划着桨回答。水在长桨的拍打下淙淙地响着，低到几乎听不见。水面也不断地闪出温暖的、淡蓝的磷光。

“害怕！你真是傻瓜！……”契尔卡什嘲笑他说。

他这个小偷是喜欢海的。他那热烈的神经质的性格，渴望着强烈的印象，所以对于这黑沉沉的、无涯的、自由的、强有力的、一望无际的大海是永远欣赏不够的。因此，在问到自己所喜欢的那种美时，竟然听到对方那样的答复，他感到很屈辱。他坐在船梢，用舵切着水，平静地望着前方，心里充满着要在这天鹅绒般的水面上长久地向远方驶去的愿望。

他一到海上，心里总会引起开阔和温暖的感觉，它抓住了他整个心灵，多少涤荡了平时所受的腌臜气。他珍视这一点，喜欢在这里看到自己的优点，因为在这儿水天相接的地方，关于生活的思考连同生活本身总是首先丧失它的尖锐性，其次是它的价值。每到夜晚，大海之上徐缓地飘扬着它睡梦中呼吸的轻微声响，这无边无际的声音把宁静注入人的心灵，亲切地抑制它邪恶

的冲动，使它产生强有力的憧憬……

“打鱼的工具在哪儿呢？”加弗里拉不安地环顾着小船，突然问道。

契尔卡什哆嗦了一下。

“打鱼的工具？它在我的船梢里。”

在这样一个小娃娃面前撒谎，这使他很不好意思，同时那让这小伙子的盘问所打断了的思想和感情又使他感到惆怅。他生气了。一阵他熟悉的尖锐的炙痛拶着他的胸膛和嗓子，他对加弗里拉严厉地说：

“你这么办吧：你坐着，那就坐着好啦！不关你的事你别问。雇你来划船，你就划。你要嚼舌头，那对你可没什么好处。懂了吗？……”

小船掘动了一会儿，停住了。桨停在水里，水面泛起了泡沫，加弗里拉在座位上忐忑不安起来。

“划桨呀！”

刺耳的咒骂声震动了空气。加弗里拉划了下双桨。小船仿佛受了惊，用迅速躁急的冲击，哗啦哗啦地劈着水前进。

“划稳些！……”

契尔卡什从船梢站起来，没有放下手里的桨，用冷冰冰的眼光直刺着加弗里拉的面孔。他弯着身子向前，好象准备跳跃的猫。只听见牙齿恨恨的吱吱声和什么骨头的微微的轧轧声。

“谁在嚷？”海面上传来了一声严厉的叫喊。

“哼，鬼东西，划呀！……轻一点儿！……我要杀死你，狗崽子！……喂，划桨呀！……一，二！你敢吱声！……我就撕烂你！……”契尔卡什咬牙切齿地说。

“圣母……娘娘……”加弗里拉嘴里嘀咕着，他因害怕和使

劲划船而直打哆嗦。

小船平稳地掉了个头，向海港转回去，那儿的灯火五彩缤纷，融成一片，也看得见许多桅杆。

“喂！谁在叫喊？”又传来了问话。

现在问话比第一次远了。契尔卡什放了心。

“你自己在叫喊！”他向问话的方向呼喊，接着向一直在低声祷告的加弗里拉说：

“喂，老弟，算你走运！要是那些魔鬼追上我们，你就完蛋！你觉察到吗？那我一下子叫你——餵鱼吃！……”

这会儿，当契尔卡什平静地、而且甚至和气地说话时，因害怕而仍然在哆嗦的加弗里拉央求说：

“听我说，你放了我吧！看耶稣面上，放了我吧！让我在随便哪里上岸吧！哎哟哟！……我完全完蛋啦！……唉，看上帝份上，放了我！我对你有什么用？我受不了这个！……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这是第一次……上帝！我真要完蛋了！老兄，你这是怎么骗了我的？嗯？你这是造孽！……你在毁掉人家！……这种营生……”

“什么营生？”契尔卡什严厉地问。“嗯？什么营生？”

他拿小伙子的恐惧给自己寻开心，他不仅开了心，还因为他契尔卡什在加弗里拉心中是个恐怖人物而十分得意。

“是见不得人的营生，老兄……看上帝份上放了我吧！……我对你能有什么用？……啊？亲爱的……”

“得了，闭嘴！我如果不需要你，我也就不会雇你了。你明白了吧？那么就闭上嘴！”

“上帝！”加弗里拉叹了一声。

“得，得！……别哭哭啼啼了！”契尔卡什打断他的话。

可是加弗里拉现在已经抑制不住自己了，他低声抽噎、哭泣、擤鼻涕、在座位上扭动着，但还是没命地使劲划桨。小船象流矢般飞驶。航路上重新出现了黑糊糊的船舶的巨大的影子，小船隐没在它们中间，象陀螺似的在船舷之间窄狭的水面上窜来窜去。

"喂！你听着！如果有人问你什么，你要是还打算活命，那就别吱声！明白吗？"

"哎呀呀！……"加弗里拉绝望地叹了一声，算是对他严厉的警告的答复，接着又伤心地补了一句："我的命没有了！……"

"不准唠叨！"契尔卡什威严地低声说。

这句低声说的话使得加弗里拉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他不寒而慄地预感到灾难临头而吓呆了。他机械地把桨划进水里，身体向后仰，又提起桨来，再重新划下去，眼睛直楞楞地瞪着自己的草鞋。

海浪昏盹盹的噪音忧郁地响着，听了感到可怕。前面已是港口了……在它花岗石墙背后可以听见人声、水的泼溅声、歌声和尖锐的汽笛声。

"停！"契尔卡什低声命令。"放下桨！两手扒住墙！轻点儿，鬼东西！……"

加弗里拉双手扒着光滑的石头，让船沿墙走。小船的船舷擦着长满粘苔的石头，无声地向前移动。

"停下！……把桨给我！拿到这儿来！你的护照在哪儿？在背包里吗？把它给我！喂，快拿来！好朋友，这是为了怕你逃跑……现在你逃不了啦。没有桨你也有办法逃，但没有护照你就不敢逃了。等着我！告诉你，你只要乱说一个字，就是到海底下我也能把你找到！……"

契尔卡什忽地双手抓住了什么东西，腾起身就在墙头上消失了。

加弗里拉打了个寒战……事情发生得真快。他感到当着那个留小胡子的瘦骨嶙峋的小偷的面时产生的那种该死的重压和恐怖，现在已经解脱了……马上逃走！……他舒畅地喘了口气，转过头向四面张望。左边是没有桅杆的黑糊糊的船身，就象一口没有装人的空洞洞的大棺材……浪涛每次拍打它的船舷，里面就发出一阵空荡荡的回声，好象人的深沉的叹息。右边在水面上方伸展着灰色的石堤，活象一条冷冰冰沉甸甸的水蛇。背后同样是些黑森森的骨架，前面呢，在石墙和那个棺材似的船边的空档里，看得见沉默荒漠的大海和它上空的乌云。巨大沉重的乌云缓慢地移动，从黑暗里不断地洒下恐怖，还象是准备用它的重量把人压死似的。一切都显得寒冷、黑暗、凶险。加弗里拉害怕起来。这种害怕比契尔卡什所引起的更糟；它的坚强有力的搂抱箍住了加弗里拉的胸脯，把他挤成了可怜的小团团，然后把他牢牢地钉住在小船的板凳上……

周围是一片沉寂。除了海的叹息，没有丝毫声音。乌云同以前一样缓慢而沉闷地在天际爬行，但它们从海里升腾得越来越高，如果向天空看去，可以认为它也是大海，不过这是激荡的、倒扣在这个昏盹盹的、寂静的和平滑的海上的另一个海。乌云好象是蓬松的灰色山峰一样向着地面扑下来的浪涛，又好象浪涛被狂风吹开而形成的深渊，又好象初生的、上面还没有泛起疯狂愤怒的淡绿色泡沫的巨浪。

加弗里拉感到自己被这阴暗的静穆的美所压倒，希望能快些见到主子。但假如他在那儿耽搁着不回来呢？……时间过得很慢，比天空爬行的乌云还要慢……随着时间的过去，静寂变得

越发可怕了……却忽然从堤岸的墙后传来拨水声和沙沙声，又象是有人在低语。加弗里拉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喂！你睡着了吗？接住！……要小心！”响起了契尔卡什瘖哑的声音。

从墙上卸下一包沉甸甸的方形的东西。加弗里拉把它接到船里。又卸下了同样的一件东西。然后契尔卡什长长的身影横过了墙头，又不知从哪儿出现的两支桨，他的背包也落到了加弗里拉脚边，最后，喘息着的契尔卡什沉重地坐到了船梢。

加弗里拉又高兴又胆怯地望着他微笑。

“累了吧？”他问。

“那还用问，小牛犊！得了，好好划吧！鼓足劲儿！……老弟，你可挣了不少！活儿干完了一半。现在只要从魔鬼眼皮底下溜过去，到了那儿，把钱拿到手，就可以上你的玛什卡那儿去了。你不是有个玛什卡吗？是吗，小娃娃？”

“没——有！”加弗里拉使足劲儿，肺部象鼓风箱、胳膊象铁弹簧似的使劲划着。水在船底下潺潺地响，船梢后面淡蓝色的波痕现在变宽了。加弗里拉浑身流着汗，但继续用全力划桨。他在这一夜经历了这样两次惊吓，现在生怕再遇到第三次，因此只盼望一点：赶快结束这桩该死的工作，跳上岸去，在这个家伙现在当真还没有杀死自己或者没有带他进监狱之前就跑掉。他决心什么话也不同他说，也不去反抗他，只管做他吩咐做的一切，如果能够平安地摆脱他，明天就向显灵的尼古拉烧香还愿。他心中已经有一篇热诚的祷辞准备念出来了。可是他忍住了，象汽锅似的喘着气，不吱一声，皱起眉头瞅着契尔卡什。

而这一个呢，又瘦又长，向前弯着身体，象准备飞翔的鸟儿，用鹰似的眼睛向小船前方的黑暗中凝视，一面扭动着鹰钩鼻子，

一只手紧紧握着舵的把手，另一只手不断揪着笑得颤动的小胡子。微笑也扭曲了他两片薄薄的嘴唇。契尔卡什对自己的成功、对自己以及这个这么怕他并且变成他的奴隶的小伙子都感到很满意。他望着那样卖力气的加弗里拉，开始可怜起他来，所以想鼓励鼓励他。

“喂！”他微笑着低声说。“怎么样，吓得够呛啦？嗯？”

“没什么！……”加弗里拉呼了口气，喉头咯咯地响着。

“现在你可不用太使劲划桨了。现在事情快完了。只剩一个地方要闯过去……你歇歇吧……”

加弗里拉顺从地停了下来，用衬衫袖子擦掉了脸上的汗水，重新把桨放进水里。

“好，划轻一点。别让水出声。还有一个关口要通过。轻一点，轻一点……不然的话，老弟，那儿的人很认真……他们会拿枪来开玩笑。会在你脑门上打个大疱，让你连喊声哎呀都来不及呢。”

小船现在几乎完全无声地在水上偷偷地行驶。只见蓝色的水滴从桨上滴着，当它们掉到海里时，那滴下水去的地方临时闪现出淡蓝的小斑点。夜变得越来越暗，也越来越沉默了。现在天空已经不再象激荡的大海了，乌云在天空扩散了，象是块平坦而沉重的帷幕，低低地笼罩在水面上，一动也不动地遮盖了大海。大海却变得更静穆和更黑了，它越发厉害地散发出温暖的咸味，而且已经不如以前那样广漠了。

“嘿，最好下场雨！”契尔卡什低声说。“那我们就可以象躲在幕后溜过去了。”

在小船的左右两侧，有什么建筑物从黑黝黝的水里冒出来，那是些固定的、阴森森的而且同样黑黝黝的驳船。其中有一艘

船上有火光晃动，有人提着灯走来走去。大海望着它们的侧面，发出恳求般的瘖哑的声音，驳船却用沉闷而冷淡的回声作答，好象有什么事不肯向它让步而在争吵。

"巡逻队！……"契尔卡什低声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自从他吩咐加弗里拉划桨划得轻些那时起，强烈地期待发生什么事的紧张心情重新涌上加弗里拉的心头。他整个身体在黑暗里俯向前方，他觉得自己正在生长，他身上的骨头和血管都在伸长，使他痛得发木，让一种思想占满了的脑袋也在痛，背上的皮肤在抽搐，两腿好象有无数尖利寒冷的小针在扎刺。眼睛也由于紧张地盯着黑暗而胀得疼极了。他等待着从黑暗里马上就要冒出什么东西来向他们喝道："站住，你们这两个小偷！……"

这时，契尔卡什低声说了一句："巡逻队！"加弗里拉就吓得发抖了：一个锐利的火辣辣的念头通过他全身，通过而且刺痛了绷得紧紧的神经。他想叫喊，叫人家来搭救他……他已经张开了嘴，从板凳上稍稍站起来，凸起胸脯，吸足了空气就要喊出声了，但忽然间，一阵恐怖袭来，他仿佛被鞭子抽了一下，闭起眼睛从凳子上倒下了。

……在小船前方，远在天际，从黑沉沉的海水里升起一把青色火焰的巨剑，它划破黑夜，剑锋掠过天上的乌云，横倒在大海的胸脯上好象一条宽阔的淡蓝色带子。它躺着，在它的光辉照耀到的地方，从黑暗里浮现出本来看不见的黑黝黝的、沉默的、笼罩在柔和的夜雾里的船只。它们似乎长期沉在海底，被强大的暴风雨的力量刮沉在那里，这会儿却服从于大海所诞生的火剑的命令，从那里升起来，为了要瞧瞧天空和水面上的一切……它们的缆索缠着桅杆，象富于黏着力的水藻，跟着那些黑沉沉的

庞然大物一块儿从海底升起来，和它们的鱼网纠缠在一起。那可怕的蓝色火剑，它又从大海深处向上升，它光彩夺目地升起，再度划破黑夜，重新落到另一方向去了。在它落下的那地方又浮现出前所未见的一些船体来。

契尔卡什的小船在水面上停住了，它晃动着，仿佛不知道该怎么办。加弗里拉两手掩着脸躺在船底，契尔卡什用脚踢他，怒冲冲地低声吆喝道：

“傻瓜，那是海关的巡逻艇。那是探照灯！……起来，笨家伙！你没见灯光马上要照到我们这边来了！……鬼东西，你会把自己连我都给断送了！哼！……”

到后来，当靴后跟的更为有力的一下踢到加弗里拉背上的时候，他一跃而起，仍然怕睁开眼睛，他就坐到凳上，摸索着抓住了桨，小船前进了。

“轻一点！不然我要宰了你！喂，轻一点儿！……这么一个傻瓜，见你的鬼去吧！……你害怕什么？嗯？丑八怪！……那不过是只探照灯！划得轻一些！……鬼东西！……那是在巡查走私的。不会碰我们。他们去远了。别害怕，不会碰上的。现在我们……”契尔卡什胜利地向四周望了望。“好啦，他们去远了！呼……呼！……嗯，你运气好，傻瓜蛋！……”

加弗里拉不吱声，他划着，沉重地呼吸着，斜眼望着那火剑老在忽起忽落的地方。他怎么样也不肯相信契尔卡什说那不过是探照灯的话。那划破黑暗的、寒冷的蓝光，它能使大海闪耀着银色的光辉，它本身一定具有某种无法理解的力量，于是加弗里拉又沉入忧郁恐怖的催眠状态中了。他象机器似的划桨，身体缩做一团，好象等待着从上方飞来的打击，他已经没有任何愿望，他变得空虚和麻木了。这一夜的激动终于吞噬了他身上所

有人性的东西。

契尔卡什却胜利了。他那习惯于震荡的神经已经平静了。他的小胡子愉快地颤动，眼睛里闪耀着光芒。他觉得自己痛快得很，从牙缝里吹口哨，深深地吸着大海潮润的空气，他向四面环顾，当眼光落到加弗里拉身上时，善意地微笑了。

风吹过海面，唤醒了它，使它突然起了细密的波纹。乌云变得好象薄而透明了，但整个天空却被它遮满了。风虽然还很轻和，悠然在海面飘过，乌云却纹丝不动，好象带着某种灰色沉闷的思想在思索。

“喂，老弟，你醒醒，到时候了！瞧你这个样儿，就好象把你的灵魂从身上给挤掉了，只剩下了一包骨头！整个事情已经搞完了，喂！……”

加弗里拉听见有人说话，心里就宽慰了，虽然说话的是契尔卡什。

“我听见了，”他低声说。

“这就是了！软骨头……得啦，到船梢来掌舵，我来划桨，大概累了吧！”

加弗里拉呆头呆脑地掉换了位置。契尔卡什同他掉换位置时，瞧了瞧他的脸，发觉他腿在哆嗦，身体也在摇晃，因此更加可怜起这小伙子来了。他拍了拍他的肩头。

“得啦，得啦，别害怕！活儿可干得挺不错。老弟，我要多多地奖赏你。你想要二十五个卢布吗？好吗？”

“我呀，什么也不要。我只要能上岸……”

契尔卡什挥了挥手，吐了口唾沫，又划起桨来，用长长的胳臂把桨远远地朝后甩。

大海醒过来了。它扬起细浪，浪头上镶着泡沫的花边，后浪

推着前浪，互相碰得粉碎。泡沫消融时发出咝咝声，象是在叹息，周围的一切充满了音乐般的喧哗声和噼啪声。黑暗仿佛变得更有生气了。

“来，告诉我，”契尔卡什说，“你是要回村去的，将来讨了老婆，开始种田播种，生男育女，粮食要是不够吃，嗯，你就得拚命干活……那么怎么样？这里面乐趣多吗？”

“那有什么乐趣！”加弗里拉胆怯地颤声回答。

风吹开了几处乌云，从裂口中看得见一块块蓝天和天上一两颗星星。翻腾着的海反映出这些星星在波浪中跳跃着，时而隐没，时而重又闪现。

“靠右边一点把舵！”契尔卡什说。“马上就要到了。对了！……完成了。活儿真不赖！你瞧怎么样？……一夜工夫，五百卢布就弄到了手！”

“五百卢布？！”加弗里拉不敢相信地曼声问，但立刻害怕起来，用脚踢着船里的货包急忙问：“这是些什么东西呀？”

“这是些贵重的货物。这些东西如果照价卖出去，可以值一千卢布。嗯，可我不卖高价……手段高明吗？”

“是吗？”加弗里拉拖长声音问。“要是我有那么些钱的话！”他叹了一声，立刻想起了自己的村子、贫苦的家业、自己的母亲和所有远离的亲切的东西，为了这一切他才出来做工，为了这一切他这一夜才吃足了苦头。回忆的思潮向他袭来，他想起了自己那个村子，它坐落在陡峭的山坡上，下面一直伸展到长满桦树、白柳、花楸树和稠李的河边……“嘿，那该多好呀！……”他悲哀地叹了一声。

“可不是！……我想你会立刻搭了火车回家……村里的姑娘们一定会爱上你，真是！……你挑选就是了！给自己盖所房

子，嗯，要盖房子，恐怕钱还不太够……”

“是呀……盖房子是不够的。我们那儿木料挺贵。”

“那怕什么？把旧的修理一下好了。马怎么样？有没有啊？”

“马吗？有是有的，不过太老了，这鬼马。”

“这么说，得买马。买一匹好马！牛……羊……各种的家禽……嗯？”

“说它干吗！……啊，上帝！能过上个快活的生活才好呢！”

“对，老弟，生活总要过得去才好……这类事情我也在行。我过去也有过自己的窝……我父亲在村里也算得上是一个最阔的……”

契尔卡什划得很慢。小船在轻快地拍击着它的船舷的波浪上荡漾，在黑糊糊的海上几乎没有向前进，但摆动得越发厉害了。两个人都沉入到幻想中，在水上摇晃着，凝神望着自己的周围。契尔卡什开始把加弗里拉的思想引向家乡，希望借此能多少鼓舞起他的精神和安慰他。起初他说话时小胡子里含着微笑，可是到后来，他回答着对方的问话并提醒他关于农村生活的快乐，——他自己对这种快乐早已失掉了兴趣，而且已经忘却，到这时才又回忆起来，——他自己也慢慢地入了迷，于是他不但不再向小伙子细问关于乡村的事情，而且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开始向他讲述起来：

“乡下生活最要紧的，老弟，那就是自由！主子就是你自己。有你自己的房子，它虽然不值几个钱，但它是你自己的。有你自己的地，虽然它也只是很小一点点，但它是你自己的！在自己的土地上你就是皇上！……你有面子……你可以要求每个人都尊敬你……对吧？”契尔卡什兴奋地结束了他的话。

加弗里拉好奇地瞧着他，也变得兴致勃勃了。在这场交谈里他已经忘记是在跟谁打交道，他面前所看见的是一个和他一样的庄稼人，他被世世代代的汗水一辈子黏住在土地上，童年的回忆使他跟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又自动摆脱了它和对它的怀念，因此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老兄，是这样的！啊，说得真对！看看你自己，现在没有土地你怎么样了？老兄，土地就象是母亲，那是不能够长久忘掉的。”

契尔卡什一下给提醒了……他感到胸口有一阵激怒的剧痛，这是每当他这么一个无所畏惧的好汉子的自尊心被什么人——尤其是一个在他看来毫无价值的人，——触犯了时总要发作的。

“扯淡！……”他恶狠狠地说，“也许你以为那些话我都是一本正经地说的……你别做梦啦！”

“真是个怪人！……”加弗里拉又胆战心惊了。我难道是在说你什么吗？我想，象你这样的人有许许多多！嘿，世上有那么多不幸的人！……流浪汉。”

“坐到桨边来，笨蛋！”契尔卡什干脆地命令他，不知为什么把冲到嘴边的一大堆激烈的咒骂抑制着没说出口。

他们又调换了位置，当契尔卡什跨过那几包东西爬到船梢时，心头起了要踢加弗里拉一脚，让他跌进水去的强烈的欲望。

短短的谈话一下子静下来了。可是现在即使在加弗里拉的沉默里，契尔卡什也闻到乡村的气息……他回想起往事，忘记了掌舵，小船被波浪转动着，在海上漂浮。海浪仿佛知道这只小船失掉了目标，便把它越抛越高，轻轻地摆弄它，在船桨下面闪烁着柔和的淡蓝色的光。契尔卡什面前迅速地掠过遥远的过去的

图景，有一堵高墙把这个过去同现在十一年流浪汉生涯隔离开了。他居然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自己的村子，自己的母亲，——一个红脸蛋的体态丰满的、有一双善良的灰色眼睛的妇女，看见面容严厉、留着火红色大胡子的巨人般的父亲；又看见成了新郎的自己和黑眼睛的妻子安菲莎，她拖着一条长辫子，人很胖，很温柔、很快乐。他又看见自己成了美男子，当了近卫兵；又看见已经满头白发、给工作压弯了腰的父亲和满脸皱纹、弯腰曲背的母亲；他看见他服役回来时村里欢迎他的场面；看见父亲向全村夸耀自己的格利高里，——那是个有胡子的强壮的兵士和矫健的美男子……回忆是对不幸者的鞭笞，它甚至能使过去的顽石重新复活过来，甚至还能够往过去曾经喝下去的毒药里注入几滴甘露……

契尔卡什觉得自己被笼罩在一阵安慰人心的亲切的气流里，它给他的听觉带来了母亲抚爱的话语和正直的庄稼汉父亲的严正教训，还带来了土地母亲许多被遗忘了的声音和许多滋养人的气息；这片土地刚解冻、刚被翻耕和刚披上丝绸般绿油油的春苗……他感到自己的孤独，感到自己从那种生活方式里被抛弃和永远割断了联系，而他血管里流着的血正是从这生活方式里培养出来的。

“喂！我们倒是上哪儿去呀？”加弗里拉突然问道。

契尔卡什哆嗦了一下，他用猛兽警觉的目光向四面张望。

“真见鬼了！……使点劲划桨呀……”

“在想心思了？”加弗里拉笑着问道。

“累了……”

“这么说，我们现在已经不会为这个遭殃了？”加弗里拉用脚踢了踢那几包货物。

"不会……你放心好了。我马上交货和收钱……是的！"

"五百卢布？"

"不会再少。"

"这个，哈，一笔大钱！如果给我，我这苦命人！……嘿，我会跟他们唱歌！……"

"照庄稼人的方式吗？"

"那当然！我马上要……"

加弗里拉幻想得飘飘然了。但契尔卡什却沉默着。他的小胡子耷拉着，受浪涛溅拍的右半身是湿漉漉的，眼睛凹陷了，也失去了光芒。他容貌上一切桀骜不驯的东西变驯顺了，被无可奈何的思虑所冲淡，那种神色甚至在他肮脏的衬衫的皱折里也流露着。

他把小船来了个急转弯，向一个从水里冒出来的黑色东西驶去。

天空又盖满了乌云，下起雨来，雨滴很小、很暖，快活地飒飒响，打在浪尖上。

"停住！轻一点儿！"契尔卡什命令说。

小船的船头撞在一艘驳船上了。

"鬼家伙们难道都睡觉了？……"契尔卡什用搭竿钩住了帆船上吊下来的绳索，咕噜着。"放下舷梯来呀！……还下起雨来了，难道不能下早一点吗！喂，你们这些废料……喂！……"

"是谢耳加式吗①？"从上方传来了悦耳的鼻音。

"哎，放下舷梯来！"

"卡利美拉②，谢耳加式！"

---

① "契尔卡什"的讹音，证明说话的不是俄罗斯人。

② 希腊语："晚上好！"

“放下舷梯来，烟熏鬼！”契尔卡什吼叫了。

“嘿，今天干什么气呼呼的……哈罗！”

“爬上去，加弗里拉！”契尔卡什对他的伙伴说。

一会儿工夫他们到了甲板上，那里有三个黑咕嚨咚留大胡子的人影操着古怪的嘘嘘响的语言彼此热烈地在闲谈，同时望着船舷外面契尔卡什的小船。第四个人裹着长长的大髦走近他，一声不吭地握了握他的手，然后怀疑地望了望加弗里拉。

“明天一早把钱准备好，”契尔卡什开门见山地向他说。“现在我要去睡觉。加弗里拉，咱们走吧！想吃点什么东西吗？”

“最好能睡一觉……”加弗里拉回答说。五分钟后他就打起呼噜来了。契尔卡什坐在他身旁，用脚试着什么人的靴子，若有所思地向旁边吐着唾沫，愁闷地透过牙缝吹着口哨。后来他挨着加弗里拉躺下，用手垫着脑袋，小胡子动个不停。

驳船在欢跃的水上轻轻地荡漾，不知什么地方的木头发出哀鸣似的吱吱声，雨水柔和地洒在甲板上，浪涛拍击着船舷……一切都显得非常凄凉，一切声音也象一个对自己孩子的幸福已经绝望了的母亲所哼的摇篮曲那样凄凉……

契尔卡什呲着牙，微微抬起脑袋向四面张望，嘴里嘀咕了一阵又睡下了……他岔开两腿，活象一把大剪刀。

三

他首先醒过来，不安地望了望周围，立刻放下了心，又向还在睡着的加弗里拉瞧了一眼。后者甜滋滋地打着呼噜，在睡梦中他那稚气而健康的黑脸孔不知什么缘故老在微笑。契尔卡什叹了口气，沿着窄狭的绳梯往上爬。货舱的舱口露出一小块铅

色的天空。天亮了，那是秋天那种沉闷灰暗的天气。

契尔卡什过了两个来钟头回来了。他的脸变红了，小胡子神气活现地向上卷着。他穿着结实的长靴、短上衣和皮裤子，打扮得象个猎人。他这身衣服已经磨旧了，但还很结实，而且很合身，使他的体型宽了些，掩盖了他的精瘦，神气显得很英武。

"喂，小牛犊，起来吧！……"他用脚踢了踢加弗里拉。

那家伙跳了起来，睡梦初醒一时还认不出他来，用朦胧的眼睛惊讶地凝视着他。契尔卡什哈哈大笑了。

"瞧你这副模样！……"加弗里拉终于认出是他，就开朗地笑着说。"成了老爷了！"

"在我们这儿那很快可以办到。你可真是个胆小鬼！昨天夜里你吓得要死过去多少回呀？"

"你自己想想吧，这种事情我才第一次干！说不定会闹得灵魂一辈子受苦呢！"

"唔，还打算再干吗？嗯？"

"还干？……可是那玩艺儿……对你怎么说好呢？能得到什么好处？……问题在这里！"

"好吧，如果有两张花纸①呢？"

"你是说两百卢布吗？那还不错……那倒是可以的……"

"等一等吧！那灵魂不是会受苦了吗？……"

"那个嘛，没准……就不会受苦啦！"加弗里拉笑了起来。"不会受苦，倒可以一辈子做个人了。"

契尔卡什快活地哈哈大笑。

"行了！开玩笑开够了。快上岸吧……"

---

① 花纸，指帝俄时代票面一百卢布的钞票。

现在他们重新上了小船。契尔卡什掌舵，加弗里拉划桨。他们头顶上是平铺着乌云的灰蒙蒙的天空，暗绿色的大海拨弄着小船，让它哗啦哗啦地在波浪上颠来颠去，波浪这时还小，欢乐地把亮晶晶的、带着咸味的泡沫泼进船舷。在船头前面的远方，望得见沙岸黄色的长洲，船梢后面伸展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浪涛连绵起伏，面上点缀着华丽的白色浪花。就在那儿，远远地有许多船只；左边的远方桅樯林立，还有一大堆白色的城市建筑物。从那儿，一阵阵隆隆声夹带着浪涛的澎湃声构成的美妙强劲的音乐打海面上传来……浅灰色烟雾的薄幕笼罩了一切，使它们彼此之间遥遥相隔着……

“喂，今晚上会跳得更欢啦！”契尔卡什用脑袋点了点大海说。

“会有暴风雨吗？”加弗里拉有力地把桨划着波浪问道。海风打起的浪花，把他从头到脚都淋湿了。

“对！……”契尔卡什表示同意。

加弗里拉探究地瞧了他一眼……

“那么，人家给了你多少钱？”他看到契尔卡什不打算开腔，终于忍不住问道。

“就是这些！”契尔卡什说，同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东西给加弗里拉看。

加弗里拉一看见那些五颜六色的花纸，他眼睛里的一切就都蒙上了彩虹般辉煌的色调。

“嘿！……我本来以为你对我吹牛哩！……这些有多少？”

“五百四十！”

“太棒了！……”加弗里拉低声说，用贪婪的目光盯着重新藏进口袋里去的那五百四十卢布。“老天爷！……如果这些

钱！……”他哭丧着脸叹了口气。

“咱们俩玩他个痛快，小伙子！”契尔卡什兴高采烈地喊道："嘿，得……你别担心，老弟，我会分给你的……分给你四十，嗯？满意吗？要不要我马上给你？”

“要是你不觉得吃亏，那好！我接受！”

加弗里拉由于那种剧烈得钻心的期望而浑身哆嗦着。

“你呀，鬼东西！说得出‘我接受！’老弟，那么请赏光接受吧！我一定请你接受！我不知道把这些钱藏到哪儿好！你帮帮我忙，收下吧，拿去吧！……”

契尔卡什把几张钞票递给他。他手颤抖着接了，放下了桨，把钞票藏进怀里，贪婪地眯细了眼睛，呼呼地吸着气，仿佛喝下了什么刺激嗓门的东西。契尔卡什带着讥讽的微笑望着他。加弗里拉已经重新拿起了桨，焦急不安地划着，好象害怕什么似地低下了眼睛。他的肩头和耳朵都在抽搐着。

“你真贪心！那可不好……不过，这也没关系！……庄稼人嘛……”契尔卡什沉思地说。

“你知道有了钱才好办事呀！……”加弗里拉忽然情绪激昂地喊着。于是他断断续续地，好象在匆匆赶上自己的思想，顺口溜地说起在村里有钱花时和没钱花时的生活。说怎样才受人尊敬，富裕、快乐！……

契尔卡什注意地倾听，板着脸，象在思考问题似的眯细了眼睛。他偶尔露出满意的微笑。

“到了！”他打断了加弗里拉的话头。

浪涛托着小船，轻快地推它上了沙滩。

“嗯，老弟，现在完事了。应该把船拖得远些，才不至于给水冲走。有人会来找它。我和你得分手了！……这儿去城里还有

八俄里。你怎么样，仍旧回城里？对吗？”

契尔卡什的脸上流露着善良而狡猾的微笑，他整个表情仿佛在想给自己办一件非常愉快、同时又能让加弗里拉觉得意外的事一样。他一手插在兜儿里，把里面的钞票弄得沙沙响。

“不成……我……不想走……我……”加弗里拉喘息着，喉头好象让东西给堵住了。

契尔卡什看了看他。

“看你这样子有什么不舒服吗？”他问。

“没什么……”可是加弗里拉的脸一会儿变红，一会儿发青，他退退缩缩，象是准备向契尔卡什扑过来，又象是被另一种他难于达到的欲望折磨着似的。

契尔卡什看到小伙子这种激动的样子，感到不是滋味。他等待着他到底会怎么发作。

加弗里拉开始奇怪地发出象哀号似的笑声。他的脑袋耷拉着，契尔卡什看不见他的面孔，只模糊地看到他一会儿通红一会儿煞白的耳朵。

“你见鬼去吧！”契尔卡什摆了摆手说。“你爱上我了，还是怎么的？象小姑娘似的扭扭捏捏的！……难道是舍不得跟我分手吗？喂，吃奶的娃娃！你说，你怎么啦？我可要走啦！……”

“你要走啦?!”加弗里拉响亮地喊起来。

荒漠的沙滩给他这一声喊所震动，被海浪淘洗过的黄沙地好象在颤抖。契尔卡什也哆嗦了一下。加弗里拉突然站起身来扑到契尔卡什跟前，双手抱住了他的两腿，想拉他过来。契尔卡什身体晃了晃，笨重地坐到了沙地上，他咬紧牙齿，猛然挥动着攥紧了拳头的长手臂。可是他还没有打出手，却被加弗里拉羞怯而恳求的低语阻住了；

“亲爱的！……你把这些钱都给我吧！看上帝面上给我吧！这些钱对你能算得了什么？……你一夜之间，只消一夜，就能弄到手……而我呢，得好多年……给了我吧，我会为你祷告的！永远为你，在三所教堂里，求上帝超度你的灵魂！……这些钱你不过随手就花掉了……我可是要把它们花在田地里！唉，把它们给我吧！它们对你能有什么用？……难道你这么在乎这些钱吗？只要一个夜里，你就发财了！做做好事吧！你是没有希望的人……你没有出路了……我却可以，嘿！你把它们给我吧！……”

契尔卡什又害怕、又惊讶、又气忿，他坐在沙地上，手撑在地上，向后仰起身子坐着不吱声，眼睛吓人地瞪着小伙子。后者把脑袋埋在他双膝之间，喘息着低声央求他。契尔卡什把他推开，终于站起身来，手往兜儿里一掏，把钞票扔给了加弗里拉。

“拿去！吞下去吧……”由于激动，也由于对这个贪婪的奴隶的强烈的怜悯和厌恶，他喊道。他扔了钱，觉得自己真英雄。

“我本来想多给你些钱。我昨天就很可怜你，我回想起了乡村……我这么想：让我来帮助这个小伙子吧。我等着看你怎么办：你开口请求呢还是不？你却……哼，窝囊废！要饭花子！……为了几个钱难道犯得着这样折磨自己吗？傻瓜蛋！你们这些贪馋的鬼东西！……没脸没皮的……你们为一个小钱就可以出卖自己！……”

“亲爱的！……愿上帝拯救你！你瞧我现在怎样啦？……我现在呀……阔啦！……”加弗里拉高兴得尖声嚷嚷起来。他哆哆嗦嗦把钱揣到怀里。“喂，你呀，亲爱的！……我一辈子忘不了你！……永远忘不了！……我要叫老婆和儿女们为你祈祷！”

契尔卡什听着他快乐的尖叫，望着他由于贪婪的狂喜而变了模样的发光的面孔，感到自己虽然是一个与所有的亲人断绝往来的小偷和流浪汉，可永远不会这样贪婪、下贱和忘乎所以，永远不会象这种样子！……他这样的念头和感觉，使他充满着自由之感，使他停留在这荒凉的海边，一时还不想离开加弗里拉。

“你给了我幸福！”加弗里拉抓起了契尔卡什一只手捂在自己的脸孔上叫着。

契尔卡什没有吭声，只是象狼一般露出了牙齿。加弗里拉一股劲儿表白着：

“你说我那时怎么想来着？我们把船划到这儿来时……我在想……我要抓住他，就是说抓住你，用桨……拍的给你一下！……那些钱就都归了我，把他，……也就是说把你推到海里……嗯？我想：谁又会来找你呢？即便找到了，也不会再追查是怎么死的，是谁弄死的。我想，他不是那种人，值得大事声张！……一个世界上谁也不需要的人！有谁会愿意为他出头？”

“把钱拿回来！……”契尔卡什掐住加弗里拉的喉咙大声喝道……

加弗里拉挣扎了一次，两次，契尔卡什另一只手象蛇一般绕着他……衬衫发出撕破的声音，加弗里拉已经躺倒在沙地上，疯狂地瞪出了眼珠，手指抓着空气，两脚在空中乱蹬着。直挺挺的、干瘪的、凶猛的契尔卡什露出了牙齿，挖苦地微微笑着，他的小胡子在他高颧骨的尖面孔上神经质地跳动。他一生中从来没挨过这么重的打击，他也从来没这样忿恨过。

“怎么样？你幸福了吧？”他脸带笑容问加弗里拉，又背转过身向城市的方向走去。可是他还没有跨出五步远，加弗里拉象

猫似的弓起身站立起来，向空中高高地扬起手臂，对准他投出一块圆石来，同时凶恶地喊道：

“给你这一下！……”

契尔卡什啊呀了一声，双手抱住了脑袋，朝前摇晃着，向加弗里拉转过身来，面孔朝下倒在沙岸上。加弗里拉望着他，愣住了。这时他的腿动了一下，试着抬起头，并且直立起来，象弓弦似地颤抖个不停。于是加弗里拉拔脚向远处飞跑，向那上面飘浮着毛茸茸的黑云并且已经暗下来的雾茫茫的草原跑去。浪涛哗啦啦地响着扑上沙滩，和它融成一片，然后又向上卷来。浪花呲呲地响，水的飞沫向空中飞溅着。

下起雨来了，起初很稀，但很快变成稠密的、大颗的雨点，从空中倾泻下来。它们用雨丝织成一张大大的网，这网一下子就把草原的远方和大海的远方都遮住了。加弗里拉在网里消失了。除了大雨和躺在海边沙地上的瘦长个子的人以外，有好久什么也看不见。但后来，奔跑着的加弗里拉重新从雨中出现，他象鸟似的飞奔；他跑近契尔卡什，在他前面跪下，开始在地上扳起他来。他的手浸到温暖的红色粘液里了……他哆嗦了一下，脸色激动而苍白地倒退了几步。

“老兄，起来点儿！”他在雨声中凑着契尔卡什的耳朵低声说。

契尔卡什苏醒过来，推开了加弗里拉，嘶哑着嗓子说：

“走开！……”

“老兄！原谅我吧！……那是魔鬼迷了我……”加弗里拉吻着契尔卡什的手，颤抖着低语道。

“去……走吧……”他声音嘶哑了。

“你要解脱我灵魂的罪孽！……亲爱的！饶恕我吧！……”

“该死……你滚！……去见鬼吧！”契尔卡什突然喊了起来，从沙地上坐直了。他的脸是苍白的、凶恶的，眼睛迷迷糊糊地闭着，仿佛非常希望睡去。“你还想什么？你干下了这种事……滚！滚吧！”他想向悲痛欲绝的加弗里拉踢一脚，但没成功，要不是加弗里拉抱着他的肩膀扶住他，他准会重新倒下的。契尔卡什的脸现在跟加弗里拉的一般高了。他们俩都脸色苍白得可怕。

“呸！”契尔卡什向自己的伙计张得很大的眼睛吐了口唾沫。

加弗里拉逆来顺受地用衣袖擦了擦脸，低声说：

“随你怎么着好了……我决不哼一声。看上帝份上宽恕我吧！”

“贱胚！……你连干坏事都不配！……”契尔卡什鄙夷地喊道。他从短外衣下面撕下一片衬衫的布头，一声不响，但偶尔咬咬牙齿，开始包扎自己的脑袋。“钱拿了吗？”他咬着牙说。

“我没拿，老兄！我不需要了！拿了要遭殃！……”

契尔卡什把手伸进自己上衣的口袋里，拿出那卷钱来，把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重新放进口袋，其余的都丢给加弗里拉。

“拿了就走吧！”

“我不拿，老兄……我不能！原谅我！”

“对你说把钱拿去！……”契尔卡什吓人地转动着眼珠，吼叫起来。

“饶恕了我！……那么我就拿……”加弗里拉怯生生地说，在被雨水欢畅地流注着的湿漉漉的沙土上，他向契尔卡什的脚边跪下。

“你撒谎，你会拿的，贱胚子！”契尔卡什肯定地说，费劲地揪着头发把他的脑袋抬起来，把钱塞到他脸上。

“拿去！拿去！不要你白干活！拿去，别害怕！别因为差点儿把人打死而害臊！没有人会为了我这号人来处罚你的！他们知道了，还要向你道谢呢。来，拿去吧！”

加弗里拉看见契尔卡什在笑，于是他感到轻松些了。他把钱紧紧捏在手里。

“老兄！你宽恕我了吗？不愿意吗？嗯？”他哭哭啼啼地问。

“亲爱的！……”契尔卡什学着他的腔调回答，他摇摇晃晃站起来。“有什么要宽恕的呢？没有什么要宽恕的！今天你搞了我，明天我会搞你……”

“唉，老兄呀老兄！……”加弗里拉摇着脑袋忧愁地叹道。

契尔卡什站在他面前奇怪地微笑着，他头上慢慢变红的破布很象一顶土耳其式的帽子。

下着瓢泼似的大雨。大海喑呜地唠叨着，海浪疯狂而忿怒地冲击着沿岸。

两个人沉默了一阵。

“得，再见吧！”契尔卡什嘲笑地说，迈开步子走了。

他颠踬着，两条腿在发抖，他很奇怪地捧着脑袋，生怕会丢掉了它似的。

“原谅我吧，老兄！……”加弗里拉再一次恳求他。

“没关系！”契尔卡什一边走一边冷漠地回答。

他摇摇晃晃地走了，老是用左手的手心托着脑袋，右手轻轻地捻着褐色的小胡子。

加弗里拉目送着他，直到他的影子消失在雨里才罢。雨象纤细而又无尽的水流从乌云里越来越密地倾泻下来，它用不透光的、青灰色的烟雾笼罩了草原。

于是加弗里拉摘下了淋湿的便帽，划了个十字，瞧了瞧捏在

手里的钱，舒畅地深深叹了口气，把钱藏在怀里，用阔大坚定的步子沿着海岸，向与契尔卡什消失之处相反的方向走去。

大海咆哮着，把巨大沉重的浪头抛掷到沿岸的沙滩，把巨浪碎成泡沫和浪花。大雨用力鞭打着水面和地上……风呼啸着……周围的一切充满了哀号、咆哮、轰鸣声……除了雨，既看不见海，也看不见天。

大雨和浪花很快冲洗掉了契尔卡什躺过的那块地方的红色斑迹，冲洗掉了契尔卡什和青年小伙子在岸边沙地上的痕迹……在荒漠的海岸上，那两个人之间发生过的一个小小事件，丝毫没有留下可以让人回忆的任何痕迹。

一八九四年

伊　信译

伊则吉尔老婆子

1

这些故事是我在比萨拉比亚的海岸上，靠近亚尔克曼①的一个地方听到的。

有一个晚上，我们做完了一天的采葡萄工作以后，那一群跟我在一块儿作工的摩尔达维亚人都到海边去了。我和伊则吉尔老婆子却留下来，我们躺在葡萄藤浓荫里的地上，默默地望着到海边去的人们的暗影溶化在逐渐加深的夜色里面。

他们一边走，一边唱着，笑着。男人都有青铜色的脸和又浓又黑的胡髭，他们的浓密的鬈发一直垂到肩上；他们都穿扣领短上衣和宽大的裤子。妇人和少女都是又快乐又灵活，她们有深蓝色的眼睛，她们的脸也是青铜色的。她们的丝一样的黑发松松地垂在她们的背后，暖和的微风吹拂着它们，把那些结在发间的铜钱吹得叮当地响。风吹得象大股的均匀的波浪，可是有时候它仿佛在跳过什么看不见的障碍似的，一阵狂吹把女人的头发高高地吹起来，成了奇形怪状的鬃毛，在她们的头上飘动。这给她们添了一种奇怪的、仙女似的样子。她们离我们越去越远；夜和幻想给她们披上了一身美丽的衣裳，使她们越来越美了。

① 比萨拉比亚的一个小城。

有人在拉提琴……一个少女唱起了柔和的女低音。传来一阵一阵的笑声……

空气里渗透着海的有刺激性的盐味和太阳落山前刚刚给雨水滋润过的土地的油腻的蒸发气味。现在还有几片残云在天空飘浮，非常漂亮，而且形状和颜色都是极其怪诞的——有的是软软的，象一缕一缕的烟，有暗蓝色的，也有青灰色的；有的是凹凸不平的，象断崖绝壁，有暗黑色的，也有棕色的。一片一片的深蓝色天空从这些云中间和善地露出脸来窥探，它们上面点缀了一颗一颗的金星。所有这一切——声音啦，气味啦，云啦，人啦——都显得是不可思议地美丽和忧郁，好象是一个奇妙的故事的开场一样。一切都象是让人把它的生长在中途阻止了，仿佛它快要死去似的。嘈杂的人声消失了，往远方逝去了，变成了悲哀的叹息。

“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块儿去呢？”伊则吉尔问我道，她朝着人们去的那个方向点一点头。

时间使她的身子弯成了两截；她那对曾经是乌黑的眼睛现在黯淡了，而且整天在流泪。她那干枯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它轧轧地响着，好象这个老婆子在用骨头讲话似的。

“我不想去，”我答道。

“哎！……你们俄罗斯人生下来就是老头子。你们全是象魔鬼那样地阴沉……我们的女孩子怕你……可是你年轻，强壮……”

月亮升起来了。月轮很大，而且血一样地红，它好象是从草原的子宫里出来的，这个草原当年曾经吞过那么多的人肉，喝过那么多的人血，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变得极富饶，极肥腴了。月光把葡萄叶的花边形的影子投在我们的身上，我和老婆子都仿

佛给盖上了一张网似的。在我们的左边，云的影子在草原上飘浮着；这些云片渗透着浅蓝色的月光，显得更光亮，更透明了。

"你瞧！腊拉来了！"

我朝老婆子用她那指头弯曲的颤抖的手所指的方向望过去，我看见一些黑影在那儿浮动，影子很多，其中有一个比其他的影子更暗更浓，而且动得更快，也更低——这是从一片离地面较近，而且动得较快的云上面落下来的影子。

"我看不见一个人，"我说。

"你的眼睛比我这个老婆子的还差！你瞧！在那边！那个黑黑的东西，正在草原上跑着的！"

我再看那边，除了影子以外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

"这是影子！你为什么叫它做腊拉？"

"因为这就是他。他现在已经只是一个影子了！他已经活了几千年了；太阳晒干了他的身子、他的血同他的骨头，风又把它们象尘土似地吹散了。你瞧：上帝为了一个人的高傲就会这样地对付他！"

"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向老婆子央求道，这时候我已经在期待着一个在草原上编成的出色的故事了。

她给我讲了下面的这个故事。

"这是好几千年前的事了。在海的那一边，很远的，很远的，太阳出来的地方，有一个大河的国家，在那个国家里太阳可热得厉害，那儿的每一张树叶、每一片草叶都投射出够给一个人遮蔽日光的影子。

"所以那个国家的土地是多么地富饶！

"在那儿有一族强悍的人，他们靠牧畜为生，并且把他们的

气力同勇气消耗在打猎上面，打过猎以后，他们便设宴庆祝，大家唱歌，并且跟女孩子调情。

“有一回在他们的宴会当中，一只鹰从天空飞下来，把一个象夜一样柔和的黑头发的女孩子抓走了。男人们拔出箭来向鹰射去，那些可怜的箭都落回在地上。他们跑到各处去找那个女孩子，却始终找不到她。他们渐渐地忘了她，就跟人忘掉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一样。”

老婆子叹一口气，她不响了。她那刺耳的声音好象是那一切给人忘记了的时代变成回忆的影子在她胸中复活起来，现在在这儿哀诉一样。海轻轻地给这个古传说的开场白伴奏（这一类的传说也许就是在这个海岸上创造出来的）。

“可是过了二十年，她自己回来了，已经成了衰弱、憔悴的女人。她带来一个年轻人，强壮而漂亮，就象她在二十年以前的那个样子。他们问她这些年中间她在什么地方，她说鹰把她带到深山去，她跟他一块儿住在那儿做他的妻子。这个年轻人便是他的儿子；父亲已经死了。他看见自己一天一天地衰老了，便最后一次高高地飞到天空去，然后收起翅膀让自己从空中摔下来，重重地跌在巉峻的山岩上撞死了……

“众人惊奇地望着鹰的儿子，他们看出来他跟他们中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只除了他的眼睛是冷冷的，高傲的，跟那个百鸟之王的眼睛倒很相象。他们对他讲话，他高兴就回答，否则便一声不响；族里的长辈们过来对他讲话，他把他们看作平辈一样地回答他们。这使他们很不高兴，他们说他是一根箭头还没有削尖也没有装上羽毛的箭，他们告诉他，成千的象他这样年纪的人以及成千的年纪比他大一倍的人都尊敬他们，服从他们。可是他却大胆地望着他们，回答道，世界上并没有一个跟他相等的人，

要是大家都尊敬他们，他也不愿意这样干。啊！……这时候他们真的生气了，他们气冲冲地说：

"'我们中间没有他的地方！他高兴上哪儿去，就让他上哪儿去。'

"他大笑，便到他高兴去的地方去——到那个一直出神地望着他的美丽的少女那儿去；他走到她跟前，搂住她。她的父亲就是刚才训斥过他的那些长辈中间的一位。虽然他很漂亮，可是她把他推开了，因为她害怕她的父亲。她把他推开，自己走开了；可是他打她，等她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又拿脚踏在她的胸口上，踏得那么厉害，使她的嘴里喷出鲜血来朝天空溅去。这个少女喘一口气，象蛇一样地扭动一下，就死了。

"所有在场看见这件事情的人都惊呆了，——一个女人让人这样地杀死在他们的面前，这还是第一次。他们默默地站了许久，他们一会儿望着那个少女，她躺在那儿，眼睛睁开，满口是血，他们一会儿望着她旁边那个年轻人，他一个人站在那儿，高傲地面对着大家——他不肯埋下头，好象他要他们来处罚他似的。后来他们清醒过来了，想好了主意，捉住他，把他绑起来，放在那儿；因为他们觉得，马上就杀死他，未免太简单了，这不会使他们满意的。"

夜色在生长，在加浓，夜充满了奇异的、轻柔的声音。草原上金花鼠凄凉地吱吱叫着，葡萄藤的绿叶丛中响起了蟋蟀的玻璃一样的颤声；树叶在叹息，在窃窃地私语；一轮血红色的满月现在变成苍白色了，它离地越高，就显得越苍白，而且越来越多地把大量的浅蓝色暗雾倾注在草原上……

"他们聚在一块儿，要想出一个足以抵偿他的大罪的刑罚……有人建议用几匹马把他分尸，然而他们觉得这个太温和

了。别的人主张每一个人射他一箭射死他，但是这也让人反对掉了。有人提议把他绑在火柱上活活地烧死，可是烟雾会叫人看不见他的痛苦。意见已经提得很多，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叫大家满意的来。他的母亲跪在他们的面前，一声不响，她找不到眼泪同语言来哀求他们宽恕她的儿子。他们谈了很久，最后一位贤人想了好一会儿，便说道：

"'让我们来问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他们这样问了他。他说：

"'先给我松绑！你们绑住我，我是不说的！'

"他们给他松了绑以后，他反倒问他们：

"'你们要什么？'他对他们发问好象把他们当作他的奴隶一样……

"'已经对你讲过了，'贤人答道。

"'为什么我要向你们解释我的行为呢？'

"'为着我们可以了解你。你这个高傲的人，你听着！反正你要死了……你让我们了解你所做的事情吧。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能够多知道一些我们现在还没有知道的事，对我们会有好处。……'

"'好吧，我说，虽然也许连我自己还不十分明白先前发生的那件事情。我杀死她，因为我觉得——她好象在推开我……我却要她。'

"'可是她不是你的人呀！'他们对他说。

"'那么你们使用的就都是你们自己的东西吗？我明明看见每一个人就只有言语和手、脚是他自己的……可是他们却有牛羊，女人，土地……还有许多别的东西。'

"对他这个问题，他们回答他说，一个人占用任何一件东西，

都是用他自己作代价换来的：譬如用他的智慧，他的气力，有时候甚至用他的生命。可是他说，他要保持一个完整的自己，不愿意分一点给别人。

“他们跟他争论了很久，后来终于看出来他把自己看做世界上的第一个人，而且除了他自己以外，他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他们明白他给他自己安排了怎样孤独的命运的时候，他们觉得可怕极了。他没有种族，没有母亲，没有牲畜，没有妻子，而且他也不要这些。

“他们看到了这一点，便又讨论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处罚他。可是这一次他们谈得并不久，那个贤人听了他们的意见以后，便出来说：

“‘等着！刑罚已经有了。一个很可怕的刑罚。你们想一千年也想不出这个来！他的刑罚就在他自己身上！放他去吧，让他自由。这就是他的刑罚！’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无云的天空中忽然响起一声霹雳。天上的神明同意了贤人的话。在场的人全躬身行礼，随后便散去了。然而这个年轻人（他现在得到了“腊拉”这个名字，这是“被抛弃”，“被放逐”的意思。）却望着那些把他抛在这儿的人高声大笑，他笑着，他现在是单单的一个人了，他是自由的，跟他的父亲完全一样。不过他的父亲并不是人……他却是一个人。现在他开始过起鸟一样的自由生活来了。他时常跑到那一族人住的地方去，抢走他们的牲畜和女孩子——以及一切他要的东西。人们用箭射他，可是箭头射不进他的身体，因为有一层最高刑罚的无形的外皮保护着它。他动作敏捷，贪得无餍，又强壮，又残酷，可是他始终没有跟人面对面地遇到过。人们只有在远处看到他。他就这样孤独地在人群附近荡来荡去，

一直荡了好久，好久，——已经不止一个十年了。可是有一回他走近了人们，等到他们向他冲上来的时候，他却站住不动，连一点儿自卫的动作也没有。有一个人猜到了他的心思，便大声嚷起来：

"'不要挨他！他想死！'

"大家全站住不动了，他们都不愿意减轻这个对他们作过许多恶的人的恶运，都不愿意杀死他。他们就站在旁边，笑他。他听到这些笑声，浑身抖起来，伸出两只手抓他自己的胸口，在胸口上找寻什么东西。他忽然拿起一块石头，向人们冲过去。他们避开他的攻击，却不还手打他；等到他疲乏了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号倒在地上的时候，人们退在一边，望着他。他站起来，拿起那把他们先前争斗的时候从一个人手里落下来的刀，朝他自己的胸口刺进去。可是刀折断了，好象它砍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一样。他又倒在地上，拿脑袋去撞地，撞了好久，可是地只是在退让，他的脑袋撞到的地方便留下一个洞。

"'他不能够死！'人们高兴地嚷着。

"他们丢下他走开了。他朝天躺着，看见一些雄壮的鹰象黑点似地高高地在天空飞翔。他的眼睛里充满着痛苦，多到可以毒死全世界的人。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在等待死——永远是孤独的，永远是自由的。他一直在飘来荡去，到处都去过了。……你瞧，他已经变成影子一样的了，而且他会永远是这样的。他不懂得人的话，也不懂得人的动作，他什么也不懂。他只是在找寻，飘来荡去……他不知道生，死也不欢迎他。人们中间没有他的地方了。……啊，一个人因为自己的高傲就受到这样的惩罚！"

老婆子叹了一口气，不响了，她那个垂在胸前的头奇怪地摇了几下。

我望着她。我觉得这个老婆子给睡魔征服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可怜起她来。她的故事的结尾的一段是用一种庄严的、警告的声音说出来的，可是这里面仍旧有畏怯的、奴隶性的调子。

海岸上有人唱起歌来了，唱得很奇怪。起初听见的是女低音，它唱了一支歌子的前两三节，然后另一个声音又把这支歌子从头唱起，而同时第一个声音仍旧继续唱下去，……于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声音又照这样的次序一个跟一个地从头唱起。突然间一个男声合唱队又把这同样的歌子从头唱起来。

每一个女人的声音都是可以跟别的声音很清楚地分别出来的，它们象是五颜六色的流水从上面什么地方流下来，流过一些巉峻的山岩，带跳带唱地流进那个涌上来迎接它们的深沉的男声的浪涛里，它们沉在浪涛中，又从那里面跳出来，把它盖过了，然后它们，清新而有力，一个接连一个高高地升腾起来。

由于这人声，海浪的喧响是再也听不见了。

2

"你在别的什么地方听见过这样的歌唱吗？"伊则吉尔抬起头来，张开她那没有牙齿的嘴笑问道。

"我没有听见过。我从来没有听见过……"

"你不会听到的。我们爱唱歌。只有美的人才能够唱得好——我说的美的人，就是爱生活的人。我们爱生活。你瞧，难道在那儿唱歌的那些人做完一天的工作以后就不会疲倦吗？他们从太阳出一直做到太阳落，可是一到月亮出来，他们就已经在——唱歌了！那些不会生活的人就会去睡觉的。那些喜欢生活的人就——唱歌。"

“可是健康……”我开口说。

“我们都有可以活下去的足够的健康。健康！倘使你有钱，难道你就不化掉它？健康就是金子一样的东西。你知道我年轻时候做过些什么事情吗？我织地毯从太阳出织到太阳落，差不多就不站起来。我那个时候就象太阳光那样地活泼，可是我却不得不整天在家坐着，象石头一样动也不动一下。坐得我全身的骨头都发痛了。可是一到夜晚，我就跑到我爱的人那儿去，跟他接吻。我的爱情还没断的时候，我就这样一直跑了三个月；在那个时期我每夜都在他那儿。你瞧，我一直活到了现在——我的血不是足够了吗！我不知道爱过了多少！我不知道受过了多少吻，也吻过了多少！……”

我看她的脸。她那对黑眼睛黯淡无光，连她的回忆也不曾使它们发亮。月光照亮了她那干枯的、破裂的嘴唇，她那长满了灰白色柔毛的尖下巴，和她那猫头鹰嘴一样的弯曲的、满是皱纹的鼻子。她的脸颊现在是两个黑洞，有一个洞里面还搁着一缕灰白色头发，那是从她头上缠的红布底下掉出来的。她的脸，她的颈项和她的手全起皱了，而且只要她动一下，我就担心这干枯的皮肤会裂成碎片，在我面前就只有一副赤裸裸的骷髅和它那两只黯淡无光的黑眼睛了。

她又用她那刺耳的破声讲下去：

“我跟我母亲一块儿住在法尔马附近，就在伯尔拉德河的岸上；他第一次到我们田庄上来的时候，我才只十五岁。他是高个子，身子灵活，长着乌黑的胡髭，他又是个多快活的人！他坐在一只小船里，朝我们窗口大声嚷着：‘喂！你们有酒吗？……有什么给我吃的东西吗？’我向窗外看，我的眼光穿过梣树枒枝看见在月光下发蓝色的河面。他穿着白衬衫，束一根宽腰带，带子

头松松地垂在腰间，他站在那儿，一只脚踏在船里，另一只脚踩在岸上，身子摇摇晃晃，一面在唱什么歌。他瞧见我，便说：'一个这样标致的美人儿住在这儿！……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好象除了我以外所有的美人儿他都知道似的。我给了他一点儿酒和煮好的猪肉……四天以后我已经把我自己完全给了他了。我们常常在夜里一块儿划船。他划着小船来，象金花鼠似地小声吹口哨。我就象鱼似地从窗口跳到河里去。随后我们就划起船走了……他是普鲁特河上的渔人，后来母亲知道了一切，打了我一顿。他拚命劝我跟他一块儿到多布罗加去，然后再走远点到多瑙河口。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喜欢他了——他只会唱歌，接吻，就再没有别的！我已经感到厌烦了。当时有一群古楚尔人①漂流到了这一带地方来，他们在这儿也有一些情人……现在那些女孩子要好好地快活一下了。她们里面有一个在等待，等待她那个喀尔巴阡②的年轻人，她担心他已经给关在牢里，不然就在什么地方跟人打架给杀死了——突然间他一个人，或者同两三个朋友一块儿来了，好象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他带给她多丰富的礼物——究竟在他们，一切东西全来得多容易啊！——他常常在她的家里请客，对他的朋友们夸奖她。这使得她非常高兴。我的一个女朋友也有个古楚尔的情人，我求她让我见见那些古楚尔人……她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记了……我现在开始把什么都忘记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全忘记了！她给我介绍了一个年轻人。是个漂亮的家伙……他是个红头发的人，他的胡髭和卷发全是红的！真是个火一样的脑袋！可是他老带

---

① 住在喀尔巴阡的乌克兰山民，以骁勇善战著名。

② 喀尔巴阡山是中欧的山脉，长约九百公里，在波兰和捷克之间，南部进入罗马尼亚境内。

着忧愁的样子。有时候他也很温柔，不过有的时候他却象一匹野兽似地叫吼，跟人打架。有一回他打了我的脸……我就象猫一样地扑到他身上去，用牙齿咬他的脸蛋……从那个时候起他那边脸蛋上就有了一个酒窝，而且他喜欢让我亲这个酒窝……”

“那个渔人到哪儿去了呢？”我问道。

“那个渔人吗？啊……他……他加进那一群古楚尔人里面去了。起初他老是求我，而且威胁我，说要把我丢到水里去，可是后来也就没有什么了，他加进那一群人里面，并且找到了另外一个女孩子……他们两个人——那个渔人和那个古楚尔人，一块儿给人绞死了。我去看过他们给人绞死的情形。这是在多布罗加。渔人上绞架的时候脸色惨白，而且一路上哭哭啼啼，可是那个古楚尔人却从从容容地抽着烟斗。他一边走一边抽烟，两只手插在他的口袋里面，他的两撇胡髭一撇搭在他的肩膀上，另一撇在他的胸前摇来晃去。他见了我，把烟斗从嘴上取开，大声说了一句：‘再见！’……我为他整整伤心了一年。唉！……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正要动身回自己的家乡喀尔巴阡去。他们参加一个罗马尼亚人家里的送行会，就在那儿给人抓住了。只抓到了两个人，有几个人给杀死了，其余的全逃走了……不过后来那个罗马尼亚人也偿还了这笔债……庄子给烧掉了，磨坊和全部粮食都烧光了。他变成一个乞丐了。”

“这是你干的吗？”我顺口问道。

“古楚尔人的朋友多着呢，并不单是我一个……只要是他们的好朋友，就会祭奠他们……”

海岸上的歌声已经停止了，现在只有海浪的喧响给老婆子的声音伴奏——那种忧郁的、骚动不息的喧响正是这个骚动不息的生活的故事的最好的伴奏。夜越来越柔和了，它给浅蓝色

的月光照得越发亮了，它那些看不见的居民①的忙碌生活的含糊不清的声音也渐渐地消失，给逐渐增大的海浪声掩盖了……因为风紧起来了。

“我还爱过一个土耳其人。我在司苦塔利②他的内院③里住过。我住了整整一个星期，——还不坏……不过我觉得厌烦了……——就只有女人，女人……他有八个女人……整天价只是吃啦，睡啦，讲些无聊话啦……不然就吵架啦，叽哩刮拉，跟一群母鸡一样……这个土耳其人已经不年轻了。他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他却很神气，也很有钱。讲起话来象主教一样……他有一对乌黑的眼睛……它们对直地看着你……一直看到了你的灵魂里面。他很喜欢祷告。我是在布加勒斯特第一次看见他的……他在市场里走来走去，活象一位沙皇，样子很威严，很威严。我对他笑了笑。就在这天晚上我在街上给人抓走，送到他那儿去了。他是个贩卖檀香和棕榈的商人，到布加勒斯特来买东西的。‘你到我那儿去吗？’他问我。‘啊，对，我去！’‘好！’我就去了。这个土耳其人，他很有钱。他已经有一个儿子了——一个黑黑的小孩子，很灵活。他大约有十六岁。我带着他一块儿又离开那个土耳其人逃走了……我逃到保加利亚，逃到隆·帕南加……在那儿一个保加利亚女人拿刀子在我的胸口上刺了一刀，是为了她的未婚夫，或者是为了她的丈夫的缘故，我已经记不得了。

“我在修道院里病了很久。这是一所女修道院。一个波兰女子看护我，她有一个兄弟，是一个修士，他常常从另一个修道院

① 大约指金花鼠和蟋蟀之类的小生物。

② 土耳其故都君士坦丁堡郊外的工商业区，那儿还有漂亮的花园。

③ 土耳其等国的宫院或大户人家的女眷的住房。

（我记得它是在阿尔采尔·帕南加的附近）来看她……那个人老是象蛆一样地在我面前扭来扭去……等到我的身体好了起来，我就跟他一块儿……到他的波兰去了。"

"等一下！那个小土耳其人到哪儿去了呢？"

"那个小孩子吗？他死了，那个小孩子。我不知道他是为了想家，还是为了爱情，可是他憔悴下去了，好象一棵还没有长结实就受到太多阳光的小树那样……他就这样地枯萎了……我还记得，他躺在那儿，浑身发青，而且透明，好象是一块冰似的，可是爱情仍旧在他的心里燃烧。……他老是求我弯下身子去吻他……我爱他，我记得，我吻了他不知多少次……后来他已经完全不行了——差不多不能动了。他躺在床上，象一个乞丐哀求施舍那样，可怜地求我睡在他身边，使他的身体暖和。我睡下去。我刚睡到他身边……他马上浑身发烧。有一回我醒过来，可是他已经冷了……死了……我哭了他一场。谁能说呢？也许就是我把他害死的。那时候我的年纪已经比他大一倍。而且我是那么壮，又是精力饱满……可是他是什么呢？一个小孩子啊！……"

她叹了一口气，而且——我第一次看见她这样做——在胸前画了三次十字，她那干瘪的嘴唇在喃喃地念着什么。

"啊，那么你动身到波兰去了……"我提醒她道。

"是……跟着那个小波兰人去的。这个人又可笑，又下贱。他需要女人的时候，他就象雄猫那样来跟我亲热，说许多甜蜜蜜的话；可是他不要我的时候，他就用鞭子一样的话抽我。有一回我们正在河边走着，他对我说了一句傲慢无礼的话。啊！啊！……我生气了！我象柏油似地滚热了！我象抱小孩似地把他抱在手里（他的身材本来就矮小），朝上举起来，我使劲捏紧他的腰，弄

得他的脸完全变青了。我这样转了一下，就把他从岸上丢到河里去了。他嚷着，很可笑地嚷着。我从上面看他，他不停地在水里挣扎。随后我就走开了。以后我也就没有再见到他。这倒是我的运气：我从来没有再碰到那些我爱过的人。象这样碰见是不好的，就跟碰见了死人一样。”

老婆子不讲话了，她在叹气。我想象那几个因她而复活起来的人。这儿是那个生着火一样的红头发、留着胡髭的古楚尔人，他从容地抽着烟斗走上绞架。他的眼睛多半是冷冷的、蓝色的，它们对任何人、任何东西都用一种坚定的、集中的眼光在看。那儿，站在他旁边的就是那个生着黑胡髭的普鲁特河的渔人；他在哭，他不愿意死，他的脸因为临死前的痛苦变成了惨白色，脸上那对本来是快乐的眼睛现在也显得黯淡无光，他的胡髭给眼泪打湿了，悲惨地搭在他那扭歪了的嘴角上。这儿是他，那个上了年纪的神气十足的土耳其人，他一定是定命论者，又是专制的暴君，他的儿子就在他的旁边，这是给接吻毒死了的一朵又苍白、又柔嫩的东方的花。那儿又是那个自高自大的波兰人，多情而残忍，会讲话却又冷酷……他们都只是些模糊的影子，然而他们所吻过的这个女人现在正坐在我旁边，她还活着，可是时间把她快消耗光了，她没有肉体，也没有血，心里失掉了欲望，眼睛里没有火——也差不多是一个影子了。

她继续讲下去：

“我在波兰的生活艰难起来了。住在那儿的人是冷酷的，虚伪的。我不懂得他们那种蛇的语言。他们全咝来咝去①。……究竟咝些什么呢？一定是上帝因为他们虚伪才给了他们这种语

① “咝咝”是蛇叫声。

言。那时候我到处飘荡，不知道去哪儿好，我看见他们在准备反抗你们俄罗斯人的暴动①。我一直走到波黑尼亚城。一个犹太人把我买了去，他不是为他自己买的，他是拿我的身体去做生意的。我同意了这个办法。一个人要生活，总得会做点事情。我什么事也不会做，所以我就得拿自己的身子去抵偿。不过当时我还这样想：要是我弄到一点儿钱够我回到伯尔拉德河上自己家去的话，那么不管我身上的链子怎样坚牢，我也要挣断它。我就在那儿住下了。有钱的老爷们常常到我这儿来，在我这儿摆宴请客。他们化了很多的钱。他们常常因为我打架，甚至倾家荡产。他们里面有一个人缠了我很久，你瞧，他就是这样地做法：有一天他到我这儿来，后面跟着一个听差，提了一个袋子。老爷拿过袋子，把袋子里的东西朝我的脑袋上倒下来。一个个的金钱敲着我的脑袋，我很高兴听它们落在地上的声音。然而我还是把那个老爷赶走了。他有一张浮肿的胖脸，他的肚皮就象是一个大枕头。他看起来活象一口喂饱了的猪。是的，我把他赶走了，虽然他告诉我，他卖掉了所有他的田地、房屋和马匹，来把金钱撒在我的身上。我那个时候爱上了一个脸上有伤疤的很体面的老爷。他的脸上有好多道刀疤，这都是他不久以前帮忙希腊人跟土耳其人打仗的时候，让土耳其人砍伤的。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个波兰人，希腊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他去了，他跟他们一块儿打他们的敌人。他给刀砍伤了，打掉了一只眼睛，左手上也砍掉了两根指头……他是个波兰人，希腊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喜欢英雄豪杰的行径。要是一个人喜欢英雄豪杰的行径，他总可以做出这种

① 指一八六三年波兰人反抗帝俄统治的起义。

事来，而且也会找到可以做这种事的地方。你知道吧，生活里总有让人做出英雄行径的地方。凡是找不到这种地方的人要不是懒虫便是胆小鬼，不然就是他们不懂得生活，因为凡是懂得生活的人，都想死后在生活里留下自己的影子。那么生活才不会把人不留一点儿痕迹地吞光了……啊，那个脸上有伤疤的人真正是个好人！为了做一件事情，就是走到天涯地角他也甘心。我想他大概是在暴动中给你们的人杀了的。可是为什么你们去打马贾尔人①呢？哦，哦，你不用讲什么！……”

伊则吉尔老婆子吩咐我不要讲话，她自己忽然也不作声了，她在思索。

“我也认得一个马贾尔人。有一天他离开我走了，这是冬天的事，一直到春天雪化了的时候他才给人找着了，他躺在田上，脑袋给子弹射穿了。原来就是这样！你瞧，爱情杀死的人并不比瘟疫杀死的少；要是你计算一下，我相信一点儿也不少……我正在讲什么？讲波兰……是的，我在那边玩了我最后一次的把戏。我遇见了一个波兰小贵族……他真漂亮！就跟魔鬼一样。我那个时候已经老了，唉，老了！我不是有了四十岁吗？大概是这样的……而且他还很骄傲，他给我们女人惯坏了。不错……我在他身上很化了些工夫。他想马上把我弄到手，可是我不肯。我从来没有做过奴隶，什么人的奴隶也没有做过。并且我已经跟那个犹太人完事了，我给了他很多的钱……我已经住在克拉科夫了。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有，马啦，金子啦，听差啦。……他到我那儿来，那个骄傲的魔鬼，他老是想着我自己投到他的怀抱里去。我跟他吵架……我记得我甚至于为这件事情憔悴了。这种

① 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情形拖延了很久……可是我终于胜利了：他跪下来求我……然而他把我弄到手以后，马上就扔掉了……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我老了……啊，这对我可不是愉快的事情！真不是愉快的事情！……你知道，我爱他这个魔鬼……可是他呢，他遇见我的时候总是笑我……他真下贱！而且他也在别人那儿笑我，我知道的。我对你说，这叫我苦透了！可是他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而且我仍旧高兴看见他。到后来他出去跟你们俄罗斯人打仗的时候，我真难过极了。我努力管住自己，可是总没有办法……我便决定去找他。他在华沙附近的树林里。

“可是等我到了那儿以后，我才明白他们已经给你们的人打败了……他也给人抓住了，就关在一个没有多远的村子里。

“我暗中在想：这样看来，我不会再见到他了！可是我很想再见他一面。所以，我就设法去见他……我装扮成一个讨饭女人，假装瘸一只腿，脸也给包起来，我就这样到那个村子里去。到处都是哥萨克人和军人。……我费了很大的气力才走到那儿！我打听出来波兰人给关在什么地方，同时我也明白要到那儿去是很困难的。可是我得去一趟。夜里我爬到他们在的那个地方去。我经过一个菜园，正在畦沟中间爬着，却突然看见：一个哨兵站在那儿拦住了我的路……可是我已经听见波兰人在唱歌，在高声讲话了。他们唱的是一首……赞美圣母的歌……那个人也在那儿唱……我那个阿尔卡德克。我想到从前是人家爬着来求我……现在却轮到我象蛇一样在地上爬着找一个男人，而且也许还是爬着去送死，不由得我不伤心。哨兵已经听见了我的声音，他弯着身子走过来。啊，我怎么办呢？我从地上站起来，向他走过去。我身边没有刀子，除了一双手和一根舌头，我什么也没有。我后悔没有带一把刀子来。我小声说：‘等一下！’可是

那个兵已经拿他的枪刺对准我的喉咙了。我小声对他说：'不要刺我，等一下，听我说，倘使你有灵魂的话。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不过我求你……'他把枪放低，也是小声地对我说：'走开，你这个女人！走开！你要什么？'我告诉他，我的儿子给人关在这儿……'你明白吗，老总，——儿子！你也是什么人的儿子，对不对？那么请你看我一眼——我也有一个象你这样的儿子，他就在那儿！让我去见见他吧，也许他很快就要死了……也许你明天就会给人杀死的……你的母亲会哭你吗？你要是不看见她，不看见你母亲就死掉，你不会难过吗？所以我的儿子也会难过。你可怜可怜你自己，也可怜可怜他，还有我——一个母亲啊！……'

"唉，我跟他讲了多么久的话！天下着雨，我们都给淋得一身湿透了。刮起风来，而且叫吼得厉害，它一会儿吹打我的背，一会儿吹打我的胸口。我摇晃不定地站在这个石头一样的兵的面前……然而他总是说'不！'每一回我听到他这个冷冰冰的'不'字，我心里那种想看见阿尔卡德克的欲望倒越发强烈了。我一边讲话，一边用眼睛打量那个兵——他又瘦又小，而且在咳嗽。我倒在他面前的地上，抱住他的膝头，不住地用热烈的话求他，我把他推倒在地上。他倒在污泥里。我连忙把他翻过身去脸朝着地，把他的脑袋揿在一个泥水塘里，不要他叫出声来。他并不叫，只是拚命地在挣扎，竭力想把我从他的背上弄开。我拿两只手用力把他的脑袋在泥水里揿得更深些。他就给闷死了。……这个时候我就朝那座有波兰人歌声的仓库跑过去。'阿尔卡德克！……'我从墙壁缝里小声说。这些波兰人，他们的耳朵很尖。他们听见我的话，就不唱了。现在他的眼睛正对着我的眼睛了。我小声问道：'你能够从这儿出来吗？'他说：'能够，

从地板下面！’我说：‘那么就出来吧。’他们四个人就从仓库底下爬出来了：我的阿尔卡德克和三个别的人。‘哨兵在哪儿？’阿尔卡德克问道。我说：‘他躺在那边！……’他们把身子朝地上弯下去，静悄悄地、静悄悄地走着。雨下大了，风大声地叫吼。我们走出村子，默默地沿着树林走了好久。我们走得很快。阿尔卡德克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热，而且在打颤。啊！……他一声不响地跟我在一块儿走着的时候，我觉得真好。这是最后的几分钟——我那贪得无餍的一生里最后几分钟的好时间了。可是我们走出来到了一个草地上，就站住了。他们四个人全向我道谢。喔，他们对我讲了好久的我不大明白的话，而且讲了那么多。我一边听着，一边望着我那位老爷。瞧着他怎样对待我。他把我抱住了，郑重地对我说……他的话我已经记不得了，不过他的意思是这样：现在他为了感谢我打救他的恩德，他要爱我了……他跪在我的面前带笑地对我说：‘我的女王！’就是这样虚伪的狗！……哼，我就用脚踢他，本来我想踢他的脸，可是他躲开了，他一下子跳了起来。他站在我面前，脸色惨白，并且带着威胁的神气……那三个人站在旁边，也板起脸看我。大家都不讲话。我望着他们……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只觉得非常的厌恶，而且一种倦怠的感觉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我对他们说：‘你们走吧！’他们这些狗还问我：‘你要回到那儿去，向他们指出我的路吗？’他们就这样下贱！哼，他们到底还是走了。随后我也走了……第二天我就让你们的人抓住了。可是不久他们就放了我。那时候我就看出来我已经到了应当给自己造个窝的时候了，象布谷鸟①那样的生活我过得够了！我已经变得不灵活了，

① 伊则吉尔说她从前没有定居在一个地方，就象布谷鸟春来秋去一样。

我的翅膀也没有气力了，我的羽毛也失掉光彩了……不错，到了时候了，到了时候了！随后我就到加里西亚去，从那儿又到了多布罗加。我已经在这儿住了将近三十年了。我有一个丈夫，是摩尔达维亚人；他在一年前死掉了。我还活着！我一个人活着……不，不是一个人，我是跟那些人在一块儿。”

老婆子向海边挥了挥手。在那边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偶尔也飘起来一个短短的、隐隐约约的声音，但是它马上又消逝了。

“他们很爱我。我给他们讲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故事。这倒是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大家都还很年轻……我觉得跟他们在一块儿也很好。我一边看一边想：我从前就是这个样子……不过在当时，在我那个时候人们有更多的气力和更多的火，所以生活也更快乐，更好……是的！……”

她不响了。我在她的身边，突然感到了悲哀。她把头一摇一摆地打起瞌睡来了，同时她小声地在念着什么……好象在做祷告似的。

从海上升起来一朵云——又黑又浓，而且外形巉峻，看起来好象是山脊一样。它正向草原上爬过去。在它移动的时候，有几片小云从它的顶上离开了，它们急急地走在它的前面，把星子一颗一颗地弄灭了。海大声吼着。在离我们没有多远的葡萄藤里，有人在接吻，在小声讲话，在叹息。远远地在草原上响起了一只狗的叫声……空气里有一种搔人鼻孔的古怪气味，刺激着人的神经。云投下很多浓密的影子到地上来，它们在地上爬着，爬着，一会儿不见了，一会儿又现出来……在月亮的位置上只有一个朦胧的乳白色的点子，有时候连这个也让一朵暗蓝色的云完全遮住了。草原现在变得又黑又可怕，好象隐藏着什么东西

在里面似的，在这草原的远处，闪亮着一粒一粒的蓝色小火花。它们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亮了一下，马上又灭了。好象有几个人散在草原上，彼此隔得远远的，他们点着火柴在那儿找寻什么东西，火柴刚点燃，马上又让风吹灭了。这些奇怪的蓝色的火舌头使人想到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

“你看见火星吗？”伊则吉尔问我道。

“什么，你说那些蓝色的吗？”我指着草原对她说。

“蓝色的？不错，就是它们……那么它们还是在飞了！哦，哦！我已经再看不见它们了。现在我有好多东西都看不见了。”

“这些火星是从哪儿来的？”我问老婆子道。

我从前听见人讲过一点这些火星的来源，可是我却想听听伊则吉尔老婆子对这个怎样地讲法。

“这些火星是从丹柯的燃烧的心里发出来的。从前在世界上有一颗心，它有一天发出火来了……这些火星就是从那儿来的。我现在把这个讲给你听……这也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古老的，完全古老的！你瞧，古时候一共有多少东西？……可是现在，象那样的东西连一个也没有——象古时候那样的伟大的行为啦，人物啦，故事啦，全没有……为什么呢？……哼，你说吧！你说不出的……你知道些什么呢？你们这班年轻人知道些什么呢？唉！……要是你们好好地去看看古时候，——那么你们所有的谜都找到解答了……可是你们不去看，所以你们就不懂得怎样生活了……难道我没有见过生活吗？啊，我全见过的，虽然我的眼睛不好！我看见人们并不在生活，却只是在想法喂饱肚子：想法喂饱肚子，并且把一生的光阴全化在这上面。等到他们发觉一切有一点儿价值的东西全弄光了，他们白白地活了一辈子的时候，他们就悲叹起自己的命运来了。命运跟这个有什么

相干？各人决定各人自己的命运！各种各样的人我现在都见过了，就只没有见到强的人！他们在哪儿呢？……美的人也是一天一天地少起来了。”

老婆子在沉思了，她在想：那些强的、美的人躲到哪儿去了呢？她一边想，一边凝望着黑暗的草原，好象在那儿找寻一个回答似的。

我在等待她的故事，我一声不响，我害怕，要是我问她一句话，她又会岔到一边去了。

后来她又讲起故事来。

3

“古时候地面上就只有一族人，他们周围三面都是走不完的浓密的树林，第四面便是草原。这是一些快乐的、勇敢的、强的人。可是有一回困难的时期到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些别的种族，把他们赶到林子的深处去了。那儿很阴暗而且多泥沼，因为林子太古老了，树枝密密层层地缠结在一块儿，遮盖了天空，太阳光也不容易穿过浓密的树叶，射到沼地上。然而要是太阳光落在泥沼的水面上，就会有一股恶臭升起来，人们就会因此接连地死去。这个时候妻子、小孩们伤心痛哭，父亲们静默沉思，他们让悲哀压倒了。他们明白他们要想活命，他们就得走出这个林子，这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往后退，可是那边有又强又狠的敌人；另一条路是朝前走，可是那儿又有巨人一样的大树挡着路，它们那些有力的枒枝紧紧地抱在一块儿，它们那些纠曲的树根牢牢地生在沼地的粘泥里。这些石头一样的大树白天不响也不动地立在灰暗中，夜晚人们燃起营火的时候，它们更紧

地挤在人们的四周。不论是白天或夜晚，在那些人的周围总有一个坚固的黑暗的圈子，它好象就想压碎他们似的，然而他们原是习惯了草原的广阔天地的人。更可怕的是风吹过树梢、整个林子发出低沉的响声、好象在威胁那些人、并且给他们唱葬歌的那个时候。然而他们究竟是些强的人，他们还能跟那班曾经战胜过他们的人拚死地打一仗，不过他们是不能够战死的，因为他们有应当保存的传统，要是他们给人杀死了，他们的传统也就跟他们一块儿消灭了。所以他们在长夜里，在树林的低沉的喧响下面，泥沼的有毒的恶臭中间，坐着想来想去。他们坐在那儿，营火的影子在他们的四周跳着一种无声的舞蹈，这好象不是影子在跳舞，而是树林和泥沼的恶鬼在庆祝胜利……人们老是坐着在想。可是任何一桩事情——不论是工作也好，女人也好，都不会象愁思那样厉害地使人身心疲乏的。人们给思想弄得衰弱了……恐惧在他们中间产生了，绑住了他们的强壮的手，恐怖是由女人产生的，她们伤心地哭着那些给恶臭杀死的人的尸首和那些给恐惧抓住了的活人的命运，这样就产生了恐怖。林子里开始听见胆小的话了，起初还是胆怯的、小声的，可是以后却越来越响了……他们已经准备到敌人那儿去，把他们的自由献给敌人；大家都给死吓坏了，已经没有一个人害怕奴隶的生活了……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丹柯，他一个人把大家全搭救了。”

老婆子分明是常常在讲丹柯的燃烧的心。她讲得很好听，她那刺耳的破声在我面前很清楚地绘出了树林的喧响，在这树林中间那些不幸的、精疲力竭的人给沼地的毒气害得快死了……

“丹柯是那些人中间一个年轻的美男子。美的人总是勇敢

的。他对他的朋友们这样说：

"'你们不能够用思想移开路上的石头。什么事都不做的人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气力浪费在思想上、悲伤上呢？起来，我们到林子里去，我们要穿过林子，林子是有尽头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尽头的！我们走！喂！嘿！……'

"他们望着他，看出来他是他们中间最好的一个，因为在他的眼睛里闪亮着很多的力量同烈火。

"'你领导我们吧！'他们说。

"于是他就领导他们……"

老婆子闭了嘴，望着草原，在那边黑暗越来越浓了。从丹柯的燃烧的心里发出来的小火星时时在远远的什么地方闪亮，好象是一些开了一会儿就谢的虚无缥缈的蓝花。

"丹柯领着他们。大家和谐地跟着他走——他们相信他。这条路是很难走的！四周是一片黑暗，他们每一步都碰见泥沼张开它那龌龊的、贪吃的大口，把人吞下去，树木象一面牢固的墙拦住他们的路，树枝纠缠在一块儿；树根象蛇一样地朝四面八方伸出去。每一步路都要那些人化掉很多的汗和很多的血。他们走了很久……树林越来越密，气力越来越小！人们开始抱怨起丹柯来，说他年轻没有经验，不会把他们领到哪儿去的。可是他还在他们的前面走着，他快乐而安详。

"可是有一回在林子的上空来了大雷雨，树木凶恶地、威胁地低声讲起话来。林子显得非常黑，好象自从它长出来以后世界上所有过的黑夜全集中在这儿了。这些渺小的人在那种吓人的雷电声里，在那些巨大的树木中间走着；他们向前走，那些摇摇晃晃的巨人一样的大树发出轧轧的响声，并且哼着愤怒的歌

子，闪电在林子的顶上飞舞，用它那寒冷的青光把林子照亮了一下，可是马上又隐去了，来去是一样地快，好象它们出现来吓人似的。树木给闪电的寒光照亮了，它们好象活起来了，在那些正从黑暗的监禁中逃出来的人的四周，伸出它们的满是疙瘩的长手，结成一个密密的网，要把他们挡住一样。并且仿佛有一种可怕的、黑暗的、寒冷的东西正从树枝的黑暗中望着那些走路的人。这条路的确是很难走的，人们给弄得疲乏透顶，勇气全失了。可是他们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他们就把怨气出在正在他们前面走着的丹柯的身上。他们开始抱怨他不能够好好地领导他们——啊，真有这样的事！

"他们站住了，又倦又气，在树林的胜利的喧响下面，在颤抖着的黑暗中间，开始审问起丹柯来。

"他们说：'你对我们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有害的人！你领导我们，把我们弄得精疲力尽了，因此你就该死！'

"'你们说：领导我们！我才来领导的！'丹柯挺起胸膛对他们大声说。'我有领导的勇气，所以我来领导你们！可是你们呢？你们做了什么对你们自己有益的事情呢？你们只是走，你们却不能保持你们的气力走更长的路！你们只是走，走，象一群绵羊一样！'

"可是这些话反倒使他们更生气了。

"'你该死！你该死！'他们大声嚷着。

"树林一直不停地发出低沉的声音，来响应他们的叫嚷，电光把黑暗撕成了碎片。丹柯望着那些人，那些为着他们的缘故他受够了苦的人，他看见他们现在跟野兽完全一样。许多人把他围住，可是他们的脸上没有一点高贵的表情，他不能够期望从他们那儿得到宽恕。于是怒火在他的心中燃起来，不过又因为

怜悯人们的缘故灭了。他爱那些人，而且他以为，他们没有他也许就会灭亡。所以他的心又发出了愿望的火：他愿意搭救他们，把他们领到一条容易走的路上去，于是在他的眼睛里亮起来那种强烈的火的光芒……可是他们看见这个，以为他发了脾气所以眼睛燃烧得这么亮，他们便警戒起来，就象一群狼似的，等着他来攻击他们；他们把他包围得更紧了，为着更容易捉住丹柯，弄死他。可是他已经明白了他们的心思，因此他的心燃烧得更厉害了，因为他们的这种心思给他产生了苦恼。

“然而树林一直在唱它那阴郁的歌，雷声隆隆地响起来，大雨下来了……

“‘我还能够为这些人做什么呢？’丹柯的叫声比雷声更大。

“忽然他用手抓开了自己的胸膛，从那儿拿出他自己的心来，把它高高地举在头上。

“他的心燃烧得跟太阳一样亮，而且比太阳更亮，整个树林完全静下去了，林子给这个伟大的人类爱的火把照得透亮；黑暗躲开它的光芒逃跑了，逃到林子的深处去，就在那儿，黑暗颤抖着跌进沼地的龌龊的大口里去了。人们全吓呆了，好象变成了石头一样。

“‘我们走吧！’丹柯嚷着，高高地举起他那颗燃烧的心，给人们照亮道路，自己领头向前奔去。

“他们象着了魔似地跟着他冲去。这个时候树林又发出了响声，吃惊地摇动着树顶，可是它的喧响让那些奔跑的人的脚步声盖过了。众人勇敢地跑着，而且跑得很快。他们都让燃烧的心的奇异景象吸引住了。现在也有人死亡，不过死的时候没有抱怨，也没有眼泪。可是丹柯一直在前面走，他的心也一直在燃烧，燃烧！

“树林忽然在他们前面分开了，分开了，等到他们走过以后，它又合拢起来了，还是又密又静的；丹柯和所有的人都浸在雨水洗干净了的新鲜空气和阳光的海洋里。在那边，在他们的后面，在村子的上空，还有雷雨，可是在这儿，太阳发出了灿烂的光辉，草原一起一伏，好象在呼吸一样，草叶带着一颗一颗钻石一样的雨珠在闪亮，河面上泛着金光……黄昏来了，河上映着落日的霞光，显得鲜红，跟那股从丹柯的撕开的胸膛淌出来的热血是一样的颜色。

“骄傲的勇士丹柯望着横在自己面前的广大的草原，——他快乐地望着这自由的土地，骄傲地笑起来。随后他倒下来——死了。

“充满了希望的快乐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他的死，也没有看到丹柯的勇敢的心还在他的尸首旁边燃烧。只有一个仔细的人注意到这个，有点害怕，拿脚踏在那颗骄傲的心上……那颗心裂散开来，成了许多火星，熄了……

“在雷雨到来前，出现在草原上的蓝色火星就是这样来的！”

现在老婆子讲完了她的美丽的故事，草原上开始了一阵可怕的静寂，这草原好象也因为勇士丹柯所表现的力量而大大地吃惊了，那个为了人们烧掉自己的心死去、并不要一点酬报的丹柯。老婆子在打瞌睡。我一边瞧着她，一边在想：她的记忆里还剩得有多少的故事，多少的回忆啊？我想到丹柯的伟大的燃烧的心，又想到创造出这一类美丽而有力的传说的人类的幻想。

起了一阵风，把这个睡得很熟的伊则吉尔老婆子身上穿的破衣服刮起来，露出她的干瘪的胸膛。我把她的年老的身子又

盖上了，自己躺在她旁边的地上。草原上黑暗而静寂。云仍旧缓慢地、寂寞地在天空飘移……海发出了低沉的、忧郁的喧响。

一八九四年

巴　金译

小个儿的女人

……“她呀，老弟，那个儿是小一小的！……”

每当我回忆起这句话时，从过去遥远的地方，总有两对近视的老花眼在向我微笑。笑得那样恬静，是又爱又怜的亲切的微笑，同时耳朵里响着两个颤巍巍的声音，它们同样鲜明地刻划出这样一点：“她”个儿是小一小的！……

这个回忆，是我整整十个月在我们那么辽阔和那么凄凉的祖国的坎坷的道路上徒步游历中最好的一次。由于这回忆，我心头变得非常舒畅和轻松了……

从扎顿斯克到沃罗涅日的路上，我赶上了两个朝圣者——一个老头儿和一个老太婆。他们俩的模样大约有一百五十岁了；他们走得那么缓慢又那么拙笨，在路上滚烫的尘土里艰难地移动着脚板，他们俩的面容和衣服都带着一种不易捉摸的东西；这不可捉摸的东西使人立刻看出这两个老人来自远方。

“是从托博尔斯克省一步步走来的，……靠了上帝的帮助！”老头儿证实了我的推测。

老太婆一边走着，一边用善意的、曾经是蔚蓝色的眼睛瞧瞧我，和蔼地微笑着，上气不接下气地补充说：

“我跟老爷子是从雷沙村，直接从H厂来的！”

“这么说，一定很累了吧？”

“我们吗？没什么！我们还可以往前走……托上帝的福慢慢地走！……”

“是为了还愿，还是为了老年求福呢？”

“为了还愿，老弟……就是说，我们向基辅和索洛维茨克的圣徒们许过愿……是啊……”老头儿又一次肯定了我的问话。“妈妈！坐一会儿，稍微歇一下行吗？”他对老伴说。

“嗯，怎么不行呢？”她表示同意。

我们就在道旁一棵老柳树的荫影里坐了下来。天气很热，天空清澈无云，道路在我们的前后方蜿蜒伸展着，消失在远处隐隐的热腾腾的烟雾里。四周静悄悄地一片荒漠。道路两侧田里枯萎的黑麦纹丝不动。

“田里都给吸干了！……”老头儿把摘下来的几根麦穗递给我说。

我们谈论着土地和农民命运对土地的残酷的依赖关系。老太婆听着我们谈天，还叹着气，偶尔在我们的谈话里插进几句得体的、内行的话。

“要是她还活着，看到这样的庄稼，心里该多么难受啊！”老太婆向周围长着低矮枯萎的、好多地方还是光秃秃的黑麦的田垅看了一眼，突然说。

“是一啊！她一定要伤心的……”老头儿摇了摇头说。

他们俩忽然沉默了。

“你们说的是谁呀？”我问道。

老头儿和善地微笑了。

“这会儿……我们是在回想一个……”

“我们以前的女房客……一个小姐……”老太婆叹着气说。

忽然间，他们俩眼睛都望着我，仿佛彼此商量定了似的，缓

慢而凄婉地拉长着声音一齐说道：

“那个儿是小一小的！……”

这一着使我的心很奇怪地也很剧烈地给刺痛了。在他们年迈的声音里流露出某种为亡灵祈祷的音调……他们却忽然互相打断对方的话头，争先恐后地开始讲起来，他们讲得那么快，使坐在他们中间的我只能一会儿朝这一个，一会儿又朝那一个转动着脑袋。

“一个警察把她带来交给我们，就是说，交给村长。交代说：‘派个地方给她住’……”

“就是说，派一家住的地方！”老太婆解释说。

“他们把她派到了我们那儿……”

“我们一看，她全身冻得通红……冷得直哆嗦……”

“她个儿是那么小一小的！……”

“那模样我们看到了简直要掉眼泪……”

“我们心里想，天哟，要把她发配到哪儿呀？”

“要拿她怎么办呀？犯了什么罪呀？……”

“她呀，你瞧，是从哪儿过来的……”

“就是说，从俄罗斯……”

“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把她安顿在炉台上……”

“我们那炉子是大一大的……又是暖一暖的……”老太婆伤心地叹了口气。

“嗯，后来，就是说……让她吃些东西！”

“她还在笑呢！”

“小眼珠儿黑一黑的……就象耗子的……”

“她整个儿，就象耗子……又光滑，又滴溜儿圆……”

“她歇了会儿……哭起来了……多谢你们，她说，亲人呀！”

"就开始转呀转的!!"

"居然开始转动起来了! ……"老头儿赞叹地叫喊着，又眯细着眼睛笑起来了。

"她象皮球似的在屋里滚来滚去，忙乎起来，忙个不停……又是这个，又是那个……把这个那样摆，又把那个这样摆……'泔水桶拿出去，喂猪，'她说，'你们来拿出去……'她自己也用那双小手拿着，可是滑了一下……那双手噗咚一家伙往泔水里直浸到肩膀! 嘿你……"

一下子他们俩笑得前仰后合的，还咳得直掉眼泪。

"还有那些小猪崽……"

"她直接亲它们嘴脸! ……"

"她说，'吃奶的猪崽不可以放在外面!'"

"她一个星期累得那个样子!"

"有时浑身是汗……"

"她哈哈大笑，叫喊着，一双小脚跺着……"

"有的时候却脸色忽然暗下来，感到不好意思……"

"象要晕过去似的! ……"

"还淌着眼泪……她哭呀，哭呀，象抽风似的。我们围着她转，团团转……她到底怎么啦? 弄不明白……只好跟着哭。有时候哭着哭着……也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抱着她，跟她一块儿伤心落泪……"

"可见……简直是个娃娃……"

"我们是孤独地过日子的。一个儿子送去当了兵，另一个在金矿里……"

"她大概有十八岁……"

"哪儿的话! 如果看外表，怎么样也到不了十二岁……"

“哼，你太邪乎了！……十二岁！哪儿能！……”

“你说，还大些吗？……不会的！”

“什么？她已是长成了的姑娘……要说她个儿小，那难道能够怪她吗？”

“难道我在怪她吗？真是！”

“算了！……”老太婆和气地让步了。

争吵了一阵以后，两个老人又一下子沉默了。

“那么，后来怎样啦？”我问。

“后来吗？……没什么，老弟！……”老头儿叹了口气。

“她死了……一场寒热病把她烧死了，”满是皱纹的两颊流下了两行眼泪。

“是一的，老弟，她死了……和我们一块儿生活了不过两年……全村都认识她。哪只全村呀！……许许多多人都认识。她是识字的人。常常上村会去……有时只顾自己叫喊着……没什么说的，是聪明的姑娘！……”

“要紧的是那颗心！……唉，真是天使般的心！……一切事情她都能理解，对一切东西，她那颗心都明白！……本来是大城市里的小姐，穿着天鹅绒的短袄……缎带……皮鞋……念着书呀什么的，可是她懂得农民，啊，多么单纯！她什么都懂得！‘亲爱的，这一切你打哪儿知道的？’——她说：‘本本上都写着的！……’你瞧！……这她要来干吗，有啥用呀？她不如出嫁了，当上太太，可是给打发到我们这个地方，就这么死了！……”

“也真奇怪！……她教我们大家学……那么小小的！……但对大家那么认真……这个不对，那个也不……”

“她是个有文化的……这没什么可说的……对什么事，对什么人都肯帮忙……哪儿有谁病了，她就去，哪儿有谁……”

“她临死那会儿一直神志昏迷……尽说胡话。她叫着‘妈妈，妈妈！……’那么可怜见儿的……人家去请牧师，心想也许她会醒过来……可是呀，亲人呀，等不及……就过去了。”

老太婆脸上流着眼泪，我心头感到一阵舒畅，仿佛眼泪是为了我才流的……

“全村的人都集合到我们家来了……在街上，在院子里挤来挤去……怎么啦?！怎么啦?！……大家都爱她，都非常喜欢她……”

“嘿，真是个好心肠的小姑娘！……”老头儿叹息着说。

“大家全都来参加葬礼……等到谢肉节时，她已过去了四十天，大家动了念头……说，我们来为她祈祷祈祷！……街坊们也一样想……说啦，‘你们真的要这样吗？那就去吧！本来嘛，你们是自由自在的人，不是干活儿的……祷告也许能超度她’。我们就上路了。”

“这么说，你们是为了她？”我问。

“是为了她，为了小姑娘，我的亲人，是为了她！我们说，也许天老爷会接受我们这些罪人的祷告而宽恕她的！于是在斋戒的头一天，正好是星期二那天我们出发了……”

“为了她吗！……”我重复说。

“是为了她，我的朋友！”老头儿证实说。

我还想反复听他们说，正是要为她祈祷，他们这才走上几千里地的。在我看来，这简直好到仿佛令人难以置信。我向他们试探了一些别的动机，希望更能肯定他们这番长途跋涉正是“为了她”，为了那个有一双乌黑的眼睛的小姑娘……当我终于确信是这样的时候，我就感到极大的满足了。

“难道你们一直是步行吗？”

“不，那哪儿成呀！……有时也搭车……我们坐天把车子，然后再走路……我们有点儿辛苦。我们太老了，老这样往前步行受不了……上帝可以作证，我们是太老了……要是我们有她那样的脚……嗯，那就不一样了！”

他们俩又抢着谈论起她这个被命运抛弃、不得不远离家庭和妈妈而死于发高烧的小姑娘来了。

*　　　*　　　*

两小时后，我们站起身来向前走了。我想着那小姑娘，但想象不出她的模样……我的想象力这么贫乏，使我感到十分苦恼。

俄罗斯人是不大会想象美好的、光明的东西的……

一个驾着大车的乌克兰农民很快赶上了我们，他稍稍抬了抬帽子向我们打招呼，向两个老人喊道：

“坐上来，我送你们进村！”

他们坐上车，就隐没在尘雾里了……我长久地在尘雾里走着，凝望着远处逐渐消失的大车，那上面载着两个老人，他们为了那个惹得他们非常热爱的小姑娘而跋涉了好几千里路。……

一八九五年

伊　信译

柯　留　沙

（速　写）

在公墓的最穷的角上，在那些经过多年风吹雨打塌下来的坟墓中间，在两棵枯萎的白桦树的花边形的阴影里，一个坟墓上面，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她身上穿一件印花布旧衣服，头上束一条黑色围巾。

一缕灰白的头发垂在她那干瘪的左边脸颊上，皱缩的薄嘴唇闭得紧紧的，嘴唇角垂下来，在嘴的两边形成一些悲哀的皱纹；她的眼睑也往下垂，一般哭得太多而且在许多愁闷的长夜里失眠的人都有这样的眼睛。

我站得远远地观察她的时候，她一直坐着不动，我后来朝着她走过去，她还是不动一下；她只是抬起她那对没有眼神的大眼睛看了看我，并不曾表示一点疑问或惊惶，又把它们埋下去了，连一点表情也没有，叫我没法猜出来，她究竟愿意不愿意我走到她面前去。

我招呼了她，问她，埋在这儿的是她的什么人。

她很客气地、冷淡地答道：

“我的儿子……”

“年纪大吗？”

“十二岁……”

“死了很久吗？”

"四年前……"

她长长地叹一口气，把脸颊上一缕头发掠回到围巾下面去了。天很热。太阳毫无怜悯地烤着这个死人的城市；日光和尘土使得坟头的枯草变成了棕黄色；长得不好的树木，没精打采地耸立在十字架中间，树上也厚厚地盖上了尘土，它们站在那儿，动也不动一下，好象已经死了一样……

"他是怎样死的？"我朝着她儿子的墓点一下头，问道。

"马踏死的……"她伸了一只起皱纹的手摸抚坟头，短短地答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觉得，我这样问法是没有礼貌的，可是这位母亲的冷淡的态度一方面挑动了我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又使我很不高兴。我起了一个没法解释的古怪念头，我想看见她流眼泪。她的这种冷淡是很不自然的，然而同时我看得出这又不是故意装出来的。

我的问话使她又抬起眼睛来看我。她默默地把我从头到足打量了一番，然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就开始忧愁地、声音柔和地讲起她的故事来……

"您瞧，就是这样一回事情。他的父亲因为盗用公款给判了一年半的徒刑，在这个时期我们就把我们的积蓄吃光了。我们的积蓄本来就很少。到我丈夫出监牢的时候，我已经在用辣菜根当柴烧了。一个种菜园的人送给我一车没用的辣菜根——我把它晒干了跟干牛粪搀在一块儿烧。气味很不好闻。做出来的粥汤也有怪气味。柯留沙这些时候在上学。他是个灵活的孩子……也懂得节省。他放学回家，路上捡到木头、木板，总要带回家来。是啊……春天来了，雪已经融化了，可是他还穿着毡靴。靴子常常湿透了……他把它们脱下来，他那双小脚全红——

红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把他父亲从牢里放出来，用出租马车送回家来了。他在牢里得了瘫病。他就躺在那儿望着我苦笑，我站在床前，埋下眼睛看他，心里想：‘我为什么还要养他，养我这个害人精呢？最好是把他扔到街上泥水坑里去。’可是柯留沙看见了，哭了。他脸色完全白了，望着他父亲，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他脸蛋跑下来。他说：‘好妈妈，他怎样了？’我说：‘他已经不中用了。’……是啊，从这一天起，就这样过下去了。就这样过下去了，老爷。我一天忙得象疯子一样，可是就是在运气好的时候，也不过收进二十个戈比……我真愿意死……哪怕自尽也好。柯留席卡①看见了这一切……他脸色很难看……有一回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我说：‘这种该死的生活！能够死掉多好……哪怕你们里面死掉一个也行……’我是指他们，指父亲同柯留沙说的……父亲点点头，好象他想说：我快要死了，不要骂我，忍耐点吧。可是柯留沙……把我望了一下，就走出去了。等到我清醒过来……啊，已经太晚了。是啊，太晚了。因为您老爷，他，柯留沙出去以后还不到一个钟头——一位警察坐着马车来了。他说：‘您是希谢尼娜太太吗？’我马上就猜到有什么祸事了……他说：‘请您就到医院去，’他说：‘您儿子给商人阿诺兴的马踏伤了……’我就坐车到医院去。在马车里我就象坐在烧红的铁钉上面一样。我心里想：‘你该死的女人，该倒楣！’我们到了。柯留沙，他躺在那儿，全身都给绷带包扎着。他对我微微一笑……眼泪从他眼睛里流出来了……他声音很小地对我说：‘好妈妈，饶恕我！钱在巡官那儿。’我说：‘柯留沙，上帝保佑你。你说什么钱呢？’他说：‘街上那些人扔给我的，还有阿诺兴给的……’我问：‘他们为什么给钱？’他说：‘因为这个……’他发出

① 都是柯留沙的爱称。

了一声轻轻的……呻吟。他的眼睛睁得很大……我说：'柯留宪卡①，好儿子，你怎么会没有看见马跑过来呢？'可是，啊，老爷，他清清楚楚地对我说：'我看见了它……马车……不过……我不愿意跑开。我想——要是我给压坏了，他们会给钱的。他们真的给了钱……'这就是……他说的话……我明白这个，我懂得他的心思，他真是个天使，可是晚了。第二天早晨他就死了……他临死还是很清醒的。他一直在说：'好妈妈，给爸爸买这个，买那个，也给你自己买……'好象有很多钱似的。钱——的确有四十七个卢布。我到阿诺兴家里去，可是他给了我五个卢布……他还骂人，他说：'大家全看见，是小孩自己跑到马脚底下来的，你还来向我要钱？'我以后就没有再到他那里去过。您老爷，就是这样一回事情。"

她不做声了，她又象先前那样地冷淡、呆板了。

公墓是清静的、荒凉的；十字架，耸立在十字架中间的长得不好的树木，坟堆，悲伤地坐在一座坟上面的毫无表情的女人，——这一切使我想起了人的痛苦，想起了死。

然而无云的天空是清明的，它在散布干燥的炎热。

我从衣袋里掏出一点钱来，把它们拿给这个人还活着、心却让不幸弄死了的女人。

她点了点头，声音特别慢地对我说：

"老爷，不要麻烦您了，我今天已经够了……我需要的实在不多，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活在世界上……"

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把她那两片给悲伤扭歪了的嘴唇紧紧地闭上了。

一八九五年

巴　金译

① 柯留沙的爱称。

可汗和他的儿子

"从前在克里米亚有一个可汗①，叫做莫索拿依玛·艾尔·阿斯瓦布，他有一个儿子叫托拿依克·阿尔加拿……"

一个瞎眼的鞑靼乞丐背靠在一棵杨梅树的鲜褐色的树干上，他用这些话开始讲起这个有着很多回忆的半岛②上的一个旧传说来。在说故事人的四周，围了一群鞑靼人，他们穿着颜色鲜艳的长袍，戴着金线绣的圆帽，坐在那个给时光毁坏了的可汗故宫的残石碎片上面。已经是傍晚了，太阳静静地沉到海里去；它的红光穿过在废墟四周丛生的阴暗的绿树，把明亮的光点射在那些生着青苔和爬着常春藤绿叶的石头上。风在古老的枫杨树③树枝间发出喧嚣声，枫杨树的叶子沙沙地响着，好象有眼睛看不见的溪水在空中流动一样。

瞎眼乞丐的声音很弱，而且一直在颤抖，可是他那张石头一样的脸在皱纹中间所表现的就只有安静；记熟了的字句一个跟着一个地流出来，在听众的眼前，绘出了一幅过去那些充满情感力量的日子的图画。

"可汗老了，"盲人说，"可是在他的内院里有很多女人。她们都爱这个老头子，因为他还有充分的精力和热情，他的抱吻还

① 鞑靼王的称号，或译作"汗"。

② 即克里米亚半岛。

③ 法国梧桐一类的树木。

是温柔的、热烈的，女人总是爱那些能够把她们抱吻得挺有劲的男人，不管他的头发白了，不管他的脸上有了好多的皱纹——美是在气力上，而不是在柔嫩的皮肤和红润的脸颊上。

“她们全爱可汗，可是他单爱一个他从第聂伯草原带来的哥萨克女俘虏，在内院里所有的女人中间他总是更高兴抱吻她。他的内院里一共有三百个从各地方来的女人，她们全是美人儿，好象春天的鲜花一样，她们都过着舒适的生活。可汗叫人给她们预备了许多香甜可口的吃食，又让她们随意地跳舞游玩，一点儿也不干涉……

“可是他常常把哥萨克女子叫到他的塔里去，从塔里可以望见海，他在那儿给哥萨克女子预备了使得女人生活快乐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甜食，各种织物，黄金，各样颜色的宝石，音乐，和从远方来的珍奇的鸟，再加上情人的火一样热的抱吻。在塔里，他整天跟她在一块儿取乐，丢开他一生的勤劳休息了，他知道他的儿子阿尔加拿不会丧失可汗领土的光荣。这个儿子象一只狼似地在俄罗斯的草原上跑来跑去，他从那儿回来的时候，总是带着很多的战利品，带着新的女人，带着新的光荣，却给那儿留下恐怖和灰烬，血腥和死尸。

“有一回，他，阿尔加拿抢劫了俄罗斯人回来，人们举行许多盛大的庆祝来欢迎他，半岛上所有的贵人全出来参加这些庆祝大典。有游戏，有宴会。大家用弓箭射俘虏的眼睛来比手劲，随后他们又喝起酒来，赞美阿尔加拿的勇敢，阿尔加拿，这个敌人的灾星，可汗领土的栋梁。年老的可汗看到儿子的光荣，心里非常高兴。知道自己死后可汗领土会落在坚强的手里，这对于他，一个老头子，倒是一件快活的事情。

“这使他非常快乐，他为了对他儿子表示他的爱力起见，便

当着所有的贵人和长者的面，——就在这儿筵席上，手拿着酒杯，说道：

"'你是好儿子，阿尔加拿！真主① 的光荣，他的先知的名字要受到赞扬！'

"众人便用有力的声音合唱了一首赞美先知名字的诗篇。然后可汗说道：

"'真主是伟大的！就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他在我这个勇敢的儿子身上复活了我的青春，现在凭我的老眼也看得出来：等到它们看不见阳光、等到蛆虫吃我的心的时候，我也会活在我的儿子的身上！真主是伟大的，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我有一个好儿子，他的手很坚强，心很明白……你想从你父亲的手里拿到什么，阿尔加拿？你说吧，你要什么，我全给你……'

"老可汗的声音还不曾消失，托拿依克·阿尔加拿就已经站了起来，他眨了眨他那象黑夜的海一样黑的、象山鹰眼睛一样燃烧的眼睛，说：

"'把俄罗斯的女俘虏给我，父王。'

"可汗沉默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只有为着压下心里战栗所需要的那一点儿时间——在沉默以后，他坚决地大声说：

"'拿去！等宴会完了，——你带她去。'

"勇敢的阿尔加拿高兴得脸通红，他的鹰眼射出来狂喜的光，他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对可汗父亲说：

"'我知道你给我的是什么，父王！我知道这个……我，你的儿子是你的奴隶。抽我的血，每点钟一滴地抽去吧——我愿意为你死二十次！'

---

① 回教的上帝。

“‘我什么也不要！’可汗说，他那个戴着无数年代和许多功业的荣冠的白头低垂在胸口上。

“宴会不久就完了，两个人肩膀靠肩膀默默地从宫里出来，朝内院走去。

“夜是黑沉沉的，在厚毡似地盖着天空的浓云后面看不见星星，也看不见月亮。

“父亲和儿子在黑暗中走了许久，忽然艾尔·阿斯瓦布可汗说话了：

“‘我的生命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我的年老的心跳得越来越弱了，胸膛里的火越来越少了。那个哥萨克女子的热烈的抱吻便是我生命中的光和热……告诉我，托拿依克，告诉我，你的确少不了她吗？把我的妻子拿一百个去，把她们全拿走，来抵她一个吧！……’

“托拿依克叹口气，他不作声。

“‘还给我剩得有多少日子呢？我在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我一生的最后的快乐就是这个俄罗斯女子。她了解我，她爱我，要是没有她，现在谁会爱我——爱一个老头子呢？谁？在我所有的女人中间没有一个，没有一个，阿尔加拿……’

“阿尔加拿不作声……

“‘我怎么能活下去呢，我知道你在拥抱她，知道她在吻你？在女人面前没有父亲也没有儿子，托拿依克！在女人面前我们都是——男人，我的儿子。……我会痛苦地度过我的余生。……还不如让所有我的旧伤口全裂开，托拿依克，还不如就流尽我的血，还不如不让我活过这一夜，我的儿子！’

“他的儿子不作声……他们停在内院门口，头埋在胸前，他们在门前站了许久。四周是一片黑暗，云在天上奔跑，风摇撼树

木，好象在唱歌，把树木吹得响个不停……

"'我爱她很久了，父亲……'阿尔加拿轻轻地说。

"'我知道……我还知道她不爱你……'可汗说。

"'我一想到她，我的心就痛……'

"'然而我这颗年老的心里现在充满着什么呢？'

"他们又不响了。阿尔加拿叹了一口气。

"'看起来那个聪明的阿訇对我讲的是真理了——女人对于男人始终是有害的：她生得美的时候，她会引起别人生出占有她的欲望，让她丈夫去受妒忌的痛苦；她生得丑的时候，会使她的丈夫羡慕别人，受到羡慕的痛苦；要是她生得不美也不丑的时候，——男人就把她打扮得漂亮，后来知道他弄错了，又会因为她，因为这个女人受到痛苦……'

"'智慧不是治心痛的药，'可汗说。

"'我们彼此可怜可怜吧，父亲……'

"可汗抬起头来，悲哀地望着他的儿子。

"'我们杀死她，'托拿依克说。

"'你爱你自己胜过你爱她同我，'可汗想了一会儿，小声地喃喃说。

"'我看你也一样啊。'

"于是他们又不响了。

"'是啊！我也一样，'可汗悲哀地说。这哀痛使他变得象一个小孩了。

"'怎么样，——我们杀死她吗？'

"'我不能把她送给你，我不能，'可汗说。

"'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把我的心挖出来吧，不然就把她给我……'

“可汗不做声。

“‘我们把她从山上抛到海里去。’

“‘我们把她从山上抛到海里去，’可汗重说着儿子的话，好象是儿子声音的回声一样。

“他们走进了内院，她已经在地上，在华美的地毯上睡着了。他们站在她面前，看着，他们看了很久。老可汗眼睛里淌出泪水，流到他的银白的长须上，象珍珠似地在那儿发光；他的儿子站在一边，一面眨着眼睛，咬紧牙齿来压下激情，一面唤醒哥萨克女子。她醒来了，在她的象朝霞一样娇美、一样粉红的脸上开放了她那对象矢车菊一样的眼睛。她没有注意到阿尔加拿在这儿，就把她的鲜红的嘴唇伸给可汗。

“‘亲我，老鹰！’

“‘你准备好……跟我们一块儿去，’可汗小声说。

“现在她看见阿尔加拿了，还看见了她的老鹰眼里的泪水，她是一个聪明人，马上就明白了一切。

“她说：‘我去，我去。不归这一个，也不归那一个——就这样决定了吗？意志坚强的人应该象这样决定的。我去。’

“于是他们，所有这三个人，一声不响地动身到海边去了。他们顺着窄狭的小路走，风在叫吼，大声地叫吼……

“她是一个娇嫩的女孩子，不到一会儿工夫就累了，可是她很骄傲——不愿意把这个告诉他们。

“等可汗的儿子注意到她落在他们后面的时候，他对她说：

“‘害怕吗？’

“她向他闪一下眼睛，给他看她的血淋淋的脚……

“‘我来抱你走！’阿尔加拿说，把两只手伸给她。可是她却抱住她的老鹰的颈项。可汗把她举在自己的胳膊上，好象举起

一根羽毛，他抱着她走；她坐在他的胳膊上，一边把树枝从他的脸上拨开，害怕它们会戳伤他的眼睛。他们走了好久，而且已经听见远处海的喧响了。本来一直跟在他们后面顺小路走着的托拿依克这时便对父亲说：

"'让我到前面去，不然我会拿剑砍你的颈项。'

"'你过去吧，真主会满足你的欲望，或者会宽恕它——这是他的意思，而我，你的父亲，我宽恕你。我知道恋爱是怎么一回事。'

"突然它，海，就在他们面前了，那儿下面，浓浓的，黑黑的，无边无际的。海浪在悬崖脚下唱出低沉的歌声，那儿下面很暗，很冷，而且很可怕。

"'再见！'可汗吻着女孩子说。

"'再见！'阿尔加拿说，向她鞠一个躬。

"她埋下头看那波浪在唱歌的地方，把身子往后一缩，两只手紧紧按住胸口。

"'把我扔下去吧，'她对他们说……

"阿尔加拿向她伸出两只手，发出一声呻吟。可汗却把她抱在自己的胳膊里，紧紧搂在自己的胸前，吻了她，然后将她高举在自己的头上——从悬崖上扔了下去。

"波浪在那儿飞溅，在那儿唱歌，声音响得厉害，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听见她是在什么时候落到海里去的。一声叫喊也没有听到，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可汗倒在石头上，默默地看下面，望着黑暗，望着海、云汇合的远方，密密的浪花正从那儿喧响地奔流过来；风吹过，吹拂着可汗的白胡须。托拿依克站在他身边，双手蒙着脸，——象石头一样地不动也不响。时间在消逝，云让风赶得一片接一片地在天空飞过。它们是黑暗的，沉重的，

跟这个躺在大海上空高崖顶上的老可汗的思想一样。

"'我们走吧，父亲，'托拿依克说。

"'等一会儿……'可汗喃喃说，他好象在倾听什么似的。又过去了许多时间，波浪在下面飞溅，风飞上悬崖来，把树木吹得响个不止。

"'我们走吧，父亲……'

"'再等一会儿……'

"托拿依克·阿尔加拿不止一次地说：

"'我们走吧，父亲。'

"可汗还是不离开这个他失去他晚年的欢乐的地方。

"然而——凡事总有一个结束！——他，有力的，骄傲的，站了起来，皱着眉头，声音低沉地说：

"'我们走吧……'

"他们动身走了，可是不到一会儿工夫可汗又站住了。

"'可是我为什么走，我到哪儿去，托拿依克？'他问他的儿子。'为什么我现在还要活着，既然我整个的生命都在她身上？我老了，已经没有人再要爱我了，要是没有人爱你的话——活在世界上也就没有意思了。'

"'你有光荣同财富啊，父亲……'

"'我只要你给我她的一吻，那一切你都可以当做报酬拿去。那一切全是死的东西，只有女人的爱是活的。人没有这样的爱——也就没有生命，他便是一个乞丐，他的生活是可怜的。再见，我的儿子，望真主降福在你头上，他的祝福跟着你一生一世。'可汗转过身来，脸朝着海。

"'父亲，'托拿依克说，'父亲！……'他不能再说什么了，因为对一个死亡正在向他微笑的人，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你对他

说不出什么话，会使他对生命的爱又回到他的灵魂里去的①。

"'让我去……'

"'真主……'

"'他知道……'

"可汗迈着快步走到绝壁的边缘，纵身跳下去。他的儿子没有阻止他，而且也来不及了。又是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没有一声叫喊，也没有可汗摔下去的响声。只有波浪一直在那儿飞溅，风在狂歌。

"托拿依克·阿尔加拿把下面看了许久，随后他大声说：

"'真主啊，也给我一颗这样坚强的心吧！'

"他便走进夜的黑暗中去了……

"……莫索拿依玛·艾尔·阿斯瓦布就这样地死了，在克里米亚是托拿依克·阿尔加拿做可汗了。"

一八九五年

巴　金译

---

① 这个句子也可以简单地译作"会使他回心转意的"。

柯诺瓦洛夫

我心不在焉地浏览着一张报纸，瞧见了一个姓“柯诺瓦洛夫”的，它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就念完了如下的一段文字：

“昨夜，当地监狱三号囚室里，穆罗姆城小市民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柯诺瓦洛夫在炉子烟囱口上自缢身死，年四十岁。自杀者在普斯科夫曾因游荡罪被捕并被押解回原籍。据监狱鉴定，此人一贯安稳、沉默、耽于冥想。据狱医判断，柯诺瓦诺夫自杀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忧郁症。”

我读了这一段简短的报道，认为我也许能够比较清楚地弄明白这个耽于冥想的人自杀的原因，因为我认识他。按说，关于他的事我甚至根本不应该保持缄默：他是个挺可爱的小子，这样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是不大碰得到的。

……我遇见柯诺瓦洛夫的时候，才十八岁。那时我在一家面包房当面包师的“帮工”。面包师原来是个“军乐队”的队员，他总是没命地喝伏特加酒，常常搞坏和好的面，醉时老爱空口奏乐，而且不论碰到什么东西，他总喜欢用手指敲打出各种曲调。遇到面包房老板因为他损坏了东西或是耽误了早上的生产而申斥他时，他立刻就狂怒起来，毫无顾忌地骂老板，还总要向他表明自己的音乐才能。

“把面坯烤过头了！”他撅起两撮火红色长长的小胡子，咂着不知为什么总是潮润的厚嘴唇嚷着。“面包皮烤糊了！面包还

是生的！嘿，你见鬼去吧，你这斜眼鬼！难道我生来是干这活儿的？你和你那活儿才真该死呢！我是音乐家！你懂吗？我呀，在过去，中提琴手喝醉了，我就替他拉中提琴；吹双簧管的给逮走了，我就吹双簧管；吹拉管的病了，谁能来替他？还不又是我！叮—打—拉—哒—狄！你呢，大老粗一个，老毛子！给我结账吧，不干了。”

老板是个窝窝囊囊的胖子，相公般的脸上长着杂色的眼睛，抖动着肚皮，两只又短又粗的脚跺着地板，尖声嚷道：

“杀胚！死鬼！出卖耶稣的犹大！”他揸开短短的手指，向空中举起双手，突然又用刺耳的高声嚷道：“我说你想造反，把你扭送警察局，看你怎么办？”

“把沙皇和祖国的仆人送警察局？”那兵士咆哮着，已经握起拳头向老板冲来。老板就吐着唾沫，激动得喘息着溜走了。他只能这样做，因为时当夏令，伏尔加河沿岸的城市里很难找到好面包师的。

这样的场面几乎每天都发生。那大兵喝酒，糟蹋和好的面，还演奏各种进行曲、华尔兹或者象他所说的那类“节目”；老板恨得咬牙切齿，我却不得不因此干两个人的活儿。

有一天，老板和大兵之间又演出了这样一幕话剧，我非常高兴：

“喂，大兵，”老板出现在面包房时说，他满面春风，样子很得意，眼睛闪耀出阴险的微笑。“喂，大兵，把嘴唇噘起来奏一支进行曲！”

“怎么回事?!”躺在和面柜上的大兵阴郁地说，他照例已经半醉了。

“准备开步走！”老板喜气洋洋地说。

“去哪儿？”兵士从柜上伸下两腿问，他感到有些不妙。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你这是什么意思？”大兵愤怒地喊道。

“这意思就是我不再想留你了。把账结了，往随便什么地方开步走吧！”

大兵向来认为自己举足轻重，老板拿他没办法，现在老板的声明多少使他清醒了过来：他明白靠着自己蹩脚的本事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哼，你这是瞎扯吧！……”他站起来不安地说。

“走吧，走……”

“真走吗？”

“你滚！”

“活儿干够了，就……”兵士悲哀地晃了晃脑袋。“你吸干了我的血，吸干了就赶我走。真狡猾！嘿嘿，吸血鬼！”

“我是吸血鬼？”老板发起火来。

“是你！吸血的魔鬼，一点儿也不错！”大兵肯定地说，他蹒跚地向门口走去。

老板在他背后阴险地微笑，他的小眼睛愉快地闪烁着。

“现在看你到哪里去找得到工作！嗯。我已经把你这个宝贝家伙的好德性到处都宣传遍啦，哪怕就是你不要工资白干活，也不会有人要你啦！没有地方会要你的……”

“你雇到新手了吗？”我问。

“新手是个旧伙计。当过我的帮手。嘿，那是什么样的面包师啊！是金子呀！不过也是个酒鬼！他就是爱喝酒……他一来，开始干活，一干就是三四个月，象狗熊似的！睡觉、休息他想都不想，也不管工资多少。他是一边干活一边唱歌的！我的小

兄弟，他一唱起来，听了简直叫人难受，心里沉重得很呢。唱呀，唱呀，唱到后来又重新喝酒了！”

老板叹了口气又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

“当他大喝起酒来的时候，那就怎么样也阻止不了。他可以一直喝得病倒，或者把钱喝得精光……这种时候，他也许觉得不大好意思，就躲起来见不着面，好象魔鬼逃避神祇似的。看，他来了……廖沙，你决定来了？”

“决定来了，”一个嘈呟的胸音从门口答应。

门口那儿，肩膀靠着门框，站着一个三十来岁宽肩膀的高个儿汉子。从服装看，是典型的流浪汉；从面孔看，是纯粹的斯拉夫人。身上穿着脏得不能再脏的破烂的大红布衬衫和肥大的粗麻布灯笼裤，一只脚上穿着只剩半截的胶靴，另一只脚上穿着破皮靴。一脑袋淡褐色的头发很乱，中间夹着些刨花和干草；象把扇子似的遮着他胸膛的褐色大胡子里也夹杂着同样的东西。一双淡蓝色大眼睛在他苍白疲惫的椭圆脸上炯炯有光，瞧起人来却显得又和善又亲切。他的嘴唇也很美，但稍稍显得有点苍白，也在褐色髭须里微笑。这样的微笑，仿佛是在抱歉地说：

“我就是这么个人……您别见怪。”

“进来，沙梭克，这是你的助手，”老板搓着手，抚爱地望着新来的面包师强壮的身影说。这一个一声不吭地向前跨了几步，向我伸出有着巨人般大巴掌的长胳臂；我们互相打过了招呼；他坐到凳子上，向前伸出双腿，眼睛瞅着腿上，对老板说：

“瓦西里·谢妙内奇，你给我买两套衬衫和鞋子……再买些做软帽的粗麻布。”

“都会有的，别着急！软帽我有现成的；衬衫和裤子到晚上也就会有。眼下你先好好干着；我知道你的为人。我不会亏待

你的……谁也不会亏待柯诺瓦洛夫，因为他自己不亏待人。做老板的难道是没良心的不成？我自己也干过活儿，我懂得其中的甘苦……好啦，小伙子们，你们待着，我先走了……”

留下了我们俩。

柯诺瓦洛夫坐在板凳上不吱声，微笑着向四下里观察。烤面包房设在有拱形天花板的地下室，它的三扇窗比地面还低。缺乏光线，也缺乏空气，但潮气、垃圾和粉尘却很多。靠墙摆着三只长木柜：一个装着发面，另一个装着发酵的面团，第三个是空的。暗淡的阳光透过窗口落在一个个木柜上。一个大炉灶几乎占了面包房的三分之一；炉灶旁边肮脏的地上放着一堆面粉袋。炉灶里融融燃烧着长长的木头墩子，它们的火苗映射在面包房潮湿的墙上，不停地晃动和颤抖，仿佛在无声地诉说些什么似的。

沉重的、烟熏得发黑的拱形天花板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白天的阳光和炉子的火光掺在一起，形成一种模模糊糊的、使眼睛疲劳的光。一阵阵瘖哑的噪音和尘土从街上吹进窗来。柯诺瓦洛夫打量着这一切，叹了口气，用烦闷的声音问道：

“你老早就在这儿干活吗？”

我告诉了他。我们沉默了一阵，彼此皱起眉头对望着。

“这么个牢房！”他叹了一声。“我们到街门口去坐一会儿好吗？……”

我们往外走，到了大门口，坐在板凳上。

“这儿可以透口气了。我一到这深坑里来立刻就感到不习惯，我受不了。你倒想想看，我是从海上来的……在里海，在渔帮里干活……可忽然从那样广阔的天地一家伙掉进了深坑！”

他带着悲哀的笑容看了我一眼就不吱声了，眼睛凝望着来

往的行人和坐着车的人。在他淡蓝色的明朗的眼睛里流露出愁容。……夜降临了；街上灰尘扑鼻，又气闷，又扰攘，房屋的影子落到了街上。柯诺瓦洛夫背靠墙坐着，双手搁在胸前，手指不停地捻着大胡子的那种丝绸般的须须。我从侧面望着他鹅蛋形的苍白的脸，想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但不敢跟他攀谈，因为他是我的头头，还因为他让我一见就肃然起敬。

他的前额刻着三条细细的皱纹，但有时皮肤一松皱纹就消失了，我当时很想知道这个人到底在想些什么……

"走吧，到时候了。你揉第二批面，我抽空让第三批面发酵。"

我们称好了一堆和好的面，又揉和好另一堆之后就坐下来喝茶；柯诺瓦洛夫把一只手揣在怀里，问我：

"你会念书吗？把这拿去念，"就把一小张又皱又脏的纸递给我。

"亲爱的萨沙！"我念道。"我在信上向你问好和吻你。我近况不好，生活很无聊，我等不到跟你一块儿出走或者跟你一块儿生活的那一天了；这种该死的生活我已经讨厌透顶，虽然开头的时候我是喜欢的。这你自己一定也很明白，我在跟你相识以后也开始明白了。请你赶快给我写封信；我非常盼望你写信给我。现在暂时得再见了，但我不说'别了'，我亲爱的、我心头的大胡子朋友。我不说任何责备你的话，虽然我对你感到很伤心，因为你是个蠢猪，你不跟我告别就溜走了。但我到底只要看你的好处，别的我什么也不要看见：你还是那样的头一个，这一点我是不会忘记的。萨沙，你能不能设法给我除籍？姑娘们说过，如果让我除籍了，我就会离开你；但这种话都是瞎说和纯粹的谣言。如果你真的能怜惜我，那么我除籍以后，就会象你的狗一样跟定了你。这在你是很容易办到的，但我却很难。当你在我身边时，

我为了被迫过那样生活而哭了，虽然我没有把这事告诉你。再会吧。你的卡比托林娜。”

柯诺瓦洛夫从我手里拿回了信，开始若有所思地把它夹在一只手的手指中间转动着，另一只手捻着大胡子。

“你会写吗？”

“我会……”

“你有墨水吗？”

“有。”

“你给她写封信，怎么样？她说不定会把我当做了坏蛋，以为我忘记了她……你写吧！”

“好吧。她是什么人？……”

“是个妓女……你瞧，她信上提到除籍。这意思是叫我答应警察局我要娶她，他们就会还她护照，把她的执照收回去，到那时她就自由了！懂了吗？”

半小时以后，一封给她的感人的书信写好了。

“那么念念看，信写得怎样啊？”柯诺瓦洛夫焦急地问。

信是这样写的：

“卡芭！你别以为我是坏蛋，会把你忘了。没有的事，我没有忘，不过喝上了酒，而且把钱喝没了。现在又找到了工作，明天我要向老板预支些钱给菲利普捎去，让他给你除籍。钱够你的路费。暂时再见。你的亚历山大。”

“嗯……”柯诺瓦洛夫搔了搔头皮说，“你写得不怎么样。你信上看不出怜惜她，没有眼泪。还有一点：我叫你用些话把我骂一通，可你没有这样写……”

“那为什么呀？”

“为了让她知道我在她面前感到羞愧，我明白我对她不起。

就是要这样！你却写得干巴巴的！你得洒上些眼泪呀！”

只得在信上洒了些眼泪，这我成功地照他说的做了。柯诺瓦洛夫满意了，他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沉思地说道：

“现在够棒了！多谢你！看来你是个好小子，我跟你能合得来。”

这一点我并不怀疑，我请他给我讲讲卡比托林娜的事。

“卡比托林娜吗？小姑娘一个，完全是娃娃。是维亚特卡省一个商人的女儿……她走错了路。越走越远，就走进了妓院……我一看，完全是个娃娃！我的天，我想，难道可以这样吗？嗯，就跟她认识了。她哭起来。我说：‘不要紧，要忍耐！我搭救你出去，等着吧！’我什么都准备好了，钱什么的……我却忽然喝起酒来，又上阿斯特拉罕去了。后来又来到了这儿。有人把我的消息告诉了她，她这才给我写信了。”

“那么你准备娶她了？”我问他。

“娶她，我哪能呀！如果我喝酒上了瘾，我还能当新郎？不，我这样想。我给她除籍，然后她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她如果找到职业，就会做个人了……”

“她希望跟你过日子……”

“要知道那不过是她胡闹。她们都是这样的……女人……我很了解她们。我有过许多不同的女人。甚至还有过一个女商人……我曾在马戏团当喂马的，那女商人看上了我。她说：‘你来我家当马车夫。’我那时在马戏团有些腻味了，于是就同意到她家去。结果就那样……她开始亲近我。她家有马，有当差的，象贵族那样生活。她的丈夫又矮又胖，样子就象我们那个老板，她自己却那么瘦、那么灵巧，象猫似的，又那么热情。有时候拥抱和接起吻来，就好比滚烫的炭火撒向心头。你就浑身颤抖，简

直吓人。有时候跟你接吻，自己却哭个不停：她的肩膀直哆嗦。我便问她：‘维鲁恩卡，你怎么啦？’她说道：‘萨沙，你是孩子；你一点儿都不懂得。’她真不错……她这话说对了，我的确一点儿都不懂，我太傻了，我自己明白。我干些什么，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没有考虑该怎样生活！”

这时他瞪大了眼睛瞧了我一眼；眼光又象是恐惧，又象是疑问，总之带着些忐忑不安的神情，他的漂亮的面孔因而显得更忧郁也更漂亮了。……

“那么你跟女商人的事是怎样了结的？”我问。

“你要知道，我有时会烦闷起来。老弟，我告诉你，我那时那个烦闷呀，弄得我无法生活，简直活不下去了。就仿佛这个世界只有我孤单单一个人，哪儿也没有什么有生命的东西了。那时候我对于一切都感到厌恶；我对我自己感到厌恶，对所有的人也都是一样；即便他们都死光了，我也不会叹一声气！这也许是我的一种病。因此我开始喝酒了……这么着我就对她说：‘维拉·米海洛芙娜！你把我放了吧，我再也受不了啦！’——她说：‘怎么，你讨厌我了？’她还笑着呢。你要明白，是那么不自然的笑。我说：‘不，不是我讨厌你，而是我自己觉得受不了啦。’她起初不明白我的意思，她甚至叫喊起来，骂人……后来她明白了。她低下脑袋说道：‘好吧，你走好了！……’她哭了起来。她眼睛是乌黑的。头发也是乌黑的和蓬松的。她不是商人出身，而是做官人家出身……是呀……我那时很怜惜她，我讨厌我自己。她嫁给那么一个丈夫，不用说那是很倒霉的。这个人活象一袋面粉……她哭了很久，跟我一起过惯了嘛……因为我对她很温存：常常把她抱在手里来回摇荡。她睡着了，我就坐在身旁瞅着她。一个人在睡梦里往往很可爱，那么单纯；呼吸时还含着微笑，再没有别

的念头。再不然，我们当时住在别墅里，我跟她有时坐马车出去游玩，她喜欢驾车奔驰。到了地方，我们把马拴在林子里的一角，自己坐在荫凉的草地上。她叫我躺倒，把脑袋枕在她的膝头上，还念书给我听。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她念的是些很好的故事，非常有趣。有个讲哑巴盖拉辛和他的狗的故事①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哑巴是个被迫害的人，除了狗，没有人喜欢他。大家都嘲笑他，捉弄他，他就立刻和狗亲近……这是非常哀怨动人的故事……事情发生在农奴制时期……女主人对他说：'哑巴，去把你那头狗淹死，它叫得让人心烦。'得，哑巴就去了……他找了条船，把狗载上就撑走了……我一读到这个地方就会颤抖。天哟！有人竟把一个活人在世上唯一的快乐都给扼杀了！这是什么世道？真是奇特的故事！但好就好在是真实的！世上就有这么一类人，世界对于他们就寄托在某样东西里，比如说，在一条狗身上。为什么是狗呢？因为再没有别的东西啦，有谁爱这样的人，只有狗能爱他。没有那么一种爱，人就不能生活：人所以被赋予灵魂，是为了让他能够爱……她给我读了许多不同的故事。真是个很可爱的女人，我至今还舍不得她……我如果不是因为命运的话，我是不会离开她的，除非她自己不再想和我好，或者她丈夫知道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她能够体贴人，这是主要的，并不是送些礼物那种体贴，而是知心的体贴。她跟我接吻什么的，女人就是女人……有时候她会出现那么样的温柔的心情……简直奇怪得很，她那时真好极了。她有时一下子看透了你的灵魂，就象保姆或者亲娘似的说话。碰到这种时候，我在她跟前简直成了五岁的娃娃。可是到底还是离开了她，多么烦

---

① 指俄国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的短篇小说《木木》。

恼呀！我一心想到什么地方去……'再见了，我说，维拉·米海洛芙娜，原谅我。'——'再见吧，'她说，'萨沙。'于是这个怪女人把我的衣袖捋到胳膊肘，突然用牙齿咬进肉里！我几乎要狂叫起来！整块肉差一点儿给咬掉！手痛了整整三四个星期。至今还留下了清楚的记号。"

他露出了肌肉发达的手臂，它又白皙又漂亮，他把伤疤指给我看，一面善良而凄凉地微笑着。在手臂靠近臂弯的地方，皮肤上清楚地看得见两个半圆形的、两端几乎相接连的伤痕。柯诺瓦洛夫望着它们，摇着头微笑着。

"真是怪女人！这是她咬了作纪念呀。"

我以前也听到过这类性质的故事。几乎每个流浪汉过去都有过"女商人"或者"一个出身高贵的夫人"，而所有和这些流浪汉有关的女商人和贵妇人，在无数的故事里都成为那种十分希奇古怪的形象，许多极端矛盾的肉体的和心理的特征在她们身上都能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如果她今天是蓝眼睛的、凶恶的和快乐的，那么一个星期以后你可能听见说她是黑眼睛的、好心肠的和爱哭的。一般流浪汉往往带着怀疑的腔调谈论她，讲了一大堆详细情节，使她丢脸。

可是在柯诺瓦洛夫讲述的故事里可以听出某种真实性的东西，其中有些我前所未闻的特点，象什么念书呀、对柯诺瓦洛夫的强壮的体格加上小娃娃这样的称呼呀之类的东西……

我脑海中想象出那个睡在他胳臂上的、脑袋贴在宽阔的胸脯上的富有弹性的女人，那一定是美妙的，因此更使我相信他的故事的真实性。最后还有他回想起"女商人"时那种悲哀而柔和的声调，那种声调也是与众不同的。真正的流浪汉不论谈论女人或者其他别的东西的时候，从来不会用这样的声调，他总是喜

欢表示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在他眼里。

“你怎么不说话，你以为我在撒谎吗？”柯诺瓦洛夫问，他的声音里流露着不安。他坐在面粉袋上，一只手拿着一杯茶，另一只手慢吞吞地捋着胡须。他的蓝眼睛探问似地望着我，脑门上的皱纹很显眼……

“不，你相信我……我干吗要撒谎？不用说，我们流浪汉弟兄们，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没什么好事情，可他也没害过别人，假如他为自己编了个故事，还把它当做真事来讲的话，朋友，那是不行的。他讲起来时，连自己也相信仿佛是有这么回事似的。相信了，嗯，他便高兴了。许多人都是靠着这个生活下去。真是没办法啊……可是我对你讲的是真事，确实有这回事。这儿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有一个女人，她感到很苦闷。就算我是个赶马车的，但这对女人说来是无所谓的，因为赶马车的也罢，老爷也罢，军官也罢，他们都是男人……在她眼睛里都是蠢猪，都追求同样的东西，而且每一个都是在想方设法多拿进一些而少付出去一点。而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就心地朴实些。我就是头脑很简单的……娘儿们了解我这一点，看得出我是不会欺侮她们，不会讥笑她们的。一个女人如果犯了罪，她最怕人家嘲笑和羞辱她。她们比我们更容易害臊。我们只要事情一得手，哪怕到大庭广众之间去大讲特讲，大吹起牛来，说什么：瞧呀，一个笨女人让我给耍了！……女人却没有地方可以去，谁也不会把她的丑事当英雄事迹来夸。老弟，她们中间即便是最堕落的，也比我们更爱面子呢。”

我听着他讲，心里却在想：“这个人讲这些跟他不合适的话，难道能信得过自己吗？”

他却用带稚气的明亮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盯住了我，他的话

越来越使我惊讶了。

炉子的木柴烧光了，一堆变成了炭的明亮的余烬向面包房的墙上投射出它的玫瑰色的光斑……

一角蔚蓝的天上有两颗星星向窗内窥视。一颗比较大的星闪烁着绿玉色的光，另一颗离它不远，却隐约不明。

过了一个星期，我和柯诺瓦洛夫成了朋友。

“你是个单纯的小伙子！这很好！”他开朗地笑着对我说，并用大手拍拍我的肩头。

他活儿干得很漂亮。看着他怎样摆弄七普特重的发面，把它擀薄，或者看着他弯身在面柜上怎样揉面，把强壮的两臂伸进有弹性的面坯里直到臂弯那儿，发面在他钢铁般的手指间吱吱作响，那才有意思呢。

起初的时候，我勉强赶得及把一杓杓湿面倒到他的铲子里，他接过来便迅速地把它们扔进炉子里，我生怕他会把它们彼此贴在一起；但当他烤了三炉后，在一百二十个大圆面包里，个个都很暄，颜色也很好看，样子都是圆鼓鼓的，连一个烤坏的也没有，我这才明白同我打交道的是个这一行的艺术家。他喜欢干活，干起活来非常热心，当炉子烤得不好，或者面坯发得慢时，他就唉声叹气；如果老板买了潮湿的面粉，他就生气而且骂他；如果炉里的面包烤得非常圆，发得很高很暄，颜色也红得恰到好处，表皮又很薄很脆，他就会象小孩子一样快活和满意。有时他用铲子铲下一个烤得最漂亮的圆面包拿在手里，由于烫而把它在两手间来回倒换，他就快乐地笑着对我说：

“嘿，咱们俩做成了多么漂亮的美人儿……”

我看着这个全神贯注在自己工作中的巨人般的小娃娃也感

到很愉快，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工作都应该采取象他这样的态度……

有一次我问他：

“萨沙，听说你很会唱歌？”

“我会唱……不过偶尔几次……不常唱。我开始烦闷时，我就唱歌……如果我开始唱歌的时候，我就是感到烦闷了。你可别提这个，别来惹我。你自己不唱歌吗？你呀，好家伙！你最好还是忍耐一下……以后我们一起唱。好吗？”

我当然表示同意，当我想歌唱时，我就吹口哨。但有时抑制不住，便开始用鼻子哼上几声，一面揉着面坯和搓着面包。柯诺瓦洛夫听着我哼，掀动着嘴唇，过一会儿向我提醒我的诺言。但有时却粗暴地向我嚷道：

“停住！别哼哼啦！”

有一次我从箱子里拿出一本书靠窗坐下，开始读起来。

柯诺瓦洛夫直挺挺地躺在放面坯的柜上正在打盹，可是我在他耳边翻动书页的簌簌声使他张开了眼睛。

“书里都讲了些什么？”

那是《波特利包夫们》①。

“读出声来，好吗？”他提出要求。

于是我就坐在窗台上开始念，他坐在木柜上，把脑袋枕在我膝头听着……我偶尔越过书瞧瞧他的脸，却碰到了他的目光，他的眼睛瞪得很大，很紧张，流露出深切的注意……他的嘴也半张着，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两条向上扬起的眉毛，高高的前额上弯弯的皱纹，抱着膝盖的双手，他整个静止的、全神贯注的

---

① 俄国民主主义作家列舍特尼柯夫(1841—1871)的中篇小说，描写帝俄农奴制改革前农民的悲惨生活。

姿势鼓励了我，我就尽量更清楚地和更形象地向他讲述赛梭卡和比拉的哀怨的故事。

到后来我累了，便合上了书。

“已经讲完了吗?”柯诺瓦洛夫低声问我。

“不到一半……”

“全部都能念吗?”

“可以。”

“嘿!”他抓住了自己的脑袋,坐在木柜上摇晃着。他想说什么话，嘴巴象风箱似的一会儿张开，一会儿闭上，而且不知为什么还眯细了眼睛。我没料到这样的效果，也不理解他的意思。

“你念的多好!”他悄悄地说。“用不同的口气……他们全都象活的……阿普洛西卡!比拉……那样的傻瓜蛋!我听了觉得真可笑……下文怎样?他们要上哪儿去?天老爷!这可都是真的。这可都象是真的人……真正的庄稼人……连声音和面孔全都活灵活现……听我说,马克西姆!咱们把炉火弄好,你再继续念下去!”

我们把炉火弄好了，准备好了第二炉。我重新念了一小时四十分钟书。后来又停下来,炉子里的面包烤好了,我们把面包拿出来,烤上另一炉，又和了面，再让它发酵……这一切都干得非常快,而且几乎不出声。

柯诺瓦洛夫皱紧眉头,偶尔向我和气地发出单音节的命令,忙个不停……

快天亮的时候我们把书念完,我感到我的舌头发木了。

柯诺瓦洛夫象骑马似地坐在面粉袋上，用奇怪的眼光望着我的面孔,双手支在膝盖上一声不吭……

"好吗?"我问。

他眯缝了眼睛点了点头,仍然不知为什么低着声说:

"那是谁写的?"他的眼睛闪耀着绝非言语所能形容的惊讶,他的脸因热烈的感情而发红了。

我告诉他是谁写的书。

"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怎么想到的!嗯?简直可怕。抓住了心,看写得多生动。他这个作者,人家因此怎样报答他的?"

"你的意思是说?"

"唔,比如说,给他奖赏什么的?"

"但为什么要给他奖赏呢?"我问道。

"怎么为什么?书嘛……好象是警察局的布告。马上有人读着它……议论它;比拉,赛梭卡……那是怎样的人?大家都觉得他们可怜……是愚昧的人。他们是怎样生活的?而且……"

"而且什么?"

柯诺瓦洛夫惶惑地看了我一眼,怯生生地说道:

"应该订出什么规章来。他们也是人,应该支持他们。"

为了回答他这个问题,我给他讲了一套大道理……但是很糟糕!我那套大道理没有产生我预期的效果。

柯诺瓦洛夫低头沉思起来,摇晃着整个身体,还唉声叹气,一个字也不来打断我的话。我最后感到累了,就不吱声了。

柯诺瓦洛夫抬起头来悲哀地看了我一眼。

"这么说,人家就什么也没有给他?"他问道。

"给谁?"我随口问他,因为我已经忘掉了列舍特尼柯夫。

"给那个作者。"

我没有答理他,心里对这个显然自认为无力解决世界的重大问题的听者感到恼火。

柯诺瓦洛夫没有得到我的回答，便双手拿着书，小心地把它转了转，把它打开又合上，再把它放好，深深地叹了一声。

“天呀，这一切是多么聪明呀！”他低声说。“一个人写成了书……纸上画的斑斑点点，就是这么回事。写成了就……他死了吗？”

“死了，”我说。

“死了，书可还留着，大家都读它。人用眼睛看着书，嘴里说着不同的话。你听过并且知道世上有过象比拉、赛梭卡、安普洛西卡这样的人……你可怜这些人，虽然你从来没见过他们，他们和你毫不相干！他们这样的人也许有几十个在街上走着，你看见他们，却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的事……他们对你毫不相干……他们来来往往……可是在书里你感到他们可怜，甚至连心都碎了……这怎么理解？作者就这样没有受奖便死了？他什么也没有吗？”

我生气了，向他讲到给作家的报酬……

柯诺瓦洛夫恐怖地瞪起眼睛听着我，同情地咂着嘴唇。

“好办法，”他吸足了气叹了一声，又咬了咬左边的小胡子，忧郁地低下了脑袋。

于是我开始谈到俄国文学家生活中酒店所起的致命的作用，又谈到因为伏特加酒（天才们困苦生活的唯一的慰借）而丧生的那些伟大的和真诚的天才。

“难道这样的人也喝酒吗？”柯诺瓦洛夫低声问。在他大张着的眼睛里流露出对我的不信任和对那些人的恐惧和怜悯。“他们喝酒！他们怎么的……在写了书以后就喝起酒来吗？”

我认为他这样的问题是不合适的，因此我没有回答他。

“当然，在以后，”柯诺瓦洛夫决定地说。“这些人生活着，观

察着生活，自身感受着其他人的生的苦恼。他们的眼睛一定是与众不同的……心地也一样……看够了生活便悲伤起来……就把悲哀倾注到书中去……但这并不能帮助他们，因为心一被触动，心中的苦恼是用火也烧不掉的……那么只有用酒来浇愁罗。唔，就喝上了……我说的对吗？"

我同意了他，这仿佛引起了他的兴致。

"所以说实在的，"他继续发挥作家们的心理，"应该为此而奖励他们。可不是吗？因为他们比别人懂得多，也给别人指出许许多多不合理的现象。眼前就拿我来说，是什么呢？是流浪汉、乞丐、酒鬼和疯子。我的生活一无是处。细想起来，我干吗活在世上，我的生命有谁需要？我既没有自己的窝，又没有老婆和孩子，而且对这些我也毫无兴趣。我活着，我苦闷……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没有内心的出路，你懂吗？这怎么说呢？灵魂里没有那种火花……没有那种力量，不知道对不对！嗯，我没有一种东西，就是这么回事！你明白了吗？我活着，正在寻找这种东西，也为它而烦恼，但它究竟是什么，我可说不上……"

他用一只手托着后脑勺，眼睛望着我，他脸上反映出他在动脑筋，想找表达的方式。

"那么怎么样呢？"我问他。

"怎么样吗？……我没法向你表达……可是我想假如有某个作家仔细观察我，他能够向我说明我的生活，是吗？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我也能向他说明他的生活，便立刻开始说明这项我认为是容易的和明白的事情。我开始谈论起条件和环境，谈论起关于不平等、关于有些人是生活的牺牲品，还有些人是生活的主宰等等的话来。

柯诺瓦洛夫注意地听着。他坐在我对面，一手支着面颊，他那沉思的聪明的淡蓝色大眼睛张得大大的，仿佛慢慢地让一层轻雾所笼罩，前额上越来越显著地刻划出皱纹，他好象在屏息凝神，努力想理解我的话。

这一切使我自鸣得意了。我热烈地为他描写他的生活，还向他证明他所以成为这样，并非由于他的过错。他是环境条件的可怜的牺牲品，按他的自然性质说，本来和大家都是平等的，只是由于一系列历史的不公平，他才在社会上成了不足挂齿的。我最后说道：

“你没有什么可以责怪自己的……你是被侮辱的……”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没有吱声。我看见他眼睛里正在现出美好和明朗的微笑，便急切地期待着他对我说的话的回答。

他亲切地笑了，用温柔的、女性似的动作挨近我，把手搁在我的肩头上。

“老弟，看你讲得多么轻松！这类事情你倒是从哪儿知道的？都是从书本上来的？你书看的不老少。嘿，如果我也能读那么多书呀！……但是主要的原因是你讲得富于同情心……我从来没听到过这种话。真奇怪！大家全都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别人，你却归咎于整个生活、整个制度。照你这么说，人自己本来是完全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要是生下来注定是流浪汉，因此他就成了流浪汉。说起囚犯来，你的话也很怪：人去偷窃，是因为没有工作，可是又得吃饭……你多么富于同情心！可是你那颗心是软弱的！……”

“慢着，”我说，“你同不同意我？我说的到底对不对？”

“对不对你自己最明白，因为你有文化……这种话嘛，要是指别的人，那也许是对的……可是如果指的是我……”

“那怎么样？”

“嗯，我是个特别的玩艺儿……我喝酒能怪谁？我的兄弟巴维尔卡就不喝酒，他在彼尔姆有自己的面包房。我干活比他好，但我是流浪汉和酒鬼，我再没有别的称号，也没有别的份儿……要知道我们俩却是一个娘胎里生的孩子呢！他还比我年轻。这么说，我身上总有什么毛病……可见我生来就不象一般的人。你倒说什么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我却走上了特别的生活道路。也不光我一个，我们这号人有好多。我们是特别的人……哪一类里都包括不进去。对我们要用另一本帐簿来算……也要用一种特别的法律……非常严厉的法律，为了把我们从生活里连根拔掉……因为我们派不上用处，却占着位置，还挡着别人的路……谁对我们有过错？是我们对自己有过错……因为我们对生活没有兴趣，我们对自己也没有感情……”

他这个有孩子那种清澈的眼睛的成人，他把自己从生活里划出来，归入到生活所不需要、从而属于应该被铲除的人的行列里，他这样说时的口气是这样地轻松，这样地笑中含悲，使我听了之后，对这种我在流浪汉里从来没有见过的自暴自弃的态度大吃一惊；这种人的生活与一切统统隔绝，对一切都抱有敌视态度，对一切都准备显示自己的怨毒的怀疑论的力量。我只遇到过那种永远责难一切、抱怨一切、顽强地把自己从许多驳倒他们坚信自己永远不犯错误的明显事实里脱身的人们，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失败归罪于不会说话的命运，归罪于坏人……柯诺瓦洛夫不怨天尤命，他也不议论人家。他认为个人生活中的一切纷扰不安都错在他自己，我越是坚决地想向他证明他是“环境和条件的牺牲品”，他就越是固执地向我证明自己对自身的可悲的命运是负有罪责的。……这是非常奇怪的，但这倒把我气坏了。

可是他在鞭挞自己时感到了满足；当他用响亮的男中音向我嚷嚷时，正是那种满足感使他的眼睛闪闪有光：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宰，假如我是坏蛋，那不能怪别人！"

这种话如果出于一个文化人之口，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因为在被叫做"知识分子"的复杂而混乱的心理机能里总是能够找到那类小毛病的。可是这些话出自一个流浪汉（虽然在被命运凌辱的、衣衫褴褛的、挨饿和粗暴的、既象野兽又象是人的那些人中间，他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这种人在城市肮脏的贫民窟里多得很）之口，听起来却不免使人感到奇怪。所以我不得不断定柯诺瓦洛夫的确属于一种特殊的等级，可是我又不希望真是这样。

从外表看，柯诺瓦洛夫连细枝末节都算上是个典型的流浪汉；但我越是仔细观察他，越能够确信和我打交道的是人的一个分支，它打破了我关于人的概念，这种人早就该算做一个阶级，并且因为他们非常热中、十分凶恶但又远非愚蠢而很值得注意……

我同他争论得越来越热烈起来。

"你等一等，"我喊道，"假如各种黑暗势力从四面八方向一个人挤压过来，他怎么能站得住呢？"

"要更坚强地顶住！"我的对手激昂地闪动着眼睛大声宣告说。

"凭什么来顶住？"

"找个支点来顶住！"

"那你为什么不顶住呢？"

"我早就对你说过，你这个怪人，是我自己不争气！……我没有找到自己的支点！我在寻找，我在发愁，我没有能找到！"

然而还得照顾烤面包，所以我们又开始干活儿，同时继续彼此互相想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当然什么也没有能证明，结果两人都很激动，一收了工就躺下睡觉了。

柯诺瓦洛夫直挺挺地躺在面包房的地板上，很快就睡着了。我躺在面粉袋上，从上向下望着他强壮的留着大胡子的身影，他大力士般直躺在铺在木框旁的蒲席上。散发着热气腾腾的面包、发酸的面坯和炭酸气的味道……天亮了，蒙着薄薄一层粉尘的玻璃窗口看得见一角灰色的天空。大车隆隆响，牧人吹着笛子在集合牲口。

柯诺瓦洛夫打着鼾。我瞅着他宽阔的胸脯正在一起一伏，心里想着各种方法可以使他尽快转向我的信仰，可是什么方法也没想出就睡着了。

早晨我同他起来摆好发面，洗过脸就一块儿坐在木柜上喝茶。

“喂，你有书吗？”柯诺瓦洛夫问我。

“有……”

“念给我听？”

“行……”

“这好！你知道吗？我干上一个月，向老板支一点钱，把一半给你！”

“干什么用？”

“给你买书……买合你口味的书，也给我买，两本也行。给我买讲庄稼人的书。就象讲比拉和赛梭卡那样的……告诉你，要写得让人怜悯的，而不是为了逗人乐的……有那么一些书，完全是扯淡！潘菲尔卡和菲拉特卡，甚至在开头的地方还带插图，那是胡闹。一群庸人，各种各样的故事。我不喜欢那个。我不

知道还有象你那本那样的书。”

“你愿意听关于斯坚卡·拉辛的书吗?”

“讲斯坚卡的? 好吗?”

“非常好……”

“拿来!”

过了不久我已经给他读科斯托马罗夫①的《斯坚卡·拉辛的起义》。起初我这大胡子的听者并不喜欢这本史诗般的有才华的专题著作。

“为什么这里没有对话?”他望着书问我。当我向他解释为什么时,他甚至打了个呵欠,他本来想掩饰,但没成功,于是不好意思地向我抱歉地说:

“念下去吧,没关系! 我没什么……”

但随着历史家用画家的手笔描绘起斯杰潘·季莫菲耶维奇的形象,使得“伏尔加流民公爵”活灵活现时,柯诺瓦洛夫完全变了样子。他原来那种烦闷和漠不关心得眼睛懒洋洋地打盹的神情,在我面前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变成惊人的新模样。他坐在我对面的木柜上,双手抱着膝头,把下巴搁在膝盖上,大胡子遮住了他的腿,贪馋的、奇怪地燃烧着的两眼从严峻地紧蹙着的眉毛下面望着我。他身上那曾使我惊讶过的孩子气的天真已经无影无踪了,所有那种对他淡蓝色善良的眼睛(这会儿变得暗淡和细小了)非常贴切的纯朴和女性的温柔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在他肌肉紧张得突起的姿势里有着狮子似的火热的东西。我保持着沉默。

“念,”他轻轻地但威严地说。

“你怎么啦?”

---

① 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俄国历史家和作家。

“念呀！”他重复说，他的声调里既有请求又带着愤懑。

我继续念下去，偶尔抬眼瞧瞧他，只见他越来越激动。从他那里发出某种刺激得使我陶醉的、象炽热的烟雾似的东西。我已经念到斯坚卡被捕的段落了。

“给逮住了！”柯诺瓦洛夫喊起来。

在这一声叫喊里听得出痛苦、屈辱和愤怒。

他脑门上渗出了汗珠，眼睛也奇怪地张大了。他从木柜上跳了下来，样子高大而激动，面对我站着，把手搭在我肩头上，气急败坏地大声说：

“等一等！别念……你说，现在会怎样？不，停一停，别说出来！要处决他吗？嗯？赶快念，马克西姆！”

可以认为拉辛的亲弟兄正是柯诺瓦洛夫，而不是弗罗尔卡。仿佛某种割不断的、经过三个世纪还没有冷却的血缘关系到今天还能把这个流浪汉跟斯坚卡联系在一起，而这流浪汉以他活生生的强健的肉体的全副精力、以他怀念不“止”的心灵的整个热情感到了三百年前被捕获的自由之鹰的痛苦和愤怒。

“看在上帝份上，你念呀！”

我兴奋而激动地念着，觉得我的心在怦怦地跳，跟柯诺瓦洛夫一起体会着斯坚卡的悲哀。我们念到了拷打那一节。

柯诺瓦洛夫咬牙切齿起来，他的淡蓝色眼睛象炭火般发着光。他从背后扑在我身上，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书。他的呼吸在我耳朵上面呼呼响，把我的头发从头顶吹到眼睛上。我为了拂去它们而晃动着脑袋。柯诺瓦洛夫看到这样，便把他的沉重的手心放到我脑袋上。

“‘这时拉辛咬牙切齿，结果连牙齿带着血一起吐到地上……’”

“够了！……去见鬼吧！”柯诺瓦洛夫叫喊了一声，抢走了我手里的书，使足了劲把它甩到地上，自己也跟着倒了下去。

他哭了，但因为他不好意思掉眼泪，他就号叫着，以免痛哭失声。他把脑袋埋在两膝中间抽泣，在他肮脏的粗布裤子上擦眼睛。

我坐在他前面的木柜上，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他。

“马克西姆！”柯诺瓦洛夫坐在地板上说。“真可怕！比拉……赛梭卡。然后是斯坚卡……嗯？什么样的命运！……他怎样地吐出了牙齿！……嗯？”

他浑身颤抖起来了。

使他特别吃惊的是斯坚卡吐掉的牙齿，他病态地哆嗦着肩头，不断地谈论着牙齿。

我们俩在眼前出现的拷打的惨痛和残酷的场面的影响下变得如醉如痴。

“你给我再念一遍，好吗？”柯诺瓦洛夫向我要求，他这时已经把书捡起来给了我。“那么，指给我看，关于牙齿的话在哪儿写着？”

我给他指出来，他便把眼睛使劲盯着那几行文字。

“‘他带血吐出了自己的牙齿’，是这样写着的吗？”那些字母跟所有其他的一模一样……天呀！他该多痛苦呀，嗯？连牙齿都……但在结尾的地方还讲些什么？死刑？哎呀！我的天，多谢他们到底把他处死了！”

他出于怜悯心而宁愿希望受尽折磨的斯坚卡能快些死；他这种愿望是那么热烈和满意地从眼睛里流露出来。他的这种强烈的怜悯心使我全身战栗不止。

整整这一天我们是在奇异的迷雾里度过的：我们老是谈论

着斯坚卡，回忆他的生活，回忆为他而编的歌曲和他遭受的拷打。柯诺瓦洛夫有两次用宏亮的男中音唱起歌来，但中途又不唱了。

从这天起我和他彼此更亲近了。

我又好几次给他读《斯坚卡·拉辛的起义》、《塔拉斯·布尔巴》① 和《穷人》②。我的听者也很喜欢塔拉斯，但塔拉斯不能遮住科斯托马罗夫的书的光辉的印象。柯诺瓦洛夫不能理解马卡尔·杰武什金和华里亚③。他对马卡尔的信里的语言只觉得可笑，对华里亚抱着怀疑的态度。

"瞧，对老头儿真热乎！狡猾的姑娘！……可他是那么个丑八怪！不过你，马克西姆，别招这个麻烦了！这算什么？他写信给她，她写信给他……白糟蹋纸……叫他们都见鬼去！既不哀伤，又不滑稽：写这些干吗？"

我向他提起波特利包夫们，但他不同意我的意见。

"比拉和赛梭卡，那是另一种类型！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生活着和战斗着……但那些人算什么？都写些信……无聊得很！那简直不能算人，算不了什么，纯粹是假的。拿塔拉斯跟斯坚卡来说，如果这两人在一块儿……我的爹！他们能干出怎样的事业来。那时比拉和赛梭卡也会精神抖擞，你说对吗？"

他分不清时期，在他的脑筋里一切他喜爱的角色都生存在一起，其中只有两人住在乌索利埃，一个在乌克兰，一个在伏尔加……我费好大的劲才使他相信假如赛梭卡和比拉沿着卡马河

① 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

②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③ 杰武什金和华里亚都是《穷人》里的人物。

顺流而下，他们也碰不到斯坚卡，同样，如果斯坚卡“穿过哥萨克地区来到乌克兰”，他在那里也找不到布尔巴的。

当柯诺瓦洛夫懂得是怎么回事时，他感到很伤心。我试着给他念布加乔夫[1]的起义，想看看他是怎样对待叶美良的。柯诺瓦洛夫却不怎么欣赏布加乔夫。

“嘿，这个头号骗子手，你瞧！用沙皇的名义做掩护，还要鼓动人心……送了多少人的命，狗东西！……斯坚卡，老弟，他就不一样。布加乔夫是坏家伙，就是这样。有什么了不起！有没有象斯坚卡那样的书？你找找看……那个小牛犊马卡尔那样的可不要，枯燥无味。你最好把斯坚卡处决的事再念一遍……”

每逢节日我和柯诺瓦洛夫都过河到草地去。我们带了些伏特加酒、面包和书，大清早出发郊游，柯诺瓦洛夫的说法是“到自由的空气里去”。

我们特别喜欢到“玻璃工厂”去。这是指离城不远的田野里的一所房屋，却不知为什么有这个名称。它是座三层楼的石头建筑，屋顶已经坍塌，窗框也破烂了，还有整个夏天积满臭气熏天的烂泥的地窖。它是灰绿色的，仿佛因为沉陷而几乎倾圮了，它那些变了形的窗子象黑糊糊的眼窝打田野上直望着城市，活象一个被命运嘲弄和被城厢抛弃的可怜的垂死的残废人。在春汛时节，这所房屋年年都受到水的侵袭，可是从屋顶到地基整个长满了绿色霉层的房屋却仍然坚实地屹立着，它周围有许多水洼，因而可以免遭警察的频繁的光顾。它虽然没有了屋顶，却成了各种来历不明的和无家可归的人们的栖身之所。

这种人在它里面常常是很多的。这些衣衫褴褛、常常挨饿、

---

① 叶美良·布加乔夫(1742？—1775)，俄国十八世纪农民起义领袖。

害怕阳光的人象猫头鹰似的住在这所废墟里。我和柯诺瓦洛夫在他们中间成了深受欢迎的客人；因为不管他还是我，离开面包房时总带着圆白面包，路上还买了小半瓶伏特加和整盘的“热菜”：有肝、肺头、心、肚子等。我们只花两三个卢布就能让“玻璃人”（柯诺瓦洛夫这样叫他们）饱饱地吃一顿。

他们用讲故事来报答，在故事里，骇人的、惊心动魄的真实跟最天真的谎话荒唐地交织在一起。每篇故事在我们眼前都象花边，其中占多数的是黑线，那就是真人真事，也有些色彩鲜明的线，那是谎言。这种花边落在头脑和心灵上，痛楚地挤压它们，用自己粗鲁的、恼人的多样化的图画来压榨它们。“玻璃人”照自己特有的方式爱我们，我常常给他们读各类的书，他们差不多总是专心地和深思地听着我读。

这些被抛出生活轨道的人们对生活的了解深刻得使我吃惊，因此我贪婪地听他们的故事，而柯诺瓦洛夫之所以肯听他们讲故事，却是为了要反驳讲故事的人的哲学和拉我到争论中去。

听了其中一个穿着希奇古怪的服装而模样又是调皮捣蛋的人讲述关于生活和堕落的历史，柯诺瓦洛夫听了这种总是带着辩护口气的历史之后，深思地微笑着，还不以为然地摇了摇脑袋。大家注意着他。

“窭沙，你不相信吗？”讲故事的喊道。

“不，我相信……怎么能不相信人呢！哪怕一望而知一个人在说谎，也要相信他，要听着和用心捉摸他为什么要说谎。有的时候说谎比说实话更能说明一个人……而且我们大家关于自己能说些什么实话呢？只能说些最下流的……但谎话可以说得很好……对不对？”

“对，”讲故事的表示同意。“不过你摇头晃脑到底是什么意

思？”

“什么意思吗？意思是你的说法不正确……你讲得要使人觉得仿佛你整个生活不是你自己，而是邻居和各种不相干的人造成的。那么这时你在哪儿？你又为什么不花些力气来反对自己的命运呢？我们大家都在埋怨人们，而我们自己也是人们之一，那又怎么说呢？可见人们也可以埋怨我们吧？人们妨碍我们的生活，可见我们也妨碍着别的人，对不对？唔，这怎么解释呢？”

“应该创造出这样一种生活，使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能够感到非常宽广，谁也不妨碍谁，”柯诺瓦洛夫说。

“但谁应该来创造生活？”他得胜似地问，又生怕有人抢先回答他的问题，就立刻回答说：“是我们，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会建设生活，我们的生活失败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建设生活呢？因此，我的兄弟们，一切的依靠就是我们！唔，可想而知，我们就是……”

大家反驳他，替自己进行辩护，但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说任何人都对人家毫无过错，每个人对自己都有过错。

很难把他从这个论点上驳倒，也不容易理解他对人们的观点。一方面，在他的观念中，人们在法律上是完全能够建设自由生活的；另一方面，他们又那么渺小、脆弱，除了互相抱怨以外绝对一无所能。

这种从中午开始的争论常常要到半夜才结束，我和柯诺瓦洛夫从“玻璃人”那儿摸黑回来，一路污泥没到膝盖。

有一次我们几乎淹死在泥淖里，另一次我们陷入兜捕圈里，同“玻璃厂”的二十多个各式各样的朋友在警察那里过夜，这些朋友在警察看来都是可疑人物。有的时候我们不想谈哲学，我

们便深入草地，到河那边，那儿有许多盛产小鱼的小湖泊，在春汛时节有很多小鱼都被冲进那里去了。在一个这样的湖泊边的灌木丛里，我们生起篝火，我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增加环境的优美，我们在那儿读我们的书，或者谈论生活。有时柯诺瓦洛夫沉思着提议说：

“马克西姆！我们来观察天空！”

我们脸朝天躺下，望着头顶上浩茫的蓝天。起初我们听见四周树叶的簌簌声和池水的汩汩声，感到身子底下的土地……后来蓝天仿佛渐渐地把我们吸引上去，我们失去了存在的感觉，好象离开了地面，在太空中飘浮，处于半醒半睡的冥想的状态，我们努力不说也不动，以免破坏这种状态。

我们就一连好几小时这样躺着，等到回去工作时精神和体力都焕然一新。

柯诺瓦洛夫非常深刻和默默地热爱着自然界，在田野或是在河上他总是充满着某种恬静而温暖的情绪，这就使他更象婴儿了。他望着天空偶尔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说道：

“嘿！多好呀！”

在这声惊叹里总是有着比许多诗人的华丽辞藻更多的意义和感情，诗人们的赞叹多半是为了维护人们具有精细的美感的声誉，而不是为了对自然界无法形容的柔和的美的真正崇拜……

象一切东西一样，把吟诗当做职业时，诗也就丧失了自己神圣的纯朴。

这样日复一日过了两个月。我和柯诺瓦洛夫谈论过许多事，也读了许多书。我常常给他读《斯坚卡的起义》，他终于能够用

自己的话流畅地讲述书的内容，一页接一页，从头到尾讲出来。

这本书对于他就象一本神奇故事对易于感受的儿童一样。他用书里的主人公的名字来称呼他使用的物品，当有一次一只面包盘掉到地上打碎了，他懊恼而凶狠地喊道：

"嘿，你呀，普罗佐罗夫斯基将军！"

他管烤坏的面包叫弗罗尔卡，管面肥叫"斯坚卡的小枕头"；斯坚卡本人成了一切独特的、巨大的、不幸的和失败的东西的同义词。

我和柯诺瓦洛夫相识的第一天曾替他读过卡比托林娜的信并替他写了回信。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没有提到过她。

柯诺瓦洛夫寄钱给她，收款人是个叫菲利普的，柯诺瓦洛夫要求他向警察局担保那个姑娘，可是不论从菲利普还是从姑娘那里都没有来过回信。

有一天晚上，当我和柯诺瓦洛夫正在准备做面包，面包房的门突然开了，一个又胆怯又淘气的女低音从潮湿的过道里传来：

"对不起……"

"找谁？"我问道。这时柯诺瓦洛夫手里的铁铲落到脚旁，张皇失措地拉着大胡子。

"面包师柯诺瓦洛夫在这儿工作吗？"

现在她已经站在门口了，吊灯的光直接落在戴着白色羊毛头巾的头上。头巾底下露出一张可爱的、有狮子鼻的小圆脸，在丰满的脸颊上有两个酒窝儿和含笑的肥厚的红嘴唇。

"是在这儿！"我回答她说。

"在这儿，在这儿！"柯诺瓦洛夫突然仿佛很高兴地大声说，他放下了铁铲，大步向女客人走去。

"萨申卡！"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向他迎上来。

他们俩拥抱了，柯诺瓦洛夫因此低低地向她弯下身去。

“唔，什么？怎么样？来了很久了？看你这模样！自由了吗？那好！你瞧见了吧？我早说过！……现在你又有路可走了！要大胆地走！”柯诺瓦洛夫仍然站在门口搂着她的脖子和腰肢不放手，急急忙忙地向她解释。

“马克西姆……老弟，今天你一人奋斗，我得料理女人家的事……卡芭，你在哪儿投宿？”

“我是直接来这儿，找你的……”

“来这儿？这儿可不成……这儿烤面包而且……说什么也不成！我们的老板是很严厉的人。得另外找地方过夜……比如说，开个房间。走吧！”

他们走了。我留着跟面包奋斗，心想明天早晨之前柯诺瓦洛夫是回不来的，可是我非常惊讶，三小时后他竟出现了。而当我瞧瞧他的脸，满以为在他脸上能看到快乐的光辉时，却只看到沮丧、无聊和疲乏，我就更加惊讶了。

“你怎么啦？”对我的朋友这种异样的情绪非常关切，我就问他。

“没什么……”他垂头丧气地回答，过了会儿又相当凶狠地唾了口唾沫。

“不会的，到底怎么啦？……”我追问他。

“关你什么事？”他没精打采地答应，直挺挺地躺到木柜上。“到底……到底……到底是个娘们儿！”

我费了大劲总算从他那儿得到了解释，他对我说了大致如下的话：

“我说是个娘们儿！我如果不是个傻瓜的话，那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你明白了吗？你会说：女人也是人！当然罗，她也只

用两条腿走路，不吃草，能说话，能笑，可见不是畜生。但到底不是咱们弟兄的伙伴……为什么呢？那……我不知道！我只觉得不合适，但是不懂为什么……这个卡比托林娜，她说她的想法是：'我想跟你一同生活，象老婆似的。'她还说，'我希望做你的女佣人……'完全是异想天开！我就说：'得了吧，你是可爱的小姑娘，你是小傻瓜；唔，你想想看，怎么能跟我生活？第一条，我老要喝酒，第二条，我什么房子也没有，第三条，我是流浪汉，不能老呆在一个地方……'诸如此类，有好多条……可是她说：'老要喝酒，那算不了什么！她说，所有工厂的男人都是大酒鬼，但他们都有老婆；她又说，如果讨了老婆，房子就会有的，到那时候，你哪儿也不会去了……'我说：'卡芭，这个我可怎么样也做不到，因为我知道，我不会这样生活，我学不会。'可她说：'我要去跳河！'我就对她说：'傻瓜！'她却破口大骂了！她说：'嘿，你这捣蛋鬼，不要脸的东西，骗子手，长脚鬼！……'就开始骂呀，骂呀……她对我那个疯狂劲儿，我差不多要逃走了。后来她哭了起来。她边哭边责备我，她说：'如果你不要我，你干吗要把我从那个地方拉出来？'又说，你干吗把我从那儿骗来，又说什么现在你叫我上哪儿去？她说，你这个红毛鬼……唔，现在拿她怎么办？"

"真的，你为什么要把她从那儿弄来呀？"我问。

"为什么？傻瓜就傻在这儿！大概觉得可怜吧！要知道一个人陷进了泥潭……每个路过的人都会可怜他。可是要成家什么的……那不行！要我同意这个，我办不到。我算什么有家小的人？假如我会抱这种观点，那我早就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是理由！我可以娶个有陪嫁的和这个那个的……可是如果我办不到的话，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她在哭……这个，当然罗……那

不好……但怎么办呢？我办不到！”

为了肯定他那句悲哀的“我办不到”的话，他甚至摇起头来，从木柜上站起，双手乱揉着大胡子，低下头吐着唾沫，开始在面包房里踱来踱去。

“马克西姆！”他不好意思地央求我说，“你最好到她那儿去一趟，想法子对她说为什么并因此要……嗯？去吧，老弟！”

“我对她能说什么呢？”

“说出全部真话！……你说他办不到。这对他不合适……要不然这样说……就说他有花柳病！”

“可这不是真话吧？”我笑着问。

“对……不是真话……但是个很好的理由，是吗？你呀，见你的鬼！真麻烦！嗯？我为什么要讨老婆？”

他说这些话时那么无可奈何地和害怕地把两手一摊，分明表示他的确没地方可以安顿老婆！虽然他讲这件事讲得很滑稽，但这事的戏剧性方面却使我认真考虑起那姑娘的命运来了。他老是在面包房里走着，已经好象在自言自语了：

“现在我不喜欢她了，简直太可怕了！她这样缠住我，就象无底的泥潭似的要把我拉进哪儿去。你瞧，居然看中了个丈夫！人不太聪明，却是个狡猾的姑娘。”

显然，这是他身上的流浪汉本能和对已经受到侵犯的自由的永久渴望在开始说话了。

“不，用这种蛆虫是钓不着我的，我是条大鱼呢！”他夸耀地喊道。“我就这样来，是的……但真的怎么办呢？”于是他在面包房中央站定，微笑着思索起来。我观察着他兴奋的脸部表情的变化，努力猜测他到底怎样决定。

“马克西姆！咱们上库班去吧?!”

这出乎我的预料。我对他本来抱有某种文教方面的意图：我想教会他识字并把我这时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传授给他。他答应我整个夏天不动窝，这就减轻了我的任务，现在却突然……

"哼，你这是瞎扯淡！"我有些惶惑地对他说。

"我该怎么办呢？"他嚷道。

我开始向他说，卡比托林娜对他的纠缠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严重，所以应该看一阵子和等等再说。

结果是连等也没有等多久。

我们坐在炉前，背靠着墙正在谈话。时间接近半夜，从柯诺瓦洛夫回来起已经过了近两小时。突然在我们背后只听见玻璃叮当一声，一块相当重的鹅卵石砉然落到地上。我们俩惊慌地跳起来奔向窗口。

"没有打中！"有人向窗里尖声喊道。"瞄得不准。不然倒可以……"

"我一们走！"一个男低音凶狠地吼道。"我一们走，我以后来对付！"

狂暴的、歇斯底里的和醉意很浓的哈哈声尖得直刺神经，从街上向被打破了玻璃的窗洞里传进来。

"那是她！"柯诺瓦洛夫伤心地说。

我当时只看见两条腿从便道上挂到窗子对面的坑边。它们悬挂着，在奇怪地摆动，脚跟敲着坑的砖墙，仿佛在寻找立脚的地方。

"我一们走吧！"男低音在唠叨。

"别管我！别拉我走，让我把心里话倒出来。永别了，萨沙，永别了……"跟着来的是粗野的骂人话。

我向窗口走近，看见了卡比托林娜。她身子向下弯着，两手

撑着便道，拚命朝面包房里面张望，她的乱蓬蓬的头发披在肩头和胸前。白色的头巾歪在一边，上衣的胸口给撕破了。卡比托林娜已经醉了，身子向两边摇晃，打着呃，嘴里在骂人，歇斯底里地尖叫着，全身哆嗦着，披头散发，醉得满脸通红，还淌着眼泪……

一个高个子的男人俯身向她，他一手支着她肩头，另一只支着房屋的墙，一个劲儿老在吼叫：

“我一们走！……”

“萨沙！你坑了我……你记住！该诅咒的，你这红毛鬼！但愿你活不到一个钟头。我本来希望你……你却嘲笑了我，你这坏蛋……好吧！我们要算账的！你躲起来了！真不害臊，丑八怪……萨沙……亲爱的。”

“我没有躲起来……”柯诺瓦洛夫走近窗口，爬上木柜，粗声粗气地说。“我没有躲……你瞎说……我本来希望你好；我想你会好的，你却说些完全不合情理的……”

“萨沙！你能杀死我吗？”

“你干吗喝起酒来了？难道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萨沙！萨沙！把我扔进河里淹死了吧！”

“够一了！我一们走！”

“坏一蛋！你干吗装做好人？”

“是什么声音，嗯？那些是什么人？”

巡夜者的警笛声夹杂在这番对话里，把它淹没了，后来又平息下来了。

“我干吗要相信你这鬼……”那姑娘在窗子底下号哭。

后来她的腿突然颤抖了，迅速地向上一晃就在黑暗里消失

了。传来了瓮声瓮气的说话声、喧嚷声。……

“我不愿意到警察局去！萨一沙！”姑娘悲哀地哭诉起来。

马路上响着沉重的跺脚声。

警笛声，瘖哑的吼叫声，号哭声……

“萨沙！亲一爱的！”

看样子在残酷地折磨什么人。这一切渐渐离我们远了，变得更低更轻，最后象噩梦似的消失了。

由于被这场惊人迅速地进行的事件所震惊，我和柯诺瓦洛夫凝望着黑漆漆的街头，没法从哭泣声、号叫声、詈骂声、警官的吆喝声和病态的呻吟声中清醒过来。我只记得个别的声音，没法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这场小小的但又是沉重的悲剧非常迅速地收场了。

“完了！……”柯诺瓦洛夫又一次向无声而严厉地从窗外窥望着他的黑夜的岑寂里谛听时，特别温和而简短地说。

“她对我多么！……”几分钟以后他惊讶地继续说，他姿势没有改变，跪在木柜上，两手支在稍微倾斜的窗台上。“给抓进警察局了……醉醺醺的……跟什么鬼家伙一起。她决定得真快！”他深深地叹了一声，从木柜上跳下来坐到面粉袋上，双手抱着脑袋，摇摆着身子低声问我：

“告诉我，马克西姆，刚才这儿发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说了。首先应该明白你想做的那件事，在事情开始时就该想到它可能的结局。这一切他都不明白、不知道，所以全盘都错了。卡比托林娜的呻吟和叫喊，醉汉的“我一们走”，这些还在我耳朵里响着而且激怒着我，因此我不能原谅我的伙伴。

他低着脑袋听我说，当我说完之后，他抬起头来，我看出他

脸上有恐怖和惊讶的神情。

“真有你的!”他叫喊着。“说得妙! 唔，那么……现在怎么样? 啊? 怎么样? 我怎样对她?”

在他说话的声音里有许许多多非常天真的东西：真诚地意识到自己对不起那姑娘，同时还有没法解决的疑虑困扰着他，这使我听了之后不禁可怜起他来，我便想到刚才对他讲的话也许太严厉了。

“真的，我干吗要把她从原地叫来呀!”柯诺瓦洛夫后悔了。“哎哟哟! 她现在会怎样对我……我要去那儿，去警察局，去张罗张罗……我要去探望她……还有这个那个的。我要跟她说……随便什么话。走吧?”

我提醒他说，他们的会面未必有什么好处。他能对她说什么呢? 而且她喝醉了，一定已经睡了。

可是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去走一趟，你等等我。我到底是希望她好……随你便吧。可那儿跟着她的是些什么人? 我去了。你留在这儿……我马上就回来!”

他戴上便帽，甚至没有穿他平时向人夸耀的破皮靴就急急忙忙走出面包房。

我干完了活就躺下睡觉，当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照例向柯诺瓦洛夫睡的地方望望，他还没有回来。

只是到傍晚他才出现，他皱着眉头，头发散乱，额上满是深刻的皱纹，淡蓝的眼睛有些迷迷糊糊。他没有朝我看，走近木柜看了看我干的活儿就一声不吭躺倒在地上。

“怎么啦，你见到她了?”我问。

“我为了这才去的。”

“那怎么样了?”

“没什么。”

他显然不愿意说。我认为他这种情绪维持不久，所以不去问他，以免使他厌烦。他整天沉默着，只有必要时才向我说几句有关工作的简短的话，他低下脑袋只顾在面包房里踱来踱去，眼睛依然象回来时那样迷迷糊糊。眼睛里好象有什么东西熄灭了。他一心只顾思索自己的心事，活儿干得慢慢吞吞而又心不在焉。到夜里，在我们已经把最后一批面包放进炉子后，我们怕面包烤过了头，不敢就睡觉，这时他要求我说:

“得啦，你念几段关于斯坚卡的故事吧。”

因为拷问和死刑的描写最能够激动他，我就给他念那几段。他胸脯向上静静地直躺在地板上听着，眼睛眨都不眨地望着熏黑的天花板的拱圈。

“就这样把这个人杀死了，”柯诺瓦洛夫慢吞吞地说。“但那个时候到底还可以活下去的，是自由的。还有地方可以去。现在却是一片幽静和客客气气……如果从旁这样观察，现在简直完全是平和的生活了。书本呀，识字呀……可是人们生活没有保障，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照管。犯罪是禁止的，但不犯罪却不可能……因为在大街上是秩序井然，但在心灵里却是一团糟。谁也理解不了谁。”

“那么你跟那个卡比托林娜到底怎样了?”我问。

“啊?”他哆嗦了一下。“跟卡芭吗?完蛋了……”他坚决地摆了摆手说。

“就是说，你了结了?”

“我?不是……是她自己了结的。”

“怎么回事?”

"很简单。她坚持自己的想法，再也没有办法……一切照旧。只是过去她不喝酒，而现在喝上了……你去把面包取出来，我可要睡觉了。"

面包房里静悄悄的。油灯冒着烟子，炉子的炉盖偶尔发出哔唰声，架上烤好的面包的皮也在哔唰响。在街上，在我们窗口对面，守夜的在交谈。偶尔还有某种奇特的声音从街上传进来，又象是什么地方的招牌坼裂的声音，又象是有人在呻吟。

我把面包取了出来后也躺下睡觉，可是睡不着，我谛听着夜间一切声响，半闭了眼躺着。我忽然看见柯诺瓦洛夫无声地从地板上起来向木板架走去，从架上拿起科斯托马罗夫的书，把它打开，凑近眼睛。我清楚地看到他沉思着的脸孔，我注视着他顺着字里行间移动着手指，摇晃着脑袋，翻动着书页，又凝神瞧着书里，后来把眼睛转到我身上。有那么一种奇特的、紧张的和疑问的神色从他沉思的瘦削的面孔上反映出来，这张脸长久地望着我，我觉得很新鲜。

我禁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便问他在干什么。

"我还以为你睡着呢……"他不好意思地说；后来手拿着书向我走近，和我并排坐下，讷讷地说："你瞧，我想问你这么件事……有没有什么关于生活制度方面的书？教导怎样生活的书？最好能够给我说明在行为方面，哪些是有害的，哪些是不坏的……你瞧，我为自己的行为纳闷……有的行为开始时我觉得是好的，结局却发现是坏的。现在就拿卡芭来说。"他换了一口气，继续用恳求的语调说："就请你找找看，有没有关于行为方面的书？找到了就读给我听。"

几分钟的沉默……

"马克西姆！……"

"啊?"

"那卡比托林娜把我怎样描绘的!"

"行了……你说得够了……"

"当然喽,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可是告诉我……她对不对? ……"

这是个微妙的问题,但我想了想之后,肯定地回答他。

"我也是这么想的……她是对的……"柯诺瓦洛夫垂头丧气地慢声说了之后又沉默了。

他在直接铺在地面的席子上转动着身子,有几次站起身来抽烟,坐到窗子底下,随后又躺下了。

后来我睡着了,等到我醒来时,他已经不在面包房了,直到傍晚才露面。看起来他整个身上沾满了一种尘土,在他迷迷糊糊的眼睛里凝固着某种不动的东西。他把便帽往木架上一扔,叹了一声就在我旁边坐下。

"你到哪儿去了?"

"去看了看卡芭。"

"怎么样?"

"完蛋了,老弟!我不是对你说过……"

"没关系,可见没办法跟这号人……"我试图驱散他的愁闷,便谈论起习惯的强大力量和适合于这种场合谈的诸如此类的话。柯诺瓦洛夫固执地保持着沉默,眼睛望着地板。

"不,这算什么!力量不在这儿!仅仅因为我是有传染病的人……我没有生活在世界上的份儿……我身上发出有毒的气息。只要我靠拢一个人,这个人就被我传染了。对于所有的人,我只能带来痛苦……要是好好地想一想,那么我整个生活给谁带来了愉快呢?没有一个人!不过我也跟许多人接触……我是

个腐烂的人……”

“这是胡说！……”

“不，真是这样！……”他确信地点了点脑袋。

我想说服他，但从我的话里他更多地找到了自己不配生活的信念……

他又快又明显地改变了，变得沉思、憔悴，失掉了对书本的兴趣，干起活儿来已经没有从前的热情，而是沉默的、孤单的。

在空闲的时候，他躺在地板上，执拗地凝望着天花板的拱圈。他的脸消瘦了，眼睛失去了明澈的稚气的光辉。

“萨沙，你怎么啦？”我问他。

“开始酗酒了。”他表白说。“很快我就要狂饮了……我里面烧得慌……仿佛害了胃热病，告诉你……到了时候了……如果没有那件事，我也许还可以支持一阵。可是我发生了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呢？我本来想帮助一个人，却忽然……完全出乎意料！是的，老弟，生活非常需要行为准则……难道就不可能想出这样的规则，使所有的人的行动能象一个人，也能够彼此相互理解吗？要知道人们完全不可能彼此相隔这样远地生活！难道聪明的人们还不懂得大地上需要建立秩序，并使人们清楚明白起来？……哎哟哟！”

他一心只想着生活中必须有制度，所以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我甚至还看出他开始躲避我了。有一次，在听了我反复多少遍的重新组织生活的计划之后，他对我发怒了。

“去你的吧……这话我听过……问题不在生活，而是在人。首要的事是人……懂了吗？唔，此外再没有什么……象这样，照你的意见，结果是这一切改造的时候，人依然应该象现在的一样。不行，你首先应当改造他，给他指点出路……使他在世上又

光明又不困难，这就是应该替人争取的。应当教会他寻求生活的道路……”

我反驳他，他不是冒火便是变得阴郁起来，苦闷地喊道：

“唉，不谈吧！”

有一次他傍晚出去，夜里没有回来干活儿，第二天也没有回来。来的倒是老板，他忧虑地说道：

“我们那个列克萨哈① 喝酒作乐去了。在‘斯金卡’那儿坐着呢。得找个新的面包师啦……”

“也许会改过来的吧?!……”

“哼，没有的事，你等着瞧吧……我知道他……”

我跑到“斯金卡”，那是在石围墙里巧妙地盖起来的小酒店。它的特点是没有窗户，光线是穿过天花板的窟窿眼照进来的。说实在的，那是地里挖出来而在上面盖了一层木板的方形地窖。里面发出泥土气、马合烟和酿过头的烧酒味儿，坐满了来历不明的常客。他们整天整天地呆在那儿，等待着寻欢作乐的工厂工人来了好敲他们竹杠喝酒。

柯诺瓦洛夫坐在酒店中央一张大桌子后面，有六个人又恭敬又奉承地围着他听他说话。他们都穿着破破烂烂、希奇古怪的服装，神态都象霍夫曼② 的短篇小说里的人物。

他们喝着啤酒和伏特加酒，吃着一种象干泥团的东西……

“喝呀，弟兄们，喝呀，能喝多少就喝多少。我有钱还有衣服……够大家喝上三天。我要统统喝光才……完事！我不想再在这里干活和生活了。”

---

① 柯诺瓦洛夫的本名是亚历山大，列克萨哈是他的蔑称；萨沙、萨沙、萨什卡都是他的爱称。

②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

"最龌龊不过的城市，"一个象琼·法尔斯塔夫①模样的人说。

"干活儿？"另一个眼望着天花板惊讶地问道，"难道人生下来是为了干活儿？"

于是大家立刻七嘴八舌向柯诺瓦洛夫指出他有权利喝光一切，甚至还把这个权利说成是这样一种非尽不可的义务——跟他们这班人一起把钱喝光。

"啊，马克西姆……背包不离身！"柯诺瓦洛夫看见我便打趣说。"喂，书呆子和法利赛人，来一杯！我呀，老弟，到底脱了轨了。完蛋了！我要喝它个精光……喝到身上只剩下头发我才停。你也来吧，嗯？"

他还没有醉，只是他的蓝眼睛兴奋地闪闪发光，象绸扇子般垂到胸口的漂亮的胡须不停地颤动，因为他的下巴在神经质地哆嗦着。他的衬衫领子敞着，雪白的前额闪耀着小颗的汗珠，拿着啤酒杯向我伸过来的手在颤抖。

"快扔掉吧，萨沙，咱们快离开这儿，"我把手放在他肩头说。

"扔掉吗？……"他笑了起来。"如果你早十年来找我说这句话，也许我真的会扔掉。现在我已经不想扔掉了……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已经感觉到，对一切都感觉到，一切生活活动都是……但怎么样也不能理解，也不知道我的道路……我感觉到了，于是我喝酒，因为我没有更多的事可做啦……来喝干它！"

他的伙伴都带着明显的不满望着我，十二只眼睛统统都带着绝不是和善的目光打量着我。

这些不幸的人害怕我把柯诺瓦洛夫拉走，因为那是他们也

---

① 琼·法尔斯塔夫，莎士比亚戏剧《亨利第四》中的人物。

许盼望了整个星期的酒食呢。

"弟兄们！这是我的伙伴，是个有学问的，见鬼！马克西姆，你能在这儿把斯坚卡的事念给大伙儿听听吗？……嘿，弟兄们，世上真有这样的书呢！关于比拉的……马克西姆，是吗？……弟兄们，那不是书，而是血和眼泪。嗯……那个比拉，是我吧？马克西姆！……还有赛梭卡，是我……不会错！现在可明白了！"

他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带着恐怖的目光望着我，下嘴唇奇怪地颤抖着。他的伙伴们不太愿意地给我腾出个位置。我正当柯诺瓦洛夫拿住一只兑了一半伏特加的啤酒的杯子的时候，就在他身旁坐下。

他显然想尽快喝掉这杯混合酒。喝完之后，他从盘里拿起一块看来象泥巴实际是烧肉的东西，朝它看了看，就向后甩到酒店的墙上。

伙伴们低声咕噜起来，活象一群饿狗。

"我是个完蛋了的人……母亲为什么生我到世上来？我怎么样也弄不明白……一团漆黑！……挤得很！……如果你不愿意和我喝酒，马克西姆，那就再见吧。我不回面包房了。老板那儿还有我的钱，你去拿了给我，我把它们喝光……不！你拿去给自己买书……拿吗？不要吗？那就不必了……还是拿了吧？既然如此，你是头猪……给我走开！走一开！"

他醉了，眼睛象野兽似地闪光。

那伙人完全准备好要把我轰出他们的行列，我不等他们下手就走了。

三小时后我又来到"斯金卡"。柯诺瓦洛夫的同伙里又多了两个人。他们全都醉了，他比大伙儿差些。他唱着，胳膊肘支着桌子，眼睛透过天花板的窟窿望着天空。醉汉们以不同的姿态

听他唱，有几个人在打呃。

柯诺瓦洛夫用男中音唱，唱到高音符时，他象一切老练的歌手那样转用假嗓子唱。他一只手支着脸颊，富有感情地拉着凄婉的花腔，他的脸色因激动而变苍白了，眼睛半闭着，脖子弯向前面。八个醉汉都望着他，他们脸色通红，毫无表情，只有偶然听到咕噜声和打呃的声音。柯诺瓦洛夫的声音在颤抖，在哭泣，在呻吟，看到这样一个可爱的小伙子唱着自己忧郁的歌子，真叫人心酸得要掉泪。

沉重的气息，淌着汗的醉脸，两盏冒烟的煤油灯，酒店烟熏的和脏得发黑的墙板，它的泥土地和充满着这个地窖的昏暗，——这一切都是又阴森又病态的。仿佛那是一批被活埋在墓穴里的人在宴饮，其中有一人临终前在向上苍告别时作最后一次歌唱。在我的伙伴的歌子里响彻着失望的悲哀、平静的绝望和没有出路的凄凉。

"马克西姆来了吗？你想到我这儿来当大厨吗？"他打断了自己的歌声说，并向我伸出手来。"老弟，我完全准备好了……给自己招募了一帮……这些不就是吗……以后还会有人来……我们招得到的！这没一没关系！我们要招募比拉和赛梭卡……每天让他们吃饭和牛肉……好吗？行吗？你要随身带着书……你要读斯坚卡和其他的故事……朋友！嘿，我真难受，我难受呀……难一受！……"

他使足了劲用拳头砰的一声打到桌上。杯子和酒瓶都叮当作响，伙伴们都给惊醒了，酒店里顿时充满了可怕的喧哗声。

"喝呀，伙计们！"柯诺瓦洛夫喊道。"喝呀！开怀畅饮，喝它个痛快呀！"

我离开了他们，在门口的街上站了会儿，听见柯诺瓦洛夫正

在结结巴巴地高谈阔论，当他重新开始歌唱时，我动身回画包房了，在我背后，在沉静的夜里，带醉意的拙劣的歌声还在呻吟和啜泣，久久不息。

两天以后，柯诺瓦洛夫离开这个城市到别处地方去了。

一个人只有生长在文明社会里，他才会有耐心一辈子住在这个社会里，否则他就会希望离开这个环境，因为在这个环境里充斥着种种使人感到窒息的人情世故（这些人情世故被人们爱说琐碎而恶毒的谎言的风气合法化了），充满病态的自尊心、宗派观念和一切假仁假义，——总而言之，这种环境会使人感情冷却，会使智慧受到毒害。我不是在这样的社会里出身和受教育的，正是由于这一使我愉快的原因，我在大量吸收了它的文明之后，过一段时间就迫切需要走出它的圈子，以便摆脱这种过于复杂并充满病态的雅致的生活方式而去呼吸一点清新的空气。

在乡下几乎也象在知识分子中间一样，使人感到难以忍受的厌烦和苦恼。最好的办法是干脆到城市的贫民窟去，那儿的一切虽然都那么脏，但却非常简朴和真诚，要不然就到祖国的田野和大路上去游逛，那是很能吸引人和让人陶醉的，而且除了一双能吃苦的好腿脚外，不需要任何其他工具。

五年前我就这样旅行过一次，在神圣的俄罗斯漫游，来到了费奥多西亚。当时那地方正在开始修建防波堤，为了想挣几个钱作路费，我上建筑工地去了。

首先我希望象看图画一样看看工程，我登上山头，就在那儿坐下来，俯瞰着浩瀚雄伟的大海和正在为它制造镣铐的渺小的人们。

在我眼底下展开着一幅宽阔的劳动图景：海湾前的整个石

头海岸被挖掘得到处都是坑，一堆堆的石头和木料，手推车，圆木头，铁条，打桩架，还有用圆木做的什么设备，人们在这些东西中间跑来跑去。他们用黄色炸药爆破山头，用丁字镐打碎石头，给铁路线清除场地，他们在巨大的水泥槽里搅拌水泥，把它做成巨大的方形石块放到海里，建成抵御奔腾的海浪的雄伟力量的堤坝。他们在被他们双手搞得支离破碎的暗褐色的群山的背景上渺小得象虫豸，在石粉的尘雾里，他们在一堆堆碎石和木块中间，在南方三十度的炎热里也象虫豸一样蠕动着。他们周围乱成一堆，头上是灼热的天，看来他们的奔忙是为了想把山挖开，让他们钻进地心去，好躲避毒日头和周围凄凉残破的景象。

在令人窒息的空气里响着嘟嘟声和嗡嗡声，听得见丁字镐打击石头的声音，手推车轮子在悲戚地歌唱，铁砣喑哑地落到木桩上，《伏尔加船夫曲》之类的歌曲如泣如诉地唱着，斧头敲击着，砍削着圆木，暗淡的和灰蒙蒙的忙碌的人们叫喊出各种声音……

有一处有一堆人在大声吆喝，他们在对付一块大石头，想把它移开；在另一个地方，人们在抬沉重的大木头，使尽力气叫喊着：

"起—来—！"

被挖得遍体鳞伤的山头也瓮声瓮气地回响着："一来一来！"

到处乱放着木板，形成一条断断续续的线路，一长队的人弯身在满载石子的手推车上，沿着那条线路前进，另一列推空车的人向他们迎面而来，他们走得很慢，想借此延长休息的时间……在打桩架旁有群密集的、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的人群，其中有人拉长着男高音唱道：

哎哟哟，弟兄们，又热又闷！
哎—哟！没有谁来可怜我们！
哎—唷，嗨—嗬，
唷—嗨—嗬！

人群有力地吼叫，紧拉着绳索，铁砣顺着打桩架子往上升起，再从那儿落下，发出暗哑的哼哼声，打桩架震颤着。

在山海之间的场地的每个点上都有许多小小的灰色的人来往，他们的叫喊声、灰尘和人的酸涩的气味充满在空气里。穿着带金属钮扣的白色制服的指挥人员在人群中走来走去，金属钮扣象黄色的寒冷的眼睛在阳光里发光。

大海平静地伸展到雾茫茫的地平线，它的透明的波浪轻轻地拍打着动荡不宁的海岸。大海在太阳光下光彩夺目，它象格利佛① 似的发出善意的微笑，他知道只要自己动一动手，小人国人们的劳动就会化为乌有。

大海躺着，它的光辉使眼睛睁不开，它辽阔、强大、和善，它的有力的气息吹拂着海岸，使劳动得疲乏了的人们清醒过来，他们的劳动是为了束缚海浪的自由，而这些海浪现在正在那么驯顺和嘹亮地抚慰着遍体鳞伤的海岸哩。大海似乎在可怜他们：它多少世纪以来的存在使它懂得并不是那些建设着的人在蓄意谋害它，它早就知道他们不过是奴隶，他们的任务是跟自然的力量作面对面的斗争，而在这斗争里也准备好了自然的力量对他们的报复。他们只有一个劲儿建设，永远劳动着，他们的汗和血，成了地上一切建筑的水泥；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获得任何东

---

① 英国作家斯威夫特(1667—1745)的小说《格利佛游记》中的主人公。

西，把自己全身力量献给那对建筑的永久的渴望，渴望在地上创造奇迹，但它毕竟不能给人们以容身之所，也极少给他们以粮食。他们也是一种自然力，因此大海不是愤怒地，而是亲切地望着对他们并没有一点好处的劳动。这些啃啮着山头的灰色的小虫豸，也象是大海的点滴，它们怀着大海永远想要扩大自己的疆界的愿望首先向海岸巍峨和寒冷的岩崖扑来，也首先在岩崖上碰得粉身碎骨。多数这些点滴也和它同出一源，那时它们完全象大海一样，只要风暴从它们上面刮过，它们就和大海一样强大和准备破坏一切。大海自古以来就知道在沙漠里建造金字塔的奴隶，也知道那个因为大海冲毁了他的玩具的桥梁因而想惩罚它三百板子的可笑的克赛尔克斯① 的奴隶。奴隶总是差不多的，他们总是服从，他们总是吃得很坏，他们永远完成着伟大神奇的事业，有时把驱使他们做工的人奉若神明，但更常常是要诅咒他们，有时还起来反抗自己的统治者……

海浪向布满了建筑着用来阻挡它的永恒运动的石堤的人群的海岸奔上来，它们歌唱着它的关于过去、关于几世纪来在这片土地的岸边亲眼目睹的一切的响亮而亲切的歌曲。

……在劳动者中间有一些奇特的、干瘪的、古铜色的人物，他们缠着红色的头巾，有的戴着平顶圆锥形帽子，穿着蓝色短上衣和紧裤腿、大厚裆的灯笼裤。据我所知，他们是安纳托利亚②的土耳其人。他们的喉音重的方言跟维亚迪奇人的拖长的方言、跟伏尔加流域人遒劲流利的方言、跟柔和的乌克兰人语言分不大清楚。

俄罗斯发生了饥荒。饥荒几乎把一切受灾的省份的各种人

① 纪元前 485—465 年波斯国王。

② 小亚细亚的别名。

都赶到了这儿。他们分成小集团，尽量跟同乡聚合在一起，只有四海为家的流浪汉一下子被区别出来了，因为他们独立不羁的模样，他们的服装，他们说话的特殊方式，都跟那还处在土地影响之下、不过暂时由于饥饿而跟它脱离了联系但还不能忘情的人不相同。他们在各个集团里都有：无论在维亚迪奇人中间，还是在乌克兰人中间，他们都能逍遥自在，但他们大多数集合在打桩架边，因为这活儿比起手推车和抡丁字镐要来得轻松些。

当我走近他们时，他们垂着拉绳子的手，等着工头修理好打桩架的滑车里的什么东西，可能是卡住的绳子。工头正在木架上方折腾着，不断地从那儿喊叫：

"拉呀！"

大家懒洋洋地拉绳子。

"停！……再拉。停……！来呀！……"

领唱的是个好久没刮胡子的小伙子，一脸雀斑，姿势象大兵，他耸耸肩膀，向旁边斜看了一眼，清了清嗓子就唱开了：

"石夯呀，把木桩打进了土呀……"

下面一句唱词大概连最马虎的审查官也是通不过的，它引起了全场一致的哈哈大笑，这句词儿显然是领唱者即兴之作；他在伙伴们的笑声里，象一个惯于在听众面前获得喝采的音乐家似的捻着小胡子。

"来一呀！"工头在打桩架上方怒冲冲地叫喊道。"抓好！……"

"米特利契，你会把嗓子喊破的！……"有个工人警告他。

这声音我听来很熟，这个有张椭圆形脸庞和淡蓝色大眼睛的高个子宽肩膀的人我好象在哪儿见过。他是柯诺瓦洛夫吗？但柯诺瓦洛夫没有这个人从右鬓角到鼻梁那一条划破高高的前

额的伤疤；柯诺瓦洛夫的头发比他颜色淡，也没有他那样卷成一绺绺的鬈发；柯诺瓦洛夫有一大把漂亮的胡子，这个人的下巴却刮得光光的，只留着浓密的胡子梢向下的乌克兰人式样的髭须。然而在他身上却有着我非常熟悉的东西。我便决定跟他攀谈，问他如果我想"参加工作"，该向谁提出；于是我等待着打桩工作停下来。

"噢——噢——嗬嘿！噢——噢——嗬嘿！"群众强有力地喘着气，弯下腿来拉着绳子，又马上直起身子，仿佛准备离开地面向空中飞去。打桩架吱呀吱呀地颤抖着，赤裸的、晒黑的和毛茸茸的胳臂高举在大伙儿的头顶上，共同拉着一条绳子；他们的肌肉象瘤子似的隆起，但四十普特重的铁砣上升的高度却越来越小，它打在木头上的声音也越来越低。望着他们干活，你会认为那是一群偶像崇拜者在祈祷，他们在绝望和迷乱中向自己的沉默的神祇举起双手来顶礼膜拜。满脸汗水的又肮脏又紧张的面孔，乱蓬蓬的头发粘在潮湿的前额上，褐色的脖子，紧张得发抖的肩膀，——所有这些人，穿着勉强遮住身体的五颜六色的破烂衬衫和裤子，使自己周围的空气充满了热烘烘的气味；这些人融合成一大堆沉重的肌肉，在浸透着南方的炎热和浓厚的汗酸臭的潮湿的大气里蠢然蠕动。

"行了！"有谁凶狠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喊了一声。

工人们的手放下了绳子，无力地靠桩架耷拉着，工人们一屁股坐到地上，擦着汗，艰难地喘息着，转动着背脊，抚摸着肩头，空气里充满了嘶哑的唠叨声，很象被激怒的巨兽的吼声。

"老乡！"我向我注意的家伙叫道。

他懒洋洋地向我转过身，眼睛朝我脸上扫过来，然后眯细了眼仔细地审视着我。

“柯诺瓦洛夫！”

“等一等……”他用手把我的头向后扳，仿佛想抓住我的喉咙，却又突然完全露出了高兴和善意的笑容。

“马克西姆！你呀……好家伙！老朋友……啊？你也丢掉了自己的老路啦？报名参加流浪汉啦？这就很好！太好了！你有多久了？从哪儿来？我现在可以跟你走遍天下了！过去那种算什么生活……？只有悲哀，烦恼；不是在生活，而是在腐烂！我呢，老弟，自从那时候起，就在世上逛。哪儿没到过！我呼吸过哪些空气……不，你打扮得真妙……简直认不出来了：看衣裳，是当兵的；看脸呀，是大学生。怎么样，到各地转悠，这样生活不坏吧？我倒还记得那个斯坚卡……还有塔拉斯，还有比拉……都记得！……”

他用拳头在我腰间打了一下，又用大手掌拍拍我的肩头。在他连珠炮似的问话里我无法插话，我只有望着他对这次见面满意得容光焕发的善良的脸孔微笑。我也很高兴见到他，非常的高兴；我跟他的见面使我回忆起我生活的开端，这开端肯定要比它的继续更好些。

后来我终于能问我这位老朋友，他额上的伤疤和头上的鬈发是怎么来的。

“这个嘛，你瞧……有它一段故事。那时我跟三个伙伴想通过罗马尼亚边境，想看看罗马尼亚那边的情况。这么着，我们就从卡古尔出发，这是在比萨拉比亚的一个小地方，就在边境附近。我们当然是在夜间悄悄地走的。突然听见一声站住！是海关巡逻队，我们直接碰上了。得，逃跑吧！一个大兵在我脑袋瓜子上揍了一下。揍得不怎么痛，可我毕竟在医院里住了个把月。可知道是怎么回事呀！那个大兵原来是同乡！是我们的，穆洛

姆城的！……他不久也给抬进医院，走私的伤了他，用刀子戳了他肚子。我们醒过来了，我们就分析事情的经过。大兵问我，他说：'这个，是我刺伤你的？'——'你既然承认，那便是你了。'——'大概是我，'他说，'你呀，别生气，是那种差使。我们以为你跟走私犯一起。看吧，'他说，'也给我孝敬了，捅了肚子。这是没办法的；生活是严肃的玩艺儿。'这样，我跟他成了朋友。是个好的当兵的，叫雅式卡·玛秦……那鬈发嘛？鬈发嘛？老弟，那鬈发是在一场伤寒之后。我害过伤寒。他们为了要审判我自作主张越过国境而把我关进基什尼奥夫的牢房，那儿我就得了伤寒病……我生病躺倒了，躺倒了，勉强才起了床。也许甚至会一病不起，可是护士非常照顾我。老弟，我简直奇怪，她象照顾小孩一样照顾我，但我对她有什么用？我就说：'玛利亚·彼得洛芙娜，你别搞那玩艺儿了；我好象有些难为情呢！'但她只顾微笑。真是好心肠的姑娘……她有时念劝人为善的书给我听。好，我就问，我说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她就拿来了讲一个英国水手从沉船逃到无人的荒岛上，并在岛上安排自己的生活的书。非常有趣！我很喜欢这本书；最好能到那儿去。你能明白是怎样的生活？荒岛，大海，天空，你独自一个人生活，而你什么都有，你也很自由！那儿还有一个野蛮人。啊哈，我还是淹死他的好：我凭什么需要他呢！我就是孤零零一个也不寂寞。你读过这样的书吗？"

"唔，你是怎样从牢房里出来的？"

"是释放出来的。经过审判，宣告无罪，就释放了。非常简单……现在这么办吧：我今天不再干活了，去它的吧！得了，我的手摆动得够了。我身边有三个卢布，今天半天还可以拿到四十戈比。资本可不少了！那么，跟我一块儿上我们那儿……我

们不住在工棚里，而在这儿附近，在山里……那儿有这么个山洞，住人很方便。我们两个人住在里面，伙伴害着病：打摆子打得人都弯曲了……好，你在这儿坐坐，我到包工头那儿……我很快就来！……”

他迅速地站起来走了，那时正好打桩工们抓住绳子开始干活。我仍旧坐在石头上，观看着我周围压倒一切的喧腾着的忙和劲儿和平静的蓝绿色的大海。

在人群、石堆、木头和手推车之间迅速地跑来跑去的柯诺瓦洛夫的身影在远处消失了。他摆动着手走路，穿着又短又小的蓝色粗花布衬衫，粗麻布裤子和笨重的破鞋子。一头淡褐色鬈发象只帽子一样在他那大脑袋上轻轻摆动。他偶尔回过身来用双手向我做着什么记号。他整个人显得有些跟从前不同的地方：生气勃勃、沉着自信和坚毅。他走到哪儿，大家都在他周围工作，木料在吱吱响，石头在崩裂，手推车在伤心地尖叫，尘雾在升腾，什么东西在轰隆隆地落下来，人们在叫喊、在对骂、在哀号，也有的在呻吟般歌唱。在这一切声音和动作的纷扰里，踏着坚定的步伐向某处走远的我那个朋友的优美的形象十分清楚地显现出来，仿佛暗示出柯诺瓦洛夫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会面后两小时，我和他已经躺在“住人很方便的山洞里”了。事实上“山洞”的确十分方便，因为很早以前人们就在山上开采石头并凿成四角形的石龛，里面完全可以随便安顿上四个人。但洞很矮，在它入口上面悬着能当做檐子用的大石块，所以要进到洞里去，就要在洞前卧倒在地上，然后爬进洞去。洞的深度有三俄尺左右，但连脑袋都钻进去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冒险的，因为入口上面的大石块可以倒下来把我们完全活埋在里面。我们不愿意这样，就采取这样的办法，腿和身体可以钻进洞里，

那里很凉爽，我们的脑袋留在外面洞口边，如果我们上面的大石块想砸下来时，它只能砸碎我们的头颅。

那个流浪汉病人全身都爬出洞外，躺在离我们两步远的地方，因此在他疟疾发作时我们能听见他牙齿打战的声音。他是瘦长的乌克兰人："从波尔塔瓦来的，"他沉思地对我说。

他在地上打滚，竭力想把一件完全用破布缝起来的灰色大长袍更紧地裹住自己，但看到自己一切努力都是白搭，就破口大骂。他口里虽在骂，但仍继续裹大长袍。他有又小又黑的眼睛，老是眯细着，好象总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什么。

太阳烤着我们的后脑勺子，使人怪难受的，柯诺瓦洛夫用我的军装大衣做了一个类似屏风般的东西，把木棒插进土里，把大衣张在上面。远处传来海港工地隐约的喧哗声，但我们看不见海港：在我们右方，在海边展开着一大片高大的白色房屋，左边是海，前面也是海，它延伸到无边无涯的远方。在水天相接的柔和的色彩里融合着各种奇特的、淡雅的和罕见的色调，变幻成神奇的琼楼仙阁，它们的难于捉摸的美使人们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柯诺瓦洛夫远眺着那儿，怡然自得地微笑着，一面对我说道：

"等太阳落山之后，我们点起篝火，煮好茶，我们有面包，还有肉。你想吃西瓜吗？"

他从山洞的角落里用脚拨出一个西瓜，从口袋里取出刀子，他切着西瓜，说道：

"我每次到海边来，总要想人们为什么很少住在海边？他们如果能这样，那一定会好些，因为海那么可爱……人们的心灵会从它那儿得到美好的念头。好吧，你讲讲这些年来你自己怎样

生活的？”

我就讲给他听。远处的海已经染上了深红色和金色，轻盈的玫瑰色的暮霭迎着太阳升起。从海底仿佛升起有着白色峰顶的群山，山顶盖着皑皑白雪，在夕阳里泛着淡红色。

“马克西姆，你在城市里混日子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柯诺瓦洛夫听了我的经历后很有把握地说。“什么使你丢不掉城市？那儿的生活是腐臭的。既没有空气，也没有空间，人需要的一样也没有。要人吗？到处有的是人……要书吗？哼，你读的书也够多的了！看来你不是为了这个才生活的……而且书也是胡说八道。好，你可以买它，把它放进背包就开路。你想不想跟我一块儿上塔什干？上撒马尔罕或者还想上哪儿？……然后到阿穆尔河去……行吗？我呢，老弟，我决定到四面八方去，这样最好。走动走动，总是看到新东西……什么也不用去想……和风向你迎面吹来，心灵里的各种灰尘就给吹掉了。既轻快又自由……谁也不会来约束你：想吃东西吗，就停下来，干点活儿挣它半个卢布；找不到工作，讨点面包吃，人家会给的。这么着，到很多地方，看到很多东西……一切美的东西。去吗？”

太阳下去了。海上的云阴暗了，海也暗下来了，吹来了凉气。有几处已经闪耀着星星，港湾里劳动的嘈杂声停止了，只有偶尔从那儿传来几声象叹息似的人声。当凉风向我们吹来时，也带来了海浪拍岸的忧郁的飒飒声。

黑暗的夜色迅速变浓了，那乌克兰人的身影五分钟之前还很分明，现在却变成模糊的一团了……

“该生篝火了……”他咳嗽着说。

“可以……”

柯诺瓦洛夫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堆木片，用火柴把它们点

燃了，细小的火舌开始亲切地舐着有树脂的黄色木片。一缕缕烟子在充满海的潮气和凉意的夜的空气里冉冉上升。周围越来越岑寂了：生命仿佛从我们身旁给推走了，它的声音也在黑暗里融化和熄灭了。云散了，在暗蓝色的天空亮晶晶地闪烁着星星，在大海柔和的表面也闪现着渔船的灯火和星星的反光。我们面前的篝火燃烧得旺了，象一大朵金黄色的花……柯诺瓦洛夫把茶壶放到篝火中间，抱着膝盖，沉思地瞧着火光。那乌克兰人象只大蜥蜴那样向火堆爬近。

“人们建造了许多城市和房屋，在那儿聚集在一起，把土地弄得污秽不堪，彼此挤得气都透不过来……多好的生活！不，这里才是生活，这里象我们这样……”

“喔嗬，”乌克兰人晃了晃脑袋说，“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冬天再搞到羊皮袄，或者温暖的茅草屋，那就完全是老爷的生活了……”他眯起一只眼睛微微一笑，望着柯诺瓦洛夫。

“是啊，”这一个不好意思地说，“冬天真是该死的季节。过冬天的确用得到城市……这是毫无办法的事……可是大城市到底没有用处……如果连两三个人彼此都不能和睦相处，人们为什么还成堆挤在一起呢？……我说的是这个！当然罗，如果仔细一想，不论城里，还是草原上，哪儿都没有人可住的地方。不过还是不要去想这种事情的好……那是想不出什么名堂的，只会叫人心烦……”

我以为柯诺瓦洛夫经过这番流浪生活会有所改变，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心头愁闷的疙瘩，由于他这几年呼吸的自由空气，会象果皮似的从他身上脱落掉；可是他最后那句话的音调，使我本来认识的那个总是在为自己寻求人生“支点”的朋友的形象在我面前重现了。那对生活怀疑的锈病和对生活沉思的毒素一直侵

裘着他这不幸有着一颗敏感的心灵的强壮躯体。这类“沉思的”人在俄罗斯生活里多得很，他们全都比任何人更不幸，因为他们的沉思的重担被他们的头脑的盲目无知所扩大了。我极为惋惜地望着我的朋友，他仿佛为了肯定我的思想似的，悲哀地喊道：

“马克西姆，我回想起了我们的生活和过去那儿的……一切。打那以后我走遍了多少地方，看见了多少无奇不有的东西……世上没有一样东西对我是合适的！我找不到一块可以安身的地方！”

“谁叫你生就一个配不上任何笼头的脖子呢？”乌克兰人把沸腾着的茶壶从火里取出来，冷冷地问。

“不，你告诉我……”柯诺瓦洛夫央求说，“我为什么不能安下心来？为什么人们生活都过得不错，干他们的营生，讨老婆，生孩子这样那样的？……他们总乐于干这干那。可我就不能这样。真不好受。我为什么不好受？”

“这个人在发牢骚，”乌克兰人惊讶地说。“难道你发发牢骚，心里就会轻松些？”

“真的……”柯诺瓦洛夫忧郁地同意说。

“我平常说话不多，但知道怎么说，”斯多噶派的哲人自命不凡地说，一面不倦地在打摆子里挣扎着。

他大声咳嗽，翻动着身体，向篝火里使劲吐唾沫。我们周围万籁无声，张开了浓密的黑暗之幕。我们头上的天空也是黑糊糊的，月亮还没升起。海与其说是看到的，还不如说是感觉到的，因为我们眼前的黑暗是那样浓重，好象黑色的雾降到了地上。篝火熄灭了。

“大家躺下睡觉吧，”乌克兰人提议说。

我们钻进“山洞”躺倒，把脑袋伸到洞外。大家都不吱声。

柯诺瓦洛夫一躺下就动都不动，仿佛成了化石。乌克兰人不停地折腾着，牙齿老在打战。我长久地望着篝火里的炭在暗暗燃烧，起初大而发光，炭火后来慢慢变小了，蒙上了一层灰烬，火在灰烬底下消失了。不久篝火除了暖气之外什么也没剩下了。我望着它想道：

"我们大家也象这样……哪怕是燃烧得更明亮些！"

……三天后我和柯诺瓦洛夫分手了。我到库班去，他不肯去。可是我们俩告别时都确信还会见面。

我们的期望竟落空了……

一八九六年

伊　信译

马 尔 华

海——在笑着。

在热风的轻轻的吹动之下，它在抖动，一层细密的皱纹，耀眼的反映着太阳的光彩，盖住了它，而几千个银光灿烂的笑涡向着蔚蓝的天微笑。在海与天之间的蔚蓝的空间，动荡着欢乐的波浪声，那些波浪一个跟着一个的跑上倾斜的沙岸。这个声音，和太阳的光彩，千波万折的反映在海里的，和谐的混合在一起，形成不断的运动，充满着活泼的愉快。太阳是幸福的，因为它放射着光明；海呢——因为它反映着太阳的欢乐的光明。

风亲爱的抚摸着海的绸缎似的胸膛，太阳用自己的热烈的光线温暖着它，而海，在这些爱抚的温柔力量之下睡梦似的喘息着，使得沸热的空气充塞了蒸发的盐味。淡绿的波浪跑到黄沙上来，抛掷着雪白的泡沫，它就在这滚烫的沙砾上轻轻的响着消散下去，润湿着沙土。

狭长的沙岸，象是一座巨大的宝塔从岸上摔倒在海里。这条沙岸，一头象尖锐的螺丝钉似的戳在无穷的玩耍着太阳的空旷的水面里，在远处迷失了它的根源，那边的暑热的雾气盖住了地面。从那边，跟着风，飞来了一阵重浊的气味，在这里，在清洁的海中，在蔚蓝明亮的天幕底下，这是不可解的，侮辱的。

沙岸的沙土上散布着鱼鳞，还插着几根木棒，上面挂着鱼网，它们的蜘蛛网似的影子落在地上。几只大船和一只小船排

列在沙地上，跑上岸来的波浪仿佛在招呼它们到自己那边去。排木，桨，筐子和木桶，乱七八糟的横在沙岸上，这些东西之间有一座高高的草屋，是柳树，菩提树的枝条和草席编成的。这草屋的门口，在满是节疤的木棍子上，放着一双呢靴，靴底朝着天。而在这些混杂的东西上面，竖起了一根很高的旗杆，旗杆尖上一块红布在风里飘动着。

在一只船的影子里，躺着华西里·列哥斯铁夫，这是沙岸上的看守人，这里是革列奔施赤柯夫鱼行的前线岗位。他伏着胸口躺在那里，两只手掌撑着头，望着海的远处，很注意的看那几乎看不见的岸边。那边，在水上，闪动着一个小小的黑点，华西里很高兴的看着那黑点越来越大的走近他。

他眯着眼睛——那波浪上的太阳光线象针似的刺着——满意的微笑了：这是马尔华来了。她来到了，就要哈哈的笑着，她的胸脯要诱惑的起伏着，用和软的手拥抱他，给他亲嘴，而很响的，惊吓着海鸥，讲起那边岸上的新闻。他同她就要煮起很好的鱼汤，喝着烧酒，躺在沙上，谈着话，亲热的玩耍着，之后，等天黑了，就要用茶壶烧茶，就着很有味的面包圈喝起茶来，然后躺下去睡觉……每逢礼拜天总是这样，这是每礼拜的节日。而一清早，他沿着还在睡梦之中的海，在黎明之前的清新的昏暗中，载她到岸上去。她打着瞌睡坐在船尾上；而他划着船，向她看着。这种时候，她时常是很可笑的，很可笑又很可爱，象一只吃得饱饱的猫儿似的。也许，她从船板上滑到了船底里去，就在那里踡做一堆的睡着了。她时常是这样的……

这一天，甚至于海鸥都热得倦极了。它们并排着坐在沙上，张开着嘴，垂着翅膀，或是懒懒的浮在波浪上，不叫喊，也不象平常那么野兽似的活跃。

华西里觉得船上不止马尔华一个人。难道谢略施卡又缠住了她吗？华西里在沙上沉重的翻了个身，坐了起来，用手掌遮在眼睛上面，心上很惊慌的看那边来的还有一个什么人？马尔华坐在船尾上掌着舵。划桨的——不是谢略施卡，不大会划，要是谢略施卡，马尔华可以不用掌舵。

"Ei！"华西里忍不住的叫了一声。

沙上的海鸥抖动了一下，小心的防备着。

"Ei—ei……"从船上传来了马尔华的响亮的声音。

"你同着谁呀？"

回答的是一片笑声。

"见鬼！"华西里不高兴的骂了，吐了一口口沫。

他很想要知道那来的是什么人；他卷着烟卷，钉住着划桨的那个人的后脑和背看。桨打着的水的响亮的声音散布在空气里；看守人的赤着的脚底下的沙在嘶嘶的响着。

"你这是同着谁？"他叫了，那时候他已经看得出马尔华的美丽的脸上现着他所不认识的笑容。

"等一忽儿，你就知道了！"她笑着回答了。

划桨的回过脸来对着岸上，也笑着看了看华西里。

看守人皱着眉头，回想着：这是谁，似乎是他认得的小伙子。

"起劲点儿划！"马尔华在指挥着。

那船使劲的一冲，差不多半只船都同着浪头爬上了沙岸，往侧面一歪就停住了；而浪头往后退下去，退到海里去了。划桨的跳到岸上，就说：

"你好，爸爸！"

"雅柯夫！"华西里沉闷的叫了一声，他倒是惊奇比快乐多

些。

他们拥抱着，在嘴唇上和巴掌上亲了三次嘴；在华西里脸上奇怪同快乐和忸怩混在一起。

“我原来看着……怎么一回事……心上痒痒的……Ah，你，怎么这是你？看着罢！我看这是谢略施卡罢？不是，看来不是谢略施卡！An，这是你！”

华西里一只手摸着胡子，另外一只手在空气里挥着。他要想看一看马尔华，然而儿子的两只微笑的眼睛钉住在他的脸上，那眼睛里的光彩使得他不好意思。他觉得有这么一个强壮漂亮的儿子，心上很满意，可是，姘头在旁边又使得他忸怩，这两种情感在心里交战着。他一只脚换着别一只脚的站在儿子面前，一个个的问题问着儿子，也不等待儿子的回答。他头脑里的一切，象是都混乱了，他尤其觉得不舒服的，是马尔华的讥笑的话飞了出来：

“不要装腔了……你那么快活！把他同到草屋子里去，请他吃点东西罢……”

他回过身来对着她。她嘴唇上一种嘲笑的神气，这是他没有见过的，而她整个儿是那么圆滚滚的，温软和新鲜的，象向来一样，同时又是那么变了样的，新的。她那淡绿的眼睛从父亲身上滚到儿子身上，用雪白的细密的牙齿在嗑着西瓜子。雅柯夫也带着微笑看着他们两个，有几秒钟三个人都不做声，这使得华西里很不舒服。

“我马上……”华西里突然忙乱起来，向草屋那边走去，“你们不要站在太阳里，我拿点水，就去……我们煮鱼汤吃！我，雅柯夫，给你那么好的鱼汤吃！你们在这里……随意罢，我立刻……”

他在草屋那边的地上拿起锅子来，很快的跑到鱼网那里，钻进了那些鱼网的灰色的褶裥里，不见了。

马尔华同着他的儿子也跑到草屋那边来。

“哦，好汉子，我把你同到了父亲这里了，”马尔华说，斜着眼睛看那雅柯夫的矮矮的身段。

他回过脸来对着她，脸上生着暗褐色的小胡须，眼光闪烁着的说：

“是了，到了……这里多么好，那样的海！”

“宽畅的海……唔，怎么，父亲老得多吗？”

“不，没有什么。我以为他已经花白得多呢，而他的花白头发倒很少……还强健。”

“你们有多少时候没有见过了，你说？”

“五年光景，啊……他从乡下出来的时候，我才十七岁……”

他们走进了草屋，里面很闷气，而草席上一股咸鱼的气味；他们坐下了：雅柯夫坐在一个树桩上，马尔华坐在一堆麻袋上。他们中间有一个拦腰截断的木桶，桶底朝上，当桌子用的。他们坐着，不做声，互相注目的看着。

“这么，你要在这里做工了？”马尔华问。

“那……我还不知道呢……要是找得着什么工作，我是做的。”

“我们这里是找得着的！”马尔华很自信的答应着，她那一双淡绿的猜疑似的眯细着的眼睛直看着他。

他没有看她，用衬衫的袖子擦着脸上的汗。

突然间她笑了。

“你母亲有什么吩咐和问好，叫你带来给父亲的罢？”

“自然哩……怎么样？”

“没有什么！”

雅柯夫不喜欢她的笑——这似乎在刺着他。这小伙子回过去背着那女人，记起母亲的吩咐了。

母亲送他走出围墙的门的时候，靠在木板上，时常闪动着干枯的眼睛，很快的说了：

“你给他说，雅沙①……为着基督，你给父亲说，那个！……母亲只一个人，在那边……五年过去了，她还只一个人！老了，那个！……你给他说，雅柯吴施卡，为着上帝。母亲很快就要做老太婆了……一个人，总是一个人！总在做着。为着基督，你给他说罢……”

她不做声的哭了，把脸藏在围裙里。

那时候，雅柯夫没有可怜她，而现在觉得可怜了……他看了看马尔华，严肃的抬了一下眉毛。

“唔，我也来了，”华西里叫了一声，一只手拿着鱼，另外一只拿着刀，跑进草屋来。

他已经克服了自己的忸怩，把它深深的藏进自己的心里，现在他已经很安定的看着他们，不过在他的动作里发见了他向来所没有的忙乱。

“我马上烧起柴火堆来……就来的……我们来谈谈罢。Ah，雅柯夫，啊？”

他又从草屋里出去了。

马尔华不断的在嗑着瓜子，很无礼的看着那雅柯夫，而他竭力的不看她，虽然他很想要看。

后来，因为沉默压迫着，他就说了：

① 雅沙，雅柯吴施卡都是雅柯夫的小名。

"我一个口袋忘记在船上了，要去拿来！"

不慌不忙的站起来，他走了出去；代替他似的，华西里走进了草屋，低下身子来向马尔华慌忙的，生气的说：

"唔，你干吗同了他一起来？我给他说什么好？你是我的什么人？"

"来了，就完了！"马尔华很简单的说。

"Eh，你……没有心计的婆娘！我现在怎么办呢？这样，当着他的面，就那么……一下子？我家里还有老婆，他的母亲……你应当想到的！"

"我很用得着想呢！我怕他，还是怎么呢？还是怕你？"她问，轻蔑的眯着自己的绿眼睛。"你刚才在他跟前那么旋转着！我真好笑！"

"你倒好笑呢！我怎么办？"

"你以前早些想着这个就好了！"

"那，我会知道他这么突然从海里钻出来吗？"

雅柯夫脚底下的沙嘶嘶的响了，他们就打断了自己的谈话。雅柯夫拿来了一个轻轻的口袋，把它扔在角落里，斜着眼睛恶意似的看了看那女人。

她很起劲的吃着瓜子，而华西里坐在树桩上，用手擦擦膝盖，微笑着说了：

"这样你就这么来了……你是怎么想起来的呢？"

"这个样子……我们写了信给你……"

"什么时候？我什么信也没有接到！……"

"唔？我们可写了……"

"大概信是失掉了，"华西里发愁的说，"你看，真见鬼……啊？要的时候，偏偏失掉了……"

“那么，你不知道我们的事情？”雅柯夫问，不信任的看着父亲。

“那里知道？我没有接到信！”

于是雅柯夫就说他们的马死了，在二月初面包就吃完了；做工呢，又没有地方做。草料也不够，牛都几乎饿死。总算勉强糊弄到四月间，后来就决定了：耕过田之后雅柯夫到父亲这里来，找点工作，住这么三个月光景。他们都写信告诉了他，后来卖掉了三只羊子，买了面包和草料，于是雅柯夫就来了。

“原来这样！”华西里叫了起来，“这个样……而……你们怎么的……我寄了钱给你们……”

“那钱有好多呢？修理了屋子……嫁掉了马里亚……我买了一个犁……要知道五年的功夫呢！”

“是了！不够用，啊？这样的事情……啊呀，我那边的鱼汤要干了！”他站了起来，走出去了。

华西里蹲在柴火堆前面思索着，那柴火堆上面挂着一只锅子，沸滚的泡沫在溅到火里去。儿子给他所讲的一切并不这么感动他，然而他发生了一种不满意老婆和雅柯夫的情感。五年来无论他寄多少钱给他们，他们家里的经济始终弄不好。如果不是马尔华在这里，他对雅柯夫还要说些什么呢。自作主张的，也没有得到父亲的允许，就从乡下出来了，——这点聪明倒有的，——而经济却弄不好！家里的经济，华西里直到今天过着快活的轻松的生活，是难得记起的；现在，突然的想起来了，这仿佛是个无底洞，五年以来他尽把钱往那里面扔，这在他的生活里，简直象是多余的东西，用不着的东西。他用羹匙翻动着鱼汤，叹了口气。

在太阳的光线底下，柴火堆的小小的淡黄的火苗是可怜的，

暗淡的。青隐隐的透明的一股股的烟，从柴火堆飞到海边去，迎着浪花。华西里看着那些烟，心上在想着现在他的生活要坏了，没有先前那么自由了。一定的，雅柯夫已经猜着了马尔华是谁……

而她坐在草屋子里，那一双顽皮的挑战的眼睛使得那小伙子不好意思；她的眼睛里，一直不消灭的在耍着微笑。

“喂，看罢，你把未婚妻丢在乡下了罢？”她看着雅柯夫的脸，突然的说了。

“也许，丢在那里了，”那一个不大愿意的回答。

“漂亮罢，怎么样？”她不经心的问。

雅柯夫不做声。

“干吗不做声？……比我好些，还是不？”

他不由自主的看了看她的脸。她的巴掌黑黑的，很胖，润湿的嘴唇——顽皮的微笑着，半开半合的——在抖动着。粉红的布衫，不知怎的特别合适的披在她的身上，显露着圆滚滚的肩膀和高高的弹性的胸脯。然而他不喜欢她那狡猾的眯着的绿眼睛，还在笑呢。

“你干吗这样说？”他叹了口气，哀求着的说了，虽然想要说得很严厉。

“那要怎么说呢？”她笑了。

“还要笑……笑什么？”

“笑你……”

“唔，我给了你什么？”他受着气似的问，又在她的眼光之下低倒了眼睛。

她没有回答。

雅柯夫猜到了她是父亲的什么人，这妨碍着他自由的同她

说话。这个猜想并没有使得他惊奇：他听见过在外乡的工作地方大家都放纵得很，而且懂得，象他父亲那样强壮的人，没有女人也就很难度过这么许多时间。然而在父亲跟前，在她跟前，他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后来，他记起了自己的母亲——那么一个女人，疲乏的，多话的，在那边乡下，一刻不放手的工作着……

“鱼汤好了！”华西里跑进草屋来，说了，“拿羹匙来，马尔华！”

雅柯夫看了看父亲，想了：

“可见她时常到他这里来的，连羹匙在什么地方都知道呢！”

她拿了羹匙，就说要去洗一洗，并且她还有烧酒留在船尾上呢。

父亲和儿子看着她的后影，只剩着两个人，面对面的不做声。

“你怎么碰见她的？”华西里问。

“我在鱼行里问起你，她正在那里……她就说：干吗在沙滩上走过去呢，咱们坐船去罢，我也要到他那里去。就这么来了。”

“是呀……我有时候这么想着：现在雅柯夫怎么样了？”

儿子对着父亲的脸好意的笑了；这一笑给了华西里一点勇气。

“A……老太婆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雅柯夫不确定的说了，眨了眨眼睛。

“随便什么鬼也没有办法，我的好兄弟！”华西里挥着手叫了，“起先我忍耐了，不成！习惯……我是有老婆的人。再则，她还可以补补衣服，这样那样……总之……Ehma！女人，象死一样，再也免不了的！”他诚恳的结束了自己的解释。

“我又怎么样？”雅柯夫说，“这是你的事情，我又不是审判

官。”

而他心上想着：

“那样的人还肯替你补裤子呢……”

“再则，我还不过四十五岁……她身上化不了多少，也算不了我的老婆……”华西里说。

“自然，”雅柯夫同意了而想着：“可是口袋总有点儿瘪罢！”

马尔华手里拿着烧酒和一串小面包圈来了；大家坐下来吃鱼汤。不做声的吃着，很响的吮着骨头，从嘴里吐到门口的沙地上。雅柯夫吃得很多，很贪心的；马尔华大概看着很喜欢——她亲爱的微笑了，看着他那晒黑了的腮帮怎样在鼓动着，很快的转动着那润湿的大嘴唇。华西里吃得不多，然而竭力的装出一副神气来，似乎很用心的在吃着，——这是因为他要没有失错的，不给儿子和马尔华看出来，细细的想一想自己对于他们的态度。

海鸥的凶恶的叫喊打断了亲爱的波浪的音乐。暑气比较得不那么烫人了，已经有时候有一股凉爽的空气，充满着海的气味，飞进草屋子里来。

吃过了有味的鱼汤和烧酒，雅柯夫的眼睛矇矓了。他开始傻里傻气的笑，打呃，打呵欠，而那么样看着马尔华，以致于华西里认为必须向他说：

“你在这里睡一忽儿罢，雅舒特卡①，等喝茶的时候……我们叫醒你罢。”

“这可以的……”雅柯夫表示同意，就倒在那堆麻袋上去，“A……你们到那里去？哈哈！”

华西里被他笑得不好意思起来，慌慌忙忙的走了出去，而马

① 雅舒特卡也是雅柯夫的小名。

尔华瘪了瘪嘴唇，抬起着眉毛，回答雅柯夫：

"我们到那里去，这不关你的事！你怎么啦？你还得给我们的上帝……Bia！这是你得做的事情，小伙子！"

"我？好罢！"雅柯夫在她后面叫着，"等着罢。我给你点颜色看！原来，你是这样的……"

他还翻了几个身，就睡着了，发红的脸上带着醉醺醺的吃饱了的微笑。

华西里把三根排木插在沙地里，上面捆在一起，用草席盖了起来，这样搭好了一个荫棚，就睡在影子底下，用两只手垫着头，看天。马尔华在他身旁坐下来，他就回过脸去对着她，而她在他脸上看见了受气和不满意的神气。

"怎么，见着了儿子不快活吗？"她笑着问了。

"哪，他……在笑我呢……为着你！"华西里忧郁的说。

"唔？为着我？"她狡猾的表示惊奇。

"还为着什么呢？"

"Ah，你这个可怜虫！现在怎么办呢？不到你这里来，还是怎么？A？唔，我不来了！……"

"看罢，你这个妖精！"华西里刺她，"Eh，你们这些人！他在笑，你也……而你们是我的最亲近的人！有什么可笑的！鬼！"他转身过去，背朝着她，不做声了。

马尔华两只手抱着膝盖，轻轻的摇着身体，她那绿眼睛看着光彩的快乐的海，微笑了——那是懂得自己的美丽力量的女人所常有的凯旋的微笑。

一只帆船在水面上滑过去，象是只很大的，灰色翅膀的，不整齐的鸟。它离岸很远，而向着更远的地方走，向着那边，海和天混合在碧青的无穷的去处。

"干吗不做声?"华西里问。

"我在想着,"马尔华说。

"想什么?"

"就这么想,她动了动眉毛,沉默了一忽儿,又添了一句:

"你的儿子倒是个好汉,小伙子……"

"那你又怎么样?"华西里妒忌的叫了。

"又怎么样呢……"

"你瞧着!"他的严厉的眼光,充满着猜疑,看了看她,"你不要捣乱!我虽然和气,可是,你不要来惹我,是了!"

他咬着牙齿,握紧着拳头,接着又说:

"你今天一来就要着什么似的……我还不懂得这个……唔,瞧着罢,要是给我知道了,没有你好过的!你那么笑着……一切那么样的……我也会对付你们这班娘儿们的……"

"华西亚①,你不要来吓我……"她很不关心的,也不向他看,就这么说了。

"那是!你不要开玩笑……"

"你也不要恐吓罢……"

"我给点苦头你吃,要是你放肆起来……"华西里狠毒起来,威吓着。

"你要打人吗?"她回过身来对着他,好奇的看他那激动的脸。

"你是什么伯爵夫人?我也打得的……"

"我是你的什么人,老婆,还是什么?"马尔华理直气壮的,很镇静的问,不等到回答就接着说:"你打惯了老婆,无缘无故的

① 华西亚是华西里的小名。

打，也想这样来对付我吗？唔，不行。我自己是太太，谁也不怕。你倒自己在怕儿子呢：刚才在他面前那么旋着，可耻！还要来威吓我呢！”

她轻蔑的摇摇头，不做声了。她的轻视的冷话压住了华西里的狠毒。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美丽。

“你放纵了，开了话箱了……”他说，又在恨着，又在鉴赏着她。

“我还得给你说：你对谢略施卡夸口，说我没有了你，象没有面包似的，活也活不成了！你这是枉然……也许，我并不是爱你，也不是来看你，我是爱这个地方……”她伸出手来在周围画了一个大圈子，“也许，我喜欢的是这里这么空旷，海和天，一个卑鄙的人也没有。至于你也在这里，这对我没有什么关系……这仿佛是这地方的价钱……要是谢略施卡在这里，我也会到他这里来，你儿子要是在这里，我也要来……你们给我哭坏了！我有我这样的漂亮，只要我高兴，随便什么时候挑选得着我所要的男人……”

“原来这样?!”华西里发疯似的吼着，突然抓住了她的喉咙，“这样呀，啊？”

他使劲的摇着她，然而她并不逃避，虽然脸发红了，眼睛充满着血。她简单的把自己的手放在他那压紧着她喉咙的手上，钉住着看他的脸。

“你原来是这样的东西？”华西里吼着，越来越疯狂的，“而没有做过声，狗皮……而抱我……而同我亲热……我给你！”

他把她按在地上，很舒畅的在她颈子上打了一下，两下，沉重的握得紧紧的拳头。他觉得舒服，当他的拳头一下子落在她的有弹性的颈子上的时候。

“哪……什么，蛇？”他得意洋洋的问她，就把她推开了。

她也没有叫一声，沉默的，镇静的，倒在地上，背着了地，被蹂躏了的，通红的，可是始终很美丽的。她那双绿眼睛，从眼睫毛底下，带着冷酷的憎恶看着他。然而他，赶开着自己的兴奋，舒服的满意着出了一口恶气，没有看见她的眼光；等他得意洋洋的看了看她的时候——她微笑了，她的饱满的嘴唇抖动了一下，眼睛里闪烁着光彩，巴掌肉上显出了笑涡。华西里惊奇的看着她。

“怎么，你这个鬼！”他叫了，粗鲁的扯了扯她的手。

“华西卡①！……这是你打了我？”她悄悄的声音问。

“唔，还有谁？”他丝毫也不懂得的看着她，不知怎么办才好？再打她一下罢？然而他已经没有狠毒了，他的手已经不会抬起来打她的了。

“可见你在爱我？”她又问；听着她那悄悄的声音，他觉得热起来了。

“好罢，”他忧郁的说，“你，就得这样！”

“我倒想着，你已经不爱我了……我想：现在他儿子来了……他要把我赶走了……”

她笑了，奇怪的太高声的笑声。

“傻瓜！”华西里说，也不由自主的笑了，“儿子，他是我的什么同伴呢？”

他觉得对她不好意思，可怜她，然而记起了她的话，他又严厉的说：

“这不关儿子的事……我打了你，这是你自己不好，干吗你

---

① 华西卡也是华西里的小名。

来惹我?"

"那我是故意的,试试你的……"她的肩膀靠到他身上去。

"试试的! 试什么? 这可试着了。"

"不要紧!"马尔华眯着眼睛,很自信的说,"我不生气,这是爱着我所以打的! 我还要为着这个报答你呢……"她钉住着看他,放低了声音又说:

"Oh,怎么报答啊!"

华西里在这句话里听出了对他很舒服的预约,心里甜蜜蜜的激动着;他微笑着问:

"怎么样呢? 唔?!"

"以后就知道了,"马尔华镇静的说,然而她的嘴唇抖动了一下。

"Eh,你,我的心肝!"华西里叫了,他那情人的手紧紧的捏着她,"你知道,我打了你,你对我更宝贵了!真的!更亲近了……是不是?"

海鸥在他们上面飞过去。海上来的亲热的风把浪花差不多一直送到他们的脚边;而不停的海的笑声尽在响着。

"Eh,我们的事情!"华西里自由自在的吐了口气,沉思的爱抚着滚在他怀里的女人,"这世界上一切都是怎么样的:罪过的都是甜蜜的。你是什么也不懂……而我有时候想起生活,甚至于可怕呢! 尤其是夜里……睡不着的时候……看着,你前面是海,你上面是天,周围那么黑暗,难受……而你在这里只一个人! 那时候,自己觉得自己是那么小,小……你底下的地在摇动了,而在地上,除开你,谁也没有。那样的时候,要是你在这里,始终还有两个人呢……"

马尔华闭着眼睛,躺在他的膝盖上,不做声。华西里的粗鲁

的，可是很和善的脸，风吹日晒得棕色的脸低倒在她的身上，他那一部褪色的大胡须刺着她的巴掌。女人不动，只有她的胸膛在很平均的高高的起落着。华西里的眼睛一忽儿看着海，一忽儿又落在这个和他很亲近的胸膛上。他在她的嘴唇上亲嘴，不慌不忙的，亲得那么响，仿佛在喝着滚烫的放着浓浓的油汁的稀粥似的。

他们这样过了三个钟头；太阳开始落到海里去的时候，华西里的沉闷的声音说：

“唔，我去烧茶……客人快要醒了！”

马尔华象一只温柔的猫儿似的，懒洋洋的翻身过去；他不愿意似的站起来，走到草屋子里去。那女人稍微抬起了一点眼睫毛，看了看他的后影，叹了口气，好象那些放下使他们疲乏的重担的人似的。

之后，他们三个坐在柴火堆的周围喝茶。

太阳把海染上了夕阳时刻的活泼的颜色，淡绿的波浪放射着红宝石和珍珠的光彩。

华西里用一只白色的瓦杯在喝着茶，问着儿子乡下的情形，自己也在提起。马尔华不打扰他们，只在听着他们的慢慢的谈话。

“这样，乡下人还在过活？”

“过活呢，无论怎么样……”雅柯夫回答。

“我们弟兄们，难道要许多么？一间屋子，面包够吃，过节的时候一杯烧酒……可是，连这一点也没有。要是在家里养得活，难道我会到这里来吗？在乡下，我自己是主人家，同大家一样的人，而在这里，是当差的……”

“可是这里吃得饱些，工作也轻松些……”

“唔，你这也不要说！有时候，全身的骨头都要叫喊呢。而且在这里是给别人做，那边却是给自己做。”

“而你做着的钱可要多些，”雅柯夫镇静的回答。

华西里心上同意儿子的理由：在乡下，生活和工作都比这里苦些；然而不知怎的他不愿意雅柯夫知道。他严厉的说：

“你倒算过了这里的工钱没有？乡下，兄弟……”

“象洞里似的，又黑暗，又拥挤，”马尔华笑着说，“尤其是女人的生活，那简直只有眼泪。”

“女人的生活到处是一样的……光线也到处一样的，太阳只有一个！”华西里皱着眉头，看了看她。

“唔，你这是胡说！”她活泼起来的叫了，“我要是在乡下，不管愿意不愿意，总得嫁人。嫁了的女人，永久是个奴隶：割麦子，纺纱，看管牲口，生小孩子……她自己还有什么？只有挨丈夫的打骂。”

“也不尽是打，”华西里打断她的话。

“而在这里，我不是谁的，”她不听他，只管自己说，“象海鸥似的，要飞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谁也不能够挡住我的路……谁也不来碰我！……”

“要是碰了呢？”华西里笑着，提醒她的口气似的问。

“唔，那我就要哭哩！”她悄悄的说了，她那燃烧着的眼睛熄灭了。

华西里原谅她似的笑了。

“Eh，你那么倔强，原来也是没用！讲些女人的话。在乡下，女的是个生活里有用的人……而这里，她的生活只是放浪……”他沉默了一忽儿，又加上一句：“为着罪孽。”

雅柯夫等他们的谈话打断了，就沉思的叹了口气说：

"这海象是没有边的了……"

三个人都不做声的看了看前面的空旷的去处。

"要是这里都是田地！"雅柯夫用手画了一个大圈子，叫了，"都是黑土①罢！正好耕种呢！"

"那才是！"华西里好意的笑了，赞成似的向儿子的脸看了一看，而儿子的脸甚至于因为表示希望的力量而发红了。他很舒服的听见儿子的话里那么爱着土地；而他想，也许这种爱好很快就会有力的把雅柯夫叫回乡村里去，不至于受着雇工的自由生活的诱惑。而他，可以同马尔华留在这里，一切都照旧……

"雅柯夫，你这说得好！农民就得这么样。农民就靠田地才强壮：在田地上他总是活的，离开了它，那就糟了！农民没有田地，象是树没有了根：做家具是行的，而长久活下去就不行的了，要烂掉的！而树林的好处也没有了；四周围都啃光了，刨光了，什么也不见了！……雅柯夫，你这话说得好。"

海在自己的怀抱里迎着太阳，波浪的声音奏着庆祝的音乐，而太阳的告别的光线，把波浪渲染成奇妙的，色度丰富的颜色。创造生活的，神圣的，光明的源泉，用自己的色调的美妙的和谐在同海告别，为的要在离得这里望着它的三个人很远的地方，再用清晨的光线的欢乐的光彩，去惊醒睡梦中的大地。

"看着太阳这么落山，我的心都在化开来呢，真的，"华西里给马尔华说。

她沉默着。雅柯夫的蔚蓝的眼睛微笑了，望着海的远处。三个人很久的沉思的看着那边——白天的最后几分钟的熄灭的地方。他们前面的柴火堆里的柴片烧化着。后面，夜已经在天上

---

① 俄国人的所谓"黑土"就是最肥沃的田地。

展开了自己的影子。黄的沙砾发黑了，海鸥不见了，——四周围的一切都沉寂了，幻想的亲爱着……甚至于不断的噜嗦着的波浪，跑上堤岸的沙地来，也没有白天里那么快乐吵闹的声响了。

"我坐在这里干吗？"马尔华说，"要去了。"

华西里扭了一阵，看了看儿子。

"赶忙到那里去？"他不满意的咕噜着，"等一等，月亮要上来了……"

"月亮又怎么样？就这样我也不怕，又不是第一次夜里从这里回去！"

雅柯夫看了看父亲，眯着眼睛，藏过了笑容，又看看马尔华，而她也在看他，这使得他很不好意思。

"唔，怎么啦！走罢！"华西里答应了，很不满意的，烦闷的。

她站了起来，告别了，就慢慢的沿着堤岸走了；波浪滚到她的脚底下，仿佛在同她玩耍。天上闪动着爆发了一颗颗的星——是它的金花。华西里和他儿子的眼睛在送着马尔华，她的鲜明的短衫离开着他们，在昏暗中隐没下去了。

我的爱人……快一点来！
Da-ah！贴紧我的胸怀！

马尔华的很高的尖利的声音唱起来了。

华西里觉得她似乎站住了，在等着。他使劲的吐了一口口沫，想着："她这是故意在挑拨我，妖精！"

"你瞧！唱呢！"雅柯夫笑了一笑。

她在他们眼睛里，只剩了昏暗中的一个灰色的斑点了。

不要可怜我的胸怀，
两个雪白的鹅儿，嗳！

她的声音在海面上散开去。

“你瞧，怎么啊！”雅柯夫叫了一声，整个身体都象在往那边牵过去了，那里飞来了这诱惑的字句。

“这样，你在那边经济也弄不好啊？”华西里的严厉的声音问了。

雅柯夫莫名其妙的，看了看他，又重新恢复了以前的姿势。

沉没在波浪的声音里，那顽皮的歌曲的零碎的个别字句，还传到他们的耳朵里来：

……Ah……这样的夜里
……我一个人……怎么能睡！

“热得很！”华西里愁闷的叫了，在沙地上翻着身，“已经夜里了……还是热！这讨厌的地方！”

“这是沙在白天里晒热了……”雅柯夫转过身去，仿佛踌躇着的说。

“你怎么？笑吗？”父亲很严厉的问他。

“我？”雅柯夫傻头傻脑的问，“笑什么？”

“那正是，啊，没有什么可……”

而透过着波浪的声响，也不知是叹气，还是悄悄的亲爱的叫喊，在传到他们这里来。

过了两个礼拜，又到了礼拜天了，华西里·列哥斯铁夫又躺在自己草屋附近的沙地上看着海，等着马尔华。空旷的海笑着，耍着反映的太阳光，一层层的波浪在生长出来，跑上沙地，把自己头顶上泡沫扔在沙上，又滚到海里去，融化在海中心。一切仍旧是十四天以前的样子。不过华西里，以前很镇静而自信的等

着自己的姘头，而今天却很性急的等待着。上一个礼拜天她没有来——今天应当来的了！他不怀疑她会不来，然而他想要很快就看见她。雅柯夫今天不会来打扰：前天他同了几个工人来拿鱼网，说礼拜天一早上城去买衬衫呢。他在渔场上找着了工作，十五卢布一个月，已经去捉了几次鱼，现在神气很强壮，快乐。他身上，象一切工人一样，有一股咸鱼气味，也象他们一样的肮脏，破烂。华西里想起了儿子，就叹了一口气。

“他不要在这里生根了罢……放浪惯了……那时候，恐怕不肯回到乡下去了……我得自己……”

海里除开海鸥什么也没有。那边，海和天之间有一条狭狭的沙岸隔开着的地方，有时候发见些小小的黑点，在沙岸上移动着，又不见了。而船呢，始终没有，虽然太阳光已经差不多垂直的落到海里了。平常，在这个时候马尔华早就在这里了。

两只海鸥在空中互相抓紧了，打起来，打得羽毛都飞下来。凶狠的叫喊冲破着波浪的欢乐的歌曲，这歌曲是那么经常的，和谐的同明亮的天的凯旋的寂静混合着，仿佛是太阳光在海面上愉快的玩耍的声音。海鸥落到了水里，互相的打着，忿怒和疼痛的狂叫，重新又飞到空中，互相的追赶着……而它们的朋友——一大群海鸥——似乎没有看见这个斗争，只在贪心的捉着鱼，钻在那淡绿的透明的玩耍着的水里去。

海——空旷的。那边，远远的岸边，并不发见那熟悉的黑点。

“你不来吗？”华西里自言自语的说，“唔，算了罢！你以为怎么样？……”

海在笑着。

华西里站了起来，跑到草屋子里去，想要自己烧中饭吃，然

而又觉得不想吃，于是重新回到原地方，躺下来了。

“要是谢略施卡来了也好！”他心上这样叫了，强迫自己想那谢略施卡，“这是个恶毒的小伙子。随便什么人，他都要笑；对随便什么人，他都要挥拳头。强壮的，识字的，见过世面的……可是个醉鬼。同他在一起很快活……娘儿们见不得他，虽然他来得不久，一些娘儿们已经都跟着他跑了。只有一个马尔华离得他远远的……她可还不来。这个该死的女人！也许她生气了，因为上次打了她？可是，这在她难道是什么新鲜事情吗？别人……是怎么打的！现在他还得给她……”

这样，想着儿子，又想着谢略施卡，尤其想着马尔华，华西里在沙地上翻来翻去，尽在等着。不安的情绪不知不觉的在他心里产生着阴暗的猜疑的思想；然而他不愿意想起这样的念头。他自己对自己隐藏着这种猜疑，一忽儿站起来，在沙地上走着，一忽儿又躺下去，这样一直到晚上。海面已经暗下来了，而他还是在望着远处，等着船。

这一天马尔华没有来。

躺下去睡觉的时候，华西里愁闷的骂着自己的职务，使得他不能够到岸上去；他睡着去的时候，还时常跳起来——在睡梦里他时常听见，似乎远远的不知什么地方桨在响呢。那时候，他总把一只手遮在眼睛上面，而望着乌黑的模糊的湖面。在对岸，在鱼行那边，亮着两堆柴火堆，而在海里什么人也没有。

“好罢，妖精！”他威吓着。后来就很沉着的睡熟了。

而在鱼行那边，这一天原来出了这么一件事情。

雅柯夫一清早就起身了，那时候太阳还没有那么热的晒着，而海上吹着一阵勇敢的新鲜的空气。他从木棚里走到海边去洗脸，跑到岸边，看见了马尔华。她坐在一只拖船的船尾上——那

拖船是扣在岸边的——她那赤着的脚挂在船边，在梳着湿的头发。

雅柯夫站住了，用好奇的眼光看着她。

一件布衫，胸口没有扣好，从一个肩膀上褪了下来，肩膀是那么白，很有味的。

波浪打着船尾。马尔华一忽儿抬起头来望着海面，一忽儿又低倒身子，她的赤着的脚差不多要碰着水了。

“洗了澡，还是怎么？”雅柯夫叫了。

她的脸回过来向着他，眼睛一闪的看了看他，重新又梳着头发，回答了：

“洗了澡……你这么早就起身了吗？”

“你比我还早……”

“我算什么榜样呢？”

雅柯夫不做声了。

“照我这样子过活，你的脑袋很难禁得起哩！”她说。

“O？瞧你多么可怕！”雅柯夫笑了，就蹲下来洗脸。

他用手掌掬着水泼在自己脸上，咕噜着，觉得清爽。之后，用短衫的边缘擦着，他问马尔华：

“你干吗尽来吓我？”

“而你干吗向我瞪着眼睛？”

雅柯夫记得，他并没有比看渔场上的别的女人多看了她，然而现在突然的向她说：

“如果你……是那么牛奶似的！”

“你父亲要知道了你这样淘气，他得给你的项颈牛奶吃呢！”

她狡猾的顽皮的看着他的脸。

雅柯夫笑了，就爬到拖船上。他也没有懂得她说的是他的

什么"淘气",然而她既然这么说,可见得他很使劲的看了她。他觉得很舒服,很快乐。

"父亲又怎么样?"他说着,沿着船边向她走去,"你是他买了的,还是什么?"

同她并排坐了,他钉住了看她的赤着的肩膀,半露着的胸口,她的整个身影——那么新鲜,茁壮,发散着一股海水气味的。

"哪,你这么雪白的!"他赞赏着的叫了起来,仔细的看了她。

"不是给你的,"她短短的申明了,也不看他,也不整理好自己的敞开的衣服。

雅柯夫叹了一口气。

在他们前面,展开着早晨的太阳光线里的无穷的海。小小的玩耍着的波浪,风的亲爱的呼吸所产生的,悄悄的撞着船边。远远的在海里,象是它的绸缎似的胸膛上的一条瘢痕,看得见那边的沙岸。沙岸上,在蔚蓝的天的背景上,插着一根旗杆,只看得见那细小的一点——那块布在风里飘荡着。

"是了,小伙子!"马尔华并不看着雅柯夫的说,"我很有味的,可不是给你的……谁也没有买了我,也不受你父亲的管束。我自己这么过活……可是,你不要来惹我,因为我不愿意站在你和华西里的中间……我不要吵架,纠纷……懂得了?"

"我又怎么样了?"雅柯夫奇怪了,"我又没有碰你……"

"你也不敢来碰我!"马尔华说。

她那么说着,那么轻蔑雅柯夫的口气,使得他,一个男人,一个普通的人,受着了侮辱。一种倔强的,几乎是恶毒的感觉抓住了他,眼睛里都冒火了。

"O?我不敢?"他叫了起来,向她那边移过去。

"不敢!"

“唔？我要怎么碰一下呢？”

“碰碰看！”

“那又怎么样呢？”

“我给你后脑子上一下，你得钻在水底里去。”

“A，唔，来罢！”

“碰碰看！A！”

他的热烈的眼光绕了她一周，突然，很有力的手掌从旁边把她抱住，压紧了她的胸口和背部。碰着了她的热烈而茁壮的身体，他整个人都烧起来了，喉咙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压紧着。

“哪！唔……打罢！唔……怎么？”

“放手，雅施卡！”她很镇静的说，想从他的发抖的手臂里脱出去。

“而想给我后脑子上来一下呢？”

“放手！瞧着，不是好玩的！”

“唔……你不要吓我！Eh，你……好莓子？”

他贴紧在她身上，厚厚的嘴唇亲着她的红晕的巴掌。

她顽皮的笑了，紧紧的抓住了雅柯夫的手，突然，全身很用力的一动，往前撞了过去。他们互相抱着，沉重的一堆落到了水里去了，沉没在泡沫和浪花里。之后，在波动的水面上露出了雅柯夫的浸湿的头，吓坏了的脸色，旁边，马尔华也钻了出来。雅柯夫拚命的挥着手，打开周围的水，吼着，叫着，而马尔华高声大笑着在他的周围游着，用手掌掬着盐水泼他的脸，钻到水里去，避开他的乱挥的手。

“见鬼！”雅柯夫叫着，擤着鼻子，“我要淹死了！好了！……真的……要淹死了！水……那么苦的……Ah，你……淹死了！”

然而她已经放了他，而象男人似的用手划着，向岸边游。到

了那边，很敏捷的跳上了拖船，站在船尾上笑着，看雅柯夫很慌忙的向她游过来。浸湿的衣服贴在她的身体上，画出了她的从肩膀直到膝盖的身影；雅柯夫游到了船边，一只手抓住了她，贪心的眼光钉住了这个差不多是裸体的女人，而她很快乐的在他上面笑着。

“唔，爬出来，海狗儿！”她笑着说，跪了下去，伸出一只手给他，而另外一只撑在船边上。

雅柯夫抓住了她的手，兴奋的叫着：

“唔……现在站好罢！我给你洗……个澡！……”

他站在水里，水齐着他的肩膀，把她往自己身边一拉；波浪跳过他的头，撞在船上，溅了马尔华一脸的水。她皱了皱眉头，笑着，突然叫了一声，往水里一跳，她的沉重的身体撞倒了雅柯夫。

他们又玩耍起来，象两条大鱼似的，在淡绿的水里互相溅着水，叫喊着，擤着鼻孔，钻到水里去。

太阳笑着，望着他们，而鱼行房屋的玻璃窗，反映着太阳光，也在笑着。他们的强壮的手打着水浪，水在喧闹着，海鸥被人的吵闹惊吓了，尖利的叫喊着在他们头上盘旋，而从海的远处跑来的波浪时常淹没着他们的头……

最后，他们累了，喝饱了许多水，爬到了岸上，坐在太阳底下休息。

“呸！”雅柯夫皱着眉头吐了一口，“唔，这水也坏透了。还有那么许多！”

“世界上坏透了的东西多得很，比如小伙子，老头子，就有多少！”马尔华笑着，挤着自己头发里的水……

她的头发是暗色的，虽然不长，但是很浓的，蜷曲的。

“你所以爱上了老头子啊，”雅柯夫狡猾的笑了，用手臂弯推推她的肋骨。

“有的老头子比年轻人好。”

“要是父亲那么好，可见儿子是更好……”

“瞧你！那里学来的，这么会夸口？”

“乡下姑娘们时常给我说，我这小伙子很不坏。”

“姑娘们懂得什么？你倒来问问我看……”

“你是什么人？还不是姑娘？”

她钉住了他看了一眼，而他不怀好意的笑了。于是她突然正经起来了，很生气的对他说：

“以前是的，可是生过了一次孩子了！”

“碰得巧，可是不见得好，”雅柯夫说了，哈哈大笑起来。

“傻子！”马尔华很激烈的对他说了，就转过身去背着他。

雅柯夫胆怯了，沉默着，瘪着嘴唇。

他们两个人不做声了半个钟头，在太阳底下转动着，使得他们的浸湿的衣服快一点晒干。

在木棚里——这是些狭长的龌龊的屋子，屋顶是往一边斜的，——工人们醒过来了。远远的，他们似乎大家都是相象的——都是那么赤着脚，褴褛的，破破烂烂的……他们的发哑的声音传到了海边，不知是谁在捶着一只空木桶的底，沉闷的打击声飞散开来，仿佛在敲着一面大鼓。两个女人咭咭刮刮的相骂，狗在叫着。

“醒过来了，”雅柯夫说，“我今天想早一点上城的……倒同你鬼混了一阵……”

“同我在一起是没有好处的，”她又象是开玩笑，又象是正经的说。

“干吗你总是这么吓我？”雅柯夫很惊奇的笑了。

“你瞧罢，父亲要给你……”

这一次提起父亲，突然使得他生气了。

“父亲又怎么样？唔？”他很粗鲁的叫了，“父亲！我自己也不是小孩子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这里不是那种规矩……我不是瞎子，看得见的……他自己就不是圣人……他在这里也不那么客气……唔，也就不要管我。”

她嘲笑的看了看他的脸，好奇的问了：

“不要管你？你打算干什么？”

“我？”他鼓起着嘴巴，挺着胸膛，仿佛在搬起什么沉重的东西，“我吗？我能干的事多着呢！新鲜的空气把我吹够了，我身上的乡下灰尘都吹掉了。……”

“这么快？”马尔华嘲笑的叫了起来。

“还怎么样？我就要把你从父亲那里夺过来。”

“唔？真的？”

“还怕吗？”

“Da。唔？”

“你那么的，”雅柯夫激动的起劲的说，“你不要来挑拨我！我……瞧着罢！”

“什么？”她镇静的问。

“没有什么！”

他转过身去背着她，不做声了，象个有作为的自信的小伙子的神气。

“你这个顽皮家伙！那个伙计有一只小黑狗儿，看见过了？你就象那小狗儿一样。远远的就在叫着，仿佛要咬人，走近去，它可夹着尾巴就跑！”

“唔，好罢！”雅柯夫发狠的叫了，“你等着罢！你会看见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会看见的！”

而她对着他的脸笑了。

一个高高的，青筋满脸的，紫铜色的人，披着一头乱糟糟的火焰似的深黄的头发，慢慢的步伐，摇摆着身子，向他们走来。他那一件棉纱短衫，背上破了一个大洞，差不多一直破到领头边，不结腰带；为的要袖管不至于落下来，他把它们卷到肩膀上。裤子象是各种各式的破洞拼凑起来的，脚是赤着的。脸上满是密密的酒刺，两只深蓝的大眼睛放着光彩，很傲慢的；鼻子很宽，向上翘着，使得他的整个身影带着那种写意的野腔野调的神气。走到了他们跟前，他站住了，他的身体从那无数破洞的衣服里露出来，在太阳底下闪烁着，高声的擤着鼻孔，两只眼睛疑问似的看着他们，装出一副可笑的面孔。

“昨天谢略施卡稍微喝了点酒儿，今天谢略施卡的口袋象只没有底儿的筐子……借两角钱来！我反正是不还的……”

雅柯夫听了他这样勇气勃勃的话哈哈的笑了，而马尔华看着他那破破烂烂的样子，也笑了一笑。

“给罢，鬼东西！给我两角钱，我替你们行结婚礼，好罢？”

“Ah，你这个小丑！难道你是牧师？”雅柯夫笑了。

“傻瓜！我在乌革里赤的牧师那边当过看院子的……给两角钱……”

“我不要行结婚礼！”雅柯夫拒绝他。

“不管怎样，给罢！我不去告诉你父亲，说你在偷他的美人儿，”谢略施卡坚持着自己的要求，用舌头舐着干燥，裂开的嘴唇。

“造谣去罢。他就会信你的……”

“我要造谎起来，他一定得信！”谢略施卡说，“那他要怎样干你，Ah！”

“我不怕！”雅柯夫笑了一笑。

“唔，那我自己来干！”谢略施卡镇静的申明了，挤着眼睛。

雅柯夫可惜那两角钱，但是，已经有人警告过他：不要同这个谢略施卡纠缠，宁可满足他的要求。他也不会要多，可是，如果不给他，他会在工作的时候给你捣一个什么乱子，或是无缘无故的打你一顿。雅柯夫记起了这些话，吐了口气，伸手到口袋里去。

“这样才好！”谢略施卡奖励着他，就在他们旁边的沙地上坐下，“永久听我的话，你就聪明了。而你，”他向马尔华说，“快要嫁给我罢？快一点儿罢，我是不肯长久等着的。”

“破烂货，你……先把破洞补补好，再来说话，”马尔华回答。

谢略施卡批判的看了看自己的破洞，摇摇头。

“你最好把自己的裙子给我一条。”

“这样！”马尔华说着就笑了。

“真的！给我，有什么旧的吗？”

“你自己买条裤子去罢，”马尔华劝他。

“唔，我还是喝完这几个钱好些……”

“好些！”雅柯夫笑了，手里拿着四个五分铜元。

“还怎么样呢？牧师给我说的，人应当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皮肉，而是心灵。我的心灵要烧酒喝，可不要裤子。把钱给我！唔，好了，现在有酒喝了……而你的事情，我还是要给你父亲讲的。”

“讲罢！”雅柯夫挥了挥手，很骄傲的眨着眼睛，推推她的肩膀。

谢略施卡看出这种神气，吐了一口口沫，又说：

“要干你，我也不会忘记的……等我一有空闲的功夫，就给你这么一顿！”

“为什么？”雅柯夫惊慌的问。

“那我也不知道……唔，你快要嫁给我罢？”谢略施卡又对马尔华说。

“你倒给我说说看，我们怎么办，怎么过活，那时候我再想想罢，”她很正经的说。

谢略施卡看了看海，眯着眼睛，舔舔嘴唇，说了：

“什么也不干。我们要逛呢！”

“那儿来饭吃呢？”

“唔，”谢略施卡挥了挥手，“你和我妈妈一样的想头。什么，怎么样？我那儿知道，什么，怎么样呢？喝酒去了……”

他站了起来，离开了他们，马尔华的奇怪的笑容和小伙子的不痛快的眼光送着他。

“瞧罢，是个什么样的司令官！”雅柯夫说，这时候谢略施卡离他们已经远了，“要是在我们乡下，这样的打哈哈的家伙，早就干了他……给他一顿好好的教训，就完了……而这里怕他呢……”

马尔华看了看他，透过牙齿的说：

“Ah，你这个小猪仔！你懂得他的价钱！”

“什么懂得不懂得！这样的家伙五分铜元一大把，而一把就有百来个呢。”

“也算了！”马尔华嘲笑的叫了，“这是你的价钱……而他……到处都去过，地心里都钻过，谁也不怕的……”

“我又怕了谁？”雅柯夫勇敢的问。

她没有回答他，沉思的看着跑上岸来的波浪的玩耍，正在摇

荡着那沉重的拖船。桅杆左右的晃着，船尾一起一落的拍着水。响声是那么大，那么可恨——仿佛拖船要想离开海岸，跑到那广阔的自由的海里去，而它恨着那扣住了它的链条。

“唔，你干吗不走？”马尔华问雅柯夫。

“我要上那儿去？”他回答。

“你要上城……”

“不去了！”

“唔，到父亲那里去罢。”

“你呢？”

“什么？”

“你也去吗？”

“不……”

“唔，我也不。”

“你整天要在我跟前转着吗？”马尔华镇静的问。

“我也不那么希罕你……”雅柯夫回答了，受着侮辱的感觉，站起来，离开了她。

然而他说不希罕她，这是说错了的。没有她，就烦闷得很。同她谈话之后，他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模糊的反对父亲的抗议，深沉的不满意他。昨天没有这样，今天在同马尔华碰见之前也还没有这样……而现在觉得父亲在妨碍着他，虽然父亲是在那边，很远的海那边，在那眼睛勉强看得见的一条沙岸上……后来，他又觉得马尔华怕父亲。要是她不怕的话，那他同她的事情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了。

他在鱼行一带走着，看着那些人。那木棚的影子底下，谢略施卡坐在一只木桶上，弹着三弦琴，装着鬼脸，在唱：

警察先生！
待我客气点儿罢……
领我到局里去，
省得我跌到烂泥里罢……

二十来个人，也都是那么破破烂烂的，在围着他，所有的人——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放散着一股咸鱼的气味，硝石的气味。四个女人，丑陋的，龌龊的，坐在沙地上喝茶，把茶从一把洋铁大茶壶里倒出来。而一个工人，虽然还是早晨，可已经喝醉了，在沙地上滚着，要想站起来，又倒下去。不知什么地方，有个女人在叫喊着，哭着；坏了的手风琴的声音传过来；到处闪烁着鱼鳞。

正午的时候，雅柯夫在一堆空木桶中间找着一个有阴影的地方，他就在那边一直睡到将近晚上，醒过来之后，又在鱼行一带踱来踱去，感觉着一种模糊的要到什么地方去的欲望。

走了两个钟头左右，他在离得渔场很远的地方，在一丛小白杨树底下，找着了马尔华。她侧着身子躺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本很破烂的什么书，看见他来就微笑了。

"瞧，你在这里！"他说了，坐在她的旁边。

"你找了我很久了吗？"她很自信的问。

"难道我找了你?!"雅柯夫叫了起来，突然他明白了，这正是这么一回事：他是找了她。这小伙子心上觉得奇异，就摇摇头。

"你认得字吗？"她问他。

"认得……不过不大行，都已经忘掉了……"

"我也不大行……你在学校里学了吗？"

"在乡村小学。"

"我可是自己学会的……"

“唔？”

“真的……我在阿斯特拉罕一个律师家里当过厨娘；他的儿子教我读书的。”

“可见也不是自己……”雅柯夫解释了。

她看了看他，又问：

“你想不想读书？”

“我？不……那有什么……？”

“我可喜欢，你瞧，我这是向那伙计老婆讨来的一本书，在读着呢……”

“讲什么的？……”

“讲一个圣人亚列克赛。”

马尔华沉思的给他讲了：一个青年，富贵人家的儿子，他丢了他的父母，丢了自己的幸福走了，后来又回到父母家里，但是简直是个叫化子了，破破烂烂的，就住在父母的院子里，同狗睡在一起，一直到死没有说出他自己是什么人。她讲完了，悄悄的问雅柯夫：

“他这是干吗？”

“谁知道他？”雅柯夫不关心的回答。

一堆堆的沙，风和浪所扫来的，围住了他们。远远的传来一阵沉闷的，黑暗的吵闹声——这是鱼行那边在吵闹。太阳在落下去，沙地上反映着它的光线的淡红色的反光。可怜的白杨树，受着海上吹来的轻微的风，稍稍摇摆着自己的稀少的树叶。马尔华沉默着，象在倾听着什么。

“你今天怎么没有到那边……沙岸上去？”

“你问它干吗？”

雅柯夫斜着身子，很贪心的眼光看那女人，心上想着怎么对

她说他所要说的话。

“我这么一个人，静悄悄的……只想要哭……或是唱曲子。不过，好的曲子我不知道，哭呢，又难为情……”

他听见她的声音，那么静悄悄的，亲热的；然而她说的话没有感动他的什么，只不过使得他的欲望更加强烈起来。

“你，那么罢，”他沉着的说，向她那边移过去，但是并没有看她，“你听着罢，我给你说，……我是个年轻小伙子……”

“蠢笨的，蠢笨……的！”马尔华深信似的拖长着声音说，摇摇头。

“唔，就算蠢笨的，”雅柯夫发狠的叫了，“难道这也要聪明吗？蠢笨，也好！我给你说，你愿意同我……”

“不愿意！……”

“什么？”

“没有什么！”

“你不要捣乱……”他小心的抓住她的肩膀，“你想一想……”

“滚开，雅施卡！”她严厉的说，推开了他的手，“滚！”

他站了起来，向周围看了一看。

“唔……要是你这样，我才不希罕呢！你们这样的人在这里多得很……你以为你比别人好些吗？”

“你这小狗仔，”她镇静的说，站了起来，掸着衣服上的沙。

他们并排着向鱼行那边走去。走得很慢，因为脚时常陷到沙里去。

雅柯夫粗鲁的劝她满足他的欲望，而她很镇静的笑他，回敬他一些带着刺的话。

突然的，他们已经走近鱼行的木棚的时候，他站住了，一把

抓住了她的肩膀。

“你这是故意挑动我?!你这是干吗?我给你……瞧着罢!”

“放手,我给你说!”她脱出了他的手,走了过去;而迎着她,谢略施卡从木棚角落里钻了出来,摇摆着自己的火焰似的蓬蓬松松的头,很凶恶的说了:

“逛过了?好的!”

“你们都去见鬼罢!”马尔华恶狠狠的叫了。

而雅柯夫在谢略施卡跟前站住了,很忧郁的看着他。他们之间离着十步路光景。

谢略施卡看着雅柯夫的眼睛。这样站了一分钟,象两只羊子想要撞一撞额角似的,可是他们沉默的走开了,各自走各自的路。

海是静悄悄的,给夕阳晒得通红;鱼行一带,一片很沉闷的吵闹声,这中间,很清楚的听得出一个喝醉了的女人的声音,歇斯底里的在叫着些无聊的字眼:

……Ta-agarga, matagara,
我的马塔尼莰卡!
醉呀醉了的呀,打了的,
打呀,打烂了的呀——A?

这些字眼,丑恶的,象地皮虫似的,在鱼行一带爬开去,这里充满着硝石和烂鱼的臭味,——就这么爬着,侮辱那波浪的音乐。

朝霞的温柔的光彩里,海的远处安静的沉睡着,反映着那珍珠似的云影。沙岸上,一些渔夫半睡半醒的在来往着,把鱼网放

进船里去。

一大堆灰色的鱼网从沙地上爬进船里，堆在船底里。

谢略施卡象向来一样，不戴帽子，半裸体的，站在船尾上，用发哑的喝醉了的声音在催促着渔夫。风在耍着他的破烂的短衫和深黄的头发。

“华西里！那几根绿桨在那里？”不知是谁这么叫着。华西里皱着眉头，脸上象十月里的天色似的，正在把网装进船里去；而谢略施卡看着他的弯着的背，舐舐嘴唇，这是他想喝酒的神气。

“你有烧酒吗？”他问。

“有，”华西里沉着的说。

“唔，那我就不去了……留在‘干舱’① 里罢。”

“好了！”沙岸上有人叫着。

“开船，来！”谢略施卡指挥着，从船上跑了下来，“你们去罢……我留在这里。瞧着，网撒得大些，不要缠住了！放得平稳些，不要打了结！……”

船推下了水，渔夫从船边上跳进了船舱，拣起了桨，举了起来，准备打下水去。

“一！”

许多桨很齐的打在波浪上，船冲到前面去了，冲进了那映着朝霞的水的广阔的平原里去了。

“二！”掌舵的指挥着，许多桨象一只大乌龟的脚爪似的，一齐在船沿上举了起来……“一！……二！……”

岸上，在鱼网的“干舱”这边，剩了五个人：谢略施卡，华西

---

① “干舱”就是岸上的意思，——专指捉鱼时候在岸上拖网的地方说的。

里，还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在沙地上坐下来，说：

“再睡一忽儿……”

那两个也学了他样，于是沙地上就蜷着三个身体，披着龌龊的破烂衣服的。

“礼拜天你为什么没有来？”华西里问谢略施卡，同着他走到草屋子里去。

“不行……”

“喝醉了？”

“没有。我看守了你的儿子和他的干妈，”谢略施卡镇静的说了。

“这也算是工作！”华西里斜着嘴巴笑了笑，“他们是小孩子，还是怎的？”

“还要坏些呢……一个是傻瓜，那一个是发了疯……”

“马尔华发了疯吗？”华西里问，他眼睛里冒着凶恶的火星，“她多早晚是这样的？”

“她吗，好兄弟，心同身子不相称哩……”

“她这个坏心肠。”

“坏的！Eh，你们……这些吃泥土的笨嘴畜生！什么也不懂得……你们只要婆娘的奶子大，她的脾气儿就不要的……而人的精华都在脾气里……没有脾气的婆娘，好象没有盐的面包，没有弦子的三弦琴，你会得到它的什么趣味呢？狗崽仔！……”

“瞧你，昨天喝出了那么些大道理来了！……”华西里刺他。

他很想问一问谢略施卡昨天在什么地方，怎么看见雅柯夫和马尔华的，可是又不好意思。

走进了草屋子，他给谢略施卡倒了一杯烧酒，希望谢略施卡喝了这么一大杯立刻就要醉的，那时候，他自己会给他说起他们

的事情。

然而谢略施卡喝完了，咳了一声嗽，整个儿人都发亮了，坐在草屋子的门口，伸着懒腰，打着呵欠。

“喝这么一口，简直是吞了一团火！……”他说。

“唔，你那么喝法！”华西里叫了，奇怪着谢略施卡那么快的吞下了烧酒。

“我会的……”那赤脚汉点了点他那深黄的头，用手掌擦着润湿的胡须，教训人家似的说起来了：“我会的，好兄弟！我什么都干得快，干得痛快。没有什么转弯抹角，一下子就干了！什么都是这样！至于干到什么地方，那反正是一样！从地上只会跳到地上，不会跳到什么别的地方去的……”

“你想到高加索去吗？”华西里问，悄悄的绕到自己的目的上去。

“我要的时候就去。我要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干了，完结！或是我的打算成功，或是额角上碰一个瘤……简单得很！”

“还有再简单的吗？你仿佛没有头脑的在过活……”

谢略施卡嘲笑的向华西里斜了斜眼睛。

“你是聪明家伙！在乡区里，鞭了你几顿啊？”

华西里看了看他，不做声。

“好得很，你们的长官用鞭子从后面把聪明往前赶……Eh，你！唔，你的头脑又干得什么？你有了那头脑中什么用？你能够想出什么来？那就是了！我就没有头脑也一直的干，没有什么空话。一定还比你跳得远些……”这赤脚汉夸口的说着。

“这倒不错！……”华西里笑了，“你还要跳到西伯利亚去呢……”

谢略施卡真心真意的哈哈大笑起来。

他没有醉，不管华西里怎么在等待着，这使得华西里发狠。再给他一杯罢，有点舍不得，而谢略施卡醒着是拿他没有办法的……然而那赤脚汉自己来救了他。

“你为什么不问起马尔华？”

“我问她干吗？”华西里不关心的拖长着声音说，预觉着什么似的发抖着。

“她礼拜天不是没有来吗……你问罢，她这几天怎么样过活……嘿，吃醋罢，老鬼！”

“她们那样的多着呢！”华西里轻蔑的挥了挥手。

“她们那样的多着呢！”谢略施卡挑拨着他，“Eh，你们这些野地主的皺皮的乡下人！给你们蜂蜜，给你们泥浆，你们都当它面汤……”

“你干吗尽在称赞她？来给她拉纤了，还是怎么？我可早就给她纤上了！”华西里嘲笑的说。

谢略施卡看了看他，不做声，又很郑重的向华西里说，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我知道她同你一块儿过活。我没有来妨碍你，用不着……可是现在这个雅施卡，你的儿子在缠着她，你揍他一顿，要见点儿红！听见吗？不然，我自己来揍……你是个好乡下人……橡树似的傻瓜……我没有妨碍你，这你得记着……”

“原来这样！你也在缠着她？”华西里沉着的问。

“我也！要是我知道我也……我简直把你们都打开，扫清我的道，就完了……不然，我要她干吗？”

“那你又来纠缠些什么？”华西里猜疑的问。

这一个简单的问题大概使得谢略施卡惊奇了。

他睁开着两只大眼睛，看了看华西里，大笑了起来。

“我纠缠些什么？鬼知道是什么……这是，这婆娘，她是那么……带着胡椒的……我喜欢……也许我可怜她，不知怎的……”

华西里不信任的看着他，然而心上觉得谢略施卡是诚恳的说的真心话。

“要是她是个没有动过的姑娘，唔，还可以说可怜她。这样，可有点儿怪！”

谢略施卡不做声，看着远远的海里那船在调头，船头向着岸了，这样画了一个半圆形。谢略施卡的眼睛张得大大的看着，脸是和善的，简单的。

华西里看着他，心上软了下来。

“你这说的对，她这个婆娘实在好……就有点儿疯疯癫癫！……雅施卡吗？唔，我得揍他！瞧这小狗仔！……”

“我跟他不对劲儿……”谢略施卡说。

“他同她去亲热吗？”华西里摸着胡子，咬着牙齿的问。

“他，你瞧着罢，会象榫头似的夹在你们两口子中间，”谢略施卡很自信的说。

海的远处，太阳出山时候的光线象扇子似的放射出来了。混在波浪的喧闹中间，从海里的船上传来一声低低的叫喊。

“扯呀！……”

“起来，孩子们！Ei！到网那边去！”谢略施卡指挥了。

他们五个人很快的就已经拣起鱼网的一头。从水里扯起了一根长绳，绷得紧紧的象弦子一样，扣在岸上，而那些渔夫扯动着皮条，哼着，拉着那条绳。

鱼网的另外一头，扣在船上，在波浪里滑动着，往岸边拉。

美丽的，鲜明的太阳，升在海面上了。

"你要是看见雅柯夫，叫他明天到我这里来一趟，"华西里向谢略施卡说。

"好的。"

船靠了岸，渔夫们从船里跳到沙地上，扯紧着自己那一边的网索。两边的人渐渐的走近来，网上的浮标，在水上跳动着，形成了一个整齐的半圆形。

那天很晚的晚上，渔场上的工人正在吃晚饭的时候，马尔华很疲倦的，沉思着坐在一只底朝着天的破船上，望着那昏暗里的海。那边，很远的，有火在闪烁着；马尔华知道这是华西里烧的柴火堆。孤独的，仿佛迷失在乌黑的海的远处的火，一忽儿很鲜明的闪动着，一忽儿又在隐下去，似乎疲乏得很。马尔华很忧闷的看着这一个红点，那么迷失在荒野里，在不断的波浪的喧哗里微弱的抖动着的火光。

"你坐在这里干吗？"谢略施卡的声音在她背后响了。

"你问它做什么？"她并不看他的问。

"好玩呀。"

他不做声的看她，卷着纸烟，吸起来，就骑在船背上。之后，很和气的说：

"你这个奇怪的婆娘，一忽儿躲着随便什么人，一忽儿又差不多要挂在随便那一个的项颈上去。"

"我也要挂在你的项颈上？"她不关心的问。

"不是我，是雅施卡。"

"你看着眼热？"

"Mm……来谈谈心罢？"谢略施卡提议，拍着她的肩膀。她侧着身子坐在那里，他看不见她的脸，只听见她短短的说了：

"说罢。"

"你怎么，丢开了华西里吗？"

"我也不知道，"她回答了，沉默了一忽儿，又说："你问它干什么？"

"就这样……"

"我现在生他的气。"

"为了什么？"

"他打了我。"

"唔？……这他是……？你就给他打吗？Ai－ai！"

谢略施卡奇怪极了。他从侧面看着她的脸，嘲笑的咂着嘴唇。

"我要是高兴，也就不给他了，"她生气的反驳。

"那你是怎么的呢？"

"没有高兴。"

"可见得，你很爱那只猫儿呢！"谢略施卡讥笑的说了，他用纸烟的烟雾喷了她一脸，"唔，给打了！我倒以为你不是那样的人……"

"你们这些家伙，我谁也不爱，"她又不关心的说了，用手挥开那些烟雾。

"撒谎，去你的罢！"

"我为什么要撒谎？"她问；谢略施卡听她的声音也就了解她的确用不着撒谎。

"你既然不爱他，你怎么准他打你呢？"他正经的问。

"我难道知道吗？你干什么这样钉住了问？"

"怪得很！……"谢略施卡摇了摇头，说了。

他们两个很久的沉默着。

夜已经近了。天上慢慢移动着的云的影子，落在海面上。波浪在响着。

华西里那边沙岸上的火熄灭了，然而马尔华还望着那边。而谢略施卡望着她。

“听着！”他说，“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吗？”

“要是知道就好了！”马尔华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很低的回答了。

“这样，是不知道了？这不行！”谢略施卡很深信的说，“我可总是知道的！”他又有点儿忧郁的加了一句：“不过我是难得要什么的。”

“我总在要着什么，”马尔华沉思的说，“要什么呢？……不知道。有时候，想坐一只船，到海里去！远远的去！再也不要看见什么人。而有时候，又想把每一个人都翻过来，叫他围着我转。看看他，笑笑他。一忽儿，我什么人都可怜，尤其是自己；一忽儿我会把大家都打一顿。然后，打我自己……可怕的死罢……我又发愁，又快活……而人都是那么木头似的。”

“人都是烂坏了的，”谢略施卡同意了，“那个罢，我看着你，看罢，你又不是猫儿，又不是鱼儿……也不是鸟儿……可是，你总有点儿什么的……你不象那些婆娘们。……”

“谢谢上帝！”马尔华笑了。

从一排沙堆后面，在他们左边，月亮出来了，在海上洒满了银光。这很大的温柔的月亮，沿着蔚蓝的天幕，慢慢的往上浮动，鲜明的星的光彩在它的均匀的幻想似的光线里暗淡了，溶化了。

马尔华微笑着。

“A……你知道？我有时候觉得，要是晚上在这木棚里放一

把火，那才慌乱得好玩呢！”

“那是多么那个的！”谢略施卡赞赏着的叫了起来，突然，他推推她的肩膀，“你知道什么……我教给你，来玩一套好把戏！要不要？”

“唔？”马尔华很有兴味的问。

“你把这个雅施卡好好的干了一顿了罢？”

“简直在冒火呢，”她笑了。

“把他同父亲斗一斗！真的！那才好玩儿呢……他们象狗熊似的扭起来……你去烧一烧那老头子，这一个也来它一下……等忽儿，我们把他们两个牵在一块去……A？”

马尔华回过身来向着他，钉住着看他那深黄的很快活的微笑着的脸。他那脸，在月亮的光线底下，比白天太阳底下要不那么花花绿绿些。在那脸上，并看不见什么恶意，——一点也没有什么，只有好意的，稍微带点儿顽皮的微笑。

“为什么你那么不喜欢他们？”马尔华猜疑的问。

“我？……华西里倒没有什么，好好的一个乡下人。而雅柯夫是坏蛋。你瞧着罢，我是不喜欢一切乡下人的……混蛋！他们装着那么孤哀子似的：人家给他们面包，给他们一切！他们还有乡董会，什么事都替他们做……他们有农场，田地，牲口……我在一个乡董会的医生那里当过车夫，看过了他们……后来，流浪了许多时候。有时候，跑进一个村庄，要一点儿面包罢：去你的！你是谁，是什么，护照拿出来……打了不知多少次……一忽儿又当我是偷马贼，一忽儿又无缘无故的……就把我关起来。他们哼着叫着的装腔，可是过活是会的：他们有靠山——有田地。我有什么可以对付他们的？”

“你难道不是乡下人吗？”马尔华很注意的听着他的话，打断

了它。

“我是城里人①！”谢略施卡带着点儿骄傲的说，“乌格利奇城的城里人。”

“我是帕夫累什人，”马尔华沉思的通知了。

“谁也不来保护我！而乡下人……他们这些鬼东西倒会过活呢。他们有乡董会，还有一切等等的。”

“乡董会又是什么？”马尔华问。

“什么？鬼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给乡下人干下来的，他们的官厅……不要管它……你说正经事情罢：叫他们两个打一架，A？什么也不会有的，就只打架罢了！……华西里不是打了你吗？唔，叫他的儿子给你报仇。”

“那又怎么呢？”马尔华笑了笑，“这倒好的……”

“你想想看……人家为了你打起来，这一个打断那一个的肋骨，看着不好玩吗？只不过为了你的几句话？……你只要舌头动两动，就成！”

谢略施卡很久的，起劲的给她讲着她的作用的有味儿。他同时又在讲笑话，又在正经的说。

“Eh，要是我做了个漂亮的娘儿们罢！我在这世界上要搗这么一个大乱呢！”他结果这么叫了起来，两只手抓住了头，紧紧的抱着，眯着眼睛，不做声了。

---

① 俄国革命以前，农奴制度的身份条例是很严密的，社会上的人分做三种：一种是贵族，直译是“宫里人”，一种是商民，直译是“城里人”（又有“市侩”——“庸人”的意思），一种是农民，“乡下人”；贵族同僧侣是高等阶级（等级），商民和农民是低等阶级——没有政治权利的；然而商民和农民又有各自不同的规矩。再则，不论后来各人做什么职业，每人照世袭的身份领护照，上面写着“商民”或“农民”某某；没有护照就算来历不明，一步都走不成的。

他们走散的时候，月亮已经高高的挂在天空。没有了他们，夜晚格外美丽了。现在，只剩得无穷的，凯旋的海，给月亮照得银光闪烁的，再则就是碧青的，满布着星星的天。还有些沙堆，沙堆之间几丛白杨树，以及沙地上两排狭长的龌龊房屋，象是两口极大的，做得很粗糙的棺材。然而所有这些，在海面前都是可怜的微小的，那些望着它们的星也很冷淡的闪烁着。

父亲和儿子面对面的坐在草屋子里喝烧酒。烧酒是儿子拿来的，为的不要气闷的坐在父亲这里，而且也想讨父亲的好。谢略施卡给雅柯夫说了：父亲为着马尔华很生他的气，还说要把她打个半死；并且告诉他，马尔华知道他父亲这么威吓她，所以不肯上他雅柯夫的手。谢略施卡笑了他。

"为了你的捣乱，他要给你一顿呢！把你的耳朵扯得丈把长呢！你还是不要给他看见好！"

这个深黄色的讨厌的人儿的讥笑，使得雅柯夫对父亲发生一种尖锐的恶意。而马尔华又在耍着；一忽儿很顽皮的瞧着他，一忽儿又那么忧愁的，这使得他想要占领她的欲望十分的厉害起来……

于是雅柯夫来到父亲这里，看着他，仿佛他是路上的一块石头，要跳过这块石头是不可能的，要绕过去又不行。然而雅柯夫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怕父亲，他深信的看着他那忧郁的凶恶的眼睛，似乎在向他说：

"唔，你碰碰看?!"

他们已经喝了两次酒，然而什么也没有说，除非是几句关于鱼场上的生活的不重要的话罢了。在海中间，面对面的，他们互相积聚着气忿，他们两个人都知道这场气恼是很快就要爆发的，

立刻要烧着他们的。

草屋子里的草席被风吹着淅沥煞拉的响着，木板碰着木板，旗杆上的那块红布在噜嗦着什么似的。所有这些声响都是很胆小的，象是远远的私语，模糊的不坚决的在请求着什么。

“怎么样，谢略施卡还是尽在喝酒罢？”华西里忧郁的问。

“喝呢，天天晚上是喝醉了的，”儿子又倒了一杯烧酒，说。

“他是完了的……看罢，这里的自由生活……没有恐惧的！……你也要变得这样的……”

雅柯夫简短的回答：

“我是不会这样的！”

“不会?!”华西里皱着眉头说，“我知道我说的什么……你在这里多少时候了？第三个月了，也快要回家去了，而你钱积了多少呢？”他生气的把杯子里的烧酒倒在自己嘴里，手抓住了胡子那么一扯，他的头都摇摆起来了。

“这么一点儿时候，在这里也积不了许多，”儿子很有理的回答。

“既然这样，你也不用在这里淘气了：回乡下去！”

雅柯夫不做声，笑了一笑。

“干吗歪着脸？”华西里威吓着的叫了，儿子的镇静使得他气忿，“父亲在说话，你却笑呢！瞧着，放肆得太早了罢？我不要揍你……”

雅柯夫倒了烧酒，喝了。粗鲁的纠缠侮辱了他，但是他熬着，不愿意说他心上要说的话，为的不要惹他父亲动气。他在父亲的那么严厉冷酷的闪烁着的眼光底下，有点儿胆怯。

而华西里看见儿子一个人喝了，没有给他倒上，更气忿了。

“父亲给你说：回家去，而你冷笑给他看？礼拜六就去算账，

到乡下去！听见吗？”

“我不去！”雅柯夫很坚定的说，倔强的摇了摇头。

“这是什么话？”华西里大吼了一声，两只手撑在木桶上站了起来，“是我给你说话，还是谁？你这个狗东西，反叛了父亲了？你忘记了：我可以怎么干你？你忘记了？”

他的嘴唇发抖了，脸痉挛的歪斜着；两根青筋在太阳穴上鼓了起来。

“我什么也没有忘记，”雅柯夫悄悄的说，不看着父亲，“你倒什么都记着吗，瞧着罢？”

“不用你来教训我！我把你撕得个粉碎……”

雅柯夫避开了父亲伸到他头上来的手，咬紧牙齿的说：

“你不要动我……这里不是乡下。”

“不准做声！我到处都是你的父亲！……”

“这里不会到区里去挨鞭子的，这里没有那个，那个‘区里’，”雅柯夫笑了笑，和父亲脸对脸的；他也慢慢的站了起来。

华西里，眼睛里充满着血，伸长着项颈，握紧着拳头，向他儿子脸上喷着热气，混着一股烧酒气味；而雅柯夫向后仰过去，他那忧郁的眼光很注意的跟着父亲的每一个动作，准备着抵抗，表面上很镇静，可是满身都是热汗。他们之间有一只木桶，就是那当桌子用的。

“不会吃鞭子？”华西里哑着声音的问，弯着背象要跳的猫儿。

“这里大家平等……你是个工人，我也是。”

“原来这样？”

“唔，怎么样呢？你干吗这么凶我？你以为我不懂？你自己先就……”

华西里吼了起来，那么快的挥了一下手，雅柯夫没有来得及避开。一下打在他的头上；他身子晃了一晃，咬紧着牙齿看着他父亲的野兽似的脸，他父亲又举起了手。

“瞧着！”他警告他父亲，握紧着拳头。

“我给你瞧！”

“算了罢，我说！”

“Aha……你！……你把父亲？……父亲？……父亲？……”

他们在这里太挤了，脚底下纠缠着一些盐包的麻袋，推翻了的木桶，木桩。

雅柯夫用拳头打开着他的打击，雪白的脸，满身是汗，咬紧了牙齿，象狼似的冒火的眼光，在父亲跟前慢慢的往后退；而那一个向他走上来，发狠的挥着拳头，凶恶得象个瞎子，仿佛突然的，很奇怪的全身耸动着——象只野猪，发狠得满身的毛都竖了起来。

“放手，好了，算了罢！”雅柯夫凶狠的镇静的说着，从草屋子的门里走到外边来。

父亲吼着，向他冲上来；但是他的打击只碰着儿子的拳头。

“瞧罢，你怎么……瞧罢……”雅柯夫挑拨着他，自己觉得比他活泼得多。

“等着罢……等忽儿……”

然而雅柯夫往侧面一跳，就向海边跑。

华西里跟着追上去，低着头，两只手伸在前面，可是，脚底下绊着了什么，就跌倒在沙地上。他很快的跪着爬了起来，坐在地上，两只手撑在沙上。这么一闹，他简直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发愁的号叫着，感觉着不满意的侮辱象在烫着他，自己觉得了衰弱的苦痛……

"你这该诅咒的！"他嗄声的叫着，伸长着项颈向着雅柯夫看，而从自己的发抖的嘴唇上吐下了一口疯狂的口沫。

雅柯夫靠在一只船上，很注意的看着他，而用手擦着挨了打的头。他的一只袖子扯破了，挂在线上，领口也撕碎了，满是汗的雪白的胸膛在太阳底下闪烁着，仿佛涂了一层油似的。他现在觉着轻蔑父亲；他以为他还要强健些呢，而现在看见父亲那么耸动着，很可怜的坐在沙地上用拳头在威吓着他，他微笑了，这是强者对于弱者的原谅而侮辱的微笑。

"我终生终世的……诅咒你！"

华西里那么高声叫喊的咒骂，使得雅柯夫不由自主的看了看海的远处，看看鱼行那边，似乎以为那边也听得见这无力的叫喊。

然而那边只有波浪和太阳。于是他向旁边吐了一口口沫，说：

"叫罢……对谁发狠呢？还不是只对你自己……咱们既然这么着，我可要说……"

"不准做声！……走开，不要见你……走！"华西里叫着。

"我是不到乡下去……在这里过冬了……"雅柯夫说，还尽在注意着父亲的动作，"我在这里好些，我知道的，不是傻子。这里轻松些……到那边去，你可要骑上我的背了，要怎样就怎样；这里，嘿，瞧罢，咬一口罢！"

他对父亲装了一个鬼脸，笑了，不怎么高声，然而那么笑着，使得华西里又冒起火来，他跳起来，抓着一支桨，就向他奔来，哑着声音的叫喊：

"对你父亲？你这是对父亲？我打死……"

然而等到他愤怒得象瞎子似的跳到了那只小船边的时候，

雅柯夫已经离得他很远的了。他在逃着，他的那只扯破了的袖子在空中飞舞的跟着他。

华西里用桨扔他，桨没有扔到，而这位乡下人又衰弱得没有气力了，伏在那只船上，用手指甲抓着木头，看着儿子，而那一个远远的在向他叫：

“怕有点难为情罢！已经花白胡须了，还要为着婆娘，凶狠得象野兽似的……Eh，你！而我是不到乡下去的……你自己去罢……你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干的……”

“雅施卡！不准做声！”华西里吼着，盖过了他的叫喊，“雅施卡！我揍死你……滚开！”

雅柯夫不慌不忙的走了。

父亲的迟钝的，疯狂的眼睛看着他走。看罢，他已经矮了些，脚仿佛没在沙里去了……他没到了腰部……没到了肩膀……连头都没下去了。没有了他……然而过了一分钟，离他不见的地方稍微远一点，他的头，肩膀，后来，整个的他又露出来了……他现在更小了……回过身来望着这边，在叫喊着什么。

“你这该诅咒！该诅咒的，该诅咒的！”华西里回答着儿子的叫喊。而那一个挥了挥手，又走了……又在沙堆背后不见了。

华西里还很久的望着那一边，直到他那不舒服的姿势使得他的背痛起来，他本来是靠在船上半躺着的。他，受了伤似的，站起来，骨头里的疼痛使得他摇摇摆摆的了。腰带缠住了他的肋骨，他用木僵的手指解开了它，拿到眼睛跟前看了看，扔在沙地上。然后，向草屋子走去，在沙地上的一个深坑前面站住了，记起了他刚才在这里摔了一跤，如果他没有摔倒，那一定捉住了儿子。草屋子里，什么都翻了身。华西里的眼睛在找着酒瓶，后来在麻布堆里找到了，就把它拣了起来。瓶塞紧紧的塞住着瓶

口，烧酒没有流掉。华西里慢慢的打开了瓶塞，把瓶口塞在自己的嘴里，想要喝了，然而玻璃瓶正敲着他的牙齿，而烧酒从嘴里流到胡子上，流到胸口。

华西里的头脑里在乱哄哄的响动着，心觉得沉重，背上疼痛得象在裂开来。

“我老了，可不是……”他自言自语的说，就在草屋门口的沙地上坐了下来。

他前面是海。波浪在笑着，象向来一样的喧闹着，玩耍着。华西里很久的看着这水，记起了儿子的贪心的话语：

“要是这里都是田地！都是黑土罢！正好耕种呢！”

极难受的感觉抓住了这位乡下人。他狠狠的擦着自己的胸脯，向四周围看了看，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他的头低低的垂下了，而背也弯下去了，仿佛一副重担压在他的背上。喉咙里紧紧的在压着。华西里咳了一阵，画了个十字，看着天。沉重的思想压住了他。

……为了他，因为一个“逛着的婆娘”①就丢开了自己的老婆，而他同老婆在勤苦的劳动里过了十五年以上的生活，为了这个缘故——上帝罚了他，叫他的儿子反抗他。这样，上帝！

儿子蹧蹋了他，撕碎他的心……他这么蹂躏父亲的心灵，杀死他还嫌不够呢！为了什么？为了个坏透的女人，过着那样烂污生活的女人！……他老头子同这女的牵缠着，忘记了自己的老婆和儿子，也是罪过……

于是上帝的神圣的震怒提醒了他，上帝经过他的儿子打击了他的心，这是公平的惩罚……这样，上帝！……

---

① “逛着的婆娘”在俄文里就是娼妓，或是“不规矩的”女子的意思。

华西里弯着背坐在那里，画着十字，时常眨着眼睛，洒下那些迷着他眼睛的眼睫毛上的眼泪。

太阳落到海里去。天上，静悄悄的熄灭着通红的霞彩。从无声的远处，向着这位乡下人的脸——被眼泪润湿着的脸——吹来了一阵暖和的风。他沉没在忏悔的思想里，一直坐到睡着。

同父亲吵架之后一天，雅柯夫同着一帮工人，坐着轮船拖着的拖船，到离着渔场三十俄里的地方去捉鲟鱼。过了五天，他一个人坐了帆船回来了——派他回来拿粮食的。他到的时候正是中午，工人们都吃了午饭休息去了。热得受不了，晒热的沙砾烫着脚底，而鱼鳞和鱼刺还在戳着。雅柯夫小心的走到木棚那边去，自己骂着自己没有穿靴子。懒得回到船上去，而且他赶紧要吃点东西，去找马尔华。在海里过着沉闷的生活的时候，他时常记起她。他现在想要知道：她见过父亲没有，父亲同她说了些什么……也许，他打了她？打她一顿是不害事的——好驯服些！她实在倔强顽皮得很……

渔场上静悄悄的，空旷得很。木棚里的窗子开着，而这些大木箱也在热得喘气呢。躲在木棚之间的伙计们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小孩子喘着，在哭。在一堆木桶背后传出了不知谁的低低的声音。

雅柯夫勇敢的向他们那边走去：他觉得他似乎听见马尔华的说话。然而，走到木桶边，向里面一看，他往后就退，皱着眉头，站住了。

木桶背后，在影子底下，深黄头发的谢略施卡胸膛朝上的躺在那里，两只手放在头底下。他的这一边坐着父亲，而那一边是马尔华。

雅柯夫想着父亲：

“他在这里干吗？难道丢了那个安静的差使，调到渔场上来，为的接近些马尔华，而不让自己去接近她？Ah，鬼！要是母亲知道了他的这些把戏！……走到他们那里去，还是不呢？”

“这样！”谢略施卡说，“就这么再见了？唔，怎么呢！走罢，去掘地罢……”

雅柯夫高兴得眨眼睛。

“我走了……”父亲说。

于是雅柯夫很勇敢的走上去，问好了：

“好朋友！”

父亲眼光一闪的看了看他，回过去了，马尔华连眉毛都没有动一动，而谢略施卡的脚踢了一踢，用沉重的声音说了：

“哪，心爱的儿子，我们的雅施卡路远迢迢的回来了！”接着又用他平常的声音说，“剥他的皮来蒙鼓，象剥小羊子的羊皮一样……”

马尔华悄悄的笑了。

“热得很！”雅柯夫坐下来说。

华西里又看了看他。

“雅柯夫，我正在等着你，”他说。

雅柯夫觉得他的声音比平常格外低些，而脸色也象是新鲜些。

“我来搬粮食的……”他通知了，就向谢略施卡要烟丝卷纸烟。

“我没有烟丝给你这傻瓜，”谢略施卡一动不动的说。

“我要回家去了，雅柯夫，”华西里很有意思的说，用指头在沙地上挖着。

"这样，怎么呢？"儿子坦白的看了看他。

"唔，你……留在这里吗？"

"是了，我留在这里……我们两个人都到家里去干什么？"

"唔……我什么也没有说的。你要怎样罢……也不是小孩子了！不过你得记着那个……我是不长久的了。活，也许还要活些时候，做工可不知道怎样了……嘿，我已经做不惯田地里的工作了……这样，你记着，你那边还有个母亲呢。"

他大概很不容易说出来：字眼象是粘在牙齿上。他抚摸着胡子，他的手在抖着。

马尔华钉住了的看他。谢略施卡眯着一只眼睛，另外一只，圆滚滚的，望着雅柯夫的脸。雅柯夫心上充满着快乐，怕表示出来，就不做声，看着自己的脚。

"不要忘记母亲……瞧着，她只有你一个儿子，"华西里说。

"那说什么？"雅柯夫蜷着身子说，"我知道。"

"那就得了，只要你知道！……"父亲不信任的看了看他，说，"我只不过说，不要忘记了。"

华西里深深的叹了口气。有几分钟，四个人都沉默着。后来，马尔华说了：

"快要打铃上工了……"

"唔，我走了！……"华西里站起来，说。大家也跟着他站起来。

"再见罢，谢尔革伊① ……你要是到了伏尔加河，也许，来看看罢？……辛昆尔县，马兹洛村，尼古洛—勒柯夫区……"

"好罢，"谢略施卡说，紧紧的握着他的手，不把它放出自己

① 谢尔革伊就是谢略施卡的本名。

的满是青筋，长着深黄的汗毛的手掌，微笑着，看了看他的忧愁的认真的脸。

"勒柯沃一尼古尔是个很大的镇……很远就有人知道的，我们离着这镇四里路，"华西里解释着。

"唔，唔……我要来的，只要有机会……"

"再见！"

"再见，好人儿！"

"再见，马尔华！"华西里很沉着的说，不看她。

她不慌不忙的用袖管擦了擦自己的嘴唇，两只雪白的手搭在他肩膀上，不做声的，很认真的，在他的巴掌和嘴唇上，亲了三个嘴。

他不好意思起来了，嘴里模糊的咕噜着什么。雅柯夫低下了头，隐藏着笑容，而谢略施卡轻轻的打了个呵欠，看着天。

"你路上热得很呢，"他说。

"不要紧……唔，再见罢，雅柯夫！"

"再见！"

他们面对面的站着，不知干什么好。悲哀的字眼"再见"，那么时常的，那么单调的，在这几秒钟里飞舞在空中，惊醒了雅柯夫心里对于父亲的温暖的情感，然而他不知道怎样表示：象马尔华那样，抱一抱父亲，还是象谢略施卡那样握一握父亲的手呢？而华西里看见儿子的姿势和脸色表现着犹豫不决的神气，心上觉得侮辱，他又感觉到了对着雅柯夫就有点儿近于害羞。这感觉，是他记起那边沙岸上的事情，以及马尔华的亲嘴所引起来的。

"这样，记着母亲呀！"最后，还是华西里说了。

"得了！"雅柯夫温和的微笑着，叫了，"你放心好了……我已

经……”

他点了点头。

“唔……完了！你们在这里过活罢，上帝保佑……不要抱怨……那个，谢列加①，那个小锅子，我埋在地里了，在那只绿船的船尾底下。

“他要那锅子干什么？”雅柯夫很快的问。

“他，派了我的差使……到那边沙岸上去！”华西里解释。

雅柯夫看着谢略施卡，又看了看马尔华，就低倒了头，隐藏自己眼睛里的快乐的光彩。

“再见罢，弟兄们……我走了！”

华西里向他们鞠了个躬，就走了。马尔华跟着他就走。

“我稍微送你一下……”

谢略施卡在沙地上躺下了，雅柯夫正要跟着马尔华走的时候，谢略施卡一把抓住了他的脚。

“TPru！那里去？”

“等忽儿！放手……”雅柯夫已经脱了出去。

然而谢略施卡又把他的另外一只脚抓住了。

“同我坐一会儿……”

“Da，唔！捣什么乱？”

“我不是捣乱……你坐下！”

雅柯夫坐下了，咬紧着牙齿。

“你要什么？”

“等忽儿！你不要做声，我想一想，再给你说。”

他威吓的用自己的傲慢的眼光看了看这小伙子，雅柯夫就

---

① 谢列加也是谢略施卡的小名。

服从了他……

马尔华和华西里不做声的走了一阵。她从侧面看着他的脸，她的眼睛奇怪的放着光彩。而华西里忧郁的皱着眉头，不做声。他们的脚陷在沙里去，他们走得很慢。

“华西亚！”

“什么？”

他看了看她，立刻又回过脸去了。

“要知道我故意使得你同雅施卡吵架的……你们其实也可以就这样在这里过活，不吵架，”她平静的说着。

“你这是为了什么？”华西里沉默了一忽儿，就问。

“不知道……就这样！”

她耸耸肩膀，笑了。

“做了件好事！Eh，你呀！”他的恶毒的声音刺着她。

她不做声了。

“你把我的小伙子带坏了，全都弄坏了！Eh-ma！妖精，你这个妖精……不怕上帝……不识羞……你干的什么？”

“那得干什么呢？”她问他，她的问话里又象是惊慌，又象是发狠的声音。

“什么？Eh，你！……”华西里心上爆发着对于她的尖锐的毒恨，叫了。

他非常之要想打她，把她踏在脚底下，踩在沙地里，用靴子踢她的胸膛，她的脸。他握紧拳头，回头看了一下。

那边，在木桶后面，雅柯夫和谢略施卡的身影耸在那里，他们的脸正对着他。

“走开罢，走！我不要揍了你……”

他差不多直对到她的脸，用悄悄的声音骂着。他的眼睛里

充满着血，胡子在抖动着。手不由自主的伸到她的头发边去，那些头发露在包头布外面。

她镇静的用自己的绿眼睛看着他。

“我要打死你，你这个娼妓！等着罢……再飞一阵子……人家会把你的脑袋都打碎呢！”

她笑了笑，不做声，之后，深深的叹了口气，给他说：

“唔，算了罢……再见！”

就陡然回转身去，往后走了。

华西里在她后面吼着，咬着牙齿。而马尔华走着，尽在用心把自己的脚放进那些清楚的华西里印在沙地上的深深的脚印里去，放进了，她就竭力用自己的脚在踏平它。这样子，她慢慢的一直走到木桶边，那里的谢略施卡迎着她问：

“唔，送走了？”

她肯定的点点头，就同他并排着坐下。雅柯夫看着她，亲热的微笑了，扯动着嘴唇，仿佛他在悄悄的说着什么，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怎么呢，送走了，可惜起来了罢？”谢略施卡又问她，说着这几句歌曲里的句子。

“你什么时候到那边去，那沙岸上？”她用问题回答他，头向海那一边点了一点。

“晚上。”

“我同你去……”

“好得很！……这我喜欢……”

“我也去！”雅柯夫坚决的说。

“谁叫你？”谢略施卡眯着眼睛问。

破钟的发抖的声音响了——叫上工了。这声音，一下接着

一下，慌慌忙忙的在空中飞过去，在快乐的波浪声之中死灭了。

“哪，她会叫我的！”雅柯夫说着，挑战似的看着马尔华。

“我？我要你干吗？”她奇怪着。

“我们说直话罢，雅施卡！”谢尔革伊严厉的说，从地上站了起来，“你要是来缠住她，我就打碎你！你拿一个指头碰一碰她，我揍死你这苍蝇！脑袋上拍一下，这世界上就没有你！我是很简单的。”

他的整个脸，整个身子，结实的手，一直伸到雅柯夫的喉咙边，这一切都肯定的表现着：对于他这都是很简单的。

雅柯夫退了一步，压住了似的说：

“等忽儿！她自己就……”

“啐，还要在这里！你是什么东西？你这狗东西，羊肉不是给你吃的，要是扔几根骨头给你，你还得说声谢谢……唔？睁着骨碌碌的眼珠子干吗？”

雅柯夫看了看马尔华。她的绿眼睛对着他的脸笑，那是侮辱的轻蔑的笑呵；而她那么亲热的侧着身子靠在谢略施卡身上，使得雅柯夫满身都流汗了。

他们并排着走了，离开了他，稍微走过了些，两个人都高声的笑了。雅柯夫把一只右脚紧紧地踏在沙里，气急的喘着，就在这紧张的姿势里僵住了。

远远的，沿着死板的黄沙的波纹，一个乌黑的小小的人影儿在动着；他的右边，快乐的强大的海在太阳底下闪烁着，而左边，直到地平线为止，尽是些沙——单调的，忧愁的，荒野的。雅柯夫看了看那个孤独的人，眨着眼睛，充满着气忿和烦恼，两只手重重的擦着自己的胸膛……

渔场上，工作沸腾起来了。

雅柯夫听见马尔华的饱满的润湿的声音，她在高声的叫着：

“谁拿了我的刀？……”

波浪响着，太阳照耀着，海在笑着。

一八九七年

瞿秋白译

因为烦闷无聊

……载客的火车喷着大股的灰色浓烟，象一根大爬虫似地消失在草原的远方，给淹没在黄色的麦海中去了。火车的闹轰轰的响声跟烟雾一块儿化入了闷热的空气，它在很短的几分钟里面打破了这个广阔、荒凉的平原的淡漠的静寂，在这个平原的当中有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因为四周就只有它这么一座房屋①，便给了人一个哀愁的印象。

火车的低沉的、充满生命的喧响朝四面散去，在无云的晴空下面消失了，那个时候车站的四周又恢复了那种压迫人的静寂。

草原是金黄色；天是浅蓝色；它们广阔得无边无际。火车站的褐色建筑立在它们的中间，正象一幅缺乏幻想的画家苦心绘出的忧郁的画的中央涂上了意外的一笔。

每天十二点钟和午后四点钟的时候都有通过草原的火车到站，每次在站上停两分钟。这四分钟便是车站上重要的而且唯一的娱乐时间：它们给站上职员带来各种的印象。

每一班车都有一大群穿着各种服装的各样的人。他们只出现了一会儿：在车窗里露出他们那些疲倦的、不耐烦的或者没有什么表情的脸，一下子就过去了。铃声响了，汽笛叫了，他们又带着一阵喧闹跑过了草原，去得远远的，向着城市飞去，在城市

---

① 草原上火车经过的地方，常常看不见一个村子；长得高高的麦子也遮住了乘客们的视线。火车站，离村子通常有六七俄里的光景。

里有的是一种热闹、紧张的生活。

对站上几个职员来说，看看这些乘客的面孔倒是挺有趣味的事；火车开走以后，他们就互相交换他们方才匆匆抓到的印象。在他们的四周躺着静静的草原，在他们的头上是那淡漠的天空，在他们的心里有一种并不怎么明显的妒忌：他们妒忌那些乘客每天经过这儿赶到某一个他们不知道的地方去，可是他们却留在这儿，给关在荒原里，好象与人生完全隔离了一样。

火车开走以后，他们还留在月台上，眼光追着那根消失在金黄色麦海中的黑带子，他们默默地回想着在他们眼前飞去的人生的印象。

他们几个人差不多全在月台上：站长，这是一个忠厚的、金黄色头发的胖子，有两撇哥萨克人的长胡髭；他的副手，一个头发浅红的年轻人，生着尖尖的小胡子；看守员路加，身材瘦小，是一个灵活的、狡猾的汉子；一个扳道员叫戈莫左夫的，身体结实，长着一部大胡子，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农人。

站长太太坐在车站门口一根长凳上，她是一个矮胖女人，很怕热。她怀里睡着一个婴孩，婴孩的脸蛋跟母亲的是一样地滚圆，一样地红。

火车下了斜坡不见了，它好象钻进地里去了一样。

这个时候站长就转身向着妻子说：

“我说，松尼亚，茶炊好了吗？”

“当然好了，”她懒洋洋地小声答道。

“路卡！你这儿来，去把路基同月台打扫干净……你瞧——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扔在这儿……”

“我知道，马特维·叶果洛维奇……”

“好……喂，怎样？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我们喝茶吗？”

"好吧，免得破例，"副站长回答。

四点钟的火车开走以后，站长马特维·叶果洛维奇便对妻子说：

"我说，松尼亚，午饭好了吗？"

于是他向路卡发出命令，总是一样的命令，他又招呼那个在他那儿搭伙食的副站长道：

"喂，怎样？……我们吃饭吗？"

副站长回答得很得体：

"照常吧……"

他们从月台走进屋子去，屋子里花很多，家具却很少，在这儿还可以闻到厨房的味道和婴孩包片的气味；他们围着餐桌坐下，谈起刚才在他们眼前一下子飞过去了的种种景象。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二等车里一个穿黄衣服的褐色小女人①，您注意到没有？真是个要命的尤物！"

"不坏，不过打扮得没有风趣，"副站长答道。

他说话总是说得短，而且很有把握，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既熟悉人生，又受过教育的人。他念完了八年制的文科中学。他有一个黑色细布面的笔记本；他喜欢把他偶尔读到的书上和报纸副刊上发表的知名人物的名言警句抄在笔记本上。在与职务无关的一切事情上面站长完全承认他是一个权威，而且很认真地听他讲话。站长尤其喜欢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的笔记本上那些聪明的警句，而且总是不断地真心称赞它们。这一回副站长批评褐色女人的话却引起了马特维·叶果洛维奇的疑问：

"那么您以为黄色跟褐色女人不相宜，是不是？"

---

① 指眼睛、头发、皮肤褐色的女人。

“我说的是衣服的样式，不是颜色，”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解释道，他小心地从玻璃罐子里拿出些蜜饯来放在一个小碟子里面。

“至于衣服样式——那又当别论，”站长同意道。

他的妻子也参加谈话，因为这个题目跟她有关系，她也能够了解。可是这种人素来不大肯用脑筋，所以他们谈得很慢，而且也很少动感情。

给静寂迷住了的草原从窗外往里看，还有那在宁静中显得异常庄严的蓝天。

差不多每一点钟都有货车来，不过押车人员全是熟人。所有这些车长都是瞌睡昏昏，让这种草原上旅行的寂寞压得紧紧的。他们有时候也讲一点路上发生的事故：在某一个地点压死了一个人啦，或者工作上的什么新闻啦，例如某人罚了钱，某人调了工作。这类新闻并没有引起人去讨论，——人们把它们全吞下去了，就象好吃的人吞下一样稀有的美味似的。

太阳慢慢地从天空落下到草原的边上，它刚刚要挨到地面，马上就变成了紫色。一片红光罩住了草原，给人唤起一种苦闷的感觉，唤起一种对于在这个荒原以外的远方的模糊的渴望。于是太阳挨到了地面，懒洋洋地走进大地里面或者大地后面去了。太阳消失以后许久，天空中还轻轻地奏着晚霞的色彩绚烂的音乐，不过它不停地在减色，温暖、静寂的黄昏来了。星星亮起来，它们在打颤，好象让地上的寂寞吓坏了似的。

黄昏一来，草原就缩小了；黑暗的夜色静悄悄地从四面八方爬到站上来。夜来了，漆黑而忧郁。

站上点起了灯火；臂板信号机的带绿色的灯光比所有的灯光更亮、更高。在它的周围是黑暗和静寂。

时时响起了钟声：这是火车到来的信号；匆忙的钟声飞过了草原，很快地在那儿消失了。

钟鸣后不多久，一道灼灼的红光从黑暗的远方飞奔过来，火车的低沉的响声叫静寂的草原颤抖起来了，列车正向着黑暗包围中的孤寂的车站滚滚前进。

车站上这个小小社会中，下层人员的生活和前面那种贵族的生活也没有多大的差别。看守员路卡整天只想跑开去看他的妻子和兄弟，他们住的村子离这儿有七俄里路。那儿有他的"家务"，每次他叫那个老成、寡言的扳道员替他"值班"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对戈莫左夫说。

戈莫左夫听到"家务"的字眼，总要大大地叹气，向路卡说：

"是的，你去吧……的确，一个人应该照应自己的家务……"

另一个扳道员阿法纳西·雅果德卡，是一个老兵，有一张红红的圆脸和一头白色的硬头发，他喜欢取笑人，作弄人。他不相信路卡的话。

"家务！"他讥笑地嚷起来，"他的老婆！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的老婆是不是一个寡妇？不然就是一个兵的老婆吧？"

"闭嘴，你这个鸟总督！"路卡轻蔑地答道。

路卡给雅果德卡起了个诨名，叫做鸟总督，因为这个老兵非常喜欢鸟。他的小屋子里，里里外外都是鸟笼、鸟窝；整天到处听得见鸟叫，一直叫个不停。给他关起来以后，鹌鹑天天不倦地唱着它们的单调的"快割，快割"，白头翁在哼它们的长篇演说，五色鸟不倦地吱吱喳喳，又唱又叫，——这就是老兵的孤独生活中的一点安慰。他工作以外的空闲时间全花在这些小鸟身上，他很亲切地、很关心地照料它们，可是对同事们他却感不到一点

兴趣。

他把路卡叫做"黄颔蛇"，叫戈莫左夫做"笨蛋"①。而且当面对他们说，他们两个都是"色鬼"，应当挨一顿鞭子。

路卡不大注意他的话；不过要是兵真的把路卡惹得动气了，路卡就会用最刻毒的话骂他好久：

"你这个军队里的老畜生，耗子吃剩的东西！你会懂得什么，你这个光棍？你一辈子就在赶大炮底下的田鸡，不然就看守团里的卷心菜……还有你来发议论的道理？快回到你的鹌鹑那儿去吧，你这个鸟队长！"

雅果德卡安静地听完看守员的辱骂以后，就到站长那儿去告状，可是站长大吼一通，说不应当拿这种小事情来麻烦他，就把兵赶走了。雅果德卡找到了路卡，就开始回骂一顿，他并不动气，安安静静地骂出一些厉害的粗话，路卡受不住连忙吐一口痰跑开了。

戈莫左夫用叹息回答老兵的责骂，他不大好意思地替自己辩护道：

"你能够做什么呢？跟这种人是没有办法的……不用说……这太不象话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你不要论断人，免得自己给别人论断②……"

有一回老兵冷笑地回答他道：

"雅各的喜鹊对任何人都是老唱一个调子！③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然而要是谁都不论断别人的话，人们就无话可说了……"

---

① 这是过去小俄罗斯人对大俄罗斯人的歧视的卑称，所以意译为"笨蛋"。

② 这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的话（第七章第一节）。

③ 这是一句成语。

车站上除了站长太太以外还有一个女人——厨娘。她的名字叫阿琳娜，年纪不到四十，生得很丑；身材矮胖，奶子垂下来成了两大堆，身上弄得很脏，而且穿得破破烂烂。她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她那张麻脸上有一对老是带着害怕的表情的细小眼睛，眼睛四周全是皱纹。她那长得并不端正的面貌上有一种奴隶性顺从的、受委屈的表情。她的两片厚嘴唇老是卷起来，好象她想哀求一切人的宽恕，跪在他们的脚边，却又不敢哭出声来似的。戈莫左夫在站上住了八个月，并没有特别注意到阿琳娜；他无论什么时候遇见她，只是简单地跟她说一声“你好！”她也同样地回答他一声。他们交谈了两三句话，便各自走开了。可是有一天戈莫左夫走到站长的厨房里，请阿琳娜给他补衬衫。她答应了，衬衫补好，她亲自给他送去。

“啊，真是多谢了！”戈莫左夫说，“三件衬衫，每件十个戈比，我一共欠你三十个戈比，——对不对？”

“是这样的，”阿琳娜答道。

戈莫左夫在想什么心事，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你从哪一省来的？”他后来问那个女人道，她这些时候一直在仔细地看他的胡子。

“从梁赞省[1]来的。”

“远得很，你是怎样到这儿来的？”

“是这样的……我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人——”

“那还可以叫人走得更远呢，”戈莫左夫叹息道。

两个人又沉默了好些时候。

---

[1] 帝俄欧俄中部的一省，共有梁赞等十二县。这是农业区域，现在是苏联莫斯科省的东南部。

"我也是这样。我是从尼热戈罗德省①、谢尔卡奇县来的。……"戈莫左夫开始说，"我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孤零零的。我从前安过家，有过老婆……和两个——孩子。老婆染到霍乱死了，孩子们呢，也就这样完结了……我呢，我让悲痛搞垮了。不——不错……后来我又想安家，可是也没有成功。机器松了；它不中用了。所以我就……离开了正路……现在我已经挣扎了三年了。"

"没有一个自己的窝真不好！"阿琳娜小声说。

"我也这样想。也许你是一个寡妇吧？"

"我还是个大姑娘。"

"不会吧！"戈莫左夫不相信地老实说。

"我敢发誓，"阿琳娜肯定说。

"你怎么没有嫁人呢？"

"谁要我呢？我什么也没有……能够引诱谁呢……而且我又生得难看……"

"不——不错，"戈莫左夫沉吟地说，他摩着胡子，开始很注意地把她打量了一番。然后他又问，她的工钱多少。

"两个卢布，五十戈比……"

"好吧。哦……我不是有三十戈比要给你吗？听我说……你今天夜里来拿钱……十点钟光景，好吗？……我会把钱给你……我们喝点茶，聊聊天来消愁解闷……我们两个都寂寞……你来吧！"

"我要来，"她简短地说，就走了。

以后，她在晚上准十点钟又来到他这里，到天亮才离开。

---

① 帝俄的一省，在伏尔加河中游，谢尔卡奇县是其中一县。

戈莫左夫并没有请她再来，也没有给她那三十个戈比。她自己到他这里来了，她恭顺而呆板，默默地站在他面前。他正躺在床上，便望了望她，身子掉向墙壁说：

"坐下。"

她坐下以后，他便警告她：

"你听我说……保守这个秘密。不要让人——人看出来！不然，对我很不好……我的年纪不小了，你也不年轻……明白吗？"

她点头答应。

他们分别的时候，他又拿他的衣服给她带去补，并且再提醒她：

"不要让一个人知道——不要一个人——人！"

他们就这样地过下去，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们的关系。

阿琳娜夜里偷偷地到他的屋里来，她差不多是爬着走来的。他却装出尊贵的样子，拿俯就的态度对待她，有时他会明白地对她说：

"你生得多么丑！"

她只是默默地微笑——这是没精打采的、犯罪的微笑，她离开他的时候，她总要带一点他交给她的工作回去做。

他们并不常常见面。不过有时候他在车站上什么地方遇见她，就会小声对她说：

"今晚上来。"

她就恭顺地到他那里去，她的麻脸上带着一种严肃的表情，好象去执行一个任务，而且她自己也知道这个任务是非常重要的。

她回家的时候，脸上又现出平日那种呆板的犯罪与惊惶的表情。

有时她会在某一个角落里，或者在一棵树后面站住，向着草原望了好久。夜色笼罩着那个地方，在万籁无声的静寂里恐怖使她的心紧了。

有一天，晚车开出以后，站上高级职员在马特维·叶果洛维奇的窗前，花园中白杨树的浓荫里举行了一个茶会。

他们在热天常常举行这种茶会，——这样给他们的单调的生活带来了一点变化。

他们谈完了火车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印象以后，就慢慢地喝茶，不做声了。

“今天比昨天还要热，”马特维·叶果洛维奇说，他用一只手把空茶杯递给他的妻子，又用另一只手揩脸上的汗。

妻子接了茶杯，说：

“今天觉得更热，是因为闷得无聊的缘故……”

“哼！……也许是这样……真的……在这种时候打打纸牌倒是好的……可是——我们只有三个人……”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耸了耸肩头，眯了眯眼睛，发音很清楚地说：

“叔本华①说，打纸牌是整个思想的破产。”

“说得真好！”马特维·叶果洛维奇感动地说，“怎么说呢？思想的破产……不——不错。谁说的？”

“叔本华，一个德国人，哲学家……”

“哲——哲学家？ 嗬……”

“这些哲学家干什么——在大学里做事吗？”站长太太苏菲

---

①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家。

亚·伊凡诺夫娜好奇地问道。

“这是……我怎么好向您解释呢?……这不是官衔，这是……姑且说，这是天赋……每个人都可以做哲学家……每个人，只要他生来就爱用思想，就有把一切事情穷根究底研究的习惯。自然，大学里有哲学家……不过你要做哲学家，也可以非常简单……哪怕你在铁路上工作也好。”

“在大学里的人，是不是收入多一点?”

“那要看他们的……智慧了。”

“啊，可是只要再多一个人，我们就可以痛快地打一场‘文特’①了，”马特维·叶果洛维奇叹息道。

他们的谈话又中断了。

云雀在蓝天里唱歌，知更鸟在白杨树枝间穿梭，轻轻地叫着。小孩在房里哭起来。

“阿琳娜在那儿吗?”马特维·叶果洛维奇问道。

“当然在，”他的妻子短短地回答。

“阿琳娜这个女人真奇特；您注意到吗，尼可拉·彼得洛维奇?……”

“奇特是平凡的最初征象，”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带着沉思的、做梦的样子讲起警句来了。

“怎么说?”站长感到兴趣地问道。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带着说服的调子把这个警句再念了一遍，他满意地眯起他的眼睛；苏菲亚·伊凡诺夫娜懒洋洋地小声说：

“您读过的东西都记得多么好……可是我读过的东西，第二

---

① 当时在俄国很流行的一种纸牌戏。

天即使打死我，我一点也记不起来……譬如我不久以前在《涅瓦》①第一期上读到一篇很有趣味、很滑稽的故事——可是究竟是什么？我连一个字也记不得了！”

“这是习惯，”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短短地解释道。

“不，这要比那个人说的好……他叫什么名字？叔本华……”马特维·叶果洛维奇带笑地说，“可以说一切新的东西都要变旧。”

“反过来说也行，因为有一位诗人说过：‘是，生活的智慧就是节省：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旧的做出来的。’”

“呸，见鬼，怎么您讲这种话……就象从筛子里筛出来一样！”

马特维·叶果洛维奇满意地笑了，他的妻子温和地微笑着，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受到了恭维，没法掩藏心里的高兴。

“关于平凡的话是谁说的？”

“巴尔青斯基②，诗人。”

“另外的一句呢？”

“也是诗人，福方诺夫③。”

“真是聪明人，”马特维·叶果洛维奇称赞两个诗人道，他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又拖长声音把两个对句念了一遍。

烦闷好象故意在作弄他们，——它一会儿把他们放松，一会儿又紧紧抓住他们。于是他们都不开口了，喝茶增加了热，他们热得喘起气来。

---

① 当时流行的图画周刊。

② 巴尔青斯基(1800—1844)，俄国诗人。

③ 福方诺夫(1862—1911)，俄国诗人。

在草原上——只有太阳。

“啊，不错，我是要说阿琳娜，”马特维·叶果洛维奇忽然记起来了。“她真是个古怪的女人，我近来留心看她，我觉得很奇怪。她好象有什么大的忧愁似的，她不笑，又不唱歌，也很少说话……你可以说她是一块木头！可是她做起事来又了不起，你们知道，她很小心地照料列利亚，对那个孩子很尽心……”

他低声说着，他不愿意阿琳娜隔着窗听见他的话。他知道不应当夸奖老妈子，免得她骄傲起来。妻子含着深意地皱起眉头打岔道：

“哼，不要讲了……你一点也不知道她！”

“我是爱情的奴隶，
我太软弱无力，
我的魔鬼，
我斗不过你！”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一面用茶匙在桌上敲拍子，一面轻轻地用朗诵的调子哼起来。他微微笑了。

“什么，你们在说些什么？她……啊，啊，你们两个人已经在编造什么了！”

马特维·叶果洛维奇哈哈大笑起来。他两边脸颊不停地颤动，一颗一颗的汗珠接连地从额上落下来。

“这个一点儿也不可笑！”他的妻子打岔道。“第一照应小孩是她的本分；第二，你没有看见她做的什么样的面包？又酸，又焦……这是什么缘故呢？”

“不——不错，面包，的确不好……应当跟她讲一下。不过，倒楣！这个……我并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她真的在害相思病！

啊，真见鬼！然而男人，他是谁？路卡席卡①吗？我得痛快地对付他一下，这个老魔鬼！或者是雅果德卡吧？那个嘴剃得光光的老混蛋！”

“戈莫左夫，”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短短地说。

“啊——啊？是那么庄重的人？哦——哦？您不是在——编造故事吧，嗯？”

马特维·叶果洛维奇对这个滑稽的故事很感兴趣。他一下子大笑起来，连眼泪也笑出来了，一下子又正经地说应当把那一对情人叫来训斥一通，后来他想象他们两个讲些什么样的情话，又忍不住哈哈大笑。

后来他出神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也做出严肃的面孔，苏菲亚·伊凡诺夫娜却卤莽地打断了丈夫的话头。

“啊，这些妖精！哼，我还要拿他们开个大玩笑！这个很有趣……”马特维·叶果洛维奇没法安静下来了。

路卡出现了，他报告：

“有电炮（报）……”

“我就去。给四十二号车发信号。”

他连忙同副站长一块儿到车站去，路卡在站上敲出短短的钟声发信号。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坐在电报机前，发电报问下一站：“我可以开出四十二号车吗？”站长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微笑地说：

“你我得跟这对妖精开一个玩笑……总之，实在烦闷无聊，哪怕笑一下也好……”

“这当然可以，”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同意道，一面叩着电

① 即路卡。

键。

他知道，哲学家应当用简洁的句子表达自己的意思。

这个让大家笑一下的机会不久就来了。

有一天夜里戈莫左夫到阿琳娜的地窖①里去，原来阿琳娜服从戈莫左夫的命令，又得到站长太太的许可，在各种各样的旧家具堆中间安放了一张床。这个地方又潮，又冷；破椅子，破桶，破木板以及各种破旧东西在黑暗中都现出可怕的形状；阿琳娜一个人在这些东西中间——她害怕得不得了，她简直没法睡觉，她躺在麦秆捆上，睁大眼睛，一直在低声背诵她记得的祷告文。

戈莫左夫来了，默默地压紧她，搂住她过了好久，后来他倦了，就睡着了。可是不久阿琳娜就惊惶地小声唤醒了他：

“季莫费依·彼得洛维奇。季莫费依·彼得洛维奇！”

“什么事？”戈莫左夫半梦半醒地问道。

“我们给锁在里面了……”

“你说什么？”他跳起来，又问道。

“有人来过……门锁上了……”

“你撒谎！”他恐怖地、愤怒地咕噜道，把她从自己身边推开了。

“你自己去看看吧，”她恭顺地说。

戈莫左夫站起来，一路上撞到各种各样东西，走到了门口，推着门，沉默了一会儿，便悻悻地说：

“那个兵干的事……”

① 这种地窖有高的屋顶和木头的墙壁，是用来存放家具什物的，通常藏得有很多冰块。不过阿琳娜用的这个地窖里大概没有冰。

门外有人快活地笑起来。

“放我出去!”戈莫左夫大声恳求道。

“什么?”这是兵的声音。

“我说,放我出去……”

“明天早晨放你出去……”兵说,就走开了。

“魔鬼,我当班,有工作!”戈莫左夫同时带着愤怒和请求地嚷起来。

“我替你工作……听我说,你安心坐下吧!……”

兵走开了。

“啊,你这条狗!”扳道员苦恼地咕哝道,“等一会儿看吧……总之,你不能把我锁起来……还有站长……你怎么对他说呢?他要问:‘戈莫左夫在哪儿——嗯?’看你怎样回答他……”

“我看这是站长本人吩咐的,”阿琳娜绝望地低声说。

“站长?”戈莫左夫吃惊地再问一遍。“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静了一会儿,又向她叫起来:“你撒谎!”

她回答他一声长叹。

“这样会闹出什么事情呢?”扳道员在离门口不远的一个木桶上坐下来,问自己道。“我多丢脸! 全是你,你这个丑妖婆,这全是因为你……哼,呸!”

他捏紧拳头,朝着她的呼吸声出来的方向做出恐吓的样子。她并不作声。

潮湿的黑暗包围着他们,——这种黑暗还含得有腌白菜气味和霉味,还有刺鼻的辛辣气味。从门缝里射进来一条一条带子似的月光。门外一列货车开出站喧闹地往前飞奔了。

“妖精,你干吗不作声?”戈莫左夫充满愤怒和轻蔑地说。“我现在该怎样办呢?你干过了好事现在就不作声吗?魔鬼,你想

想看，我们该怎么办？我躲到什么地方去遮羞呢？啊，你好上帝啊！我怎么会跟这个女人搞上了啊！……”

“我会恳求饶恕，”阿琳娜小声说。

“以后呢？”

“也许，他们会饶恕的……”

“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就说他们饶了你，以后呢？还不是该我丢脸，是不是？我不是要让大家笑够吗？”

他静了一会儿以后，又责备她、骂起她来。时间过得非常慢，可以说是慢得残酷无情。后来女人用颤抖的声音哀求他：

“季莫费依·彼得洛维奇，原谅我吧。”

“要原谅你就得把你脑袋敲一顿！”他吼道。

接着又是一阵长久的静寂，对于这两个关在黑暗里的人，这种静寂是阴郁的、压迫人的，而且充满了麻木的痛苦。

“好上帝！只要快点天亮啊，”阿琳娜苦痛地哀求道。

“你闭嘴……我就要叫你看见天亮的！”戈莫左夫威胁她道，他又狠狠地骂起她来。随后静寂和沉默又来折磨他们了。离天亮越近，时间越是残忍，好象每一分钟都故意走得很慢，好来欣赏这两个人的可笑的处境似的。

戈莫左夫后来睡着了，可是地窖旁边一只公鸡的叫声惊醒了他。

“喂，你……巫婆！你睡着吗？”他声音不大清楚地问道。

“没有，”阿琳娜长长地叹一口气。答道。

“你要不要再睡一会儿？”扳道员带着讥讽地出主意道。“喂，你……”

“季莫费依·彼得洛维奇！”阿琳娜差不多哀声叫道，“你不要生我的气！你可怜我吧！请你看在上帝儿子基督的面上——

可怜我吧！我就只有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人！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

“不要嚎——不要做人家的笑柄！”戈莫左夫严厉地打断了女人的歇斯特里的低声哀诉，这哀诉使他的心肠软了些了。“不要做声……当上帝降罚……”

他们又静静等着慢慢地到来的每一分钟。可是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一点消息。后来从门缝里射进来了太阳光，那些发光的细线切断了地窖里的黑暗。不久地窖外面响起了脚步声。有人走到门口，站了一会儿就走开了。

“刽一子手！”戈莫左夫开始叫起来，他吐了一口痰。接着又是沉默的、紧张不安的等待。

“好上帝！……饶恕我吧……”阿琳娜喃喃地说。

好象有人轻脚轻手地走到地窖跟前来了。……锁在响，接着响起来站长的严厉的声音：

“戈莫左夫！牵着阿琳娜的手走出来——唔，快点！……”

“你来！”戈莫左夫小声说。阿琳娜埋着头走到他跟前，站在他旁边。

门打开了；站长立在门口。他鞠躬行礼，并且说：

“恭喜你们新婚！请出来，音乐——奏起来！”

戈莫左夫走出门槛，就站住了，一阵乱糟糟的闹声把他吓昏了。路卡，雅果德卡，尼可拉·彼得洛维奇都站在门外。

路卡拿拳头敲一只提桶，用一种羊叫似的男高音在喊着什么；兵吹他的信号笛，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却向上伸起两只手，鼓起两边脸颊，用嘴唇吹出喇叭一样的声音：

“朋！朋！朋！朋！”

提桶发出震动的响声，信号笛叫着，嚎着。马特维·叶果洛

维奇按住腰哈哈大笑起来。他的副手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看见戈莫左夫张皇失措地站在他们面前，脸色灰白，颤抖的嘴唇上露出羞愧的微笑，他也忍不住大笑起来。阿琳娜象石头一样地站在戈莫左夫后面，头埋在胸上。

“阿琳娜对季莫费依
讲不完她的情话……”

路卡胡乱地唱着，一面向戈莫左夫做出种种难看的怪相。兵走到戈莫左夫跟前，把信号笛放在他的耳边吹着、吹着。

“喂……你们朝前走吧……啊……挽住她的手！……”站长大声说，他笑坏了。他的妻子坐在台阶上，身子摇来晃去，尖声叫起来：

“马嘉①……够了……啊！我要笑死了，”

“为着见面的一瞬间
我甘愿忍受痛苦！”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对准戈莫左夫的鼻子底下唱道。

“新郎新娘万一岁！”马特维·叶果洛维奇看见戈莫左夫向前走了一步，便领头大声喊道。四个人齐声高呼“万岁”，兵用一种干吼的低音在嚷。

阿琳娜跟在戈莫左夫的后面，她抬起头，张开嘴，两只膀子垂在两边。她的眼睛茫然朝前看，可是它们是不是看见了什么，还是一个疑问。

“马嘉，你叫他们亲嘴吧！……哈，哈，哈！”

---

① 马特维的爱称。

“新郎新娘，苦啊！”[1]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大声说。马特维·叶果洛维奇笑得站不稳了，就靠在一棵树上。提桶一直隆隆地响着，信号笛还在叫，还在嚎，还在开玩笑，路卡一面跳舞，一面唱：

“阿琳娜，啊你这个好厨娘，
给我们做一份多浓的汤！”

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又用嘴唇吹出喇叭的声音：

“朋——朋——朋！特拉——达——达！朋——朋！特拉——拉——拉！”

戈莫左夫走到职工宿舍门口，就不见了。阿琳娜还站在院子里，让那些疯狂的人包围着。他们大嚷，大笑，在她耳朵边吹口哨，而且高兴得发狂地在她四周乱蹦乱跳。她站在他们面前，脸上毫无表情，头发蓬松，又脏，又可怜，又可笑。

“新郎逃走了，可是……她还在，”马特维·叶果洛维奇指着阿琳娜对他的妻子说，忍不住又大笑起来。

阿琳娜朝着他掉过头来，突然跑过职工宿舍门前，逃到草原里去了。口哨、叫唤、笑声从后面追上去。

“够啦！让她去吧！”苏菲亚·伊凡诺夫娜叫道。“让她慢慢地清醒过来。她还得做午饭呢。”

阿琳娜跑进了草原，在那儿，在铁路征用土地的后面突出来一长条麦穗高耸的麦田。她慢慢地走着，好象在专心想事情一样。

“怎么样，怎么样？”马特维·叶果洛维奇又向那几个参加这

---

① 在旧俄婚宴中，来宾要新人接吻时，就举杯祝他们健康，说：“苦啊！”意思是“酒很苦，客人喝得没有兴致。”

场玩笑戏的人问道，他们正在谈论关于新婚夫妇行为的各种详细情节。大家都笑了。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居然临时找到了一句应景的名句：

“看见可笑的事便笑，老实说，
这不是一桩罪过！”

他说给苏菲亚·伊凡诺夫娜听了，接着又强调地加上一句：“可是笑得太多——对健康有害！”

这一天站上的人的确笑得多，可是吃得坏，因为阿琳娜并没有回来做饭，只好由站长太太亲自动手了。然而这一顿味道不好的午饭也不曾减少大家的兴致。戈莫左夫一直躲在职工宿舍里面，到他当班的时候才走出来。他一出来就让人叫到站长办公室去。在那儿尼可拉·彼得洛维奇便向戈莫左夫发出种种问题，要他讲他怎样“勾引”他的美人，引得马特维·叶果洛维奇和路卡不停地哈哈大笑。

“因为事属创举，它便是第一等罪过，”尼可拉·彼得洛维奇对站长说。

“这是罪过，”那个庄重的扳道员勉强做出不自然的笑容说。他明白，要是他讲起来把阿琳娜形容得很可笑，别人就会少笑他了。他便讲道：

“起初她向我做媚眼。”

“做媚眼?! 哈——哈——哈！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您想象看，象她这样丑的面孔居然做起媚眼来？妙极了！”

“就是说，她做媚眼，我看见了，就在心里想道：——我不上你的鬼当！后来她就对我说：‘你要我给你缝衬衫吗！’”

“可是‘缝纫在那里并不重要’……”尼可拉·彼得洛维奇插

嘴说，他又向站长解释道："您知道，就是涅克拉索夫① 的句子，他的诗《富女与贫女》里的句子……季莫费依，讲下去吧！"

季莫费依便继续说下去，起初他还很勉强，后来这些谎话渐渐地使他兴奋起来了，因为他看出来他的谎话对他有好处。

然而他所讲到的那个她这时候却躺在草原里。她已经走进了麦海的深处，重重地扑倒在那儿的地上，一动也不动地在地上躺了好久。后来太阳把她的背烤得再也不能忍受火烧一样的日光了，她便翻过身来，胸口朝上地躺着，两只手蒙住脸，不要看见天，天太清明了，也不要看见天上的太阳，太阳太光辉了。

在这个被耻辱压倒的女人的四周，麦穗发出来沙沙的喧噪，数不清的蟋蟀担心地唧唧叫个不停。天很热。她拚命想背诵祷告文，可是她记不起来了：在她的眼前那几张笑成了怪相的脸一直转来转去，在她的耳边响着路卡的男高音，信号笛的叫吼和人们的哈哈大笑。也许是这个，也许是炎热把她的胸口压得紧紧的，她便拉开短衫，让她的身体露在日光下面，她希望这样她会呼吸得更畅快些。太阳烤着她的皮肤的时候，好象有一种类似胃热的感觉在钻她的心。她一阵一阵地深深叹气，喃喃说：

"好上帝！……饶恕我吧……"

传到她耳里来的回答就只有麦穗的沙沙的响声和蟋蟀的唧唧的哀鸣。她把头抬到麦浪上面的时候，她看见麦浪的金色光波，看见离车站远远的峡谷里耸立着的水塔的黑烟囱，还看见车站的屋顶。天空的蔚蓝色圆顶罩着无边无际的黄色平原，平原上再没有别的东西，阿琳娜觉得大地上就只有她孤零零一个人，她就躺在大地的中心，绝不会有一个人来分挑她这个沉重的孤

① 涅克拉索夫（1821—1877），俄国诗人。这里的一句诗是从他的《贫女与富女》（尼可拉·彼得洛维奇说是《富女与贫女》）中引来的。

寂的担子——绝不会有一个人……

到了傍晚，她听见有人在叫：

"阿琳娜——娜！阿利席卡，见鬼——鬼！"

一个声音是路卡的，另一个是兵的。她愿意听到第三个人的声音，可是他并不唤她，她就伤心地哭起来，连串的眼泪很快地从她那长麻子的脸颊上流到了她的胸口。她哭着，把她的光着的胸膛在干燥、温暖的地上擦来磨去，只是为了不要再感觉到这种越来越使她难过的胃热。她哭了一阵又不哭了，她极力忍住她的呻吟，好象她害怕别人听见了会禁止她哭似的。

后来夜来了，她站起来，慢慢地走回车站去。

她到了车站，背靠在地窖的墙上，眼睛望着草原，在那儿站了许久。货车来了又去了；她听见兵向着车长们讲她的丑事，又听见车长们的哈哈大笑。笑声在荒凉的草原上远远地散布出去，草原上金花鼠的吱吱叫声还隐隐约约地听得见。

"好上帝！饶恕我吧……"女人叹息地说，她紧紧靠在墙上。可是这几声叹息并没有减轻压在她心上的那个重量。

快到早晨的时候，她很小心地偷偷走进了车站的顶楼，用她平日晾衣服的绳子结成圈套在那儿吊死了。

两天以后人闻到尸首的气味，才发现了阿琳娜。起初大家害怕得不得了，后来便动手研究这件事情里面究竟谁有错。尼可拉·彼得洛维奇确确实实地证明这是戈莫左夫的错。站长便对着扳道员的嘴打了一拳头，严厉地命令他不要声张出去。

官厅派了人来进行审讯。后来查明阿琳娜患了忧郁病……就叫线路工人把她抬到草原上去埋在那儿。这个命令执行了以后——车站上又恢复了秩序和宁静。

车站上的居民又开始过他们那种一天四分钟的生活，让烦

闷、孤寂、闲懒，炎热折磨得没有办法，而且带着羡慕的眼光望着在他们面前飞奔过去的火车。

……冬天，暴风雪带着怒号、狂吼在草原上大活动、把小小的车站包围在雪片和风声里的时候——站上居民的生活越发烦闷无聊了。

一八九七年

巴　金译

草　原　上

我们离开彼列科普①的时候，心里不痛快极了——饿得跟狼一样，恨全世界的人。在接连十二个钟头里面，我们用尽了我们的本领同努力，想偷一点儿或者挣一点儿东西来，都不行。到最后我们相信不论是这件事或者那件事我们都办不到，就决定再朝前走。到哪儿去呢？总之——再朝前就是了。

我们准备完全顺着我们已经走了很久的生活的道路再朝前走——这是我们每个人默默地决定了的，而且也明白地表露在我们的饿眼的怒光里面。

我们一共三个人；我们大家认识还不久，是在第聂伯河岸上赫尔松②的一家小酒店里碰见的。

一个是铁路上护路队的兵，后来——好象做过线路领工员，是一个红头发、有气力的人，有一对冷冷的灰色眼睛；他会讲德国话，而且有很丰富的监牢生活的知识。

我们这位兄弟不爱多讲自己过去的事情，在这上面他多多少少总有些充足的理由，所以我们大家互相信任——至少在外表上是信任的，因为在内心，我们每个人连自己都不大信任呢。

我们的第二个伙伴是个清瘦、短小的人，他老是带着怀疑的样子噘起两片薄嘴唇。他讲起自己来，还说他以前是莫斯科大

---

① 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南部大陆的地峡。

② 赫尔松区在乌克兰，赫尔松城在第聂伯河的右岸上。

学的学生——我和那个兵都把这个当成事实。实际上不管他从前什么时候做过大学生也罢，侦探也罢，小偷也罢，在我们看来，那完全是一样的，——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在我们认识的时候，他是跟我们平等的：他挨饿，在城里受到警察的特别的注意；在乡下受到农人们的猜疑，他怀着那种受虐待的饥饿的走兽的怨恨恨这两种人，梦想着普遍地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报仇——总之，不管从他自己在大自然的皇帝和生命的主宰们中间的地位来说，或者从他的心境来说，——他都是我们的田野里生长出来的果子。

第三个是我。由于我从小生就的谦虚，我决不讲我的长处，可是我不愿意在你们面前显得天真坦白，所以我也不讲自己的缺点。不过，也许可以说供给一点关于我的性格的材料吧，我得说，我一向都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而且一直到今天还好好地保持着这个见解。

就这样地，——我们离开了彼列科普，朝前走去，我们在打牧羊人①的主意，人在他们那儿总可以讨到面包，而且他们很少拒绝过路人的这种要求。

我跟兵两个人并排走着，“大学生”跟在我们后面。他的肩膀上挂着一件类似短外衣的东西；在他那瘦得见骨头的、剪得光光的尖脑袋上面，安放了一顶破烂不堪的宽边帽子；一条有各种颜色补钉的灰裤子紧紧贴在他的瘦腿上，他还用他的衣服里子搓成了细绳，把他用大路上拾来的靴筒子改做的东西绑在脚底，他管这个制造品叫做“草鞋”②。他默默地走着，踢起很多的尘土，一面闪着他那对带绿色的小眼睛。兵穿一件红洋布的衬衫，

① 特别指鞑靼人的牧羊人。

② 古希腊人穿的一种草鞋。

据他自己说，这是他“亲手”在赫尔松得来的；他还在衬衫上面加了一件暖和的棉背心，脑袋上戴了一顶颜色模糊的军帽，而且照着军队的规矩帽檐斜扣在右眉上面。一条宽大的乌克兰牛车赶车人穿的紧口灯笼裤在他的腿上摇来晃去。他光着脚。

我也是穿得破破烂烂，而且光着脚。

在我们的四周，草原象巨人张开两只胳膊似地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无云的天空的炎热的蓝色圆顶罩在它上面，它象一个滚圆的黑色大盆子，摆在那儿。灰色的、满是尘土的大路象一根宽带子似地把草原切断了，这条路烧着我们的脚。我们常常看见一块一块鬃毛似的新割的谷田，象那个兵的好久没有修过的脸颊象得很出奇。

兵一边走，一边用沙哑的低音唱着：

“……我们唱歌赞美你的神圣的复活。”

他从前在军队里服役的时候，他在营部礼拜堂中担任过礼拜堂司事一类的职务，他知道数目多得数不清的赞美诗、诗篇和短颂歌，而且每逢我们谈话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就滥用起他的这种知识来。

在我们的前面，地平线上生出来一些轮廓柔和、浓淡适中的从浅紫色到淡红色的形体。

“不用说，这是克里米亚群山，”“大学生”说。

“群山？”兵叫起来，“朋友，你看见它们未免太早一点儿。这是云。你瞧，这就跟加了牛奶的蔓越橘果冻一样。”

我说，倘使那些云真是果冻做成的话，那是多快活的事。

“啊，见鬼！”兵吐一口唾沫，骂起来。“一个活的人也碰不到！一个人也没有……只好象冬天的熊那样舔自己的脚掌

了……”

“我早说过我们应当往人烟稠密的地方去，”“大学生”用教训的口吻说。

“你早说过！”兵生气了。“你有学问，所以非说话不可。这种人烟稠密的地方在哪儿？——鬼才知道它们在哪儿！”

“大学生”噘着嘴，不响了。太阳落下去了。地平线上的云变幻出各种各样的色彩，都是用言语形容不出来的。空气里有一种土同盐的气味。

这种干燥适口的气味反倒增加了我们的食欲。

胃里在吸吮。这是一种古怪的而且不舒服的感觉：好象我们身上全部肌肉里的汁水慢慢地流到什么地方去，发散了，于是肌肉失掉了它们的有生机的伸缩性。一种刺痛的、干燥的感觉填满了口腔和咽喉，我们的脑袋发昏，眼前有好些黑点子时隐时现。有时候这些黑点子变成了几块冒热气的肉，几大块圆面包的形状；回忆给这些“过去的幻象，无声的幻象”带回来它们所特有的香味，这时候胃里真象有一把刀子在绞着一样。

然而我们仍旧朝前走着，互相描述我们的感觉，一边用锐利的眼光望着四面八方——看看是不是什么地方有羊群，同时还小心地倾听着——是不是有运水果到亚美尼亚市场去的鞑靼人的车子的尖锐的嘎吱声。

可是草原是空的，静寂的。

在这个艰苦的日子的前一天，我们三个人一共只吃了四磅黑面包和五个多西瓜，却走了四十维尔斯特的光景——这是入不敷出！我们在彼列科普的市场上睡去以后就让饥饿弄醒了。

“大学生”很有道理地劝我们不要躺下睡觉，要在夜里干点事情……可是在规矩人的社会里不便大声谈起侵害私有财产的

计划，所以我现在不讲了。我只想老老实实地叙述事实，说粗野的话对我也没有好处。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文化水平很高的时代里面，人一天比一天地变得心软了；即使在他们捏住自己亲人的喉咙、明明要勒死他的时候，他们也是竭力要做得尽可能地和善，并且还要遵守这种场合中所应有的一切礼节。我自己的喉咙的经验使我不得不指出这种道德上的进步，我怀着一种愉快的确信的感觉承认，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都在改善。这种可惊的进步特别是从监牢、酒店、妓院的数目每年在增加的这个事实上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这样，我们咽下了饥饿的口涎，竭力试用友情的谈话来制止胃里的剧痛，一面在落日的带红色的光辉里继续走过这荒凉、静寂的草原；在我们的前面，太阳慢慢地落进那些被日光渲染成绚烂的彩色的轻云里去；在我们的后面和两边，一片浅蓝的暗雾从草原升向天空，使我们四周阴沉沉的地平线显得更窄小了。

"弟兄们，我们拾点柴火来生营火吧，"兵说，他在大路上捡起一小块木头来。"我们得在草原上过夜了——有露水！干牛粪，随便什么树枝——都拿来！"

我们便散开到路旁去拾枯草，和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每次我要朝地上躬下身子的时候，我身休里面就发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扑下去吃这又黑又肥的土，吃它许多，吃到我不能再吃了，然后——睡去。即使长睡不醒，也还只是要吃，要嚼，要感觉到又热又浓的粥从嘴里慢慢地经过干瘪的食道，达到那个正在给一种想吸收点东西进去的欲望折磨着的胃。

"即使找到点什么根也好……"兵叹口气说。"可以吃的根倒是有的……"

可是在这已经耕过的黑色土地上什么根也没有。南方的夜

来得快，太阳的最后的光线还没有消失，星星就已经在深蓝色的天空闪耀了，我们四周的黑影越来越密地合在一块儿，把无边无际的平坦的草原弄得更窄小了。

"兄弟们，""大学生"小声说，"那儿左面有一个人在躺着……"

"一个人？"兵带着怀疑的口气说。"他为什么躺在那儿呢？"

"去问一下吧。他多半有面包，既然他在草原上待下来了。"

兵朝躺着人的那一面望了望，坚决地吐了一口唾沫说：

"我们到他那儿去。"

只有"大学生"的尖利的绿眼睛能够辨认出来：在大路左边大约五十俄丈① 远的地方隆起的一堆黑东西是一个人。我们朝他那儿走去，踏着耕地上的土块急急走着，同时我们感觉到在我们身上新产生的得到食物的希望反倒加强了饥饿的痛苦。我们已经走近了，——那个人一动也不动。

"也许，这不是人，"兵不痛快地说出了大家共同的思想。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疑惑马上消散了，因为地上那堆东西突然动起来，长起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真正的活人，他跪着，朝我们伸出一只胳膊，用一种低沉的、颤抖的声音说：

"不要走近——我开枪了！"

沉闷的空气里响起一个空的、短短的枪声。

我们好象得到了命令似地站住了，这种不客气的迎接使我们惊愕地沉默了几秒钟。

"这个混……混蛋！"兵意味深长地喃喃说。

"嗯——是的，""大学生"沉思地说。"带着手枪上路……分

---

① 一俄丈合中国尺六尺六寸。

明是一尾鱼子很多的鱼……”

“喂！”兵叫道，他显然打定了主意了。

那个人不改变一下他的姿势，也不作声。

“喂，你！我们不来碰你，——只要你给我们面包——有吗？给吧，兄弟，为了基督的缘故！……你这个坏蛋，该挨咒的！”

兵的最后一句话是轻轻地讲出来的。

那个人不响。

“听见没有！”兵又说，声音里带着愤怒和失望的战栗。“跟你说，给面包！我们不走近你……把面包扔给我们……”

“好，”那个人短短地说。

他很可以对我们说：“我亲爱的兄弟们！”而且倘使他在这几个字里面注进了一切最神圣、最纯洁的感觉，它们使我们兴奋，使我们恢复人性的程度也赶不上这个简单的、低沉的“好”字！

“你不要害怕我们，好人，”兵温和地微笑道，也不管那个人能不能看见他的笑容，因为那个人跟我们相隔至少也有二十步。

“我们是些老实人，从俄罗斯到库班去……路上钱花光了，身边带的东西都吃光了——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什么也没有进嘴了……”

“接住！”那个好人说；他的手在空中往上一挥。一块黑色的东西飞过来，落在离我们不远的耕地上。“大学生”马上冲过去拾起它来。

“再接住！再多就没有了……”

“大学生”把这珍奇的礼物聚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看出来我们有着将近四磅硬的小麦面包。它上面粘了泥土，而且很硬。硬面包比软面包容易使人饱，它里面含的水分不多。

“这一份……又这一份……又这一份！”兵专心地在分那几

块面包。"等一下……不平均！学者，应当把你的拧一小块下来，不然他就少了……"

"大学生"没有争辩地忍受了一小块大约五所洛特尼克[①]重的面包的损失；我接过它来，放进了嘴里。

我开始嚼它，慢慢地嚼，很不容易制止我那可以咬碎石头的牙床的痉挛性的摇动。感觉到食道的搐动并且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去满足它，这给了我很大的快乐。暖和的、形容不出地好吃的小东西，一口一口地渗进胃里去，好象立刻就化成血和脑髓了。一种快乐——这么奇怪的、平静的、苏生的快乐温暖了我的心，而且这是跟我的胃充实的程度成正比例的。我忘记了那些可诅咒的慢性饥饿的日子，我忘记了我那两个同样地浸在我所经验到的快感里的同伴。

可是我把手掌里最后几小块面包丢进嘴里的时候，我还是想吃得不得了。

"他这个坏蛋那儿一定还剩得有油或者肉一类的……"兵不满意地咕噜道，他坐在我对面的地上，两只手在摸他的胃。

"一定有，因为面包上有肉的气味……而且面包一定也剩得有，""大学生"说，他又小声地加上一句："要是没有手枪……"

"他是什么样的人？"

"分明是我们一类的人……"

"一条狗！"兵断定说。

我们大家靠近地坐在一块儿，望着我们那位带手枪的恩人坐的地方。从那儿并没有声音，也没有任何生命的征象传到我们这边来。

---

① 所洛特尼克，旧俄重量单位，等于九十六分之一磅。

夜在四周聚拢它的黑暗的力量。草原上是死一般地静寂,——我们听到了彼此的呼吸声。有时候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只金花鼠的忧郁的吹哨声。星星——天上的鲜花——在我们的头上发光……我们想吃。

我现在骄傲地说——在那个有点古怪的夜里,我既不比我那两个偶然遇到的同伴坏,也不比他们好。我向他们提议,起来找那个人去。我们用不着碰他,不过我们可以把在那儿找到的东西吃它一个精光。他也许会开枪,让他开吧!三个人里面他只能够打中一个——要是果然打中的话;而且即使打中了,连发手枪的子弹也不是容易致命的。

"我们去!"兵跳起来说。

"大学生"起来得慢一点儿。

我们便走去了,差不多是跑去的。"大学生"总是走在我们后面。

"朋友!"兵带着责备的口气对他嚷道。

迎着我们传来喃喃的抱怨声和扳机的尖锐的声音。于是火光一亮,响起一下震空的枪声。

"没有打中!"兵快乐地嚷道,他一跳就跳到那个人面前了。"喂,魔鬼,你敢!……"

"大学生"扑到背包上面去。

可是"魔鬼"跪不稳了,他仰天倒了下去,摊开两只手,喉咙呼呼地响……

"搞什么鬼!"兵惊愕地说,他已经提起脚来,想给那个人一下。"难道是他自己在呻吟?你!你怎么了?你打中了你自己吗?"

"又是肉,又是什么饼,又是面包……多得很,兄弟们!""大

学生"欢喜得大声嚷起来。

"那么，见你的鬼去！你死吧……我们来吃！"兵大声说。我拿开那个人手里的连发手枪，他的喉咙已经不响了，现在静静地躺着。手枪里还有一颗子弹。

我们又吃起来，一声不响地吃着。那个人躺在那儿，他也不作声，四肢动也不动一下。我们不去理他。

"亲弟兄们，难道你们这么干就只是为了面包吗？"忽然传来了颤抖的叫声。

我们大家都吓了一跳。"大学生"甚至于哽住了，弯下头咳起嗽来。

兵嚼完了一块，开始骂道：

"你这狗的灵魂，叫你象干木头一样地裂开才好！你想我们会剥你的皮吗？你的皮对我们有什么用处？你这笨蛋的嘴脸，肮脏的灵魂。哼！——随身带着武器，开枪杀人！你这个坏蛋……"

他边骂边吃，因此他的咒骂就失掉精彩和力量了。

"你等一下，我们吃完了再来跟你算账，""大学生"不怀好意地咕噜道。

这时候在夜的静寂中响起了叫我们惊颤的哭号声。

"弟兄们……难道我早知道吗？我开枪……因为我害怕。我从新阿冯①来……到斯摩棱斯克省②去……天呀！热病弄得我苦死了……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我的灾难就来了！为着热病，我才离开了阿冯③……我在那儿做细木匠……我是个细木

---

① 新阿冯是帝俄时代黑海岸上库塔依城的一个修道院。

② 旧俄西部的一省。现在斯摩棱斯克城是苏联工商业的一个中心。

③ "新阿冯修道院"又叫做"阿冯修道院"。

匠……家里有个老婆……两个女儿……有三年，近四年没有看见她们了……弟兄们！都吃掉吧……"

"会吃光的，不用你请，""大学生"说。

"上帝爷！要是我知道你们是和平、良善的人……难道我还会开枪吗？可是这儿，弟兄们，是草原，夜……我会有罪吗？"

他边说边哭，说得正确点——他发出一阵颤抖的、恐惧的哭号。

"就这样哭哭啼啼的！"兵轻蔑地说。

"他身上一定带得有钱，""大学生"提出来说。

兵眯起眼睛，望着他，微笑了。

"你啊，——眼力倒不坏……现在我们生起营火来，大家睡吧……"

"他呢？""大学生"问道。

"让他见鬼去！难道我们要把他烤起来吗？"

"倒应当这样，""大学生"摇晃着他的尖脑袋说。

我们去聚拢柴火，那是我们已经拾好了、听见细木匠的喊声才扔下来的，我们把它们拿了来，不多久我们就围了营火坐起来。营火在这无风的夜里慢慢地燃着，照亮了我们占的一小块地方。我们渐渐地瞌睡了，虽然我们还能够吃一顿晚餐。

"弟兄们，"细木匠唤道。他躺在离我们三步远的地方，有时候我还觉得他好象在低声讲着什么似的。

"嗳？"兵说。

"我可以到你们那儿……到火旁边来吗？我的死期到了……骨头痛！天呀！我知道我到不了家了……"

"你爬到这儿来吧，""大学生"允许道。

细木匠好象害怕失掉一只手或者一只脚似地慢慢靠着地面

爬到营火旁边来。这是一个身材高大、却瘦得可怕的人；他身上的各部分好象都在摇动似的，他那一对昏暗的大眼睛反映出来那个正在折磨他的病痛。他那张扭歪的脸瘦得见骨，而且就是在营火的照耀下也现出一种土黄色的、死人的颜色。他浑身打颤，使人对他起一种轻蔑的怜悯心。他把他的又长又瘦的手向着火伸过去，一面在搓他那些只剩骨头的手指，它们的关节迟钝地、缓慢地弯曲着。总之，瞧他一眼就使人起一种厌恶的感觉。

“为什么你——是这种样子——步行的？不肯化钱吗？”兵不高兴地问道。

“有人劝我……他们说，不要走水路……还是走克里米亚——他们说空气好。可是现在我不能够再走了……我要死了，兄弟们！我会孤单地死在草原上……给鸟来啄吃，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老婆……女儿会等着我——我给她们去过信的……可是我的骨头会给草原上的雨水冲洗了……天呀，天呀！”

他象一只受伤的狼似地哀号着。

“啊，魔鬼！”兵生气了，跳起来，叫道……“你在哭些什么？你为什么不让人安静？要断气吗？好，就断气吧，不过你给我闭嘴……”

“我们躺下来睡吧，”我说，“你呢，要是你想待在火旁边，那么就不要号，给你讲老实话……”

“听见吗？”兵凶狠地说。“喂，你要明白点。你以为我们因为你对我们扔过面包、开过枪，就会来照顾你吗？你这个哭丧脸的魔鬼！要是遇到别人的话，……呸！……”

兵不作声了，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大学生”已经躺着了。我也躺下来。那个受惊的细木匠缩

做一堆，移近火旁边，开始默默地望着火。我听见他的牙齿打颤的声音。"大学生"躺在左边，蜷做一团，好象马上睡着了。兵把两只手枕在脑袋下，望着天空。

"多好的夜晚，呀？多少星星……"他对我说。"天空——是一幅被子，不是天空。朋友，我爱这种流浪的生活。它又冷又饿，可是却非常自由……你上面没有什么上司……就是你要咬掉自己的脑袋——也没有人跟你讲一句话。这几天我挨过饿，生过气……可是现在呢，我却躺在这儿，望着天空……星星在对我眨眼，好象说：不要紧，拉古金，去走走，见识见识，在这个世界上对谁都不要退让……我心里快活……可是你，——你怎么啦？喂，细木匠，你不要生我的气，也不要怕什么。我们吃了你的面包，这不算什么——你有面包，我们却没有……我们就吃了你的……可是你这个野人却向我们开枪……难道你不懂子弹能够打伤人吗？我刚才很生你的气，要不是你自己摔倒了，兄弟，我就会为了你的无礼揍你一顿。至于面包——你明天走到彼列科普，就在那儿买吧，——不用说，你是有钱的……你这个热病得了很久吗？"

兵的低沉的声音和害病的细木匠的颤抖声在我的耳朵里还响了好久。阴暗的、差不多是漆黑的夜越来越低地朝地面降下来，新鲜的、潮润的空气流进了我的胸中。

营火里散出平稳的光和令人感到舒适的热气……我的眼睛闭上了。

"起来！快！我们就走！"

我吃惊地睁开眼睛，连忙跳起来，兵用力拉我的手，帮忙我站稳了。

"喂,快! 大步走!"

他的脸上带着严重的、惊惶不安的表情。我朝四周一看。太阳正在上升,粉红色的晨光已经射在细木匠的凝住不动的发青的脸上。他的嘴开着,眼睛远远地突出在眼眶以外,眼光呆板地望着,现出恐怖的样子。他胸前的衣服全给撕破了,他躺在那儿,身子弯曲得很不自然。"大学生"不在了。

"喂,看够了吧! 我说,走!"兵拖着我的手激动地说。

"他死了?"我问道,早晨的凉气使我颤抖起来。

"当然。要是勒你,你也死的,"兵解释道。

"勒他的……是'大学生'吗?"我嚷起来。

"那么,还有谁? 也许是你吧? 不然就是我吧? 原来是那位学者……他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人……却把自己的同伴扔在陷阱里面。要是我早知道这个,我昨天就把这个'大学生'弄死了。只要一下就可以把他弄死了。一拳打在他的太阳穴上……世界上就少了一个坏蛋了! 你瞧他干的好事,你懂吗? 现在我们得马上就走,不要让一只人眼看见我们在草原上。你懂得了? 因为——今天人们就会找到这个细木匠,就会发见他让人勒死了,还抢走了钱。他们就会来追究我们这一类人……从哪儿来,在哪儿过夜? 就说你我身上什么也没有……可是他的手枪在我的怀里! 这个诡计!"

"扔掉它吧,"我劝兵道。

"扔掉?"他沉吟地说……"这是值钱的东西……不过也许我们还不会给人抓到吧?……不,我不扔……谁又知道细木匠身上带得有武器呢? 不扔……它大概值三个卢布。里面还有一颗子弹……唉,可惜! 我只想把这颗子弹打进我们那个亲爱的同伴的耳朵里去! 他这条狗搜括去了多少钱,——啊? 该死的!"

"还有细木匠的女儿……"我说。

"女儿？什么女儿？哦，这个人的……啊，她们会长大的，她们又不会嫁给我们，我们用不着去谈她们……兄弟，快点走吧……我们应当朝哪儿走呢？"

"我不知道……都是一样。"

"我也不知道，我也知道都是一样。还是朝右面走吧——海应当在那边。"

我们就朝右面走了。

我回过头来朝后面瞧。离我们远远地，草原上突起一个黑黑的小堆，太阳光正照在那上面。

"你是在瞧他有没有活起来吗？不要害怕，他不会站起来追我们的……那个学者明明是个熟手，他把他彻底解决了……啊，这个好同伴！他可害够我们了！唉，兄弟！人在变坏，坏人一年比一年地多起来了！"兵悲哀地说。

草原静寂而荒凉，充满了早晨的鲜明的太阳光，在我们的四周伸展开去，在地平线上跟天空溶合在一块儿了，现出一片这么明朗，这么和善，这么强烈的光芒，使人觉得在蓝色圆顶覆盖下面的这一片自由的原野的广大地区中间，不可能有任何黑暗的不公平的事情。

"真想吞点什么东西进去，兄弟！"我的同伴一边卷纸烟一边说。

"今天我们吃什么，又在哪儿吃，又怎么吃呢？"

这是一个问题！

…………

说故事的人（我的病床旁边的邻人）在这儿结束了他的故事，他还对我说：

“就这样完了。我跟这个兵非常要好，我们一块儿一直走到卡尔斯省①。这是一个善良的、有经验的家伙，一个典型的流浪汉。我敬重他。一直到小亚细亚，我们都是一块儿走的，可是到了那儿我们就失散了……”

“您有时候会记起细木匠吗？”我问道。

“就象您刚才看见的，或者应当说——就象您刚才听见的那样……”

“那么……不觉得什么吗？”

他笑了。

“关于这件事我应当有什么感觉呢？在他遇到的事情里面我并没有责任，就象在我遇到的事情里面你也没有责任一样……而且不论哪一个人在任何一件事情里面都没有责任，因为我们大家都一样地是——畜生。”

一八九七年

巴　金译

---

① 以前是帝俄外高加索的一省。

二十六个和一个

（诗　篇）

我们是二十六个人，是二十六台活机器，被关闭在阴湿的地窖里。我们从早到晚在地窖里揉面粉做花卷①和面包圈②。我们地窖里的窗户都向着一个挖出来的土坑，坑边砌着潮湿得发绿的砖头；窗框打外面钉上了很密的铁丝网，太阳光穿不透蒙着一层粉尘的玻璃，照不进我们的地窖来。我们的老板把窗户都用铁丝网钉死，使我们不能把他的食品递给外面的乞丐和我们的那些因为失业而挨饿的伙伴。我们老板说我们是小偷，伙食里没有肉，只给我们吃些发臭的杂碎。

我们在石头箱子里生活又憋气又拥挤，头顶上是又低又重的天花板，上面满是油烟和蜘蛛网。在沾满了污泥和霉斑的厚厚的墙壁中间我们感到沉重而恶心……我们每天早上还没有睡够，五点钟就得起床，昏昏沉沉，没精打采，到六点时已经在桌台旁边坐下来用发面做花卷，发面是伙伴们在我们还在睡觉时给我们准备好了的。每天从早晨直到晚上十点钟，我们中的一些人坐在桌台旁边用手搓着有弹性的发面，还要摇晃着不让它变硬；同时另一些人用水和着面粉。锅里煮着花卷，锅里的开水整天沉闷而忧愁地呜咽着，烤花卷司务的铁铲蛮狠而迅速地把炉

① 原文крендель，是一种用发面拧成象8字形的面食，一般是甜的。

② 原文сушка，是一种薄而干的小面包圈，先煮熟了再烘烤成的。

底捅得沙沙作响，把一块块煮得溜滑的面团抛到滚烫的砖头上。炉子的一边从早到晚烧着木柴，火焰通红的反光在作坊的墙壁上跳跃，象在无声地嘲笑我们。巨大的炉子活象神话里怪兽畸形的脑袋，它象是从地下伸出来，张开了满是明晃晃的火焰的大嘴，向我们喷吐着热气，还用顶上活象两只黑漆漆的眼窝的通风口望着我们没完没了地干活。这两个深窝好比两只眼睛——怪兽残忍而无畏的眼睛，老是用同样暧昧的眼光瞅着，仿佛对奴隶们瞅得厌烦了，已经不再指望从他们那儿能得到任何有人性的东西，所以才用智慧的冷眼鄙视着他们。

我们日复一日在面粉的尘雾里，在被我们双脚从院子里踩进来的污泥里，在臭气扑鼻的闷热里搓面团和做花卷，我们的汗珠滴进面团里，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怀着强烈的憎恶。我们从来不吃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东西，我们宁愿吃黑面包而不愿吃花卷。我们面对面坐在长桌旁，九个对九个，一连好几个钟头机械地摆动着胳膊和手指，对自己的工作熟练到已经再也不必用眼睛看自己的动作了。我们彼此熟而又熟，以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伙伴们脸上所有的皱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交谈的了，我们对这已经习以为常，因此常常保持着沉默，要不就开口骂人，——因为一个人总有什么可以骂的，尤其可以对自己的伙伴骂上几声。然而我们连骂人也很难得：要是一个人已经半死了，要是他成了一个木偶，或者他的一切感觉都被沉重的劳动压垮了的话，那这个人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但是沉默只有对于那些把一切话都已经说完、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人才是可怕和痛苦的；对于还没有开始说自己要说的话的人，沉默对于他们是简便和轻松的……我们有时也唱歌，我们唱歌是这样开始的：在工作中间突然有人象匹困乏的马一样沉重地叹息起来，接着就轻轻地唱着

一支慢悠悠的歌，那如怨如慕的曲调总是可以使唱的人减轻些心头的郁闷。我们当中一有人唱歌，大家开始总是默默地听着他独唱，歌声在地窖沉重的天花板下面湮没、消失了，正好象当铅皮屋顶似的灰暗的天空笼罩了大地时，在潮湿的秋夜的草原上出现的一小点篝火。后来另一个跟上来了，于是有两个声音轻盈而哀怨地在我们狭隘的地窖的闷热的空气里荡漾着。突然又有好几个声音接上了歌声，它就象浪涛一般汹涌起来，变得更强、更响，似乎在把我们这所石牢房的潮湿沉重的墙壁推开去……

我们二十六个人都唱开了；歌声嘹亮，早已协调的歌声充满了作坊；歌声在作坊中感到太挤了，在石墙上撞来撞去，它在呻吟、啜泣，也给大伙儿的心以一种轻轻搔着痒处直到发痛的刺激，触动心里的旧创伤，惹起它的烦恼……唱歌的人们深沉而艰难地叹息着；有的人突然停止歌唱，有好一会儿听着别人的歌声，然后又把自己的声音加入到合唱的波涛里，还有人伤心地喊了声："呃嗬！"就闭起眼睛唱着，他大概把这稠密而辽阔的声浪当作一条通向远方的阳光灿烂的道路，当作一条宽广的大道，他看到自己就在这条大道上走着……

炉子里的火焰老在跳跃，烤花卷司务的铁铲碰着砖头沙沙作响，锅里的水抽泣着，炉火在墙上的反光也老在颤抖和不出声地笑着……而我们却用他人的词句唱出自己隐忍的悲哀，唱出活着却被剥夺了太阳的人们的沉痛，那是奴隶们的沉痛。我们二十六人在这巨大的石屋的地窖里就是这么生活的，我们的生活是那么沉重，仿佛整个这座三层楼的石头建筑就直接盖在我们肩膀上似的……

然而我们除了唱歌之外，还有着一种美好的、我们所喜欢的、而且也许是我们把它当作太阳看待的东西。在我们房子的二楼上还有一家金绣作坊，作坊里的许多女工中间有个十六岁的使女叫妲尼亚。每天一清早，在我们作坊通过道的门上开的小窗洞里，就有一双快乐的蓝眼睛和一张玫瑰红的小脸蛋儿贴着小窗玻璃，一个爽朗亲切的声音向我们喊着：

“囚犯们！给点小花卷儿呀！”

我们大家都向爽朗的声音转过身去，高兴而和善地望着向我们妩媚地笑着的纯洁的少女的脸。我们一看到那贴在玻璃上被压扁的鼻子和因微笑而张着的玫瑰红嘴唇里两排整齐、洁白、晶莹的牙齿，就觉得非常愉快。我们一窝蜂去给她开门，互相推推搡搡，于是她又快活又可爱地跨进门向我们走来，拎起她的围裙，微微歪着脑袋站在我们面前，老是在微笑。一头栗色的头发，梳成一条又长又粗的辫子，绕过肩头在胸前垂着。而我们这些丑八怪似的人，又脏又黑，从下面瞅着她——因为门坎比地面高出四级，我们抬头瞅着她，向她问好，还说些只有对她才会说的话。我们跟她说话时，声音要比平时柔和，玩笑也开得比平时要轻松些。我们对待她的一切都和对别人不一样。烤花卷司务从炉子里拿出一铲烤得最好的红喷喷的花卷，灵巧地扔到妲尼亚的围裙里。

“看着点儿，别碰见老板！”我们提醒她。她狡黠地笑着，快活地向我们喊着：

“囚犯们，再见！”就象小耗子一般很快溜掉了。

不过……在她走后很久，我们彼此还在愉快地谈论她。谈的仍旧是昨天和以前谈过的老一套，因为连她、连我们、连我们周围的一切，也都是跟昨天、跟以前一模一样……当一个人活

着，而他周围什么都不起变化的时候，那是很难受和痛苦的，如果这种情况不把他的心灵给活活憋死，那么他生活得越久，周围的凝滞状态对他就越不能忍受……我们平常谈论起女人来，话总是非常粗野无耻，有时连我们自己听了也觉得恶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我们认识的那些女人，也许根本不配用另一种话来谈论。然而我们不讲妲尼亚坏话；我们中间不仅从来没有人会让自己用手去碰她，而且她也从来没有听到我们对她说过任何放肆的俏皮话。这也许是因为她跟我们呆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在我们眼里她就象天上掉下来的星星，一眨眼就不见了；也可能她个儿小，又很美，而一切美的东西，即使对于一个粗人，也是会引起尊敬的。还有一点：那就是苦役般的劳动虽然使我们变得象迟钝的牲口，可我们毕竟还是人，因而也象所有的人一样，总得崇拜一种东西——什么东西都行。而比她更好的人，我们这儿却一个也没有。虽然在这所房子里还住着几十个人，可是除了她，再没有谁注意过我们这伙住在地窖里的人了。最后——这多半是主要的原因——我们大家都可以说是把她当成了自己人，当成一个仿佛只靠我们的花卷才能生存的人；我们把给她热花卷当作了自己应尽的责任，这件事对我们已经成了每日向偶像贡献的牺牲，几乎成了神圣的典礼，因此使我们一天天更依附于她了。除了花卷，我们还给妲尼亚许多劝告，叫她穿暖和些，不要在楼梯上跑得太快，不要扛大捆的劈柴。她嘻开嘴听着，笑着答应我们，可从来不肯听我们的劝告，我们也并不因此怪她，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为了表明我们很关心她罢了。

她常常向我们提出各种请求，譬如替她开酒窖笨重的门，替她劈木柴。我们高兴地，而且甚至带了几分骄傲去替她干这一类和其他一切她想干的事。

可是当我们中有人要求她缝补他唯一的衬衣时，她却鄙夷地嗤了嗤鼻子说：

“去你的吧！我才不干呢，真是！……”

我们把那家伙嘲笑了一阵，从此以后便再没有人求她什么事了。我们爱她，这话就够说明一切。一个人总是要把自己的爱寄托在什么人身上，虽然爱有时会使人苦恼，有时会被玷污，也还有人可能会用自己的爱使亲人烦得要命，因为一个人爱的时候，是不会尊重被爱的人的。我们非得爱妲尼亚，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别的人可以爱了。

有时候我们中有人不知为什么突然开始这么议论：

“我们为什么要宠这个姑娘？她算个什么？嗯？我们为她忙的够呛了！”

对于那个敢说这种话的人，我们马上不客气地把他顶了回去。我们必须有所爱：我们不仅给自己找到了，而且爱上了。我们二十六人所爱的，对于每个人都应被当作圣物一样不可动摇，谁要是反对我们这样做，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所爱的也可能并不真是好的，但要知道我们有二十六个人，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所宝贝的，在人家也应该是神圣的。

我们的爱并不比恨来得轻松……可能正因为这样，有些傲慢的人就断言我们的恨更值得赞扬……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不躲开我们呢？

除了花卷作坊，我们老板还有个面包作坊，它也开设在同一所房子里，和我们的地窖只隔一堵墙；不过那儿的面包工——一共是四个人——跟我们不是一伙儿，认为他们的工作比我们的干净，因此自以为比我们强，他们不到我们作坊来，在院子里碰

见我们时，总是轻蔑地嘲笑我们；我们也不上他们那儿去，因为老板不准我们去，生怕我们会去偷甜面包。我们不喜欢面包工，我们妒忌他们，因为他们的工作比我们要轻松，工资比我们多，他们的伙食也比我们来得好，他们有宽敞明亮的作坊，他们全都那么干净、健康，叫我们看了就讨厌。而我们大家总是那样黄黄的和灰不溜丢的；我们中有三个害着梅毒，有几个有疥疮，有一个害风湿病，连身体都完全弯曲了。他们每到过节和没有活儿的时候，都穿上整齐的衣服和咯噔咯噔响的皮靴，其中有两个还有手风琴，他们全都上城市公园去逛，我们却身穿肮脏的破衣服，脚穿破靴子或草鞋，警察不准我们进城市公园，我们怎么能喜欢面包工人呢？

有这么一天，我们忽然知道他们中有一个烤面包工喝多了酒，老板把他开除了，另外又雇来了一个，这个人是个大兵，他穿着缎子背心，挂着带金链的表。我们为了好奇，都想去瞧瞧这么个花花公子。我们抱着能看到他的希望，便不断轮流跑到院子里去。

可他自己却上我们作坊里来了。他抬脚一踢就把门踢开了。他让门敞着，笑哈哈地站在门槛上，向我们说：

"上帝保佑！弟兄们，好哇！"

凛冽的空气象浓重的烟雾般冲进门来，在他的脚边翻滚，他老是站在门槛上，从上往下瞅着我们，一口又大又黄的牙齿在他卷得很巧妙的淡黄色的小胡子下闪着亮。他身上的背心真有些奇特：蓝色的，绣着花，整个显得鲜艳夺目，上面的钮扣是用什么红色宝石做的。那表链又是那么……

这个大兵，他真漂亮，个儿高高的，很结实，脸颊红润，一双又大又明亮的眼睛看起人来很动人——既亲切又明朗。他头上

戴着浆得很硬的白色便帽，在雪白的没有一点斑点的围腰底下露出一双擦得铿亮的时髦的尖头皮靴。

我们的烤花卷司务恭恭敬敬地请他关上门；他不慌不忙把门关上，向我们打听起老板的事情来。我们大家抢着告诉他说，我们的老板是个骗子手，是个恶棍，是混蛋和阎王，总之我们能够和需要说的咒骂老板的话都说到了，不过在这里写出来却不大方便。那大兵不出声地听着，抖动着小胡子，用温和明亮的目光望着我们。

"你们这里姑娘可真不少……"他突然说。

我们中间有些人恭敬地笑了起来，另一些人扮着甜滋滋的鬼脸，有人还向他说明这里的姑娘总共有九个。

"你们跟她们胡搞吗？"大兵睐起一只眼睛问。

我们又笑开了，笑得不太响，有些不好意思……我们中有好些人本来想向大兵表明自己也是象他一样的英雄好汉，可是没有人能这样做，没有人做得到。也有人承认了这一点，低声说：

"我们哪儿会……"

"是呀，干这种事你们可不容易！"大兵凝神注视着我们，很有把握地说。"你们不象……那种……你们没耐性……象样的派头……模样，这么回事！而女人呢——她喜欢人的外表！她希望身材魁梧……希望一切都端正！而且她看得上有力气的……胳膊肘得——你瞧！"

大兵从口袋里伸出右手，衬衫袖子一直卷到臂弯，把光胳膊给我们瞧……手臂白皙、强壮，长着闪亮的金黄色汗毛。

"腿，胸脯，一切都得是硬梆梆的……而且人还要穿得象个样子……好比漂亮的东西就需要这样……拿我来说吧，娘儿们都爱我。我不用叫唤，不用招手，她们自己一下子就会有五六个

吊到我的脖子上来……”

他一屁股坐到面粉袋上，有好久讲着娘儿们怎样爱他，他又怎样大胆跟她们周旋。后来他走了。等到门在他背后吱呀一声关上后，我们沉默了好一阵子，琢磨着他和他讲的故事。后来大家不知怎么一下子七嘴八舌扯开了，而且立刻发现我们大家都喜欢他——这样一个又单纯又讨人喜欢的家伙，他来了，坐了一阵，又聊了一会儿天。我们这里是没有人来的，也没有人跟我们那么热乎地谈过话……于是我们不断谈论他和他将来在金绣女工那里的胜利。这些女工在院子里遇见我们时，不是象受了委屈地噘起嘴靠边躲躲闪闪走，就是直冲着我们，好象她们面前压根儿没有我们一样。而我们呢，无论她们在院子里也好，从我们的窗前走过也好，——她们冬天穿戴着怪里怪气的皮帽和皮大衣，夏天戴着有花的草帽，手里拿着花花绿绿的阳伞——我们对她们都只有赞赏的份儿。不过我们在背地里谈起这些姑娘来，要是被她们听见了，那她们全都会羞恼得暴跳如雷的。

“可是别让他也把妲妞什加[①]给糟蹋了！”烤花卷司务突然很担心地说。

我们大伙儿被他的话吓住了，就全都不吱声了。我们不知怎么会把妲尼亚给忘了，好象那个大兵用壮实漂亮的身影把她给遮住了似的。后来爆发出一阵嘈杂的争论：有些人说，妲尼亚不会答应这样的事，另一些人硬说她抵挡不住大兵的进攻，也还有一些人表示要是大兵对妲尼亚胡搅蛮缠，那就打断他的肋骨。最后，大家决定注意大兵和妲尼亚的行动，提醒那姑娘要提防他……争论就这么结束了。

---

① “妲妞什加”是本名“妲姬亚娜”的爱称，“妲尼亚”是本名的小称。

时间过去了一个月，那大兵每天烤面包，陪着金绣女工们游荡，也常到我们作坊里来，不过绝口不谈他对姑娘们胜利的事，只是一个劲儿捻着小胡子，而且津津有味地舐着嘴唇。

妲尼亚每天早晨到我们这里来讨“花卷”，象平时一样快活、可爱，对我们很亲热。我们试着跟她聊起大兵来，她只管他叫“爆眼睛的牛犊子”和别的滑稽的外号，这使我们放下了心。看到那些金绣女工死乞白赖追求那大兵，我们因此为我们的妲尼亚骄傲；妲尼亚对他的态度仿佛使我们大家的地位抬高了，我们学她的样，大家对大兵的态度也开始怠慢了。对她呢，大家却越发喜欢，每天早晨更为高兴而和颜悦色地欢迎她。

但是有一天，大兵喝了点酒来看我们，他坐下后就开始笑，等到我们问他笑什么时，他解释说：

“两个女的为了我打起架来了……黎琪卡和格罗什卡……她们互相打得那么唏哩哗啦的，啊？哈……哈！一个揪住另一个的头发，把她按在过道的地上，又骑在她身上……哈……哈……哈！两个的脸都抓开了……都撕破了……太有意思了！这些娘儿们干吗不规规矩矩地打架？干吗要乱抓呢？啊？”

他坐在长凳上，显得那么健康、干净、开心，他坐着笑个不停。我们都不吱声。这一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他讨厌。

“瞧，我在女人身上多走运，啊？太有意思了！只消眨眨眼，就成功了！真叫见鬼！”

他那蒙着发亮的汗毛的一双白皙的手往上举起，又重新落到膝盖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于是他用那么快活、惊讶的目光瞅着我们，就好象他真的不明白自己在女人身上怎么会那么走运。他那又胖又红的嘴脸得意而幸福地放着光，他啧啧不停地舐着嘴唇。

我们的烤花卷司务气呼呼地使劲用铁铲捣了一下炉灶的炉台，忽然嘲笑地说道：

“弄倒一棵小杉树费不了多大的劲，可是你弄倒一棵松树瞧瞧……”

“这么说，你这话是冲我说的？”大兵问。

“是冲你说的……”

“什么意思？”

“没什么……不谈了！”

“不，你等一等！怎么回事？什么松树？”

我们烤花卷司务没有答理，他朝炉子里迅速挥动着铁铲，把煮熟的花卷贴到炉子里去，把烤好的铲起来，唏哩哗啦扔到地板上，让小伙计们用麻线把它们穿起来。他好象忘了旁边的大兵，也忘了跟他说过的话。那大兵却忽然有些烦躁起来了。他站起身走近炉子，顾不得自己的胸脯会撞着正在空中紧张地挥舞的铁铲把儿。

“不行，你得说出来——她是谁？你丢我的人……我吗？没有一个女人逃得出我的手，逃不了的！可你对我说了这么气人的话……”

看样子他确实象受了侮辱。大概他除了自己那套勾引妇女的本事，再没有什么可以让自己得到别人尊重的了；除了这个本事，他大概再也没有别的有活力的东西，也只有这种本事才使他感到自己还是个活着的人。

有这么一种人，在他们看来，生命里最有价值和美好的东西，就是他们灵魂或身体的某种疾病。他们一辈子带着这种疾病，而且只靠它过日子；他们让这种病纠缠着，但又靠它来取得营养，他们向别人抱怨这种病，而且靠它来引起亲近的人们注意

他。他们靠它争取人们对他的同情，除此之外，他们可就一无所有了。如果从他们身上除掉这病，给他们把病治好了，他们就会感到不幸，因为他们被剥夺了生活的唯一的手段，于是他们就会变得十分空虚。一个人的生活有时竟会那样贫乏，以致他不得不珍视自己的缺德，并且以此为生；因此可以说，人的缺德常常是出于无聊。

那大兵感到受了侮辱，他缠住了我们的烤花卷司务，嚷嚷起来：

“不行，你得说出来是谁？”

“说出来？”烤花卷司务突然转身向他。

“怎么样？”

“你认识妲尼亚吗？”

“怎么样？”

“就是这样！你试试看……”

“我？”

“你！”

“试她？这对我简直是——呸！”

“我们倒要看看！”

“你会看见的！哈……哈！”

“她会把你……”

“给一个月时间！”

“你真是吹牛大王，你这个当兵的！”

“两个礼拜！我让你们看！她是什么样的？妲尼卡[1]！呸！……”

---

① “妲尼卡”是“妲尼亚”的蔑称。

“好吧，走开……你碍手碍脚的！”

“两个礼拜——准会成功！嘿你，……”

“跟你说，走开吧！”

我们的烤花卷司务突然狂怒起来，他挥起了铁铲。大兵惊讶地从他身旁倒退，看了我们一眼，又沉默了一会儿，接着恨恨地轻轻咕噜了一句：“那好吧！”然后离开了我们。

在争吵当中，我们大伙儿都不吱声，虽然心里很关心这场争吵。但当大兵一走，我们中间立刻开始了活泼响亮的议论和喧哗。

有人喊烤花卷司务：

“巴维尔，你捅漏子了！”

“干你的活儿，告诉你！”烤花卷司务恼火地回答。

我们知道大兵这一回钉子碰得不轻，说不定妲尼亚要倒霉。我们预感到这一点，同时大家都产生了焦灼而又兴奋的好奇心：到底会怎么样呢？妲尼亚对付得了大兵吗？我们差不多全都蛮有信心地喊道：

“妲尼卡吗？她对付得了！赤手空拳是逮不到她的！”

我们非常想考验一下我们的女神，看她是不是坚强；我们彼此急于要证明我们的女神是坚强的，她在这场搏斗中一定是胜利者。最后我们觉得我们把大兵刺激得还不够，他会忘掉这次的争论，所以我们应该狠狠地刺伤他的自尊心。从这天起我们开始了一种神经紧张的异样的生活，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成天彼此争论，大家都好象变得聪明起来，话也说得更多更有意义了。我们觉得我们是在跟魔鬼进行着一场赌博，我们这方面下的赌注就是妲尼亚。当我们从面包工人那里打听到大兵正在开始“勾引我们的妲尼卡”时，我们心里感到说

不出的痛快，生活变得那么有趣，居然让老板利用了我们的兴奋，乘机给我们每天多添十四普特面坯的工作量，我们也没觉察。我们干活也好象不觉得累了。我们嘴里整天念叨着妲尼亚的名字。我们每天早晨特别急不可耐地等候着她。有时候我们仿佛看到走进来的她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妲尼亚，而是另外一个人了。

然而我们对她绝口不提发生过的争论。我们什么话也没问她，而且照旧亲热和善地对待她。不过在这态度里已经掺杂有某种和我们过去对妲尼亚完全不同的新的感情，这是一种尖锐的好奇心，它象钢刀似的尖锐和寒冷……

"弟兄们！今天到期了！"有一天烤花卷司务停下活儿说。

这件事即使他不提醒，我们也知道得很清楚，但大伙儿仍然吃了一惊。

"大家都看好……她马上要来了！"烤花卷司务提议说。

有人惋惜地嚷了一声：

"眼睛总能够看出什么来的！"

于是我们中间又爆发了活跃而嘈杂的争论。今天终于可以知道我们的宝贝是多么纯洁、多么一尘不染，而在这宝贝身上寄托着我们最好的一切。这天早晨我们怎么突然初次感到我们确确实实在进行一场重大的游戏，又感到这次对我们女神的贞洁的试验可能在我们心目中竟是她的毁灭。这些天来我们总听说那大兵顽强地和死皮赖脸地追求着妲尼亚，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谁也没有问过她对他究竟抱什么态度。她还是继续准时来向我们要花卷，而且模样儿完全跟平常一样。

这一天我们很快就听到了她的声音：

"亲爱的囚犯们！我来了……"

我们赶忙放她进来，但当她进来后，大家一反常态，用沉默来迎接她。我们瞪大眼睛望着她，却不知道怎样跟她攀谈，问她些什么话。我们黑压压的一群人站在她面前鸦雀无声。她对这种异乎寻常地迎接她的态度显然感到很惊讶，我们忽然看到她脸色变得苍白了，人也不安起来，身体站着摆动个不停，她用压抑的声音问：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那你呢？”烤花卷司务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阴郁地反问她。

“什么——我吗？”

“没——什么……”

“得，快些把花卷给我……”

她以前从来没有催促过我们……

“着什么急！”烤花卷司务说，他站着一动也不动，眼睛盯住了她的脸。

于是她突然转过身一溜烟走出门去了。

烤花卷司务拿起铁铲，转身向着炉子，平静地说：

“看样子——吊上了！……这大兵真行！……混账东西！……”

我们象群绵羊，彼此推推搡搡地走到桌台旁，一言不发地坐下来，没精打采地开始干活。不一会儿有谁说：

“也可能，还……”

“得了吧！你倒说说看！”烤花卷司务喊道。

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聪明人，比我们聪明。我们把他这声喊叫理解成为对大兵胜利的肯定……我们变得忧郁而且不安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兵来了。他象平常一样干净漂亮，也象平常一样直溜溜地望着我们的眼睛。我们却不好意思望他。

“好啦，正派的先生们，要不要我把大兵的闯劲给你们瞧瞧？”他得意洋洋地笑着说。“只要请你们到过道里去，从板缝里瞧瞧……明白了吗？”

我们出去了，彼此挤来挤去，贴在过道的板墙缝上朝院子里瞧着。我们等了没多久……很快就看见妲尼亚走过院子，她脸带心事，步子急迫，不断地跳过一些融雪和泥泞的水洼。她消失在通酒窖的门洞里。随后，大兵吹着口哨，不慌不忙地也走进去了。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小胡子颤动着……

正在下着雨，我们看见雨点落在水洼里，水洼被雨点打起了皱纹。天是潮湿的、灰色的，那是非常沉闷的天气。屋顶上还有积雪，地上已经出现了污泥的黑斑。房顶上的雪也蒙着薄薄的一层褐色的尘土。雨慢慢地下着，雨声很凄凉。我们等待着，又冷又难受……

首先从酒窖里出来的是大兵；他慢腾腾地走过院子，掀动着小胡子，双手象平时一样插在口袋里。

后来，妲尼亚也出来了。她那眼睛呀……她那眼睛闪耀着快活和幸福的光芒，而嘴唇呢——在微笑。她走起路来象在梦里，摇摇晃晃，步子一点儿也不稳……

我们没法平静地忍受这个。大伙儿一下子都冲到门口，跑到院子里，愤怒地、高声地、粗野地向她嘘着，向她叫嚷。

她一见我们，身体哆嗦了一下，象木桩一样，在满脚的污泥里站定。我们围住了她，幸灾乐祸地不断用下流话骂她，向她说出好些不要脸的话。

我们骂的声音不大，也不慌不忙，因为看到她给我们包围住

了，已经无路可走，我们尽可以痛痛快快地侮辱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竟没有打她。她站在我们中间，听着我们骂她，脑袋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扭向那边。我们却越发来劲地把我们的肮脏、毒辣的话向她扔过去。

她脸上的红晕消失了。她那双一分钟以前还是幸福的蓝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胸脯沉重地起伏着，嘴唇也在颤抖。

我们围住了她，向她报复，因为她掠夺了我们。她本来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把最好的，虽然只是乞丐的一丁点儿东西，都花费在她身上了。可是我们是二十六个，她却是一个，因此我们给她的痛苦无法抵消她的罪过！我们是怎样地羞辱了她呀！……她始终沉默不语，老是用野兽般的眼睛注视着我们，全身颤抖着。

我们放声大笑，吼叫，叱责……还有些人从别处向我们跑拢来……我们中间有人拉了一下妲尼亚的衣袖……

突然间她的眼睛闪出了亮光；她不慌不忙地把手举到头上，一面整着头发，一面直对着我们的脸镇静地大声说：

"嘿，你们这伙倒霉的囚犯！……"

她笔直向我们走来，那么不在乎地走过来，就好象她面前没有我们存在，也好象我们没有挡着她的路，因此我们中还真没有人挡在她的路上。

她直到走出我们的圈子后，也没有朝我们回转身来，只是照样骄傲、轻蔑地高声说：

"嘿，你们这些畜——生……混——蛋……"

就这么走了——挺拔、美丽、骄傲。

我们却留在院子里，站在泥泞里，淋着雨，在灰色的、没有太阳的天空下……

我们后来沉默地回到自己潮湿的石洞里。和往常一样——太阳从来没有照进过我们的窗户，妲尼亚从此再也不来了！……

一八九九年

伊　信译

同　　志！

（故　事）

1

在这个城市里，一切都是奇怪的，一切都是不明不白的。许许多多教堂，举起了自己的花花绿绿金光灿烂的头顶向着天，可是工厂的墙壁和烟囱比钟楼还要高；而庙宇，被商行房屋的沉重的铺面压紧着，消失在石头墙壁的死气沉沉的罗网里，好象一些奇妙的花朵在废墟的尘埃和垃圾里面。当教堂里的钟声号召着祷告的时候，——它们的铜的呐喊，在屋顶的铁皮上爬着，无力地消灭在房屋的拥挤的空隙之间。

房屋是庞大的，时常是很美丽的，而人是畸形的，永久是渺小的，他们从早到晚，忙乱得象灰色的老鼠似的，在这城里的狭隘的弯曲的街道上跑着，用贪心的眼睛寻找着，有些是在找面包，有些是在找消遣，还有一些站在十字路口，敌视的，精明的看守着，要使弱者一点儿也不埋怨地服从强者。富人就叫做强者，大家都相信只有金钱能够给人权力和自由。大家都想要权力，因为大家是奴隶；富人的奢侈产生穷人的嫉妒和憎恨；谁也不知道比黄金的响声更好的音乐，因此，每一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的仇敌，而大家的主人是残忍。

在这城市的上头，有时候，太阳也照耀着，可是生活永久是黑暗的，而人——都象是影子。晚上，他们点起许多快乐的火，然而那时候，一些饥饿的女人就跑到街上来，为着几个钱，出卖

自己的亲爱；从各处都有各种食物的浓郁的气味冲到鼻孔里来，而到处都是饥饿的人的凶恶的眼睛在闪烁着，沉默地，贪心地；在这城市的上头，轻轻地浮动着“不幸”的被压住了的呻吟，“不幸”是没有气力高声地叫出自己的名字来的。

大家都生活得很烦闷，很惊心，大家都是仇敌和罪人，只有很少的人觉得自己是有理的，然而他们象畜生似的粗鲁，这是最残忍的……

大家想要生活，然而谁也不会，谁也不能够自由的走上自己愿意的道路，每一步走向“将来”的路，不由自主地要使人回到“现在”来，而“现在”用那种贪心的怪物的威权的结实的手腕，在这道路上把人抓住，抱到自己的粘住的怀抱里。

人在愁闷和莫名其妙之中，无力地站住在生活的畸形恶化的面目跟前。生活用几千只无能为力的忧愁的眼睛看着人的心，它在请求着什么，——那时候，心灵里的“将来”的光明形象就死灭了；“人的”“无力”的呻吟，沉没在被生活所磨折的，不幸的，可怜的人们的呻吟和叫喊的杂乱的合唱之中。

永久是烦闷的，永久是惊心的，有时候还是可怕的，而在人的周围象地狱似的一动不动地，反映着太阳的活泼的光线，站着这个忧郁的，黑暗的城市，这些整齐得讨厌的石块，吞没着寺庙。

生活的音乐，被疼痛和恶毒的叫喊镇压住了，被那隐藏着的憎恨的轻轻的私语，被那恐吓着的残忍的狂吠，被那强奸的淫浪的嘶叫镇压住了……

2

在昏沉的忙乱，痛苦和不幸里面，在贪心和穷困的痉挛的挣

扎里面，在可怜的利己心的污泥之中，在许多房屋的地窖里——那里住着创造这个城市的财富的贫民，——看不见地走着一些孤独的幻想家，充满着对于人的信任的，那些和大家都不同的，远方来的愤怒的宣传家，这是遥远的真理的火的叛逆的火星。他们把那简单而伟大的学说的永久有效果的小小种籽，带到地窖里来，他们一忽儿严肃的，眼睛里放着冷酷的光彩，一忽儿又和软的，亲爱的，散布着这个清楚的灼热的真理，散布在“奴隶人”的黑暗的心里，这些“奴隶人”，是被贪心的人的力量，因为残忍的人的主意，变成了发财的盲目和哑吧的工具了。

而这些黑暗的被鞭策的人们，不大信任地听着新的字句的音乐，这种音乐是他们的病痛的心早就模糊地等待着的了；他们稍微抬起了些自己的头，撕破狡猾的谎骗的圈套，——那是有权力的贪心的强盗套在他们头上的。

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在这充满着深沉的被压住了的恶毒的生活里面，在许多种侮辱所毒害了的心里面，在夹杂着强暴者的道理所制造的乱七八糟的谎骗的意识里面——在这困难的，悲哀的，吞咽着屈辱的苦痛的生活里面——扔进了一个简单的，光明的字眼：

“同志！……”

这在他们，并不是新的字眼，他们听见过的，他们自己也说过的；而在这以前，这个字眼的声音是那么空洞，那么滞钝，象一切熟悉的用惯了的字眼一样，这种字眼，尽可以忘记，一点儿也不会丢掉的。

然而现在，这个字眼是清楚的，坚固的，是另外一种声音，它里面唱着另外一个心灵，有什么坚硬的，闪烁的，多角的，象金刚石似的东西在里面呢。

他们接受了这个字眼，开始慎重的说起来，很宝贵的，很和软的在自己的心里拍着这一个字眼，好象母亲拍着摇篮里的新生出来的孩子，而鉴赏着他。

他们越是深刻地看着光明的心灵，就越发觉得这个字眼有意义，光明和灿烂。

“同志！”他们说。

而觉得这个字眼是来联合全世界的，是要把世界上的一切人都抬到自由的高处的，要用新的结扣，互相尊敬的坚固的结扣，尊敬人的自由，为着人的自由的结扣，把他们联系起来。

等到这个字眼生牢在奴隶的心里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奴隶了，而有一天对着这城市和它的一切力量，宣布了伟大的，惊人的字眼：

“我不要！”

那时候，生活就停止了，因为他们是给生活以运动的力量，只有他们，再也没有别人。水的流动停止了，火熄了，城市沉没在黑暗里，强暴者就变成了小孩子。

恐怖抱住了强暴者的心灵，在自己的坍台的气息里喘着气，他们抑制着对于叛逆者的恶毒，在叛逆者的力量面前莫名其妙的恐慌着。

饥饿的幽灵站在他们的面前了，他们的孩子在黑暗里可怜的啼哭着。

房屋和庙宇，被黑雾包围着，混合了起来，成了一片石头和铁的乱影；恶魔似的沉默，用自己的死气沉沉的水气灌注着街道；生活停止了，因为产生生活的力量认识了自己的“奴隶人”，找着了表现自己意志的吸铁石似的不可抵抗的字眼，——从压迫之中解放了，亲眼看见了自己的权力——创造者的权力。

这些日子是强暴者愁闷的日子，他们是自以为是生活的主人的；这些夜——每一夜仿佛抵得上一千夜呢，黑雾是那么浓厚，这死的城市里的火，是那么叫化子似的，那么吝啬的，那么胆怯的亮着，那时候，这个几百年来造成功的城市，吸着人的血的怪物，显露了自己的渺小的畸形，一堆可怜的石头和木头的畸形，站在他们的面前。房屋上的盲目的窗子，冷冷地，幽黯地望着街道，而在街道上，勇敢地走着生活的真正主人。他们也在饥饿着，比别人还要饿得厉害，然而这在他们是熟悉的；他们身体上的受苦没有达到生活主人受苦的尖端，没有熄灭他们心灵里的火。他们的对于自己力量的认识是在燃烧着；胜利的预感在他们眼睛里闪烁着。

他们在这城市的街道上走着，这城市是他们的黑暗的拥挤的地狱，在这里他们受着轻蔑，在这里他们的心灵充塞了侮辱——他们现在看见了自己劳动的伟大意义，这把他们抬到认识自己是生活主人的神圣权利的高处，他们认识自己应当做生活的立法者和创造者。于是用新的力量，用炫眼的清晰，在他们的面前站起了迅速创造的，联合一切的一个字眼：

"同志！"

这字眼，在现在的谎骗的字句之中，象是关于将来的，关于新生活的欢乐的消息，这个新生活对于一切人都平等的开辟在前面——远呢，还是近呢？他们觉得这是由于他们的意志的。他们接近自由，他们也会自己推开自由的来到。

3

娼妓，昨天还是半饥半饿的畜生，愁闷的在龌龊的街道上，

等着有什么人来要她，而用几个小钱买她的不自由的亲爱，——连娼妓也听见了这个字眼，然而不好意思的微笑着，不敢自己重复这个字。一个人走到她身边来了，这样的人，在今天以前她从没有遇见过，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头上，而用亲人的声音给她说：

"同志！"

她轻轻的害羞的笑了，为的不要喜欢得哭出来，这是她那受尽唾骂的心第一次尝着的喜欢。她的眼睛上，昨天还是无耻的饥饿的用那种畜生似的滞钝的眼光看着世界的眼睛上，第一次闪烁着清净的欢乐的眼泪。这个联合被摈弃的人，到全世界劳动者的伟大家庭里来的欢乐，在城市的街道上到处都在闪烁着；而在城市的房屋上的那些黯淡的眼睛，越来越恶毒的，越来越冷酷的，在观察着这种欢乐呢。

叫化子，昨天为着要摆脱他的纠缠还只要扔一个可怜的铜板，这是吃饱了的人的同情的价钱，——他也听见了这个字眼，这字眼对于他，是第一次的恩惠，这种恩惠才引起了那被穷困所咬碎了的可怜的心的感谢的跳动。

马车夫，可笑的小伙子，坐车的客人可以推他的颈项，为的要叫他把这个打击转交给他那饥饿的疲乏的马，——这个挨打了许多次的人，因为受着车轮在街面的石头上的响动而昏迷了，他也嘻开了一张大嘴的笑着，给过路的人说：

"载你去，好吗……同志？"

说了，又吓了一跳。整理了一下缰绳，准备赶快的走，可是还看着过路的人，不能够从自己的通红的大脸上收起那欢乐的微笑。

过路的人用和善的眼睛看了一回，点点头回答：

“谢谢，同志！ 我走去好了，这里不远了。”

“Eh，你，正直的妈妈！……”马车夫兴奋的叫了，在羊皮垫上旋转了一顿，喜欢地大大地眨着眼睛，响动着，叫喊着，不知往什么地方去了。

许多人挤着一堆的，在人行道上走着，在他们之间，象火星似的，那个应当来联合全世界的伟大的字眼，越来越时常的爆发出来：

“同志！”

一个警察，有胡子的，很严重很忧郁的，走近了人堆，这一堆人挤得紧紧的在街道角落上，围住了一个演说的老头子，而警察，也听了一下演说，不慌不忙的说了：

“集会是不准的……散开罢，先生们……”

沉默了一秒钟，眼睛向着地下，又更轻的加了一句：

“同志们……”

而在那些人的脸上，——他们那些人是把这个字眼放在自己的心窝里了，把血和肉，把铜似的汽笛似的声响，号召着统一的声响放进了这个字眼了，——在他们的脸上，闪烁着青年创造者的高傲的情感；看得很清楚的，他们所努力放进这个活泼泼的字眼里去的那种力量是不能消灭的，无穷无尽的。

已经不知在什么地方集合着灰色的盲目的武装的人群，沉默的排着整齐的队伍，——这是强暴者的恶毒准备抵抗正义的浪潮。

而在巨大的城市的狭小的拥挤的街道上，在这城里的没有声息的冷酷的墙壁中间，——这些墙壁都是无名的创造者的手造出来的，——我对于一切人同一切人团结的伟大的信仰，却尽在生长起来，尽在成熟起来。

"同志！"

一忽儿那里，一忽儿这里，爆发着火光，应当来燃烧起一种火焰，要用地球上的一切人的大家族的灿烂的情感，包含这全地球。包含整个的地球，烧起来，把恶毒；憎恨，残忍，都烧成灰，这些都是恶化我们的；包含着一切心，而把它们合并成为一个世界的唯一的心——真实，高贵的人的心，——造成那自由的工人的亲密得分不开的家庭。

在死的城市，奴隶所造的城市的街道上，在这残忍统治着的城市的街道上，——生长着，巩固着对于人的信仰，对于人克服自己，克服世界上的恶毒的信仰。

在惊心的，没有欢乐的生活的糊涂的混乱里，——闪烁着一颗灿烂的，快乐的星，那指示着"将来"的火光，这就是那个简单的，深刻得象心一样的字眼：

"同志！"

一九〇六年

瞿秋白译

一个人的诞生

这事情发生在一八九二年，大饥馑的那一年，在苏呼姆和奥恰姆契列之间，在科多尔河畔离海不远的地方。在山溪的清澈流水的愉快歌声中间，可以很清晰地听到海涛拍岸的轰隆声。

秋天。桂樱树的黄叶好象活泼的小鲑鱼一般，在科多尔河的白浪里旋转，时隐时现。我坐在河岸的岩石上，心里想：海鸥和鸬鹚一定也把树叶当作鱼了，它们受了骗，所以在那右面的树后，在惊涛拍岸的地方，怒气冲冲地啼叫着。

我头上的栗树披上了金色的衣裳，我脚下的许多树叶好象什么人的刻着纹路的手掌。河彼岸千金榆的树枝已经秃光，象破碎的鱼网般在空中摇荡。有一只红中带黄的山啄木鸟，好象被网扣住似的，在里边一边跳跃，一边用黑嘴啄树皮，把小虫子从里面逼出来。机灵的山雀和瓦灰色的旋木雀——来自遥远北方的客人——啄食着昆虫。

在我左面的山巅上，雾云低垂，看样子就要下雨。黑影从那里爬到绿油油的斜坡上，坡上长着死沉沉的黄杨树。在老山毛榉和菩提树的洞穴中可以找到“醉蜜”，古代的时候，它几乎以醉人的甜蜜把庞培① 大将的兵士醉死，使钢铁般的罗马队伍全军覆没。这种“醉蜜”是由蜜蜂用月桂和杜鹃花酿成的，“过路”人

① 庞培（纪元前 106—48 年），古罗马的将军和政治家。

从树穴中取出，抹在高加索大饼（大麦粉制成的薄饼）上吃下去。

我也这样做。我坐在栗树底下的岩石上，被生气的蜜蜂狠狠咬了一口。我在装满蜂蜜的饭盒里蘸着面包，一面吃，一面欣赏疲倦的秋阳的懒洋洋的游戏。

秋天的高加索好象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教堂，这座教堂是由伟大的智者（他们也永远是伟大的罪人）建造的。他们建造教堂的目的是为了遮掩过去的罪恶，避免良心的苛责。无比巨大的神殿是用黄金、绿松石和绿闪石修成的。山坡上铺着土库曼人在撒马尔罕和谢马哈织成的上好丝毯。他们将全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抢到这里来，放在太阳的眼前，似乎想对它说：

“你的东西，你所赐给的东西，都还给你。”

……我仿佛看见一些长须、白发、睁着顽童般的大眼睛的巨人走下山坡，将大地装饰起来，到处都豪爽地散播五彩缤纷的珠宝，用很厚的一层白银覆盖山巅，用生气勃勃的、象绸缎一般的各样树木覆盖山坡，于是，在他们的手下，这块肥沃的土地就变得异常美丽了。

在大地上做人，这是一个极美的差事。你可以看到多少奇妙的东西，而在静悄悄地欣赏美景的时候，你的心里又是多么甜蜜啊！

不错，有时候也有困难发生，整个心里充满刻骨的仇恨，烦恼贪婪地吸着心血，不过，并不是永远这样，要知道，太阳也时常忧愁地看人呀：它为人们如此劳苦，而那些小人物还是不能成功……

自然也有不少好的，但是，必须把他们修理一下，或者最好是重新改造。

在我左边的树丛上面，有些深色的人头摇晃着：在海涛的喧

嚣声和河水的低怨声中，微微地听到人语声，——那是“饥民”从苏呼姆到奥恰姆契列去做工。他们曾经在苏呼姆修筑公路。

我知道他们，他们是奥廖尔省人。我同他们一块儿工作来的，昨天一块儿算清了账。我在夜里比他们先动身走了，想到海岸来迎接日出。

四个农夫，还有一个颧骨高耸的乡下妇女，她很年轻，怀着孕，大肚子高高鼓起，蓝灰色的眼睛带着畏惧的神情。我从树丛上面看见她的包着黄头巾的脑袋，它摇荡着，好象一朵被风吹着的向日葵花。她的丈夫由于吃多了水果，在苏呼姆死去了。我住在木板房里，住在这样一些人中间：他们由于俄罗斯人的良好习惯，把自己的不幸事情讲了许多，而且讲得那样响亮，大概在周围五俄里以外，都可以听见他们诉苦的话语。

这是一些被烦恼弄得垂头丧气的人物。烦恼使他们离开疲乏的、不毛的、故乡的土地，象狂风扫秋叶似的把他们送到这里来。这里的陌生的大自然界的豪华，固然光彩夺目，令人惊讶，但是，劳动的艰苦条件却使他们心灰意懒。他们看着这里的一切，茫然地眯着褪色的、忧愁的眼睛，互相苦笑着，轻声说：

“哎哟……这样的土地呀……”

“简直是糟糕。”

“可不是……净是石头……”

“应该说是不好的土地……”

于是，他们回忆起牝马岬、干草场、湿地等等亲切的地方，在那里，每一把泥土全是他们的祖先的遗骸，一切都是值得纪念的、熟悉的、贵重的东西，一切都浸满他们的汗水。

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乡下妇女，——高个子，腰挺得直覆的，象木板一样平，她的下巴跟马的下巴相似，一双象煤一样

黑的斜眼射出黯淡的光辉。

每天晚上，她同那个包黄头巾的女人走到板房后面，坐在石头堆上，她一手托着腮，把头向旁边一歪，用高亢的、愤怒的声音歌唱道：

在乡村墓地的后面……
　在绿油油树丛里边——
在细小的沙子上……
　我铺好白白的手绢……
等得好不耐烦……
　等我亲爱的好人儿……
等他一来……
　我便对他把腰弯……

黄头巾的女人总不出声，低着头，观看她的肚子，但有时突然出乎意料地，用懒洋洋的、低沉的、象农村妇女般的嘶哑声音参加歌唱，唱出一些如怨如诉的歌词：

喔，心爱的人儿……
　喔，亲爱的人儿……
我没有运气……
　和你多见几面……

在南方闷热而黑暗的夜里，这些哭泣似的声音令人回忆起北方，雪野，暴风的呼啸和遥远的狼嗥……

后来，斜眼女人得了疟疾，人们用帆布床把她抬到城里去，她在床上打哆嗦，吼叫着，好象在继续唱出关于乡村墓地和沙子的小调。

黄色的脑袋在空中钻出一次，就消失了。

我吃完早餐，用树叶盖住饭盒里的蜂蜜，系好行囊，不慌不忙地跟着前面行人的踪迹走去，山茱萸的手杖叩击着小径坚硬的泥土。

我在狭窄的、灰色的大道上走着，右面汹涌着深蓝色的海浪；好象有看不见的木匠用几千只刨子在刨它——白色的刨屑被潮润、温暖、发出与健康女人的呼吸相似的气味的狂风驱赶着，哗啦哗啦地向岸边涌来。土耳其的帆船向左歪着，往苏呼姆开去，帆张得很满，好象神气活现的苏呼姆工程师鼓着肥厚的两腮。那位工程师是一个极严肃的人。不知为什么，他把“轻声些”说成“静声些”，把“虽然”说成“孰然”。

“静声些！你孰然凶，我立刻就把你送到警察局去……”

他喜欢把人送到警察局去，现在回想起来，坟里的蛆虫一定早就啃到他的骨头了吧。

……走路很轻松，好象腾云驾雾似的。愉快的思索，复杂的回忆，在心里悄悄地环舞着；心里的环舞有如海面的白浪，而海底却是宁静的；光明和灵活的青春希望，好象深海的银鱼，在那里轻轻游荡。

道路通到海边，它蜿蜒地靠近波涛拍击的沙滩——树丛也想看一看波浪的模样儿，从绸带似的道路那里俯身相就，宛如对辽阔的、蔚蓝的水面点头。

风从山上吹来，又要下雨了。

……树丛里有轻微的呻吟声——那是人的呻吟，永远动人心弦的呻吟。

拨开树丛一看，只见包着黄头巾的那个女人，背靠胡桃树干坐着，把头歪到肩膀上，嘴张得十分难看，眼睛瞪着，显出疯狂的

神情，她的两只手抱着大肚子，呼吸不正常，带着可怕的样子，因而整个肚子都象抽筋似地跳动着。那女人一边用手扶着肚子，一边低声吼叫，露出大大的黄牙。

“怎么啦？中暑了吗？”我俯身问她。她的赤脚踏在香灰似的尘土里，象苍蝇一样乱蹬着。她摇晃着沉重的头，声音嘶哑地说道：

“去吧……不要脸的……去吧……”

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已经看见过一次，——自然就害怕起来，跳到一边去了。但是，那女人拉长尖声哭喊，从她那快鼓得要破裂的眼睛里迸出的模糊的眼泪，在涨得紫红的脸上流着。

这使我回到她那边去，我把背囊、茶壶、饭盒扔下，把她朝天推在地上，想弄弯她的膝头，但她推开我，用手打我的脸和胸脯，象一只熊似地转动着，一面吼叫嘶喊，一面匐伏着向树丛深处爬去：

“强盗……魔鬼……”

她手支持不住，倒了下来，脸碰在地上，重新吼叫，抽筋般地伸直双腿。

我在热烈的兴奋中，很快地回忆起我对这件事所知道的一切，我把她朝天翻转，把腿弄弯——她的胞水已经出来了。

“你躺下来，马上就要生下来了……”

我跑到海边，挽起袖子，洗了洗手，回来以后，就做起助产士来。

这女人扭来扭去，象扔在火上的桦树皮一样。她用手拍着身旁的土地，拔出萎黄的小草，总想把小草塞到自己嘴里去，她把泥土撒在可怕的、没有人色的脸上，眼睛凶蛮而且充血。但

是，这时胞衣已破，一个小脑袋钻了出来——我必须防止她的两腿的抽动，帮助婴孩出来，还要留神她别将小草塞进歪斜的、吼叫着的嘴里……

我们对骂了一会儿——她从牙缝里骂，我也不用高声。她是由于痛苦，也许由于害羞，而我是由于惭愧，由于对她非常怜惜……

"主啊，"她声音嘶哑地说，发青的嘴唇咬破了，而且吐出白沫。从那好象突然在阳光下褪色的眼睛里，不断流出一个母亲难忍大量痛苦的泪水。她的整个身躯好象折断成两截了。

"你—你去吧，魔鬼……"

她用软弱的、脱节的手一直推搡我，我劝她说：

"傻瓜，喂，你快生吧……"

我非常可怜她，似乎她的眼泪溅到我的眼睛里了，我心里充满了烦恼，想要喊叫出来。于是，我就喊道：

"喂，快些呀！"

接着，我的手里就有了一个人——红红的。虽然隔着眼泪，但是我看到他的整个身子是红的，而且他虽然还和母亲联结着，就已经不满意这个世界，扭动肢体，乱蹬乱踹，发出低沉的喊声了。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在发皱的红脸上鼻子塌得很可笑，嘴唇微微颤动，喊着：

"哇……哇……"

他非常光滑，一不小心，就会从我的手里掉下去。我跪着，望着他，哈哈笑起来——看见他真令人高兴！因此，我竟忘记了应该做的事情……

"剪断……"母亲小声说。她闭上眼睛，脸凹陷下去了，面色如土，好象死人一般，青色的嘴唇勉强嗡动着：

“用小刀子……割断……”

我的刀子在板房里被偷去了。我用嘴来咬断脐带，婴孩用奥廖尔省人的低音哭叫，而母亲却微笑着。我看见她那深不见底的眼睛放出奇异的光彩，闪烁着蓝色的火光。一只黑手在摸索裙子，寻觅衣袋，被咬破的流血的嘴唇发出嗞嗞的声响：

“没……没有……力气……口袋里有根带子……把小肚脐系住……”

我取出带子，系住了小肚脐。她的微笑越来越鲜艳。她笑得那样好看，那样灿烂，我的眼睛几乎被这微笑照瞎了。

“你歇一歇，我去洗他……”

她不安地咕噜道：

“你留神——轻轻的……你可要小心……”

这个红红的小人儿根本不需要谨慎：他握紧拳头，哇哇的喊，哇哇的喊，好象在喊我跟他打架。

“哇……哇……”

“你呀，你呀！老弟，你应该牢牢地立定脚跟，否则邻人们会立刻割下你的头……”

当海浪的泡沫愉快地冲击我们俩，海水初次浸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喊叫得特别严肃而且响亮；后来，当我拍他的胸脯和脊背的时候，他眯缝着眼睛，跳跃着，发出刺耳的尖声，海浪一个跟一个地不断打在他的身上。

“吵闹吧，奥廖尔省人！使劲喊吧……”

当我们俩回到他母亲那里去的时候，她躺在那里，又闭上眼睛，咬紧嘴唇，忍受产后的阵痛。虽然如此，我还从呻吟和叹息里听见她象垂死的人那样低语：

“给……把他……给我……”

"等一等。"

"给我吧……"

颤抖的、不听使唤的手解开了胸前小衣的钮扣。我帮她放出那只天生可供二十个孩子吃用的大奶子，把那奥廖尔省的小捣乱鬼贴在她的温暖的身体上面，小捣乱鬼立刻了解是怎么回事，不再喊叫了。

"纯洁的圣母，"母亲哆嗦着，叹了口气，她那头发蓬乱的脑袋在行囊上滚来滚去。

她突然轻轻喊叫一声，就静默不语了，然后，又把那双异常美丽的眼睛——母亲的神圣的蓝色眼睛张开，仰望蓝色的天空。感谢的、喜悦的微笑在眼睛里燃烧着，融化着。母亲举起沉重的手，慢慢地为自己和婴孩画十字……

"光荣归于你，纯洁的圣母……啊……光荣归于你……"

她的眼睛失掉了光彩，凹陷下去。她许久不作声，很吃力地呼吸着。后来忽然用坚定的声音，很干练地说：

"小伙子，把我的行囊解开……"

我解开了。她盯了我一眼，微微一笑，在凹陷的两颊和流汗的额头上仿佛隐隐约约地浮现一层红晕。

"你走开一会儿……"

"你不要太累呀……"

"唔，唔……你走开……"

我走到不远的树丛里去。我的心似乎疲倦了，但胸里好象有些可爱的小鸟在轻声歌唱，和海涛不断拍岸的声音相应和，真是好极了，可以整年地听下去……

一条小溪在不远的地方潺潺地流着，好象一个女郎在对女伴叙述自己情人的事情……

包着黄头巾的脑袋从树丛中抬了起来，这时黄头巾已经包扎得很整齐了。

“喂，喂，你动弹得太早了!”

她用手扶住树枝，坐在那里，好象喝醉了酒似的，灰色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眼睛那里出现两个蓝色的深坑。她和蔼地低语道：

“你看，他睡着了……”

他睡得很好，但是在我看来，并不比别的孩子好些，即使有些区别，也是在环境方面：他躺在小树下的一堆鲜艳的秋叶上面——这种叶子在奥廖尔省是长不出来的。

“你这做母亲的也该躺一躺……”

“不，”她说，她的头在没有气力的脖子上摇晃着，“我必须收拾收拾，还要到那个地方去……”

“到奥恰姆契列去吗?”

“你瞧！我们的人已经走了多远啦……”

“你还可以走吗?”

“不是有圣母吗？她会保佑的……”

是啊，既然她和圣母同在，我就不能再出声了!

她朝树丛底下那个小小的、不满意地鼓着腮帮的脸上观望，眼睛里射出温和的、亲切的光芒，舐着嘴唇，很迟缓地用手抚摸着胸脯。

我生起火堆，摆好几块石头，预备把茶壶放上去。

“当母亲的，我这就请你喝茶……”

“是吗？你给我喝点吧……我的奶全干了……”

“为什么同乡们把你扔开了?”

“他们没有扔开——那怎么会呢？是我自己落在后面，而他

们又喝醉了酒，并且……这样也好，否则我在他们面前倒下来，多难为情呀……”

她瞧了我一眼，用胳膊肘掩住脸部，然后吐了一点血，害羞似地笑了。

“你这是头一胎吗？”

“头一胎……你是谁？”

“好象是个人……”

“当然是人！娶过亲吗？”

“没有这个福气……”

“你撒谎吧？”

“为什么？”

她垂下头想了一下：

“那你怎么知道女人的事情呢？”

现在我只好撒谎了。于是，我就说：

“我学过这个。我是大学生——你听见过没有？”

“当然听见过！我们的神甫的大儿子也是大学生，他学着怎么当神甫……”

“我也是那一类的人。唔，我去取水……”

女人把头俯在儿子身上，倾听他是不是在呼吸；接着，又朝海那面望了一下。

“我也想洗一洗，不过我不熟悉水性……这是什么水？又咸又苦……”

“你就用它洗一洗吧，这是有益于健康的水！”

“是吗？”

“当然啰。它比河水还暖些，这里的河水跟冰一般……”

“你什么都知道……”

一个阿布哈兹人骑着马一步步地走来，打着盹，头垂在胸前。那匹小马全身都是肌肉，耳朵跳动着，一只黑圆的眼睛斜看着我们，长嘶了一声。骑马的人摇了摇戴着细毛皮帽的脑袋，也朝我们这方面看了一眼，然后又把头垂下去了。

“这里的人们很古怪，样子可怕，”奥廖尔省女人轻声说。

我走了。象水银一般光亮而且活泼的水流在石子中间跳跃，歌唱，秋天的落叶在水里快乐地翻滚——真是好看极了！我洗完了手和脸，灌满一壶水，走回去，隔着树丛看见那个女人不安地向四面环顾，跪在地上，在石头上面爬着。

“你做什么？”

她吓了一跳，面如死灰地把什么东西藏在自己身上。我猜到了。

“你给我，我来埋……”

“喔，老乡！那怎么行？应该放在澡堂的脱衣间的地板底下……”

“什么时候才能在这里造好澡堂，你想一想！”

“你尽打哈哈，可是我很害怕！要被野兽吃去……胞衣是应该还给土地的呀……”

她转过身子，把一个潮湿的、沉重的包子交给我，羞答答地小声请求道：

“请你好好地埋一埋，埋得深些，看基督的面子……可怜我的儿子，做得好一点……”

……当我回来的时候，看见她从海边摇摆着走来，手向前面伸着，她的裙子湿到腰际，脸上有点红晕，好象从内部发出光彩。我扶着她走到火堆那里，奇怪地想：

“这是野兽般的力量！”

后来我们就着蜂蜜喝茶。她轻声问我：

“你抛弃学业了吗？”

“抛弃了。”

“是不是喝酒喝穷了？”

“是喝酒喝穷了，穷得一个钱都不剩，大娘！”

“你是这样的人呀！我还记得，在苏呼姆就看见你和头儿为了饭食相骂；那时候我就想到，这一定是个不要命的酒鬼……”

她的舌头有滋有味地舐着肿嘴唇上的蜂蜜，蓝眼睛一直斜看着树下，新生的奥廖尔人在那里安静地睡着。

“他怎样活下去呢？”她叹了一口气说，朝我身上看着。“你帮助我，谢谢你……不过，这对于他好不好，那我就不知道了……”

她喝了茶，吃了东西，画了十字。在我收拾家具的时候，她睡眼惺忪地摇晃着身体，一面打盹，一面想什么事，又用没有光泽的眼睛朝地上瞧着。然后，她站起身来。

“你难道要走吗？”

“走。”

“你小心，大娘！”

“不是有圣母吗？……你把他给我！”

“我来抱他……”

我跟她争了起来。结果她让步了，于是我们肩并肩地走了。

“但愿我不要老是摇晃才好，”她说，象办了错事似地笑了一下，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头上。

俄罗斯土地的新居民，一个不知前途如何的人，躺在我的怀抱里，神气活现地发出鼾声。海涛拍岸，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海面完全蒙着象白花边一般的浪花，树丛在那边低语，太阳照耀，天色快到正午时分。

我们慢慢地走着，有时这位大娘停下脚步，深深叹口气，把头向上一仰，四处张望，观看海水、树林和高山，后来又瞧瞧儿子的脸。她的眼睛被悲戚的泪水洗过以后，放出奇异的光芒，露出鲜明的色彩，燃烧着无穷无尽、蓝色的爱的火焰。

有一次，她站住说：

“主呀！这太好啦，这太好啦！最好老是走着，一直走着，走到天边。小儿子，他呢，长大起来，一直在自由里长大起来，在母亲的怀里，我的亲生的儿子……”

……海咆哮着，咆哮着……

一九一二年

耿济之译

莫尔多维亚姑娘

礼拜六，城里的七个钟楼都在开始号召人家去举行“通夜祭”①——从山那边，又听得见工厂里的哑声的汽笛，很忧郁的回答着响亮的钟声；这两种声音，有几分钟同时浮动在空气里面，互相的斗争着，这是两种很奇怪的不相同的声音：第一种，很亲热的叫人去；而第二种，却很不耐烦的赶人走。

巴渭尔·马珂夫是个铜匠，他每一个礼拜六从工厂的大门里走出来，心上总觉得一种烦闷的犹豫和羞耻。他不慌不忙的走着，让同志们赶上前去，他走着，手抓着自己的尖尖的胡须，而用那种赔罪似的眼光看着山上——那里是一片青绿的菜园，一楞一楞的菜和瓜果。那黑黝黝的果树林的后面，看得见灰色的三角形的屋顶和侧面的窗子，烟囱，高高的鸟窠儿，再高些，就是电火烧焦了的乌黑的松树的树尖；而在这松树底下的，是皮匠瓦谢京的房屋。巴渭尔的老婆，女儿和丈人住在那里。

“嗡，嗡，恩，……”在上面是这么暗示着的声音。

而在底下，山脚下，很生气的吼着：

“呜，呜，呜，呜……”

巴渭尔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头向前低着，不上劲的走上山去，沿着那个堆满了大石子的山路；——而同志们抄着近路，象

① “通夜祭”是希腊教的一种仪式。

黑山羊似的，穿过那些菜园，跳跳蹦蹦的走着小路。

一个铁匠，美沙·谢尔臼珂夫从上面叫着：

“巴渭尔，你来么？”

“不知道，好兄弟，也许……”巴渭尔回答着，他站住了，看着那些工人跳跳蹦蹦的爬过那个险峻的山坡。笑声，吹哨的声音，大家都很高兴的得着了放假日子的休息，油腻的手发着光彩，雪白的牙齿很顽皮似的闪烁着。

篱笆响动了，那个菜园的女主人伊凡尼哈很粗鲁的迎着工人骂，——向来总是这样的；而太阳，远远的落到了河那边的克聂热伊树林的背后，照耀着那个凶恶的老太婆的褴褛的衣服，蓬蓬茸茸的；而她的灰白的头发，也反映着黄金的颜色。

下面是一股乌焦的油腻的气味，还有池塘里的潮湿气味，而山上，是新鲜的嫩王瓜，茴香，黑葡萄的香味；教堂里的钟声已经很快乐的唱着，老太婆的骂声都沉没在钟声里面。

“是了！”马珂夫很难受的想着，“很难为情呢，没有勇气是很难为情的！……”

他走上了山，看着下面：那里竖着五个烟囱，好象一个什么怪物，沉在河那边的池塘里面，伸开了他的沾着泥土的手指头。

那一条很淘气的狭狭的河，里面夹着一些弯弯曲曲的小岛，——全都是红的了，而在一些疏疏朗朗的杉树之间，好些池塘也变成了鲜红的斑点：晚上的太阳，穿过了山峰，反映在水里面，好象水上生了一层铁锈似的。

太阳的光线也很可怜，——池塘并不因为太阳光就好看些；这些光线，无影无踪的沉没在发酸的龌龊的水洼子里。

“要走才好！”马珂夫自己命令着自己。

但是，他思索着，又站了一二分钟……

在大门口迎着他的，是瓦谢京——这个人满身都是骨头，秃头，瞎了一只眼睛。为着要遮盖右眼的一个极难看的窟窿，他上街的时候，总戴着一副黑眼镜，因此，当地的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空眼睛瓦尔克”。他的弯鼻子底下，乱七八糟的长着一些铁硬的灰白胡须，在过节的日子，他把它们刷得象个胡子的样子，不知道用什么东西粘住了，因此，瓦尔克的嘴唇扒紧着，成了这么一个样子，好象他在不断的吹着热汤似的。

然而现在他的嘴嘻开着，很亲热的笑着；这瓦尔克喊喊喳喳给女婿说：

“请，请给一点儿‘礼拜六’！”

巴渭尔给了他二十戈比，走进一个小院子，满院子都长着草；院子的角落里，在槐树底下，放着吃晚饭的桌子，桌子底下躺着一只老狗楚尔京，在舐着尾巴上的草屑；老婆坐在阶沿上，伸开着两只脚；三岁的女儿沃里亚在踏扁了的草地上滚着，——她看见了父亲，就伸出两只龌龊的“脚爪”，稀开着指头，唱着：

“爸爸-爸！爸爸来啦！”

“为什么这样晚？”他老婆问，很怀疑似的看着他，“大家早就回来了……”

他不知不觉的叹了一口气——一切都永久是这个样子。他用手指头摸着女儿的鼻子，陪罪似的斜着身子看着他老婆的凸出着的肚皮。

“快些去洗脸！”她说。

他走过去，而后面一大套埋怨的话就跟着来了：

“又给老爹买烧酒的钱了？给你说过了一千遍，‘不要给！’哼，自然哪，我的话你会听吗……我不是‘同志’，整夜的在外面开会，象你们那些烂污货……”

巴渭尔洗着脸，竭力的多抹些肥皂水在耳朵里，为的是不要听这些听惯了的话；可是，这些话在他的耳朵旁边绕着，咭哩咕噜的，象锯着木头的声音。他觉得他的老婆仿佛用一个什么很钝的刨子在刨着他的心。

他记起了最初认识他老婆的几天；晚上，同着她在城里的街道上逛着，冬天冰冻的夜里，很好的月亮，乘着滑车从山上滑下来，到戏院子去看戏，以及影戏院里的甜蜜的时间，——坐在黑暗里，两个人紧紧的抱着，那是多么好，而眼睛前面奔走着没有声音的影子的生活，感动得人要流眼泪，发笑得要疯狂。

那也是困苦的日子：他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看见一切都破坏了，一切都糟蹋了；很得意的拍着手的，正是那些凶狠的家伙，他们蹂躏着他所热烈拥护的……

鬈头发，灰色眼睛的沃里衮卡① 在他的脚底下盘旋着，嘴里唱着：

"爸爱我，爸买囡囡，买马儿，明天，明-明天……"

他把手指头上的水洒在女儿的小脸儿上，——那女孩子笑着，跑开去了；他很亲爱的给老婆说：

"算了罢，不要咕噜了！"

沃里衮卡很吃力的把那老狗楚尔京的头抬起来，命令它：

"看！唔，开，看！"

那狗很不愿意的摇着头——它已经是够了！张开了很大的嘴，短短的叫了几声。

"丈夫是这样的聪明脚色，看着同志比自己的家还贵重！"他的老婆又这么刨着他的心。巴渭尔站在房门的中间，从那个敞

① 沃里衮卡是沃里亚的小名。

开着的侧门里面看得见无穷无尽的远远的树林。以前，他曾经同着达沙① 坐在门口的凳子上，望着这个远景，说：

“唉嘿！我们俩来过活罢……”

“这是因为她现在怀着身孕，”他自己安慰着自己，把女儿抱到手里。

马珂夫不做声的坐到桌子旁边去；女儿爬在他的脚膝上，伸开着指头扒着父亲的鬈毛的潮湿的胡须，咕噜着。

“沃里亚明天去，爸爸，妈妈去，远远的去！坐马儿车，嘟！”

“沃里亚，不要吵！你一天到晚的……讨厌死了！”母亲很严厉的给她说。

巴渭尔很想用他那大羹匙的头子打他老婆的额角，打这么一下，使得满院子都听得见响声，甚至于街上也听得到这个很清脆的响声。但是他熬住了，皱着眉头，良心上很过意不去的提醒自己：

“觉悟分子……”

丈人回来了，坐在桌子旁边，他的满是骨头的脸上，很有味的翘起了薄薄的嘴唇，就从口袋里拿出半瓶烧酒。

“开头了！”达沙说着，象猫似的拖着鼻涕。

马珂夫低下头去，为的要掩藏自己的微笑：他知道瓦尔克的回答一定是：

“不开头呢，也不会完结！”

果然说了。老头子的独眼很可笑的盘旋着，看着那烧酒怎

① 达沙就是他老婆的名字。

样的吹泡。他喝了一口，很响的咂着嘴，而那只老狗楚尔京很忙乱的看着他；老皮匠还对狗说：

“不给你。你要是喝烧酒，人家就要骂你呢。”

这句话也是巴滑尔听惯了的。这里，一切都是老套。

老婆咭咕着：

“忙呀，忙呀，天天的忙着，缝这样，洗那样；而那个倒霉东西，在篱笆外面叫着，偷黄瓜……”

她的身体很大，很丰满，面孔圆滚滚的，雪白的光滑的很好的额角。耳朵是小的，尖尖的，很讨厌的动着。

然而她现在不很漂亮了：头发也不梳，因此，她的头显得非常之大；乱七八糟的，屡次粘着汗和灰尘的头发盖着额角和耳朵；鼻子总在鼓着气，喘着；而很大的鲜红的嘴唇，表示着那种恶狠狠的样子，仿佛是发肿了。如果一股头发掉在她的嘴边去了，她就用羹匙的柄把它拨过去。油腻的上衣，在肩膀底下已经破了，胸口的钮扣也扣得不整齐。圆滚滚的粉红的手，一直露到手臂弯，上面盖着一条条的乌黑的污垢。而在下巴颏的尖头上，挂着一滴红褐色的麦酒。

“梳梳头，洗洗手，其实要不了多少时候，”巴滑尔偶然的想着。

她要明天吃过中饭才梳头了，穿一件黄绿条纹的上衣，淡紫色的裙子。裙子掀在她的肚子上，可以看得见长统靴子上的扣子，甚至于一段袜子——黑颜色黄星星的，这是她最喜欢的袜子，她买着这双袜子的时候，很快乐了一阵。

晚上，她同着他，挺出着肚子到大街上去，她的嘴唇很严厉的闭紧着，眉毛很有意思的皱着，所有这些神气，使得她很象一个小店铺的老板娘；遇到同志和工友们的时候，巴滑尔就要觉得

他们的眼光里含着讥笑和侮辱他的火星。

于是他觉得发热，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很笨重的，一把抱住了他，抱得他气闷，发胀；他很要想想别的事情——自言自语的想着。

“今天吃中饭的时候，那个打图样的工友讲起法国的电气技术。”

老婆吃得慌忙起来了；而丈人吃得便慢了。他的嘴唇发抖着，而脸和秃头都反映着暗暗的笑容。

“这是组织！”巴渭尔幻想的说着。

“哦，德国怎么样？”瓦尔克用一种甜蜜的声音问着，抬起眼睛看着天。

“那边很好；那边的党的机关象机器似的工作着。……”

“谢谢上帝！”老头子说，“我已经不放心起来了：德国人的事情难道完全都好吗？”

瓦尔克的声音很尖利的叫着，而巴渭尔很不好意思：他已经知道这老头子的乌黑的动摇的牙齿缝里，又要透出些什么话来。你看他鼓起着嘴巴，歪着头，象只乌鸦似的，一只眼睛钉住了女婿的脸，用那种挖苦的声调唱着：

“可见得在德国什么都好？而在口袋里怎么样呢？①”

他就在椅子上跳动着，哈哈哈的笑着。沃里衮卡也快乐得很，她拍着手，把羹匙落到椅子底下去；母亲打着她的后脑，叫着：

“捡起来，倒霉东西！”

女孩子哭了，低低的，很可怜的；父亲把她抱得紧紧的，四面

---

① 这在原文是“言语的游戏”，因为“德国”原文是германия，而“口袋”原文是карман。

看了一看：已经黄昏了，是时候了，暗的和亮的到这时候都混合起来，变成了模糊的灰色的景象。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些青年在唱着歌，听得见很起劲的手风琴的声音；而巴渭尔的周围，只听见丈人的说话，象蝙蝠似的在纠缠着：

“不行，你不要管德国，你要想想你的口袋，我请求你！讨了老婆，就应当想想口袋，啊！假使小孩子已经一个个的生出来了，那就要替他们做一个安稳的家庭，这是要口袋里有钱的，啊，啊！”

马珂夫拍着睡着去的女儿，心上想起他的丈人：四年以前的瓦尔克，据他所知道的，不是这个样子，简直是另外一个人；他还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厂房里的群众大会上，这个老皮匠，揩着眼睛上的小泪珠叫着：

“孩子们！你们真可怜，唔，反正是一样的！一直往前走！勇敢的往前走！嘿，我们自己可怜自己，照着人家的命令过活；我们是为着你们受了这些苦，你们现在又要为着自己的孩子们受苦了……”

有一次这老皮匠和巴渭尔说：

“我看着你，好兄弟，听着你，可惜我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唉，我要有你这么样的一个儿子……”

然而，自从城里那些“爱国派”挖掉了瓦尔克的右眼，这老头子就陡然的退化了。

“退化的也不止他一个人。”巴渭尔很忧愁的想着。

他老婆很气愤似的收拾着桌子上肮脏的碗盏，碟子响着，羹匙掉下来，而她还要叫着：

“捡起来！你知道我很难弯下身体去。”

“不行，你把那些‘政治’让外国去管好了，而自己管管家里

的事情！”

马珂夫抱了睡着了的女儿到屋子里去，阶沿上的木板叫着，老婆也跟着这种声音叫着：

“要不是这些蠢事情……”

“是啦，是啦，是啦！”丈人的木头似的声音啦啦啦的敲着。

从乌黑的树林背后，升上了淡红色的月球；巴渭尔坐在阶沿上，他老婆就在他的旁边，他摸着她的头发，差不多是嘁嘁喳喳的对她说：

“假使把我捉到了监狱里去，同志们会来帮助的……”

“怎么啦，你等着罢！”达沙拖着鼻涕。

“我们大家一定要组织起来……”

“你去组织好了。干什么又讨老婆呢？”

他心上，他的脑筋里闪动着他所贵重的思想，他不听见达沙的烦闷的反驳的话；而她也不听他。

“不要给我讲那些废话！你以前一个月拿回来一百卢布呢，现在呢？”

“这又不是我不好，这是一般的条件……”

“你不要管那些条件……离开你的那些同志，工作好了……”

她也愿意很亲热的，很有理由的讲，然而一天到晚忙着，已经累了，要睡觉了。这些话已经这么讲了四年，一点儿也没有什么改变，她可怜丈夫，替他害怕，他是那么慈善，那么蠢，象向来一样，总是那么倔强。她知道自己不能够克服他的倔强；她心上替自己害怕，替女儿害怕，这种恐惧一天天的大起来。可怜丈夫的心也在一天天的增长起来，简直是在压迫着她，然而她找不着

表示这种心思的字句，反而变成了恶意了。

而他看着：院子里的槐树的影子爬到他的脚跟前来，那影子的无数的尖尖的指头很贪心似的抖动着，伸张过去；他尽想着将来的事情，很神秘的对他的老婆说：

“你看，在法国已经……”

“不要说了！”她很忧愁的拦住他的话，昂着头对着天，差不多象是喉咙里塞紧了什么似的叫着：“要知道活不到那种时候，要知道我们的孩子……”

“他不做声，他仿佛是从遥远的光明的高处被人家扔进了这个小院子，被一些歪歪斜斜的小笼子挤得紧紧的。

她呢，心上要想哭出来，然而愤怒使她的眼泪干枯了，不过喉咙里哽咽着；她很沉重的站起来的时候就说：

“我去睡觉了。你又要到同志们那里去了？……”

“是的。”他停了一忽儿才回答。

她走的时候，又很响的罗嗦着：

“把你们都捉光了就好了，你们这些天杀的，也算是个结局！也许，倒可以变得聪明些……”

月亮已经很高了，影子都短了些。狗叫着。

那个游荡的婆娘芬卡·鲁珂维察，在什么菜园那边，用喝醉了的哭声唱着：

> 我的亲爱的逛着伏尔加……
> 啊呀呀，淹死了，我的冤家……

有时候，这种谈话的结果就要大吵大闹：达沙叫着，恶狠狠的兴奋着，喘着气，挥着手，她的很大的胸部在那肮脏的上衣里面很不好的抖动着；巴渭尔看着她这种时候的样子真要恶心，他

着她所不喜欢的小孩子的摇篮。

马珂夫坐在板凳上，用手撑着醉昏昏的头，无头无绪的想着生活里的恶意的玩弄：人越是要好的，他所得到的越是不好。

有一个什么人坐在他的旁边来了，他抬起头来，——自然，这是一位姑娘，他觉得，正应当有这么一回事：深更半夜一个人坐在这种荒僻的地方，除掉贼或是娼妓，还有谁会跑到他跟前来呢？

他和她讲了一阵，后来，很久的在街上走着，一路上巴渭尔醉昏昏的给她讲些自己的不幸的结婚，说他的老婆不是他的知心人，也不能够对着她表白自己的整个的心。

那姑娘说：

“这是常常有的……”

“常常？”巴渭尔问了，“你怎么知道呢？”

“常常抱怨呢……”

巴渭尔看看她的脸——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很普通的这一类游荡的姑娘们的脸。

他记起了自己的老婆，他恶意的想着：

“给你受用罢！我就同这个姑娘去……”

到了她的家里，他又讲起生活，讲自己的思想，后来就躺下去睡了，她还没有上床来就他，他已经睡着了。

早晨，他很不好意思的，同着她喝茶，竭力避开那姑娘的眼光；走的时候，他要给她三十五个戈比，这是他身上所有的钱了。

然而她很平心静气的推开他的手，很过意不去的说：

“为着什么呢？不要的。”

他不喜欢她的姿势，她的话也象是很讨厌似的。

“不要这样，你拿着罢！”

“好！”她同意了，拿了那两个小银角子。然而，她耸耸肩膀又重复的说：

“不过一点也不为什么，要知道……”

“她马上要请我再来了，”巴渭尔穿着大衣，一面想着，“一定要说她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在家……”

而她，眼睛看着地板，看着他的脚底下，思索着似的说：

“你昨天谈的话很好……说我们姊妹们，说我们女人……”

这几句话，真的恭维了他，暂时把他那种看轻她的感觉打消了。他赔罪似的笑着，就说：“要是这样，我就很高兴……我喝醉了，要知道我平常是不喝酒的……再见罢！”

她不做声的伸出手来。

他到了街上又想：

“没有请我再去。钱也想不拿，——为什么？”

他不能够记起自己说的话，甚至于她的话也记不清楚了。

他又是满意又是可惜似的，奇怪的感觉着，跑到了家门口，心上还想着：

“再碰见她，还认不得她呢……”

雨淅沥洒啦的，他的大衣都打湿了，压在肩膀上，头痛着，只想要躺下去睡。

他的老婆不做声，甚至于看也没有看他。他在角落里坐了很久很久，看着她用了很大的气力拌着面粉，她手臂弯上的几个小涡儿，很美丽的，很迷人的，一忽儿发见，一忽儿消灭。整个的她都是那么肥满，那么结实。

为着要开始谈话，他就问：

“沃里亚在那里？”

"那里！今天是好人过节的日子，她同着外公到教堂里去了……"

巴渭尔很和平的说：

"这我却不懂得了：为什么三岁的小孩子，要同她到那种闷气的地方去，天还在下着雨。"

他说了，就停止了，记起了他已经不止一次说过这几句话，回答他老婆的报告。

她手底下的面粉响得更厉害了，桌子都在发着响声。

"给她说，你看你把我逼到了什么地步，看见吗？你把我往什么地方推，给她说穿了罢。"

他心里有点儿什么样的感觉跳动了起来，他就走到她跟前，把手放在她的圆滚滚的肩膀上。

"不要爬上来！"她叫了一声，推开他的手，脸胀得通红，甚至于脖子上都充满了血影。

"滚你的蛋，不然，我就这么打你一个巴掌！"

她伸直了腰，用手理一理头发；而她的手上沾着许多面粉，所以她的头发都变了灰白的了。

瓦尔克抱着沃里亚走进门来，脱掉了眼镜，一只眼睛闪烁着，说了：

"上帝送了仁爱来……"

"爸爸！"那女孩子叫着。

巴渭尔想去抱她，但是说起来昨晚上是在那种地方过的夜，就很忧郁的弯着背，走出去洗手了。

老婆整天的拖着鼻涕，而丈人不断的讥笑他。

"怎么啦，'社会政治家'先生，你怎么不吃肉馅饼呢？你吃

罢，现在离着工人等级①的胜利，离着一切叫化子都有肉馅饼吃的时候，还远得很呢！”

“你还是不要惹我罢！”巴消尔很不愿意的回答他。“要知道这是没有什么结果的……”

“这样。对了！”瓦尔克表示同意，“没有什么结果的……”

过了几分钟，他又开始了：

“你们的几双鞋子，我修好了，你看见没有？”

“看见了。”

“满意罢？”

“谢谢。”

“达里亚②，他还感谢呢；到没有吃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感谢当面包吃……”

雨打着窗子，阁楼上呼啦呼啦的刮着风，有个什么东西敲着似的。屋顶上的松树响着，没有关上的侧门扑通的一撞，门闩碰着发响，而水流到木桶里去，又象是唱，又象是哭的吵闹着。屋子里是昏暗的，一些烤焦的葱，还有皮革和树胶的气味。

马珂夫看见那小女孩子都觉得到大人的情绪：她很害怕的看着大家，眼睛里表示着怀疑的神气，皱着眉头，要想哭出来。

“她的将来怎么办呢？”他看着那孩子，心上这样想，自己觉得对她不起。

“到我这里来，好孩子！”他叫着她，擦擦自己的手；然而沃里亚跑到他跟前的时候，母亲就抓住了她叫：

“你敢去！”

沃里亚哭了，把脸闷在她母亲的膝盖上，然而她母亲站了起

① 即工人阶级。

② 就是达沙的名字。

来，把她推到角落里去：

“去睡罢，躺死罢！我不要看见你……”

巴涓尔也站了起来。他脸上觉得发热，而背上一阵寒冷很尖利的刺着他。

“你要是再，”他跑到老婆跟前说，“再敢……”

他老婆把脸凑过来，喊喊喳喳的，充满着痛苦和狠毒的声音，请求他：

“唔，打罢！唔，打下来！”

而丈人手里抓着一个楦子，跳起来叫喊着：

“哎唷，哪！这样的团……团结精神……嗯！”

巴涓尔推开了老婆，拿了帽子，就冲了出来。

他在雨地里跑着，绝望的想着：

“要不是他叫起来，我简直要把她……”

迎着他的是一阵阵的龌龊的水，浇在他的脚上，而风把秋天的冷雨吹在他的脸上，许多刺痛着的雨点。

他又在这个姑娘家里，坐在桌子旁边，把一件淋湿的上衣丢在地板上，一只手挥着，别一只手擦着喉咙，很慌忙的讲：

“我不是畜生！我也懂得并不是她的不好……”

那姑娘很担心的在房间里转着，象个陀螺似的，仿佛有什么看不见的力量在赶着她；她生着茶炊，在自己的膝盖上折断那些小柴片，拨动着煤炭；她的赤裸裸的肩膀上披着一条大围巾，那围巾的下角，象翅膀似的，跟着她的旋转，到处飞舞着。

“我到你这里来了，我还有同志，可是对他们说起这种事情，实在太难为情了，虽然他们也一定经过这种日子，在家庭里面大家互相的磨难着，为着什么呢？你说罢，为着什么呢？”

“我又不知道，”他听见这么一声低低的回答。

“这种腐烂的生活一直烂到大家的骨髓里，烂到大家的心里，这样，忽然间有一天心痛起来了，痛得那么样凶狠，恶狠狠的……”

那姑娘走到他跟前，很小心的摸摸他的衬衫，眨着眼睛的说：

“你打湿了，我这里，什么也没有……怎么办呢？”

“不管它！”他请求她，抓起她的一只手。

她轻轻的拔出手指头去，很担心的接着说：

“你要伤风的，要生病的！这对于工人真是倒霉了！”

她洒脱了手，走到堆草的那间屋子里去，可是，立刻就回来了，拿来了一块什么花布，把它在自暖壶的烟囱上烘着，不关心似的劝着她的客人：

“你换了衣服罢……这虽然是女人的，可是干的。”

她把花布衣服丢在桌子上，又到那草屋里去了，而马珂夫看着她的背影，仿佛在梦里似的想着：

“命运！这是什么蠢话，命运！简单的一个问题是你往那里去？而对于命运反正是一样。”

不知道从那一方面爬出来了一些讥刺的想头，渐渐的发展着，仿佛是他的丈人在用那两片薄薄的嘴唇给他喊喊喳喳的说着：

“怎么啦，逼住了？同志们，啊？你在这种困难的时候，为什么不跑到同志那里去，你应当到他们那里去呀！啊哈，难为情哪？”

他紧紧的抚摸着自己刺猬似的剪短了的头发，很怨苦的笑了。

“你怎么啦！”那女主人从门那边看着他，很认真的问他。

潮湿的衣服沾在他身上，引起一阵难受的寒冷。巴渭尔很快的把衣服脱了，就用那一件很长的女人衣服裹着身体。

“这样好了，”那姑娘走进来，说着。

“好笑罢？”他问。

“好笑，”那姑娘表示同意，但是她脸上连笑容的影子也没有。

巴渭尔第一次才钉住了她，很没有礼貌似的看她：小个儿，矮矮的身段，高高的颧骨，狭长的不大明显的眼睛。

“‘好笑’，你却不笑！”他说着，四周围看了一看。

房间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一个柜子，这就挤满了，门那边还有一个大炉子。前面的角落里，供着一个小神像，神像的上面插着些杨柳和纸花，黑色的墙壁上挂着花花绿绿的图画，有些蟑螂在上面爬着，发着响声。墙壁的罅隙里嵌着麻布绦。窗子很小，四方形的，上面的玻璃陈旧得模糊了。

那姑娘低着头在看自暖壶，没有回答巴渭尔的话；他觉得自己很不好意思，很不痛快，自己想着：

“蠢家伙，大概是。”

他就问：

“这是厨房？”

“是的。”

她把水滚着的自暖壶放在桌子上，切了一大块面包，倒着茶，低低的，象窗子外面的雨一样单调的讲了：

“两个老太婆住在这里，老处女。不过她们差不多从不在家里烧饭，总在找着有钱的熟人，吃饭就在他们那边吃。也不常常住在家里。我这里除掉面包，什么也没有了，对不起！”

“我不要吃，”巴渭尔说着，觉得更加不自在起来：唔，干什么跑到这地方来呢？

忽然间，出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很严厉很大声的问她：

“你登记了？”

“在什么地方？”

“在警察局里？”

她很平心静气的回答：

“怎么啦，自然登记了的！我是她们的厨娘，又算是丫头。白天里，可没有什么事情做……”

巴渭尔觉得不对，觉得有了误会……

“我问的不是那个……”

她猜着了。她那颧骨很高的脸暗淡了，眼睛完全闭上了。

“啊嘿，”她祷告着似的说：“这……这是说我昨天在马路上。我并不干那样的事情。”

他不相信。他伸直了身子，靠到椅背上去，笑着，看着她，他觉得好笑，笑她隐瞒自己的职业，真好笑，而且可怜她。

那姑娘的歪斜着的眼睛忽然张开了，——眼睛是蓝的，温暖的，很有趣的照耀着她的颧骨很高的脸，稍微显得美丽些。

“我那是随随便便的，昨天那个样子，”她说，手里抓着面包屑，把它们搓成一些小球儿，“我也觉得气闷，就出去了。也许，我那时候简直想跳到河里去呢，而你刚好坐在那里。我想，一个男人，他也觉得难受呢！我就走到你跟前。而你立刻就讲起话来了。我看得出你是在不好过，象是也在想那种罪过的事情……这差不多天天有的事情，自己用手枪打死呀，上吊呀……”

他听着，也不知道相信她呢，还是不相信，只在自己想着：

“‘就出去了。走到你跟前。’讲得多么无味。没有意思的姑

娘。”

而那姑娘，仍旧用那样平静的声调，简单的字句，讲着：她是莫尔多维亚人，家里也是有钱的，自己还认得几个字，在教堂办的初等学校读过书。一场火烧，把她的家毁了，父亲到西伯利亚去找田地，后来就没有消息了。她就到一个车站上去当丫头，在那里住了三年。站长有一个兄弟，是电报生。

“你讲话的时候，简直很象他。”

她又用那光亮的眼睫毛遮住了眼睛，很自信的重复着：

“简直，简直……”

“他在什么地方？”巴渭尔问。

那姑娘没有马上就回答。

“捉去了。”

她的字句里，听不出什么愁闷的意思；然而她很奇怪的旋了一下颈子，她的颧骨更加尖锐的耸起着，她的脸忽然间变得象狗的嘴巴似的，正要叫起来呢。

巴渭尔已经不想是不是应当相信她；不要想这种问题了。

她突然间很大声的说：

“我有过一个小孩子……”

“电报生的？”

“是的。生出来就是死的。”

“电报生那个小伙子，好吗？”

“是，是的。只他一个人：他自己说，大家都笑他。就这么把他一个人抓去了。把我就赶掉了。”

烟囱里，风在吼着，简直象一只没有人管的老狗。

生活完全成了虚伪的了，而这种虚伪，好象铁锈似的。在马珂夫心里啃着他自己对于自己的尊重。

他爱他的老婆——爱抱她的温暖的强壮的大身体，她那很乌黑的眼睛有一种很贪心的叫着他的眼光，这眼光对于他是个不能抵抗的权力。

有时候，在心绪好的时候，她很沉着的，不知道为什么带着一点儿鼻音的说：

“喂，你来罢，抱一抱你的老婆，亲一个嘴，啊，你这个淘气东西。”

然而，曾经有过那种日子，好几个礼拜，他差不多忘记了地球上有这么一所乌黑的屋子，在那城外的地方。这所屋子，象一个地洞，只有两个半明不暗的窗子，屋顶上盖着青泥苔，而乌黑的房间，象个地坑；那里面住的女人只是个不做声的驯服的畜生。所有这些，都在他记忆之中，渐渐的溶化下去，变成了用不着的东西。假使有时候，这些东西偶然象个无味的梦境似的，出现在他的脑筋里，巴渭尔也很满意的想着：

“那是过去的了！”

最初，他非常之想把所有这些事情都讲给老婆听，要讲得她觉得自己对他不起，要她懂得这心里的矛盾对于他和她是有多么样的危险。

然而，开始这种谈话是有些害怕的，她和气的时候，可以和她讲话的时候，很快的就过去了，快得捉摸不定的；他要是远远的开始谈起什么事情，和家里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情，她却已经吃饱了，很疲倦的打着呵欠，用那种睡梦里的声音拦住他的说话：

“唔，你又来那一套空话了……”

而请求着，命令着：

“就这么爱我好了，不用你那一套话……”

如果他还要继续的说下去，他老婆的眉毛中间就要发见忧郁的皱纹，她的眼睛发亮了，干燥了，她就开始很生气的教训他：

“你，算了罢，我给你说，你想想，你有孩子！书总是有的，一书架的书……书呀，同志呀，所有这些东西，对于讨了老婆的人，是用不着的……你看看，所有有家眷的人都离开了你们，自己做着自己的工作，乖乖的，为着老婆，为着孩子。只有一个谢尔臼珂夫同着他的马史卡，混在你们堆里，可是，你怎么比得上他？他上一个月总共只拿着了三十六个卢布，罚了两次……”

她很起劲的很细致的在当地打听着一切“消息”“谣言”，所以她知道许多人的坏处，她从不讲什么人的好话的，而总是咂着嘴很得意似的讲许多幸灾乐祸的话，时常都是些不正确的消息，就这么一大堆一大堆的堆到她丈夫头上去。

“没有这么一回事，达里亚！”他想停止她的说话。

她哭着似的反驳他：

“唔，自然哪！我知道，你只相信同志的话，不相信老婆的话……”

巴渭尔的好意，受着她这种说话的压迫，仿佛是在挤出血水来；这种好意，受着压迫，失掉了一切力量，就这么在他的心里无影无踪的死灭了；他的心就一天天的更加沉默了，在老婆跟前他的心是沉默惯了。

他不回答她的话，只是听着，轻轻的吹着口哨，很模糊的想着：

“不会了解的。难道就这么永久不了解了吗，……”

很想要一种特别深刻的充实的女人的亲爱，这样的亲爱，要能够燃烧着肉体，能够帮助心灵的发扬，使得它更加光明些，更加热烈些。然而为着这种亲爱，一定要走到城的那一头去，到那

个不美丽的莫尔多维亚姑娘黎沙那里去；她倒会听他关于生活的叙说和对于将来的幻想，而且爱听。很有趣的看见这样的人，她能够对着你坐着，仿佛昏晕之后醒过来，很贪心的吞着你的每一个字眼，象吞着空气似的。

她的心胸里也有些异样的东西，巴涓尔所不大了解的东西，有时候，仿佛是一只小小的灰色的鸟儿在那里唱着。

“你到教堂去吗？”有一天她靠在他身上，问他。

“不。你知道……”

巴涓尔很长久很热烈的解释给她听，为什么他不到教堂里去；然而，等他讲完之后，莫尔多维亚姑娘低低的说了：

“一样的！你说要有地球上的和平，而教堂里也在祷告着‘全世界的和平’……”

“不对，你等一等！我是讲斗争……”

“你要的斗争，就是为着要大家和平……”

他又反驳她，兴奋起来，挥着手，拳头在桌子上打着，自己觉得越说越好，越说越容易表示自己的思想，因此更加高兴，更加起劲的说下去。

而莫尔多维亚姑娘静悄悄的，倔强的反驳他：

“不，我喜欢祭司用那种低音的声调说着：‘把和平赏赐给你的世界。’对于我是一样的，不管是谁说的，只要人家听见：需要和平！”

她很近的站在他跟前，看着他的眼睛，很害怕的，静悄悄的说：

“你看，大家都是凶恶的，到处都要打架！在酒店里，在市场上，到处！玩罢，也要打起来；寻快乐罢，也要打起来。在教堂里，也还要发狠。争夺着坐位。小小的孩子，也要挨打。要捉

人，要绞死人。多少人被杀着！在警察厅里打得多么厉害！自己还要打自己，这也是发狠，自己打自己！我那一次发狠要想杀自己，恨着自己：活它干吗，倒霉东西！好人简直没有，所以这么可怕。这样，好人是很少的，这里一个，那里一个，简直不觉得……”

他笑了她，然而她的话说得很简单，没有一点儿烦难，没有一点儿勉强人家接受的意思；这种说话使得巴渭尔心上很原谅她，仿佛在她的简单的信仰和他的严厉的智识之间放下了一根线索；使他们互相接近起来。

他许多次回到这个谈话来，有时候说正经话，有时候说笑话，然而他总是碰见她的巧妙的抵抗：莫尔多维亚姑娘不反驳他，但是不相信他的理由。

“你看得那么远，要得那么多！”他笑着说，“我和你还看不见和平呢，我们的生活在斗争里面……”

她想了想，就回答说：

“只要知道明天将要很好，那么，今天就是坏些，也就不那么吓人了，而且也不觉得坏得那么厉害了。”

巴渭尔有时候坐在黎沙那里，想起老婆来：他的手就委靡了，心上一阵痛苦的滋味，身上发冷，很羞耻的，发狠的骂着自己：

“有智识的人，等等！而自己传染了资产阶级的腐化，而自己，还要那样的……”

然而，从这种难受的思想想出去，还有各方面的，生活的深处的念头；那些念头是不清楚的，可是，很想要把它们说出来。他又在黎沙跟前，展开他的受尽了痛苦的心，说着自己的老婆，说还是爱他的老婆，但是没有她——没有黎沙，他是很困难的。

"象和你这样的谈话，我不能够和别人去说。男人大概总有一些心事，只能够和女人去谈，然而和我的老婆，我可不能够谈！和同志们，也不能够……不好意思，很难为情讲自己的私人的事情；不做声呢，又不行！"

她那粗糙的手掌，很瘦的手，很长的手指头摸着他的头发，——听着。

"我试过的，我和他们讲，他们就照着书本上的话回答我。那些书，我自己也会读的！大家都怕羞，不肯公开的说一说自己……也许有许多人和我一样的痛苦，这痛苦是随便什么书上也没有写过的，只有心上写着，要讲出来又怕羞，然而应当讲出来呀，这实在是痛苦！"

他面前，碧蓝的眼睛发着亮光，他也就忘记了这狭长的眼睛是歪斜的。黎沙的手在他的头上或者肩膀上抖动着，仿佛回答着他心上的震动。

他抱着她，叫她坐在自己的怀里，烦闷着，突然爆发的情欲燃烧着，在她的粗糙的发热的巴掌上，嘴唇上亲嘴。

"不要紧的，好人，"她低低的说着，眼睛渐渐的张开来，"过一些时候，自然就好了……"

有时候，他把头枕在她的膝盖上就睡着了，而那姑娘一动不动的坐着，一直等到应当叫醒他的时候；她坐着，简直象个奶娘似的，轻轻的摸着他的剪短了的头发。

……巴渭尔拿着些报纸来，把这个花花绿绿的纸张摊在桌子上，低着头伏在上面，带着一点儿郑重的态度读着：关于欧洲的以及全世界的同志，关于他们的不断的斗争和工作，关于党的领袖，关于每天的战斗里的不屈服的战士。

她坐着不动，低低的偶然问他一些什么；然而巴渭尔相信莫

尔多维亚姑娘全都懂得。

他发见：只要读到关于英雄，首领……她的脸就很奇怪的扯长着，而她那碧蓝的眼睛闪烁着，简直象个小孩子在听着神话里的故事似的。有时候，这种呆呆的眼光甚至于叫人不舒服，好比一只聪明的忠心的狗，它在深沉的想着什么：——只有它自己的不会做声的畜生的心灵能够懂得。在这种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矮小的姑娘，平心静气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她常常问：

“那个名字，你怎么说的？”

停了一忽儿，她很清楚的念着那个名字，又问：

“俄国话是什么呢？”

“不知道。我们俄国没有这样的名字。”

“难道我们没有这样的圣人！”她不信任的不快乐的问着。

巴淯尔哈哈的笑了。

“圣人，好姑娘，不干我们的事！我们住在地狱里，圣人是没有的。……”

“要有的……”她有一次这样的说。

这短短的一句话的声音来得奇怪，仿佛半夜里的第一次的钟声，在乌黑的夜里，预先报告新的白日的产生。巴淯尔看着他女朋友的脸，然而没有发见什么特别现象。他想了想，问她：

“你问那些人名字干什么？”

她低了头不回答。他就很亲热的抬起她的脸，笑着问她：

“也许你想替他们祷告呢？啊？”

“那又怎么呢，”她说，“我就在祷告哪。不过我不叫名字，而只是简单的：‘上帝，帮助帮助那些做好事的人！’你笑罢，我是反正没有什么的。”

"这是没有用处的，黎沙！"

"谁能够怎么样，就应当怎么样帮助那些好人。"

"算了罢，黎沙！不对，你应当学得用另外的方法去帮助。"

"等我学会了，我就用另外的方法……"

她靠紧了他的身子说：

"这是不要紧的：这又不会得罪他们……"

巴滑尔抱着她，不做声，想着一些不清楚的痛苦的事情。

同志们看见他有时候躲避着他们，躲避老婆，不知道他把那部分时间用到什么地方去的；但是，他们不做声，假装着相信他的解释。

只有那个快乐的铁匠美海洛·谢尔臼珂夫① 有一次问他：

"巴沙②，你怎么也轧上了姘头了？"

巴滑尔被他出其不意的问住了，就很不好意思的问了一句：

"还有什么人也……？"

那美海洛是个麻子，他象旋风似的忙乱着，挥着两只火烫了的手，哈哈的大笑起来：

"我这一次干得你好！怎么啦，好兄弟，啊？唔，现在我去告诉你的老婆……"

"不要，你不要说！"巴滑尔很认真的请求他。

"你给我什么？把涅克拉索夫诗集给我，啊？"

"不给。我自己会给她说的。"

谢尔臼珂夫很奇怪的看着他：

"你说。给老婆说？"

"唔，是了。"

---

① 美海洛就是美沙的本名。

② 巴沙是巴滑尔的小名。

“干什么?”

“应当要说呢!”

美海洛皱着他那凹下去的额角，斜着眼，眼看着旁边，叹了口气说:

“你这大概是很认真的了? 那又怎么呢，这是好的! 大家看得出她不是你的配对。她是个市侩，生来就是个市侩，骨髓里都是市侩。黑马总是洗不白的，何必去枉费时候……”

“他不了解的，”巴渭尔心上想。

“你不喜欢她，”他低低的说。

“对了!”谢尔臼珂夫讥笑似的表示同意，“这是对的:我喜欢别一个，不喜欢她……”

于是巴渭尔就问他:

“你也是这样么?”

“什么也是这样? 唉，是了……”

那铁匠很不快乐的笑着，简单的说:

“是呀，好兄弟，我也是这样。”

巴渭尔很奇怪的看着他，很小心的问:

“这又为什么呢? 你们俩不是很好的……你的老婆是同志……”

“就是这么一回事了，就因为她是同志!”谢尔臼珂夫很愁闷的叫着，“这才真是个问题，她拚命的咳嗽，干枯下去了，她这个同志……”

他们两个人是在工厂的院子里谈话的，在那墙脚下，墙壁上满是煤灰，在他们的头上，机器上的出汽筒不断的很生气似的喘着:

“呜嘿，呜嘿……”

含着许多煤灰的空气里，充满着呼吼，喘气，叫喊，火的搧动和铁的响声。

"三年生了两个小孩子，"谢尔臼珂夫抽着香烟，很悲伤的咕噜着，"这是我们这等人受不了的。医生说，熬住点儿罢。唔，我就开始避免那个……我也实在可怜她！真是流眼泪的滑稽戏，我的好兄弟。我避开了，避开了，哼，结果跑到……跑到那种不应当去的地方去了！也许，我要闹出个大乱子呢。回头走罢，也是没有路……而且，回头走是个什么意思？老婆应当回到乡下去，可不是生孩子。孩子，好兄弟，不是我们养得起的。一般的说，什么是我们的呢？"

他说着，看看周围的一堆堆的旧铁，因为堆过了煤弄得乌黑的泥地，以及那些屋顶，都在喷着煤烟和蒸汽的屋顶。

"我们这些人被人家作弄的苦哪！一点儿彩头也没有得拿的，不行，巴沙！"

他把香烟头往背后一扔，就回到自己的工房里去了。他走路的样子，是巴渭尔向来没有见过的：低着头，时时刻刻回头看着，仿佛怕有什么人追他似的。等到他走进了铁匠间之后，巴渭尔才记起他向来是个快乐的淘气家伙，从不唉声叹气的，总是那么做戏似的，爱唱歌……记起了这些，巴渭尔就很深沉的思索起来了。仿佛刚才和他谈话的不是以前的谢尔臼珂夫，而是另外一个人，更加亲近的人。他第一次听见同志的简单的说话，说起自己有些什么痛苦；巴渭尔这样站在机器旁边想着：

"他现在能够了解我的了，我要和他更亲近些了，自然！我的生活是不好……"

这可没有办到：还没有过一个礼拜，人家在砖瓦工厂的附近找着了谢尔臼珂夫，把他搀起来一看，原来他不知道被谁打伤

了，他从此就进了医院，很久还没有出来。

“这是生活！”巴渭尔在家里的屋子里走来走去的想着，“唉，他真可怜，达沙，你真不知道他是多么可怜！他的人那么好……”

他坐在老婆旁边，放低了声音接着说：

“你知道，他不久以前还对我说起他的老婆……”

“他那个混蛋东西，不说起老婆也就罢了！”达沙很忧郁的答应了一声，“我可知道，人家为什么打他的……”

“达沙，你等一等！”

“你，自然随便什么下流东西都要替他辩护的，只要他是你的同志……”

他很严厉的说着：

“达里亚！我的同志里面，没有下流东西的！”

“不要叫！”

虽然他老婆用手臂推开他，他还是抱着她，和她讲了谢尔白珂夫的事情。起初，她听得很出神，然而，后来很生气的推开丈夫，就骂起来了：

“啊嘿，这种饿鬼！难道马里亚知道他的这些把戏的？”

“你不要想去告诉她啊！”巴渭尔吓得叫了出来。

“我一定要去告诉！一定，一定要告诉！”达沙狡猾的笑着说，“嘿，看书看出了什么把戏来了，混账东西！嘿，可怜老婆孩子生得太多呢，听见吗！呸！”

她生气的时候，总是挺直着身体，头昂起着，嗓子里喘着气，鼻孔那么鼓着，象马似的。所有这些使得她更加有那种诱惑的力量，然而同时也在推开巴渭尔，使得他心上很愿意她倒霉。他要看见她是病的，可怜的，恐惧得不会做声的，或者是叫化子，在街上走着，穿着龌龊的破破烂烂的衣服，很委屈的鞠躬着，请求谢

尔曰珂夫的老婆给她些东西；而那一个——谢尔曰珂夫的老婆是瘦瘦的很伶俐的聪明的女人；或者，他老婆要去请求那些她所懂不得的人，她的心是那么沉重的黑暗的圆滚滚得象个铁球似的，她是不能够了解那些人的。

礼拜六的晚上，巴渭尔坐在黎沙那里，低低的说着：

“人弄得了什么地步了，甚至于一切好的‘人道的’，反而当做是龌龊的东西。我的心上套住了一个圈套，不知道怎么样才解得开！我爱这个婆娘和女儿，自然是爱的，而她能够给女儿什么呢？我没有你，黎沙，也是不行。唉，莫尔多维亚姑娘，你的心真好，你是我的知己朋友……”

她低了头听着他，而很认真的，声音放低了，插进几句简单的话：

“不知道你要怎么样。想不出怎么样来帮助你……”

然而，她想出来了。

有一天，巴渭尔又和老婆丈人吵了嘴，心上受着许多压迫，很疲倦的在城里的街道上走着，走过一些栅栏，关得紧紧的大门和乌黑的窗子，春天的夜晚躲避着月亮的冷淡的光线，藏在人家的屋子里面。

“一方面是这样，别方面反是那样！”他一忽儿走在亮光底下，一忽儿又隐藏在树木和房屋的影子里面，心上这么想着，“不行，一切这些东西都要丢开！或者，象我所要的生活，或者，象她所要的爱情，我可要生活……够受的了！”

走起路来也是这么困难，仿佛两只脚被影子捆住了，象是陷在泥沙里面或是肮脏的灰土里面。他走到街道的另外一边去，满照着灰白色的月光的那一边。

整个城市渐渐的睡着去，很不愿意似的做着春天的不安宁的梦；然而在街上，还逛着一些黑黝黝的人影子，象是在找寻着什么，又并不要找到似的。一个黑影过去了，这是个骑马的人在鞍子上颠簸着，——而马蹄打着石头碰出两星青色的火星。

一个胖胖的警察牵着一个长头发的工人，用皮带套着他的头。那工人摇摇摆摆的走着，扬着手在威吓着什么人，嘴里咕哩咕噜的吵着，象个大蜜蜂似的：

“你等着罢，我还给你颜色看……”

邮政局的小官搀着一位瘦瘦的小姐走过去，留下一两句奇怪的话的声音：

“那是开着的，不过只开那么一点儿，谁也走不过去……”

狗也象在睡梦里似的叫着，把嘴脸伸出大门来；教堂里的看门的不慌不忙的打着报时钟，打了一下，等一等，等着那响声沉没到淡青色的空气里去，仿佛眼泪滴到一大杯半冻不冻的水里面去似的。

“十点钟。”巴涓尔数着。

他心上设想着莫尔多维亚姑娘的形象：小小的个儿，穿着灰色的裙子，黄色的上衣，胸口带着花边。她有三件上衣，都是黄的，深浅不同，而且都太短：她举起手来的时候，腰部就要露出来，弯下身子去的时候，背后看得见一段衬衫——乡下人手织的土布做的。裙子也是不称身的，歪斜着的。

“她的头发很好，”他自己提醒自己，想要找出黎沙和他老婆同样美丽的地方。

“很好的头发，软软的。眼睛也好，很可爱的……”

然而象是有人在反驳他似的：

“而膝盖是那么尖尖的。肩膀也是那样。”

……黎沙的窗子里乌黑的，他把脸贴在玻璃上，和向来一样，用手指头急促的打鼓似的敲着那窗洞上的洋铁烟囱，窗洞里的风车早已坏了。很久很久没有回答，后来，一个别人的声音低低的在烟囱口问：

"找谁？"

"黎沙在家吗？"

很沉闷的回答着：

"她不住在这里。"

"这是怎么的呢？"

"她走了。"

"什么时候？"

"四天以前。你请走罢。"

"等一忽儿！"巴渭尔大声的说着，把胸口紧紧的贴着墙壁，"也许她留下什么话要给我说呢？"

"你是谁？"

"马珂夫，巴渭尔·德美忒里支……"

"有一个字条是给你的，我把它从窗洞里塞出来……"

火亮了一下，又熄灭了。

火又亮了起来，而窗子好象是一个很大的黄面孔，上面画了一个十字形，这是黑色的窗格子。

从窗洞里，琐碎的响着，露出了一角白纸。巴渭尔抓住了它，摊开来，贴在玻璃上，读了上面的很大的不整齐的字母：

"巴渭尔·德美忒里支，我敬重的人我很爱上了你这很不好要和你老婆一样。因为我已经妒忌她起来了我恨她这于你一样不好所以我走了到不知道的地方去① 黎沙维他。"

---

① 原文的标点就是这样不齐全的。

他把字条抓在拳头里，然而立刻又摊开来，再看了看上面的爬着似的字，就把它撕得粉碎，发狠的笑着：

“想出了这个把戏，狗东西……”

他慢慢的把那些纸屑散在地上，看着田地里，那里一切都是死的，空洞的，象心里一样，这心是被骤然的恐惧挤空了。

“傻瓜……”

后来，他轻轻的，肩头磕碰着栅栏，往城外那边走，走着，很忧愁的抱怨着：

“唉，黎沙，唔，你到那里去了？……”

一九一一年

瞿秋白译

大 灾 星

一个闷热的夏夜里，我在市郊荒僻的胡同里看到一幅奇怪的情景：一个女人走到积在地面的一大片雨水中央，践踏泥浆，象小孩子们那样一边跺脚，一边用鼻音唱出难听的歌曲。

白天，雷雨在城市上面雄壮地过去了，大量的雨水泡湿了胡同里龌龊的泥土；水洼很深，女人的脚陷在里面，几达膝盖。从嗓音上判断，这个女歌手喝醉了。假使她跳得疲乏而倒下来，很容易喝上几口稀薄的泥汤。

我把皮靴的统子拉得高一点，走进水洼里，拉住跳舞的女人的手，拖她到干燥的地方。她最初显然惧怕了，默默地、驯顺地跟我走着，但是后来，她的身体强烈地转动了一下，挣脱右手，在我的胸脯上打了一下，喊道：

"救命呀！"

她又坚决地走进水洼，把我也拖进去了。

"魔鬼！"她咭哩咕噜地说。"我不走！我没有你也能活下去……你没有我也可以生活……救命呀！"

更夫从黑暗里钻出，立在离我们五步远的地方，恼怒地问道：

"谁在这里胡闹？"

我对他说，我怕这女人在泥汤里淹死，想拉她出来；更夫看了这女醉鬼一眼，很响的咳嗽了一声，命令道：

"玛士卡，爬出来呀！"

"我不高兴。"

"我对你说，爬出来呀！"

"我不爬出来。"

"我要给你两下，贱东西，"更夫说，他并不显得生气，随着带了喜欢说话的样子，和气地对我说道："她是这里搓麻绳的女人，佛洛里哈·玛士卡。你有香烟吗？"

我们抽烟，女人在水洼里勇敢地走着，喊道：

"长官们。我自己就是长官……我想洗澡，就去洗澡……"

"看你敢洗澡！"更夫警告她。他是长着胡须的、强壮的老人。"你瞧，她每天晚上这样胡闹。她家里还有一个没有脚的儿子……"

"她住得远吗？"

"应该杀死她，"更夫说，不回答我的话。

"最好送她回家去，"我提议。

更夫吹了一下胡子，用香烟的火头照我的脸，用皮靴沉重地踏着泥地走开了。

"你送她去吧！不过先要看一看她的嘴脸。"

女人坐在泥汤里，手泼着水，尖声地，粗野地喊叫：

"象在海水里一样……"

在我们头上黑暗的天空里，有一颗巨星映在离她不远的油腻的污水里。当水洼上扬起了一层涟漪的时候，——影儿消失了。我又走进水洼，挟住女歌手的腋下，举了起来，用膝盖推搡她，把她领到围墙那里去。她支住身体，摇晃着手，挑战似的对我说：

"你打吧，你打吧！不要紧，——打吧……你真是野兽……

你真是混账……你就打吧！”

我把她按在围墙上，问她住在哪里。她抬起醉醺醺的头，用乌黑的眼睛看我，我看见她的鼻梁陷落了，鼻子遗留的部分向上面凸出，象一粒纽子，上唇有一个伤疤，细小的牙齿露在外面，她的浮肿的小脸发出难堪的微笑。

“好吧，我们走吧，”她说。

我们靠着围墙走了。潮湿的裙裾拍打我的腿。

“我们走吧，亲爱的，”她喃喃着，酒似乎醒了一点。“我接待你……我要给你安慰……”

她领我到一所巨大的两层房屋的院子里去，谨慎地，象盲人似的在大车、木桶、箱子和放得凌乱的木柴中间走着，在房脚下一个破洞前面止步，对我说道：

“你钻进去吧。”

我扶着潮湿的墙，抱住女人的腰，好容易支住她那摇摇欲坠的身体，从很滑的梯级走下，摸着门上的毡子和把手，把门打开，立在一个黑屋的门限上，不敢走进去。

“妈妈，——是你吗？”一个轻轻的声音在黑暗里问。

“我……我……”

温暖的腐烂味和松脂的气味强烈地冲到了我的头上。火柴燃着了，小小的火光把小孩的惨白的脸照亮了一下，便熄灭了。

“有谁到你这里来呢？那是我，”女人说，她的身体重重地靠着我。

火柴又亮了，玻璃响起来，一只柔细的、可笑的手点着小小的洋铁灯。

“我的宝贝呀，”女人说，摇晃着身体，跌到角落里去了，——在那里铺着一张宽阔的床，比砖地稍为高一点。

孩子一面观察灯光，在灯芯燃烧着，开始生出花结来的时候，便把灯芯捻小点。他的脸是严肃的，鼻子很尖，嘴唇象小女孩似的浮肿。那是一张用柔细的画笔绘成的脸庞，在这黑暗的、潮湿的屋子里显得惊人的不协调。他弄好了灯火，用长着茸毛的眼睛看了我一下，问道：

“她喝醉了吗？”

他的母亲横躺在床上啜泣，打鼾了。

“应该给她脱衣裳，”我说。

“你脱好了，”男孩应声回答，垂下了眼睛。

我开始从女人身上脱去潮湿的裙子的时候，他轻轻地、干练地问：

“灯——要灭吗？”

“为什么？”

他不响了。我一面翻弄他的母亲，象搬动一袋面粉，一面观察着他：他坐在窗旁地板上一只厚木板制成的箱子上面，箱子上用印刷体写着几个黑字：

小　　心。

H·P·公司出品。

正方形的窗子的窗台和男孩的肩膀相齐。墙上钉着几条狭窄的纸板，纸板上放着几叠香烟盒和火柴盒。在男孩坐着的木箱旁边，还有一只木箱，蒙上一张黄草纸，显然作为饭桌之用。他将可笑又可怜的手叉在颈脖后面，举头向黑暗的玻璃窗外看望。

我给女人脱好了衣裳，把湿衣服扔在壁炉上，在角落里陶制脸盆中洗了手，用手绢擦干，对孩子说道：

“唔，再见吧！”

他看了我一眼，带着嘶嘶的声音问道：

“现在要灭灯吗？”

“随你的便。”

“你要走，不躺下睡觉吗？”

他伸出小手，指着母亲：

“和她一块儿。”

“做什么？”我愚蠢而且惊讶地问。

“你自己知道，”他十分自然地说，伸了个懒腰，补充了一句：

“大家都躺下睡觉的。”

我不好意思地回头看了一下：在我的右面是一只丑陋的火炉，炉底下放着龌龊的器皿，角落里木箱后面有几段涂着树胶的铁绳，一堆撕好的麻线、木柴、细木片和扁担。

一个蜡黄的身体在我的脚下挺直着，发出鼾声。

“可以和你坐一会吗？”我问男孩。

他皱着眉头看我，回答道：

“她到早晨也不会醒的。”

“我并不需要她。”

我蹲在他的木箱旁边，叙述怎样遇见他的母亲的情形，尽力说得象开玩笑似的：

“她坐在泥水里，两手摇着，象摇桨一般，一面还唱歌……”

他点头，现出苍白的笑容，搔狭窄的胸脯。

“因为她喝醉了。她清醒着的时候也是爱淘气的。真是象一个小姑娘……”

现在我审看他的眼睛，——它们真是带茸毛的，睫毛长得奇怪，眼睑上也长着浓密的细毛，蜷曲得很美。眼睛底下有青色的影子，使失血的皮肤显得更惨白了，鬈曲的栗色头发，象一只破

旧的帽子似的，覆盖在高高的额角上面，鼻梁上面有几条皱纹。他的眼神，注意的、安静的眼神是难以形容的。我好容易才忍受住这奇特的、非人的眼神。

“你的腿怎么样？”

他转动了一下，从破絮里露出一只象火钳似的干瘪的脚，用手举起，放在木箱的边上。

“你瞧这脚。两只都是一样的，从生下来，就是这样。不能走，也不会动，就是这样的……”

“纸盒里是什么？”

“那是装虫儿的，”他回答，用手取了脚，象取一根棒，塞进木箱底下的破絮里面，亲热地微笑，提议道：

“要不要我给你看一下。那末，你好好儿坐着。这类东西你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

他灵活地使用柔细的、长得不均匀的手，微微地抬起半个身子，从纸板上取下纸盒，一只一只递给我。

“你留神，——不要打开来，否则会跑走的！你放在耳朵上听。怎么样？”

“有什么东西动弹着……”

“啊！里面是蜘蛛，那个坏蛋！它名叫鼓手。狡猾极了……”

奇丽的眼睛和蔼地活泼起来，淡蓝的小脸上浮现出微笑。他迅速地运用灵活的手，把纸盒从木架上摘下来，先附贴在自己的耳朵上，然后又附在我的耳朵上，活泼地讲述道：

“那里是一只蟑螂，名叫阿尼新，好说大话，象兵一样。这里是苍蝇，绰号‘官太太’，是少有的混蛋。整天唠唠叨叨地骂人，甚至揪过母亲的头发。不是苍蝇，却是那个官太太，就住在窗朝

街上开着的屋子里，苍蝇极象她。这里是一只大黑蟑螂，名叫'老板'，它没有什么，不过是醉鬼，不要脸的东西。一喝酒，就在院里爬着，赤着身子，身上长着茸毛，象一条黑狗。这里是甲虫，尼可纪姆叔叔，我在院里把它捉住了，它是云游人，骗子手一类，好象替教堂募捐；母亲叫他'贱货'，他也是她的情人。她的情人有的是，象苍蝇一样多，尽管没有鼻子。"

"她打你吗？"

"她吗？哪里会！她没有我是活不下去的。她虽然是醉鬼，心地是很好的。我们这条街上全是醉鬼。她很美丽，也很快乐……一个大醉鬼，卖淫妇！我对她说：'小傻子，你不再喝酒，就会发财了，'她哈哈笑了。一个愚蠢的女人！她是很好的，等她醒过来，你就会看见。"

他那种可爱的、迷人的微笑，会使你生出难忍的、深厚的怜悯他的情感，而想大哭一场，向全城呼喊。他的美丽的小头在柔细的脖颈上摇曳，好比一朵奇怪的花，眼睛越发闪耀出活泼的神情，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吸引我。

我倾听他的孩子气的，但是可怕的絮语，一下子忘记了身居何处，现在忽然又见到那扇小小的、外面溅满烂泥的狱牢似的小窗，火炉的黑洞，角落里一堆麻线，门旁破絮上横躺着黄色的、乳油似的女人的身体。

"很好的虫匣子吧？"男孩骄傲地问。

"很好。"

"我就是没有蝴蝶——蝴蝶和螟蛾！"

"你叫什么名字？"

"连卡。"

"和我同名。"

“真的？你是什么人？”

“就是这样。什么也不是。”

“那才是瞎说！每个人都会成为什么样的，我知道。你是善良的人。”

“也许。”

“我看得出来的！你也是胆小的人。”

“为什么是胆小的？”

“我知道！”

他狡猾地微笑着，甚至对我挤了挤眉眼。

“到底为什么是胆小的？”

“你和我坐在一起，那就是害怕，怕夜里走路！”

“现在已经天亮了。”

“那末，你就要走的。”

“我还要到你这里来。”

他不相信，用睫毛掩住可爱的、毛茸茸的眼睛，沉默了一会，问道：

“做什么？”

“和你坐一会。你是极有趣的人，可以来吗？”

“来好娄。许多人都到我们家里来……”

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会骗我的。”

“我真的会来！”

“那末你来吧。不过你是到我这里来，不是到母亲那里，不要管她！你和我做朋友，——好不好？”

“好的。”

“就这样吧。你是大人了，那不要紧；你有多大岁数？”

"二十一岁。"

"我十二岁。我没有朋友，只有卡嘉一个人，拉水车的女儿，不过，她母亲因为她到我这里来，总打她……你是小偷吗？"

"不是的。为什么是小偷？"

"你的脸很可怕，瘦得很，那只鼻子象小偷的一般。有两个小偷常到我们这里来：一个名唤沙希卡，是个傻瓜，脾气坏得很；还有一个——叫做瓦涅士卡，脾气好得象狗。你有没有小盒？"

"我会拿来的。"

"你拿来吧！我不对母亲说你要来……"

"为什么？"

"没有什么。男人们第二次上我们这里来，她总是高兴的。她爱男人，真是倒霉！我的妈妈，她是一个可笑的女孩子。十五岁时胡搞，生下我来，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生下来的！你什么时候再来？"

"明天晚上。"

"晚上她便要喝醉了。你不偷东西，那末做什么事情？"

"卖巴伐利亚克瓦斯。"

"真的吗？你拿一瓶来，好不好？"

"自然拿来！我现在去了。"

"你去吧。来不来呢？"

"一定来。"

他向我伸出两只长长的手，我也用两手握紧两根又冷又细的骨头，摇晃了几下，不回头看他，一直爬到院子外面，象醉了似的。

天色发亮；金星在一堆潮湿的、倾圮了一半的建筑物上面颤栗，即将熄灭。地窖的玻璃窗，既模糊又龌龊，象醉人的眼睛一

般，从房屋墙壁下污秽的黑坑里，用正方形的眼睛望我。一个红脸的乡下人在大门旁大车上睡觉，伸出一双分得很开大光腿，浓厚坚硬的胡须撅着，白齿在胡须里发光，——那样子好象这乡下人在闭上眼睛，恶毒地，狠狠地笑着。一只老狗走到我面前，它背上的毛已经秃了，显然被开水烫掉。它嗅我的脚，轻轻地，饥饿似地吠叫了一声，使我的心充满了对它不必要的怜悯。

早晨的天空，——蔚蓝的、玫瑰色的天空，——映照在街头上滞积一夜的水洼里，它的影子使龌龊的水洼增添了可恨的、多余的、腐化心灵的美景……

第二天，我请求我街上的孩童们捕捉了一些甲虫和蝴蝶，在药房里买了美丽的小盒，随身又带上两瓶克瓦斯、饼干、糖果和奶油面包，动身到连卡那里去。

连卡很惊讶地接受我的礼物，张大了可爱的眼睛，——在日光下那双眼睛显得更加美丽。

"喔唷唷，"他用不象小孩的低音说，"你拿来了这许多东西！你是富人么？你既然是富人，为什么穿得那样坏？你还说不是小偷！这小盒真好极了！喔唷唷，——简直摸它都觉得可惜，我的手没有洗干净。里面有什么？啊，——甲虫呢！象铜的，简直是绿色的，啊，这小鬼……要逃走，飞走吗？这太好了……"

他忽然快乐地喊道：

"妈妈！快下来，给我洗手，——你瞧，他拿来什么东西！他就是昨天夜里那个人，把你拖了来，象是警察。这就是他！他也叫连卡……"

"应该对他说谢谢，"我听到背后一个不洪亮的、奇怪的声音。

男孩频频点头：

“谢谢！谢谢！”

一层象毛发似的浓厚的尘云在地窖内摇晃着。我隔着尘云，很难看清炉台上那个蓬乱的头，女人的丑恶的脸，闪耀的牙齿，——不由自主的、磨洗不掉的微笑。

“你好呀！”

“你好，”女人重复着；她的鼻音不很响，但是十分灵活，几乎是快乐的。她眯细着眼睛望我，似乎露出讪笑的样子。

连卡忘记了我，嚼着饼干，嘴里哞哞地叫着，小心谨慎地打开纸盒，——睫毛将黑影投到他的脸颊上去，增大了眼底下的青色。黯淡的，象老人的脸一般的太阳向龌龊的玻璃窗里窥望，柔和的光线落在小孩的栗色的头发上面，连卡胸前的衬衫解开着，我看见心怎样在柔细的骨头下面跳跃，把皮肤和看不见的小乳头微微地抬起。

他的母亲从炉台上爬下来，把手巾在脸盆里浸湿，走到连卡面前，拿起他的左手。

“逃走了！站住——逃走了！”他喊着，整个身体在木箱上旋转，抛开脚底下有气味的破絮，露出蓝色的、不能动弹的腿。女人笑了，拨动着破絮，也喊道：

“捉住它！”

捉住甲虫以后，放在自己的手掌上面，用浅蓝色的活泼眼睛望着，又用老朋友的口气对我说：

“这种虫子是很多的！”

“你不要压死它！”儿子严厉地警告她，“有一次她喝醉了酒，坐在我的兽笼上面，压死了许多！”

“你忘记了这件事吧，我的宝贝。”

“我只好埋葬它们，埋葬了许多时候……”

“我以后自己给你捕捉了许多。”

“捕捉了许多！你压死的那些东西全是有学问的，你这个小胡同里的傻瓜！我把那些死掉的虫埋在炉台底下，自己爬过去埋，那边是我的公墓……你知道，我有一只蜘蛛，名叫明卡，和我母亲以前的那个情人一样，他进监狱里去了，肥胖的、快乐的……”

“你真是我的小宝贝，”女人说，用黑暗的小手和呆钝的手指抚摸儿子的鬈发。然后用手肘推我一下，眼睛里露出微笑，问道：

“我这儿子好不好？你瞧那眼睛！”

“你把一只眼睛取去，可是把脚还给我吧，”连卡提议，得意地笑了笑，一面审视甲虫。“它是铁的！多肥呀！妈，他象那个修道士，你替他编梯子的那个，——你记得么？”

“怎么不记得呢！”

她于是笑着告诉我：

“你瞧，有一天有一个修道士到我们家里来，他的身体很高大，当时问道：‘搓麻的女人，你能不能给我编一条绳梯？’我从生下来还没有听见过这类梯子。我就说我不会做。他说：‘我来教你。’当时解开袈裟，他的肚子就是用细绳子缠住的。那根绳子又长，又结实！我学会了。我一面替他编，一面想：他要这个做什么用？是不是想去抢教堂？”

她笑了，抱住儿子的肩膀，抚摸他。

“啊，真是些爱逗乐子的人！他到时候来了，我说，假使你用这个来偷东西，我可是不答应！他狡猾地笑了。他说：‘不是的，这是为了跨墙用的；我的墙又大又高，但是我们都是有罪孽的人，我们的罪孽全住在墙外，——你明白没有？’我就明白了：他这是为

了黑夜里爬墙偷女人用的。我同他哈哈地笑着，笑了半天……”

“你真是爱笑，”男孩用大人的口气说，“还是去生茶炊吧……”

“我们没有糖呢。”

“你去买呀……”

“没有钱。”

“唉，你这人，全喝光啦！问他拿吧……”

他对我说：

“你有钱吗？”

我给了女人一点钱，她灵活地跳起来，从炉台上取下一只压扁的，龌龊的小茶炊，一面用鼻音唱歌，一面走出门外去了。

“妈妈！”儿子冲着她的身后喊。“你把窗子洗一洗，我一点也看不见！我对你说，她是一个能干的女人！”他继续说，一面把装昆虫的盒子整齐地摆在架子上，架子是用硬板纸做成，系着绳子，挂在钉上，钉子钉在潮湿的墙上的砖头缝间。“她是能做工的……搓麻线的时候，真要把人呛死，灰尘太多了！我喊着：妈妈，你把我抬到院里去，我在这里会呛死的！她说：你忍耐一下，我没有你，闷的慌。她十分爱我，就是这样！她一边搓，一边唱，她知道好几千支歌曲！”

他露出活泼的样子，美丽地闪耀着可爱的眼睛，抬起浓厚的眉毛，用嘶哑的中音唱：

奥丽娜躺在绒毛褥子上……

我听了一会，说道：

“这支歌很下流。”

“这些歌全是一样的，”连卡确信地解释，忽然颤抖了一下。

"音乐来了！快点，你把我抱起来……"

我把他那包在灰色的、柔细的皮肤的口袋内的一把轻骨头举了起来，他的头贪婪地伸到敞开着的窗外，呆住了，他的干瘪的两腿无力地沿着墙边蹒跚地走着。手风琴在院内怪声尖叫，发出支离破碎的音调，一个婴孩快乐地用低音喊嚷，狗在那里吠叫。——连卡听着这音乐，顺着它的调子轻轻地在牙缝里哼唱。

地窖内的灰尘落了下来，显得明亮一些。他的母亲的床铺上面，灰色的墙上，挂着一只贱价的时钟，象铜币大小的钟摆拐腿爬行着。炉台底下的器皿放在那里没有洗，一切东西上面全有很厚一层灰尘，角落里特别的多，张挂着蜘蛛网，象龌龊的抹布。连卡的住处颇象垃圾坑，这垃圾坑的每一俄尺地方都呈现出极度贫穷丑恶的景象，使人觉得很不好受。

茶炊沉闷地作响，手风琴象惧怕它似的突然沉默了；一个嘶哑的声音喊出：

"这坏蛋！"

"你抱我下来，"连卡叹着气说。"被赶走了……"

我把他放在木箱上。他皱着眉头，手摸胸脯，谨慎地咳嗽：

"我的胸脯痛，我不宜长久呼吸新鲜的空气。喂！你见过鬼吗？"

"没有。"

"我也没有。我夜里老朝炉台底下瞧，——鬼会不会出现？但是并没有出现。公墓上有鬼出现，对不对？"

"你问鬼干什么？"

"有趣得很。万一有一个善鬼呢？拉水车的女儿卡嘉在地窖里看见了一个小鬼，——她害怕得很。我不怕那种可怕的东西。"

他把腿裹在破絮里，继续快乐地说：

“我还爱，——爱可怕的梦，有一次梦见一棵树，树根朝上长着，——树叶朝地下，树根朝天上长着。我竟出了一身大汗，骇怕得醒了。有时候梦见母亲：光着身子躺在那里，狗吃她的肚子，嚼了一块，吐出来，又嚼一块，又吐出来。有时候梦见我们的房子忽然摇晃着，并且在街上走着，一边走，一边拍击门和窗，官太太的那只猫跟在后面跑……”

他象寒冷似的耸起尖尖的肩膀，取了一块糖，打开花纸，仔细地摸平了，放在窗台上面。

“我要用这些纸做各种好东西，送给卡嘉。她也爱好东西：象小玻璃，碎磁片，小纸等等。喂，你说：假使把蟑螂喂着喂着，会不会长成马那样大？”

显然他相信这事；我便回答：

“假使好好的喂，——它会长成那样子的！”

“是的！”他快乐地喊，“但是妈妈，这傻瓜，还笑呢！”

他又补充了一句侮辱女人的不体面的话。

“她真愚蠢！猫是很快就可以养成马一样大的，对不对？”

“那自然！也可以的！”

“就是我没有饲料！如果有，那才妙呢！”

他竟兴奋得全身颤栗，紧紧地用手压到胸脯上。

“象狗那样大的苍蝇飞来飞去。蟑螂会运砖头，——假使它象马一样，力气很大！对不对？”

“不过它们有胡子……”

“胡子是没有妨碍的，可以做缰绳！或是一只蜘蛛爬着，——大得象，象什么？蜘蛛不能比小猫大，否则是太可怕了！我没有脚，否则我要！我要拚命做工，把我的虫匣子里的虫儿养得肥肥

的。以后拿出去卖，给我妈妈在清洁的田野上买一所房子。你到清洁的田野上去过吗？”

“自然去过的。”

“你讲一讲，田野是怎样的？”

我开始把田野里，草原里的一切讲给他听，他注意地听着，不打岔，睫毛垂到眼上，小嘴慢慢地张开，他好象睡熟了似的。我看见这情形，开始说得轻些，但是母亲出现了，手里端着沸腾的茶炊，腋下挟着一只纸袋，怀里还有一瓶伏特加。

“她来了！”

“真妙！”男孩叹了一口气，张大了眼睛。“什么也没有，尽是草和花。妈妈，你最好找到一辆大车，带我到清洁的田野上去。否则我会死去，永远也看不到的。妈妈，你真是个丑女人！”他恼怒地、悲哀地说。

母亲和蔼地劝他：

“你不要骂，不要这样！你还小……”

“‘不要骂’！你倒好，你可以走来走去，随你的便，象狗一样。你是幸福的……喂，”他对我说，“田野是上帝做的吗？”

“自然是的。”

“为什么？”

“为了给人们游玩。”

“清洁的田野！”男孩说，沉思地微笑着，叹了一口气。“我要把我的虫匣子带到那里去，把虫儿全放了出来，——游玩去吧，你们这些家畜！喂！上帝是在哪儿造成的？在养老院①里吗？”

他的母亲尖叫了一声，笑得前仰后合，倒在床上，两脚乱跳，

① 原文为双关语：“养老院”俄文为богадельня，бога 作“上帝”解，дел 作“做成”解。故连卡将此字误作“上帝制成所”。

喊道：

“哎哟！真要把你……哎哟，老天爷呀！你真是我的小宝贝！对呀，上帝大概是拙劣的圣像画家制作的……喔唷！真可笑，真是怪物……”

连卡微笑地望着她，和蔼地，但极龌龊地骂了一声。

“她缩做一团，象个小姑娘似的！她真爱笑。”

他重复骂了一句。

“让她笑好了，”我说，“你不要生气！”

“不，我不生气，”连卡同意。“只有当她不肯擦窗子的时候，我才生她的气。我再三央求说：‘你擦一擦窗子，我看不到日光，’而她老是忘掉……”

女人笑着洗涤茶具，一只蔚蓝的、明亮的眼睛朝我递了一个眼色，说道：

“我的宝贝好不好？要不是他，——我早就投水死了！真的！也许上吊死了……”

她是微笑着说这句话的。

连卡突然问我：

“你是傻瓜吗？”

“我不知道。怎么样？”

“妈妈说你是傻瓜。”

“你可知道我为了什么这样说？”女人喊，一点也不感到害臊。“你从街上领来了一个酒醉的女人，把她安顿着睡觉，而自己竟走了。瞧这样子！我说这话并不是恶意。你现在还是那样说些坏话……”

她说话也象小孩，她说的话的结构和未成年的女孩所说的一样。她的眼睛象小孩一样纯洁，——同时那副没有鼻子的脸，

翘起的嘴唇和露在外面的牙齿显得更加难看。这是一种很平常的，可怕的嘲笑，但又是快乐的嘲笑。

“我们来喝茶吧，”她庄严地提议。

茶炊放在连卡身旁的木箱上，淘气的蒸汽象泉水似的从压扁的壶盖下面冒出，触到他的肩上。他把手放在蒸汽底下，当手掌被蒸汽浸湿的时候，他幻想似地眯细眼睛，用手擦自己的头发。

“我长大以后，”他说。“妈妈给我做好一辆小车，我到街上去爬，讨饭吃。讨够了以后，再到清洁的田野里去。”

“喔唷，”母亲叹着气，立刻轻轻地笑了。“他把田野看做天堂。其实那边都是兵营，混账的兵士，再加上喝醉酒的乡下人。”

“你瞎说，”连卡止住她，皱了眉头。“你问他，田野是什么样的，他看见过的。”

“我没有看见过么？”

“你是醉鬼！”

他们完全象小孩子似地争论起来，争论得很热烈而又不合逻辑。一阵熏风吹到院子里来，浓厚的、灰蓝色的云一动不动地停在红色的天空上。地窖内变得黑暗起来。

男孩喝了一杯茶，出汗了，看了母亲和我一眼，说道：

“吃饱了，喝足了，居然想睡觉了，真是的……”

“你就睡吧，”母亲劝他。

“但是他会走的！你会走的吗？”

“你不要怕，我不放他走，”女人说，用膝盖推搡我一下。

“你不要走呀，”连卡恳求着，眼睛阖上了，舒适地伸了一个懒腰，横倒在木箱上了。然后忽然微微抬起头来，责备似地对母亲说：

“你最好嫁给他，象别的女人似的出嫁，——否则，你同什么人都乱搞……人家尽打你……他的心是很好的……”

“你好好儿睡吧，”女人轻轻地说，头垂到茶杯上面。

“他是有钱的人……”

女人默默地坐了片刻，用不灵巧的嘴唇啜饮杯里的茶水，然后象对一个老相识似的对我说：

“你瞧，我们这样静静地生活着，我和他两个，没有别的人。院子里的人骂我是个放荡女人。那有什么？我对谁也不会感到害羞。再加上，——你瞧，我已经有了这样被损毁的外貌。每人立刻会看出，我有什么用处。是的。儿子睡着了，我的宝贝儿子。我的儿子好不好？”

“很好。”

“我对他是百看不厌。很聪明，不是吗？”

“太聪明了。”

“啊！他的父亲是老爷。是个老头子，这类人叫什么？他们有事务所。哦！他们写公事？”

“是公证人吗？”

“对，就是这个。一个可爱的老头子……人很和气。他还爱我。我在他那里做女仆。”

她用破布盖儿子赤裸的脚，把他头底下黑黑的枕头整理了一下，又轻描淡写地说着：

“他忽然死了。那是在夜里，我刚离开他，他一下子摔到地板上，——就没有气了！你卖克瓦斯吗？”

“卖克瓦斯。”

“自己卖吗？”

“主人的本钱。”

她的身体挪得离我近些，说道：

“青年人，你不要嫌弃我，现在我是不会传染的了，你到街上问随便什么人，大家都知道的！”

“我没有嫌弃。”

她把小手放在我的膝上，她的手指上的皮肤业已磨破，指甲折断了，她继续和蔼地说：

“为了连卡，我很感谢你，今天他就象过节一样。你这事做得太好了……”

“我要走了，”我说。

“往哪里去？”她惊异地问。

“有点事情。”

“你留下来吧……”

“我不能够……”

她看了看儿子，又向窗外天上看着，用不高的声音说：

“还是留下吧。我把手帕盖在脸上……我想替我的儿子谢谢你……我盖上，好不好？”

她以极优美的人的声音说话，——说得那样和蔼，带着那样美好的情感。她的眼睛——难看的脸上的小孩似的眼睛——带着微笑，不是乞丐的微笑，而是有理由接受别人谢意的富人的微笑。

“妈妈，”男孩突然喊，哆嗦了一下，抬起身子来了。“爬出来了！妈妈……快来呀……”

“他在做梦呢，”她对我说，俯身去看儿子。

我走出院子，停住脚步沉思起来，——从地窖敞开的窗子里传出用鼻音唱出来的、快乐的歌声，母亲在拍她的儿子睡觉，清晰地唱出一些奇特的词句：

大灾星来了，
带来了不幸，
带来了不幸，
心儿裂成片片！
苦命呀！苦命呀！
何处去躲藏呢？

我赶快走出院子，把牙咬得嘎吱嘎吱地响，以免哭出声来。

一九一七年

耿济之译

笑　话

一个医生，红头发，大鼻子，他那冰冷的手指头摸着耶歌尔·白珂夫的身体，就用一点儿不含糊的低音说：病是错过了时候的了，是危险的了；当这个时候——白珂夫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这正象他年轻的时候，当着新兵，在土耳其战争那一年，打伤了一只腿，在耶尼·萨格洛伊地方的一个小树林子里，树上盘着许多藤萝，乌黑的晚上，雨把他淋湿了，他腿上的疼痛不慌不忙地把他的身体从骨头上剥下来似的。

"这是怎么的呢？难道我就要死了？"

那医生坐在桌子跟前，预备写药方，他在试着发锈了的钢笔尖，说了几句听不懂的话；而白珂夫心上难受得很，也就没有听他，只望着窗子，——街上的风吹着鸡毛，木屑和灰尘。

"你，酒喝得那么多……"

病人心上骂着那个医生，就反驳他说：

"这不是原因，喝酒的人还少吗，可并不是个个都不到时候就死的！"

而他的理智却暗示着他：

"哪——那个鸡，鸡还要活呢；它还要生鸡蛋，孵出小鸡来；而你——可要死了！你那些困苦艰难的劳动就算是白费的了。"

白珂夫不做声的把医生送到了门口；他赤着脚，拖着拖鞋，穿着一身单布衫裤，披着灰色的睡衣，看了看镜子，那里面非常

清楚的反映着他的狭长的满是骨头的面孔，两只忧郁的淡绿色的眼睛，笔直的胡须——从巴掌上和下巴颏上一直拖到胸口。不好看的面孔。

白珂夫叹了一口气，轻轻的哼了几声，就在靠窗的皮椅子上坐了下来，抹了抹鼻子，觉得右边肋骨底下病又在动起来了，不断的刺痛着肝部，全身象喝醉了似的软弱，受了欺侮似的苦痛。

“喝得多了！而你用什么安慰自己呢，傻瓜？”他还在问着那个医生，看着他坐到马车里去。

“把自暖壶拿来？”

胖胖的一个蠢婆娘——厨娘亚加菲亚站在门口问着。

“你这个红脸婆娘，我给你说过好几次了，叫你不要把椅子放在窗口太阳底下！你看，这椅子晒得成个什么样子！怎么啦，你以为太阳亮着是专为蹧蹋家具的，啊？”

“那是你自己搬过去的，”亚加菲亚一点儿不动气的回答了。

白珂夫记了起来，的确是他自己很痛的搬过了这张沉重的椅子，这使得他看着那婆娘的不动气的态度，更加发火了。

“滚你的蛋！”

亚加菲亚不见了，白珂夫看着她的背影想着：

“这婆娘还要活四十年呢，而我可要死了！财产怎么办呢？老婆也没有来得及讨，事情忙得紧。应当一打完仗就讨老婆的，现在儿女也可以有的了。太小心了。医病也医得太迟了。怎么会知道我的生命这样短呢？”

他低了头，自言自语的诉苦了：

“唉，你呀，上帝，上帝……”

最糟的最讨厌的事情，是没有人可以承继财产，二十年来费了这些气力和心计积聚起来的财产。捐给寺院或者什么别的慈

善事业?理智不能够同意。白珂夫知道得很清楚:牧师,神甫,一切管理“上帝的地上产业”的人——都是靠不住的,他们也都是黑暗的有罪孽的人,和他自己一样。就是上帝也不行;白珂夫对于上帝是很小心的,不信任的。他总觉得,上帝很知道他的事情和想头,上帝很精明的追究着他;正是上帝——而不是别人——屡次妨碍他,屡次反对他的贪心,而贪心对于生活其实是必需的,是人的天性。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切都布置好了,准备好了,忽然间心灵里仿佛燃着了一根火柴,小小的火焰摇荡着,惊醒了一些灰色的云雾似的思想,害怕起罪过来了,害怕起惩罚来了,有时候,还引起一些似乎是可怜别人的感觉。白珂夫总会赶走这些情感,抑制这些情感的。

他很明白,这并不是鬼给他开玩笑,而正是上帝在耍他,上帝强迫他违背着自己的理智,对别人让步;他受着了这种可笑的耻辱,就给契卿谈,——契卿是他所很喜欢的一个吃闲饭的人,是个驼背,眼睛象鸟似的,很胆小的。

“为什么‘可怜别人’是我的责任呢?人家没有可怜过我。谁也没有给我什么慈善。”

“自然,那是蠢事,”契卿表示同意。

耶歌尔·白珂夫记起了他,就拿起手杖来,——其实是一根扫地刷帚的柄,——在地板上敲了几下;过了两三分钟,一点儿没有声响的从门口钻进了一个小小的驼背;他的两条腿是弯曲的,夹缠在一起,他的人就象个开瓶塞的螺旋机似的往上冲着。

“唔,怎么样了?”他眨着大母鸡似的眼睛,很胆小的问着。

“我应当死了,——听见没有?”

契卿用手掌在自己的没有胡须的黄脸上摸了一转。

“也许是瞎说的罢?”

“不是的。我自己知道。”

“这样。太早了。”

“正是这句话了。哼，算了罢；死吗，就死好了，这也没有办法的了。我是个兵。不过，这些财产怎么办呢？”

那驼背倒着茶，两只脚在地板上擦着，叹了口气说：

“照法律，财产要归你的外甥亚珂夫·莎莫夫。”

“可是他是我的从堂姊妹的儿子！”白珂夫很气忿的吼着，因为气忿，他肋骨底下的刺痛更加厉害了。“我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总共也没有看见过他五次。”

“但是，照法律……”

“法律！”白珂夫咬着牙齿，很粗蠢的骂了几句。

“那么，捐给慈善事业罢，”契卿很不愿意似的劝他。

“那可不；我不把我的种籽种在石头地里。”

“这当然不是好玩的。”

白珂夫想了一想，又很生气的说了一阵，始终托那个驼背明天就去请外甥来。

“我要看看，究竟是怎么样的家伙。”

亚珂夫·莎莫夫就在那天晚上来了，很恭敬的鞠躬着，并不伸过手去，只说：

“给你问好！”

他的声音不大响亮，可是很高的很有力量的，字眼里面含蓄着一定的意思；很明显的——这并不是空洞的字眼，而是充满着好意的。他的身量不大高，很有骨胳的；他那风吹日晒的脸上，闪烁着两只柔和的平静的淡蓝色的眼睛；左边耳朵的上面，很倔强的竖起着一簇淡颜色的头发，象是哥萨克式鬓脚；一个大鼻子的下面有些光亮的胡须。他这个人的神气，的确有点儿坚强，清

洁和动人的地方，白珂夫立刻就觉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向来的习惯对于人总是不信任的，他心上就想着：

“那张脸是个蠢相。大概还是个爱玩女人的。”

这位青年穿得很寒酸，一件蓝布衬衫，帆布外衣，同样的裤子，穿着长统的皮靴；白珂夫很仔细的看着他，一面自己痛得尽咳嗽，一面很正经的问他这个外甥——究竟怎么一个人？原来亚珂夫还只十九岁，是个木材商的店员，在教堂的合唱队里唱着“第一个次中音”，喜欢钓鱼，喜欢读书。白珂夫听着他的很安静的叙述，很不舒服的想着：

“他讲话的神气，仿佛在对着牧师忏悔。哼，讲鬼话，他一定猜着了为什么叫他来的，所以装着好人的样子。”

忽然间违背着自己的意志，他赶紧的说了出来——他的黑暗的脸上还表现了一种讥笑的神气：

“我要死了。”

他听见的回答是：

“唔，干什么呢？”

“怎么‘干什么’？”白珂夫很奇怪很生气的问他。“我是有病！”

白珂夫很坚决的对自己说：

“这小子是个蠢材！”

然而亚珂夫·莎莫夫很坚定的很亲爱的说了一篇话，从来也没有见过他这种坚定的信仰：

“随便什么病都有法子治的，譬如用胡萝卜汁。一年以前，我开始得了肺痨；我那干爹的母亲，一个很慈善很聪明的老太太，就给我说，每天早晨喝一碗胡萝卜汁，空着肚子喝。就这么治好了。”

莎莫夫很好的笑了一笑，用手摸摸颈子和胸口；而白珂夫觉得外甥的平静的说话仿佛减少了他的疼痛。

"那是肺痨，我这是另外的病。"

"肺痨也是病。不，你一定要试一试胡萝卜汁，或者酒精浸过的姜汁。姜汁还要厉害；它里面有硝石，而硝石是抵制腐烂的第一样好东西；腌鱼的时候，总在里面加些硝石，防它腐烂。一切病都是腐烂。"

亚珂夫·莎莫夫说得非常之有意思，他的话一句一句的滑过去，很轻松，仿佛象唱歌，这就把白珂夫对他这个年轻外甥的不信任的态度打消了。

"你怎么知道的呢？"

亚珂夫很高兴的，象对着老朋友似的，把他怎么认识了一个有教育的人，而且是个钓鱼的好手，可惜去年秋天自杀了。——都讲给白珂夫听。

"这是为什么？"

"为的失恋……"

"唔，自杀总是蠢的！"

"太倔强了。"

"这是什么意思？"

"他自己的感情倔强得很……"

"唔唔，"白珂夫哼了一声，自己想着：

"这小子很好。爱讲话。自然，还年轻……"

这样很轻松的说着，又过了不少时候，莎莫夫才看了看墙壁上挂钟的懒洋洋的时针，说他有要紧的事去，很恭敬的辞别了，就走了。

耶歌尔·白珂夫躺在沙发上，思想起来。长久的给人家谈

话总使得他很疲倦——谈什么呢？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出的：人家要你给他什么！你自己也永久都知道：你要人家给你什么。而这一个——却有点特别，虽然还是小孩子。很谦虚的，并不来攀亲眷，一次也没有叫我舅舅，他而且一定知道我这位舅舅是很孤独的。也许——他故意这样狡猾？又不象。

契卿在栈房里看着搬柴，柴搬完了，他很疲倦的，满头是汗。他走上来，坐在桌子旁边。

“来过了？”

“来过了。”

“唔，怎么样？”

“一下子就猜得透吗？不过，他很亲热，这是看得出的。”

契卿倒着茶，很饿的很起劲的嚼着面包和香肠，注意的听着主人的深沉的思索着的谈话。

“他爱安慰人。安慰人的人就是欺骗人的人，我不相信他们。亲热也是一样，这不是我所要的性格。人已经这样惯了，仿佛上帝专门叫他们来互相讥笑的。”

“这是对的！”那驼背赞成着，他自己因为残废了，给人家无情的讥笑了一世。

“就是这句话了！鬼作弄我们，仿佛作弄着斗鸡似的。‘人犯罪，鬼好笑；上帝的意思，谁也不知道。’上帝呢，仿佛警察厅长进了戏院，尽看着，并不做声……”

白珂夫很长久的讲着一些受了欺侮的话，后来，很疲倦的闭上了眼睛说：

“你没有听见过他的什么，那个亚珂夫？”

契卿把蜂蜜涂着面包，连椅子转过来，对主人说：

“他的东家倜托夫说这小伙子很勤快的，可是有时候会存许

多幻想。”

“这是什么？”

“倜托夫也不曾解释，而我以为大概是亚珂夫爱做些多余的事情，不应当做的事情。我也问过教堂里的副牧师；他可称赞得不得了，自然，他的说话是相信不得的，他们是好朋友，一块儿钓鱼的。那女房东说，亚珂夫只有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才喝酒，而他的朋友都是平平常常的人，孔诺诺夫那边的铁匠，铜匠，剃头师父……”

“他也找不到省长给他做朋友呀。”

“他从不带着女人到自己家里的，很爱干净，清爽，慈善得很。”

“慈善的？”

“是的。”

“这样年轻就这么样！这……这样……可见得：你去打听，他都知道了，他大概也猜着了为什么我去叫他？”

“不见得会知道；我是很小心的。”

白珂夫不做声了，想着。

“唔，怎么办呢？只有这样了。你始终再去打听打听。而且，再叫他到我这里来，我似乎忘记了叫他。”

白珂夫很忧郁的发狠似的叫着：

“不行，你想想——我这是干什么？干着，干着，心上犯着多少罪，到临了，为着谁呢？为着外人，为着个奶臭还没干的小伙子，啊？”

“这个笑话是不大好，”那个胆小的驼背，眨着圆滚滚的眼睛，很坚定的说了。

病仿佛专等着医生的判决似的，医生来过之后，它特别起劲

的往前赶了；肋骨底下的刺痛更加厉害了，理智都模糊起来了，白珂夫觉得他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愁闷和气恼的小虫儿在那里不断的工作着，蠕动着。

“怎么样了？”契卿问着。

白珂夫很生气的吼着：

“难得很，第一次死，没有经验。”

他喜欢开玩笑，也真的会说笑；这种本领，在人家受了他的欺侮而抱怨他骂他的时候，很能够帮他的忙。

“这是上帝命令我来克服你的，”他往往这样对人家说。

然而现在的玩笑可没有用了，他不过照着向来的习惯和契卿开开玩笑，其实契卿已经受不了玩笑的了。白珂夫整天的躺在沙发上，头向着壁角落里，在神像底下；觉得头脑里的思想渐渐的空虚起来了，空空洞洞的，象个铃铛似的，只有一个想头在里面敲着，响着：

“我要死了。这是为什么？”

有时候，为着要逃避这个问题，他又想起一些忘记了一半的祷告文的字句：

“敬请造物天主，万能上帝……钦赐洪福，免堕地狱，暨一切凶残……奸猾魔鬼，日鬼，夜鬼。……”

他觉得这些字句，并不能够缓和上帝的意志——他的不可避免的早死；所以愁闷和气恼的凶狠就更加厉害了。

他站了起来，把灰色的呢睡衣披在肩头上，经过镜子旁边走到青隐隐的无底洞似的窗口去，——镜子里面就反映出一个囚犯似的长影子，黑暗的面孔，模糊的眼睛，乱糟糟的胡须。他在镜台上拿了一把木梳，坐到椅子上去，梳了梳头发和胡须，看看街上，看看房屋——那些房屋之间都有浓密的花园隔开着，建筑

得很结实，很巩固，都是准备过几百年的。

街上很冷静，没有人，很热。房主人都到乡下的别墅里去了，在许多人家的大门口，只有看门的懒洋洋的呆着。很静，只有小鸟儿在花园里忙忙碌碌的吵着，它们倒也不妨害人家想着上帝的不公道。——看罢，这些房屋都在地底下打着深深的墙脚，这些砖瓦砌的“人的窠儿”，还不知道可以支持多少年呢；而人呢，那建筑房屋的人呢，用自己的手的劳动装饰着这个地面，却注定了过一个短短的时期就要死的，——这是为着什么？为着什么要罚我——葛沃尔吉勋章的骑兵，第二行会的商人，耶歌尔·伊凡诺夫·白珂夫还没有活够，还没有活到五十岁的人，——这样早就死呢？难道他的罪过比别人多些，难道犯了罪过就要叫人去死吗？

晚上，亚珂夫·莎莫夫来的时候，病人觉得轻松些，外甥的谈话赶开些忧愁的思想，引起他对这个小伙子的很厉害的好奇心，要想了解这个青年，又非常之羡慕这个青年，——他倒还要活好久呢，可以生活得很安静，很富裕，而且都只靠别人的力量；可以不犯什么罪过的过活。这真是不公道的，甚至于是开玩笑的蠢事！

亚珂夫的谈话很有趣；白珂夫常常很适意的觉得这些谈话的新奇，然而他发见了外甥的字句里面聪明和蠢笨很奇特的纠缠在一起，这妨害他决定一个对付莎莫夫的确定的态度，而他很急急乎的要决定这个态度。

“他因为年轻，还是因为天性这样蠢的呢？”白珂夫自己问着自己，一面听着亚珂夫·莎莫夫，而亚珂夫出神似的微笑着说：

“象大家一样的过活，没有意思；而不象大家一样，又不容易。”

“这是不错，”白珂夫表示同意，“但是，人也有各种各样的！”

而这一位很美丽的小伙子，并不反驳他，可始终很倔强的说：

“主要的地方，大家是一样的，如果仔细的看一看。”

这使他觉得讨厌。

“什么是主要的？”

“总想靠别人的力量。”

白珂夫摸了摸胡子，没有做声，很注意的看了几眼。外甥说的是不错的。然而他自己将要靠别人的力量，就是他白珂夫的力量过活，——他懂不懂得这件事呢？如果懂得，那么，他说的话是反对自己的利益的，可见得他的蠢；如果不懂得——也是蠢。

白珂夫竭力想要找着亚珂夫性格之中的最主要的一点，他就说：

“生活，好孩子，好比打仗，道理是很简单的：不要错过了好机会！”

“非常之对。所以就有一切的不痛快的事情。”

“没有这个是不行的，没有不痛快的事情！”

亚珂夫笑着，不做声。

白珂夫觉得外甥那样姑娘似的脸上的微笑，来得个不凑巧，没有理由，用不着的，有点儿欺侮他“原谅”他的神气。

“看罢，他自以为是个聪明脚色呢，”他心上想着，眯细着眼睛看了看亚珂夫。

更不痛快的是看见亚珂夫·莎莫夫在谈话的中间忽然不做声了，眼皮垂了下去，不做声，仿佛他知道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不愿意说，只在耍着茶杯里的调羹，或者衣服上的骨头钮扣。

这种沉默，有一次简直使白珂夫生气了，他吼着叫了起来：

“你怎么啦，懂得人家给你说的话，还是不懂？”

亚珂夫很恭敬的，甚至于很抱歉似的回答：

“懂得，不过我不同意！”

“这又为什么呢？”

“我是另外一种想法。”

“什么样的？你说出来！你说——你反驳好了！你为什么原因要不做声呢？”

亚珂夫仍旧是那么恭敬的说：

“争论，我是不喜欢的，也不会。我想，争论只会更加固定大家的不同意。”

“这样说起来，大家应当不说话，还是怎么样？”

然而外甥并不回答他，而只顾继续他自己的意思说：

“要知道大家争论着，并不是要找着真理，而是要把真理隐瞒起来。真理对于人是很简单的：大家都象小孩子似的，爱自己的亲人，象爱自己一样，那就好了。要反对这种道理，其实是难为情的。”

“好孩子！”白珂夫很讨厌的想着，并且生气似的笑了，虽然笑使他的刺痛更加厉害。

“你怎么啦，能够象小孩子似的过活吗？会那么样爱亲人吗，唔？唉，你呀！自己刚才同意过的，说生活就是打仗，而现在说……嘿，好兄弟，这太不行了！”

亚珂夫不怕他的讥笑，仍旧轻轻的很倔强的说：

“可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去避开生活里的那些不幸。所以应当往这方面去想。”

“往什么地方？那一方面？”

“生活简单些，象小孩子一样。”

“唔，你这个人真蠢！小孩子是世界上最淘气的人，你难道不知道？你看他们，象畜生似的，你抓我，我打你。”

外甥微笑着，不做声。

白珂夫很想骂他一顿，可是熬住了；他病得发哮，很忧郁的说了：

“唔，好罢，你去罢！我累了。”

白珂夫坐在窗口，看着花园那边的天上淡红色的云在渐渐的散开去，他很深沉的思索着：糊涂的小伙子！他的头脑里尽是些酸果浆。这小伙子真糊涂，捉摸不住他，没有办法。

“唉，上帝！到处是题目，谜子……”

亚珂夫吃东西吃得很慢，这是坏脾气：懒惰的人才那么慢慢的吃。而且吃得很少，象老爷们似的一块一块的细细的嚼，嚼得长长久久，仿佛是个老头子，虽然他的牙齿是很好的很坚固的。他还总在思索着，而在他那样年龄，有什么想的？走起路来也是不勇敢的，也在思索着似的，仿佛走在别人的地皮上。他脸上有一点儿“红姑娘似的”什么神气，假使不是那一簇头发，那简直是个女人的脸。

“象小孩子似的过活……傻瓜！你这么试一试看！也许他倒还不是傻瓜，不过是个简单的，——心肠软的小伙子，苦头吃得太少，心肠还没有硬呢。而且因为年轻，这小伙子希望不要欺侮别人，也不要欺侮自己，就这么没有罪过的过活？这还不坏，不过随便怎么样也是不可能的！”

白珂夫想起他自己的艰难的生活，他觉得他自己真可怜，而且，也有一点儿苦恼的可怜他的外甥。

“他也知道，不跟大家一样生活是不容易的，他就应当懂得；

没有罪过，象‘没有牛油的稀饭，是干燥的，工作是坏的！’人总想睡在柔软的床上。亚珂夫始终还不讨厌的，他里面总应当有些白珂夫家的血统。”

然而契卿来的时候，白珂夫讥笑似的说起来了：

“唔，好兄弟，我的承继人不这么勇敢，不！好好先生。生活，他说，要象小孩子似的，你听见过没有？”

“这是《福音圣经》上的话，”那驼背很胆小的说了。

“这是什么意思？”

“《福音圣经》。基督，那里……”

白珂夫很生气的咳了一声嗽，摸摸发热的肋骨，咬着牙齿的说：

“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我是伊凡·白珂夫的儿子，乡下人的儿子，这要有个分别的！基督没有贩过柴，也没有在我们这班人中间过活。”

他发狠起来了，用拳头在皮椅子的靠臂上敲着。

“你要是想为着基督生活，那就要脱掉你的衣服，丢掉你的靴子，赤着脚在刀尖上去走！头发也都剃掉，头发！”

这样的兴奋使他疲倦了，他皱着眉头，不做声了，后来，又很忧郁的骂契卿：

“你也不要胡说：基督，基督！基督和驼背是不配对的，你听——听见吗？没有益处的小鸟儿在唱歌，而人在死下去。基督是不知道这些的。”

契卿很小心的插了一句话：

“在赫夫西曼园子里，基督也抱怨过自己的命运的。”

这使白珂夫非常的高兴，他又兴奋起来很快的说：

“怎么样？我记得的！就是这句话了！早死对于他都是很

苦恼的。而我还是个人……”

他病态的叹了口气，深深的坐到椅子里去，伸直了脚，抱怨着说：

“怎么办，契卿，啊？我的财产要落到什么人手里去呢？这简直是蹧蹋我；收集着，积聚着，犯着罪过，忽然间都往地洞里一丢！啊？”

他很可怜的很生气的说了长长久久，伸直了手，用手指头戳着窗台上的花盆；而契卿垂着头听他说，用手指头在自己的弯曲的腿的尖尖的膝盖上打鼓似的敲着。

“别方面说起来，”他叹了口气又说，“如果不要亚珂夫，也不捐给慈善机关，那么，财产都要白送掉，拿去充公……”

白珂夫露出着牙齿，笑笑：

“仿佛我是剥夺了一切权利的，判决了要我做这个终身的苦工？”

“正是。笑话就在这里！”

“巧妙得很，啊？”

“没有出路……”

他们两个人很长久的沉默着，始终还在找出路，后来，那驼背劝他请亚珂夫·莎莫夫住到家里来，可以仔细些看看他，教教他生活的道理，——也许那小伙子会更加正经些，那时候他要觉得财产加在人身上的责任了。

就这么决定了。

雨象鞭子似的打着窗子上的玻璃，风呼啦呼啦的吼着；电闪的闪光照耀着街上的玻璃色的昏暗的天色，而青灰色的光线闯进半明不暗的屋子里来，——那时候，窗台上的花仿佛在掉下

来，一切东西都在颤动着，沿着地板滑到那个一张白纸似的门洞那边去。

琉璃瓦砌的壁炉里面很热的烧着木柴，耶歌尔·白珂夫对着它的火门坐着，烘着他的冷脚；在他的灰色睡衣上，在膝盖和胸口，闪动着温暖的淡红的斑点，照耀着一部分的胡须，而面孔留在阴影里面，——闭着眼睛象瞎子似的面孔。

契卿畸形的蜷着身子，坐在一张矮矮的脚凳上，两只手藏在驼背底下的胸口，用他那只奇怪的眼睛，闪动着火焰似的，从下往上看着亚珂夫的脸；而亚珂夫的肩膀靠在壁炉的边上，低低的，仿佛讲故事似的说着：

"要知道财产越是积聚得多，人家的狠毒和妒忌也就越是来得多。穷人看见极多的财产……"

"呜嘿呜，"白珂夫哼了一声，张开眼睛来，而契卿叹了口气，把铁叉伸到炉子里去，拨动着柴火；柴炭猛烈的爆着，溅出一些火星，落在炉子后面的铜盘里。

白珂夫的脚划动着，踏着铜盘里的火星，低了头看着：一切都不好，都那么不舒服！契卿的脸仿佛牛皮的似的，象个扯破了的皮球，——玩得太久了！而在他的脑袋上竖着一些呢绒似的灰色头发；田鸡似的嘴很奇怪的张开着，而驼背的耳朵——也象畜生似的，象鬼似的。亚珂夫仿佛象一张图画，画在那白色的琉璃瓦上的，虽然他穿得很漂亮，一切都是新的，可是并不见得就好看些。

"怎么啦？"白珂夫讥笑似的问，"照你说起来，这些穷人就想来抢劫富人么，还是怎么样？"

"一定应当要公平分配财产的……"

"这样，"白珂夫说，"这样！好兄弟，你的想头不行的！"

“几百万人都是这样想。”

“你数过了吗？”

“民众真正气愤得很，”契卿很小心的插了一句话，眼睛看着火炉，“大家都不满意。”

白珂夫很不自然的抬起了眉毛，吼着：

“你，不要做声！看见吗——我也不做声！”

外甥搬到他家里来之后还没有满两个月，白珂夫就渐渐的听见那个驼背很小心的赞成亚珂夫的说话。契卿已经很谄媚的奉承这个小伙子，——他这个狗东西，居然觉得有了新的主人了。

“唉，这些人，人……”

外甥是特别的蠢笨，或者是个狡猾的家伙。简直不懂得他要的是什么。他说话呢，说得很温和，很亲热，显然是要不知不觉的叫人和他同意，——说生活里的一切不幸，一切混乱，来源都是财富。这种思想是畸形的，古怪的，不是他亚珂夫的思想，这是他的虚伪。为着什么？他已经知道舅父死了之后，他就是富人了，他也不象是个喜欢叫化子的人，会把财产分给穷人。他的确有些做主人的好脾气，对于一切东西都很敬重，很爱惜，很喜欢秩序，清洁。他立刻就把看门的管束好了，自己帮他把弄得乱七八糟的院子整理好了，到处都看过，家里事情都照料得到，有一个伙计偷东西也被他捉住了。叫化子呢，——他很明显的是不喜欢的……

然而，他始终是模糊的小伙子，随便怎么也捉摸不定他：究竟真正的他在那里？那一簇头发。他脑袋里面，他的脑筋里，大概也有这么一簇倔强的头发。

忽然间，他故意讲些讨厌的异乎寻常的邪说，故意要来吓吓

病人，惹我病人动气，这样要早些叫我进棺材吗？这种猜想非常的惊动了白珂夫，他有一次简直的问亚珂夫：

“你干什么说这些废话？”

“为着要清楚。”那外甥回答着，凸出着两只羊子似的眼睛。他的眼睛也是矛盾的：有时候看起来，这小子的确是个亲人，好人，然而更多的时候却睁着两只呆呆的眼睛，一动不动的，仿佛看不见似的，——他讲那些邪说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这个样子。

“必须要清楚。要叫大家一致的讲好了，互相的帮助……”

“互相的帮助，去反对谁呢？”白珂夫很生气的问，“仇恨在什么地方？你要懂得：仇恨就在人心里！”

“大家分离着是不能够过活的，”那青年很倔强的坚持他的意见。“一句老话：‘不要扇风，结果要变成大风暴的！’必须要挤出民众大家的良心来，不然，就要发生全体民众的暴动的……”

“哼，你胡说！”白珂夫发怒的叫了起来。

他日里夜里的想着：亚珂夫能不能做承继人呢？这些思想占据了他，使他不想到死了，有时候甚至于觉得病痛也好些了。

“糊涂的小伙子，糊涂东西！每一个叫化子都知道，生活的真正保障，人的靠山，是财富，是财产。甚至于地底下的土老鼠都懂得……”

夜里，地球上的一切都沉闷的不做声了，仿佛都在想着过去的一天，而人的思想似乎更加滞重了，差不多可以看得见，这所谓理智的形象，象一股烟气似的，慢慢的拂拭着，到处散出那些黑暗的线索；白珂夫很惊心的听着，猜想到楼上的人还没有睡觉；他甚至于觉得他听得见亚珂夫的倔强的说话，看得见他的眼睛，以及那驼背的惊奇的发皱的面孔。一定是亚珂夫在讲着要

变更国家的法律，要限制皇帝的权力，——他甚至于在这些问题上都敢撒野的，小孩子！

关于这些事情，以前土耳其战争的时期大家曾经嘁嘁喳喳的讲过，现在大家又想起来了，因为又有战争了。这是些“文人”的胡闹，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去打仗，怕人家叫他们去扛枪。那一次，他们甚至于想杀掉皇帝，可是迟了一些，打完了仗才杀掉的。

“所有这些把戏多么蠢笨！耶稣·纳文①也打过仗；达威德皇帝很仁爱的，还写了祈祷诗，也没有能够避掉战争，牧师神甫都打过仗。高贵的王侯和鞑靼人打过。圣·亚列山大·聂夫斯基也无情的打了瑞典人。可是，他们之中谁也没有被人杀掉。多么糊涂和蠢笨！”

白珂夫躺得疲倦了，就坐到窗口去，看着星，看着那月亮的臃肿的女人似的脸，许多星很荣耀的装饰着那个天，而从天上流下来的却只是愁闷。

大教会里的神甫，阜多尔老爹总是这样说：

“人对于天上的奇妙景象，赏识得太少了。”然而这位老爹玩纸牌却要作弊的，至于“普莱飞朗斯”②，那简直不能够同他玩。

白珂夫记起来了，他有一次和这个神甫相骂起来，因为他对神甫说，天上并没有什么奇妙，只不过教人想到自己的无聊，远不如白天太阳照着的赤裸裸的天。夜里，天上不过蒙着一些云，比较的不讨厌，那时候你看不见它，仿佛没有似的。人生出来就是在地上的，一些神甫想从地上把人引诱到天上去，那好象征兵

① 耶稣·纳文——现译约书亚。这是个希伯来字。这里，他想的都是些古旧历史的传说和“圣经”上的古典。

② 纸牌戏的一种。

的官吏，在结婚的时候，把新郎官叫去当兵。那个神甫非常的生气……

花园里的树木这样浓密的被一层黑雾盖着，仿佛有人用桐油把它们浸过似的。城里那么清静，简直叫人忍不住，而要叫起来："火着了！我们烧罢！"

"唉，上帝，上帝！"白珂夫心上抱怨着，"这是怎么的呢？为什么你这样欺侮我？我难道比别人更加有罪过些吗，还是怎么样？"

他就想起自己的一些熟人的事情来：他们还都比他坏，还要贪心，还要妒忌。他是有良心的，所以没有知心的朋友，很孤独的过了一生，不慌不忙的，准备着巩固的巢穴，为的要想同一个美丽的慈善的老婆，平平静静的过活。在自己旁边有一个慈善的美丽的女人，使她穿得象洋囡囡似的漂亮，过节的时候，同着她去游玩游玩，坐着双马车，称赞称赞她的打扮，她的柔软的身体上的宝贵的装饰，叫别的女人都来羡慕这些——那是多么好。好……

他眯细着眼睛，在昏暗里看看那些笨重的家具，想起来他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抱着什么样的希望的。东西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人在这些东西当中住着，仿佛象在炮台里似的。假使从这房间里把一切东西都搬了出去，这间房子简直象一口大棺材了。

"唉，上帝！为着什么？"

他觉得搁楼上，驼背住的地方，亚珂夫还在吵闹着，象一部缝纫机器似的，轻轻的用好些字句缝着自己的邪说。

"他的思想是很倔强的。这倒不坏，虽然是些孩子气的思想。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

白珂夫的思想，不知不觉的，转变了一种色彩。反正都是一

样的——除出亚珂夫，也没有别的承继人，这是他的福气，白珂夫心上这样决定了，不过觉得这是违背他自己的理智的；他想要自己给自己辩护，可是，又想不出什么理由来，除非是：这小伙子还谦虚，很清醒的，有了钱之后——还会聪明起来的。

然而有些时候，他暂时忘记了莎莫夫是他的承继人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喜欢这个亚珂夫·莎莫夫。他很奇怪的感觉到外甥的那些倔强古怪的思想里面有一种特别的理智，不是他耶歌尔·白珂夫所有的理智，对于他是异样的，然而这倒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理智，没有受着生活的蒙蔽，为的是坚决的信仰着什么。白珂夫往往听着外甥的巧妙的字句，有时候简直是不懂得的字句，很轻松的表现出一些意思，他差不多羡慕他，所以故意的皱着眉头，为的是要遮盖自己的不由自主的微笑，他想：

"巧妙得很。小鸟儿虽然是灰色的，唱起来倒是甜蜜的。我这种人就唱不出。他这小鬼头却轻松得很……"

白珂夫尤其喜欢的，是亚珂夫讲他以前的东家倜托夫的生活，讲倜托夫的奇怪的酒醉，他听着这些故事，甚至于大笑起来，张开了露着牙齿的嘴，吼着，挤着眼睛，很快乐的。看见自己的仇敌的可笑和可怜，自然是有趣的；而且发见自己的承继人的精明的尖利的眼光能够看得见人的弱点和畸形，也是有趣的。

"你说得巧妙！这是有益处的，看得见一个人的跷了的脚是那一只，总是有益处的。他左脚跷了，再打他的右脚；他右脚跷了，再打他的左脚！"

而亚珂夫用他的清爽的口音描写着：

"倜托夫要是想大喝酒的时候，他就叫了工程师巴勒体斯基来，他们两个人总要变着许多花样，喝这么十几天。花样是这么样的：叫那个当差的赫里斯托福尔晚上到花园里去，把二十几瓶

酒埋在地底里，到处都埋几瓶，而且要地面上看不见瓶口。而一清早，两个人拿着铲子到花园里去找'鲜菌'，一面找着，一面用铲子掘。找着一瓶烧酒，就很高兴的叫起来：'白的！'他们两个就在亭子里把烧酒喝完了，再去找'菌'；'红菌'就是红酒，'香槟菌'就是香槟酒，'黄毛菌'就是白兰地酒，'暗灰菌'就是丽客儿酒。这样整天的找着，喝着，找到什么就喝什么。有时候先喝丽客儿酒，喝了一瓶再去找别一瓶。喝得来，偶托夫在草地里跑着，装着纳吴虎东诺莎尔皇帝，爬在地下，唱着歌剧'仙人'里的词句：

我是谁都不爱的人；
一切活着的家伙都要咒骂……

"而巴勒体斯基躺在地下哀哀的哭着，因为不能够用牙齿把酒瓶从地里面拔出来，他哭着，埋怨着：

"'我的力量到哪里去了？'"

白珂夫笑着，虽然笑使他痛得更加厉害；而莎莫夫讲着，却表示出很明显的可怜的意思。

"自然，这是很可笑的，可是我很可怜这种人，——这种人的力量非常之大，其实他们可以搬运几座高山，而他们只用几只手指头做事情。说人是贪心，这句话完全不对；不，对于工作的贪心，我却没有见过！"

"你还年轻，所以见得太少，"白珂夫说，他说这句话不过是要反驳一下，其实他心上却想着：

"这小伙子，真不懂得他。说起事情来，他的确象个做主人的，说得对：人对于工作没有贪心，都是些懒鬼！然而这又来得奇怪，没有见过的：职员，工人倒反抱怨主人家工作得不好！还

说：工作要认真。然而假使他要这样说法，要大家认真的工作，拿出全部的力量来，那么，他那小孩子似的思想就应当肃清。”

“亚珂夫，你是个糊涂虫，”他很忧郁的厌烦似的给外甥说，“你总有什么地方没有想透呢，轻狂的……”

莎莫夫不做声，垂下了眼皮，想要摸平那一簇头发，而那簇头发反而更加翘得起了。

忽然间，商人们都惊慌起来了，整天的满街都是马车跑来跑去，他们象魔鬼似的坐在马车里；白珂夫从窗子里看看这些向来不会慌乱的人这样不安静的骚动着，就问契卿：

“他们闹着些什么？”

他看见那驼背的忧愁的脸变了样子，仿佛一朵花似的开开了，乌鸡似的眼睛已经失掉了那种病态的模糊；这种受人讥笑的小人儿，甚至于走起路来都坚定些了，不象他向来似的那么胆小的转动着两只弯曲的腿；现在他走动起来，仿佛他的身体里面，他的驼背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很得劲的跳动着。他很活泼的眨着眼睛，挥着手，扯动着吊裤带，讲了些完全懂不了的——向来没有的，城里面的大乱子，这里面参加的有市议会，有同业公会，有商人，有贵族，甚至于牧师神甫。

“这里，耶歌尔·伊凡纳支，这样的笑话闹了出来……”

“等一等。省长在城里吗？”

“怎么不……”

“皇帝好吗？”

“很好的……”

“唔？”

契卿笑了一笑，那样的笑法是他所不曾有的，很不好的微笑：

“你问什么？”

“傻瓜！”

亚珂夫一定能够讲得清楚些，一定说得出城里面究竟出了什么事情，然而他到莫斯科去了，已经去了两个礼拜，还在参观京城呢。而城里面，越来越厉害的充满着向来没有的忙乱和吵闹，象是耶稣复活节似的，或者，又象是平常日子的大火灾里的吵闹。

“究竟在干着什么呢？”白珂夫很生气的责问着。

“你知道，耶歌尔·伊凡纳支，民众要求……”

“等一等，不要哗啦哗啦的！什么民众？乡下人？”

“乡下人也……”

“也什么？”

“也要求土地。”

“要谁的？”

“你知道……”

他再说下去，就说得个乱七八糟；这个驼背在椅子上转来转去，好象螃蟹在滚汤里似的，很不好意思的笑着，咕噜着：

“大家都要算账了……”

他擦擦手，眼睛里闪烁着酒醉似的快乐的眼光，这是和他的惊慌的说话相反的，而他那两只弯曲的腿很讨厌的在椅子底下乱划乱动。

“生活的一般的侮辱现在说起话来了，理智开始清算了，大家都同意，再也不能够忍耐这样的生活了……”

“什么样的，你这个两个背的魔鬼？”

“这就是这个生活了！大家很胆大的讲着一切，有些人简直说这几天以前差不多是睡着的，过去的日子只是做梦，真的！坚

决，倔强……”

驼背是坐在白珂夫的侧面的，他旋过身子去，把他那个老头子似的赤裸裸的脸向着白珂夫，他身上那件红褐色的衣服就耸了上去，堆在他的尖尖的驼背上，露出一段白衬衫出来，皱得象一个大布包，还有吊裤带，他的裤脚管上溅了许多泥，差不多一直溅到膝盖上。

“我同这么讨厌的人住在一起，”白珂夫想着。

“真正的笑话，耶歌尔·伊凡纳支，大家都跑到街上来了，在市议会附近拥挤着。”

“滚你的蛋！”

白珂夫剩了自己一个人之后，很烦闷的想起来了：

“这样无聊的小虫儿，他还要来惊动呢！我给他几个钱，叫他不要住在我这里了。现在有了亚珂夫，我用不着他了。……”

亚珂夫在一天下雨天的晚上回来了，他在喝酒的时候就下楼来，很神气的，仿佛从教堂里受过了洗礼回来。他，似乎有点儿什么东西在他身体里胀紧了似的，那一簇头发翘得更得劲了，眉毛很担心似的压在眼睛上，声音放低了，哑了。就是坐在椅子上，亚珂夫也没有向来那么客气了，而用脚把椅子勾到桌子那边去。这更加使白珂夫觉得惊慌，预先感觉到什么不幸的事情。

“唔，莫斯科怎么样？”

他外甥很不痛快的一句一句的咬着字句，开始思索着的讲，然而他讲得非常的响，仿佛在审判厅里做证人似的。——已经宣了誓，一定讲真话。他讲了很久，不回答白珂夫的生气的问话，而常常停顿着，记忆着，或者想着什么字句。

“讲鬼话！故意来吓我的，”白珂夫这样想着；亚珂夫不理他的问题使他觉得受了欺侮，他很生气的看着那个驼背怎么不安

静的在椅子上旋转着，而且张开着那田鸡似的嘴，似乎想要插进几句自己的话。

“串通了，这两个鬼……”

亚珂夫讲了些异乎寻常的事情：一切等级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都愤激起来了，要求改良生活，各人要求各人的利益，大家都喝醉了似的，互相打起来了。

“唔，将来要怎么样呢？”白珂夫不信任似的很生气的问。

亚珂夫·莎莫夫想了一想，大声的叹了一口气，就说：

“将来很不好呢，假使不能够达到全体民众的良心的发见和互相的帮助；可是，我也不能够瞒你：也许会有真正的武装的革命。”

“胡说！”白珂夫很坚定的很坚决的说，“那里来的武装，什么样的武装？你胡说。你不过利用我是个病人，自己不能够上街去……你是在恐吓我，要吓死我。”他用拳头在桌子上敲着，茶碗都被他敲得跳起来，他凸出着眼睛，吼着：

“我不是老太婆，什么神奇古怪的事情，我是不信的！我不怕！什么也不怕！我还活着，财产的主人还是我……”

他停止了，看见他外甥的脸胀得通红，连椅子往他那边靠过来，并且还气喘似的咳嗽着……

“既然这样，我们倒要说说明白，”他那外甥仿佛是在钉着钉子似的说。

“你怀疑我要想得你的财产，孔斯堂廷·德美特里耶维支[1]也给我说过的，你可想错了，这对于我是很大的侮辱。你的财富，我是不需要的，我拒绝接受这些财产，我甚至于可以写一张

① 这就是那驼背的名字。

申明书，说明不接受遗产，今天我就写好了给你。我搬到你这里来住，不过因为你一个人冷静，有病，很烦闷。我还知道你的性情是直爽的，还有些好脾气，比许多别人都要好些。譬如那个中学堂的教员白克尔，你很可以照着法律逼迫他，叫他破产，叫他变成叫化子，嘉季美尔斯基家的姑娘们也是这样，可是，你没有这么干。所以我敬重你，所以我住在你这里。现在，我可不能够了！再见罢！"

亚珂夫的喉咙完全哑了，最后几句话简直是嘁嘁喳喳的说完了的，他咳嗽着，站了起来，往门那边走去，一面还说：

"自然，我很感谢，然而我也后悔……"

"等一等！"白珂夫叫了起来，紧紧的抓住了睡衣的腰带，不知道为什么，把那腰带的须子抬得高高的，一直齐到肩膀。"等一等，不要发火！"然而亚珂夫·莎莫夫已经走出了房门。于是白珂夫就站了起来，伸长着手，手里还抓着腰带的尽头，象拉着缰绳似的，对契卿叫着：

"去叫他回来！"

驼背跳了起来，旋了一个转身，出去了。

"请说吧，哼？"白珂夫自言自语的说着，很奇怪的看着房门，静静的听着楼梯上的低低的说话声音。使他奇怪的并不是亚珂夫拒绝接受他的财产，而是亚珂夫知道那个蠢货白克尔的事情，那白克尔是落到了高利贷的手里的，还有嘉季美尔斯基家的美人似的姊妹们，几乎被她们的游荡的父亲破产了的。

"'我敬重'，他居然说这样话！委屈了。简直是个小孩子。"

"傻孩子！"他很不好意思的迎着莎莫夫说，"你为什么这样发气，啊？唔，坐下来！遗产要归你接受，并不单是我的意思，而且是照着法律……"

亚珂夫·莎莫夫抓着椅背，低低的，可是很坚定的说：

“关于遗产的话，我不愿意谈。”

“啊，唔？你就这么不愿意么？”

“不愿意。也许很快一切遗产都要取消呢。”

“这又是什么呢？”白珂夫摇动着睡衣腰带的须子，问着，“你坐罢！”

他觉得了非常的事情：好比饿着肚子的叫化子，突然的得到了很好吃的东西，应该有这样的感觉。

“你不要生病人的气！谁也不能够剥夺你的遗产，这是有法律的！”

亚珂夫坐下来，说：

“这种法律就要取消，为了它，只会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

“唔，好罢，我们取消它，”白珂夫开玩笑的同意了，看着他的外甥。他觉得亚珂夫有病；他那女孩子似的脸干枯了，嘴唇发黑了，他常常用舌头去舐它，瘪了下去的眼睛很愁闷似的看着，眼光是模糊的。

“你不要有寒热罢？”

“没有，”亚珂夫说着，摸摸他那一簇头发，“不过，你不要开玩笑，现在有很大的民众运动反对富人。还有一些议论，说要没收财产……”

“不要怕，”亚珂夫很自信的安慰他，“不要怕，不会没收的！”

“我不怕，我自己也赞成……”

白珂夫尽量的深深的吸了一口空气到胸膛里去，吼着，又很响的吐了一口气，仿佛要连胸口的刺痛都吐出去，然后，他用那种坚定的清楚的字句，好象神甫阜多尔宣教似的说了：

“人没有了财产，简直是赤裸裸的骨头，而财产就是血肉，你

懂吗？这是肉！”

他用手在皮椅子的靠臂上拍了一下，又重复了一句：

“肉，人活着就是为着要用肉去完完全全达到自己的欲望。世界就是满足欲望的世界，一切的人的工作都是为着这个。谁要求得少，他自己就不值什么。”

“现在就是大家要求一切了，”亚珂夫笑着插进了这么一句。

“这又是什么？要求什么？你不要相信人家嘴里说的，要相信做的。单是要还是不行的，还得做才行。等到一切东西都很多了——大家都够用了，那时候大家就满意了。”

白珂夫尽可能的温和的给他外甥说：

“我不是蠢人，我懂得：你总想一切都照基督的办法，简单，干净。基督愿意把一切都平分，这是不错的，不过要知道他那时候的世界是个穷世界，而我们这个世界是个富有的世界。基督的时候，人本来就不多，他们要的也很少，可是，要分给大家也还是不够。而现在我们更加贪心了，我们这些人多得很，而每一个人，一切都想要。可见得：一定要工作，积聚，储蓄……”

白珂夫觉得自己的思想很奇怪，这些思想是忽然的发生的，没有受他的意志的支配，仿佛是个外人就这么忽然跑来了，不过虽然是个外人，却是很有趣的。这使他很不好意思起来了，然而有一个思想，他觉得是聪明的，正确的，很容易去解决生活里的罪恶的纠缠，他自己听着这个思想，又重复的说：

“可见得，先要工作，要积聚一切东西，然后再平均分配给大家，甚至于残废的人，什么事情不会做的人，也分给他们！叫一切穷苦和龌龊都消灭，连罪恶的影子也没有。这个样子。大家都吃得饱，大家都活着。谁会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不会再凶狠妒忌的来谋害你。人人自己就是圣人。这样！正是这样：人

人自己就是圣人！”

白珂夫说着，渐渐的觉得更加奇怪了，这种思想很有力量的发展下去，可以没有穷尽，而且很容易找着需要的字眼。他甚至于觉得这一股充实的思想早就隐藏在他的心灵的里面，永久隐藏着的，而今天活动起来了，发展起来了，放出无穷无尽的坚固的线索。这一股思想的开展，几乎要闭住他的呼吸，仿佛白珂夫是在冬天的很滑的道路上极快的跑过去。非常之容易的讲着这些新的字句，好象他常常想着它们似的。觉得自己有了一种新式的聪明，是很有趣的，看着那个驼背听得象喝醉了似的笑着，然而亚珂夫伏在椅子上，他那女孩子似的眼睛很亲近的看着自己。所有这些是那么感动，那么挑拨着使人联系起来的力量的感觉，甚至于白珂夫的眼睛里都发见了亲爱的眼泪；他突然间衰弱下去，倒在椅背上，很疲倦的闭了眼睛，咕噜着：

“谁做了人家的眼中钉还会觉得有趣呢？而需要是克服不了的，需要工作，这种需要是多么大呵，唉！要赶紧才好，人人都有死在等着他……”

契卿从椅子上跳起来，很担心似的说：

“耶歌尔·伊凡纳支，你累了，躺躺罢，亚沙①，我们搀他去！”

他们用手扶着白珂夫，把他放在床上，很小心的替他盖好被窝，就悄悄的走了，驼背跛着脚走在前面，而亚珂夫摸着头上的那一簇头发，低着头，跟在他后面。

白珂夫这样过了几天，自己觉得过生日似的得意，仿佛比寻常的一切都高超了，被契卿和亚珂夫的温暖的伺候所包围着。这

---

① 亚沙是亚珂夫·莎莫夫的小名。

几天里，他衰弱得多了；不能够不请一个看护妇来服侍他，那看护妇又瘦又长，象一根竹竿似的，是个不大做声的女人，脸上有些麻子，眼睛是没有颜色的。白珂夫很驯服的看着自己的力量溶化下去，透过自己的云雾似的情绪，模糊的看见契卿的黄脸拉长着，很担心似的，眼光很惊慌的闪烁着，躲藏着，而亚珂夫也更加沉默了，脸色是苍白的，总是皱着眉头；他，亚珂夫，一天总要出去几次，回来之后也不大愿意讲起外面的事变，很小心的。

"他们可怜我呢，"白珂夫想着，"两个人都可怜我呢。不肯惊动我。看起来，我是快完了。"

然而关于死的念头没有以前那么惊吓他了，那种侮辱的意义似乎消灭了些，没有那么痛苦了，虽然不由自主的还要想着：

"现在能够再同亚珂夫在一起多过些日子也就好了。契卿也是好人。现在他们了解我了。我把我的心摊在他们面前，他们就了解了。"

他心上笑着，想起自己的承继人：

"我可证明了给他听，应当怎么样去了解所谓财产？他这小子，心上不安宁呢。还说：分给穷人！唉，这些人……"

"城里面有些什么事情？"他问那个看护妇，心上想检查检查驼背的模糊的消息和外甥的小心的报告。

"还在那里暴动呢，"那女人不关心的回答着，仿佛暴动是市民的极平常的玩意儿，好比酒醉或者做生意。她时常打着呵欠，用拳头遮着嘴，打了呵欠，又很快的画十字，她那没有颜色的眼睛里面，睡梦象是永久的凝结住了，而她那没有声音的脚步又象猫一样的活泼。

城里面的枪声从礼拜六夜里，礼拜天的一清早开始，那天正下着雨，灰色的天色。起初的几次枪声，听得远远的，不知道在

什么地方，软软的在空气里响着，而空气正被毛毛细雨浸湿了，沉得很低。

白珂夫听着这枪声有好几分钟，那声音仿佛是乌鸦在啄着潮湿的洋铁皮的屋顶。

“出了什么事情了？”他叫醒了看护妇问她；她听了一听，仰起着头，象蛇似的看着灰色的窗框里。

“不知道。你要药吗？”

“不要做声。”

响声密起来了，渐渐的近了，常常拍拍拍的响着，仿佛算盘上的珠子似的，给一个能干的算学家滴滴搭搭的打着。

“象是放枪呢，”白珂夫很忧郁的说，他已经很确定的知道这是枪声，他本来是个老兵，耳朵是有经验的，“你去叫醒楼上的人……”

看护妇走了，在昏暗里摇摇摆摆的，仿佛风吹着她，一只手抓紧了后脑子上的头发。白珂夫坐在床上，还是听着，用发抖的手摸着头发和胡须。

“开枪了，狗崽子！这是谁打谁？”

看护妇很快的从楼梯上跑下来，在房门口就用她那很蠢的尖利的声音叫着：

“放枪了！在打这个屋顶，打你的……”

“傻瓜，”白珂夫很严厉的说，“放的是空枪。”

“哎唷，不是的……”

“不要做声！这是操演。在城里面不能够用子弹放枪的。”

“哎唷，不是的！老伯伯，不是的……”

那女人跑到窗口，把窗子打开了，——琐碎的响声飞进了屋子，白珂夫听得出这是步枪和手枪的声音。啊哈，这是一个炸

弹；窗子上的玻璃都震动得响起来了；白珂夫的窗子的斜对过，那些屋子的窗子上很慌乱的散出些火光来。那女人画着十字，坐在地板上，也哼起来了：

"上帝伊……"

契卿穿着大衣戴着帽子，走进来了，在地上旋转着，用脚趾头走着路，他的脸被灯光照着，好象死人似的，和铜似的颜色。

"这是干什么？"白珂夫问，"亚珂夫在哪里？"

"走了。"

"什么时候？到哪里去了？"

那驼背把帽子脱了，赔罪似的张开两只弯曲的手：

"我，耶歌尔·伊凡纳支，给他说的，叫他不要去，不要！虽然他们的确欺骗了……"

"谁欺骗？"

"官厅，政府。而亚沙说：不行，同志们……混账，他说。他同着孔诺诺夫的铁匠……"

白珂夫明白了什么似的，仿佛有人用鞭子打了他一下；他把脚从床上放下来，吼着：

"睡衣？我要到窗口去！喂，婆娘……"

看护妇在窗子里看了一看，挥着手说：

"你们自己知道！火着起来了。我要回去……"

然而她不但没有走。甚至于没有从地板上爬起来，就这么跪在窗子前面。

契卿给白珂夫穿着衣服，咕噜着：

"窗子里不要飞进了什么来呢……"

"不准做声，"白珂夫很严厉的说，"王八蛋！贼窃家……"

放枪的声音很近了。甚至于听得见拖长着的叫声：

“啊，啊，啊……”

大门的门栓响了，门砌的一声关上了，不知道什么地方两把斧头砍着树，尖利的女人的声音很惊慌的叫着：

“从花园里跑……”

白珂夫走到窗口，看见街上跑着一匹黑马，上面骑着一个人，这使得那匹马的样子象一只骆驼，而听着那马蹄的不平均的声响，可以知道它的脚已经跷了。有三个黑影子，紧贴着栅栏和墙脚，一个跟着一个的斜着走，在昏暗之中闪过去，最后一个手里还拖着一根竿子，竿子的末梢扫着人行道上的石子，磕碰着人家的墙脚。

“这是贼。”白珂夫想着，自己觉得心里面的沉静很沉重的扩大起来，空空洞洞的，在里面反映着一切声响，而思想却在沉没下去，熄灭下去。哪，一颗子弹“嘘”的一声过去了，树上的枯叶响动了一阵。

“这是打中了斜面的。”白珂夫估计着，他听见契卿的胆小的声音：

“你走开些，不要站在窗口了……”

他拍拍契卿的肩膀：

“暴动，这叫做？”

“工人暴动，耶歌尔·伊凡纳支……”

“亚珂夫，亚沙在暴动里面？”

“他同着孔诺诺夫的……”

“去，”白珂夫说，把手伸在窗口，指着街上，“去叫他！叫他立刻回来罢。你怎么啦，混蛋，一直不做声，瞒着我……”

契卿陪罪似的咕噜着：

“亚沙给你说的：武装的……”

"去！亚沙要是死了，我要你的命！"

白珂夫的下巴颏那么抖动着，仿佛他的胡须掉下来了。他伸直着身子，好象站在战线上似的，灰色的，高大的他，站在那个模糊的窗框子后面，凸出着眼睛，咬紧着牙齿，他的脚在抖着，睡衣纠缠着，从他的肩膀上滑下来。

契卿走了。

"我要回家去，"看护妇又重复的说了一句。

满街都罩着浓雾；白珂夫尽看着街上，很沉重的坐到椅子上。放枪的声音稀了些，少了些，斧头还在砍着，一个什么东西掉下来了，砌的一声碰在栅栏上，又象是碰在大门上，打碎了些木板。不懂得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电线这样绷得紧紧的，尽在抖动着。后来，快得异乎寻常的在街上哄动了沉着的声音，脚步声，树木折断的声音，还有一个熟人的很高的可是哑了的声音叫着：

"把大门拆下来！院子里有木桶，搬出来……"

"这是我院子里的木桶，"白珂夫心上想着。

而在窗子底下的街上，有人叫着：

"把电线结在路灯上！拉过街那边去……砍那根电杆……脚，脚，混蛋……"

"这是亚沙的声音，"白珂夫自言自语的说着，"是他的！"

白珂夫倒也并不要猜想亚珂夫在干什么，然而他始终把胸口伏在窗台上，咕噜着：

"他在防守着。不放人家进来。"

看护妇跳了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嘴里念着：

"哎唷，上帝！上呀帝……这些强盗……"

"坐下来！"白珂夫叫了一声，"我给你一棍子！不要做

声……”

他拿起那个棍子，平常敲着地板叫契卿来的那个棍子，威吓着看护妇。他的下巴颏还在抖动着，胡子戳到嘴里去；他托着胡须，然而下巴颏垂下去了；而他心里的沉静更加可怕起来，空洞得更加厉害，街上的响声，叫喊声，树木的折裂声，以及远远的枪声，都跑进他的心里来。

“放在地上！”大门口有个什么人的低音的声调在指挥着。

天色已经大亮了，雾里的人影子已经看得很清楚，至多不过一百个人，他们都聚在白珂夫的房屋的左边，而把电杆子横在地上，拦住了马路，大家拉着电线，象拉着鲶鱼的鳃似的。从隔壁人家的院子里拿出一些压平了的柴草，拖出一辆车子，哗啦哗啦的摇动着木栅栏，许多房屋的沉默的窗子，都在呆呆的出神的看着这种忙乱的景象；并且看得出玻璃窗里面偶然闪动着人的影子。

远远的，军队的号筒在吹着归队号。

“小心些，”那个低音的声调又叫了一声；有个什么东西在响动着，咭哩介拉的响着，拍的一声倒在街面的石头上了。

“都在破坏呢，”白珂夫说着，回过身子去对着看护妇，仿佛要求她的意见，“你听见吗？在拆毁着呢！”

他冷得发抖，把睡衣裹着胸口，更加从窗子里伸出去些，看见了亚珂夫：他肩膀上掮着一把铲子正在跑到大门口去，后面还有十几个人跟着跑过去，手里都拿着枪，斧头，还有些拿着车杠，他们大家一下子都碰在大门上，亚珂夫象猫似的钻进了院子，就叫着：

“把大门都卸下来！拿那些木桶……”

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象做梦似的，白珂夫看着，不

相信自己的眼睛。看护妇的神经病似的叫喊才惊醒了他：

“哎唷，强盗……”

大门冲开了，人都跑进了院子。

“站住！”白珂夫集中了自己的最后的一些力量，拚命的叫了一声，“站住，你们这些恶鬼！亚沙，赶走他们！”

他看见了仰起了的亚珂夫的圆圆的脸，象个麦饼似的，并且听见他的叫喊的声音：

“他们骗了我们，舅舅！杀人呢……”

跟着，听见驼背的诉苦似的声音：

“耶歌尔·伊凡纳支，走开些！”

左边的一扇大门举了起来，摇动了一下，哗朗一声倒在院子里去了，好些人抓住那扇大门，抬到马路中心去；而另外一些人又在摇那第二扇大门，滚出那些木桶，而这些人之中就有那个小小的驼背，也在忙乱着。

那时候，白珂夫嘴里骂娘骂祖宗的骂着，抓起一盆仙人掌就对着那些院子里的人掷过去。那个花盆离得他们很远的落在地上。白珂夫看见了这个，但是还对看护妇叫着：

“把花拿过来，还有椅子，一切，一切！”

他叫得那么可怕，使得那女人更加缩做一团，不做声的在屋子里乱跑，从窗台上拿过一些花盆去，手哪，脚哪，乱拖乱踢的把些椅子搬过去；而白珂夫摇摇摆摆的，尽了最后的气力，痛得尽在哼着，还在把一切东西，只要他搬得动的，都扔到那些人的头上去，他扔着，吼着，极野蛮的骂着：

“亚史卡，我要杀死！……孔史卡，驼背鬼……”

谁放了一枪，玻璃很尖利的响了一阵，天花板上掉下了一些灰片，那看护妇叫了一声，跌倒在地板上，两只手撑着地板；白珂

夫回过身子去对她叫：

“胡说，你还活着呢！拿那个给我，尸首……”

同时，在街上很近的地方，枪声响了起来；而在大门口有个很尖利的声音叫着：

“他们绕了过来了，啊……”

白珂夫看见他外甥坐了下来，往院子里爬，转动着一只脚；而那个有胡子的人，丢掉了车杠，脸朝着地上跌倒了，他的头这么一碰，连帽子都碰了下来；立刻，从雾影里钻出了一些灰色的兵士，弯着身体走到大门口来，伸出了刺刀，叫着：

“投降罢！躺下来……”

大家对着跑的人放枪。

白珂夫发狂似的哈哈大笑，伸出了一手指着下面，两只脚直跳，吼着，大声的叫：

“戳那一个，那一个……爬着的，戴着帽子的，戳他！那个驼背，哪，坐在木桶背后了，那个，那个驼背的……”

看护妇开开了别一扇窗子，也叫了起来：

“戳呀……戳呀，赶呀……”

一九二四年

瞿秋白译

不平常的故事

涅瓦河岸上，一所王爵的公馆里有一间五颜六色的“毛丽唐”[①]式的房间，这是一间肮脏的不舒服的冷落的房间；这里面，一个人穿着兵士式的灰色的呢大衣，坐在那里摇摆着，他的大衣紧紧的包在身上。他大约有四十岁光景，很矮很胖的，而且他的左脚是跷了的。他伸直了这一只脚坐在那里，在他的脚上穿着人参色的皮靴子；他的右脚紧紧的放在踏脚板上面，他说话说到起劲的时候，就用他的象马蹄那样大的脚后跟在踏脚板上踏着。

在他头上披散着干枯的头发，菩提树皮似的颜色；他的巴掌和下颚上，竖着几丛稀少的黄毛；在他的奇怪的鼻子底下，翘着剪短了的胡子，看起来象是牙刷似的。

这个人的大嘴，露着牙齿的脸孔，看上去有点讨厌，那样象鱼似的灰色的许多棱角的脸，带着不一定的颜色的眼睛——在俄国中部几省里，是很普通的。他们的眼睛总是不大的；这种精神看着天看着地，几乎总不看人的；在他的眼光里可以使人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委靡和不信任，仿佛他屡次被人欺瞒过似的。但是在这种眼睛的瞳神的深处，常常会发出一种冷酷的象针一样尖利的眼光，用他们暗藏的理性的力量很灵敏的出于意外的透过观察他们的人。这种尖利的眼光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

① 毛丽唐是一种建筑的格式，十八世纪回教国家里曾经盛行的，这种格式的特点是把回教古代建筑的格式和东罗马的格式混合在一起。

种好奇心是每个文学家的天性，——我就请求这个露着牙齿的人把他的生活告诉我。

他说得不慌不忙的，一个一个字的“推敲”着，使我明白：他对于自己的意义是很自信的，而且他的说话并不是第一次叫听的人奇怪。有时候，他的说话很倔强，他的灰色胡子动着，露出他那可笑的弯曲的黑嘴唇。而说到忧郁和悲伤的时候，他就很严厉的皱着他已经有很多皱纹的额角，他的眼白上放出水汪汪的奇怪的象珍珠似的色彩，他的瞳神好象是害怕，又好象是奇怪的开展着。

他的有病了的脚，仍旧是一动也不动，而他的身体时常的旋转来，这种动作和他的凑着拍子似的讲话是不相称的。他的一双黑手很不安静的动着，摸摸他的脚膝，推推桌上摆的纸夹，墨水瓶，烟灰缸，又去摸摸木头笔架。然后，他带了很明显的懊恼，把这许多东西都推开去，用自己的手掌去摸着。或者用手指去挖着那五颜六色的——黄的红的青的——墙壁，在这墙壁上糊着有格子的图案画的纸呢。

看起来，仿佛这一间不平常的房间对于他是太狭小了。他突然的旋转他的头，望着那许多棱角的小格子的窗框子，有两分钟没有说话，仿佛也要在宽大的暗沉沉的涅瓦河里寻找什么东西似的。他解开他的外套钮扣又重新扣上，似乎要伸一个懒腰，洒脱他皮肤外面的重担。

从他的胸膛里，透出滞重的深沉的远远的声音。

照我的籍贯，照我的护照——我是西伯利亚人，但是我生长在俄国梁赞省，萨瓦替玛县。这个“萨瓦替玛”的字眼，我从小就从父母那里听来的，他们总这么说：

"我们是萨瓦替玛来的。"

直到十七岁我不说"萨瓦替玛"而说"萨玛替玛"①；并且我还想这是一条河，在河里的水是异乎寻常的黑的，但是关于这件事我从没有告诉过一个人，甚至于对小朋友也没有说过，因为在西伯利亚的河水都是光亮的，要讲黑的河水，实在没有什么光荣，而且是很不好意思的。后来有一个贩卖农业机器的商人纠正了我的错误，他很粗鲁的对我说：

"傻瓜，不是萨玛替玛，而是萨瓦替玛。不是一条河，而是个县城。"

我一下子就相信了他，而且很高兴，因为我能够知道这萨瓦替玛一点也不是异乎寻常的。

我对于自己的乡村并不记得了，大概总是很平常的乡村。但是我记得，那个市镇前面是靠河的，在山脚底下，市镇的后面有个修道院，树林围绕着它半个周围；我到如今还象看得见这个市镇，不过，仿佛并不是人住的，而是一个玩具；有这样一种玩具的：房子，教堂，牲口都是木头雕出来的，而树木是拿青泥苔做的，还染了绿的红的颜色。这个市镇在我小的时候，很引诱着我的。

我的父母搬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我还只有十岁光景。在路上，我的母亲和一个小弟弟就从火车上跌下去跌死了，父亲过了不久也死了，也是出于意外的，被鱼咬死了。我就同一个老头子到处逛，那个老头子很好的。他不打我。同他逛了一年；后来，在一个城市里的市场上，有一个乡下人注意了我，他的姓名是托洛芬·波耶夫，是一个旧教徒；他给了老头子十个卢布，那

① 这个"萨玛替玛"的字音，在意义上是"最黑暗的"。

老头子就把我让给波耶夫了。

这是一个很有骨子的人，他的性子是强横的，吝啬的，也是那种虚伪的靠上帝吃饭的伙计：他自己并不怕什么罪过，而别人在他的旁边，却气都透不过来的。我一看见他就不喜欢，不喜欢他的一家人，因为他们待我很凶，他们很贪，因为一切都不好；我在童年时代就看出了异乎寻常的劳动真没有意思。他们有六匹马，十七只牛，还有一只雄牛，许多羊子，鸟，多得很呢；而他自己工作着，强迫大家工作着，都象做苦工似的。他们吃起来真讨厌：已经吃饱了，不要再吃了，可是还要吃进去，吃得脸都胀红了，肚子胀大了，还是哈呼哈呼的尽吃，勉强的硬吃。做起来是做不动也要做，吃起来就过度的吃，这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逢着节气的时候，装饰得非常漂亮，一大堆人都赶到教堂里去，跑十二俄里的路程。

他的家是一个大家庭：他的第一个老婆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当兵去了；有两个干女儿；还有一个女婿已经死了老婆，他自己又从车子里跌出来把舌头咬掉了，所以是一个哑子。他的第二个老婆，生了一个女儿叫做刘巴沙，比我小两岁。他的老婆是象野兽一样的，象马那样的眼睛，象男子汉那样的有气力。还有一个长工马克新，也是俄国人，这个家伙爱睡觉，甚至站在那里都会睡着的。此外还有些老婆婆，象黄鼠狼似的。

当我过完了十七岁的那个时候，马克新一个不小心，用扒粪的叉子刺进了我的大腿，痛了一年，腐烂起来了；我就开始跷脚了。

有一次吃夜饭的时候，他的大儿子对波耶夫说：

"亚史卡① 走起路来都轻轻的了，应该替他的脚医治一下。"

① 亚史卡是亚珂夫的小名。

他的回答是：

“不医也可以活的，跷脚还有好处，可以不要去当兵。”

这是侮辱我；我在那时候，是一个强壮的青年小伙子，跷了脚站在姑娘们跟前，是很难为情的，她们已经笑我了。我想还是离开了波耶夫罢。我告诉了刘巴沙，她也劝我：

“当然的，你去好了，在这里，他们给你的工作要苦死你了。你看：他们——这班该咒骂的东西。”

刘巴沙是一个不强壮而很忧郁的女孩子，一点没有气力，就是叫她揩揩机器上的油，也是不能够的。她是我的知心朋友，她教我读书，几乎是强迫我的。她替我修补衣服，替我缝衬衫。她的哥哥和嫂嫂不爱她，总是讥笑我们俩的要好：

“那算什么样子的未婚夫呢！跷了脚的！”

她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她只是简单的帮助我生活。她是一个好姑娘，不爱放荡。她很瘦，眼睛很象她的母亲，大大的，在眼睛里面发着亮光。她很难得笑，我只要看见她微笑一下子，就好象觉得轻松一些。她也不哭的；人家打了她，她不过缩着头，发抖，遮着她的眼睛。在家庭里，她算最聪明的了。可是别人都当她是白痴，说她是学坏了的人。但是她也是很残忍的，她喜欢给小的畜生猫狗受苦，尤其喜欢抓小鸡，捉住了小鸡，她用手掌合拢来一挤就挤死了。

“你做什么？”

她并不说话，只是耸耸肩膀，大概她自己恨着一般人而想出口气罢。到了春天我就向她告别，走了。波耶夫企图阻碍我，很久不给我护照。这里还是刘巴沙帮助了我。

我过了两年很好的生活，好到没有什么可说。我住在巴尔瑙尔地方一个医生那里，他给我把脚医好了，虽然我的脚仍旧有

一点儿跷。我要说：我活到二十岁，都好象在梦里一样，没有看见什么不平常的事。有时候忧闷了，记起了那个市镇，并且想：

“应该到那里去住罢。”

但是那个市镇在什么地方，我并不知道。又重新忘记了。不过关于刘巴沙，我倒不会忘记的。有一次还寄了一封信给她，可是没有回信。

那个医生亚历山大·克里莱支待我很好，工作也少；劈劈柴，烧烧炉子，帮帮厨娘，刷刷靴子和衣服，然后送给病人们去。我不是喝酒的人，唔，为了健康，一两杯是可以喝的；玩纸牌也是很谨慎的，婆娘们枉然的爱着我。我的性质是孤独的。人家以为我有点傻。我积聚了几个钱。

突然间，好象一滚滚到山脚底下，就此开始了不平常的生活。隔壁人家死了两个人，丈夫和老婆，在那一天晚上我没有在家里过夜。把我捉了去，就发见了我的护照是不中用的，字母弄错了：我的真姓名是亚珂夫·邹珂夫，而在护照上是亚珂夫·亚邹珂夫。那时候正是日俄战争开始了，检察员就对我说：

“你自己承认了，你用了别人的姓名；可见你是要躲避兵役。也许还有更不好的事。”

我说：你看，在护照的注解上说明是跷脚的，可见得这就是我邹珂夫呀。

在西伯利亚，谁也不相信谁的。

“即使你没有参加杀人的案子，那也要考查考查你的来历。”

医生没有在家，他到托木斯克和喀山去了；没有人可以替我说句话，就坐到监狱里去了。在监狱里的贼伯伯都笑我：

“你不是邹珂夫，也不是亚邹珂夫，而是亚邹夫，因为你的嘴

巴正象那种鱼①。”

这样就称呼我“亚邹夫”了。

这种异乎寻常的愚笨是侮辱了我；在夜里我不睡觉，尽是想：怎么有这样的事呢？为了在纸上有个小小错误，就要叫人来受苦，坐监狱？我在上帝面前诉苦；我在那时候还是很相信宗教的，虽然在监狱里不能够祷告：在那里信教是大家都要笑的。可是我在躺下去睡觉的时候，不给人觉得的祷告着，躺着，在脑筋里读着祷告，两次三次，就是这个样子。我本来祷告得非常认真的，跪着祷告的。读着“我相信”，“我们的天父”一次，“圣母娘娘”三次②，我还会背诵对于圣母娘娘的颂圣辞。刘巴沙教过我很多，她最初是用针在树皮上划着字母教我写的。

当然的，信上帝是很蠢的，但是我在那时候年纪轻，除出上帝再没有别的兴趣。

在监狱里除出我还有七个人：四个贼，一个生肺病的偷马贼，一个流荡的老头子，还有一个充军的铁路工人，是个铜匠，要解到俄国本地去的。那些贼整天的玩纸牌，唱小曲儿；而老头子和铜匠是不理他们的，尽在争论着。那个老头子是个瘦长子，头发长得象牧师似的，鼻子是歪的，眼睛生得很严厉而且凶恶，很讨厌的。他是一个很朴实的人；早晨比大家都起身得早，用干净的手巾在水里浸湿了擦脸，梳梳头发和胡子，扣好钮子，很长久的站着做祷告，不画十字，一动也不动的祷告着；他并不对着角落里的神像看，而是对着窗子，对着亮光，对着天看。自然，这是一个“小教徒”③，看来，还是一个聪明的“小教徒”！

---

① “亚邹”——язь 是一种鱼。

② 这些都是俄国希腊正教的赞美诗的题目。

③ “小教徒”是基督教的小派别的信徒；俄国以前有许多“小教”，大家都是反

铜匠是一个黑头发的，象茨冈人，也许是犹太人；比我要大十岁，他很会说话，说的话也是异乎寻常的，甚至不愿意去听他。他的头发剪得象刺猬一样，牙齿发着亮光，胡须是黑的，眼睛象吉尔吉斯人①，全身光滑的象在马戏院里的会演戏的河马一样。他还爱吹口哨。

有一次当那几个贼伯伯睡着的时候，我听见那个老人叽哩咕噜的说：

“应该要的是简单，大家为了无聊的事情弄糟了，互相的压迫着，应该要做到生活简单化。”

那个铜匠很烦恼的叽咕着：

“我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你说谎，你还是崇拜旧时代的人，这样的人，我不是第一次看见了。你我都是骗人的。你要求的是特别的，不平常的事情，你总要想做得和别人不同。而生活的罪过，糟糕，就在于每个人都要做特别人，每个人都想找些不同的特点。痛苦也就在这里！从这里就来了一切的绅士，官长，指挥和暴虐，从这里就有了一切吃的不平常，穿的不平常，就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这许多都应该不要它，唔，应当这样才好！什么地方有特别，那地方就有权力，什么地方有权力，那地方就有仇恨，不调和，以及一切种种疯狂的事情。这些疯子因此要互相仇恨。人只应该自己管理自己，他不应该去管理别人。唔，象你这样，给人家写在公文上，要赶你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而你自己哭笑都不能做主。”

我听那老头子说的是对的，象他那样的说话仿佛同我自己

对希腊正教的教会的，反对旧的仪式，反对旧的教条。因此政府和教会要禁止他们，常常逮捕他们。

① 吉尔吉斯人是一种亚洲民族，黄种，住在中亚细亚东北部，新疆附近。

想过的一样。要是真理真正是你自己的，那它就可以给你答复一切；这样的真理是实在的，简直可以用手拿得起来。

那些贼都笑我，认为我是个头脑糊涂的小伙子，是的，我自己装做傻瓜。这样更安静些，更加容易了解别人，——在傻瓜面前，他们总是没有忌讳的说话的。那两个争论的人，也看着我仿佛没有人一样，总在很生气的叽哩咕噜，——我就听着。我所懂得的是这样：仿佛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都一样的同意：世界上的一切都应该平等；特别的，不平等的，——都应该取消，任何的区域都不准有，那时候人与人之间——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就都平等了，一切都是简单，轻松了。把地球上的一切人，都变成很平常的人；而牧师，商人，官长，以及一般的等级，老爷等等，——都废除了，用一种特别的法律去取消它。这样，要叫谁都不能够收买我的面包，劳动和良心。

"心灵要生翅膀才好，"那个老头子这样说，"最要紧的是心灵自由，没有这个就没有人！"

我把这些意见都吞到肚子里去了，好象在疲倦的时候喝了一杯烧酒似的；真的，明白的道理叫我自己的心灵一下子生了翅膀。我想：

"上帝耶稣，在这些人之中有多么样神圣的简单呵，但是大家终生终世都是那么苦恼！"

我想着，甚至于笑了，那几位贼伯伯更加笑了。

"看呀，亚邹夫在那里想他的未婚妻呢！"

我不作声，更加假装着傻瓜的样子，我自己明白，我听着大家。那两个争论的人所不同的只不过一个问题：铜匠很激烈的说，上帝用不着，而那个老头子自然为了这件事生了气；我听着那个铜匠也觉得烦恼，他说得那么激烈。而在那个时候，上帝还

是我的累赘。他两个都很勇敢的了解统治的害处。

后来很快的把我解到原籍地方去了，在那里当然波耶夫的家庭出来证明了我的身份。波耶夫自己躺在床上，要死了，大概是被马踢伤了的。但是他还向我提议：

“在我这里住着罢，亚珂夫，你是一个老实人，呆头呆脑，在外边流荡是不行的。”

我拒绝了他。我的眼界已经放大了些，我头脑里的思想也流动了；我只想跑到城市里去，刘巴沙也劝我：

“走罢，走罢，亚珂夫，找你自己的幸福去。”

当然，我把我的一切讲给她听，请她听我到了怎么样的地步，我同她谈了整整的一夜；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我的意思这样妥当，这样流利的说得出来。刘巴沙同意我的话：

“都对的，应该这样。”

我对她说：

“你同我一块儿去罢，刘巴沙！”

她害怕了：

“我去做你的什么呢？累赘你。我的身体很不好。我又不爱见外人，在这里我倒已经过惯了。”

唔，她不去。我说她是个多愁的姑娘，很细腻的姑娘，她的心是很殷勤的。我看到她的心，象在镜子里似的可以看见我自己的影子。我同她告别了，她哭了，但是……

我又重新回到巴尔瑙尔地方的医生那里。他是一个好人，十分聪敏，不过他有的是旧式的聪敏，而不是照我的意思那样的聪敏。他的性格很激烈，只有在习惯上象一个绅士，其实，甚至于他的脸都是象老百姓似的：强壮的，矮矮的，走起路来两只手也不乱动，脚步象鹅一样的沉着，脸是大而发红的，有胡子。他

在职业上很顺利，医病的手段也高明。他喝烧酒喝得很多，但是并没有喝醉过。他爱喝红酒，比烧酒还爱得厉害。他的眼睛生得很直，带着讥笑的眼光，仿佛时常带着这种笑在对每个人说：

“不要假装罢，我看见你的诡计呢。”

婆娘们都爱他，他也贪着女色的。然而我看他的生活很寂寞，他蹙紧着眉毛，叹着气，嘴里面唱着曲子。他常常吐痰，仿佛吃着了什么腐烂的东西似的。我很喜欢他的直爽，但是我不爱他那种讥笑的态度。他用那种讥笑对着我，仿佛也当我傻瓜看待，一点儿也不相信我。这是侮辱了我。因此我也对他有点儿怕。

他很好的迎接我，讲笑话：

“啊哈，一袋肠子又来了！”

“一袋肠子”，是他常常爱讲的俗话，他同大家说话都是开玩笑，仿佛同小孩子说话似的，总是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开着玩笑。他拿一杯酒给我喝，叫那个老婆婆去烧茶炉，自己也跑进厨房里来：

“唔，讲呀！”他说。

这是在冬天的一个夜里，很大的旋风响着。我同医生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仿佛同着一位知己坐在酒店里，我说，他听；他吸着纸烟，摸着胡子，——他的胡子并不多，象鸡尾巴似的。

在这晚上以前，除出刘巴沙一个人以外，我没有同任何人公开的谈过话，但是这晚上我发挥起来了，涌出了我的勇敢的精神。坐在监狱里，以及在递解回去的火车里，我学会了想一切的事情。甚至于想到这个样子——仿佛我自己都不存在了，只有我的心灵在空气里活着。说得这样的勇敢，我自己都奇怪起来：唔，这样说给刘巴沙听多好呢！

我当然讲了那个老头子和铜匠，医生听着就哈哈的笑了：

“呀，你怎么翻了个身呢！唔，这很好：做傻瓜可以轻松些，做聪明人可以快活些。”他说，“亚珂夫，你现在应该读书了。唔，不过书上所证明的恰恰相反：有一个公律管理着我们，这个公律就是一切简单的之中要分出特殊的东西。有人说，在有人类以前，地球完全是一块石头，什么东西都不能生长的，到后来，才有沙呀，泥呀，然后再生有黑土。在上古世纪有一只野兽，一只鸟，后来从这两个动物里，生出了几千种不同的鸟和野兽。古时代的人也是这个样子：开始时候大家都是老百姓，到后来，从他们那里出来了王侯，皇帝，商人，官僚，机器匠，医生。那就是一个公律！”

他说得很巧妙；仿佛把我象一只口袋似的缝住了。

当然他又要开玩笑：

“应当站在这个小山儿上去看一切，在我们的烂泥塘里这是最高的了。”他说。

他对我说这种话，叫我非常的痛苦，甚至在有一个时候，使我走上了迷路。他很狡猾的给了我几本书，但是我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不是他自己读的书。他的书是很厚的，装订得很好看，放满了两书架；这几本书可是很薄的，有图画，象小孩子读的样儿。我读了。这些书的作用，是要把我自己的思想拖到别一方面去；所说的是古时代的人怎么样生活，而我，应该了解古时代的人生活得还要坏。所以这是些安慰人的书。我可想着了：

“对于我：怎样能够知道这些书写得对不对呢？这不是我眼前的事情；而且我是现在的人，过去的生活同我有什么相干呢？要把过去的事来做好也是不能够的了，你应该要教会我明天怎样去生活。”

医生问我：

“读了吗？”

“读了。”

“有趣吗？”

“有趣。”

我当然不说这些书不称我的心，我也不解说为什么我说有趣；其实有趣的，并不在于书里写的东西，而是这些书为了什么目的而写的。我说这是为了安慰我而写的。

但是，读书我倒读惯了；低着头看书，看着书里面的不同的字句，好象深坑里的水一般的流动过去，不知不觉的时候走过去了；一醒过来觉得很奇怪！仿佛在这些时间以内的我，并不存在在地球上似的。这些书上的字眼，我不喜欢记得它，也用不着去记得；是的，这对于我并不需要，我有我自己的字眼。有些字眼我完全不能了解：闪过去的字对于我一点没有什么用处，可是书上的意思我很容易懂得。当在我的头脑里，有了自己的思想的时候，那就非常容易了解别人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可象清爽的火光一样，在它底下，一下子就看得出别人的虚伪。一切别人的思想都要躲开我的思想，象臭虫在烛光底下一样，是要逃避的。这是我能够自夸的。

我觉得同医生议论的益处，要比看书大得多。医生在病院里做完了工作，到城里去看过病人之后，总是脱掉了他的外衣，皮鞋，穿上拖鞋，躺在沙发椅上。在他的旁边放着一瓶红酒，吸着烟，喝着酸的酒，笑咪咪的总是说着那一套：

“我们已经被判决了，要在过去时代的统治底下过生活，一些无聊的事情，已经生长得根深蒂固的了，要拔它们的根，应该小心些，不然，就要损害地球上面的整个的一层肥土。现在的生

活被过去时代统治着；而现在的生活，一定还要统治将来。这里，无论你怎么样翻斤斗，是翻不出这个网的。”

可是，有时候他烦闷得很了，他就不小心了，在这种时候，医生就要讲出这样的话：

“当然的，最好是一下子都滚它妈的蛋……”

然而他立刻补充一句：

“唔，这是不可能的！”

我听着他的话，实在烦恼。

“看着罢，唔，”我想，“他是一个聪敏人，他也知道一切；应该的，不应该的，他都知道；好象他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害怕简单的解决。——我就不然，我可已经得到了解决的办法，而且已经很坚决的站在这个立场上：假使人的自由，象天堂的鸟一样，被虚伪的无聊事情的罗网缠得紧紧，以至于完全喘不出气来，那就应该割开这个网，撕破它！”

我甚至于暗示医生，给他说，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放人类；但是直接的对他说，我是不愿意的：也许是怕他要笑我，也许有别种原因。我很尊重他在夜间的谈话之中对我很直爽，即使有时候为了做错了什么事情，他粗鲁的骂我，我也不生他的气。

我从他的书里以及同他谈话里是得到了益处的，就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的丢掉了我所信的上帝，仿佛在不知不觉之中秃了头顶一样：在昨天我还摸着头顶上的头发，而今天突然间去摸一下，变了秃头了。是的，我并不觉着害怕，可是在我的心里感觉得寒冷得不好过。然而这并不长久。很快的我猜着了，以前我活在地球上好象活在别一个世界上，总是从上帝方面来观察一切的，这好象从黑暗的角落里来观察一样；而现在，一下子就展开了我的眼光，一点也不害怕了，而理智是这样轻松。我永别了

上帝，直接的说，没有什么可惜。到后来我就完全看到，信仰上帝的，只是些用不着的人，是我们的敌人。

那种把我锁到别人的事业上去的关键，我学会了发见它，无论这种关键在什么地方；我看见了医生生活里的一切琐屑的，无聊的，表面的硬壳。他积聚了许多多余的东西：书，家具，衣服，各种不平常的东西。他证明这些不平常的不需要的东西是为了生活的美丽，——其实为着要生活美丽，请到树林和田地里去罢，在那里有花有草而没有一点儿灰尘的。还有星，星是用不着拿布去揩抹的。可见得地球上的各种废物，只是有害于生活的污点，和麻烦的苦工的刑罚。

医生洗脸穿衣服要五分钟的时候，而扣好衬衫的钮子和打好领结，也并不比这个时间少些，扣着，结着，自己还象乡下人似的很粗鲁的骂着。而扣好那皮鞋的钮子，又需要多少时间呢？俄国式的靴子却很简单的，把脚动一下，就穿进去了。懂吗？这一切，领结，钮子，带子，花边及一切自然生活的装饰品，我要把它们一起从人身上丢出去。陈列着大的东西，那么自己也要伟大些。那些玩耍的东西用不着，应该把它们扔出去。

我在医生说话的字句里，也看得出他那种喜欢无聊事情的老爷脾气。看起来，这个人说的话仿佛是很对，但是，要丢掉那种无聊事情，他的理智又不够了。他看不出一切统治都是用琐碎无聊的东西来维持的；书呀，家具呀，机器呀，公文呀，象一条锁链似的把人捆着。当然，他就是见到了这个也没有什么用处，他自己也是一个参加统治的人。在他的字句里面，有时候总是这样的：好象用斧头一下两下的砍着。但是，他自己马上就在砍过的地方用各种字句，象个蜘蛛网似的去蒙蔽起来，总是说要小心，一下子做好是不能够的。他是自相矛盾的。我甚至于有时

候觉得他可怜。

此外，我同一位医院里的看护妇发生了关系；她的头发是人参色的，只有一只眼睛，颜色是绿的；她的左眼给她情夫用针刺过，把她的眼珠儿一下子就戳出去了，因此连她的太阳穴也瘪了进去。可是这倒并没有把她的脸弄得特别难看。她的脸瘦瘦的，鼻子有点儿大，也还不使我讨厌。她的生活是萎萎缩缩的，不多讲话，很严厉的，然而人家都说她放荡得很。不知怎样的，她把我牵住了，我觉得她的绿眼睛燃烧了我的身体，我从来都没有经过燃烧呵！我虽然是一个跷子，可是要知道我是一个强壮的乡下人。我的脸在那时候还要好看些。一些姑娘们都称赞我的眼睛。甚至于刘巴沙有一次也说过：

“你的眼睛，象小姐们的，亚珂夫。”

虽然这样，塔奇央娜却拒绝了我。我对她说：

“你是独眼，我是跷脚，我们在一块儿讲爱情罢。”

“不，”她说，“不要，我和你们这班弟兄们已经讲得累了。”

她这种倔强，更使我发火起来。在发火的时候我用了强迫手段，征服了她，——仿佛滚烫的水浇在我身上一样；这女人在爱情上是非常热烈的，贪得无厌！她的爱情好象是打架：我很快就看出了她并不是为了爱情而高兴，而是为了要剥削我的气力，要挤得我不能喘气。要是办不到，——不能够征服我，她就要发气了。

她的直爽是非常之好的；我问她：

“你也要欺瞒我吗？”

“不，”她说——可是她想了一想忽然间又说了：

“不过，你要知道……”

这仿佛打了我的耳光：

“我是要的。”

我几乎把她打伤；而她这样叹了口气，很不好意思的用她的独眼对我看着，仿佛要欺瞒男人也不是她自己作得来主的事情。我苦恼起来了，当然的，爱情是一桩危险的事情，一个不小心，要传染着羞耻的疾病。然而我始终喜欢她的直爽。很快的，我就看出了她的心——她的确是我的姊妹，并不是没有理智的人。

她的性情难说话得很：少许碰她一下，她就立刻会跳起来，从她嘴里喷出来的每一个字眼都是凶狠的，而且在她的眼睛里，燃烧着不好的凶狠的眼光。在亲热的时候我就问她：

“为什么你这样地凶狠？”

她就讲了她自己的不平常的历史：她是个没有爹娘的，住在姐姐家里，她的姐夫是一个机器匠，喝醉了酒强奸了她，她那时候还只有十六岁；她在羞耻与恐怖之中有两个月没有说出这桩事情来，忍耐着人家的强奸。可是后来她的姐姐猜到了，就把她赶了出来。她过了三年的娼妓生活。后来她被几个醉鬼打伤了，到医院里去医治，医生给她诊好了病，就教她在医院里当看护。医院里还闹了乱子，好些人要求医生把她赶出去，可是医生不答应。

“你同他要好过吗？”我问她；她闭着眼睛讥笑似的说：

“那儿会有这样的事，嫁丈夫要嫁那样的畜生！碰也没有碰过一次。”

“你为什么讥笑他？”我说，“你应该要谢谢他呢。”

她舔着嘴唇说：

“我还要谢他的。”

简单的说，她是一个很难得的女人，我讲到后来的事情，你就可以知道的。她的身体很细腻的，活泼得象松鼠一样，她在放

假日子穿的衣服虽然并不贵重，但是很可以配得上真正的上等社会的女人。是的，刘巴沙的脸要比她好看些，可是身体是不等样的。

唔，我就这么过活，悄悄的磨炼着自己，而战争一天一天的开展着，象火炉烧柴似的，把许多人吞进它的肚子里去，把医生也叫去参加战争了。医生对我说：

“唔。一袋肠子，我们去罢，去医治那些受伤的傻瓜，还是怎么办呢？”

我们动身了，塔奇央娜也去当看护，她打着喷嚏说：

“真是傻瓜！要捣毁这些枪炮火车才好——唔，你看这就叫做打仗。”

大家知道的，我们那次打仗，什么胜仗也没有，什么秩序也没有。我们的车子从这一站到那一站，没有事的走着，许多兵象一阵阵的黑云似的，在我们跟前经过。到那里去的时候，大家唱着歌；从那里来的时候，就爬着哼着。医生生气了，拿起纸来写电报，要求委任他的工作。他对我说：

“看呀，一袋肠子，这样的对待着百姓呀！”

他的头发灰白了，颧骨突出着，他在大众面前叫着，不顾一切的骂着长官，骂着战争，骂着没有秩序的生活。我很奇怪他的勇敢：为什么他这样冒险呢？我对塔奇央娜说：

“呵，怎样的急于要事做的人！”

她闭着眼睛，从她的凶恶的牙齿里透出这样的话来：

“为着这个，人家要给他官做，给他勋章呢。”

“唔，不是的，”我想，“这里总还有些别的打算罢！”

医生讲一切东西都是很真实的，很对的；仿佛清醒的儿子对着酒醉的父亲一样。他是要承继家产呢。在车站上的职员，守

街的兵士以及一切小百姓听着他的演说，完全相信他，甚至于宪兵们都同意："不好，一切都不好！"我要想警告亚历山大·克里莱支①，要他说话小心一点，但是我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来告诉他；而且走近他都是危险的，你等着罢，他简直会打你的耳光的，完全发了狂了。

突然间车站上来了一个老头子，他袖管上有红十字的徽章，穿一件红夹里的外套，大概是个监察官，突出着眼睛，转来转去对着医生叫喊：

"到审判厅去！"

医生拿着公文塞到他的象鸟儿的鼻子跟前：

"这是什么？"

唔，对于官长，公文不是法律，好象对于画上帝神像的手艺匠，神像也不是神圣的。医生被捕了，坐到宪兵那里去了，——我的塔奇央娜就在车站上大闹起来。我这才第一次看见这个姑娘勇敢到这个样子，她简直冲到随便什么人身上去，横冲直撞的乱闯，有些人还笑她：

"医生是你的什么人，他是你的情夫吗？"

他们也笑我。我很难为情，虽然我并没有看见她同医生怎么样欺瞒了我，是呀，这那儿会给我看见呢？悄悄的，几分钟的事情，而且姑娘们穿的衣服，比我们的更便当，更适宜于她们的放荡。我安慰着自己：

"这是她为得要感谢医生而尽力的罢。"

不知道塔奇央娜的乱闹要闹到怎么样，在那时候，全世界都飞舞着不平常的东西，仿佛太阳落山时候的乌鸦一样。在车站

---

① 亚历山大·克里莱支就是这医生的名字。

上，宪兵们手忙脚乱的挥着手枪，威吓着，说要开枪了。正在这时候革命起来了①——兵士们都从战场中逃回来。

一列火车对着我们这里冲了过来，一直冲过车站一俄里半路，在车子里没有管车的也没有开车的司机工人，只有兵士们。兵士们走到车站上来，开始了乱七八糟的情形，闹得个天昏地暗，简直形容不出来。他们一把抓住站长的喉咙：

"给一个司机工人来！"

一个宪兵是个老头子，他被别人打得要死，他是一个很凶恶的老头子。一切东西都打坏了，在水塔里的机器匠被捉了去，车子又开过去了！我们仿佛留在一个火烧场里一样，很狼狈的走着，踱着，被打碎了的玻璃在脚底下发着响声，医生已经放了出来；他的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眨着眼睛，好象刚才睡醒过来的神气。

"我们应该离开此地罢，"我说。

他竖起了拳头指着我说：

"你给我走！"

他命令把那些受伤的人拖到我们的车子里来，刚刚拖完了他们，而另外一列车子又轰隆轰隆的来了，也是装满着那些发狂的兵士们，又闹了起来，民众简直是翻了一个身。这里用不着讲了。你知道那时候的人的旋风狂暴到什么程度。

在那几天里，我吃着了一生一世的惊吓。尤其可怕的，是那些兵士们把我们的火车赶走了，医生的助手，看护妇，卫生队，都逃走了，只剩得我们三个：医生，塔奇央娜和我，还有车站上的职员，以及已经完全疯狂了的民众。在我们跟前，尽是车子开过

① 这里是说的日俄战争之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去，叫喊着，吵闹着，请想一想，在那些夜里是什么情形呵！车站并不大，是一个荒僻的地方，四周围都是树林；过去不多远的地方，是一个移民的乡村，逼近着那些树林；在那乡村里点起灯火来的时候，这些灯火简直象狼的眼睛一样的可怕！住在这里，黑暗的静悄悄的，好比在洞里一样；每过一两点钟就听见：野蛮的兵车又轰隆轰隆的走来了，仿佛有鬼赶着它们似的。

我们过了十天光景的恐怖生活，究竟为的是什么？我也不能懂得。总共在我们这里有十个病人，四个已经死了，所剩的并不是什么样病，而是受了惊吓。医生对一切人讲：革命起来了，国家的政权应该要改换一下。我也想着：

“这可见：人又要套上别一种马勒口了。”

这种推测在那时候伏在我的心里，已经象一块石头一样服贴。塔奇央娜很注意着听医生的说话。

那几天有一桩小事情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走近宪兵的房间，在这里躺着病人，我就听见了塔奇央娜的干燥的声音：

“讨厌我吗？”

我在窗子里看见她站在医生的前面，立得很直的，而医生坐在那里吸着烟，讲着，眼睛看着她的脚：

“走，走……”

这独只眼睛的家伙就走出来了，站在阶沿上，拿着衣角揩着手，说：

“我们呆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暗暗的笑着，我是同意的：

“当然的，干什么呢。”

我很想侦探她，而且要想捉住她同医生。要是捉住了，那时候我就要打她，因为，她总是拿了她从前自己的不幸的生活对我

表示很高傲的态度。然而没有什么错处，我是没有打过她的。我有点儿讨厌她了。

我和她同医生告别了，随意的走着，塔奇央娜不同意乘车子走。她懂得她自己对于兵士，好象猪油对于老鼠一样。我们沿着铁路走，到了一个乡里，有人给我们吃喝，生活是可以的。农民们小心地好奇地来问我们：等着要来到的是什么呢？塔奇央娜用了医生的话对他们说，在我高兴的时候也对他们一些人讲：

“应该等待简单的生活，唔，这就是了。统治的力量小下来了，快要完了，你们瞧，他们现在连打仗都不会打了。他们用无聊的东西统治着我们，看罢，——我们的时候就要来到。”

我们休息过了，又走了，随走随谈。我看出塔奇央娜虽然非常之愤恨的恨着医生，但是，她相信他讲的言论；她把革命简直当作一个节气看待。我对她说：

“你这个傻瓜，要记得一桩事：老爷们没有当差的是不会生活的。”

她打着喷嚏，没有听我。

后来我们慢慢的走上了平静无事的火车上，到了赤塔城，那里简直混乱得不得了；在街上，在广场上，民众都骚扰着，象在筐子里的螃蟹一样，靠在篱笆那里的中国人笑着。我要说：中国人是很聪敏的，他跟什么人都同意，可是他对任何人都不相信的。同他们玩纸牌是试也试不得，他们会把你的钱统统都赢了去。

塔奇央娜真是在过节气。她那一只绿色的眼睛里发着亮光，露出着她自己的细小的牙齿。她对一切人叫：

“老爷们讨厌我们，讨厌够了！”

我看着她，也象中国人那样的笑着。几个小卒儿变了皇

后①，这对于我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做了卖报纸的生意，我走着，看着，认识了一个青年的朋友，他是刚逃出来的政治犯，很长大很有气力，手是很大的，说起来也可笑，他却是一个做小手艺的修钟表的人。他也参加在那个垃圾桶②里面，这个垃圾桶已经把这个城市里的政权拿了过来。他认为暴动是民众自由的第一步。我对他说：

"你要再走得远一些！跨过这个垃圾桶。你同老爷之类的人坐在议会里不要就这么高兴。"

"等着罢，"他这么预言着，"我们自然要跨过去！"

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人，不过太简单了。他很性急的加入了党，那时候的党是怎么样的呢！我知道有工人的，有农民的，有老爷们的，不止一个党呀，不过他们在那时候，大家都要拿政权，并不是为着民众的利益，只是要反对皇帝。唔，现在我们的党才是走着很对的路。

我亲眼看见在那里开始了一个不平常的屠杀民众，一个什么将军带着兵士来了，把一切把戏都打得粉碎。闹了一个大乱子。医生说过在圣彼得堡的民众被打了；唔，我想在圣彼得堡的是小事情③。在赤塔，屠杀民众好象打树上的松子一样，碰到什么就打什么，一点儿麻烦手续也用不着的。他们这样慌忙的杀人，只有恐惧得了不得才会慌到这个样子。这种恐惧表现在大家的脸上：兵士们的，普通人的。一眼看去，仿佛人的眼睛都象

① 欧洲的象棋里面，"皇后"是横着，直着，斜着都可以走的，比中国的"车"还厉害，可是"小卒"走到了对方棋盘的尽头，就可以变成"皇后"。

②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时候，俄国各地方的实际政权，有些是转移到了当时的市议会，这里的"垃圾桶"是指着市议会说的。

③ 这是说的一九〇五年，俄历一月九日的彼得堡大屠杀。这里，他讲到了一九〇五年之后反动时期开始的情形。

玻璃似的，仿佛瞎子和死人的眼睛，可是，仔细的看一看，眼珠儿都在抖动呢。

那个钟表匠有个朋友，叫做彼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敏的青年，是个海员，也是逃出来的，他的左手有六个指头；警察要打死他，他用了十七个卢布赎了自己的命。他说：

“呵，看呀，同志们：我们口头上什么都要破坏，可是，事实上打死一只老鼠都要怕羞呢，不要说是一个警察了；要是打死了一个什么人，我们就很不好过的；而他们打死我们，象日本人打死河马一样的厉害。”

这说得很对：我自己看见过，从政治家说的大话走到一桩小事情，中间还隔着很长的道路呢。一般的说，在赤塔的时候，对于我是很有教训的，我观察了，我想过了，因此更加坚定了我自己的思想。

我很侥幸的，从死里逃了生：和修钟表匠一块儿被捕了，而且已经拖着去枪毙；忽然那个军官对着我看看，问我：

“你是跷子，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不是从巴尔瑙尔来的？唔，”他对宪兵说，“我知道他，这是一个傻瓜！我很知道他，他在一个医生那里当马夫的。”

我高兴起来了，说着笑话：

“为什么要打死傻瓜呢？应该把聪敏人来打死，叫他们不能够来弄坏我们傻瓜的简单生活。”

那个军官把我推进了一条小衖堂，他还叫着：

“滚你的蛋，狗崽子，你应该为着我们的慈悲祷告上帝。”

我逃走了，而那个钟表匠可枪毙了。塔奇央娜走去看了他，她说：他躺着象活人一样，在手里还抓着一把泥土，而他的靴子已经脱掉了。

我同塔奇央娜离开了。她用她那个长鼻子，在那个海员那里嗅了一些政治思想来，就要来教训我了；唔，我可已经看出来，——政治家都是小人，他们的理智是从书本里偷来的，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生活的简单化。我看透了一切的人，我对你说：没有再比自己的思想更正确的标准！政治——这也是要统治，要强暴。我看见许多党人怎样互相的斗争着，可是他们都有一样的目的：就是要表示比别人更聪敏。

塔奇央娜对我说：

“我知道应该要做的是什么，而你只是乱闹，除了你自己，什么也不愿意看见的了。”

她很蠢的说着；她更加凶恶了，凶恶的人常常是很蠢的。她的眼睛更尖锐了，象吃草的畜生：眼珠子里仿佛有一块锈了的铜，成了一种恶毒的水汪汪的眼睛。她的声音也象铜响。更丑了，她的身体更加干枯了，鼻子扯长了，嘴唇变薄了。

是的。

“除了自己，什么都不看见，”她说。

我们这些人，每一个傻瓜都是有皮肉的，皮肉是他的最贵重的东西，而皮肉要求着暖和和柔软，只有圣人，他们仿佛是睡在石头上的，可是，看起来，谁也用不着那些圣人。

我对于这个女人简直完全讨厌的了，我离开了她，我在一个车站上当了看守的——这个车站的名字很可笑的叫做怕塔斯崑。我住着到处看看，人们都消沉了，大家的心都象掉了似的。我装着做傻瓜，做我自己的事，做得好好的，竭力的讨好着一切人，说说我的蠢话：应该要人人都平等，生活要简单化。这是大家都懂得的，我很大胆的说，甚至对着宪兵也是这样说，——在那里有个宪兵是乌克兰人，叫作克里英郭，是一个很高大的乡下

人，他的嘴象鲇鱼，胡子象中国人的，这真正是一个傻瓜，突出了眼睛，他听着，哼着，而晚上——我是做夜工的，——他走到我这里来，责备我：

"你所说的，正是你们这班人犯了死罪的话。这是政治家教会了你的。"

而我就心无成见的回答了他：

"沃西普·葛里郭里支①，政治家们不是我们普通人的先生，而是敌人。他们要的是政权，而我们要的是自由的心灵。"

克里英郭哼着：

"照以前经过的那些事来说，你这种话，说得真好。可是，你始终要小心点，因为你虽然是个好人，但是他们看不到这些的。"他说："我知道你的话是照着《福音经》说的，可是，现在连这个也不行。"

克里英郭用友爱的态度对我很简单的说了，这对于我很有帮助的。因为我的话迎合着人们的心理，甚至于有人从别的车站上乘着火车来听我；还有些人来教我，要我入党。我在这些人前面，用着一切理智的力量假装着傻瓜，因此，他们从我这里，除了失望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而克里英郭对我说了两次：

"小心些！"

一切这样的过去，也许可以很好的在那里过几年安静的生活。可是，突然间出了一个鬼，这个鬼就是那个抹油工人新卡·库尔纳塞夫，他的头发密层层的，脸上象泥水匠一样，花花绿绿的，满脸生着雀斑，会跳舞，会拉手风琴。他是贪吃一类的人，但是很勇敢，他立刻就接受了我的学说，可是别的人教了他一些不

---

① 这是克里英郭的名字。

好的事情。在一个春天的夜里，我听得在车站后面，靠近兵营的地方有人放枪，拍，拍！我一点不急忙的跑过去，——为什么不急忙？——因为第一个人跑去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我看见，新卡飞奔到水塔那里去，我没有叫出来，这是他的运气，我想，不是他而是有人对他开了枪！有人叫着：

“克里英郭打死了！”

真的，克里英郭躺着，横在一条小路里，头在矮树林里，手伸在头的前面。职员们都跑来了，大家都很害怕的互相劝告着：

“不要去动他的身体。”

大家吓得脸都白了；在那时候打死人是追究得很严厉的：打死一个，要三五个人来抵命。新卡拿了锤子跑了过来，你知道吗，是那种长柄子的锤子，是敲火车的车轮子用的，就是这么样的东西。新卡比一切人更加来得慌乱些，而且坚持的说：

“我在水塔那里，突然的听着枪声，我是在水塔那里……”

“哈哈，你是个大胆的老鼠！”我想着。

在这时候别的一个宪兵，是个老头子，叫作瓦西里耶夫。他叫着：

“找着了手枪，在手枪上面有洋油气味的，请大家注意，有气味的！”

大家去闻闻那把手枪，新卡也去闻了，他笑着：

“真的有气味！”

而瓦西里耶夫对他说：

“沾着洋油的在我们这里只有两个人，你和密赤克维茨，因此我怀疑你们。”

这老头子真是蠢极了，油不说出来也罢了。我可怜这个青年人，所以替新卡声明：在放枪的时候我看见新卡在附近水塔的

地方的。但是瓦西里耶夫坚持他自己的意见：

“这里最主要的是气味，和在柄上的油腻。你亚珂夫，我也要捉你，你是看守的人，应该看见的。”

新卡就从他身边跳了过去，一挥手，仿佛亮了一下，他的锤子打着了那个老头子的太阳穴，那个老头子立刻断了气，哼也没有哼一声。当然新卡被捕了，连我和那个水塔里的机匠密赤克维茨也捉了去，关我们在三等候车室里；在窗子底下，大家手里捏了棍子看守着。

密赤克维茨忧愁着，哭着，就睡着了，而我对新卡低低的说：

“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傻瓜？”

他叹着气不承认；我钉住了他。他不能够转弯了：他低着头说了：这件事是党劝他做的，因为跑到我这里来的几个人被克里英郭去告发了。唔，在这件事上我也有一份罪孽。我安慰他，劝他：

“莫作声！”

在那时候的审判庭，是非常严厉的，——只要什么地方有犯罪的人，就拿到这里来！那个青年判决了死刑，是绞死的，虽然我替他说明不是参加这件事的人，我看见他在水塔那边。那位告发他的军官驳回了我。他说：

“大家都在这里指出来，这个看守人是半痴的，不应该信任他。”

对于密赤克维茨，并没有审判；对于我，也有人给我辩护了，我的朋友们都很奇怪：

“你装傻装到什么样的危险地步，我们都以为审判庭会干了你的！”

自然，车站里把我开除了出来，我过了七年的江湖生

活，——随便什么地方我都去过！到过乌拉尔，到过伏尔加，到过莫斯科两次，也到过梁赞。在拖船上做过水手，沿着伏尔加河走，我看见了萨玛替玛，这是一个穷得很的城市。我生活着，看看一切，但是在精神上是不安定的，好象立刻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来到的样子。

在梁赞的一个冬天，我去当了马车夫，当然，马是东家的。有一次，我闲空的沿着街上走，看见来了一个尼姑，这是刘巴沙！甚至于把我吓了一跳，我把马停下来，叫了一声：

“刘巴沙！”

真吃了一惊，原来不是她！甚至于不象她——秃着头顶，懵懂的眼睛。从此更加使我惊心了，而且尽想到西伯利亚去。你也许以为这是我的坏脾气，想刘巴沙？不，这里有别种原因，我想这是我心里想着做小孩子时代的念头在那里作怪。在世界上，是有这样一种特别的人，一遇到他，就仿佛从新生过一次，你的一切生活都换了一个色彩了。我在辟尔谟地方的一个工程师那里当过门房，这个工程师是造大炮的，他非常严厉，有四十岁了。有孩子，有老婆，而在他家里的第一个人，却是他的奶妈。她已经有八十岁，走路也困难的了，凶恶的，发臭气的，而那个工程师把她当作母亲。而且平常一般人对于母亲，还没有象他对于奶妈那样的敬重。

春天要完结的时候，我到了托木斯克，跑到一个医院里找工作，一下子就碰着了那个医生亚历山大·克里莱支。虽然同一些从前见过的人遇见，——心上不好过，他们使我想起：你尽在这一个地方转来转去；可是，我非常之快活的。医生的头发灰白了，脸也发黄了，镶了金牙齿。他也很快活，握了我的手，拍了我的肩膀，象个老朋友的样子；自然他又说笑话了：

"唔，一袋肠子，你弄坏了许多不平常的事没有？"

他自己雇了我替他工作，因此，我又管理他的生活上的秩序。他住在医院里面的一所小房子，窗子对着院子，两间房间，一间灶间。我又对他讲，象老婆婆对着小孩子一样，把我所看见的一切，都讲给他听了，我自己听着，也非常之有趣！我还觉得这对于自己也有益处，——仿佛把心上的一切多余东西，都藏到搁楼去似的，洗刷了我的真正的心灵。讲话是很有益处，说过了就忘记了，关于塔奇央娜的事情，我企图着：要打动医生！那知道一点也没有。他喷出烟气，笑咪咪的说：

"哈哈，看罢，一切都不简单呢。亚珂夫，啊？"

我看医生的聪敏并没有丢掉，而他的思想却一点也没有移动到什么地方去。我听着他都要烦恼，他总竭力的想把我缝到袋子里去，证明着到处都是些什么样的圈套，扣得牢牢的；我真不懂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很困难同他在一起。

忽然间我一切都明白了：正确的思想就这么突然的来了。这思想是在马戏院里得到的，我时常到马戏院里去，看看打拳的人；一个芬兰人使我十分奇怪。他的气力并不大，身体也不大，而他总是打败那些比他自己气力大的人，他用了自己不平常的巧妙精细的训练去克服人家。我看见他打胜了一个强壮的俄国拳术家，我仿佛一下子惊醒了，我猜着了：

"训练是主要的作伪，在这里隐藏着生活的害处。"

我甚至于出了一身的冷汗，仿佛我全身的骨头都抖动了，撑直了。原来这几个字眼里面包含着心灵的宝贝和生活的钥匙：

"训练就是害处。"

用了训练，没有气力的人也可以克服有气力的人；用了训练，剥削了民众的自由。这个道理雪亮的照耀着，使我的眼睛都

张不开来，原来一切不平常的事情，是从这里来的，原来这是人类分裂的开始。可见得：事情是这样的，应该一切人都有平等的训练，或者宣布一切训练都完全禁止。我记得那天走回家去是很小心的，仿佛头上顶着一篮子的生鸡蛋，又象是喝醉了酒。

我请医生拿些书给我看，就是在巴尔瑙尔地方已经给我看过的；我读了，觉得完全明白了：训练是分裂了人类。从这时候起，我完全的改正过来，而且坚定了我自己的一生一世的主张。我说的是对的：自己的思想是海，而别人的思想是河，不管从河里有多少水流到海里，然而海水总是咸的。

医生那里常常有客人，都是些正经人，讲的话都是关于政治的，他们并不避开我，这是他们看重我。难得有个很谨慎的老头子来到这里，他的人仿佛是灰色的，戴着眼镜，驼着背，他的头颈是不方便活动的，所以他要旋转头来的时候，总象狼一样的连着身体一同旋过来。而且他的声音也象冬天的饿狼的叫声一样。他总是带着皮包从火车站那里走来，擦擦手，摸摸秃头和胡子，就要求报账：

"唔，生活怎么样？"

我对于老头子是不敬重的。老头子是律师一类的人：一切罪恶，一切行为，他们都会辩护的。而且是些游浪的人，我没有遇着过一个老头子是有坚强的主张的。自然，我懂得这个老头子是一只危险的政治的狼，而在赤塔之后，我完全的懂得政治是什么。

在一个夏天的晚上，他又带着皮包来了，好象从炉子里爬出来似的，他全身沾着煤灰，烘得干干的样子，他把皮包往地板上一放，不说"你好"而拿另外的一句来代替：

"唔，战争要来了。①"

真的，战争又爆发起来了，打破了我们的蠢笨。捧了十字架游行，教堂里的钟声，替自己的灭亡叫着万岁，医生眨着眼睛说：

"唔，一袋肠子，你瞧，简单化的生活。"

我发愁了。那时候，谁也不能够懂得，这战争能够有什么样的利益。虽然那个老头子指给医生看，说什么战争的结果一定是革命，可是，我觉得这也不见得是什么安慰。革命已经有过，然而没有什么结果；在革命以后更加不好了。

要医生去参加军队工作了，而他已经被这个战争打击到这样的程度，对着那狼似的老头子说：

"也许，我自己给自己吃个枪弹，还比什么都公道些。"

那个老头子坚持自己的主张：

"三个月之内我们就要吃败仗，革命就要来了。"

关于那时候的战争，没有什么可说的，异乎寻常的疯狂，痴子的慌乱，把几万西伯利亚的老百姓赶到了俄国，而从这边又把许多捷克人，匈牙利人，德国人，还有其他莫名其妙的人，都赶到西伯利亚去；各种不同的言语，疾病，呻吟，还有那些混浊的鲜血。婆娘们都野蛮起来了。我公开的说——我害怕了。医生被他们从这个城市赶到那个城市，从这个兵营赶到那个兵营，他是做管理俘虏们的工作的。他解放了我的兵役，所以我不好意思离开他。他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好人，夜里不睡觉，吃喝都没有时间，他的工作感动了我。不懂得人家给了他什么好处，他这样关心人家，有些什么打算：而且那些都是外国人。他自己没有什么希望，他又不是要找官位和勋章，同官长们是硬碰硬的。曾经有

---

① 这是说一九一四年开始的欧洲大战。

过这样一桩事情：把俘虏们赶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后来又忘记了他们，有个军官，找到我们这里来，抱怨着，说那些俘虏要冻僵了，要饿死了。医生就自己出了主意，从刚才到的火车上，叫卫兵们拨了两车箱的面粉和豆子，分配给了俘虏们。他为了这件事犯了罪。不过这件案子展期了，说等到战争完了再审判，一般的，他不怕破坏着法律去照应别人。

在秋明地方我碰着了塔奇央娜，她在俘虏们的附近走来走去，穿着红十字的白衣服，戴着黑眼镜，胖了些，做事很有秩序的。她说：她还是在开仗之前学会了做医生的助手。那医生自然又来笑我了：

"亚珂夫，训练呀？看不出怎么样的简单化的生活，啊？"

我自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是否因为疲倦的缘故——竟在这些思想上动摇起来了，我的理智消沉了下去。

突然间——仿佛魔鬼的风车停止了似的，我们到托博尔斯克去的路上，在一个车站上，人家送了一个电报给医生，他读完了，捏紧了拳头，脸都变得雪白的，摸着喉咙对我说：

"亚珂夫——皇帝赶走了……①"

我也被这句话吓了一跳。我从没有很认真的想过皇帝；而且假使有人说，一切罪恶都是从他那里出来的，——那我也并不相信。罪恶，我到处看得见。而这时候我才想着：皇帝真是统治的头脑吗？呵，头脑割掉了。

医生闹着，他的副手沃枯聂夫高兴得几乎跳舞起来，我看见大家都高兴。民众呀，难道真象马车到了站，所以把马放了下来？我看，真是这一回事情。民众象竖起了刺的刺猬一样，抓住

① 这是说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了。

了田地不肯放松了，象热烈的青年抓住了姑娘似的，看起来，象十年以前那样的事情①，民众再也不容许它发生的了！从战争里逃出来的人，并没有失去理智，他们都很能干的带了步枪，有些人还有机关枪和整批的军用品。而主要的，就是不管对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了解，他们说："对的，我们受得够了，已经忍耐到了最后一天。"我在这一年里讲的话，总要比四十三年之中，总合起来的话还要多些。我的胸口，好象有只钟在那里敲的样子。我在这一年里得着了极大的快乐，我看人家对于我都很敬重！

西伯利亚的地方是非常广阔，非常之大的，而且还是一个荒僻的地方，不是象此地这样狭窄：乡村是一个靠一个的，整个地面上横着许多道路，每十里一个市镇，每一百里一个城市。在那里并不是一切消息和事情，都能够穿过那些森林，按时的传到我那边的，所以当时又闹着开倒车的乱子，②说快要恢复到旧秩序去的时候，——最初我还不相信呢。

我向医生辞了职，他也被赶到伊尔库茨克去了。我在靠近尼哥拉夫斯克的一个市镇上住着，忽然来了骑兵，他们说：请打仗去！同谁？为什么？那位蜷头发的军官，额角很大的，他解说："同莫斯科的人；那里有些德国的奸细占领了政府。"③他说得十分聪敏，可是我不相信他。在西伯利亚的人不喜欢莫斯科。老百姓们咭哩咕噜的去了。我劝回了二十几个人，我说：这个战争，我们是不懂得的；谁干的这个把戏，我们也不知道；孩子们躲到树林里去，等着罢，将要来的是什么，先要看一看老爷们在什

① 这是说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革命，那时农民群众开始了土地革命，可是，后来反动派胜利了，土地仍旧被地主夺了回去。

② 这是说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的反动。

③ 这是说十月革命了。十月革命的时候，白党都说布尔什维克是德国奸细。

么地方。

这时候，我的好运气，仿佛从云头里飞下来似的，从城里来了两个青年，他们一下子就对我们解说了老爷们的把戏。

“这个战争是反对民众的，叫你们去掘自己的坟墓。”他们说：

“这是没有压死的蛇重新又抬起头来了。而你们农民应该帮助莫斯科的人，在那里，他们所想的是正直的。拥护布尔什维克，打击老爷们的后脑，捣乱他们的后方，这就是你们的工作。”

他们说得很好，老百姓看见我所想的也同他们一样，所以很满意我。

“请你不要离开我们，你的头脑对于我们很有用的。”

哥尔却克的军队①压迫一切的乡村和老百姓，收租税，强抢，拖面包，夺牲口，干草，等等一切东西！我们听见，有些地方的农民为着保护自己的经济，打起来了，而工人来帮助他们。我们这里也来了一个工人队伍，十个人，他们的领袖是一个生火工人叫作依夫科夫，黑头发，是一个枯燥的青年，很长，坐在马上脚可以拖到地。这些青年请我们帮助他们去打强盗，强盗一共有四十个人，都是骑马的，在三十俄里远的一个乡村里捣乱。我们也不只一次受他们的侮辱了，大家同意了，聚集了六十七个人，大部分是兵士，甚至于老年人也去了。我倒并不十分愿意，可是也带着洋枪去了。

天刚亮的时候，走进了乡村，打起来了。这场战争并不大，我们打死了他们三个，五个人受了伤；在我们这边，也打死了一个，另外一个沉在井里淹死了，有四个中了枪弹，我也在其中：一

① 哥尔却克是一九一八年底到一九二〇年勾结日本、美国的俄国白党将军，他的军队在当时占领了西伯利亚，以托木斯克为中心。

个不留神，子弹"擦"的一声打进了我的肩膀的软肉里。我差不多不会放枪的，从来也没有打过猎，然而我也一样的兴奋；武器这家伙是有脾气的，只动它一下，它自己就射了出去。老百姓们关于这件事情互相的称赞着，而且非常之夸口的，他们回家的时候，唱着歌。

然而回到自己的市镇里——看一看，哥尔却克人也在那里捣乱，有两个地方着了火，闹着，女人叫喊着，唔，在这里，那个生火工人依夫科夫显出了他当首领的本事；他把我们分作两部分，向市镇那边绕过去。这样我们突然的扑进去，是出于他们不意的。这里打得很热烈，单是死的人在两方面总共有三十七个。可是，我们得到了一个大炮，两架机关枪，步枪，还有许多军火，而十一个哥尔却克人投降了我们。

此后我们决定跑进树林去，过着军事生活；去的一共有五十七个人，我们过着那种自由生活，打打仗，唱唱歌。

在一切形式的生活里，都有自己的缺点；我们这里也有了缺点；我们开始过惯了树林子里田地里的流荡生活，人都懒惰起来了，破破烂烂的，不愿意去缝补，直到再不能穿的了，就到死人身上去剥下来，然而死人也并没有穿得老爷那么阔。我们离开了自己的真正的农村生活。我烦闷，晚上我总是想着：这个混乱到什么时候才完呢？我闻了许许多多的死人臭味。我对于人也觉得可怜，——许多人为了自己的愚笨就这么死了，啊呀，多得很！

虽然我不是一个战斗的人，但是也兴奋起来了，很高兴去放枪，去刺死什么人；不过我看见：战争是一件又蠢又笨的事情。这里最重要的是消费了大量的枪弹，——费了几百枪弹，打死什么十个人，其余的逃散了。而且，战争是很有害的事情：把人的性情都弄坏了。

在我们这里有一个青年彼替卡，他放纵到这个样子，抓着了俘虏，就一定要把他们都枪毙！他总是这样的请求依夫科夫：允许我去枪毙罢！他的眼睛燃烧着，脸是红的了。他是一个漂亮的人，脸生得不错，不大作声的。依夫科夫禁止他，然而他还是枪毙了那些俘虏，他这样的辩护着：

"这是我一个不小心！"

或者他又说：

"他反正是已经受了伤的，也许就这么也是活不了的。"

依夫科夫为了这件事曾经打了他两次。对于杀人的事情放荡到这样，在我们这里，还不只彼替卡一个。

我们的领袖依夫科夫性格是忧郁的，他的智慧是看不出来的，他总是称赞着海——他是一个军舰上的生火工人，后来犯了政治罪，在黑龙江地方当苦役。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后来才看出来了，原来他所以勇敢，正因他不很聪敏。他喜欢跑在一切人的前面，跑出去就拿着枪，象拿棍子似的威吓着，骂娘骂老子的骂着，而人家正在对着他放枪。人，他是不可惜的。他说：

"真正的人都在海上。而生根在岸上的都是些混蛋。"

他不说话的时候多，总是咳着嗽，他的背脊时常要痛的，这也许是在当苦役的时候给人打伤了的。捉着了俘虏，他就派我到他们那里去：

"唔，亚邹夫·克涅邹夫①，你这个丑东西，你去劝他们到我们这边来，你告诉他们，如果不同意的话，要枪毙他们。"

有一次，我们捉了他们的步哨，一共有五个人，都是骑兵，有一个在手上和头上都受了伤的，同我争论起来了，弄得我很不好

① 又是亚珂夫的一个外号。

意思了。我看他不是一个普通人，我问他：

“你是老爷出身罢?”

他承认：是军官，是少尉，而且还是牧师的儿子。我恐吓了他：

“我们要枪毙你。”

他很骄傲很勇敢的，身架大方，脸又正经，他很有点气力；当捉他的时候他很好的自卫着。眼光笔直的看人，眼睛很好，虽然很生气的神气。

“当然的，”他说，“枪毙是应该的，就是这样的斗争，用不着慈悲，也用不着可怜。”

他说了这个话，我倒可惜他起来了。我同他谈得很久，很想他转变到我们这里来。而他骂我们，尤其骂依夫科夫，原来他是为着要侦探出我们的依夫科夫的队伍而来的，因为我们队伍的“名声”在他们那里，在哥尔却克的军队那里是很不好的。

“你们的领袖要送掉你们这一班傻瓜，”他说。

他这样巧妙的暴露依夫科夫的错处，说他不会保全人，还有许多许多别的错处，我一下子就觉得：一切都是对的，依夫科夫是傻瓜。而且看出这一个军官，乌斯平斯基·库德尔斯基，恨着一切人，除出打仗以外，他是什么也不需要的。他就是象我们的彼替卡一类的人。我对他说笑话：

“你要打仗吗？你到我们这边来，打你们自己的罢。”

他只不过动了动眉毛。我把他的事对依夫科夫说了，我称赞他是个好人！

依夫科夫说：

“他们是没有多大的希望的。”

“我们这些领袖也不行，”我说。

“这是对的；气力很多，可没有计策。再去同他谈谈，枪毙总是来得及的。”

我款待了乌斯平斯基·库德尔斯基老爷，请他吃了，喝了烧酒，喝了茶，我对他说：真理在我们这方面。

“谁知道这个鬼东西在什么地方！”库德尔斯基咭哩咕噜的说，“也许在你们这里。我知道在我们那里是没有的。”

简单的说：库德尔斯基同意了，他当依夫科夫的副手，照军事上说起来，他是当我们的参谋。唔，他原来是一个在自己的职业里的好手。他开始这样的训练我们，指挥我们，有时候，我却后悔起来了：可惜没有杀了他。我们大家都皱着眉毛；但是在这里，他有很好的成绩，很好的计策，大家都明白：他是一个好汉！他从不站到前面去表示他自己的本领，他没有一点儿露出他的勇敢，他只是狐狸似的行动，静悄悄的偷偷摸摸的干着。真的，他会保全人，不但在战斗的时候，而且在休息的时候，他要看大家的脚揩干没有，命令我们要常常的洗澡。他教那些不会放枪的人放枪，赶我们去放步哨，简直糟糕，一点安静都没有了。

“那个身上生出虱子来，我就要打那个！”他这样解说。

好象依夫科夫在他的后面了，看不见似的。老的兵士非常的称赞他，可是一般年轻的不喜欢他。

在我们这里，有武装的只有六十七个人，呵，他领导这一些人去做那样的事，真使我们很奇怪，——我们胜利的代价原来可以这样便宜。

在最初他同我说了很多的话，但是不久，就不和我多讲了，——他一点儿也不能够懂得，这是他的天性不容许他罢。

“邹珂夫，你发了痴了！”他说。

他不喜欢外国人的。波兰人，捷克人，德国人，各种的外国

人。可是对于俄国人，有一点儿爱惜的。他是很严厉的。他皱着眉毛，露着牙齿，用嘲笑的态度对付俘虏们！这已经是后来的事了，在他代替依夫科夫的职务之后。依夫科夫给人打死了，他和彼替卡，还有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一个兵，同在河里洗澡，有一队军官，大约十个人，来攻打我们的军营。依夫科夫听见了枪声，他不跑到树林里去躲避，而向我们这边跑过来，而那些军官正从我们这里逃出去，遇见了他，——一个骑兵打死了他。彼替卡的头也给砍了，死了。我对彼替卡的死，并不怎么样可惜，因为我讨厌他的放荡。

而依夫科夫，——仿佛现在我还看见他的样子：他躺在草地上，伸得有一丈长的样子，伸开了手，横着一个十字形，——象要飞的样子！他只穿着一件衬衫，在他手的旁边还有一支连珠手枪。大家都可惜他，甚至于库德尔斯基自己蹲下去，给他扣好衬衫的钮子。他蹲着很久，然后，他对我们颂扬他，他演说：

“这是一个伟大的牺牲者，他是为着真理而牺牲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他同依夫科夫非常要好，他们睡觉都在一起的，他俩都不爱讲话，沉默着，他们时常在一起相互的保护着。库德尔斯基不喜欢我，甚至于——我这样想：——他怕我。他是应该怕我的，因为我总是不信任他。依夫科夫说得很对：不应当去相信从自己的队伍里出来的叛徒。

这样，我们这些首领就这么样过活。从俘虏那里，知道了我们附近的哥尔却克人要求找寻我们，因为我们给他们麻烦够了。库德尔斯基从俘虏那里问出了一切，就引导我们到诺沃·尼古拉斯克地方去，在路上遇见了一桩不好过的事情：碰着了一个辎重队，夺取了二十九匹马，同时还得到四五辆卫生队的装货车，

九个我们这方面捉去的俘虏，游击队员。

呵，原来亚历山大·克里莱支医生躺在一辆货车上；而在俘虏之中，有那个赤塔的海员彼得；他被打伤得这个样子，——我所以还认得他，只因为他的手上有一只多余的手指头。而那个医生，我也完全的不认识他了，他自己叫了我：

“唉呀，一袋肠子！”

我看见，这个老头子躺在那里，全身都发肿了，灰白的胡子，秃着的头，眼睛不大会动的了，已经不再说笑了。他叫我给他弄点儿烟抽，哑着声音的说：

“已经有三天三夜没有烟抽了，倒你们的霉……”

吸了烟，始终问了一句：

“简单化吗？”

我看他虽然是个医生，可是，他已经不是这个地球上的人了。甚至于讲话都困难的了。

那个海员问我：记不记得塔奇央娜？原来她躲避在尼古拉斯克地方，他有许多事情需要看见她，要求库德尔斯基派人去接她到这里来。我倒很有趣，来了是怎么样？在第三天她坐了四轮车子来到了。她遇见了我，仿佛是很快活！

“布尔什维克？”

“唔，是当然的。”我说。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对于布尔什维克还不很相信。她召集了我们一切人，对我们演说：哥尔却克的情形是不好，应该快点打倒他，来一个和平的生活。她叫着，手挥着，她巴掌上扯动着，眼睛闪着光。她老了，枯干了，脸黑得象眼镜的颜色一样，声音很尖利的，非常之使我不好过。在晚上她对我说，她早就是一个真正的党员，甚至于坐过两次监狱。这次遇着那个海员，不过是三

个月以前的事情，当她受了伤躺在医院里的时候。唔，这对我是不相干的事。她问我：

"你知道，你的东家——那个医生，他也同哥尔却克的人在一起？"

这里我对她说了：

"哪，医生，他就在树林底下冰冷的地方躺着呢。"

这一来把她的全身震动了一下，——可惜不能够看见她的眼镜里面的眼睛有怎么样的表情；她不能忘记那个医生轻视她那种女性的弱点，她不能忘记！这是我很久已经知道的了，而在那一忽儿，我完全的满意了。当然的，我笑了她，而她证明那个医生是敌人。我走到医生那里对他说：

"塔奇央娜在这里呢。"

他不过把舌头舔了一舔胡子，哑着声音的说了一句：

"呵，这样……"

再就一个字也没有说了。我注意她整个晚上：她跑不跑到医生那里去，她同他去讲话没有？没有，她挥着棍子，从旁边走过去，走到自己的那个海员那里去——她躺在装货车上，她同他互相的说着话，又走来走去的象个卫兵一样。我走到医生那里去了两次，——他仿佛睡着了，不答应。去惊醒他又可怜，然而我很想同他讲一些什么。甚至于在月亮底下，他的脸也是这样的红，好象烧焦了的，——好人的脸在月亮底下总是青的。

到了半夜，我们开始收拾，要动身了。我问了库德尔斯基：

"马德威·尼古拉耶夫①，我们对于这些俘虏怎么办？"

有六个人：一个波兰的军官，三个兵士，都受伤了的，医

① 这是库德尔斯基的名字。

生，还有一个犹太女人，这个人也已经要死的样子，眼睛已经向上翻着。库德尔斯基叫着：

“他们那些鬼东西，有什么用处呢！”

队伍里的人提议都打死他们，而库德尔斯基摸着自己的马嘴，急着说：

“集合起来！”

我劝他们把那些病人堆在河岸上，留在那里。军官，当然枪毙了。而那个医生在临别的时候，还用了全力对我说笑：

“你，一袋肠子，应当把我简单化了罢。”

“你自己很快就会死的，亚历山大·克里莱支。”我说。

我始终是可怜他，他许多次数用自己直爽来对人，使我起了好感。他是一个好人。但是他终究给人打死了。有一个老兵士，人家叫他“日本人”的，还有一个打熊的猎人，他俩悄悄的留在我们的后面，后来那个“日本人”追上来对我说：

“我把你的医生打死了，我不喜欢医生。”

他们怕有响声，所以在那里用了枪柄子把他们都打死了。我责备了他们，抱怨了几句，——库德尔斯基羞着我：

“假使步哨碰见他们的活人呢？”

唔，是呀，当然杀人是一桩不好的事情。有时候也许杀掉自己倒比较得容易，——唔，这在职务上是不容许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了。反对生活的残忍的最后一次战争开始了，而这种蠢笨的残忍生长在人的骨髓里，——怎么办呢？许多人生着完全不能医治的传染病，他们活着只不过是为着要把病传染给别人。不，在这里一点没有别的办法，他们互相的打仗还要很长久的时候，直到生活简单化的胜利完全达到。

我认为，——我想着——要不是塔奇央娜劝那个“日本人”

去杀了医生的罢？因为那“日本人”原来并没有烟的，然而，忽然他抽起烟来了，而在烟匣子上的记号是塔奇央娜的朋友的。也许这是出于她的怜惜，因为不愿意徒然的苦了那个医生。有这样的事——因为可怜一个什么人，所以杀死他。

你看：我是一个温和的人，然而我用我自己的手杀死了一个不能够抵抗的老头子，说起来，这可并不是因为可怜他，而是有别种原因的。我不是已经说过不喜欢老年人吗，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有害的人，我常常对我自己的人说的：

“不要可惜老头子，他们是有碍的，因为他们固执，因为老朽。年轻的人还可以改变，而老头子都这么个想头：我是老了，所以我是对的！他们是‘昨天’的人，关于‘明天’的事他们怕去想的，老头子对于‘明天’只有等着死。”

关于一些家具，我也这样教训别人：

“大的东西，象柜子呀，箱子呀，床呀，不要打破，不要去弄坏了；而那些小家伙，各种各样无聊的东西——打一个粉碎！我们的一切苦恼，都是由于这些无聊东西。”

是的。我有一次遇着一个狠毒的老头子。开始是这样的，我生了病，伤寒症，别人把我安置在一个乡村里，在一个很好的主人家里，差不多躺了一个冬天。病得很厉害，我的一切记忆力，都象火烧掉了似的。醒了过来，一点都记不起来，仿佛我白白的活了这么几年。我听见老百姓叫喊着，骂着莫斯科，骂着布尔什维克。怎么一回事呢？唉，——不对，不对，——而有一个戴着毛皮帽子的老年人，手里撑着一根拐杖，在这个乡村里穿来穿去，走得很快的这么一个老头子。他的眼睛黑黝黝的，毛茸茸的，在皱着的眉毛底下，眼珠儿象两个金虫似的动着，——是有这样的金虫，它的翅膀仿象像铁一样的。这个老头子穿得并不

特别，但是远远就看得见他。

在春天的时候，我勉强的走着，休息着，观察观察这里的人，——有些简直是别一种人，有的烦闷的看着，有的生气着；而勇敢的坚决的，一个也没有。怨恨租税和委员们，我当然对他们解说，虽然我自己也不很懂得什么是重要的。我坐在那乡村后面，靠近牧场那里，这个老头子沿着道路摇摆过来，用拐杖叩着地，看见了我，他就旋过头去，吐了一口口沫。我的好奇心动了，问我住的那家主人：

“这是你们这里的什么人？”

“这是一个有道行的聪敏人；他不准有欺骗的。”他说。

他很严厉的，不愿意多说话的样子。

在那里有一个残废的兵叫作尼古拉·拉斯卡托夫，他是一个青年小伙子，没有脚，在左手上没有手指头，他详细的对我说：

“这是一个有害的老头子，他住在此地很久了。他是充军来的犯人；从前他养蜜蜂的，而现在他在树林里造起了屋子，过隐士的生活了，削木头杓子，假装圣人。革命一开始，他就反对革命，后来他的蜂巢破产的时候——他简直凶恶起来了。现在在他的四周围的，远在一百俄里路的人，都跑到他这里来，他劝导他们，说什么莫斯科是强盗，是不信教的人在那里指挥着，还有许多胡说乱道的话，还命令他们起来反对。”

他说了这样一桩事情：有两个红兵回到乡村里来了，那些老头子就召集了许多人来开会而且对他们说：“这是些混蛋。他们的同志把这个人的父亲母亲都打死了；而把那一个的父母的房子烧掉了，经济破产了，所以他的父母在城市里讨饭。他们要把我们的青年小伙子带坏的；我们提议把他们处死刑，为得要给我们的小伙子看看；结果这个捣乱！”这样，就把那两个家伙捆了起

来，把他们的头放在木架子上，那一个红兵的叔叔用了斧头砍断了他们的头。

“呀！原来弄到这步田地。”我想。“我甚至于烦闷起来了。在那里，除出拉斯卡托夫之外，还有十个新派的青年，但是，他们因为年轻，又无聊，仅仅同些姑娘们吊吊膀子，除了这个，什么都不做，——他们的父亲们和祖父们监视着他们，象监视着贼一样，如果这些青年要稍为照以前那样活动一下，就要挨打。”

我暗示他们：

“难道不看见凶恶的枢纽在什么地方吗？”

他们怕着，这样说：

“都要打我们的。”

“唉，鬼不是我们的上帝！”我想。

我决定自己去同这个有势力的老头子讲话，我明白，他捣乱的把戏是要开倒车，要回到几年以前去。然而我很知道乡里人是蠢笨的，我已经观察到这一点了。老百姓对于别人的一切都忍耐得住的，独有为着自己的就不愿意忍耐了。大家很性急的要安居乐业，要多吃一点。

那个老头子住在离开那村庄七俄里路光景的一个山脚底下，靠近树林的地方；他的房子象看守的人住的一样，只有一个窗子，菜园也不大，只有六楞地；三窝蜜蜂，一只褴褛的小狗，这些就是他的财产。在一个晴天，我跑到他那里去，那个老头子坐在树桩子上面，靠近烧着的柴堆，在这个柴堆上面用石头架着一个锅子，水滚着，把锅子里面的树胶烧软来；在篱笆上挂着几束用树皮结着的杉树枝。这大概是当作调树胶的棒用的。——倒是一个有点手艺的老头子；他弯着身体削着木杓子，不对我看。他穿的是蓝色麻布衫，赤着脚，秃了头发的头顶发着亮光，在

右耳朵旁边凸出着一个瘤，仿佛这是另外一个头的胚胎。我觉着，——这个瘤特别的激怒了我的心。

“喂，我到这里来要同你谈话。”

“谈罢。”

又不作声了。刀子动作得很快，木屑散在他的膝盖上和脚上。湿的树胶搅起来象牛油一样，刀子上一点响声也没有。在锅子里的水沸滚着，在老头子旁边的狗叫着。可是在老头子的周围却是静悄悄的。

“你干什么给人受苦呢？”我问他。“你所相信的是什么，你玩的是什么把戏？”

不作声，低着头，甚至他的眼睛都不抬起来对我看一看，仿佛在他的面前简直没有什么人似的。他用刀子搅着树胶，并不开口，象聋子一个样。那只狗对着我叫，呜呜呜的象吹笛子一样，但是，他并不叫住那只狗。他坐在那里，仅仅动着他的手，还动着他的右肩膀，除了这个以外，整个身体都是一动也不动的，简直象一块蓝的石头。这个老鬼，在他的周围是很好的，很安静的：在他的小房子的后面是树林，在前面，有沙岸，有小河，河里的水流着，太阳光照耀着。

“呀，你，这么巧妙的象个魔术家，把自己从人堆里分出来，特别起来。”我想着。

我非常之烦恼，我骂了他，而且威吓了他，——但是一无结果，他一句话都不同我讲，我就这样做了半天傻瓜，跑了。我走着，向后面看看：在山脚边烧着的柴堆发着亮光。我想：

“这个老人真是一个毒害的畜生！”

公开的说：他那种故意装聋的态度伤了我的心。许许多多，几百个人听过我的讲话，然而这里一个都没有！

大约过了一昼夜，我的主人眼睛看着地，象牛一样的对我说：

“喂，克涅邹夫，你病好了，现在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也可以去了。”

而且他的老婆，他的两个女儿和他的雇工，德国人，——大家对我都不亲热，同我说话也很粗鲁的了，——我懂得，一定那个老头子对他们说过我的什么坏话。乡里的人，大家都好象发了牛性似的，看也不看我了，可是在不久以前，他们还自己跑来找我说话呢。我想：人是一个样的，要把我丢到地底下去，是非常简单的事。这侮辱得了什么人呢？在这样尖刻对人的世界里，谁在这一点上来诉苦呢？这时候，我的心都发火了。

我跑到拉斯卡托夫那里，我说：“唔，你把我放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躲避两三天。”

我好好的同主人告别了，仿佛是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乡村。而拉斯卡托夫把我关在一间搁楼上，他自己的洗澡间里。坐了一天，两天，三天，第四天，等到黑暗的夜里，我就走了，把石块扎在手巾包里，做出一个武器，当做铁锤子。我有一把手枪的，我卖给了拉斯卡托夫；因为一个单身人在路上走的时候，这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可以暴露人的真相。

我走到老头子那里，大胆的敲着门，我想：夜里有客人到这里来，一定是习惯了的，他不会害怕的。果然，他开了门，虽然他的手抓紧着门的拉手，唔，当然的，我也把脚站住在门和树桩子中间，其实这倒用不着；那个老头子一下子就知道了来的是陌生人。他懵里懵懂的说：

“是谁呀？要什么？”

他的狗抓住了我的脚，这里，我用手对付着老头子，而拿棍

子对付了那只狗；打狗应该要打在嘴巴上的，要从下面打上去，这样可以把它的头同脊骨一下子打断。

我走进了他的屋子，把门闩上，那个老头子也许还没有知道是我，也许他害怕了——他咭哩咕噜的说：

“为什么要把那只狗……”

划着了洋火，这时候我就可以打死了他的，然而要知道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而且我也觉得黑暗。呵，他点着了灯，还是没有对我看，也许因为他没有什么担心，也许因为他怕。这可使我很难受，甚至于脚发抖了，尤其是他用手遮着亮光望我的时候。他坐下去，坐在凳子上，两只手撑着凳子，又不开口，而眼睛张得那么大，象女人那么的可怜。我也仿佛可怜他起来了。但是我对他说：

“唔，老头子，你的命要完了……”

而我的手并没有举起来。

他咭哩咕噜的哑着声音说：

“我不怕，不可惜自己，——不过可惜人家——我死了的时候，他们就得不到安慰了……”

“你的安慰是欺骗人的，”我对他说。“你要祷告上帝呢，还是怎么样？”

他的脚膝跪了下去，这时候我就打死了他。很不好过——我的胸口象要呕吐，全身发抖。我心上不舒服到这个样子，几乎要打碎那盏灯，放起火来，烧掉这所小屋子——如果是这样，我自己也糟了！因为乡下人会看着火光跑来，一定追着我，在树林子里捉到我。

我在这地方又不熟悉，跑不远的。可是，我当时关好了门，穿过树林子跑到山上去了，到太阳上升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二十

俄里路，我就躺下睡觉；我睡着的时候，给白党的步哨碰见了，他们大概有九个人。一醒过来——已经糟了！当然的，他们立刻叫了起来："奸细在这里，绞死他！"打了我几下。我对他们说：

"你们打什么？叫什么？离开这里七里路光景，在山脚底下，一百五十个布尔什维克的兵在那里，他们下了动员令……我就是从他们那里逃出来的。"

我看得出他们相信了，而且害怕着。

"你的脚上从什么地方来的血呀？"

"这是，"我说，"在我旁边，一个人被人家用斧头砍开了头，溅在我这里的。"

呵，——我欺骗了他们，而且威吓了他们。他们很快的走了，而且把我也带走了。在危险的时候装着傻瓜，——救出我自己的性命有许多次数了，这是我的很好的习惯，到早晨，我已经同他们平等了；我同兵士们已经完全说通了。啊呀，人是蠢笨到这个地步，只要知道他们！在一切事情里都是蠢笨的：不管是在事业上，在消遣上，在犯罪上，以至于在道德上。

就是这个老头子……可是，关于他呢——已经够了。我不愿记起这件事，他是很坚强的老头子，但是……是的，人是蠢笨的……可是，都是为什么呢？他们要不平常，而且不能够懂得他们的救星，是在于简单化。对于我，这种不平常的事情，已经够受的了。如果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生活，如果还相信上帝，那么真要请求上帝把我变成土老鼠，钻到地底下去生活。你瞧，我受着的苦处到了什么程度。

唔，现在一切鬼把戏都打得粉碎的了，都在崩溃下去，应该很快就可以等着——大家替自己造出轻松的秩序①，大家都开始了解，生活的最高意义是在于简单，而应该把我们的残酷的特

性扫除得干干净净，滚蛋……不平常——是鬼想出来灭亡我们的……

好兄弟，就是这样……

一九二五年

瞿秋白译

① 这篇小说的口气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一个红军兵士在列宁城的休养院（王侯公馆的旧房子）里，谈他自己的历史。这里所讲的，是亚珂夫所了解的"社会主义的建设"的意思，他叫它做"轻松的秩序"——"生活的简单化"。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高尔基短篇小说选
SS号=10351127
作者=瞿秋白　巴金等译
下载位置=http://Jyw.5read.com/54A13C2794B6074EC2B93B24DB1BBFB849B699D098409E1452394 0D5F3BDECAA63633FFB73AD676888C774B6/